〔法〕亚·大仲马 编

加里波迪回忆录

商务印书馆

封面设计：陈勤卓

统一书号：11017·571
定　价：2.05 元

加里波迪回忆录

〔法〕亚·大仲马 编

〔英〕R. S. 加尼特 英译

黄鸿钊　邓自强
陈　锌　罗家琅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THE MEMOIRS OF

GARIBALDI

Edited by

ALEXANDRE DUMAS

Ernest Benn Limited, London

First edition 1931

根据英国伦敦欧纳斯特·本出版公司 1931 年版译出

加里波迪回忆录

〔法〕亚·大仲马 编

〔英〕R.S.加尼特 英译

黄鸿钊　邓自强
陈　锌　罗家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71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88 千

印数 5,000 册　　印张 16 1/4 插页 1

定价：2.05 元



朱·加里波迪
1860年2月



保卫罗马时期的加里波迪
(1849)

汉译本序言

一

1982年6月2日是意大利民族英雄朱泽培·加里波迪(1807—1882)逝世的一百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念这位伟大的革命战士，缅怀他在意大利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光辉业绩。

十九世纪兴起的意大利全国统一运动，不只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大事，也是欧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九世纪中期，意大利的民族灾难空前深重。自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意大利被肢解为八个封建专制小国，受到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压迫和奴役。其中奥地利更是主要的侵略者，它直接和间接统治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五个小邦。神圣同盟的核心人物梅特涅甚至公然宣称："现在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① 山河破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严重地妨碍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意大利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以奥地利为首的异族压迫，消灭各邦的封建制度，实现国家的统一。为此，意大利人民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十九世纪初，意大利首先出现"烧炭党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又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围绕着意大利统一的道路问题，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一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以撒丁国王伊曼纽尔二世和加富尔为代表，主张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行统一，建立一个意大利王国。而以马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第二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03页。

志尼、加里波迪为代表的另一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坚持发动各邦人民起来斗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自下而上地实行意大利的统一。伟大的民族英雄加里波迪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革命理想，英勇地战斗了一生。

加里波迪出生于尼斯一个海员家庭。尼斯原属意大利，后来加富尔把这个地方割让给法国，但加里波迪始终认为自己是意大利人。他从小在船上生活，练就了强健的体格和良好的水性，学到了航海知识和丰富了人生阅历。目睹祖国的忧患以及自幼听教师讲授罗马史，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他从此立志为复兴意大利而献身。但是，在反动统治的漫漫长夜中，加里波迪只是怀着朦胧的憧憬和满腔的热血，尚不知道如何去救国救民，他在痛苦地探索着革命的真理。

1833年，加里波迪在一次航行中认识了"青年意大利党"人库涅奥，促膝谈心，领悟到意大利革命和解放的道理，打开了他的视野，"看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时加里波迪不胜喜悦地写道："当哥伦布迷航于大西洋中，受到船员的威胁，他请求再航行三天，而在第三天行将结束，听到发现"陆地！"的呼喊声时，感到无比的欢乐。我认为，当我听到"祖国"这个词的时候，即当我在地平线上看到第一座灯塔的闪光——1830年法国革命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胜过了他。"①

同年，加里波迪在马赛跟马志尼会见，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踏上了争取意大利统一的漫长征途。1834年，他参加了圣朱利安诺起义，失败后逃亡国外。几经周折，终于1836年来到南美。正值南美革命勃兴，他组织意大利侨民志愿军参加当地的革

① 亚历山大·仲马：《加里波迪回忆录》第38页（指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下同）。以下简称《回忆录》。

命斗争，为保卫里奥格兰德共和国和蒙得维的亚共和国效力。志愿军全部身着红衬衫，又名“红衫军”。十多年间，战功卓著。尤其是在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战争中，加里波迪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将才。罗萨斯反动军队围困蒙得维的亚多年，屡攻不克。后来罗萨斯诱以厚禄，声称如果他倒戈相向，便可获得一笔五百万法郎的巨款，但也没有得逞。蒙得维的亚巍然屹立于南美，在欧美进步人类中成了坚强不屈的代名词，赢得了“新的特洛伊”的美名。

1848年，欧洲出现革命高潮。消息传到南美，加里波迪立即着手组织红衫军回国参加革命，并于1848年初启程，从而结束了为期十四年的国外流亡生活。

1848年6月，加里波迪率领红衫军回到意大利，冲破自由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建立起一支三千人的志愿军，在阿尔卑斯山麓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抗击比自己兵力大二十倍的奥地利军队（当时奥军为七万五千人），达半个月之久。随后，加里波迪挥师南下，11月到达罗马，参加了缔造和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在这期间，他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对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1849年7月，罗马城破，共和国灭亡。加里波迪试图移师北援威尼斯共和国遇阻，再度逃亡国外。流亡期间，他干过烧锅炉工作，担任过船长，跑遍了世界许多地方，甚至还到过中国。但是，所有这些挫折和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后来，加里波迪回到意大利，幽居于第勒尼安海上的卡普雷拉荒岛，躬耕田垅，捕鱼打猎，静待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1859年，新的革命高潮终于来到了。这时，加里波迪又组织阿尔卑斯猎兵军团对奥作战。在伦巴第一带连战皆捷。革命战争的胜利促进了意大利中部各小邦人民的斗争，托斯卡纳、摩登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的人民都推翻了封建政权，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府，并由议会议决同撒丁王国合并，实现了北部意大利的统一。但是，就

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过程中，法国拿破仑三世背信弃义，单方面停止对奥战争，并和奥地利签订和约。这时，自由派的代表加富尔与法国于1860年3月签订密约，正式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法国，以换取法国承认中部意大利各小邦合并于撒丁王国。加里波迪对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治交易感到非常愤慨，一气之下，辞去撒丁王国的议员和将军的职位，以示抗议。加里波迪在议会中愤怒指出，割让尼斯"这种拿民族利益来作交易的事情，朝野上下无不感到深恶痛绝。"接着，在给基瓦里市民的公开信中，他大声宣称："为我自己，为我的同胞，我保留在民族权利不再是说空话的那天，收复我们在那里出生的故土的权利。"①

应当指出，自由派的妥协，并没有使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停顿下来。加里波迪和其他革命志士继续为争取意大利的统一而斗争。1860年初，加里波迪在都灵组织了一个爱国军人团体"国民军协会"，并发表了"致意大利人民书"，号召建立人民武装。他说："意大利武装起来之日，就是她获得自由之时。"②这个组织后来因伊曼纽尔二世的干涉而被迫解散。但是，1860年4月初西西里岛人民起义的枪声一响，加里波迪立即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志愿军（称为"千人团"），向西西里挺进。当他的军队在西西里登陆时，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在当地起义军的配合下，加里波迪的队伍所向披靡，很快便在6月解放整个西西里岛。接着，又在8月开进那不勒斯。南部除罗马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基本上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加里波迪是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最后的一个英雄人物，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几百年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象加里波迪这样的人物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不仅

---

① 见本《回忆录》第356页。

② 见本《回忆录》第7页。

为祖国和人类建立了功勋，而且还具有崇高的品德。

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充满献身精神，无论任何艰难险阻，危险挫折，都丝毫没有动摇他对祖国的忠诚不渝的信念。他说过："与其活着给外国人当奴隶，毋宁死。"① 他有一个革命的家庭，爱侣与儿女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最使人感动的是，罗马突围之后，他率领军队北援威尼斯，后有法军追击，前有奥军堵截。面对强大的敌人，部队只得化整为零，抄小道行进。他的妻子阿妮塔身怀六甲，始终同他在一起。由于处境险恶，部队不断减员，开出罗马时有八千人，到圣马利诺以后，仍跟他同进退、共生死的不过二百人了。后来，他的妻子终因疲惫不堪而死去。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奇迹般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

举世公认，加里波迪又"是一位具有非凡的军事天才而且英勇超群和足智多谋的人物。"② 他作战时，总是冲杀在前，退却在后，凡是战斗最艰苦的地方，总有他的身影出现。他沉着镇定，在许多次敌众我寡、险象丛生的恶战中，他能机智地指挥部队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因此红衫军与加里波迪一起战斗，总是信心百倍，具有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气概。因此，关于他的传奇般的战斗事迹便不胫而走，流传世间。

加里波迪幼时便有一种侠义胸怀，最能同情贫弱，舍己救人。当他还只有八岁的时候，见到一个在河边浣洗的妇女失足落水，就能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抢救。他逃亡国外，流寓马赛时，又曾在水中救起一名不识水性的少年。当时他化名帕内，在轮船上当水手。因此，溺水的少年始终不知道这个救命恩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加里波迪。在战斗和行军中，他也时时无微不至地关怀战士，救护伤员。

① 基罗娃：《加里波迪的社会和政治观点》，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二期，第101—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403—404页。

有一次，他在南美指挥作战，军舰被海浪打翻，他一直在水中搏击浪涛，援救难友。

谦虚简朴，是加里波迪非常突出的优良品质。他虽贵为司令，又是统一的元勋，但从不计较个人进退得失，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谋取私利。早在南美指挥意大利军团参加革命战争时期，乌拉圭政府鉴于加里波迪屡立军功，决定授他以将军军衔，发给将军薪俸。但加里波迪拒绝接受将军的薪俸，仍和普通士兵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和全家都生活在红衫军普通战士中间，吃一样的口粮，住一样的茅屋。除了伙食之外，穷得连买蜡烛的钱也没有，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意大利完成统一以后，国会根据加里波迪对祖国解放事业的卓越贡献，专门通过决议，发给他一份年金，可是加里波迪始终不肯接受。在他看来，为统一事业献身是祖国每个儿女的光荣职责，决不能向祖国索取报酬。

加里波迪律己甚严，但对部属和战友却非常关怀。在他的《回忆录》中，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对战友热烈而真挚的感情。战友有困难，他即使再穷也要帮助。有一次，他遇见一个衣不遮体的军团战士，便把唯一的一件衬衣从身上脱下来相送，自己甘愿长期不穿衬衣。又有一次，加里波迪率领军团夺取了一艘敌船，按份额分配了战利品之后，他又把自己的战士们一个个叫到面前，询问他们家庭困难情况，并把自己所得的份额匀给困难较多的战士，自己只留下三个苏。①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正因为加里波迪体恤部属，因此，深得红衫军战士的爱戴，部队军纪严明，作战英勇。

加里波迪不但是个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青年时代曾参加过南美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1870—1871 年

① 见本《回忆录》，第 199 页。

普法战争期间，他又参加法国共和政府的军队，抗击普鲁士的侵略。他受法国政府的委托，统率一支八千人的沃捷兹军队，在11月21日打败了普鲁士著名将领维尔德所指挥的二万军队。他不仅自己投身法国的反侵略战争，他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志愿军，担任了该军的第三、第四两个旅的指挥官。一门忠义，诚为革命史上的美谈。1871年1月，加里波迪又在第戎附近大败普军，进入第戎。但就在这时，巴黎对德投降，他奉命停止军事行动。法国人民为了感谢加里波迪大公无私的援助，由国际和工人协会联合会以及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等革命组织联合提名这位老英雄为议员候选人。1871年2月8日，加里波迪和雨果等人一起，以最多票数当选为国会议员。[①] 3月1日，巴黎国民自卫军曾集会示威，强烈要求政府任命加里波迪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②]

加里波迪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派革命家，同情和支持国际工人运动。他是第一国际之友，不但在思想上支持国际事业，而且参加过1867年第一国际在洛桑召开的代表大会[③]。意大利国际支部建立时，曾受到马志尼分子的反对和围攻。唯有加里波迪公开站出来，力排众议，拥护第一国际的事业。加里波迪和巴黎公社的关系也是密切的。公社起义时，曾派人去请他担任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并且在没有得到他同意之前便推选他担任该职。当时他未能赴任。后来公社的斗争宣告失败了，他仍坚决捍卫公社的正义事业，反击诽谤公社的那股反动逆流。

加里波迪为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卓著功勋，以及他的崇高思想品德，使他在进步人类中赢得了普遍的声誉。在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加里波迪的声名在欧美各国人民中家喻户晓。各国工

---

① 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205—206页。

② 利沙加勒：《一八七二年巴黎公社史》第55页。

③ 尤·米·斯切克洛夫：《第一国际》俄文版第108页。

人代表团常常访问他，向他致敬，向他请教。他的名字成了光明的象征，永远鼓舞着革命者前进。1936至1939年间，意大利工人阶级和西班牙人民一起战斗，反对法西斯叛乱时，就曾组织一支以加里波迪命名的部队——“加里波迪旅”参加战斗。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非常重视加里波迪的革命活动，并对他的革命功绩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的评价。恩格斯曾经说过：“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迪，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府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①

列宁曾用热情的词句赞扬加里波迪等人是伟大的革命家，并且指出：“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②

当然，加里波迪只是一个革命民主派，他的思想和实践始终没有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境界。同时，他对自由派贵族的反人民面目认识不足，未能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掉进了加富尔所设置的“合并”的圈套。结果，在加富尔摆布的所谓“人民表决”之下，他被迫放弃政权，使南部意大利“合并”入撒丁王国，以致革命半途而废，结果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实现统一。加里波迪的这些弱点，是和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封建土地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分不开的。因此，意大利就无法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加里波

---

①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二十一卷，第473页。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628页。

迪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加里波迪的伟大在于：他作为意大利革命舞台的中心人物，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从而为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加里波迪回忆录》是由大仲马编辑的。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是法国著名作家。一般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文人而已，并没有想到他同革命运动有什么关系，尤其是想不到他同意大利统一运动和加里波迪会有什么关系。但是，恰好相反，大仲马不仅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而且首先是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又是加里波迪的亲密战友。

大仲马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高级军官。大仲马从小受到法国革命思想的熏陶，具有激越的革命情绪，强烈的爱憎观念，反对专制，拥护共和。他曾参加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并在革命中担任下级军官，置身街垒，英勇作战。正因为大仲马是这样一个革命者，所以他能够对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寄以深切的同情，对充满传奇色彩的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迪尤为崇敬。1860年1月4日，大仲马获知加里波迪在意大利组织军事力量，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战争，便以年近六十的高龄，不辞劳苦，专程赶来都灵同加里波迪会晤。两人一见如故，建立起革命的友谊。1860年5月间，加里波迪指挥“千人团”挺进西西里。大仲马闻讯，立即日夜兼程前往参加。从此，大仲马便投身于意大利革命洪流中，成为“千人团”的一员。这以后，大仲马奉派赴马赛为起义军筹集军火，支援前线作战。其后加里波迪任命他为那不勒斯博物馆馆长，又请他筹办一个刊物，对那不勒斯革命政权的工作进行监督。大仲马直至1864年才返回巴黎。毫无疑问，他在那不勒斯逗留期间，作为加里波迪军团的一名战

士，为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操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①《加里波迪回忆录》一书，也正是这个时候编成的。

事实上，加里波迪这个传奇式的英雄早就深深吸引着大仲马。1850年，大仲马便据帕奇科·奥比斯将军的叙述，写了一部名叫《一个新特洛伊》的书，表彰加里波迪保卫蒙得维的亚的英雄业绩，称颂他是阿喀琉斯、戴奥米特和阿贾克斯式②的英雄。这部书问世以后，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

1860年初，大仲马在都灵同加里波迪会晤时，正式向加里波迪提出，要为他编写《回忆录》，并请他提供资料。加里波迪满口答应。他邀请大仲马到米兰科摩湖附近的寓所作客，亲自口授回忆录。可是由于当时他正在养伤，心绪烦躁，没有耐心讲述下去，又改为提供书面资料，由大仲马编写。大仲马经加里波迪的介绍，到热那亚找到加里波迪的部属贝尔坦尼，取到回忆录的手稿。这些手稿，除了加里波迪写的自传之外，还有他所撰写的悼念文章，记述他的妻子阿妮塔，以及军团其他阵亡将士的传略。大仲马带着这些手稿回到马赛，花了几个月时间，编写了这《回忆录》的第一部，以《加里波迪自传》为书名，于1860年出版。该书只写到1849年罗马共和国的失败为止。但是，大仲马在这本书的结尾中表示要把《回忆录》续写下去。他说："我也许应该说，这是第一部分的结尾，因为就我笔下的英雄成长之快来说，他的功绩可望提供的资料足可写多卷集的长篇巨著。"此后，大仲马参加意大利革命运动，在那不勒斯逗留四年间，积极收集资料，撰写《回忆录》的续篇。由于大仲马置身于统一战争的前线，因而资料准确，来源丰富。他边收集，边整理，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从1860年下半年至1861年底，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写成《回忆录》的第二部分。

---

① 参见《大英百科全书》1910年，纽约，第十一版，第654—656页。

② 三人均为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

《加里波迪回忆录》出版后，意大利和法国的报纸争相转载，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则是因为加里波迪的英名早已家喻户晓，再则是法国文豪大仲马用丰富的文献资料、生动流畅的文笔，引人入胜地重现了一个英雄人物在伟大的历史时代的战斗生活。

这本《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六十二章）叙述加里波迪从 1807 年至 1849 年为止的经历。其中又可分为三段：其一是加里波迪少年时代和初次参加革命斗争（前六章）；其二是加里波迪在南美参加里奥格兰德共和国反对巴西封建政权，以及参加蒙得维的亚共和国反对阿根廷罗萨斯独裁政权的战斗生活（第七至四十七章）；其三是加里波迪组织军团从南美回国参加 1848—1849年革命(第四十八至六十二章)。

第二部分(由第六十三章至七十五章)主要叙述加里波迪参加 1859—1860 年意大利统一战争，解放南部意大利，实现南北合并的战斗历程。

在《回忆录》的前面，收了三篇序言：大仲马的《我是怎样认识加里波迪的?》一文，谈他和加里波迪的交往以及写回忆录的动机。加尼特的《英译者序言》，说明了大仲马编写回忆录的经过及其价值。大仲马另一篇《致读者》，则介绍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历史背景。

法国文坛泰斗维克多·雨果的一篇演说辞，以及著名作家乔治·桑的文章，收录在《回忆录》第二部分的开头。1860 年 6 月 14 日，英国《西西里之友》这个团体于泽西举行集会，声援意大利革命，雨果应邀发表演说。他热情称颂加里波迪"是一个捍卫自由和人道的人"，拥有无限的力量，面这种力量的秘密在于充满"人民的精神。""不论他冲向什么地方，进展都象火舌蔓延般神速。他有限的几个人就能使对手整个团无还手之力。虽然他在武器方面居于劣势，但就他所有的那一点武器就足以震慑敌人，他的步枪射击的

子弹，连炮弹都无法与之匹敌。他到哪里，革命就随之而发展到哪里。"①乔治·桑在她的文章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加里波迪的英雄形象。她写道："我们主要对他所持见解之精辟和道德力量所达到的成就感到震惊，他的业绩今天有口皆碑。""无论如何，我们对他的了解已经充分得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他的一生，是可以作为忠诚楷模的一生，是最深刻、痛苦的一生，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强者的一生"②。

《回忆录》前面三篇序言，第一章至第三十八章以及附录和索引，为黄鸿钊译；第三十九章至第六十二章为邓自强译；乔治·桑写的导言，维克多·雨果的演说辞，第六十三章至六十六章为陈锌译；第六十七章至七十五章为罗家琅译。全书由参加翻译的同志互校，由罗家琅同志统校。汉译本序言承寿关荣同志提供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另外，译者对原书的附图和索引作了一些选择和补充。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很可能有欠妥和错误之处，请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黄鸿钊

1982年2月

①② 见本《回忆录》304，296，291页。

主　编　　刘克明　金　挥

各章作者

前言　　金　挥

第一编　第一章至第六章　姜长斌

第二编　第七章　吴仁彰　徐运朴

第八章至第十章　王　器

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　吴仁彰

第十三章　吴仁彰　徐运朴

第三编　第十四章至第十五章　王正泉

第十六章至第十八章　金泉源

第四编　第十九章　陈联璧　李永庆

第廿章　刘清鉴

第廿一章　金　挥

第廿二章　陆南泉

第五编　第廿三章　高中毅

第廿四章　王大成

第廿五章　张　础

结束语　刘克明

目　录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注：凡标有*号的各章，以及附录除第六十二章外，均为大仲马的手笔，是大仲马根据加里波迪所提供的日记、笔记以及其它资料所补写的；同时，第十二章也是应大仲马之命，由加里波迪的一位部属所撰写。——译者

英译者序言

要是我略而不谈关于无意中发现本书的巧遇，那就最难以得 V
到宽恕了，虽然要谈的可能只是一些个人的往事。

五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从街头旧书贩开设的“四便士书亭”里找到一本“黄皮书”，出版日期是1860年，书名是：

《加里波迪自传》

这个书名印在三色旗上，跃入了我的眼帘。有关加里波迪的故事，我听说过许多，可是他的自传倒是头一回看到。我拿起书，在肖像下面，又看到另一行字：

亚历山大·仲马编

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的作者！我感到惊讶，他怎么会编这本书呢？我把书打开来看，只见书的原主人在许多段落下面，划了粗重的记号。显然，这些段落曾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但这是一种什么印象呢？我摸摸口袋，幸好里面有四个便士。我付钱买下这本书，匆忙赶回家。一到家，就贪婪地看了起来。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几小时是多么兴奋激动，书上的铅笔记号使我多么的喜爱这本书的原主人，他作了记号的段落，也正是使我时而泪水盈眶，时而笑逐颜开的地方。

呵，加里波迪！我得承认，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坐在长辈的膝前听他们讲过这位传奇式的英雄的故事。我的长辈曾

在伦敦街头亲眼看见人们向他欢呼，比向国王或王后欢呼还要热烈。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他们告诉我，加里波迪是西西里和意大利被压迫者的战士。至于他在南美的英雄业绩（这是后来我读这本"黄皮书"时使我最受感动的），人们却不置一词，他的夫人阿妮塔的名字也没有人提到。一天，有一位有点身份的老人走近屋子，人家指着他对我说，他曾锁在意大利的地牢里，是加里波迪把他搭救出来的，加里波迪还拥抱过他。见到这位老人，使我豁然悟透了事情的真谛。后来，我认识一个不喜欢加里波迪的人。他为什么会不喜欢呢？他告诉我，他在学校读书时，曾被强迫穿过"加里波迪式"的制服，这是一种他所厌恶的外衣。

VI 许多年过去了。从围绕1872年加里波迪本人出版的《回忆录》展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文章中，我得出一个看法，即这本由大仲马编的加里波迪自传，纵然不是赝品，也有点"虚构"成分在内。我曾对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这本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编辑的呢？可是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得到答案。

后来，有一天，一位青年妇女拿着一本有待售出的书来找我。她说："我在我们书店里的许多书中找到这一本。我知道您喜欢大仲马的著作，就给您留在一边。您愿不愿意买？"我从她手中接过书，发现这是一本《加里波迪回忆录》（1860—1861）——瑙姆堡出版的，共有五卷（由G·佩茨书店出版）。我心中纳闷，为什么在瑙姆堡而不在巴黎出版呢？我翻到该书后面的部分，看出它包括大仲马续写的加里波迪的生活与惊险的经历，时间一直写到1860年11月，而在那本"黄皮书"里，却只写到1849年罗马被围为止。那个青年妇女注意到了我的激动，便说："我真高兴。"并补充说，把书卖给真正识货的人使她感到如此愉快，她希望我出个书价。

为什么所有我偶尔遇到的人，只要和大仲马有关，都使我感到愉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差不多都会认为，正是大仲马的名

字使人产生友好和宽厚的感情。

你会很快看到，这部瑙姆堡出版的书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现”。

后来，我碰到了一次更加出乎意外的奇遇，我得到了大仲马一个篇幅很长的原稿——全部是他自己的手稿。这个原稿，至少在“大仲马手稿”中已很珍贵，其中也有我翻译并出版的一本名叫《爱玛船上》的书的手稿在内。

《爱玛船上》的读者都已知道，大仲马去热那亚是为了获得加里波迪留在那里的笔记，以便由他代写回忆录的“结尾”。不无特色的是，大仲马一写完“结尾”这两个字，便补充说：“我也许应该说，这是第一部的结尾，因为就我笔下的英雄成长之快来说，他的功绩可望提供的材料足可写多卷集的长篇巨著。”确实如此，爱玛号于 1860 年 5 月 18 日到达热那亚时，加里波迪在大仲马完全不得而知的情况下，正率领自己的“千人团”向巴勒莫挺进。几天以后，他以辉煌的战斗攻克了这座城市。

奇怪的是，G.M.杜维廉先生居然对瑙姆堡的版本的存在毫无所知，也没有一个写大仲马传记的作者知道，大仲马编的《加里波迪回忆录》(1860年版)由于增补了第二部而成了第一部！诚然，有几位先生曾说到过，1860年和 1861 年冬季，大仲马在那不勒斯从事于这部书的编写工作。然而，在大仲马的全集里却没有《加里波迪回忆录》的第二部。事实上，在所有法国出版的大仲马的著作中也没有发现它，所有的人似乎都认为没有出版过第二部。这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人当中，唯独大仲马可能把远征西西里这样的“丰功伟业”放过而不加记载吗？难道他在 7 月到达那不勒斯后，没发现有五家报纸在转载他所编的《回忆录》吗？我必须说明，当时他曾在巴黎的《世纪报》上首次发表《回忆录》，而上述几家报馆则悄悄地从《世纪报》上把《回忆录》加以剽窃，虽然这五家

VII

报馆每一家都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它独家刊载的是“经原作者认可的可信的译本。”

不对！大仲马是不肯轻易放弃写作题材的作家。他拿起笔写了《回忆录》的第二部。但是，当他的稿件寄到巴黎时，他的出版商出于畏惧拿破仑三世，畏惧这个皇帝对一切不合其口味的事情都会加以罕见的罪名，便拒绝出版。事实上，当我们读到本书的第二部分某些章节时，我们就感到难以责备那些可怜的出版商了，因为他们如果把书出版了，肯定无疑地会被关进监狱，并为偿付罚金而倾家荡产。我不怀疑，瑙姆堡和布鲁塞尔（那儿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出版商是从大仲马本人在那不勒斯出版的《独立》杂志得到第二部分书稿的，但因旧藏的《独立》杂志已无处查考，这一点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当我读到出自大仲马这样的大手笔所撰写的第二部中远征西西里和进占那不勒斯等历史时，我脑子里有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说，那曾使我年青时读来如此激动的描写南美历险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难道真是“虚构”，真是靠不住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大仲马在他的手稿（《爱玛船上》）已作了充分说明，编这部回忆录是经加里波迪本人同意的，因为，我们的英雄曾托人把自己亲笔写的战时日记交给大仲马，而且在热那亚也留下了他的一些笔记，使大仲马得以在那里继续编写。

然而，我又想到，由于大仲马正在那里天天盼望得到加里波迪的信（每次来信总是说：“你在哪里听到我的枪声，便在哪里集结待命。”）而大仲马又如此崇敬加里波迪并准备为他及其事业冒生命的危险。事实上，在后来他也真的冒了生命危险，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尽管大仲马是写小说的文豪，要他任意篡改这样一个人的日记和笔记是很不可能的。我开始觉得，这些评论家是惑于大仲马作为“小说作家”的声誉的。但是，我承认我不明白，这是明摆着的事

情，为什么加里波迪本人于1872年出版的《回忆录》，竟然没有大仲马编的那些令人爱不释手的插曲和惊险事迹。

这个事实正是评论家们所关心的。

最后，我做了一件从前早就该做的事——仔细阅读杜维廉先生写的关于加里波迪的无与伦比的著作，从深藏在"加里波迪保卫罗马共和国"这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我得到了解释。那就是：当加里波迪写日记时，他是想自己出版，他删去了日记的一部分，一半是因为谦虚，一半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以及观点有了变化（由于备尝生活的艰辛，他即或不是有些痛苦，也已变得多少有点幻灭）。这样，当评论家们见到这本回忆录，发现内容与大仲马的译本出入很大时，就急忙得出结论说，大仲马编造了为他的书所有，而为另一些书所无的章节①。但是，有人会问我，难道是批评家们不对吗？回答是："是的，是他们不对！"幸好加里波迪对自己的亲笔日记在出版前曾加以校订，同时在校订之前，也并非将亲笔日记只托付给大仲马一个人。他还特别把稿子托付过一个美国人德怀特，就是在德怀特的译本中（现在已很难找到了），正如在另一本同样难找的梅伦纳的译本一样，人们可以找到批评家指责大仲马所"编造出来"的那些故事。意大利杰出的历史学家卢齐奥先生在1907年9月15日《晚邮报》发表的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中，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从而证实了大仲马是无可非难的。

后来，与我素未谋面的文字之交——新西兰的F.W.里德先

---

① 杜维廉先生说："就他的（加里波迪的）南美历险来说，《回忆录》是最重要的信本，特别是对大仲马、德怀特和梅伦纳等人的译本是如此。很不幸，他（加里波迪）删去了一些他的青年时代有趣的险遇，因为他认为这些记载未免言过其实，他还删除了一些有关祈祷灵验的段落，等等，因为这些都不符合他后期对宗教所持有的较为进步的观点。但是，冒险和对自然神论的虔诚这两者在他早期的生涯中都是实有其事的。"杜维廉先生不无遗憾地指出，《回忆录》是现在唯一的一本众所周知的书。而在英国，这本著作是久已绝版了。——原注

生把大仲马的手稿寄给了我（这部手稿按当时习俗第一个字母写的是艳色的花体）。在这些手稿中，大仲马谈到他早在1850年就写了加里波迪和蒙得维的亚的事迹；谈到以后他又如何在1860年1月与加里波迪亲自结识，致使后者日后把自己的亲笔日记和笔记付托给他。正是大仲马这份手稿使一件件过去扑朔迷离或有疑点的事情都得以彻底澄清①。此后，里德先生又寄来了大仲马写的弥足珍贵的通信手稿（这些通信大仲马曾在自己办的那不勒斯杂志上发表过），这些通信已译载于本书的附录之中。

IX

现在，该轮到我提起笔了（可这支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译者的秃笔），我以自己最大的热忱翻译这本书，因为在我重新阅读"黄皮书"的时候，发现大仲马这本书的原译者（已故的威廉·罗伯逊）是在晚年，而且是在出版商限期交稿的巨大压力下从事翻译的。这些出版商想在最短时间内使这本热门书得以问世。因此，罗伯逊的译本（现已极难找到），不能视为成功之作。

凡事半途而废总不见佳，我把那极端重要的手稿（这里首先指的是我所译的大仲马其他的手稿）连同从布鲁塞尔版本中选来的，迄今从未译过的分别由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写的两篇东西都收集在这里。

亚历山大·仲马、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都是举世闻名的人物，因而对本书所收入的他们的文章毋需我来一一赞美。然而，对这几篇文章必须作一点说明。

大仲马的四篇随笔，第一篇在他的手稿中的标题是："我是怎样认识加里波迪的？"这本来应该用来作为他所编的《回忆录》的序言的，他没有这样做，便使得批评家们以为他个人与加里波迪并不相识。其实，这些批评家们，不仅完全不知道大仲马早在1850

① 这本手稿，《爱玛船上》的读者将可看到，它特别讲了大仲马对威尼斯的访问，并填补了他日记中其它方面的一些空白。——原注

年便写过关于加里波迪和蒙得维的亚的文章，也根本不知道远征西西里之前，从 1860 年 1 月起他们之间就有交往。由于大仲马写作时倾注了满腔热情，那些随笔写得如此别具一格，引人入胜，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译载于附录中的他的手稿，更使大仲马的崇拜者对他有一种新的认识。在这些文献里，他就是一名自诩的他的朋友①（一个难于接受建议的人）的顾问。大仲马的规劝的可贵，只有那些真正懂得什么是动乱时代，而且在动乱时代接受过他的劝告的人才能理解。然而即使是他们，不仅对大仲马提出自己意见时是那么谦虚，并且对这么一个人竟然会那么普遍地当作一个轻率的冒险家②，都是感到很为惊奇的。

我不知道乔治·桑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下写她的文章的，人们可以认为，那个名为"意大利之友"的团体曾要求她为他们的事业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她确实是再爽快也不过地应命写了文章。我简直不知道法文中还会有比这更美妙的散文。

维克多·雨果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那卓越的口才很能打动人心。人们不应按他大部分散文中的那种高标准来评价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设想，这篇文章是速记下来的，而且未经演说人审定。许多人从来没有读过雨果的演说辞，我愿向所有这样的人推荐这一篇。回忆一下雨果在 1855 年 11 月被逐出泽西，而在 1860 年 6 月，他又应召前往那里向公众发表演说，这是饶有兴味的。他的演说，当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毋容置疑，我们在本书中可以很好地看到作为作家的加里波迪的风采与文才。至于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晚年所写的两部小说，真的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的回忆录在一些名人的自传中被公认占有崇高的地位。那是发自他心灵深处的东西，而他在

①② 这里都指加里波迪。——译者

南美的历险，以及罗马被围时的事迹——那是他交给大仲马的手稿的仅存部分——因为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就更有价值了。我没有弄错，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看出这本回忆录的巨大价值(我得承认，那时还不懂得欣赏那个恋爱故事的妙处)，现在我很有把握地把这本回忆录奉献给新的一代。凡是我与之谈到过加里波迪的人，几乎全都没有读过这本回忆录，而且没有一个人看过大仲马的译文，他对该书第一部的增补，特别是关于罗萨斯那一章，十分珍贵难得。

就这样，今天奉献给公众的这一本书终于问世了。这本书虽经大仲马在1860—1861年出版过，但他的全集中只收进了第一部——即使如此，也已经绝版了——而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这本书是从未在英国出版过的。

我必须对几位朋友的大力协助致以谢意，特别要感谢F. W. 里德先生慷慨地允许我借用大仲马的手稿。我还要感谢理查德·威廉森先生，他为本书编了一个索引。当我在翻译乔治·桑优美的散文遇到困难时，我的女婿约翰·尼克尔斯先生总是和我一起尽力解决。还有我的朋友德·V·帕扬-佩思先生，帮助校对了维克多·雨果的演说辞的校样。杜维廉先生的善意鼓励对我更是一种鞭策。

R. S. 加尼特

1931年1月28日于伦敦

我是怎样认识加里波迪的①

(一)

我将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我是怎样认识加里波迪的，我们怎样先是以朋友相称，后来却称兄道弟了。

1850年，一个政界要人，蒙得维的亚共和国的军政部长，帕奇科·伊·奥贝斯将军来到巴黎。他代表蒙得维的亚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们抵抗罗萨斯。

他希望同我会晤，我就象欢迎一切自由卫士一样，伸开双臂欢迎他，并把我的私邸全部腾出给他使用。

我们经常在一起度过漫长的晚上，一起谈论着新大陆，那里我是希望去观观光的，就象我惯常那样，凡是对我陌生的地方我都想去看看。他详尽地描述了这次被围的情况，说它就象特洛伊城，被围了九年。而在这次围困中，有一个人一下成了阿喀琉斯、戴奥米特和阿贾克斯这三个人的化身②。这个人那时你们还不熟悉，他的名字在意大利也很少为人提到。这个人就是朱泽培·加里波迪。

一天，突然有一种创作冲动支配着我，要我去写蒙得维的亚城

---

① 大仲马的这篇"随笔"包含对一些事实很不完备的说明，这里是第一次从他的手稿译出的。

② 阿喀琉斯(Achill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希腊英雄，传说他全身除脚踵外，刀枪不入。阿贾克斯(Ajax)：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城的勇士，其作战之勇猛，仅次于阿喀琉斯。戴奥米特(Diomedes)：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阿尔戈斯国王，他帮助奥德修士偷取了特洛伊城的帕拉斯·雅典娜的神象，据信，这尊神的塑象如能保持不丢，则该城可万无一失，不致沦陷。——译者

被围的故事。我的笔好象具有自己的意志，它似乎自己跳到我的手里，我写了一本一百七十四页的小册子，这是我自己高兴写的，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小册子名叫《新的特洛伊城》，这本书在意大利所引起的哄动远较法国为甚。

这本小册子有以下几个段落提到加里波迪：

“在保卫蒙得维的亚有功，同时因其献身精神不仅使一个城市，而且使整个国家都将为之无限感激的领导人物中间，我们首先要提出朱泽培·加里波迪的名字。

“朱泽培·加里波迪在意大利被放逐，这是因为他曾在那里为自由而战斗；而在法国被放逐，则是因为他曾在那里希望于同样的事业；另外，他在里奥格兰德也被放逐，其原因就是他曾帮助建立共和国；就是这个加里波迪来为蒙得维的亚报效疆场。

“让我们尽力向我们的同一代人介绍这样一位身心都是如此坚强有力的人物，这样的人物除非恶意中伤，否则甭想损伤他的一根毫毛。

“从外貌看来，加里波迪三十八岁，中等个头，身材匀称，金发碧眼，有着希腊式的鼻子、前额和下巴——换句话说，达到了近于真正美的典型。他留着长胡须，通常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合身的军官制服。他举止大方，嗓音和悦。平时，与其说他事事经心，不如说他总是有点心不在焉，而且，他似乎更讲究实际而不爱空想，但是，只要在他面前一提到“独立”或者“意大利”时，他立即神采飞扬，就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射出火焰，喷涌出岩浆。

“除作战外，加里波迪从不携带一件武器；但每逢战斗，都是他首先拔出马刀，扔掉刀鞘，并冲向敌人。

“1842年，他受命去指挥一队小舰艇，在巴拉那海面他同数量三倍于他的敌军苦苦鏖战，战斗持续三天，最后，由于炮弹不足，便把锚链拆散装在大炮里射向敌人，直到眼看坚持不住了，他才下令

部下把舰艇推上海滩(我没有说是他的军舰,只说是舰艇),纵火焚毁。然后,他带领水兵们通过150英里的大草原返回蒙得维的亚。

“军政部长帕奇科·伊·奥贝斯了解这个政治亡命者加里波迪。他们俩倾盖相交,一见如故。一开始就缔结成我们这个时代所罕见的那种友谊。

“蒙得维的亚陆路被围困,水路又为罗萨斯的舰队封锁。于是,军政部长想组织一支与陆上建制的兵力相当的海上抗击力量,尽管共和国当时只能提供一些小船只,然而,在加里波迪的协助下,他终于实现了计划。

“真的,不到两个月,四艘过去的小船就挂着东方共和国的旗帜[1]举行了下水典礼,并开始同布朗所指挥的罗萨斯的海军作战。蒙得维的亚所武装的这四艘船被命名为苏阿里茨号、穆纳斯号、瓦斯克斯号和帕奇科·伊·奥贝斯号。

“帕奇科把那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军舰改名为自由号。

“自由号和苏阿里茨号是最大的两艘军舰,各配备火炮两门;其他军舰只有一门。于是,出现了以六十名水兵、四艘船舰和六门小炮去攻打拥有一百门大口径的大炮与一千名以上水兵的四艘敌舰这样令人惊异的战斗奇观。

“然而,这是真的,正是加里波迪指挥了这四艘舰只;在决一生死的战斗中,他一吼起来,敌人一听就知道是他,而且他的吼声比他那六门小炮的炮声还要响。

3

“现在,你们是否愿意知道,这个人每日出生入死,究竟得到了什么报酬呢?法国报刊称他为雇佣兵头目,但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他来到了罗马,因为他在罗马保卫战中所作出的英雄事绩就足以证明我们是师出有名的义军。

---

① 东方共和国即蒙得维的亚共和国,请参见本书第三十七章。——译者

“1843年，蒙得维的亚巨商唐·弗兰西斯科·阿格尔亲自向帕奇科上校说：加里波迪的房子——也就是说，一个随时准备为蒙得维的亚挥洒鲜血的人的房子，晚上没有灯火照明，因为军人的津贴费，亦即加里波迪及其一家赖以维持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并没有包括蜡烛费用。

“军政部长派他的副官霍塞·马利阿·托雷斯送给加里波迪一百帕塔康（五百法郎），加里波迪收下一半，而将其余的钱给了不久前阵亡的一个部下的寡妇。

“五十帕塔康（二百五十法郎），这就是加里波迪为蒙得维的亚战斗三年所得到的报酬。

“诚然，他不这样的话，他可以从罗萨斯那里拿到一百万。甚至他用不着出卖蒙得维的亚共和国，因为没有一个人敢于向加里波迪提出背信弃义的事。就这样罗萨斯给他一百万，条件只是要求他作壁上观。

“有一次曾经发给他一笔犒赏金，款额计一千帕塔康——也就是五千法郎。财政部长请加里波迪来领款，但是加里波迪对部长的信作了这样的回答，即他必需去看看自己的同事军政部长，把这件事告诉他。

“因此，帕奇科·伊·奥贝斯作为加里波迪的朋友就负有责任让他倾听颁发犒赏的理由。加里波迪来了，他头戴一顶破了的白帽子，身穿一身旧军服，脚登一双裂了口的靴子，他想知道部长究竟要对他搞些什么鬼名堂。当他获悉部长这次接见的真实意图时，他对他的朋友说是非常恼火也不会过分，几乎就象对一个陌生人发火那样。帕奇科请他至少为意大利军团收下这笔款子，加里波迪答道：‘军团并不比我更想收下这笔钱，留下这笔钱去救济城内的穷人吧。’

“他很了解曾在他麾下的那些勇敢的政治流亡者是何等样的

人物，因为同是那一年，里维拉将军曾赐赠他们好几里格土地和好几千头牲口。唐·奥古斯托·波索洛上校把赐赠的土地地契送给加里波迪，他代表部属把地契接受下来，然后，用征询的目光向[4]整个军团瞥了一眼，随即把地契都撕碎了。他说：‘意大利军团为蒙得维的亚不惜献出生命，但不是为了换取土地或牲口，他们献出生命是为了报答这一个国家的殷勤款待，同时还因为蒙得维的亚是在为独立而战斗。

“1844年，一场骇人的风暴袭击了蒙得维的亚港口，港口有一条三桅大船，搭这条船的有好几家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其余的乘客当中还有前往里奥格兰德的卡里尔一家。这条船当时单靠一只铁锚停泊，所有其它的铁锚都被风暴冲得无影无踪。加里波迪获悉这个险情之后，立即和他的六名水手，跳上一只小船，随带一只新的铁锚，抢救了这条三桅大船。

“1846年2月8日，加里波迪将军率领二百名意大利士兵，与兵力达一千二百，其中四百名为步兵的罗萨斯军队遭遇。罗萨斯这支军队是由塞万多·戈梅斯将军指挥。加里波迪怎样去迎敌呢？难道他也会象别的勇敢的人物那样，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然采取的战斗部署就是夺取有利于防守的阵地吗？不，加里波迪和他的二百名士兵是向一千二百名罗萨斯军队发起进攻，经过了五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的步兵，力挫了敌人骑兵的锐气。敌人骑兵随即撤出了战斗，任凭加里波迪耀武扬威。

“加里波迪在战斗中不仅总是身先士卒，而在使兵连祸结的灾难有所减轻这一方面，他也总是第一个。

“倘若他偶尔出现于部长的办公室，那不过是为与叛逆有牵连的同谋者求情，或者为不幸者请求帮助。正是由于加里波迪的说情，1844年依照共和国法律，唐·米格尔·莫里拿·阿塞多被判处死刑时，才得免于一死。在瓜莱瓜伊丘，他俘获了罗萨斯手下最凶

残的头目之一维勒格拉上校，但他随即释放了他以及也是战俘的伙伴。在伊塔佩维，他击溃了拉瓦莱哈上校。当时上校的整个家眷都落入加里波迪之手。加里波迪立即派了一支由战俘组成的卫队，把上校的家眷，保护起来，并将家眷送还这位上校。同时还给上校写了一封彬彬有礼的豁达大度的信。

“我们再说一遍，加里波迪寄寓蒙得维的亚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家，生活都极度贫困。

“他从不穿比士兵好的鞋袜，他的朋友们常常不得不去寻找借口，把他的破旧衣服换上新的。

“我们那些善良的记者一直把加里波迪看成是一个雇佣军头目，一个亡命之徒，我请你们写信来蒙得维的亚问问吧！写到共和国政府官员那里，写到商人那里，写到老百姓那里去问问，这样你们将会获悉，在共和国里，再没有谁比加里波迪更能受到如此普遍的敬爱和尊重。你们身为共和主义者的记者所宣扬的什么雇佣军头目等等调子，早就该停下来了。”

这就是我在1850年那本小册子中写的，当时已下达命令要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缩小加里波迪对群众的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去年一月间，我获悉他在都灵，就专程前往拜会。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是在哪里看见他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探访他的。

（二）

1860年，1月4日，我抵达都灵。我去拜访加里波迪。他那时下榻于特罗姆贝拉旅馆，我乘了一辆马车到他那里去。

加里波迪平素礼贤下士，大门总是向所有的来访者敞开，甚至前厅没有传令兵，也没有通报来客的侍从。因此，我不得不自己通

报，走进房里。他正站着，身上披着一件大氅。和我相交有十二年之久的图尔上校，还有卡拉索上校，当时都在座。

走进屋内，我朝钟看了一眼。

“将军，”我问道：“几点钟啦？”

“十一点。”加里波迪回答，他感到有点困惑，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跑到他家里来问时间。

“今天是几月几号？”我继续问。

“一月四日，星期三。”加里波迪答道，他感到更加困惑了。

“好啦，将军，你好好听着，今天是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我为你预卜前程，你在一年之内一定会是个总执政，现在让我拥抱你。”

“你是亚历山大·仲马。”他说着，同时伸开双臂拥抱我。

在我一生中，与这次拥抱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相似的，只有在我母亲临终之前，德·奥尔勒昂斯公爵把我紧紧搂在胸前的那一次。

加里波迪说：“现在，我接受你的吉言，不过一个人说话千万不能把调子唱得太高，特别是今天。”

“那么，今天出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打算组织国民军协会，我已被指定为该协会的主席。”

“你知道，主席就是向总执政跨进的第一步。”

加里波迪笑了，他的笑容优雅而又不无忧郁。

“噢！”他说：“协会还没有成立呢。”

话音刚落，门就被推开，走进一名皮埃蒙特的副官。

“维克托·伊曼纽尔陛下请加里波迪将军进宫”他说。

6

将军把脸转向我：“我刚刚说的什么？”他问。

“我不懂。”

“可是，我懂。”

然后，加里波迪没有换衣服，拿起帽子，他吩咐图尔接待即将

来到的国民军协会的那些主要人物，然后他走了。

加里波迪走了，图尔和我拥抱，但是当我稍微用点劲时，图尔却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我把手抽回，他的脸呈现一种痛苦的表情。

“噢，我的上帝，我的朋友，我们上次见面以后，你一切都好吗？”我问。

“老了十二岁，有一只手臂，不大听使唤。”

“怎么？有一只手臂不好使？”

“是的，我在特雷蓬蒂挂花五处，有一处伤便是打断了手臂。他们竟顺利地保全了这只手臂，这真是个奇迹。”

其实，后来卡里尼的手臂上的同一部位，也受过图尔这种伤。卡里尼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从米拉措曾给他多次写过信。

这样，今天正需要用手臂的图尔，只能让它毫无作用地吊在身旁。

于是，我逗他谈话，他向我讲述了加里波迪那些勇敢、沉着的奇迹。由于这些奇迹，加里波迪在瓦雷泽、科莫、塞里亚特和特雷蓬蒂一带成了胜利的英雄。

这一切都渗透着一种使人敬慕的诗意。因为加里波迪首先是一名诗人，正是这一点，使他变得这样伟大。

一天夜晚，他们穿过奥法诺山的狭窄的小道撤退，兵力只有六百人，却被厄本将军率领的一万人追击，加里波迪和图尔负责殿后，突然加里波迪停下脚步，凝神细听，图尔以为他在注意敌人马队的蹄声。

“噢，天哪！”图尔说：“随便哪一个都可听见敌人的马蹄声，敌人很快就要抓住我们了。”

将军用手示意要大家不要说话，并继续站在那里不动。这时，一边是正在退却的军队，另一边是正在追赶的敌军。

奥地利的前锋发现他们，随即有三、四发子弹从加里波迪和他的副官耳旁呼啸而过。

加里波迪叹了一口气说：“这些畜牲把它吓跑了！”

“你说谁？怎么回事？”图尔问。

“夜莺，它正在歌唱。我的朋友，我已有十年没有听到夜莺的啼声了。”

于是加里波迪闷闷不乐，由他的副官陪同与大队会合。

加里波迪现在从王宫回来，他的神色不变，特别使人惊异的是他永远镇定沉着，泰然自若。这样深沉的沉着老练必定是将痛苦长期压抑并予以忍受而磨练出来的结果。

每一次，当我们私人交谈以后，我向加里波迪告辞时，内心总是深感忧虑。

加里波迪那次回来时就和离开时一样镇静。我忘了说，恰好在他离开的时候，有十二名国民军的成员来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布罗菲里奥。

“这不是，”加里波迪说：“我所预见到的事情发生啦。”

房间里所有嘈杂的声音一下都静了下来，人们一起问道：

“发生什么事啦？”

“伦敦，法国和奥地利的大使们都对我们国民军的计划感到不安。他们都去见国王以阻止我们实现计划。”

“那么一切都完了吗？”布罗菲里奥问。

“不，”加里波迪答道，“只不过使所有事情推迟罢了。”

于是，他拿起一支笔说：“布罗菲里奥，我现在所写的东西，明天你必须让它在你们的《军旗报》和都灵的其它报纸上刊登。

于是，他以无需腹稿，下笔时又无不得心应手的那种敏捷的才思，飞快草就下面这篇宣言：

"致意大利人民书

"应我们的一些朋友之命，要我在意大利自由党各派系中间作一次尝试，以平息纷争，为此，我被邀请担任一个名为国民军协会的主席。我认为我可能于事有所裨益，同时这种伟大的设想深深感动了我，所以我接受了这一邀请。

"但是，因为意大利民族武装起来这一事实，使一切卖国的、腐朽的、专制暴虐的势力感到惊恐（这在国内，以及因此也在国外，程度上都是一样的），所以现代耶稣会的党羽已经是惶惶然不可终日，他们在大声叫喊：'将这些人革出教门！'

"加兰图奥莫国王的政府被那些无故自扰的庸人弄得左右为难，同时，为了与这种事情不可能有妥协的缘故，我决定辞去刚刚光荣授予我的职位。

"这样，在取得全体协会会员一致同意的时候，我宣布国民军协会予以解散。同时，我因此邀请一切爱国志士与我一道筹款购置一百万杆枪。

"如果意大利拥有百万杆枪，外国人尚赖在意大利不走，而意大利又不能武装起百万部队，那么，人们真的不得不对人类感到绝望。

"意大利武装起来之日，就是它获得自由之时。"

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加里波迪写完这一宣言。我对这一宣言有我自己的打算。他刚刚完稿并交给布罗菲里奥时，我一把就将稿子抢到手。

8

"稍微等一下，"我说，"原件给我，我将给你一份抄件供贵报刊载。"于是，我把稿子抄了一遍。

"稍微等一下。"布罗菲里奥接着说，"我想把你所写的抄件再抄一份。"

报纸拿去了布罗菲里奥的再抄件，布罗菲里奥留存了我的抄件，而我则留存了加里波迪的手迹。

他们走了，我一个人留下与加里波迪在一起。

"现在您打算干些什么呢？"我问。

“我有一种信念，”他说，“那就是我负有使命去解救意大利。我准备朝着我的目标前进。”

“而您准备何时踏上您的征途？”

“谁晓得呢？”

“可是？……”

“尽可能快些。”

“但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将会阻止您，就象他现在阻止您一样。”

“我已不再是他的部属了，而一旦走出皮埃蒙特，就没有人能阻止我发动由我自己负责的战争。”

“当您发动那场战争时，会告诉我吗？”

“可以的，假如您对它有兴趣的话。”

“我当然认为那将使我感到兴趣。”

“那么，我将给您送去一些信息，告诉你我刚开始举起义旗。”

“而我将密切注视着您的事业的进展。”

“祝您事事如意。”

“那么，还有，既然我已在都灵，我希望到威尼斯和罗马去作一次旅行，去看看意大利的情况，亲自摸摸这个可怜的病人的脉搏。请给我写一封短信吧。”

“写给约瑟夫二世，还是写给罗马教皇？”

“不，我的朋友，写给那些爱国者，不要写收信者的名字，给我写一封总的介绍信。”

加里波迪又握起他的笔写出下面这样几行字：

“我向我的所有朋友介绍我的一位杰出的友人亚历山大·仲马。

朱·加里波迪

1860 年 1 月 4 日”

我们再一次拥抱告别，第二天我就启程前往威尼斯去了。

（三）

我在米兰作了短暂的停留。我在那里有一个好朋友，可是自从我到格恩西岛旅行以来，还未见过他，他就是桑达斯·特勒奇上校。

9 特勒奇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时声名卓著的人物之一。他曾和贝姆将军一道参加过特兰悉凡尼亚战役。两次被判处死刑，可是他都奇迹般地从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刽子手手中逃脱。

一条纽带使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俩与维克多·雨果都有友谊；而现在又添上第二条纽带，那就是我们俩与加里波迪也都是朋友。

在1859年战役时，特勒奇曾和加里波迪在一起有好几个星期。刚离开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加里波迪，而在这里，我又发现另一个热情澎湃的革命者。

凡是图尔告诉过我的话，特勒奇又讲了一遍。

我前往威尼斯时，曾同特勒奇约定，当我返回时，在米兰停留几天。如期践约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因为加里波迪说过，我从威尼斯折回时，我将在米兰附近一处乡村寓所找到他，这个乡村寓所的地址加里波迪事先告诉了我。

加里波迪早先答应过在那里把他的自传向我口授，由我笔录。

这一约定几乎使我想到奥地利警察可能第三次阻止我进入威尼斯。

真的，在1835年，他们曾使我受阻于福利尼奥，而在1840年，又受阻于波洛尼亚。

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毫无阻碍地通过了边境，可是，有段时间，我感到有点担心。负责办理护照的公务员要我进入他的办公室，但是他告诉我，这是为了让他也高兴一下，是他把我的护照交给我的。

这样，我继续自由自在地旅行，于晚上抵达威尼斯。

开头，我对没有看到威尼斯这个亚得里亚海的诗神从大海的怀抱中冉冉升起，是不无遗憾的；但是，当我离开铁路，走出海关，一旦坐上把我送往欧罗巴旅社的平底船，我就明白，我的眼福不浅，并没有错过什么。

虽然我们是在一月中旬，换句话说，是时届隆冬，但是天空青彻无云，皓月将她那莹净的光亮，照彻了我们泛舟其上的礁湖。

威尼斯在我们眼前升起了，黑魆魆的一团，她在湛兰的碧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出奇。

我们首先进入一条大运河，这条河有一段沐浴在乳白的月光下面，另一段则沉浸在深深的朦胧之中。由于我们左右两岸耸立的尽是房屋，也由于这些房屋的一些窗户点着灯，从窗户透出来的灯火便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对照：在正对月亮的明亮的那一边，灯光在洁白的月光底下显得苍白与倦怠无力；在背着月亮的黑胡胡的那一边，灯火的亮光和火星便透过玻璃熠熠闪耀。这些灯火是在玻璃后面点燃着的。 10

不久，我们那艘平底船横过窄窄的一条运河；于是，灯光和月光的嬉戏就更加变幻莫测了。水，原先是那样湛蓝悦目，一下表面便凝冻成银白色；而早先是那样广阔伸展，有如梦幻的如镜的水面，一下却又变的象墨水那样幽暗，泛起一阵阵涟漪，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片混水。尽管我们那艘平底船是那样轻泛而过，可是船儿轻轻地推开水面，便激起一阵阵水沫飞溅上那黑黝黝的拱桥与朦胧的门户，那里，有时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影在阴影中走动。这些穿过月光底下，而且马上又返归黑夜的转瞬即逝的幽灵，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戈亚①的蚀刻铜板画，想起大马修林②，以及

① 戈亚(Francisco Jose dle 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译者

② 大马修林(Pere Mathurin)传奇作者，生平未详。——译者

"修道士"刘易斯[①]的传奇。当我沿着这些纵横交错的水道航行时，我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知不觉就回想起安杰洛献给拉蒂斯伯的辉煌的长诗，这就是说，也许这是迄今为止对威尼斯的题咏的最美丽的诗篇。每当我们驶到转湾处的时候，就有一声类似金莺的、使我们不寒而栗的尖声鸣叫，而且还有另一声与之对答。这是我们的船夫通知他的到来，或者回答别的船夫所发出的作为信号的尖叫，这种事先打招呼的声音为防止船只互撞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时候，除了我们船上那盏光线微弱的灯笼外，万家灯火全部熄灭了；而两岸的房屋彼此又离得那么近，弄得人们只能看到头顶上那一条狭长的兰色绶带似的天空；这天空就象饰有晶亮的银箔一般。而过了一阵子，转过一道湾，人们发现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大片月色，如水银泻地一般，而光的瀑布似乎从上到下挂在各个建筑物的前面，然后不无抖动地与运河的水掺合在一起。

别的一些船只嗖地掠过我们，而且是那么近，几乎要撞到我们；我们看见一只船的船舱里面灯火辉煌，在我们身旁一擦而过，其势真是急如闪电；船舱里的灯火把它所照着一切东西都投上了我们只是在雷姆布兰德的绘画中才见得到的那种映象。

我真要感谢这次有机会在夜间进入威尼斯。从暗处那样看威尼斯，她丝毫未堕她那煊赫的名声；这仍是十五世纪时那座威尼斯，她有三个宗教法庭的法官，有着贵族院的法庭[②]，有她的警察，有她的狮子口[③]，还有她的奥尔法诺运河；这还是那个威尼斯，恐

① "修道士"刘易斯("Mank"Lewis，原名 Matthew Gregory Lewis 1775—1809)英国作家。——译者

② 十四世纪初叶，少数贵族家族攫取了威尼斯的统治权，贵族院或译作"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便是维护这一统治的机构。——译者

③ 作为王权象征的狮子，在威尼斯到处可见，十四世纪初叶威尼斯贵族院设置一种外形为狮子的控告箱，向贵族院上诉的控告书即从狮子的口中投入。——译者

怖，寒冷，阴湿，发黑；朦胧赋予了一种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在太阳当空的白昼是会驱除殆尽的。

我们最后进入大运河，沿着这条大运河，就到了欧罗巴旅社，即贾斯蒂尼恩一世的前王宫。

哪个人想看看威尼斯身穿忧伤的衣服是何等模样，这个时刻 11 对他来说是选得最好的。威尼斯在那个时刻是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继而是感到绝望，这个城市已听到索尔费里诺的隆隆炮声，她也看到了法国舰队在亚得里亚海长期航行，使船只日晒雨淋变成了白色。接着，那隆隆的炮声复归于寂静，法国舰队的航行也较少在远远的海平线上朦胧出现，最终是完全无踪无影。威尼斯刚从她那悲伤的卧榻之上坐起来，又睡倒下去，比以往更加泪流满面，也更加接近于死神。

威尼斯就是那样，即使她不能用武力去反抗她的压迫者，但她在精神上对压迫者的反抗是百折不挠的，是坚强有力的，同时也是令人惊异地万众一心的。所有那些在威尼斯界线如此分明的贵族，中等吉托以及平民等年代久远的社会等级，在压迫者施加的恐怖之下，似乎界线已经消失。所有的男人，从船夫到贵族，都已成为兄弟；所有的妇女，从卖花女到公爵夫人，都已成为姐妹。

举例来说，在威尼斯，这是个咖啡馆的城市，那里有些咖啡馆就象弗洛里亚的一样，日夜营业，奥地利人和威尼斯人彼此心中有数，各有各的常去光顾的咖啡馆。如果出于偶然，有一个奥地利人跑进满是威尼斯人的咖啡馆，那末后者马上二话不说，也不打手势，从第一个人至最末一个人，都相继站起来，拿起他们的帽子就走了。

每星期有两次，在星期日和星期四，奥地利人在圣马克广场派出乐队奏乐，那里在这两天通常是市民大众所习惯散步的所在。于是，一直等到中午，奥地利的乐队就以军队的整齐划一加上日耳曼

人那种严格守时，在广场上出现。圣马克广场以及“总督”广场可能已是人山人海；但是，当中午第一下钟声敲响，就好象有场暴风雨聚集在天空，或一枚炸弹在广场中心爆炸，同时，也好象有一声呐喊：“当心，大教堂埋有地雷！”所有的人群便向四面八方散开，并且人潮汹涌地离去；不过离去的方向，与奥地利乐队走来的那条街的方向正好相反。同时，人们的离去，并不是秩序井然的，也没有那种自然而然的撤退时的平静，而是匆遽地、乱糟糟地逃走。有人会说，威尼斯仍然处在那种日子里。那时，对这座城市的围攻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而她的抵抗又是那样英勇，在这以后她被迫大开城门，便听到有这么一声惨叫：“奥地利人来了！奥地利人来了！”

一种也许更为惊人的、能表明人们的政治态度的现象已经灼然可见。我们在1月12日——也就是说在威尼斯狂欢节最初的那几天，那时节，各种各样的戏剧、杂耍，从潘趣尼洛[1]到“喜庆活动”本来会有拥挤的观众的。这一下可好了，竟没有一座剧院开门。

从1月2日至6日，剧院一概关门，原因是没有观众。

12 于是，破产了的剧院老板不得不吁请大众捐助。每家剧院为了得以维持下去都举行了最后一场义演。并且通告，将在剧院门口设置一个“募捐箱”。

这时，剧院义演和募捐箱两者都在泛滥。一家最小的剧院的义演所得达到三千法郎，这是自这所剧院开张营业以来前所未有的事。

当我来到威尼斯时，所有宣布停业义演和吁请捐助的戏报仍然贴满了该城的墙壁，并且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警察并没有进行干涉要把戏报刷洗掉。

---

① 潘趣尼洛(Punchinillo)意大利傀儡喜剧中的丑角。——译者

我亲自在利雅尔多桥撕下一张戏报，将它保持得完好无损，带回了法国。

现在在这一连串令人兴奋的事件之后，谈谈几桩喜剧。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傀儡戏中的丑角，不仅有爱国心，而且与当局持不同政见。他也象其他人一样希望停止演出，可是他比起别人来，是更直接地在警察掌握之中，并被他们驱使继续在露天演出。

那末唱木偶戏的干了些什么呢？他用一顶奥地利的手风箱似的帽子套着一个木偶的头，——这是个被讽刺的对象，他大部分是挨棍子的敲打。打他的是个爱嘲骂人的驼背，驼背那根棍子打起他来，可不管是什么地方都打将过去，真是大方得很，而观众却在这象征性的木偶头上报了仇，出了气，都疯狂地鼓掌。

那些警察允许他们鼓掌，并没有想到脱去那个挨打的木偶的奥地利帽子。

警察本身似乎也倦于去镇压，在他们和威尼斯人之间，好象有一种彼此都不声张的休战：虐待者和牺牲者都在休息。

但在这休战期间，威尼斯把目光转向皮埃蒙特，威尼斯向维克托·伊曼纽尔伸出她的臂膀。一些由阿里尔多·阿连迪所写的动人的诗句在传颂着。我为丢失了这些诗歌感到很遗憾。这些诗歌唱的是：威尼斯将她自己奉献给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

我曾把这首诗翻译出来，现在我只记得译文了。该诗是这样的：

> 威尼斯在那欢乐的日子里，吉星高照，名扬四方；
> 她把她的金指环，从艨艟楼船的船旁，
> 扔给白发苍苍的海神，为的是举行她的婚姻大典，
> 她向那意存犹豫的国王倾诉衷肠。
>
> 威尼斯在那悲伤的日子里：痛失良友，苦苦思量。
> 有十年之久的恋人的痛苦呵，痛裂心肠，

她再一次偷偷送去忠于婚约的信物，

送给那信守不渝的国王。

不消说，对于威尼斯来说，正如对整个意大利一样，加里波迪的名字乃是一句咒语："开门芝麻"①。不仅所有房屋的门户为之大开，而且所有人的心扉也无不开放。

13 幸亏有加里波迪开的友好通行证，我才亲身体验到威尼斯对奥地利统治的深恶痛绝，而且绝无例外。

不只一个美丽的、崇高的威尼斯妇女亲吻着加里波迪那具有魔力般的签名，这个签名似乎就暗示着"自由"。

然后，她们提出了数不清的问题，诸如妇女们所提的，这个她们尚未见过的英雄的外貌与性格怎样？可是她们早就把这个未见面的人物先作了一番描摹。

我用这些话做了回答："他的外貌是一个基督徒勇士；在性格方面却有着两副心肠，一副是天使般的，另一副是狮子般的。"

然后，人们发出了预料中的惊叹声，对此，我又说了这些话："放心好了，你们会看见他的。"

我在威尼斯的停留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节日，对此，我理应自谦地承认，我得完全归功于加里波迪。

五天之后，我离开了这座城市。

亚历山大·仲马

维罗纳和米兰②

归途中，我在维罗纳小作停留。这座中世纪的城市曾因为有过

---

① 开门芝麻(Open Sesame)，是《天方夜谈》中阿里巴巴故事里的开门咒语。——译者

② 手稿中原有这一标题，大概是为了在一家杂志上发表而写的，这家杂志很可能就是大仲马自己编的《独立杂志》，为的是构成四篇随笔。——原注

两个最伟大的，而且是名垂千秋万代的诗人——但丁和莎士比亚而闻名于世。维罗纳是戴拉·斯卡拉王室的故国，也是发生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旧地。

维罗纳曾有皇帝党员①的城市的名声，换句话说，是座反动的城市，可是，有两件事表明了这座城市对意大利民族的敌视并非一贯如此。

第一件事是：

维罗纳剧院有一个红极一时的舞女，她按照意大利的习俗在雨点般的花束下面跳舞。

一天晚上，雨点般的花束刚刚停了下来，主角和配角把台上的花束全部一一捡起。这时，舞台上又落下一束独一无二的鲜花来。

这束花里面有红的、白的、绿的三种花——这是象征意大利的三种颜色。

也许舞女更象一个教皇党，而不是皇帝党，也许因为她对一个单独的表示敬意的举动比之集体的献花更为敏感，她在跳舞中停下，深深鞠躬表示感谢，并吻了吻花束。

整个剧场顿时掌声雷动。掌声持续如此之久，这表明掌声是对舞女的这个举动，而不是对舞女的大腿而发的。

次日，这个舞女被叫到总督面前。

她使出全身解数在举止方面尽力装得娴静淑雅，并使自己的外貌保持着一副年幼无知、天真烂漫的样子，然后，她来到了总督府，似乎全然不知道召她前来的原因。

总督说了一大段开场白，说的话绕了很不自然的一个大圈子，最后才明说：她昨晚因为中断跳舞，向观众鞠躬致谢，又吻了花束，

---

① 皇帝党(Ghibelline)——中世纪意大利反教皇党(Guelph)的党员。——译者

已经犯了叛逆罪。

“但是，总督先生”，舞女说，“我在舞蹈学校就总是这么做的呀，我们在学校里跳花束舞，正象也跳其他舞蹈一样。”

“可是，我的漂亮的孩子，”总督说：“你在维罗纳停留的全部时间里，必须忘掉花束舞，而仅仅记住其他舞蹈。”

“可是，”舞女说：“如果他们仍向我抛花束那又怎么办呢？”

“你不要象昨天那样停下不跳，不要向公众鞠躬致谢，不要去吻那鲜花，你必须将鲜花踩在脚下。你知道吗？那些向你抛鲜花的人是政府的敌人。要向他们表明你不是他们一伙，并且你对他们的礼物不屑一顾。”

“很好，总督先生，”舞女行了礼回答道：“你的话就是一道命令。”

于是她走了。

第二天她去跳舞。

不消说，就象上次演出一样，她一上场花束就如阵雨似的投来。这当中，也许有十个三色花束，但她不予理会。配角便将花束拿开，放置一角。

突然，在她婆娑起舞当中，她面前抛来了一束系以黑色缎带的黄色鲜花——这种颜色象征着奥地利。

于是，舞女好象突然想起了总督的劝谕。她扑向花束，把它踏在脚下，踩扁，一朵都不放过，又把系着花束的缎带扔得老远，最后把这束倒霉的鲜花彻底消灭——这一件事，舞女都是在观众的狂热掌声中干的。

剧院由于观众的那股狂热劲也几乎要倒塌。

次日，舞女一定会说她已遵照总督指示，把花束踩得稀巴烂。可是，她被驱逐了。而对舞女的驱逐却是对剧院致命的打击。下一个晚上，剧院空无一人。随后的演出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演出

负责人心里十分明白，他破产了，便决定效法威尼斯的同行关闭剧院。

他宣布举行最后一次演出，吁请公众捐助，并说：将在剧院门口置放一个募捐箱。结果，募捐箱里钱装得满满的，放募捐箱的地方，人挤得水泄不通。

但是，大约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整个剧院散布起一个谣言，说大门已被关上，因此，所有观众都跑不了了。这下引起了巨大混乱。但是，一个声若洪钟、压倒众人的声音要求大家安静。当场内安静下来以后，这个人又问道：

“剧院的大门据说已被关闭，你们要不要立刻把大门打开？”

“要，要，要！”全体被关起的观众说。

“那么，请安静！”

剧院突然安静下来。然后在严肃的静默中间，这个人让全场观众都听见他喊出的吐字十分清晰的两句口号：“加里波迪万岁！维克托·伊曼纽尔万岁！”

成千个人异口同声地一再喊着这两句口号。

顿时，好象中了魔法似的，剧院大门开了。人群蜂拥而出，遍布街头，直到翌晨二时人们都在喊着：“加里波迪万岁！”“维克托·伊曼纽尔万岁！”

那就是在反动的维罗纳所发生的事。

我回到米兰，因为加里波迪曾告诉我说，他住在科摩湖附近的一座小别墅里，科摩湖这地方是他取得一些新的胜利的目击者。我到那里去看望他。

我发现他走路时步履艰难，身子弯得很低。原来，有一次他的马带着他拼命地跑，等回到马厩时这匹烈马几乎弄破了他的头，结果是弄碎了他的膝盖骨。

当时他低下了头，避免了这危险的撞击。但他的膝盖已撞到

墙角，皮开肉绽，骨头都露了出来。现在，他就呆在我想去找他的地方。不错，他曾答应过向我口述他的回忆录。可是，我对自己说，他在身体健康时尽管生气勃勃，但他决不会有充分的耐性；而当他病弱无力时，他甚至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耐性。

第二天，我发现他变得焦躁了。

“好吧，”我对他说：“我不想使你讨厌我。我们现在停止吧。”

他在短暂的一瞬间想了一下。

“没有我的回忆录的其余部分，”他问道：“会使你大为烦恼吗？”

“会使我非常苦恼，不过比起同你争吵要好一点。”

“那么，听着，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16 他拿出一支笔和几张纸，写道：

“我亲爱的贝尔坦尼：

请把我的回忆录给大仲马，这些稿子不是在卡拉索手里，就必然在某某小姐手中。

你忠实的朱·加里波迪”

“拿着这张便条，”他说道：“贝尔坦尼将把你想要的那些回忆录交给你。我是在休息、沮丧以及倦乏的时刻写下这些的，你就从那里摘下你所要的材料吧。材料是属于你的。至于还缺什么，我们以后再补充，因为你仍然想同我再聚会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这样说定。如果我要从海上去与你相会，我就乘快艇；如果从陆上的话，我便乘火车。只是不会比顺风和蒸汽机车更快罢了。”

我们再度拥抱。一切是这样安排的，在他出发时，我会接到一些通知我他已出发的信号。我离开科摩别墅，次日又离开米兰。

路过热那亚时，贝尔坦尼把将军的手稿交给我，也交给我一些传记，或者不如说是一些他撰写的悼念死者的文章。这些文章写的



亚历山大·大仲马

（1866 年摄）

是乌戈·巴西、阿妮塔、达维里奥、安扎尼、马纳拉、莫罗西尼、莫特鲁，以及其他一些他的部队中的或旅途中的战友与旅伴。

我们现在向读者一如原作地提供这份手稿和传记，由此读者可以判断我们所说的是否真实，即加里波迪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我回到法国，亲自做出发的准备工作。三四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五月初，我在马赛接到了下面这封信的副本，这封信是五个月前写给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的。内容如下：

“陛下：

我深深感激陛下授予我中将这个崇高荣誉，但我愿向陛下指出：接受这一荣誉，我将会失去为中部意大利效劳的行动自由的可能。因此，我恳请陛下能仔细考虑我的正当请求，停止上述任命，哪怕是暂时停止也好。

致以崇高敬意！

陛下最忠实的奴仆

朱·加里波迪

1859年11月26日于热那亚”

我明白这封信从何地发出(这封信就这样寄到我这里，没有附信，没有任何说明)，这是我们一致约定的信号。于是，我便准备动身。

实际上，两天以后，我在热那亚报纸上获知加里波迪乘船前往西西里去了。他乘船出发的时间是在五月十五日与十六日两天交界的午夜左右。

17

我是在九日搭船动身的。

很不幸，我未能径直乘船前往西西里。我不得不在尼斯和热那亚停留，因为在尼斯，我要向我的好友阿尔方斯·卡尔告别；在热那亚，我要从贝尔坦尼那里去拿一些最新的笔记。

现在，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们真正想随同我从马赛出发的话，你们将会从我的旅行日记中看到我如何与加里波迪在西西里会晤，以及在巴勒莫离开他以后，又在米拉措、墨西拿以及那不勒斯同他相会。①

亚历山大·仲马

致读者

皮埃蒙特形势的简要回顾： 18

互济会——烧炭党组织——公理教会和红衣主教公会——西班牙革命——那不勒斯革命——皮埃蒙特革命——迪·卡里格兰亲王——查理·费利克斯国王——1821年的处决——迪·卡里格兰亲王在西班牙——查理·阿尔伯特的即位——马志尼——查理·阿尔伯特时期的反动——1831年的处决——朱泽培·加里波迪

现存的一切事物在过去都有它的根源，因此，要叙述任何一件事——不管是某人的生平还是一个运动的经过——不追溯过去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描述加里波迪生平各个时期的活动，也就要多次回溯到他的诞生地——皮埃蒙特。一些社会活动家也是社会的推动者，他们也会有力量衰竭的时刻，那时他们象安泰②一样，为了恢复原来的力量，需要重新拥抱一下故乡的土地——即布鲁特斯佯作疯

① 关于这一日记请参见《爱玛船上》。——原作者

②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母亲是地神盖娅。传说安泰在对敌作战不利时，便往地上一靠，立即取得了一股新的力量。——译者

癫时所亲吻的我们的大地母亲。因此，概略地回顾一下从1820年到1834年这段历史开始时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共和国的战争以及帝国的侵犯使两位亲王被流放到了撒丁岛，他们离家时虽然年纪尚轻，可是流放期未满，就已届风烛残年。他们是兄弟俩，也是萨伏依王室中父系所传的最后一代，一个是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另一个是查理·费利克斯，两人注定都要登上王位。

那时这个王室中辈分较晚的一支，是以迪·卡里格兰亲王查理·阿尔伯特为代表的。1823年他在法国军队里当一名掷弹手，经历了西班牙战役，特别在进攻特鲁卡德罗一仗中崭露头角。1840年，他接见我时给我看了他留作青年时代纪念品的宝剑和红呢肩章。

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登基时曾向盟国的君主们起过誓：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决不向平民让步。很可能正由于这样的保证，他才得到了王位作为回报。1815年作出这样的保证是容易的，但在1821年要使这个保证不致食言就困难了。

1820年烧炭党的政治主张开始风靡了整个意大利。我写的《约瑟夫·巴尔萨摩》① 主要是一部叙事谨严的书，而不是一本虚构的故事。它描写了"先知先觉者"和互济主义者的历史。王室权力的这两个大敌用开头三个字母："L.P.D."② 作为徽记，他们在法国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斯韦登伯格是个魔术家，他的追随者中的一些新手暗杀了瑞典国王格斯特弗斯三世。几乎所有的雅各宾派及科德利埃俱乐部的许多人都是互济会员，而菲利普·埃格利特则是该组织中的"大珠师"。③

---

① 英译本题为：《一个医生的回忆》。

② L.P.D.的意思是："把百合花踩在脚下。"

③ "大珠师"原文为Grand Orient，系会社中一高级头衔。——译者

拿破仑把互济会置于他的庇护之下，但他在那样做的同时，却对该组织进行利诱，指使它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改造它为其牟取私利，并且把它一变而成为暴政的工具。把刀剑熔铸成锁链，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约瑟夫·拿破仑是会社的大主领，议事大臣卡姆巴赛海是副主领，约阿希姆·穆拉特是第二副主领。1805年约瑟芬皇后在斯特巴斯堡主持了收编巴黎自由骑士会社的庆祝活动。大约就在此时，欧仁·特·波哈纳被选为巴黎圣欧仁会社的“圣贤”。当他后来身任总督来到意大利时，米兰的“大珠师”给他命名为第三十二级最高会议的大主领和最高统领，也就是授与他会社章程中所可能有的最高荣誉。

贝尔纳多特也是一个互济会员。他的儿子，奥斯卡亲王是瑞典分会的大主领。相继加入互济会各个巴黎分会的有：符腾堡公爵亚历山大，萨克森-魏玛的贝尔纳德亲王，甚至还有波斯大使阿斯凯莱汗。长老院院长拉赛贝德伯爵以法兰西大珠师的身分主持会务；克勒曼、马赛纳和苏尔特将军任礼仪官。事实上，王公、部长、元帅、军官及文职官员这些以他们的光荣经历和显贵的社会地位而出名的人都心急如焚地想成为互济会员。甚至连妇女也想有她们的分会。于是沃德蒙夫人，卡里格兰夫人，吉拉丁夫人以及纳鲍纳夫人偕同许多其他名门望族的夫人们都参预了筹划；可是只有一个妇女被吸收入会，而且她也只是作为一个会员兄弟而不是作为会员姐妹被吸收入会的。她就是有名的克赛特雷尔斯，第一执政官曾授与她骑兵少校①的军衔。在这一段时期内，盛极一时的互济会运动并非只限于法国一地。

1811年瑞典国王制订了有关互济会的国内组织条例。普鲁士国王弗雷特立克·威廉三世在1800年7月底颁布敕令同意成

① 朱泽培·拉·法里纳：《意大利的故事》。

立互济会柏林大分会。威尔士亲王直到1813年成为摄政王以前，一直主持互济会英格兰分会的会务。1814年2月，荷兰国王弗雷特立克·威廉宣布自己是互济会的保护人，并准许他的儿子劳埃尔王子接受阿姆斯特丹的弗雷特立克·威廉分会的“名誉圣贤”的称号。

波旁王室一回到法国，伯尔农维勒元帅就请求路易十八把会社置于一个王室成员的庇护之下；但是路易十八对互济会运动在1793年的大灾难中所起的作用记忆犹新，而且耿耿于怀；于是他批复说，他决不允许王室成员成为任何秘密会社的庇护人。

意大利的互济会运动随着法国的统治意大利而宣告结束，立即代之而起的是烧炭党组织。这个新兴的运动似乎正在担当起互济会运动被迫中止的任务，即谋求政治上的自由。

与烧炭党同时兴起的还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天主教徒和罗马公理教会”，另一个是“红衣主教公会”。

公理教会会员佩戴一根淡黄色的、打了五个结子的绸带作为会标。基层会员谈不出别的，只知道谈论虔诚敬神与多行善举。组织的秘密只有上层会员才知道，而他们也只能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才会议论，如有第三者走近，他们就立即缄口不言。公理教会会员联系的口头讯号是“埃莱乌特里亚”，意为“自由”；他们的暗语是“奥德”，意为“独立”。

公理教会这个组织起源于法国的新天主教内部，拥护它的人当中有几位是最优秀和最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公理教会越过阿尔卑斯山传到了皮埃蒙特，又从那儿传到了伦巴第。但是，正当公理教会发展得如此迅速时，由于奥地利密探设法破获了该组织与会员联系的绝密方法，破获了组织章程以及会员相互辨认的暗语与暗记，公理教会的追随者从此寥若晨星，组织也濒于崩溃。

21 红衣主教公会则把精力主要放在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上。为首

的是那些同哈布斯堡皇族无瓜葛的意大利王公们。这个组织的头领是红衣主教冈萨尔维。哈布斯堡皇族中唯一未被排斥在外的王公是摩德纳公爵。但是，当这个组织的存在已经公开以后，他曾秘密参加这一组织的事实，迫使他对爱国者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为自己一度背弃奥地利而表明心迹以求得宽恕。而除了出卖他的同伙梅诺第的鲜血以外，什么都不足以使他同奥地利和解。

红衣主教公会那一派的目的是要把意大利从弗兰西斯二世的手中夺过来，然后他们再行分赃，各踞一方。罗马教皇除了当时辖有的罗马和罗马尼阿以外，将得到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国王则将得到厄尔巴岛和马尔凯；至于帕尔马，普拉圣夏以及伦巴第的一部分则将赠与摩德纳公爵，并尊这位公爵为国王；再就是马萨、卡拉勒和卢卡则将分给撒了国王；最后是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由于他敌视奥地利，从而十分赞助这些密谋，结果，这位沙皇将得到安科纳或契维塔·韦基亚或热那亚，以便使他在地中海沿岸有个立足之地。

由此你们可以看出，最后的这个联盟是既根本无视人民、也无视天然的疆界，就象阿拉伯人对待抢来的畜群一样，恣意掳掠子女玉帛并进行分赃，同时拒绝把那些属于出生在欧洲大地上的最普通的人们的权利（即选择自己的君主的权利，以及愿意对他所甘心臣服的君主效忠的权利），交与各个民族。

幸而这些谋划当中只有烧炭党人实施的谋划才有机会变成为事实，也只有它才符合天意。

烧炭党运动，这个唯一注定会产生丰硕果实的运动，在罗马尼阿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和意大利教皇党联合，后者的主要基地在安科纳，并倾向于信奉波拿巴主义。

路西恩·波拿巴被进一步尊崇为“大光师”。在秘密会议上，有人提出必须从教士的手里把权夺过来。人们向勃鲁特

斯[①]的名字祈求，也在为建立共和国进行唤醒人心的工作。

1819年6月24日夜，这个运动酝酿成熟，终于爆发了。但是，这一运动的结局令人可悲，这是这类运动初起时常有的现象。凡是拥有热心传道的使徒的每个宗教，在其发祥时期必然会有殉道者。五个烧炭党人被枪决，余下的被判服终身划船劳役，有几个被认为罪行较轻的则被判在城堡中监禁十年。

此后，这个组织就比较谨慎了，他们将名称改换，自称为"拉丁学社"。

22 这时，这个学社不仅在伦巴第谋反，而且它的分支机构扩展到了意大利的其它省份。在罗维戈从波谢伯爵举行的舞会上，奥地利当局抓走了几个人，并在第二天宣布，凡同烧炭党人有联系者均以叛国罪论处。但烧炭党运动开展最广泛的地方是那不勒斯。科莱塔在他著的《历史》中宣称：在那不勒斯王国中，拉丁学社成员的总数为六十四万二千人，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但根据维也纳帝国枢密院的一个文件记载，这个数字估计偏低。文件上写着："烧炭党的人数在两西西里王国达到八十万名以上，无论是警察还是其他保安措施都无法制止它的发展，因而要求彻底扑灭这个秘密学社是愚蠢的。"[②]

烧炭党在那不勒斯发展时，西班牙正蔓延着不满情绪。另一个殉难者里果在那里于1820年1月举起了自由大旗。里果生前曾留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以后便成了胜利的赞歌。由于烧炭党运动所取得的胜利，斐迪南七世下了一道御旨宣布：人民已经反映了自己的意愿，所以国王决定宣誓忠于1812年由国民议会与临时议会所宣布的宪法。

随之而来的是为出空监狱提审犯人，派了一个使团去西班牙。

---

① 勃鲁特斯是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共和党的首领，曾暗杀独裁者凯撒。——译者

② 拉·法里纳著：《意大利历史》。——原注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当时虽然在那不勒斯是一个专制君主，但作为西班牙的王子，他不得不宣布服从西班牙宪法。那时，这件事在卡拉布里亚、卡比塔纳特和萨莱诺就象地震一样使人们惊骇万分。软弱、犹豫、狐疑的那不勒斯政府颁布了一些不完全的改革法令。然而，这些措施不足以使佩帕将军的革命倒退，结果这次革命使那不勒斯临时政府以及议会得到了恢复，就象1798年那样。

后来皮埃蒙特爆发了革命。3月10日上午陆军上尉帕尔马伯爵号召热那亚部队拿起武器，提出“要国王！要西班牙宪法！”的口号。次日，一个号称“意大利王国”的临时政府成立了，并向奥地利宣战。

于是，在安科纳爆发的革命浪潮到达了那不勒斯，然后，又折返到都灵。当时意大利这三座革命的火山正在爆发——西班牙的那一座还不在其内——而伦巴第也在酝酿着革命，伦巴第就象被 23 包围在这三座火山形成的熊熊燃烧着的三角形之内。

大家都记得，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曾对神圣同盟发过誓，决不向平民作任何让步。数天之后，他为了恪守自己的保证，让位给当时在摩德纳的他的弟弟查理·费利克斯，并任命迪·卡里格兰亲王为摄政，他就是后来的国王查理·阿尔伯特。

一个真正愿为意大利造福的王公让位给一个完全听命于奥地利的王公，这对于爱国民众来讲确是一大不幸。对此，烧炭党运动的一位先驱者圣·罗萨大声疾呼：

“呵，三月十三日的夜晚，它是我国生死攸关的一夜，它使得我们如此沮丧，它使得多少为保卫祖国而高高举起过的利剑猝然被击落，它使得我们多少美好的愿望竟成了泡影！有维克托·伊曼纽尔在位，皮埃蒙特这个国家尚存于世。我们的国家是同他一体的，我们国家的化身也就在于他的耿耿忠心。当这个革命正在孕育的时候，我们要大声呼喊：‘要有勇气！有朝一日，他也许会因为

我们曾使他成为六百万意大利人的国王而愿有我们的。'"

可是，在查理·费利克斯统治下，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全国重新套上了奥地利的枷锁，争取自由的斗争必须从头开始。

然而，不是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3月14日，迪·卡里格兰亲王作为摄政出现在阳台上，在一片疯狂的欢呼声中，他宣布在皮埃蒙特实施西班牙宪法。

因为对这样一件大事的宣布今后还会在人们的耳边回响，同时因为作为查理·阿尔伯特国王也总有一天要违背他在当迪·卡里格兰亲王时所说过的话，所以，让我们不但要谈口头颁布的关于实施宪法的事，而且也让我们把贴在都灵墙头上的布告的原文抄下来。布告的译文如下：

"鉴于我们形势艰危，我们不可能过于拘泥于摄政的职权。查理·费利克斯现已登上国王王位成为我们的国王，而出于对国王陛下的尊重与服从，我们理应告诫自己对国家大法作任何的变更，当慎重其事，或者至少须等待新君的旨意，然后始能着手。但由于目前局势紧迫之感已经呈现，而另一面认为新君治下的臣民，理应健康、团结与幸福，且不得为内战各派所分裂，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因而我们审慎再三，且经与参议会进行磋商，并希望国王陛下基于同样的考虑，将予圣裁认可，我们决定西班牙所采用的宪法，拟予承认为我国的根本法，但必须经国王陛下以及国民议会一致同意通过方能生效。"

24

这就是烧炭党人在意大利成立五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西班牙有了宪法，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也都同样有了宪法。

可是，最后提到的皮埃蒙特宪法，产生得最迟，而被扼杀得最早。

国王查理·费利克斯一不回热那亚或米兰，二不同意或巩固迪·卡里格兰亲王给予人民的自由权利，反而于4月3日公布了

下面的法令，现摘录如下：

"每一个忠实的臣民的职责是自愿服从一切事物的秩序，每个臣民都能察觉到这种秩序是经上帝与君主的行使权力才建立的。我是唯一对上帝负责的君主，兹宣布：关于采用哪种方法以确保社会普遍福利，这是我们所考虑的事情。因而，对我们可能认为是必须采取的措施竟敢窃窃私议，将视作有失于臣民的职责。因此，我现在公开宣布，作为奉公守法的典则，我们将只承认那些立即服从朝廷的人为忠实的臣民，而且我们将把这种服从作为选为议员的优先条件。"

就在查理·费利克斯国王宣布这个法令——一个盲目、愚蠢、执拗的典型的法令——的同时，他又任命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审查那些被控犯有叛国、谋反及违抗政令等罪的案件。幸运的是，那些主犯——也就是其名字至今使皮埃蒙特引以为荣的人们——都早已出逃了。

查理·费利克斯任命的这一委员会立即着手工作。人们都知道国王向来没有刽子手，而法官总是有的。这个委员会所组成的法庭在五个月内审讯了一百七十八人，其中七十三人被判死刑，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其余的人被判监禁或服划船劳役。

判处死刑的人们中间有六十人逃脱，因而被宣判为抗令不服罪，并对其模拟人像处以绞刑。

让我们举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人遭受了这种极端愚蠢的专制的迫害。自从塔尔昆执政以来，这种专制总是妄图斩尽杀绝这些最高尚、最聪明的人物的。被判刑的人中有：帕维厄中尉、安萨德中尉、医生拉塔兹、工程师阿比厄尼、律师道赛纳、律师卢兹、巴劳尼斯上尉、比昂科伯爵、雷吉斯上校、圣·罗萨少校、莱西奥上尉、卡萨格里奥上校、科里格诺少校、雷迪斯上尉、莫罗佐上校、西斯戴纳亲王、费拉沙上尉、帕基阿罗迪 25

上尉、律师马罗恰迪、安扎纳中尉和律师拉维纳。共计六名高级军官、三十名二级军官、五名医生、十名律师和一位亲王，所有这些人都学识超众、品质高尚。

有两人被捕后分别于7月2日和8月25日公开处死。其中一人是焦万尼·巴蒂斯塔·拉纳里骑兵中尉，另一人是贾科莫·加雷利上尉。

毫无疑问，罪行最大的元凶之一是查理·阿尔伯特。据他的支持者们说，他宣布的宪法是未经查理·费利克斯批准的。但是在他的说法中并没有加上这种限制。下面是他说的原话：

"我完全相信国王陛下出于与我们同样的想法，一定会对我们的拟议予以恩准，我们已决意将西班牙宪法作为我国的法律予以颁布和贯彻。"

迪·卡里格兰亲王在收到国王查理·费利克斯的信并获悉国王不允他们的所请之后，便匆匆赶往摩德纳。但国王拒不接见他，而摩德纳的公爵又命令他立即离境。迪·卡里格兰亲王只得告退，来到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大公宫廷的附近。这件事不单单是放逐查理·阿尔伯特或使他暂时蒙辱的问题，这件事意味着他失去了在皮埃蒙特的王位。这时国外谣传：查理·费利克斯准备把王位继承权指定给摩德纳公爵，而且尽管这位公爵由于意大利的一些王公密谋反对奥地利，因而曾一度失去了王位继承权，可是，这一次他仍将达到他梦寐以求的继位为王的目的。

迪·卡里格兰亲王这时把他处境的严重性告诉了在佛罗伦萨的法国大臣梅桑福特伯爵。伯爵立即写信给路易十八。现将我们这一大臣信中的一部分的内容摘录如下：

"有人为了剥夺迪·卡里格兰亲王的王位继承权，策划把摩德纳女公爵，即维克托国王的长女推上王位。对于这种把萨伏依王族从它所创立的王位上排挤出去的预谋活动，对于这种在我们生

活的时代中所特有的忘恩负义的行为，一个曾同萨伏依王室联合了不下十八次的波旁王室的首脑是不能参与或支持的。这种政策 26 不可能是法国政府的政策，更何况法国政府有权坚持这样一点：即主宰意大利的君主应有完全的独立性。”

路易十八跟他的大臣持相同意见；他写信给迪·卡里格兰亲王，请他到法国宫廷避难。这等于对他说：“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的利益我全给包下来，除你以外，我不会允许别人成为皮埃蒙特的国王。”实际上，路易十八已向本国人民颁布了宪章，他不可能把一个亲王曾对他的臣民许诺会有一个宪法看作是一种犯罪，何况这个宪法尚未被承认。

然而，重要的是，迪·卡里格兰亲王因为未能做到保证不向平民让步，应向神圣同盟公开道歉。

正如我们所说过的，烧炭党运动所产生的三个宪法中，其中之一的皮埃蒙特宪法，在其诞生之时便为国王查理·费利克斯亲手扼杀；另一个那不勒斯宪法，则为奥地利的入侵而破坏无遗；唯一剩下的第三个宪法也因法国的干涉而宣告废除。亲王曾在都灵宣布过西班牙宪法，这时他所肩负的任务却是前往马德里讨伐这同一个西班牙宪法。

这是一剂非吞下不可的苦药。但是，如果巴黎值得做一次弥撒，那末，皮埃蒙特当然值得服一剂药了。于是，迪·卡里格兰亲王便用掷弹兵所戴的熊皮鸟缨高顶帽的长缨遮住满脸的羞耻，前去参加了西班牙战役，并且在攻陷特罗卡德罗一役中亲临前线。结果是1831年4月27日查理·费利克斯晏驾时，迪·卡里格兰亲王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登上了王位，其名号为查理·阿尔伯特国王。

奥地利由于更希望看到她的摩德纳女公爵即位，便大肆鼓噪，提出劝告。奥地利在其兄弟国家的君主们的面前，把查理·阿尔伯特描写成一个烧炭党；而在烧炭党人面前则宣告他是卖国贼。但

这是双料的谎言。首先，查理·阿尔伯特不是烧炭党人，他宣布同意宪法所用的措辞，说明了那是迫于无奈。再说，查理·阿尔伯特并非卖国贼，因为他没有缔结过任何私人密约。他只是怀着野心想有朝一日成为国王的一位亲王。他前往欧洲另一地区去协助取缔一个宪法，而他却曾在都灵宣布过同样的宪法，他为此所蒙受的耻辱，已为他的掷弹兵的勇敢洗涤干净。真的，作为士兵的他，倒解救了作为亲王的他。

当他即位时，德尔·帕佐从伦敦流寓地给他写了信，信中是这样说的："中间路线和不彻底的措施是毫无用处的，而且不能导致政治上的进步。皮埃蒙特应有一个立宪的国王。"

27

另一个爱国者写匿名信给他说：您要站在全民族的最前列，把您的旗帜写上"统一、自由、独立"的字样；要宣称您自己是为人民的权利而复仇的，要宣称您也是人民权利的解释者；给您自己加上意大利复兴者的称号，使意大利从野蛮人的束缚下解救出来；您要做创造未来的建筑师；您要给整整一个时代命名；您要创立一个以您为起点的纪元。您要成为争取与保卫意大利的自由的拿破仑。您要以意大利的名义向奥地利挑战——有着悠久历史的意大利的名义将会获得奇迹；您要以意大利的名义向我们这个半岛上一切伟大而又崇高的事物祈求。一些热情和勇敢的青年憎恨敌人，要为祖国争光，他们就是受这两股会造就出英雄的激情所激励，长期来他们抱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并急切地盼望着把这一理想付诸实现的那一天。您要号召青年们武装起来，把城市和要塞交给市民们去防卫，这样，一旦使得青年除了一心一意去征服敌人以外，再无后顾之忧时，您就要赋予青年以必要的战斗激情。您要把那些因才识过人，英勇无畏，廉洁奉公，毫无个人野心等等而闻名于世的人们都团结到您的周围。一句话，您要用消除对您的意向的一切疑虑，恳求一切自由的人们来协助的办法，树立起群众的信念。陛

下，我老实地告诉您，自由的人们在等待着您的行动方针作为您对他们的回答。但是，无论方针可能是什么，您都要相信这一点，我们的子孙将宣布您是意大利最优秀的男儿，要不就是末代的暴君。您就进行抉择吧！”

只要国王真正成为上帝的选民，那都可能有人会给他们写这样的信。如果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已听从给他写匿名信的人的劝告，他无疑早已从戈托开始，而很可能不会在诺瓦拉结束他的一番事业。

查理·阿尔伯特把信扔进火里，他放着眼前的阳关大道不走，硬是要走上那独木桥，推行一些不可告人的政策。从这时起，撒丁国王与青年意大利党就分道扬镳了。

“青年意大利党”呵！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第一次被人提起。那么，是谁组织的这个党呢？这是朱泽培·马志尼。他是意大利统一的不屈不挠的倡导者，意大利第一次给他的头上戴上胜利者的桂冠。但今天，意大利却忘恩负义，桂冠被换成了荆棘编成的头箍。朱泽培·马志尼在我们所述的这个时期中，除了少数爱国的出版物会提及以外，他几乎是默默无闻，并且受到米兰警察的迫害；他当时是在马赛避难。他在那里，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在皮埃蒙特大量散布他主编的杂志《青年意大利》，从而为他本人所着手兴建的意大利国家大厦奠定了基础。 28

曾经控制着查理·阿尔伯特思想的皮埃蒙特的贵族和教士们，因为听到警钟而颤抖。他们控制阿尔伯特的心灵已有两年之久，并且已经能估量他们的控制力量究竟有多大。然而，他们意识到查理·阿尔伯特极其好大喜功，并且担心，无论他与奥地利怎样修好，他终有一天会觉醒过来。这种觉醒，如果不具有自由主义色彩，那么至少也是君主的一种野心。

人所共知的是，查理·阿尔伯特在凡是国王都会有的不眠之夜

里，梦想过登上意大利的王位。现在，他只能用与革命"联姻"的方法登位，因为意大利的王位不是由各国君主指定的，而是由自己的民族迎立的。于是，他的顾问大臣必须使他无法与爱国者接触。

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刺客。刺客戴着法官的大帽子扬言："该是让他尝试一下流血的时候了。"

同一天，国王查理·阿尔伯特被警告说，军队中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废黜他。其实这是讹传，危险也被夸大。于是，对国王身上每根筋骨都施加了影响，其目的是在他身上激起一种极端的恐怖感，而这是那些自命为君主专制制度的救星的人所极力想做的。

他们告发，他们撒谎，他们诽谤，这样，就可以巧妙地在君主心中唤醒嗜血的本能。一个特别刑事委员会在都灵成立了，唯独它才有权力按皮埃蒙特法律作出判决。

第一个违反刑法的事例是该委员会所作出的一项决定，即所有被告，无论是平民或是军人，都由军事法庭审判。

下面我们将引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律师所提出的著名的驳辞。

一个军官在军事法庭上充当法官，他就一些法律的原则问题向一位律师请教。律师回答说，一切法律的首要基础，每个法典的首要法则，那便是："军事法庭必须宣布自己无权审讯平民。"

"我们可不能这样做，"军官回答说："因为将军已发布命令，宣布我们有这种权力。"

于是，将军的命令就一度获准权充法律的基础以及法典的法则。

29 血染新国王紫袍的第一名牺牲者是下士塔姆布利，他被从背后枪毙，其罪名是对其士兵宣读过"青年意大利"杂志。

下一名是中尉托拉，宣布的罪名是私藏煽动性书籍，知道阴谋

而不告发，就象塔姆布利一样，他也被从背后枪毙了。这种处决方式是皮埃蒙特地方法官的一种创造发明，其用意是把枪决在某种程度上当作绞刑。杀了不够，还要使死者蒙辱。六月十五日，他们枪毙了中士米利奥，朱塞培·比利阿，安通尼奥·加沃利，而且都是从背后枪决的。

这些人牺牲时都堪称为英勇就义的典范。雅各波·鲁菲尼被关押在热那亚监狱。这是为了不择手段地摧残其身体：不给东西吃，不让睡觉。他感到自己变得愈来愈虚弱，不仅肉体上如此，精神上也一样，于是他下决心不坐等不光彩的死亡来临。因为他担心死亡的那一天到来时，他可能没有力气去选择就义的方式，他取下囚室门上一块铁片，把它磨快，用它割断自己的喉管。他不顾死亡前的痛苦用指尖沾着自己的鲜血在墙上大书特书"我用这一举动给意大利留下我复仇的意志。"

翌日早晨，监狱的狱卒跨进他的囚室时，发现他已死去。

在其他受害者当中，卢西恩诺·皮亚仙扎和路吉·图福在热那亚被枪毙；而多明尼戈·费拉里，朱泽培·梅纳迪，朱泽培·比格纳诺，阿曼迪·科斯塔，乔万尼·马里尼则在亚历山大里亚被枪决。然后，安德烈·沃奇利也被杀害了。

在亚历山大里亚被判罪的那些人中间，有一个人经受了监狱的长期折磨而幸存了下来，他在《回忆录》中曾记述了安德烈·沃奇利所受到的痛苦。

他谈到自己的情况时说："他们开始拿走了我的书——一本圣经、一本基督教祈祷书、一本名为《皮埃蒙特著名圣僧史》。然后，把我的脚钉上脚镣，押至另一个地牢，这里更潮湿，更阴暗，更令人恶心，窗户有两重铁栅，门也有两重锁。我的地牢隔壁是可怜的沃奇利。墙上一些未补好的裂缝使我能窥视他的牢房，那里从外面透入一点暗淡的光线。他躺在一张破旧的板凳上，上了脚镣。两个

卫兵持刀站在他身旁，一个带枪的禁卒把守大门，一股可怕的寂静30笼罩着这个阴沉的地牢。真的，兵士们好象比犯人本身更感到害怕。两个圣僧一次又一次来看望他，规劝他。我亲眼看到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虽然看见他使我感到痛苦，但我却无法不去看这个可怕的景象。最后，有一天，他们押走了他，把他处死。”

但是，还要作点补充说明，这是因为他的难友不知情而无法对我们说的，那就是：沃奇利在临刑前被押着走了一程非常长的路。这条路经过他家门前，家里有他的姊妹、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他们指望他一看见他在这世上所爱的这些人时，他这个罪犯的勇气就会化为乌有，而那样他便会吐露真情。但是，他惨然一笑，大声宣布说：

“他们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热爱着的还有一些东西，甚至于比爱我的姊妹和妻儿还要深，那就是意大利。‘意大利万岁！’”。

然后，他转过脸去，对与他一同受难的难友们，简单地说了声：“走！”这些难友是被指定代替刽子手给他行刑的。

一刻钟以后，他身中六发子弹，倒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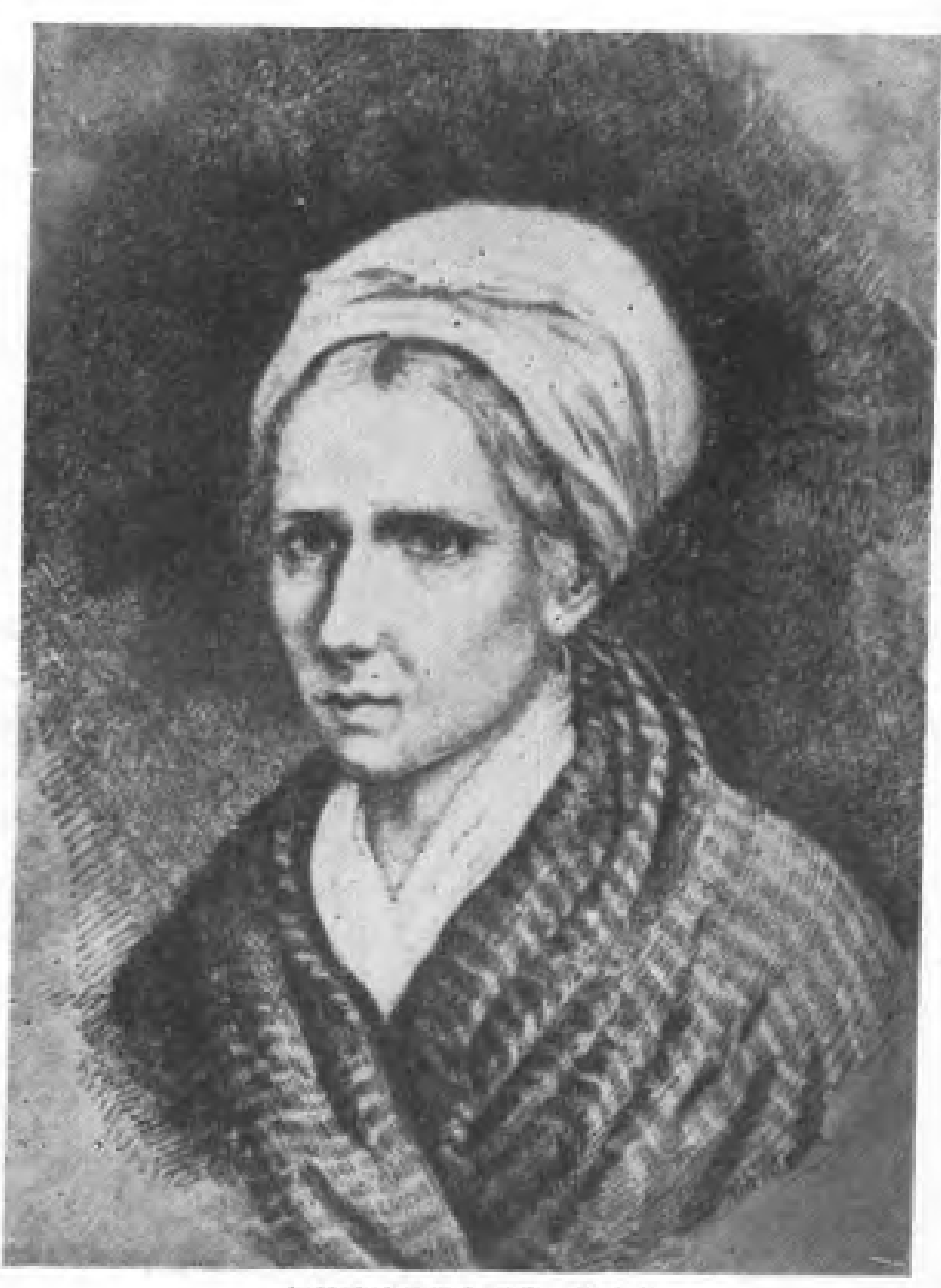
查理·阿尔伯特现已成为神圣同盟的君主们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他象教皇、那不勒斯国王、弗兰西斯四世和斐迪南七世那样，双手染满了人民的鲜血。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住在尼斯，他看到这一切流血事件之后，发誓要献身于这么多烈士为之付出了宝贵生命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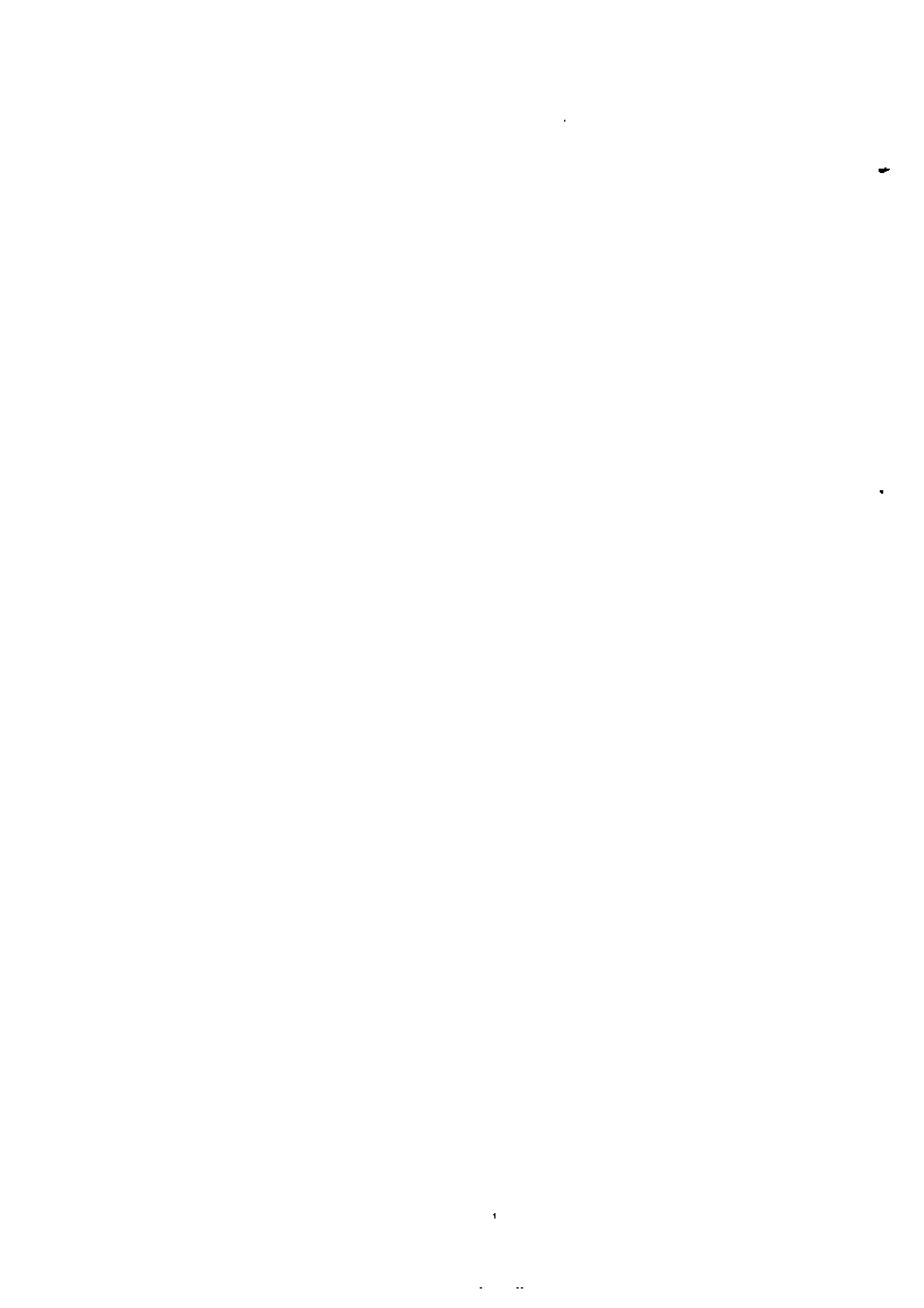
这个年轻人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他名叫朱泽培·加里波迪。

现在他将亲自讲述他那非同寻常的奇迹般的往事。

亚历山大·仲马



加里波迪的母亲罗莎·拉宗多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的双亲

31

1807年7月22日，我出生于尼斯。我与马塞纳①不仅是在同一幢房子，而且是在同一个房间内呱呱堕地的。尽人皆知，这个著名的元帅是面包师傅的儿子。房子的楼下直到今天还是一家面包店。

在叙述我个人经历之前，我想先谈一下我那贤明的双亲。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深切抚爱，对我的身心发展与教养成人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我父亲名叫多梅尼科·加里波迪。他出生于基亚瓦里，是一个水手的儿子。他本人也是水手。他出娘胎后便看见大海，几乎在海上过了整整一辈子。无可否认，他所具备的知识，比起干水手这一行的人还相差很远，特别是跟今天干这行的相比，更是如此。他所受的航海术的教育不是在任何专门学校获得的，而是在我祖父那条船上。后来，他驾驶一条自己的船，任什么海上的风险，都不用担心，他总是闯得过去的。他有时赚了很多的钱，有时却囊空如洗；有时走鸿运，有时很倒霉。我常听见别人说，他留给我们的家当本来可以比现在的丰厚。

---

① 马塞纳是法国拿破仑手下的元帅。——译者

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可怜的父亲高兴时，随便地把他辛苦挣来的钱花掉，而我也不会因为他留给我的只是一点薄产而不感激他。此外，有一件事在我思想上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他象用水那样花的钱里面，那经他的手而且十分高兴化的钱里面，有对我的教育费用，虽然这笔费用对于一个象他那种收入的人来说，那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不要认为我受的教育至少是优越的。不，我的父亲并没有教我体育、教我使用武器，或者教我怎样骑马。我学的体育是爬桅杆上的绳索并在桅杆绳子上来回滑动；我学的剑术是护住自己的头部，想尽办法去劈别人；我学的骑术则是效法世界上最优秀的骑手——那就是学高卓人。

我年轻时唯一的体育锻炼是游泳，就连这个，我也没有受过行家的任何指导。我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学会游泳的，已经一点也记不得了。似乎，我必然无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生下来就是水陆两栖的人，而我的确也是这样。因此，尽管我不愿自我颂扬——正如所有熟识我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我仍要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认为我的话带有任何虚夸），我是当今水性很好的人之一。我对自己的本事挺有把握，如果我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去救人，那就没有必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归之于英雄主义。

此外，我的父亲没有使我受到全部这类训练，这毋宁说是由于时代的过错，而不是他的过错。在那凄惨的时代里，教士是皮埃蒙特的绝对主宰，而他们始终不渝的努力，绞尽脑汁的操劳，都着眼于使年青人变成无用的僧侣，而不是变成能够为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服务的公民。加之，父亲很爱我们这些儿女，我们所学的技艺如果日后对我们有危险，那连这种技艺的影子，他都怕得不得了。

至于我的母亲罗莎·拉琼多，我可以自豪地说，她是一切妇女的楷模。不错，每一个做儿子的都会象我那样夸自己的母亲。但

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说得更加充满自信。

无论是现在和将来，我生活中的苦痛之一（不是轻微的苦痛），就是我未能使母亲快乐，相反，我却使她悲伤，并且确实使她在临终前感到痛苦。只有上帝才晓得我的历经风险的生涯使得她常焦急不安，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她是无限的疼我。我可以向世上的人说，如果我灵魂中还有某些崇高之处，那么这完全是从她那里得来的。她的天使般的性格，不能不在我身上得到反映。对祖国的热爱，更进一步说是对祖国的那种博爱，使我赢得了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我的同胞的爱戴与同情。我之有这种对祖国的爱，这应该感激我母亲对不幸的同情与对苦难的怜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诚然，我不迷信。不过，我敢断言，在我一生中最危急的处境中，每当海洋在船底咆哮，在船舷两侧敲打，把船只如浮木一样颠来簸去；每当子弹象风暴中的狂风那样在我耳旁呼啸而过；每当炮弹有如冰雹一样，雨点般落在我的周围，我往往好象看到她低着头跪在上帝脚下祈祷，祈求上帝保佑我平安无事。我深信，既然有那样一位虔信上帝的妇女，那样一位天使在为我祈祷，我自然会逢凶化吉。就是这种信念给了我有时令人感到惊讶的勇气。

第二章　我的童年

我象所有的孩子那样度过自己的童年——既有欢笑，也有哭泣；喜欢消遣取乐而不爱做事；一心贪玩而不喜念书；而且到了那种地步，使我没有从父母为我所作的牺牲中获得好处。如果我应该做的，我做得更好一些，那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小时候并不出人头地，没有经历什么了不得的事。我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是上 33

帝和母亲赋予我的，对这颗善良的心的循规蹈矩的跳动，我常常深深地为之高兴。我对一切弱小无力而又受难的东西都具有深切的同情。对动物也是如此，或者不如说这种同情心就是从对动物开始的。我记得，有一天，我捉到一只蟋蟀，我把它拿到房里去。可是，正在房里玩赏的时候，由于我年幼，粗手笨脚或者简直是粗暴地弄断了它的一条腿。我难受极了，自己关在房里几个小时，痛哭了一场。

另外，有一次我跟一个堂兄弟在瓦尔打猎。我呆在一条深沟的沟边，妇女们通常在那里浣洗亚麻布衣服。这时，有个可怜的老太婆正在洗衣。不知怎的，她掉到水里去了，虽则我尚年幼——还不足八周岁，可是我跳下沟去把她救了起来。我说这点为的是说明，激励着我去搭救一个同胞的那种情感是多么自然，我听从于这种情感而行动的优点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在这期间所接触过的老师当中，焦凡尼神父和阿伦纳两位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

我从前者获益非常小，因为那时非常贪玩，并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懒得工作。首先，我为未曾学会英语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本来是可以学会的。每当我与英国人民接触的时候，这种遗憾的感觉便首先萦绕在我心头，而这种接触的机会又是很多的。此外，焦凡尼神父就住在我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家的成员之一。就因为我们之间关系太密切，使得我的功课没有学好。对于另一位老师，一个优秀的教师，我要为我所获得的那一点点知识而感谢他。但首先，我得永远感谢他不断教我读罗马史，为我打下了祖国语言的基础。

不教育孩子们学习语言以及熟悉他们本国的事情，这种错误在意大利经常发生，特别在尼斯，因该地同法国接壤，使教育也受到影响。因此，我能成功地获得一点历史知识，以及我在言谈时能

表达流畅，得归功于我早期阅读我国的历史，归功于我的长兄安吉洛，他一再坚持劝告我学习历史与我们祖国美好的语言。

关于我早期生活的故事，我想讲一件事作为结束，虽然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由此可以看出我醉心于冒险生活之一斑。

由于对学校生活与对伏案苦读感到厌倦，有一天，我向我的一些伙伴们提议：我们到热那亚去。大伙刚说干，就干起来了。解开一条渔船的缆绳，我们立刻向东航行。我们已经驶离摩纳哥，可是这时，我父亲派出的一条快船赶上了我们，把我们逮住带回去。大伙对着自己家里的人都感到羞愧。一个神父曾看见我们出发，并告发了我们的冒险航行，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我为什么总是对神父很少同情。我记得，这次航海的伙伴是塞萨雷·帕罗迪，拉斐洛·迪·安德列斯和塞莱斯蒂诺·贝尔蒙德。

第三章　我第一次航海

“春天哟，你是岁月的青春！青春哟，你是人生的春天！”米塔斯达西是这样说的。我想补上一句的是：青春的阳光，春天的阳光怎么会使得万物这样五彩纷呈，绚丽无比！ 35

呵，美丽的科斯坦萨号，我劈波斩浪驾驶出海的第一艘航船。你，就在这春天的与青春的魔术般的阳光照耀下，出现在我的眼前。你那坚实的船舷，那巍峨的白色桅杆，那宽敞的甲板，甚至装饰船头的女性胸像，所有这些都将被我的年青的想象力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亲爱的、美丽的科斯坦萨号，你的水手——我们大无畏的利古里亚人的真正典范——荡起桨来是多么的优美啊！听到他们唱民歌，听到他们音调和谐的合唱，我是多么的愉快啊！他们通常哼着当时的爱情歌曲，没有一个人教他们唱别的什

么，这些曲子不管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然而我为它们所感动、所陶醉。哎！如果这些歌曲的主题是我们的祖国，我就会忘乎所以，甚至会发狂！但是，在那个时刻，有谁会对他们说，有一个意大利存在呢？谁会教导他们要为祖国报仇雪耻，谋求解放呢？没有谁，没有！我们就象许多犹太人一样，在一种信念中被养育成人，认为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捞钱。

当我充满欢乐地从大街上眺望我准备乘坐的航船的时候，我的妈妈一面掉着眼泪，一面为我这次航行准备行装。

可是我要航海简直是鬼使神差，尽管父亲也竭力反对我这种愿望。好心眼的爸爸希望我将从事一种安宁的、没有风险的职业，比方当牧师、律师或医师，但我的坚持胜利了。他的慈爱对我的少年执拗的脾气让了步，于是我登上科斯坦萨号这条二桅帆船。科斯坦萨号的船长安杰洛·帕桑泰是一个我见过的最勇敢的远洋船船长。如果我们的海军按照预期那样成长的话，那么，帕桑泰船长一定会有资格成为我们最主要的军舰之一的舰长，再也没有比他更坚定和更勇敢的舰长了。帕桑泰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舰队，但是，如果放手让他去干，他很快就会建立一支舰队，一支由三桅帆船直至有三层甲板的舰队。如果真有这种美事，如果他真的负起这个使命，我敢保证，结果一定是为祖国造福，一定是为祖国争光。

36

我第一次航海是到敖德萨。这类航行，以后很频繁、很顺利，因此不消细说。

我第二次航海是到罗马，这次是同父亲一起去的。我头一次偷偷地离家航海，使得他当时非常不放心，因而他决定，既然我立志干水手这一行，我就应该与他一起出海。于是，我们乘坐了他自己的单桅渔船——圣雷帕拉塔号。

到罗马去！到罗马去是多么开心的事啊！由于我哥哥的劝告以及我的贤师的关心，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学习的努力方向是什

么。罗马！对于我这个有考古癖的人，这座城市除了是一座世界首府之外，还意味着什么呢？她是一个被废黜的皇后！是的，她那残存的古代文物的废墟，是规模巨大、壮观而又宏伟的，除此之外，那里还显而易见地游荡着令人心中疑惧的幽灵，即在人们记忆中的古代的全部伟大壮举。

而且罗马不仅是世界的首府，也是砸碎奴隶镣铐的神圣宗教的摇篮，这神圣的宗教使人类变得崇高起来。这神圣的宗教在罗马诞生之前是备受蹂躏的。罗马就是那个宗教的发祥地，她的第一批布道者——真正的布道者——是民族的导师、人民的解放者。但是，继他们布道的那些人，是堕落的、冒牌的、唯利是图的（他们是意大利道地的祸害），他们把他们的母亲（不，这还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出卖给了外国人。不行呵！不行！我幼年时所看到的罗马，不仅是过去的罗马，也是未来的罗马，这个城市怀着要使那备受列强角逐蹂躏的民族得以复兴的热情，因为这个民族生来就是伟大的，而且她是走在各民族的前列的，这个民族是文明的灯塔！

呵，罗马！当我想到她的不幸，她的衰败和她的苦难时，对我来说，她已变成凌驾一切的神圣的和可爱的城市。我倾注全部热情去爱她，不仅爱许多世纪中她的伟大崇高的战斗，也爱她最微不足道的一些事件，我把所有这些珍藏在心头，犹如珍藏在宝库里一样。

我愈是远离罗马，亡命他乡，我对罗马的热爱不仅远远没有减退，反而是与日俱增。常常，而且无时无刻的是当我远涉重洋，远离罗马有三千里格之遥的大海上，我请求全能的主让我能再次看到她。总而言之，我觉得罗马就是意大利，因为我不能看到所谓拯救意大利，只是把她那些裂土分封的各个小邦联合起来而已。我认为：罗马是意大利统一的唯一象征。

第四章　革命思想对我的启蒙

37　我跟随父亲在沿岸航行了一些时候，但是后来，我乘坐二桅帆船埃纳号前往卡利亚里。埃纳号船长是朱泽培·杰尔维诺。

这次航行期间，我目睹了一起非常可怕的灾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从卡利亚里返航途中，离开诺利角时，我们与几艘别的海船结伴航行，这当中有一条可爱的西班牙三桅小帆船。两三天的晴朗天气过后，我们便感到有一阵阵的风刮起来了。水手们称之为利比亚风，因为这风首先通过利比亚沙漠，然后到达地中海。这阵风一掠过海面，顿时掀起波涛，并且风势倾刻变得非常猛烈，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刮到瓦多来了。前面我说过的那艘西班牙三桅帆船，开始航行时好得令人赞赏不已，而且我敢说，由于没有料到天气会变得象现时这个样子，我们人人都愿离开自己的船而呆在这艘三桅船上。但是，这艘可怜的小船命中注定不久就要在我们面前露出惨象。一个可怕的恶浪把它掀翻，顿时，我们看见它倾斜的舱面，除了几个不幸的人向我们伸手求救以外，已空无一物。真要命啊！他们又被一个更大的浪头吞没了。我们的处境不可能给这些不幸的人提供任何帮助。其他紧跟在我们后头的船也同样无力营救他们。就这样，九个意大利人在我们前面葬身鱼腹。我们的泪水夺眶而出，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如此，由于感到我们处境的危险，眼泪也哭干了。但是，似乎那恶神由于有人作祭物而暂息了雷霆之怒，其他船只竟安全地到达瓦多。

我由瓦多到热那亚，由热那亚再返回尼斯。

以后，我乘坐莱万特号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在这一系列航行中，我们曾三次被同一伙海盗俘获和洗劫。有两次这样的事发生

于同一次航行中。第二次，海盗们狂怒不已，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抢了。正是遭受到这些攻击，我开始对危险的事司空见惯，感到自己虽然不是纳尔逊，但也象他一样（感谢上帝）可以问一声：“恐惧是什么东西？”

有一次，我乘坐巴拉塞梅利亚船长的二桅帆船科尔泰西亚号航行，我病倒在君士坦丁堡。该船又要出海，而我的病又比预料的拖得更长，身边还很缺钱。但是，无论我的处境怎样糟糕，无论对[38]我会有什么样的损失的威胁，我从来都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总会交上好运，会碰上一些慈悲为怀的人来解脱我的厄运。

在这些好心肠的人当中，有一个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就是住在尼斯的心地善良的利吉·索维戈夫人——她是一个好人，曾使我深信，世界上最完美的妇女就是我母亲和她。不仅她是自己的丈夫的福气（她的丈夫是一个极好的人），而且是她使她那小家庭的家教着实令人敬佩。

现在，我为什么在这里写到她呢？坦白地说，我根本没想到要写。别忙，我确实知道，我之所以要写，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需要才写的。我刚刚写的，就是我的内心告诉我要那样写的。

那时，土耳其和俄国宣战，战争使我延长了在土耳其首都的停留时间。这期间，而且正是我还不知道向何处去觅求翌日的生计的时候，我到了孀居的提莫尼夫人家，做了一名家庭教师。这一工作是由迪戈先生（他是一位医师）推荐的。我乘此机会在这里感谢他的好意荐举。我在她那里待了几个月，其后，我重新开始我的航海生涯：我登上了卡沙博纳船长的二桅帆船格拉基亚夫人号，这是我作为船长所指挥的第一条船。

我不想去细说我的其他的许多次航行。我只想说，作为一个永远为爱国热忱所激励的人，对那些能使我揭开复兴意大利的奥

秘的有关的人或事，甚至书籍，我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去结识与探索的。但直至二十四岁之前，这种探索并无效果，只是徒费心力而已。

终于，在一次去塔甘罗格的航行中，我在自己船上碰到了一个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他是第一个对我灌输意大利的形势在发展的思想的人。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已出现了一线曙光。

我十分郑重地说：当哥伦布在大西洋中迷了航，受到船员的威胁，他请求再航行三天，而在第三天行将结束，听到了发现“陆地！”的呼喊时感到无比的高兴。我认为，当我听到“祖国”这个词的时候，即当我在地平线上看到第一个灯塔的闪光—— 1830 年法国革命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胜过了他。原来，真有一些人正在为拯救意大利而献身！

39

我乘坐克罗连达号进行另一次航行时，在船上遇到了一群圣西门主义者，他们在埃米尔·巴留特的领导下，正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我对圣西门主义者几乎毫无所闻，只知道这是些受迫害的新宗教的布道者。我向他们的领导人作了自我介绍；并且，我作为一名意大利的爱国志士，我向他们吐露了自己的心事。

于是，在那些天朗气清的东行的夜里（查蒂普利恩说过，这夜色并不是黑暗，只是还没有到白天而已），在满天星斗与毫无杳意的海风送爽的航行途中，我们不仅争论着范围狭窄的民族问题，即意大利问题和意大利各个省的问题（到那时为止，我的爱国主义还仅局限于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已进了一步，还讨论了人类的大问题。

首先，这些布道者向我证明，一个保卫自己的国家，或进攻其它国家的人，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们说，一个人由于变成了世界主义者，把其它一些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并且把自己的宝剑和鲜血献给正在对暴政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那他就远不止是个

无名小卒，而是一个英雄。

这种奇异的思想闪光，当时就使我的心胸得以豁然开朗。由于这种思想的帮助，我不再把一只船视为负有国际贸易使命的运输工具，而是视为带着圣经的经文和天使长的宝剑、长着双翅的信使。我与这位布道者分手时，巴不得把新事物都弄个一清二楚，同时我想问问自已懂不懂什么叫做献身于崇高使命的激情（这种激情我过去只简单地归结为一名远涉重洋的船长的激情而已）。我认为：透过朦胧的、遥远的、未来的迷雾，对这种激情我多少懂得了一些。

第五章　圣·朱利安诺事件

这一次，我从东方回来，所搭乘的那艘船的终点港口是马赛。一到马赛，我就听说皮埃蒙特的革命已经流产，尚贝里、亚历山大里亚和热那亚等地发生了骚动。 40

在马赛，我和一个名叫科弗的人交上朋友，他介绍我去见马志尼。

那时，我毫不怀疑，有朝一日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会使我和这个马志尼联合起来。

现在新的意大利几经难产，终于诞生了，而对意大利的复兴应归功的那个人——一个不知疲倦的、百折不挠的思想家，当时并未被世人所知。这个人在他所献身的神圣事业中，是从不气馁的，甚至对他一笔抹煞和忘恩负义这样的事情也不能使得他灰心丧气。

我不准备评价马志尼。但是，难道不可以允许我说，在他戴上他有资格去戴的桂冠之后，人们却给他戴上一顶他不应该戴的荆

棘之冠吗？

在安德里亚·沃奇利陷落时，马志尼真正在号召抗战。他在他编的《青年意大利》杂志中写道："意大利人！是时候了，如果我们想保持声名，就必须让我们的鲜血和皮埃蒙特烈士的鲜血流在一起。"

这样号召抗战在1833年的法国甭想平安无事。就在我被介绍给他，我还对他说过他可以信赖我这件事过后不久，马志尼（他的流放真是没完没了）不得不离开法国，躲到日内瓦去。

事实上，恰好那时候，共和派似乎已完全在法国消灭殆尽。那是自6月5日以来，几乎不到一年光景，并且距对圣玛利隐士院的战士的审判之后，也只有几个月的事。

马志尼是个信念坚定的人，对他来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他选择了这个时刻，去冒一场新的风险。

一些爱国者回答说，他们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只需要一个人领头干。

大家都想到了拉莫里诺，这个人因为在波兰的斗争经历仍然大受尊敬。马志尼不赞成这种选择。他那既敏捷又深刻的思想，使他对拉莫里诺显赫的声名存有戒心。可是多数人赞成拉莫里诺，于是，马志尼让步了。

拉莫里诺应召前往日内瓦，他接受了担任远征军的指挥。在跟马志尼第一次会谈时，已作出决定派两支共和派纵队向皮埃蒙特进军，一支取道萨伏依，另一支取道热那亚。

41

拉莫里诺领到四万法郎以支付远征费用，马志尼的一个秘书则留下陪同他工作，此人的使命含有监视这个将军的性质。① 这一

① 这些事件完全是加里波迪不在场发生的，这里提到它只是作为必要的历史的注脚。材料来自安吉洛·布洛弗莱利奥关于皮埃蒙特的著作。

切发生于1833年9月。远征预定应在十月发动，但是拉莫里诺办事一味拖拉，直到1834年1月还没有做好准备。

尽管这位波兰将军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但马志尼一直都是坚定的。

最后，在1月31日，拉莫里诺被马志尼弄得无辞以对，就带着其他两个将军和一个副官前往日内瓦同他会晤。

会谈的气氛是暗淡的，并且带有不祥的预兆——马志尼建议对圣·朱利安诺村进行军事占领，准备在那里把对运动依然保持着信念的爱国的萨伏依人和法国共和派聚集起来，也就是在那里升起起义的旗帜。

拉莫里诺同意马志尼的建议，两个纵队准备于同一天开始进军。第一路从卡劳奇出发，第二路从尼翁出发。后者预定穿过大湖，以便在前往圣·朱利安诺村的道路上，与第一纵队会合。

拉莫里诺留驻在第一纵队指挥，第二纵队的指挥则交给另一名波兰人格拉夫斯基。

日内瓦政府一方面害怕同法国人发生纠纷，另一方面也怕得罪皮埃蒙特，它对这一运动颇不以为然。它想反对拉莫里诺指挥的纵队从卡劳奇出发。但是人民起来了，这个政府只得被迫听任纵队所为。

然而，由尼翁出发的那个纵队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两只三桅船起航，一只载人，一只运载武器，政府的汽船尾追不舍，武器夺走了，人也抓走了。

拉莫里诺发现预定来同他会合的纵队没有到达，便开始沿着湖岸行军，而不是继续向圣·朱利安诺的大路前进。

他们漫无目标地长时间行军，没有人知道将军的意图。天气非常寒冷，道路又崎岖不平。 42

除一些波兰人之外，纵队由意大利志愿军组成。他们急于战

斗，但是很容易因长途跋涉而疲惫。意大利的旗帜通过一些村庄，但是没有一个友好的声音向它致敬，纵队沿途遇到的不是问候，而是一种好奇和漠不关心的目光。

马志尼因长期的操劳，弄得精疲力尽，他放下了笔杆，换了一枝步枪，随着纵队行军。他的体力因发高烧而被耗尽，他有气无力地拖着疲惫的身子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行进，他眉尖紧锁，十分艰苦。他已多次询问拉莫里诺的作战计划与行军路线。但每次，这位将军的回答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他们抵达卡拉，停下来过了一夜，马志尼和拉莫里诺两人同住一间房。拉莫里诺身上披着斗篷，站在火炉旁。马志尼以一种阴沉的、疑虑的神情打量着他。突然，他提高了嗓音，因为他发着高烧，声音颤动得厉害，他喊道："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别指望会碰上敌人。我们必须到能够考验我们事业的地方去。即使不可能获胜，也至少让我们向意大利证明，我们知道怎样战死。"

将军回答说："这既不是时候，也不是有利的战机，不要去冒无谓的风险。同时，我认为，如使意大利青年的精华遭受没有必要的危险，那简直是一种犯罪。"

"没有殉道者，就没有宗教。"马志尼答道："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宗教吧，即使我们要流血也在所不惜。"

马志尼刚把这句话说完，就听到射击声。拉莫里诺走向前去，马志尼抓起一支枪，心中感谢上帝终于把他们引到与敌人面对面的较量上了。但是，这是他的体力所能做到的最后一次努力。他当时发着的高烧有增无已；他的伙伴们在夜间飞快地四处张罗，他都看成是许多怪影，他的太阳穴不停地怦怦跳动；大地在他脚下旋转；他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度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身在瑞士了。他的伙伴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把他送到那里。卡拉的射击声结果证明是一场

虚惊。

拉莫里诺现在宣称一切都是白费，拒绝再向前进，并下令后撤。

同时，一个百人纵队——其中有一部分是法国的共和派——离开格勒诺布尔，越过萨伏依边境，但是法国的长官把他们到达的事预先通知撒丁当局。当夜，就在斯科拉斯洞穴附近，共和派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经过持续一小时的战斗后，他们被击溃了。 43

这一仗，撒丁士兵捉住了两名俘虏：安吉洛·沃龙蒂烈利和约瑟波列尔。他们被徒步押送至尚贝里，被判了死刑，他们就在埃非科·托尔拉的血腥未净的同一遇难处被枪决。

这次不幸的远征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远征在法国通称之为圣·朱利安诺的失策。

第六章　善良人民的上帝

运动即将爆发，我接到了要我去执行任务的通知。毫无问题，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44

我参加了撒丁王国军队，在快速舰欧底斯号当一名一级水兵。我在船上的使命是使军舰转向革命，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执行这个任务。一旦革命发动，我和我的同伴们就要夺取这艘快速舰把它交给共和派。

但是，我出于热忱，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这种角色。我听说在热那亚即将爆发一次起义，同时在起义的战斗过程中，有攻占位于萨扎纳广场的宪兵营的计划。正当热那亚起义爆发时，我把夺取军舰的任务交给我的同伴，我自己乘了一艘船出海驶向海关。从

海关只冲刺了两次就进入了萨扎纳广场，正如我所说过的，宪兵营就座落在那里。

我在那里等了将近两小时，但是起义的兵力并没有在那儿集结。起义失败以及共和派溃退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据说已经在逮捕人了。因为当时我之进入撒丁海军，只是为了共和派举行的起义，所以我认为回到欧底斯号是于事毫无裨益的，我正在考虑溜走。正当我考虑当前的形势时，一些部队，它们无疑是知道共和派要去夺取宪兵营的，便开始包围这个地方。

我深知不容耽搁，于是赶紧到一个妇女开的水果铺里避难，并把我的处境告诉了她。

这个善良的妇女没有片刻踌躇。她把我藏在商店后面，给我弄来一套乡下人的衣服作为伪装。晚上约莫八点光景，我把步子放慢，装着好象散步似的，离开了热那亚。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流放、斗争和被迫害的生活，这种生活大概我从未完全结束过。

这是1834年2月5日发生的事情。我不管有路无路，径直向山里走去。我要越过许多座花园，爬过许多道墙。非常幸运，这类
45 事情我十分在行。一小时的攀越运动过后，我越过了最后一座花园和最后一道墙。

我把仙后星座作为我的指路明星，我走到了塞斯特里山。到了第十天，或不如说是到了第十个夜晚，我到达了尼斯。我不愿意因为我的突然出现使母亲吃惊，便到我姨妈家，她住在维托里阿广场。

我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次日傍晚我又出发了，同行的有两个朋友，朱泽培·亚努和安杰洛·杰斯塔维尼。当我们到达瓦尔河时，我们发现由于近来下雨，河水涨得很大，但对我这样一个善于游泳的人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障碍。我半趟半游地过了河。我的两个朋友留在河的另一边。我挥手和他们告别。

我是平安无事了，或者差不多可以说是这样，正如今后你们所看到的那样。

我是如此自信，以至于我径直走向海关的水上巡逻队那里。我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又为什么离开热那亚。这些人对我的答复是把我扣押待命，并向巴黎请示。我想尽快找个机会逃走，便没有抗拒。任他们把我带到格拉斯，再从格拉斯带到德拉吉尼安。在那里我被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房子的窗户是朝花园开着的。

我走近窗前，似乎要看一下周围的乡间。从窗槛到地面只有十五英尺左右。我跳出窗槛。海关官员不如我机警，或者说他们比我更爱护自己的双腿。他们的办法是花了较长的时间从楼梯下楼。我比他们快得多，以后我就朝山里走。

我不熟悉路，但我是个水手。如果陆地帮不了忙，还会有老天可以指望——天空这本大书，我惯常都用它来辨明方向。我用星星来确定我的方位，来指引我到马赛去的路。

第二天晚上，我到达一个村庄，我进入一家小酒店。一个年青男子和一个年青妇女靠近一张摆好准备吃晚饭的桌子旁烤火。我要了一些吃的东西。我从前一天晚上起，什么东西也没有下肚。晚饭很好，“乡下的葡萄酒”很合口味，炉火令人温暖愉快。我体验到这是个幸福的时刻，即当一个人感到已经脱离危险，并且相信再没有什么要去担心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的主人为我的好胃口和我那春风满面的神态表示祝贺。我使他相信，从我已经有十八个小时没吃东西这一点来看，有这样的好胃口是没有什么可吃惊的。至于我为什么那么高兴，解释起来也同样是相当的简单：这就是，在我自己的祖国，我是死里逃生，而在法国则是幸免于关进监狱。

既然把话说到了这种程度，剩下的其它的事，我就不能很好保密了。我的主人是如此的推诚相见，他的妻子又是如此地善良，结

46

果，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们。然而，使我极其吃惊的是，我看见我的主人把脸一沉。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

"这个!"他回答说："在听了你刚刚对我坦率的讲话以后，我真的想，逮捕你是我的责任。"

我开始大笑，仿佛并不把他的话当真，而且，如果一个对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怕过谁。

"那很好!"我说："逮捕我吧。等上完了晚餐最后一道点心还来得及。让我吃完这顿晚餐——我愿给您加倍付账——我还饿着哩。"

于是，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但我心中很快就明白，如果我的主人需要有人对他刚刚说的那件事帮一下忙，那是不会缺少得力的帮手的。他的小酒店是村里所有年青小伙子的集合地点。他们每天晚上都去那里喝酒、抽烟、听新闻和谈论国家大事。这样日常的集会，人们是三三两两地来的，很快就来了约十个年轻人，于是开始斗牌。

主人不再提起逮捕我的事，但仍老盯住我看。很明显，作为行李，我连最小的包裹都没有，我的衣服又不够我抵账。可我的口袋里有一点金币，于是，我把它们弄得叮当响，看起来，金币的声音使店主人多少有点放心。

一个喝酒的，在喝采声中刚唱完了一首歌，我选择了这个时机，站起身来，举起手中的酒杯说："这回该轮到我了。"我开始唱《善良人民的上帝》这首歌。如果我这一生不干其它行当，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的。我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如果受到训练，音域会相当的宽广。贝朗热[①]的歌词，带有激情的歌唱，叠句的韵

---

① 贝朗热(Beranger)1780—1857，杰出的法国人民诗人，民主主义歌手。《善良人民的上帝》(Le Dieu des Bonnes Gens)是他所写的著名诗篇之一。——译者

力和诗人的名望使听的人都听得入迷了。他们要我重复唱了两三个押韵的对句，当我唱完时就拥抱着我喊道："贝朗热万岁！""法兰西万岁！""意大利万岁！"

取得这样的成功以后，那就不存在任何逮捕我的问题了。我的店主人再也没有吐露出半句逮捕的话，而我也永远弄不清楚：他威胁我时所说的话是认真的呢，还是开玩笑。

这个夜晚是在唱歌和吃喝玩乐中度过的。天明时，那一伙人全都来送我。这种荣誉，我自然是接受了。我们一直走出六英里远才分手。 47

当然，贝朗热死时并不知道他给过我多么大的帮助。

第七章　我加入里奥格兰德共和国军队 48

我在离开热那亚二十天以后，没有遇到意外就到了马赛——不，我说错了，我是碰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的，我在《人民主权报》上看到对我作出了死刑的宣判。

这是我第一次荣幸地看到我的名字登在报上。从那时以后，我再用自己的名字就危险了。因此，我改名叫"帕内"。由于一个名叫约瑟夫·巴黎里的朋友的好客，我在马赛没有工作，闲住了几个月。最后，我由加扎船长雇用为联合号船上的副手。

刚找到工作以后的一个星期天，大约五点钟，我和船长站在后窗旁。在圣安娜码头上我看见一个学生，显然是在度假日，在小船之间跳来跳去地玩。突然间，他的脚滑了一下，随着一声尖叫，掉进了水中。

我那时穿着一身对我来说是最讲究的衣服，但一看到出了这

样一件事，一听到这个男孩惨遭灭顶的叫声，我一跑到出事地点。便立即纵身向海湾下面一跳。我两次潜入水中都没有找到这个溺水的孩子。但在第三次潜水时，算是走运，刚好抓住这个小学生的手臂并把他带到水面上来。这样一来，我没有费多大事就把他送到码头边。那时一大群人早已聚集起来，对我的胜利返回，一齐鼓掌和喝彩，表示欢迎。这男孩年约十四岁，名叫约瑟夫·兰帕德。孩子母亲那种欢乐的泪水和感激的祝贺便是这一次我并非自愿去洗了个海水浴的莫大报偿。由于我是用约瑟夫·帕内的化名救了他的性命，因此，很可能，即使现在他仍活着，他也无法知道救他的人的真实姓名。

我乘联合号第三次航海到了敖德萨。然后，在我回去的路上，我搭乘一只突尼斯总督的快速舰。我在古莱特港离开这艘快速舰，乘上一艘土耳其人的二桅船回国。在我回去时，我发现马赛非常象贝尔崇斯在1720年“黑死病”猖獗时所看见的那种景象。

霍乱再一次猛烈地爆发了。

除了医生和慈善团体的修女之外，人人都离开了城镇。每个人都到他的乡村别墅去了，城市看起来就象一个巨大的墓地。

49 医生征求“伯纳沃勒”——这是对在医院的志愿助手的称呼。我自愿报名参加，同时还有一个和我一道参加这一工作的，是从突尼斯回来的特利雅斯特人①。我们在医院住宿，轮流值班。这个工作持续干了两个星期。

在这个时期末尾，由于霍乱的疫情稳步地减轻，我自己答应在二桅船那通纳号上当一名副手。这艘船来自南特，船长是伯雷加德，船是开往里约热内卢的。

我的许多朋友曾对我说过，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如果说做一

---

① 特利雅斯特(Triest)是意大利领土，位于威尼斯附近。——译者

个诗人的标准是写下了《伊利亚特》、《神曲》、拉马丁的《沉思集》或维克多·雨果的《东方》的话，那么，我就算不了一个诗人。但是，如果花许多时间，在深蓝色的海水中去寻找海底植物的奥秘的人是一个诗人；或者，如果对里约热内卢或那不勒斯或君士坦丁堡的海湾风景着了迷的人是一个诗人；或者如果在枪林弹雨之中，你仍能念及父母，仍能沉湎于童年或初恋的回忆之中，而全不在意你的美梦可能被突然间的头颅搬家或断手残足所粉碎，那么，我就是一个诗人。

我清楚地记得，在最近的战斗中，有一天，由于我有两夜没睡觉，并且几乎是两整天一直是鞍马困顿，我被搞得疲惫不堪。那时候，我凭借的兵力只是四十名狙击兵，加上四十名骑兵和一千名用各种方式武装起来的人，我把厄本和他的一万二千人的部队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那一天，我和图尔上校以及五、六个人正沿着奥尔法诺山另一侧的一条小路前进，这时，我突然停下，为了听夜莺的歌唱，竟忘记了疲劳和危险。这是一个可爱的月夜。夜莺的一长串鸣声是那样和谐、悦耳、清脆，我还觉得当我听着我儿时的这个小朋友的鸣声时，我身上仿佛洒上了点点祝福的和新生的甘露。那些靠近我的人以为我可能拿不定主意选择走哪条路，或者在听远处大炮的轰鸣，或者在倾听大路上敌军骑兵的马蹄声响。不，我正在听夜莺歌唱，我几乎有十年没有听过了。我简直听得入了迷，如痴如醉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不仅我的随从人员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说："将军，敌人已到了跟前"，而且一直到敌人真的朝我们开了火，并且把月夜的魅力驱散为止（敌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宣告："我来了"）。

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关于我们到达新大陆的情况。当时，我们绕着花岗岩的山岩前驶，这些山岩非常巧妙地把港口隐蔽起来，人们谁也看不到，因此，印第安人用他们非常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称

50 之为“尼哲罗赫”，意思是“隐秘的海湾”；当我走过通往港湾的一段水路(这港湾就象湖泊一样宁静)，眼前但见海湾西岸耸立着一座城市。一块巨大的圆锥形的岩石(这岩石有个专名叫保德阿库卡)，俯瞰着这座城市，这岩石不仅用作灯塔，而且也作为航海者的陆标。我四处眺望，自然景色是如此绚丽多姿，我觉得亚洲与非洲在这方面的确是远逊于此的。面对这难以置信的、尽收眼底的旖旎风光，我真的是不胜惊羡。

在进入里约热内卢港口以后，我很快交上了好运，遇到世界上最珍贵的一件事情——交上了一个朋友。我找到他并不困难，我们一见如故，不需要彼此多作了解。我们在路上相遇，彼此看了对方一眼，就胜过千言万语。在相视一笑和友好的握手之后，罗塞蒂就成了我生死不渝的朋友。

以后，我将有机会告诉你关于这位人才出众的佼佼者。我作为他的朋友、兄弟，以及这样长期与他朝夕相处的伙伴，我在将来死去时，或许我还不能有那样的幸事，即在这个禀性宽厚而又勇猛的好汉的尸骨所安葬的美洲这块无名的墓地上，树立起我的一个十字架。

罗塞蒂和我有好几个月是无所事事——我叫它“无所事事”是因为找到的工作，并不是我们两个生下来就要去干的工作。在这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和萨姆贝卡利认识了。他是里奥格兰德共和国总统本托·贡萨莱斯的部长，那时，他们正和巴西交战。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关在圣克鲁斯的战俘。圣克鲁斯是个要塞，位于港口入口处的右边，船只就在那里驶过。萨姆贝卡利——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他是一个著名驾驶员的儿子，他父亲在往叙利亚的航行中失事，从此音信杳然——他介绍我去找总统，总统给了我许多逮捕特许证，以便在海上巡弋防范巴西。过了一些时候，本托·贡萨莱斯和萨姆贝卡利泅水逃走，并非常幸运地逃回里奥格

兰德。

第八章　海盗船

我们把一艘排水量只有三十吨的小船马志尼号装备成战船，51 我们就驾驶它在沿海航行。我们组织了十六个伙伴下海闯险。我们打着一面里奥格兰德共和国的旗帜航行，后来竟变成了一艘"海盗船"。我们就以这艘三桅船上的十六个人向巴西帝国宣战。

离开港口，我把船径直开往位于我们左首路口五、六英里的马里加群岛。我们的武器和弹药，藏匿在以曼诺克方法腌成的咸肉下面，这种腌肉是黑人唯一的食物。我把航向指向马里加群岛中一个最大的岛，该岛有碇泊处。我在那里抛锚，上岸，爬上最高点，这时我怀着幸福和骄傲的心情张开臂膀长啸，就象老鹰在高空飞翔时所发出的那种叫声。海洋是我的，我进入了我的帝国的领地。但是君临这个领地的好时机，为时却十分短暂。

当时，我象一些海鸟一样，高踞在我的瞭望台上，我看见一只挂着巴西旗帜的纵帆船在航行。我发出命令准备再次出海。同时，我下到海滩上。我们当时就对准那纵帆船开去。这艘船在离里约热内卢海峡二、三海里内行驶，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危险。在向这艘船喊话时，我们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它投降。说句公道话，这艘船没有抵抗。随后，我们登上那只船并把这只船据为己有。

后来我看见一个胆小的乘客，一个葡萄牙人，手中托着一只盒子朝我走来。他把盒子打开，里面全是金钢石，他以此作为他生命的赎金献给我。我把这个盒子重新关上，递回给他，叫他放心，他的生命并无危险，他还可以将金钢石留着，以俟异日更有用处时再

用。

但是，时间不容许有任何的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在港口的海岸炮台的射程之内。马志尼号的武器和装备被搬上了纵帆船。我们沉掉了马志尼号，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它是一艘光荣而短命的海盗船。

这艘纵帆船的船主是一个富有的奥地利人，他侨居在格朗德岛，该岛位于船只驶出港口时的右手，离南美大陆约十五英里远。52 船上满载咖啡开往欧洲。对我来说，它在两重意义上都是一种很好的犒赏，因为这艘船的船主是奥地利人，我曾在欧洲同他的国家作过战。这艘船还属于一个侨居巴西的商人，而我在美洲正同巴西打仗。

我给这艘纵帆船取名为法拉迪拉号。这个名字来自"法拉多斯"（意即"穿破衣裳的人民"），这是巴西帝国给年青的南美共和国居民起的名字，恰如菲力普二世把荷兰造反的居民叫做"陆地和海洋中的无赖"一样。这艘船在我们改名之前，人们叫它做"路易莎。"我们取的名字很切合我们的情况。我所有的同伴都不象是我的生死之交"罗塞蒂"，我必须承认他们许多人的面容都远非能使人信任。这个事实说明了纵帆船的迅速投降和给我金钢石的那个葡萄牙人的恐怖的心理。此外，在我充当海盗的期间，我严格命令我手下的人不得杀害俘虏，不得污辱他们的人格，不得劫掠他们的财产——我打算说"违令者死"，但是，如果那样说就完全错了，因为根本没有人违背我的命令，因此也就没有人受到惩处。

我们在船上大体安排就绪之后，就立即驶往拉普拉塔河。我希望我们的俘虏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将受到保护与尊重。为了在这方面树立一个榜样，在到达位于伊塔巴卡诺亚角上面一点的圣卡沙里纳岛附近，我命令把船上的小艇放下来，我把所有的被俘获的乘客连同他们的财物都放进去。随后我给他们一些粮食，并把那

艘小艇赠给他们，任凭他们自由地自奔前程。

纵帆船上有五个黑奴，我给了他们自由，他们自愿做我的水手。随后，我们继续驶往拉普拉塔河。

我们在马尔多纳多抛锚，这是乌拉圭东方共和国的一个州。

我们不仅受到人民的欢迎，而且还受到马尔多纳多当局的款待，这一切看来为我们预示了一个好的兆头。于是，罗塞蒂放心地出发到蒙得维的亚去，为我们作点小事，搞点买卖——也就是说，卖出我们的一部分船货，搞一些钱。

我们在马尔多纳多停留了八天。船就停泊在那条大河的河口，这条大河的进口处有三十里格宽①。我们在频频举行的庆功宴会上度过时光，然而这终于带来了近乎悲剧性的结局。奥里维以 53 蒙得维的亚共和国首脑的资格，拒不承认其他共和国，他命令他在蒙得维的亚负责的官员逮捕我和扣住纵帆船。幸而驻在马尔多纳多的政务官是个好人，他没有执行他接到的命令——这是顺水推舟很容易办的事，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人民的信任——他警告我说，如果我有终点港口的话，必须尽快启锚到终点港口去。

我打算当晚离开；但是，首先我有一点买卖上的事情要做。我已向蒙得维的亚的商人出售了几包咖啡，一部分是我们的船货，也有一点原属奥地利船主的钻石，出售的目的是买回一点粮食。当时，不是由于我的买主付不起钱，就是因为他已听到我几乎要被逮捕的风声，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收到账。由于我在当天晚上就要离开，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可耽搁；并且，要在离开蒙得维的亚前收到账，这对我来说却是件燃眉之急的事情，因为人不在当地比人在当地要困难得多。

所以，晚上大约九点钟，我下令准备出航。然后，把我的手枪

① 一里格为三英里。——译者

插在皮带上，把我的斗篷搭在肩上，毫不声张地朝那个商人的家里走去。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因此，我能够从远处看见我要找的那个人在他屋子门口散步。他也看见了我，认出了我，他向我打手势，要我最好离开，显然希望对我示意：我的处境很危险。

我装着不懂他的手势，径直向他走去，并且二话不说，就把我的手枪对准他的胸口，接着我就说：

"我的钱呢！"

他指望解释，但是，我第三次地重复我的话："我的钱呢！"在这个时候，他请我进去，数出他欠我的两千帕塔康。

我就再把手枪插进皮带，把我的钱袋挟在腋下，毫无畏惧地回到我的纵帆船。在十一点钟，我们就启碇向拉普拉塔河的上游驶去。

第九章　拉普拉塔河

54　天亮时，我发觉自己已进入皮德拉斯·内格拉斯的暗礁群中，不禁大吃一惊。我怎么会处在这样一种局面呢？我不是一会儿也没睡，目不转睛地盯着海岸，而且在这没有月光的漆黑的夜晚，不停地看着指南针，并紧紧地跟随着它的指向的吗？

然而，已没时间再对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题了。危险是很大的。我们的左舷、右舷、船头和船尾都有暗礁。浪花都溅上了甲板。我跳到船首三角帆的帆桁上命令船员朝左舷顶风行驶，但正当他们这样做时，风卷走了我们的前桅帆。

然而，我从当时自己所处的位置，一直密切注意船只和暗礁，使二者不致相撞，并且就这样得以指出最好的航线。这时，这艘船好象也有头脑，也感觉到它所处的危险。它温顺地随舵移动，有如马

顺从缰绳一般。终于，经过一个小时，我发觉我们脱离了危险。在这一小时里，我们处在生死关头，我看到一些老水手吓得脸色苍白，最不信神的人也在祈祷。

从我能松口气的那个时候起，我希望能找到把我驱赶到那些可怕的礁石面前去的原因，这些暗礁，航海的人都非常熟悉，海图上也标示得十分清楚，可当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它们中间，我还以为它们远在三海里以外。

我察看了一下指南针，它仍继续偏斜。如果我原先还更多地照它所指引的航向的话，船早就触礁了。最后，搞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原来当我离开纵帆船，向咖啡商索取我那两千个帕塔康时，我曾下令把刀枪带到甲板上来，以防发生动武的情况。命令被执行了，武器放在靠近罗盘针盒子的船舱里。这些武器吸住了磁针，把武器搬开以后，指南针才恢复了它正常的指向。

我们继续航行。接着到达了耶稣玛丽亚岬，它在蒙得维的亚的另一边，它与马尔多纳多一样，离蒙得维的亚差不多远。这里没 55
有遇见什么新情况，只是我们的给养快断。因为出航前我们没有时间获得任何食物。由于下达的命令的限制，没有办法登陆，可是我们仍然必须满足十几个胃口很好而在挨饿的大汉的需要。

因此，我决定抢风调向，但同时也不远离海岸。早上我偶然看到内陆深处大约四英里远有一座房子，我心想那该是一家农户。我命令尽量靠岸下碇，而由于我没有小船——你们记得在我登上圣卡沙里纳岛时，我把仅有的一只小船送给了人。我临时用了一张桌子和一些木桶做了一只船，还配备一根撑篙。我亲自冒着危险乘坐这条新奇的小船，只有唯一的一个水手陪伴；这个人和我同姓，但没有亲属关系。他的教名叫毛里西奥。

由于有从南美潘沛草原刮来的强风袭击，大船的头尾两部都搁浅了。就这样，我们的小船出发了，一直在暗礁群中出没，我们根

本不是在驾驶，只是在我们的既是桌子又是船的上面又转又跳，冒着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最后，由于我们掌握了平衡技巧，创造了奇迹，安然抵达了海滩。我让毛里西奥看管小船，我就冒险往内陆行进。

56

第十章　东部平原

要对展现在我面前的，而且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景色恰到好处地、维妙维肖地加以描绘，那是需要有一支诗人的生花妙笔和一支画家的传神写意的彩笔的。我看到前面即东部平原的广阔地平线，它就象凝固了的海浪一般起伏不定。这个平原的得名是因为它位于流入拉普拉塔河的乌拉圭河的东岸，而且座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对面，同时地处科洛尼亚之上。我敢说，对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人，尤其对于一个生于意大利、长于意大利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全新的景象；因为在意大利是难得看到有一英亩土地没有人的胼手胝足的劳绩的。

这儿真是相反，除了上帝创造的万物以外，你别的什么也看不到。比如土地，现在仍然是开天辟地时的那副样子。这是一片广阔无边、绝无人迹的大草原。这大草原绿草如茵，鲜花似锦，时或这里，时或那里，花木葳蕤，引人注目，只是在阿罗约河两岸，景色才有所变化；那里是丛丛枝繁叶茂的十分迷人的树林，每当微风掠过，枝桠便随之起舞，摇曳生姿。

因为没有人烟，马、牛、羚羊、驼鸟便成了这无垠原野的栖居者。只有高卓人[①]这新世界的骑手，曾经横越过这个地方，好象提醒这些野生动物，上帝已为他们配置好了主人。但是，当这位主人

① 高卓人(Gaucho)为南美洲部族名，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译者

经过时，这些野生动物，是如何看待他的呢？马用他的嘶喊，牛用他的吼叫，驼鸟和羚羊则用他们的飞奔对主人妄想去统治它们进行永无终止的抗议。

这一景象使我回想起我的诞生地——一个不幸的地方。那儿，当奥地利统治者经过时，按上帝的模样所创造出来的人们，却又是敬礼，又是低头弯腰，却不敢象南美滂沛草原的野兽那样，当着高卓人的面有绝不臣服的表示。

全能的上帝！神圣的上帝！你对你所创造出的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暴自弃将忍受到几时呢？

让我们离开这悲惨无望的旧大陆，回到那朝气蓬勃的、大有前途和希望的新大陆来吧。

东部平原的马是美丽极了，它有极为伸展的腿、喷气的鼻子，它那颤抖的嘴从未接触过冰凉的钢做的马嚼子！它抖动着鬃毛，拍打着尾巴，它的两侧胸部是多么自由自在地呼吸。它的两侧胸 57 部从未承受过膝盖的压力和挨过会刺出血的马刺。当一匹雄马用它的嘶叫声把散处各地的母马集合在它的周围，当它作为这莽原上的真正的苏丹，身后挈着它的女眷，就象旋风一样飞速躲开那作威作福的人们时，它是多么地自豪！

上帝的杰作！创世纪的奇迹！我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海盗，第一次注视着你，而且正伸出自己的双臂去拥抱这辽阔无边的大自然，我该如何才能表达出我所体验到的激情呢？

但是，由于这个海盗是徒步走来的，牛和马都没认出他是一个人。在美洲的荒野里，没有骑马就不成其为人；没有骑马，人就变成最低级的动物。起初，这些动物看见我就停下来，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它们很快看到我没啥本事，毫无疑问地看不起我，接近我，甚至走得那么近，它们的呼吸竟弄湿了我的脸。你对马用不着疑虑，这种动物高尚而且慷慨大度。但是，你要时常提防公牛——

它又狡猾又很犟。至于羚羊和鸵鸟，就象马和牛一样，甚至还更加谨慎，它们观察一番以后，就会象箭一般地飞快跑开；而一跑到山顶，便回头看是不是在追它们。

那时，也就是说在1834年底和1835年初，南美东部仍未有兵燹之祸，这就说明为什么会在那儿遇到大量的野生动物。

58

第十一章 女诗人

现在我继续向"埃斯坦西亚"走去，这是南美洲对农庄的称呼。在那里，我找到一个年轻的妇女，此外什么人都没有。她是"卡帕塔斯"的妻子（"卡帕塔斯"的意思就是农庄的主人）。她说没有得到她丈夫的同意，出售或赠送我一头小公牛她都不能作主。因此，我得候他回来。再说，现在也迟了，今天也没有办法把牛赶到海边。

生活中常有这样一些时刻，即使事情隔的很远了，但回想当时情景仍旧历历在目，弥足珍贵，可以说，是永志不忘的；结果，不管生活中可能发生什么其它的事情，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则是根深蒂固、磨灭不了的。我命里注定要在这茫茫的旷野中，遇到一个尚存有一半蛮俗的人的妻子，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妇女，一个能背诵但丁、彼脱拉克和塔索①这些大诗人的诗篇的女诗人。

我用当时我会的一点西班牙语讲了几句话，当听到她用意大利语回答时，我是又惊又喜。她客气地请我坐下。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和蔼的女主人问我是否读过金塔纳的诗，我回答说未曾读过，她便把他的诗集送给我，并说，她给我这本书，是要我为了她的缘故去学西班牙语。接着，我问她自己是否写过诗。

---

① 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塔索（Tasso，1544——1595）均为意大利诗人。——译者

她的回答是：“展现在你眼前的大自然是如此迷人，你想一个人能不会成为一个诗人吗？”

然后，她再也不感到拘束，便对我背诵了几首充满感情和音韵出奇的和谐的诗。如不是想到可怜的毛里西奥正等着我，并在守着那用桌子做成的小船的话，我就会化去不仅一个晚上，而且会通宵达旦地听下去。但她丈夫回来了，他问起了我的来意，从而结束了关于诗的谈论。我向他说明了我要买什么，他同意第二天把一头公牛赶到海滩卖给我。

天刚破晓，我告别了女诗人，急忙去与毛里西奥碰头。他设法躲在四个木桶中间过了夜，见我没有回来他感到非常不安，怕我被老虎吃掉了。这种情况在美洲这个地区是常见的，老虎可决不象马和牛那样从不伤害人。

几分钟后，农庄主人来了，用套索拖着一头公牛。他很快便把牲口宰杀，放血，剥皮并分割成长长的肉片。这个南美人宰牛的功夫真是到了家。于是，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把这些牛肉从海滩运到船上，这段距离最少有一千码，并要经过怒涛汹涌的暗礁。

然而，毛里西奥和我还是着手干了。

你们知道运载我们上岸的小船的结构：那是一张桌子，每条桌腿上系着一只木桶，桌子当中有根杆子。我们朝陆地行驶时，这根杆子是用来悬挂我们的衣服的，但回来时，它必须挂上我们当口粮的牛肉，使牛肉不要掉下水去。我们把小船推下水，接着跳了上去。毛里西奥手拿一根篙子，我则用搭船钩把小船撑动。这时小船上的水已漫过我们的膝盖，因为小船承受不了载重。可是，这也没办法，就撑吧，不管怎样要坚持下去！

我们就在这位美洲人的鼓掌声中和纵帆船全体船员的喝采声中开始航行。船员们在做祷告，也许，更多地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牛肉的安全。开始，我们这艘奇特的小船航行得很好，但当我

们刚刚来到我们必须通过的暗礁边时，我们有两次几乎完全被淹没。幸亏吉星高照，我们总算走运顺利通过。但是，当我们一旦两边都挨不着暗礁时，危险不是结束，而是更增大了。我们发现船篙再也打不到底，因此小船再也没法驾驶。加之，我们向前行驶时，水流更急，我们被冲得远远的，离开了纵帆船。当时我在想，我们可能会被海浪卷走，飘过大西洋，一直要到圣赫勒拿岛或是好望角才会停下来。

我的同伴如想再赶上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扬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由于风向海中间吹，纵帆船很快赶上和超过我们。当它赶上和超过我们时，抛给了我们一根缆绳，我们把它拴紧。首先把肉送上船，接着，毛里西奥和我也用绳索吊上了船。最后，吊上了桌子，它当然还是摆到饭厅原来的位置，不久，它还是派上了当餐桌的用场，当我们看到伙伴们以极好的胃口狼吞虎咽地吃食时，我们所受的苦也就得到了报偿了。

几天后，我花了三十克朗，从我们航行途中相遇的一艘单桅帆船上买了一个划子。我们那天一整天的航行途中，耶稣玛利亚岬一直都是遥遥在望，并未从视线中消失。

60

第十二章　战斗

我们在圣格雷戈里奥峡的正对面，离耶稣玛利亚岬以南大约只有六英里的地方停船过夜。北面刮来阵阵的微风。接着，我们在蒙得维的亚的方向，远远发现了两艘我们以为来意总是友好的三桅船；但由于它们并没有用旗语表示友好，我认为扬帆等待它们是比较谨慎的。另外，我下令把刀枪都拿出来。这个防范措施，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高明的一招。第一艘三桅船继续朝我们驶来，

船上只看到有三个人。当驶离我们只有几步远时，有一个样子象是指挥官的人要我们投降。与此同时，甲板上全上来了武装人员，没等我们答话，他们就开火了。我大声叫喊："战斗！"同时一个箭步上前，拿起一枝枪。然后，在我们统统卧倒的时候，我一边竭力应战，一边发出了把前桅帆转帆桁的命令。只见纵帆船并无反应，我就朝舵舱一看，发现舵手已被第一个排枪打死了，他是我的最好的海员之一。他名叫菲奥伦蒂诺，他的诞生地也是我们意大利的一个岛。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战斗正激烈地进行。"兰西尼"（这是我们正跟它作战的一种三桅船型号的名称）已靠近我们的右边，他们船上的一些人已爬进了我们的拦网，幸好几枪几刀顿时把他们解决了。我帮助我们的人击退了上船的敌人以后，就跳到菲奥伦蒂诺被打死的前桅杆的位于右舷的拉帆绳处，并且抓住了无人操纵的船舵。就在刚抓住舵的一刹那间，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我的耳朵和颈动脉间，穿透了颈部，我便昏倒在甲板上。

这以后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它是由领港员卢伊季·卡尼利亚、帕斯夸莱·索道拉、焦万尼·伦巴蒂、毛里西奥·加里波迪和两个马耳他人进行的。因此，意大利人打的不错，但外国人和我们的黑人却逃进船舱里了。最后，敌人被我们的抵抗拖得疲惫不堪，并发现他们大约有十个人丧失了战斗力，就退走了，而我们则顺着风势继续溯河而上。

虽然我已清醒过来，并已完全恢复知觉，但对后来的一些事情，我已完全无能为力，起不到作用了。我承认，当睁开眼睛时，我的感觉是极愉快的。可以说，我死过去了，又活了回来。我的昏迷不醒，曾使我几乎完全失去了一切生存的希望。但让我再补充一下，由于了解到我们的处境，这种私自庆幸死里逃生的感觉很快便被驱散了。我受了致命的伤，或者几乎是近于致命的伤，而船上又没

61

有一个人懂得一点起码的航海知识或者地理知识，我只得下令把航海图拿来。我看着航海图，一重迷雾模糊了我的双眼，在我的幻觉中这似乎就是死亡的迷雾。我指向巴拉那河上的圣菲。除了毛里齐奥曾去过乌拉圭一次，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拉普拉塔河航行过。水手们害怕了，——但我要说意大利人却没有这样，或者他们总得知道如何把恐惧情绪不向外露。水手不仅为我的重伤而且因为看到了菲奥伦蒂诺的遗体而害怕，他们生怕被抓，生怕当作海盗究办，恐惧表现在他们脸上。他们一有机会便开小差。同时，他们好象觉得每只帆船，每只划子，每根漂浮的木头都是派来追击他们的一艘敌方的“兰西尼”船。

我们那个不幸的同志的遗体按习惯举行了水葬，因为我们几天之内没法登陆。我必须说我是不喜欢这种安葬方式的。由于很可能我也差一点要这样水葬，因此我更加厌恶它。我把这种反感告诉了我亲密的朋友卡尼里亚，同时福利科洛的一些诗句这时也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际：“墓石，墓石，它使我的遗骨截然不同；不同于死神把尸首弃置于大地和海洋之中”，而我那可怜的朋友就边哭边向我保证，绝不让我的遗体抛进水里，他要替我挖个坟墓，把我轻轻地放进去。但谁知道他是否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呢？在这样的场合，我的躯体就要去喂一些贪婪的海狼或者拉普拉塔大河的鳄鱼。我可能永远再也看不到意大利了，再也不能为她而战斗了，——而为意大利，也就是为我生命的唯一希望而战斗！但到了那时，我也不可能看见她再蒙受羞辱和受人蹂躏了！

可是，时间还不到一年，真是转眼沧桑，竟是我看到卢伊季被翻滚的浪涛卷走，沉没海底，竟是我为了他去做他曾答应过我不要水葬的事，而在徒然地寻找他的遗体。这一些又有谁能告诉我亲爱的卢伊季呢？可怜的卢伊季！在我漫长的饱尝痛苦的养伤期中，他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的确再没有其他东西比看见他，比

得到一颗纯金的心所赐与我的殷切照料更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的了。

第十三章　卢伊季·卡尼里亚

我想把有关卢伊季的事迹告诉你们。虽然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水手，但我为什么就不应该说说呢？他这个人的可贵之处，就是为了捍卫意大利的光荣，无论处境是多么艰危，他都是欣然应命，绝不推辞的。他这个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山崩于前、海啸于后，竟全然没有惧色；而尤其可贵的，是他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翼护着我，照料着我，亲侍汤药，使我得以将息养伤。他的这些高贵品德，我都可以保证绝非虚语。当我长期养伤，呻吟病榻，而且众人为之却步的时候，我发着高烧，谵语迷妄，唯独他亲侍在侧，毫无倦容，始终如一，而且从不轻离片刻，除非独自走开，暗地里向隅而泣。呵！卢伊季！你遗落在大西洋深渊中的忠骨，是值得树立一座丰碑的。有朝一日，我这个为政治而亡命异国的人，将能够以感激的心情在这座丰碑上，把你称做我们同胞的榜样，同时加倍挥洒你曾为我所洒下的眼泪！ 62

卢伊季·卡尼里亚是德瓦人，德瓦是莱万特海滨的一个小乡区。他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用他那难以使人相信的天资弥补了这一缺陷。虽然缺乏舵工必需具备的一切航海知识，他仍然以他这一行的老手所具有的敏捷操作和绝对把握，驾驶了一条船远航至瓜林圭。在我刚才描写的那次战斗中，因为有了他，我们才未陷入敌手。他随身带一把大口径的短枪，身临最危险的战斗岗位，使敌人无不闻风丧胆。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身手轻捷而又剽悍惊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极其温文尔雅，待人厚道，颇有使人爱

藏的、罕见的才能。

天哪！我们这不幸国土的最高尚的儿女，就这样在异乡人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没有一滴可以令人告慰的眼泪，甚至……还会被人忘却！

第十四章 囚犯

我就这样卧床十九天，只有卡尼里亚照料我。这时我们已经到了瓜林圭。在巴拉那河的支流伊比克河的河口，我们遇到一艘由一位马翁人，名叫唐·卢卡斯·塔陶罗指挥的船。这人非常好，他待我很和气，把他认为对我养病有用的一切都给了我，这一切我都领情接受了。因为在船上，除了咖啡我们简直什么都需要。我所吃的东西里都渗进了咖啡，我没有想过，它对我是否是一种有益的饮料或一种有效的药品。我开始发着吓人的高烧，同时进食困难，几乎是完全不能下咽。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弹丸是从颈椎和咽喉中间穿过颈项的。过了八天或十天以后，烧退了些；我开始咽东西，我的病情也稍有好转了。

在离开前，唐·卢卡斯为我和他的一个旅客（他原居住在美国，是一个比斯开人，名叫阿尔甘达），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们带去瓜林圭，特别是介绍给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唐·帕斯夸莱·埃查格。这个省长正准备出门远行，但他非常友好地留下他的私人医师唐·拉蒙·德拉赛阿，医师是一个年青有为的阿根廷人，他让这个医师照料我。这个医师查看我的伤势，检查出了子弹的位置，就在颈部子弹进口的另一面，用手指摸到这颗子弹在移动。他切口取出子弹，好几个星期，也就是说直到恢复期，他给了我最体贴入微的治疗，我还要加上一句，给了我医师最烦不过的精心治疗。

我在瓜林圭呆了六个月，在这期间，我住在唐·哈辛托·安德雷阿斯的家里，他和全家对我都很尊敬和关心。但是，我是个囚犯，或等于是个囚犯，因为尽管省长唐·帕斯夸莱·埃查格是一番美意，瓜林圭那些善良的居民对我也很热心，可是，我还得等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裁者的决定，然而这一决定迟迟没有做出。此刻的独裁者是罗萨斯，此人在以后谈到蒙得维的亚时，我们将要谈到他的一些情况。

我的枪伤痊愈以后，我开始骑马。但当局的命令，限制我只能在指定的范围内骑。我的船被没收，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每天发给 64 我一克朗用费，在一个一切我都可以不花钱，并且我也没有花费的需求的国家里，这是非常可观的数目。不过，这一切都仍然补偿不了我所失去的自由。

也许这一开支对政府的金库是一个负担，因为有人曾向我提出关于逃跑的事。当时向我提这种建议的人(他们也是出于好意)，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成了教唆分子。他们告诉我，政府对我的失踪是不会介意的。这已用不着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促使我去执行我早已在头脑里酝酿好的一个计划。在唐·帕斯夸莱·埃查格外出期间，瓜林圭的省长是某个名叫莱奥纳多·米兰的人。他到那时为止，对我无所谓好坏。的确，我可以说，直到我们现在谈到他这个人的时候，除了他极少对我表示眷顾，我对他确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这样，我就决定逃跑了。为此，我开始准备，以便一有机会就溜号。因此，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我步行去找一个和善的老人。他家离瓜林圭约有三英里远，我经常去访问。这时，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恳求他替我找一位向导和几匹马。我希望利用这些援助，跑到一个英国人所经营的庄园里去，这座庄园就坐落在巴拉那河左岸。毫无疑问，在那儿，我将会找到船只并化装渡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老人帮我找到了向导和马，我们为了

不致被人发觉，就穿过乡间地带。我们大约得走五十四英里路，如果骑马飞奔，化半个夜晚就行。破晓时，伊比克河已经在望，我们离这条河大约只有半英里。向导要我就地在一处丛林等候，他要去探探路，我同意了。他一走，只剩下我一人，我便下了马，把缰绳系在一颗树的枝桠上，躺在树下，就这样等了两三个小时。那时，我发现向导还没有回来，便站起身来，以便自找出路。哪知我刚走到森林的边缘，忽然听到身后一声枪响，接着一颗子弹嗖地落入草丛。我转身一看，只见一小队骑兵手持军刀向我追来，而且这队骑兵已插在我和我那匹马的中间，跑是跑不了了，抵抗也是徒然，于是，我被俘了。

65

第十五章 吊刑

他们反绑了我的手，把我放在马背上。接着，象绑手一样把我的脚也绑了，并系紧在马鞍的肚带上。就这样，我又被带回瓜林圭，——在那里，正如你们将看到的更坏的处治在等待着我。我没有去想，我自己是过于不懂人心险恶。针对这一点，我将会受到责难。但是，我必须承认，一回想起这段生活，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当我被带到莱奥纳多·米兰的面前时，他叫我供出那些帮助我逃跑的人的名单。不消说，我告诉他是我独自产生逃跑的念头并付诸行动的。那时，因为我被绑着，所以他肆无忌惮地走到我的面前一边用鞭子抽我，一边拷问。我也一百个不招认。最后，他命令把我关进监狱，并对看守耳语了几句。他说的就是命令折磨我。

一到狱中那指定关我的单间号子，我的看守便遵命反绑了我的手，用根新绳缠起我的手腕关节，把绳子的另一头抛在横梁上，然后往下拉，一直把我吊到离地三、四英尺高。唐·莱奥纳多·米兰

很快就进来了，问我是否愿意招供。我除了唾了他一脸，别的什么是无法去做的，而且我高兴自己还能这样做。

"好！"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说："什么时候这个囚犯吊到愿意招供，他可以找我。只要他招供，就可以放他下来。"一说完，他就出去了。

我继续这样被吊了两个小时。全身的重量都落到我鲜血直流的腕关节和错位的肩膀上。我浑身就象一个燃烧着的火炉，我不停地要水喝。看守我的人要比执行吊刑的人有点人性，他给了我一些水喝。但水刚进到肚子里就象溅在烧得通红的铁条上那样，立即烧干。除非知道中世纪对犯人所施的酷刑，不然我所受到的刑罚就无法想象。两小时后，我的看守怜悯了我，或是以为我死了，就把我放下来。我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不知道象是什么，除了极度的痛苦，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东西，——就是一具死尸，或者说差不离。

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都不能意识到他们还对我干了些什么，66 我又被钉上了脚镣。我带着脚镣手铐在沼泽地上走了五十英里。而每年一到这个时候，蚊子又多又厉害，叮得我的手和脸疼痛难受。我经受了两个小时的可怕的折磨，以后当我恢复神智时，我发现脚镣把我和另一个凶手并排镣在一起。虽然，我受到这种非人的、最残酷的折磨，我没有吐出过一个字。另外，虽然唐·哈辛托·安德雷阿拉斯与我的逃跑无关，可他也被关押了起来，对此，就连他们本国的居民也感到非常吃惊。

至于我自己，若不是有一个妇女的关怀的话，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对于我来说，她就是慈善的天使。她毫无畏惧去帮助一个可怜的、受到折磨的囚犯。她的名字叫亚莱曼夫人。由于这位善良的女恩人的帮助，我在牢房里什么也不缺。

几天后，这个省长料想要我招供是不可能的，并相信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卖一个朋友的，于是就把我押送到省会——巴哈达。这

也许是他不愿意为我的死承担责任。我在省会的牢房里又呆了两个月。此后，省长有意通知我，说我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省。虽然我一贯反对埃查格，而且从那时以后不止一次地与他作战，但我不能隐瞒我受过他的恩惠，而即使是现在，我也愿意对他曾给予我的一切帮助表示感谢，特别是对恢复我的自由表示感谢。

后来，命运使得瓜林圭省所有的军事头目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但我却把他们都释放了，并且丝毫没有伤害他们，没有动一下他们的财产。

至于唐·莱奥纳多·米兰，我甚至都不愿见到他，唯恐他的出现会勾起我对旧怨的回忆，这样会使我干出不值得我去干的事。

第十六章　里奥格兰德省的旅行

67　我从巴哈达乘了一艘意大利二桅帆船航行，船长是文图拉，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值得称赞的高尚的人。他对我真是慷慨任侠，他把我带到巴拉那河支流的伊瓜苏的河口。在那儿，我乘上了由帕斯夸莱·卡尔邦埃驾驶的、开往蒙得维的亚的一艘单桅帆船。

我是幸运的，帕斯瓜莱·卡尔邦埃待我也相当好。正如祸不单行一样，福也是双至的。我的恶运暂时已告终结，而好运便不停地接踵而来。在蒙得维的亚，我遇见了一大群朋友，其中我要举出的主要有焦万尼·巴蒂斯塔·库尼奥和拿破仑·卡斯特兰尼。不久以后，罗塞蒂（你们会记得，我曾把他留在蒙得维的亚）也来跟我会合。他是从里奥格兰德来的，在那儿，他曾受到那些颇具豪情壮志的共和派的热情接待。

在蒙得维的亚，我仍然被剥夺了公民权。我对兰西尼船的反击以及我们曾使这些船只蒙受的损失，至少构成了一种似是而

非的借口。因此，逼得我只好躲在我的朋友帕赞泰的家里住了一个月。由于有许多同胞的来访，使我的隐居生活倒也过得下去。这些同胞已在太平盛世期间定居在这个国家，并且非常殷勤款待来自旧世界①的朋友们。战争，特别是对蒙得维的亚的围攻改变了他们大多数人的境况，生活由好变坏了，乃至更坏。可怜的人啊！我曾多次怜悯过他们，可是，除了怜悯，我就无能为力了。

一个月结束，到了该我继续旅行的时候。我和罗塞蒂出发到里奥格兰德去。我们商定骑马远行，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们骑着马旅行，采取了一种叫做“埃斯科莱罗”的办法。让我说明一下，用这种办法骑马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从速度上说，无论文明国家里的驿马跑得多么快，用埃斯科莱罗这种办法骑马疾驰还是会远远地把这些驿马甩在后面的。

无论是二个、三个或四个人结伴旅行，人们通常都要带上二十匹马，这些马习惯跟着骑了人的马随行。当旅行者觉得他们的坐骑疲乏时，便会下马，把马鞍放在另一匹马背上，骑着它飞奔三、四里格路，然后又换过一匹坐骑，就这样直到跑完全程。疲倦的马虽然仍跟着奔跑，但可利用没有骑人与卸鞍的机会得到休息。 68

更换坐骑有一个短暂的歇息时间，这时，所有的马见草便啃，见水便饮，只要那水是可以饮用的话。但是，一天中真正喂马时间只有早晚两次。

我们用这种办法旅行，来到里奥格兰德的政府所在地皮拉提纽。这个国家真正的首都是阿雷格里港，但那个城市控制在帝国派手中，因此共和派的政府便在皮拉提纽。后者的确是世界上美丽的风景区之一。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平原，另一部分是山区。平原地区非常炎热，那儿生长香蕉、甘蔗和桔子。响尾蛇、黑

---

① 此处指欧洲。——译者

蛇和珊瑚蛇爬在这些作物和果树的枝干上。那儿，正象在印度的丛林里一样，出没着老虎、美洲豹和美洲狮——美洲狮约莫只有一只圣·伯纳特大狗那样大小，是一种对人无害的狮子。

山区气候温和，就象我家乡尼斯一样好。那儿种植着桃、梨、李和所有欧洲的水果。在那儿，你能看到一片难以精确描绘的壮丽的森林：松树高两百英尺，树干象桅杆一样直，树干很粗要五、六个人才能勉强合抱。松树下长着一种名叫塔克罗斯的巨型芦苇，这些芦苇就象上古时代的羊齿植物，高达八十英尺，而它的基部还不及一个人的身体粗壮。此地还长着一种"巴伯得鲍"，意思就是"树须"(人们用它做毛巾)，还有那些攀缘植物，它们纵横交错，使得森林都难以穿过。但在那儿，你还能碰到那些树木已伐过的空旷区——这里人称为"康比斯特斯"，就在这儿，兴建了一座座城市。例如：利马·德·塞雷、瓦卡里亚、拉热斯(不仅是三个城市，而是三个区)，那儿居住着祖籍葡萄牙的、象荷马史诗中一样好客的白种人。

在那儿，旅行者用不着说什么或请求什么。他走进屋里，直奔客厅。这时仆人就会主动帮他脱靴、洗脚。并且，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走就走。如果他高兴，那么他或许可以不说再见和道谢的话。但是，即使如此，下一个来访者也不会因这次客人的疏忽大意而受到比他差的款待。

这是大自然的童年，是人类的原始时代。

第十七章　洛斯帕托斯咸水湖

69　到了皮拉提纽，我受到共和国政府极亲切的接待。贡萨莱斯总统当时不在该地，所以由财政部长阿尔米达主持了该城的欢迎仪式。

本托·贡萨莱斯真的象查理曼时代的一个了不起的游侠骑士，他与罗兰和奥列弗两家情同手足。他和他们一样忠诚、热情，精力充沛，又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著名骑手。他的骑术高超，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能望其项背，但得把纳托将军除外，因为他是骑兵的完美典范。这次总统没来迎接我，是由于他正率领一旅骑兵与帝国派头子西尔瓦·塔纳里斯作战。后者渡过圣贡萨莱斯河后，正在窜犯皮拉提纽省的那一地区。当时，那是共和国的政府所在地，也是一个有着和阿尔卑斯山牧场一样形式的山村，它而且是和本省同名的这一行政区划的主要村镇。它的周围住的都是些彻底献身于自由事业的、具有尚武精神的人。

现在让我来谈谈里奥格兰德。如果地名能表示什么的话，那你也许很容易相信里奥格兰德是位于一条大河流经的区域，要不它就是大河本身的名字。

里奥格兰德是洛斯帕托斯的咸水湖，即“鸭湖”。它大约有三十里格长。除了下面我要谈到的一些浅滩外，湖水深，湖里还生长着美洲中部和南部产的各种鳄鱼。里奥格兰德是由五条河汇合而成，河水流入湖的北端，看上去这五条河就象人手的五个指头，而手掌部分便是咸水湖的尽头。有一个地方，从那里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这五条河，正因为这个缘故，它过去曾取名为“维亚冒”，意思是“我已看见那手”。后来为纪念在九月里宣布成立的共和国，“维亚冒”取名为塞特姆布里纳。①

我觉得在皮拉提纽无事可做，就请求允许我加入总统领导下的正和西尔瓦·塔纳里斯作战的部队。就是在圣·贡萨莱斯，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勇敢的指挥官，并有好多天和他来往极密。他的确是个天之骄子。适合用来造就一个真正的英雄的各种素质，说

① 按西班牙语“九月”为 Septiembre，塞特姆布里纳(Settembrina)这一命名即由此而来。——译者

实话，上天都慷慨地赋予了他。我认识本托·贡萨莱斯时，他已六十多岁了。他又瘦又高，骑着马，但轻松自如，风度优雅。这些都是令人钦羡的。事实上，当他骑在马上，你也许以为他足足有五公尺二十公分高。他是那样勇敢、走运，就象阿里奥斯托所描写的一名骑士，[①] 他一刻也不会犹豫去和一个巨人对阵，甚至这个巨人就和波利费穆斯[②] 一样膀阔腰圆，还披挂着费拉古斯的甲胄。[③] 他是呼唤人们去战斗的先驱者之一。这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仅仅是象这个地区尚武的人的其他儿子一样。他在兵营中的军饷，与这个草原中最贫穷的居民毫无二致：一块烤肉，一碗白水。我们第一天相遇，他就邀请我共同进餐：他一餐一饮都是自奉甚俭的。我们彼此谈话都极其亲昵，似乎我们本是青梅竹马，幼时的好友。由于他多才多艺，其中有天生的，也有苦练成功的，他成了他的同胞所崇拜的偶像，可是，尽管他勇略过人，但在军事方面几乎始终是运气不佳。这种情况使得我不得不相信，在作战当中，在英雄的时运当中，走运是远比天才重要得多的。

我跟着部队一直远行到卡莫多斯。卡莫多斯是从圣·贡萨莱斯河过来的水道，后者把洛斯帕托斯与梅林两个咸水湖连接在一起。西尔瓦·塔纳里斯一听到共和派的部队已经逼近，早就朝那里慌忙撤退。共和国总统已无法追上与其接火，便将部队折回。我自然也和他一样，跟着他取道去皮拉提纽。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候，收到了里奥帕尔多一役的战报，帝国派部队在该役中被共和派彻底击败。

---

① 阿里奥斯托(Ariosto Ludovico，1474—1533)是意大利诗人。——译者

② 波利费穆斯(Polyphemus)为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的史诗《奥德赛》中的巨人。——译者

③ 费拉古斯(Ferragus)为葡萄牙《范伦泰和奥尔松》一书中的巨人。——译者

第十八章　武装卡马金河上的船只

71

那时托付与我的任务是把卡马金河上的两艘兰西尼船武装起来。卡马金河与圣贡萨莱斯河平行，或接近平行，两者都同样地流入洛斯帕托斯咸水湖。我一共招募到具有不同国籍的三十个人。大致象我在皮拉提纽当地募到的水手那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来自蒙得维的亚的海员。不消说，我亲爱的卢伊季·卡尼里亚也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这算是倒霉。加之，我又添了一名新兵。一个身躯魁伟的法国人，他出生于布雷顿，我们通常称他为“傻大个”。还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人，他是真正的海寇，出色的漂泊的兄弟会员。

我们抵达卡马金，在那里遇见一个美国人，名叫约翰·格里斯。他住在本托·贡萨莱斯的一个农场里，他在那里正忙于指挥装备两条小型炮艇。我被任命为海军大尉舰长，指挥这仍在建造中的小船队。

这种造船方法是很奇特的，这是美洲人出名的坚韧精神的光荣。木材来自一个地方，铁又完全来自另一个地方。两三个木匠摆弄木头，一个黑白混血种人打铁。就这样造好两条单桅帆船，从每一颗钉子到桅杆上的铁箍是无所不备。

两个月以后，舰队准备就绪。每条船配备了两门小铜炮。这支舰队原有三十名欧洲人，再加上四十名黑人或黑白混血种人，舰队成员的总数达七十人。兰西尼船一艘为15至18吨，另一艘为12至15吨。由我指挥的一艘较大，取名为里奥·帕德号。另一艘名为“共和号”的船则由约翰·格里斯指挥。

罗塞蒂留在皮拉提纽，担任《民众》杂志的编辑。

船只建造一竣工，我们就开始在洛斯帕托斯湖游弋。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些日子，这期间，我们的战果不大。帝国派有三十艘兵船，还有一艘汽船，足以对抗我们总排水量一共才达二十八吨的两条单桅船。但是，我们控制了浅湖一带，这是由于咸水湖中唯一适于大船航行的是沿着湖的东岸的航道。在湖的西岸，正好相反，陆地是顺着斜坡下到水面的，尽管我们的船吃水很浅，可是，在我们登岸之前，我们不得不在离岸三十多码远的地方让船搁浅。

沙洲伸入湖中，活象一柄梳子的牙齿，只不过它的牙齿彼此的间隔很宽。每当我们受到一艘兵舰或一艘轮船的炮火的攻击因而不得不靠近浅滩时，我就会喊："现在，我的鸭子们，下水吧！"

于是我的那些"鸭子"都潜入水里，全凭体力用手臂举起兰西尼船，把船抬到沙洲的另一端。在抬船过程中，我们夺得一条满载的货船，我们把它拖到湖的西边，靠着卡马金河附近。我们取走每一件可以取走的东西以后，便把它焚毁了。

这是第一批战利品，是真的值得费一些功夫去干的。而我们的小船队对取得这种成就都是感到高兴的。首先，战利品每个人都获得一份，而且从储存的基金中，我为我的伙伴们做了军服。帝国派曾经十分轻视我们，一有机会就来嘲笑我们。现在，却认识到我们在这个咸水湖中也是非同小可的。他们开始使用了许多舰只为其贸易护航。我们的生活是生气勃勃而又充满危险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在数量上居优势；但同时，这种生活又非常迷人，富有诗情画意，十分适合我的性格。我们不仅当水手，如果情况需要，我们也当骑兵。当情况危急时，我们需要多少就能找到多少马匹，其实找到的，总是更多一些，并且我们用两个小时，便可以摆好阵势。虽然可能并不十分严整，但是可使我们的敌人望而生畏。沿湖处处全是庄园，一打仗就把它们的主人吓跑了。我们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牲口，包括供人骑的和肉食用的。加之，这些农场中，每个农场

都有部分种了庄稼的耕地，我们从地里割了大量的小麦、甜薯，并且常常采到美味的蜜橙——这一带乡村生产的蜜橙是南美洲最好的一种。跟随我的这一大群人，是一群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它由各个国家和各种肤色的人们所组成。我以一种友爱态度对待他们，用这种态度对待这样一些人，也许有点不适合。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从来没有理由为这种友爱态度懊悔过。因为每个人对我是令出必遵，并且从未逼得我感到需要发火或要以军法论处。

第十九章　沙洲庄园

73

我们在卡马金河两岸有自己的小兵工厂，共和派的小舰队也从这条河驶出来，那里还居住着本托·贡萨莱斯的兄弟们的全部家属，外带他们许多远亲。他们的住宅散落在很大一片地区中。数不尽的羊群放牧在这些风光壮丽的草原上。战争对这些草原是尊重的，因为战争的破坏之手对它们是力所未逮、鞭长莫及的。土地物产的富饶是欧洲人想不到的。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说过，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能受到比这里更推诚相见或者更推心置腹的款待，这就是我们的亲身的体验。

总统的姐妹安娜夫人和安东尼亚夫人的庄园是我们最常去作客的地方。因为这些庄园靠近河边，而且，我们肯定会受到热情欢迎。其中第一座庄园位于卡马金河岸，另一座位于格朗德河岸。我不知道这是由于我自己想象所致，还是由于我自己十分荣幸才二十六岁，可是每件事物在我眼中都是那样瑰丽多彩，见所未见。而我可以断言，我将要对你们描绘的我那一时期的生活，在使我铭刻肺腑、首先是使我在亲历其境时会感到愉快。这些方面，在我这一辈子中是没有哪一段生活可与之相比的。安娜夫人的家对我个

人来说是一所天堂。这个迷人的妇女虽然年纪不轻，可是精力非常旺盛。她家里住着从省城波洛塔斯迁移来的一家人。家长是保罗·法雷拉博士，三个妙龄少女艳丽惊人，各擅风韵，似乎每个都能傲视侪辈。她们是这所令人愉快的住宅为之灿然生辉的主要明珠。其中有一个叫玛诺埃的是我的绝对主宰，是我一见倾心的意中人。虽然我从未产生占有她的欲望，但又情不自禁地去爱她，而她已和本托·贡萨莱斯的一个儿子订了婚。

然而，机缘终于来临，当时我自己陷入情网，危急万分。从这次机缘，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我心上的人儿竟对我不无情意，而意识到她也对我钟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想到她不可能嫁给我的时候，我能够感到莫大的安慰。一般说来，里奥格兰德的妇女都是十分漂亮的。我们这些男子对她们无不大献殷勤，愿供驱策，但我必须坦白地说，他们对自己的心上人，在仰慕之深而又毫无邪念方面，是远不及我的。于是，每逢一回逆风，一场突袭的风暴或一次出征，都会驱使我们向格朗德河或卡马金河的方向驶去，对于我们，

74 这就是过年过节。我们一望见那标志着前者的进口的菲里瓦小林子或是那遮蔽着后者的入口处的橙树林，都要欢呼三声，表明我们爱慕的真诚。

就有那么一天，当我们一把船推上浅滩，便去访问沙洲庄园。这座庄园是属于安东尼亚夫人的。我们站在做咸肉和腌肉用的外屋（乡间称为察加达房子的）前面，这时却来了一个情报。这个情报大意是说，胡安·皮特罗·德·阿布雷库上校，就是绰号叫摩林克的那个人（这绰号的意思是臭猫，以其阴险狡猾得名），已带领七十名骑兵和八十名步兵在离我们两、三里格处登陆。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自从我们截获了那条小帆船，把船上有点价值的东西都作为战利品搬走，然后又将这艘船焚毁，我们便知道“摩林克”已经发誓要进行报复。

这个情报使我十分高兴。"摩林克"上校所统率的人全是德国和奥地利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同胞在欧洲对每个善良的意大利人是欠了债的，我有机会帮助意大利人讨还血债，对这一点我是不会向这些雇佣兵表示歉意的。我们总共有六十人，但我了解我的六十名士兵。我敢说，就以我所率领的这些士兵，不仅能和一百五十名奥地利人较量，而且敌得过他们三百人。

于是，我派出侦察兵四处侦察，留下五十人在身边，但我派出侦察的那十名或十二名士兵都带回来同样的报告："我们没有发现敌情"。

当时是浓雾密布。这种浓雾使得敌人躲过了侦察。我决定不完全依赖人去收集情报，而是利用动物的本能去侦讯。一般说，当敌人这样进犯时，或者由外国军队包围一所庄园而暗中设伏时，动物嗅出陌生人的气味，便开始表现出不安的征兆，人们靠这样的征兆总是不会搞错的。我的士兵驱赶着畜群，使它们散开在庄园的周围，但是这些畜群并没有反映附近有什么异样的情况。

这时候，我得出结论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命令士兵们，把装满火药的长枪，还有他们的弹药放在我从腌肉房拿来的改装的枪架上；并且，为了作出一切平安无事，毋需惊慌的样子，我坐下吃早饭并请他们也吃，一切如往常一样，他们不需要我多说就接 75
受了这种邀请。谢天谢地！吃的东西并不少。早饭用毕，我派他们去执行各种勤务。干活时，如吃饭时那样，他们是专心致志的。我用不着鼓励他们。一些人到那艘拖上海滩的兰西尼号跟前，进行一些修理；另一些人则去铁工厂。一部分人到树林去打柴；另一部分人则去捕鱼。我一个人留下来，有个炊事班长陪着我。他就在腌肉房前头的空地上设了一个露天厨房。他站在锅旁烧菜，或者撇去肉汤上的浮沫。而我，却在一口口品尝我的马黛茶，这种茶产于巴拉圭，我把茶盛在葫芦里，用玻璃管或木管吮吸。我一点也没有

预料到“臭猫”上校是本乡人，他用一种诡计瞒过了我们侦察的士兵，并且不惊动那些放出来的牲口，他带领他的一百五十名奥地利士兵埋伏在距我们只有五、六百步远的树林后面。

突然，听到背后吹响冲锋号声，我大为惊讶，猛然转过身来。敌人的步兵和骑兵在全速前进。每一个骑兵的坐骑后面还带着另一个人，而那些没有马骑的人，就一边紧抓住马鬃，一边快跑。

我从凳子上跳起来，纵身跃入屋内。炊事班长跟着我，但敌人靠我们是这样近，当我刚刚跨进屋的门槛，我的斗篷或大衣便被一枪戳了个洞。我曾说过，枪都装好弹药放在枪架上，枪共有六十杆。我抓住一杆枪开火，然后，第二枪、第三枪，而我放枪是那样快，敌人想象不到我只是单独一个人。我瞄得很准，三个敌人应声倒了下去。接着射击第四、第五和第六枪，因为我向一群人开火。每一枪都命中了。如果这一群人产生了冲进那所房子的念头，那么，我这个海盗的一生就一下子都完了。但是，那个炊事班长和我在一起，他也在那边开火，“臭猫”上校尽管诡计多端，也上当了，他相信我们全部人马都在房子里面。

于是，他和他的士兵占据离房子约百步远的地方开火。正是这一点挽救了我。

由于炊事班长不是熟练的射手，而每一次无效的射击，即使在我们这种处境之下，也都意味着是一种亏本的买卖，所以我命令他只负责往空枪膛里装弹药，并把装好弹药的枪递给我。我有一个坚定信念，就是我手下的人知道敌人是已登陆了的，当他们听到枪声，就会明了情况，并赶来帮助我。我没有想错。我的勇敢的卢伊季·卡尼里亚是第一个在腌肉房射向敌人阵地一带的硝烟弥漫当中露了面，当时从敌人阵地那边正射来一阵凶猛的火力。紧随着卢伊季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勇敢的比斯开人伊格纳西奥·比尔鲍，还有一个和他一样勇敢的名叫罗伦佐的意大利人。转眼之间，他们来

76

到我的身边，尽其全力照我的样子射击。这以后，埃道尔多·缪特鲁、纳塞门托、拉华尔和普罗科佩来了（后面这两个人中，一个是混血种人，另一个是黑人）。弗兰塞斯·达·锡尔瓦也来了。我希望在这里把他们的名字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铜碑上面，我就这样来纪念我那些英雄的战友：他们一共十三人和我并肩战斗达五小时之久，抗击的敌人达一百五十名之多。

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阵地周围的全部大建筑、披屋和茅棚，并从那里向我们猛烈开火。其他人则爬上我们的屋顶，他们捣毁屋顶，然后，通过捅开的屋顶窟窿，把他们的枪瞄准我们射击，同时投下烧着的木头；但是，当我们有一些人去灭火时，另一些人则还击，结果使两三个敌人从他们自己所捅开的屋顶窟窿跌下来摔死在我们脚下。

我们这方面，也用刺刀在腌肉房的墙上捅了枪眼，这就使得我们几乎是在掩蔽下开火。将近三点钟的时候，黑人普罗科佩射出的一颗子弹侥幸命中，打断了"摩林克"上校的臂膀。于是，上校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带着他的伤号撤走了，但在他身后却留下十五具尸首。而我方十三个人当中，有五人阵亡，五人负伤，后来这受伤的五人中又有三人因重伤死去。因此，这一事件使我付出了八个人的代价，并且是我所参加过的战斗中一次最为激烈的战斗。

这些战斗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残酷，因为我们既没有内科医生，也没有外科医生。轻伤用清洁冷水洗过包扎起来，通常可能复原，但重伤则是另外一回事了。通常受伤的人最能判断自己的伤势。如果他觉得治愈无望，他就请人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找来，把简短的遗言告诉他，请求这位朋友打一枪来结束自己的痛苦。这位朋友于是对伤员进行一次检查，如果他同意伤员的意见，他们就彼此拥抱，紧紧握手，最后用一支步枪或手枪的射击，使这一人生的悲剧收场。这是一种凄惨的结局，也许这是野蛮的。但是，你又能怎

么样呢？这里毫无别的办法。

77　罗塞蒂与我们其余的伙伴碰巧在卡马金河一带，他因为未能与我们会合而感到莫大遗憾。他们当中有的人受追击，由于没有武器，不得不跳入河里泅水逃跑，另一些人则躲进森林，只有一个人被发现，遭到了杀害。

这次战斗，对我们是危险重重，但它有了这么幸运的结局，又大大激起了我们士兵的信心，对本地区的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曾经长期遭受这股剽悍而又亡命的敌人的劫掠。况且，"摩林克"是帝国派远征队中最了不得的将领。他尤其擅长于发动这种偷袭，而我必须说，他已经用无法比拟的机敏实行了这次偷袭，使他当得起"臭猫"这一大名，如果他以前尚未得到这一绰号的话。因为他出生于乡下，——正如我曾经说过，他对乡下非常熟悉——他狡黠而又大胆，足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他使共和派的事业遭受巨大的损失。毫无疑问，巴西帝国能把那些敢于反抗的省分予以制服，大部分应归功于他。

然而，我们却欢庆我们的胜利。安东尼亚夫人邀请我们到她的庄园去参加一个宴会，她的庄园距腌肉房大约有十二英里远。就在这次宴会上，我知道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在听到我的险遇时，脸色变得苍白，而且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健康——这一胜利较之我刚刚取得的尸横遍野的胜利，更使我心里感到甜滋滋的。阿美利加洲的美人儿！我以属于你而感到骄傲和幸福，不管是在什么方面属于你，即使仅仅只是在精神方面属于你也是好的。你命中注定必定属于他人。而命运之神则为我预定了巴西的另一朵鲜花，为她我现在仍感到悲伤，并且在我有生之年将为之悲伤不止。我的孩子们的良母啊！我不是在胜利的时刻，而是在倒霉的时刻，在船只失事的时候认识她的。她对我倾心，并能与我白头偕老，远不是因为我年轻、相貌出众或才华过人，而只是由于我的

不幸。

阿妮塔！我亲爱的阿妮塔！

第二十章　远征圣卡沙里纳岛

78

这次危险事件过后，洛斯帕多斯湖一带几乎毫无战事（事实上没有什么重要的战斗）。我们着手制造两条新的兰西尼船。船的主要的部件是在我们以前的战利品中找到的。至于修造工作，那就不仅是我们本身的事，也是大胆果敢地给我们援助的附近全体居民的事。当这两艘船造好并武装起来时，我们被征召去参加共和派的军队，这支军队当时正在围攻省城阿莱格里港。这支军队出师未捷，就是我们在来到该湖这一地区的全部时间之内，也毫无作为。

这次围攻由本托·玛诺埃尔指挥，每一个人都很有理由对他作为一个士兵、将军和组织者给予莫大的信任。可是，正是他，后来背叛了共和派，跑到帝国派那一边去了。

他们正计划对圣·卡沙里纳岛进行一次远征。我被请去参加这次远征，并拨在卡纳巴洛将军麾下。但是，有一个困难要加以克服。我们不能驶离这个湖，因为帝国派扼守了湖口。事实上，在南岸有敌人设防的城市南里奥格朗德；在北岸，北圣若泽的敌人也已设防。北圣若泽是一个较小的城市。现在，这两个城市同阿莱格里港一样，仍在帝国派的掌握之中，而这就使得他们控制了湖的进口和出口。真的，他们虽然仅仅占据这三个地方，但是这足够了。

然而，对于我所指挥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我提出留下两只较小的兰西尼船在湖上，由一个非常优秀的水手塞费里诺·德·乌特拉指挥，而我则率领其他两艘船出征——归

我指挥的有格里格斯和我们当中那些最勇敢的不怕死的人，我们是由海路，卡纳巴洛将军则从陆路进军。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唯一的问题是付诸实行。我提出造两辆运货马车，车要大、要结实，每辆车能把我们的一艘兰西尼船放在上面，然后套上足够的马和牛来拉车。我的这一提议得到采纳，并且委托我负责实行这项计划。我反复地考虑了这件事以后，又对计划作了下面一些修订。我找到一个聪明的造船工人阿布鲁79制造了八个大车轮，非常结实，经得起任何东西的重压，而车毂也相应地能承受所产生的应力。在湖的一端——即对着南里奥格朗德的一端，那就是说，在东北部——峡谷的底部有一条小河从洛斯帕多斯湖流入特朗曼代湖。我们的计划是从这条小河把我们的两艘兰西尼船运走。我把我们的一辆马车送到这个深谷之中，使之尽可能深入谷底。然后，我们采用上次在海滩上抬那些兰西尼船的同样办法，抬起这条船，把船的龙骨放在双连车轴上面。用粗绳套住船的横梁的一百条公牛突然一下被赶起来拉车。我望着这两条最大的船就像一捆普通货物那样开始它的旅程，心里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轮到第二辆马车送到深谷，也像先前一样装载，并且也像第一辆平安无事地运走了。

这样，居民们观赏了一次奇妙的、蔚为壮观的场面，两条船放在货车上由两百头牛拖着，进行了一次旅行，行程五十四英里，途中没有一点麻烦，也没有出轻微的事故。

当我们抵达特朗曼代湖岸的时候，兰西尼船再次被放下水去，这跟这些船早先用来载人和货一样。在那里，搞了一下船只长途旱运后所需要进行的小小的修理，但是，这些修理工作都是微不足道的，三天后一切都搞得十分妥贴。

特朗曼代湖是由发源于埃斯比纳索山东麓的溪流汇合而成的。湖水流入大西洋，但是并不深，即使涨潮时，也只有四、五

英尺深。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这海岸上，四周空旷，海洋几乎总有风暴。每当白浪冲击着岸边的时候，——水手把白浪称之为"大群的烈马"，因为这些"烈马"使大量的口沫飞溅到四面八方，它们的声音在几英里的内陆上都能听到，并且常常使人误认为是雷声。

第二十一章 出航与失事

我们出发的工作终于准备就绪，只等着涨潮，然后，大约在午后四时左右，冒险出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无理由为过去曾有在暗礁群中航行的长期实践而私自庆幸。但是，尽管如此，我现在真的还不能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由于采取了与其说是聪明，不如说是大胆的策略，虽然我刚刚提到我们曾选择涨潮时出航，各处的水都很浅，达不到船只的吃水线。直到傍晚时分，我们的努力才获得成功。我们驶离了愤怒的暗礁群，在大洋中下碇。那些暗礁眼看着我们已经逃出它们的魔掌，似乎变得更加愤怒。 80

这里可以指出：在我们的船只以前，从来没有一艘船通过特尔曼代湖的出口入海。

晚上不到八点钟，我们启锚航行。但次日下午三时，我们的船在阿索努瓜河口失事了。阿索努瓜河发源于埃斯比纳索山脉，在圣卡沙里那省的洛斯·托雷斯和圣毛拉之间的地方流入大海。船上三十名船员当中，有十六人淹死。

让我告诉你们，这场可怕的灾难是怎样发生的。

从黄昏时起，事实上，就是从我们启程时起，南风已经是来势汹汹。这风聚集着乌云，刮得很猛。我们使航线保持与海岸平行，正如我曾说过，里奥帕德号船上有三十人，一门能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大炮架好在炮轴上，还有许多箱子，许多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一

切都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因此，船只超载过重，使得它常常被海浪完全遮没，海浪趁着风势，每一分钟都在加大，时刻都有把我们卷入旋涡的危险。于是我决定把船驶近海岸，并且，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就在我们看来是可以靠岸的地方登陆。但是，海上波涛越来越大，不允许我们选择登陆的地方。我们受到可怕的浪头的冲击，船身完全倾向一边。那时，我恰好在前桅的顶部，希望从那里找到一条通过暗礁的航线。兰西尼船从右舷方面往下沉，我则被抛出船外三十英尺的海面去了。

81 虽然我的处境危险，但我对自己游泳的能耐很有信心，我一刻也没有想到溺死。可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的一些伙伴不是水手出身——刚才我还看见他们躺在甲板上，因晕船而显得十分衰弱，我决定不泅向岸边。我开始把一些质地轻的、可望在水面上浮起的各种东西汇拢起来，并把这些东西从我前头推向船那边去，同时一面大喊要我的伙伴们跳入水中，抓住漂流的一件东西，努力游向大约一英里远的岸上。船已经倾覆了，但桅杆使船的左舷仍露出在水面。

在我的伙伴中我所看见的第一个人正在死死拖住船桅的吊索。这人名叫埃多尔多·穆特鲁，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我把一块破舱口盖推到他的面前，嘱咐他不要松手。这一个人当时便得到安全了，我再向船的那一边望去。我首先看见的或不如说我唯一看到的，便是我亲爱的勇敢的卢伊季·卡尼里亚。这场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恰好他正在掌舵，同时他仍然固守在舵楼甲板上。但不幸的是，他穿着一件又大又厚的布甲克，来不及把它脱掉。这件甲克使他根本不可能游泳。他看见我向他泅过来，便向我呼救。

“坚持一下！”我大声回答：“我马上来。”

我终于像一只猫似地爬上了船，顺利地到达他跟前。这时，我

一只手抓住船的一处突出地方；同时，另一只手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刀子，不幸，这把刀不很快。我开始用刀划开甲克的领子和背面。再加一把力，我就能解脱那可怜的卡尼里亚了。这时一阵恶浪劈头盖脑地把我们裹住，把船摔得稀巴烂，同时把还留在船上的人一扫而光，都卷进了海底。卡尼里亚和其他人一起落水，再也看不见了。

至于我，当时被海浪急速卷向海底，速度之快就象射出的一枚子弹。我再度浮出海面时感到已被海浪打昏。但是，尽管如此，我完全被一个念头支配着——那就是去救我亲爱的卢伊季。我绕着船的残骸游来游去，在风暴的呼啸声和海浪的咆哮声中大声呼唤着他，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已经永远被海水吞没了。

正当我要放弃搭救卡尼里亚的一切希望之际，我再次环顾我的周围。当然，这是由于上帝的慈悲，在这对大家都是痛苦的时刻，我根本没有片刻时间顾及个人安危，面这样便使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于搭救别人。

我又看见我的伙伴了，他们分得很散，每个人都尽自己游泳的技巧和体力正往岸边泅去。转瞬间，我已来到他们中间了，并且为他们打气，鼓励他们往前游。我绕过暗礁群，劈开一座座山也似的浪峰，在他们前头领游，我即使不是游在最前头，也是最前头一批人当中的一个。 82

我游到了岸边。失去可怜的卡尼里亚使我感到很悲痛，这使我对自己的命运无暇顾及，从而使我产生难以想像的力量。我的脚刚踏上海岸，还没转过身来，一种难以消逝的希望便驱迫着我：我要不要再去找找卢伊季呢？我仔细察看那些在浪涛中一个接一个露出水面的惊慌的人。但是卡尼里亚千真万确是被海水吞没了。

这时我看到埃多尔多·穆特鲁，他也是我最亲密的人，仅次于卡尼亚里。我曾推了一块舱门盖给他，鼓励他尽力坚持挺住。无

疑，大海的狂暴夺走了他手中的破舱门盖。他仍在泅水，但已精疲力竭，因为他那痉挛性的动作已表露了出来。我曾告诉你们，我多么喜欢他。他是我在一天中行将失去的我的第二个知心兄弟。在那可怕的一刹那间，我就失去了在这世间我视作珍贵的一切，这一点我决不甘心。当时，我把破船的船板推入海中——我早先就是借助这船板使自己安然上岸的。我再一次跳入浪涛之中，重新地，但是完全不计利害地闯入险境，尽管我才刚刚从那里逃出性命。过了一会，我与埃多尔多只差几划水的距离时，便向他大声喊道：

“坚持一下！鼓起勇气……我在这儿！我就来了。”

希望破灭了！努力也是徒然！正当我把一块救命的木头推向他的时候，他却沉入水底，再也看不到了。我呐喊一声，松开我手中的木头，潜入水中去找他，可是，并没发现他，我想：也许他已浮出水面了。于是我也浮起来，一点也看不见他的踪影。我再次潜入水下，又再次浮出水面，我发出了如同对卡尼里亚一样绝望的喊叫。但是，也跟卡尼里亚的情况一样，一切都是徒劳。为了来同我会合，为了献身于人民的事业，穆特鲁从来不怕漂洋过海，可是，他竟被卷入这个大洋的深处。但是，他是献身于意大利的自由的一名烈士，尽管他并没有坟墓，也没有十字架！

在这场灾难中死难的人共有十六个——他们直到死时都是我充满风险的生活中的忠实伙伴，但是现在他们被海洋吞食了。他们的遗体在波涛中颠簸着，随着潮水往北漂流了三十多英里。我想在那时已安然抵岸的十四个幸存者中找出一张意大利人的面孔，找出一个意大利人，但竟没有一个！曾经追随我的全部六名意
83 大利人都死了：卡尼里亚、穆特鲁、斯塔得里尼、纳沃内、焦万尼……第六个人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

我请求我的祖国原谅我忘记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是在长达

十二年之后才写这件事的。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中已发生了许多与我刚才所谈到的大不相同的，但同样是可怕的事件。我懂得我所见过的一个国家的覆灭以及徒劳地去保卫一座城市是怎样一回事；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当我把内心中深深爱着的那个妇女埋葬的时候，我备受迫害，亡命他乡，还象野兽那样被追踪。我知道当时她的坟墓还来不及填满土，我就像但丁故事中堕入十八层地狱的鬼魂那样被迫逃走，而且一径往前，只是一直扭转头望着身后；我知道我没有避难所，一个也没有；我知道，当我从遥远的非洲之角凝望着把我像一个歹徒那样驱逐出来的欧洲时，我这个歹徒始终只有一种想念，一种热爱，一种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圣事物，那就是祖国！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可是我坦白地说，我是应该记住那个战友的名字的。

可是，我的老天爷！我居然记不起来了！

〔朱·加里波迪 1850 年 3 — 4 月于丹吉尔〕

第二十二章　约翰·格利斯

84

真是一件怪事，除了我以外，那些惨遭灭顶的人竟都是熟悉水性的游泳健儿！无疑，他们由于相信自己的水性好，对抱住一块在水中漂浮的烂船板或别的什么是满不在乎的，他们指望不借助于任何偶然碰到的东西使自己得以不沉。可是在我再次见到的我周围那些安然无恙的人当中，反而都是一些年轻的、水性不好的美洲人，虽然我过去曾看见他们泅渡十英尺宽的河面都感到困难。这使我几乎难以相信，可是这却是真的。世界对于我好比一片荒漠。我坐在岸边，双手抱头，我相信我当时甚至哭了。

正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一阵呜咽的哭泣声传到了我耳边。于

是，我重新记起，尽管这些人我不熟悉，几乎是陌生的人——虽然在军事行动中或这次船只失事中我是他们的指挥员——在危难中我应该像父亲一样关心他们。我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我问；“是谁在哭？”

两三个冻得发抖的声音回答：“我冷呀！”

于是我——我是一直没有想到冷这回事——注意到自己也冷。我站起来，把身子摆动摆动。我的一些伙伴们已经冻得发僵，都在坐着，或者正躺下去，再也站不起来。我推推他们的手臂。有三四个伙伴已经全身麻木，这种情况使一个人宁愿虚弱地死去，也不愿身体一动就疼痛难忍。我叫那些当时最健壮的人来协助我，同时我强迫那些冻僵了的人站起来。我拉住他们当中一个人的手，叫那些还没有失去活动能力的人帮助别人。“我们跑步吧！”我叫道。与此同时，我给他们作出样子。

开头，那是一件难事，我要进一步说：强使我们僵硬的四肢活动起来是非常疼的；但是，慢慢地我们这些人的手脚又重新伸展自如了。我们坚持这项活动将近一个小时。到了这时，我们的热血又重新在血管中循环了。我们先是在阿索努瓜河附近进行这种体育锻练。阿索努瓜河与大海平行，入海处距离我们所在的地点约有半英里。随后，我们继续沿着右岸走，距我们出发的地方大约有四英里处，我们发现了一座庄园。而在那座庄园里，我们受到了通常在一个美洲家庭可能有的殷勤款待。

由格里斯指挥的名叫塞瓦尔号的我们的第二艘船，虽然很难说比里奥·帕德号大多少，但船体结构不同，它能够同风暴搏斗，能安然渡过各种暴风雨，同时能胜利地驶在它的航线上。但我也应补充一句，格里斯确实是一个出色的水手。

我是在也许明天就不得不离开我今日的避难地的情况下逐日地写这些东西的——我不知道，以后我是否还有时间告诉你们我

对那位优秀而又勇敢的年轻人的敬意。因此，既然恰好我写到他的名字，我就准备说出我应该说的赞辞，以表示对他的纪念。

可怜的格利斯！我几乎在笔下没有提及他一句，可是我在什么地方遇到过更加英勇可嘉或者性格更加富有魅力的这样的人呢？这个世家子弟，他已经把他的财产、他的才干、他的热血——他所能提供的一切——都献给了那个年青的共和国。

一天，他在北美的亲人寄来一封信，要他回去继承一大笔遗产，但是他本人已成为舍生赴义的无上荣誉的象征，即由那些信仰坚定而又忠贞不渝的人所继承的最宝贵的遗产。他为了一个不幸的，然而勇敢慷慨的民族献出了他的生命。我虽然见过那么多光荣的牺牲者，这一次却眼见我可怜的朋友的身躯被砍成两半截，犹如一棵橡树的树干可能被樵夫的斧头砍断一般。他的上半身仍然矗立在卡莎帕拉号的甲板上。脸上的神情还是英勇无畏，而由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满脸都是尘土血污，但是他那四肢却成了断手残足，脱离了躯干，散落在四周。一颗填满霰弹的炮弹在二十步远击中了他；他就这样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打成这种惨象。当时，我和一个伙伴奉卡纳巴洛将军之命，将小舰队纵火烧掉之后，便奔向格利斯的船。可就是他那条船，真的可以说，刚好被敌人的舰队的炮弹轰成了碎片。

啊，自由！啊，自由！有哪一个人间的女王能为她自己的队列中有那么多英雄辈出的人物而感到自豪，就象你“自由”在天堂里所拥有的那么多英雄一样！

第二十三章　圣卡沙里纳岛　86

在我们船只遇难的圣卡沙里纳省的那一部分地区，一获悉共

和派军队行将到达，很侥幸，他们便举行起义，以反对巴西皇帝。这样，我们没有落于敌军手中，而是遇到了盟军；我们没有受到攻击，而是被邀请赴宴庆功。这样一来，我们有了任我们随时调遣的那些穷苦居民所能提供的一切运输工具。这些穷苦居民的盛情款待，我们是身受其惠的。

巴尔多尼诺上尉把他的马送给我，我们立即出发去会合卡纳巴洛将军的先头部队。这支先头部队在特塞伊拉上校率领下，正尽快地向圣卡沙里纳湖移动①，指望出其不意地拿下它。

我应该坦率地说，我们轻而易举地便占领了这个小镇。该镇控制这个咸水湖，并以该湖得名。敌方驻军仓惶撤退，三艘小兵船稍事抵抗之后便投降了。我带领我们原先遇难的那只船上的伙伴登上了一艘装备有七门炮的双桅船伊塔帕里卡号。

在进占这座小镇的最初日子里，好运气似乎已和共和派结缘了。帝国派没有想到，我们这一次进攻——对此，他们只听到一些不甚确切的谣传——来得如此突然，他们曾下令向该湖火速送去武器、弹药和士兵；但这些东西运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这个小镇的主人，于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使这一切全落到我们的手里。至于居民们，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兄弟和解放者来接待的——在寄居于这些友好的人民期间，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事，解放者这种称号我们确是当之有愧的。

卡纳巴洛把他的司令部驻扎在湖上主要的城镇。该镇被共和派命名为胡利阿纳②，因为共和派是在七月入城的。他许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政府的第一个主席将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对全体人

---

① 圣卡沙里纳省是巴西皇帝在他的姐妹同德·霍因维莱亲王结婚时送给她当做嫁妆的。——原注

② 西班牙语中的"七月"为Julio，共和派于七月进据这一城镇，故该城即以此得名；再原书 Juliana 误作 Giuliana。——译者

民有巨大影响的神父。罗塞蒂以政务卿的名义，却是该政府的真正的中心人物。然而，对罗塞蒂来说放在任何职位上他都是合适的人选。

这时，每一件事都进行得出乎意料的好。特塞伊拉上校带着他的勇敢的先头部队，紧紧追击敌人，迫使他们躲进省城。特塞伊拉的军队于是就占领了该省的大部分地区。我们受到各方面真诚的欢迎。帝国派部队中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士兵开小差来加入我们这一边。 87

宏伟的计划已由卡纳巴洛将军拟好——他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如果真有这种战士的话。他外表粗鲁，但心地善良，他平素爱说圣卡沙里纳湖会出现一个吞掉巴西帝国的大怪。如果在筹划这次出征时，做出较好的判断和有较多的远见，他就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居民的傲慢态度，以及我们的装备不足，使这次辉煌的出征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了。

第二十四章　妻子

88

因为考虑到我有一个过于独立的性格，加之，又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一种冒险的生活中去，所以我从来没有梦想结婚，并且总是认为自己非常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有老婆、孩子，因为我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一种政治信仰。而即使这种信仰获得成功，这种成功不论是如何美满，它永远不能给予我作为一家之主所需要的那种宁静。但命运决定的却很不一样。卢伊季、埃多尔多以及其他伙伴们牺牲之后，我在这世界上似乎感到很孤独。我已经说过，那次船只失事的幸存者是我所不熟悉的人。无疑他们是勇敢的人、善良的人。但我认识他们的时间太短，



加里波迪的妻子阿妮塔

无论对哪一个都不算亲密。在这场严重的灾难造成的极度寂寞当中，我感到需要有一个爱我的人，否则我的生活是令人难堪的。诚然，我又碰到罗塞蒂——一个好兄弟；不过罗塞蒂有公务在身，不能与我朝夕相处，我一个星期难得有一次同他见面。这样，那时我需要有那么一个爱我的人，而且立即需要。友谊是长时间培育的果实，可是爱情却是电的闪光，而且有时它就是从暴风雨中诞生的。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宁愿生活于暴风雨之中，不管它是多么猛烈，却不愿生活安谧、壮志消磨殆尽。那时，我需要有一个妻室。唯独妻子能救治我。妻子是我唯一可以倚靠的内助，是体贴入微的天使，是在大风大浪中指明航向的明星。女人是一尊女神，她对于你永远是有求必应的，只要你的祈求是发自内心，尤其是当一个人遭罹不幸的时候是这样。

我的主要想法便是这些。这时，我从伊塔帕里卡号的船舱向陆地看去，沙洲海岬就在附近，从船上我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些美丽的年轻姑娘在搞家务。其中一个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除了上岸别无其它良法，接着我立即举步朝我凝视了好长时间的那户人家走去。我的心怦怦跳动。但是，尽管很激动，我觉得我很果断。一个男子邀请我进入屋内。即使他禁止我入内，我也会闯进去的。我以前见过那人一次。我见到这个年轻姑娘，并对她说："小姐，你应该是我的。"就是由于这句话，我缔结了至死不渝的美满姻缘。我把一件不容染指的珍宝出其不意地攫走，而且这是件价值连城的珍宝！如果这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错误只是我一个人的。如果这两颗心联结在一起，使一个无辜的男人苦恼的话，那它确实是一种错误。 89

但现在她死了，他打倒了敌人也得以报仇雪恨。什么时候我才承认这个严重的错误呢？在那里，在埃里丹河的河口，那天我寄希望于同死神争辩，我手指痉挛地按着她的脉，数她临终前的脉搏，

那时我俯首去听她微弱的呼吸，用我的双唇去吸她那颤抖的叹息。天哪，我正在与亡人的嘴唇接吻！天哪，我正拥抱着爱人的遗体！……我，流出了绝望的泪水。①

第二十五章　海上巡逻

将军决定要我带领三艘兵船前去袭击在巴西海岸游弋的帝国舰只。我作了准备，筹集了全部这次远征所必需的装备。我那三条船，里奥·帕德号是由我亲自坐镇，卡莎帕拉号是由格利斯指挥，这两条船都是双桅船，而指挥塞瓦尔号则由一个意大利人罗连佐担任。湖口已被帝国兵船封锁，但我们在夜间偷偷地驶出湖口时，并没引起注意。——阿妮塔，从这时起一直陪伴着我，随后也是我历尽艰险、风雨同舟的伴侣。她那时坚持要与我一道乘船出发，

我们来到桑托斯海面，便碰上了一艘帝国派的海防舰，它徒然地追击了我们两天。在第二天，我们来到阿布里戈岛附近，截获了那里的两条粮船。我们继续游弋海面，也截获了其它几条船。我们航行一个星期后，又向圣卡沙里纳湖驶去。

我说不出什么原因，但就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象该处会出事——因为在我们出发之前，我已觉察到那里的居民对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不满。加之，我又接到警告，即安德雷阿将军指挥的一支数量很大的部队已经逼近。这位将军由于讨平帕索而赫赫有名。

---

① 这一段是故意蒙上一层令人扑朔迷离的面纱的。因为当时我在读过之后，我曾当面问过加里波迪：

“你瞧这一段，我亲爱的朋友，它似乎不够清楚。”他看了看这段，停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说：

“必须保持原状。”

两天以后，他送给我一份原稿。题目是“阿妮塔·加里波迪。”——仲马

我们刚刚离开圣卡沙里纳岛海面返航的时候，遇上了一艘巴西的二桅船。我们那时只有里奥·帕德号和塞瓦尔号，因为几天以前，卡沙帕拉号在一个晚上驶离了我们，失去联系。我们发现巴西的二桅船正好在我们船头，没有办法躲开它。于是，我们就向她冲过去，坚决地发起进攻。我们开火，敌人回击；然而，因为波涛汹涌，战斗难分胜负。结果是被我们俘获的敌船有一些丢掉了——因为押送这些船的人被敌人的优势吓坏而投降。其他的船只则驶向附近海岸。只有一艘被我们俘获的船被保全，这是由我们勇敢的比斯开人伊格纳西奥·比尔鲍所指挥的，他安全地把船开进当时为我们所占领的因比图巴港。塞瓦尔号由于它的大炮已卸下炮架，也由于船体一处裂了缝，采取了同样的航线驶向该处；轮到我也只好跟他们一样，因为我的力量过于单薄，单靠自己一条船无法获得制海权。

我们被一股东北风送进因比图巴港，这股风直朝这个方向吹，91 使我们不能再回到咸水湖去，并且停泊在圣卡莎里纳岛海面的帝国船舰无疑地定会从安杜林卡号——即我们刚刚与它交战的那艘军舰——获得消息，很快就要向我们追击。我们必须准备抵抗。塞瓦尔号上那门卸下的大炮已安放到海岬上，这一海岬使东海岸形成了一个港湾；我们在那里筑起了一座坚固的炮台。

当炮台筑好时，尚未到翌日破晓时分，这时我们发觉有三艘军舰往我们冲来。里奥·帕德号是在港湾的底部抛锚的，这时便把侧舷火力对准敌舰，开始打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当时，帝国派的力量远比我们强大得多。

我要阿妮塔上岸，但她不肯；当时我内心赞赏她的勇气，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在这种场合，也像其他场合一样，我没有办法强求她上岸。

敌人由于风速加大对他们有利，便继续开过来，他们抢风调

向，以缩短距离，同时猛烈炮击我们。敌人这样可以高兴用什么角度就用什么角度集中火力轰击我们那艘纵帆船。与此同时，在我们这一方面，却以非常顽强的决心与敌人战斗。敌我双方的距离是很近的，所以来福枪都能派上用场，从而双方火力非常猛烈。我方由于兵力处于劣势，损失比帝国派严重的多。我们的甲板上遍是伤亡人员。但是，虽然我们的侧弦已经被打得弹痕累累，虽然我们的桅杆已严重损坏，但我们宁死不屈，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绝不投降。我们这种崇高的决心是受到船上那位祖籍巴西的女将——阿妮塔的支持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阿妮塔不仅拒绝登岸，而且还手持骑枪，参加战斗。然而，应当叙明，我们也得到海岸炮台指挥官，勇敢的马努埃尔·罗德里克斯的英勇支援，只要战斗继续在打，他的炮火就漂亮地、有力地朝敌人轰击。

敌人这时杀红了眼，特别是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的纵帆船。他们好几次逼近我们，我都认为敌人已决心要登上我们的船。真那样，他们准会受到"热烈欢迎"。

最后，经过一场五个小时的殊死战斗，敌舰逸去，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然而，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由于敌舰贝拉·阿美里卡纳号的指挥官阵亡之故。

92 正是在这次战斗的过程中，我体验了一种我生活中最苦恼和最无情的感情。当时阿妮塔站在纵帆船的甲板上，手执宝剑，正激励我们的战士；一发炮弹打过来，她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倒下。我一下子向她那边跳将过去，认为她准是牺牲了。可是她完好无恙地坐了起来，另外那两个人却送了命。这时我恳求她到舱里去。她的回答是："好，我去。但我只是把躲在那里的怕死鬼撵出来。"

可不是，说干就干。她真的下舱里去了，但她很快又重新露面。她赶着两三个水手，这些人为他们还不如一个妇女勇敢而着实羞愧。

我们当天剩下的时间是用来掩埋同伴的尸体和修复这次海战对我们船只所造成的损伤。船破损得很厉害。次日，由于帝国派没有再来窜犯——他们无疑是在准备对我们发起一些新的袭击——我们把大炮装上船，大约黄昏时分起锚，又重新驶往咸水湖。

等到敌人获知我们驶离的消息，我们已经驶离很远了。然而，敌人还是追上来，就在当天，还能够向我们发射几炮，然而并没有使我们遭到伤亡。这样，我们才能安然无事地重入湖内，在这里我们受到我们的朋友衷心的欢迎。他们为我们竟能摆脱一个在数量上占了如此优势的敌人而感到惊讶不已。

第二十六章　伊米拉伊城

93

现在，在湖上有待我们去对付的还有另一些大事。敌人继续由陆路向我方推进，他们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抵抗。另一方面，我们的手腕不够高明，再加上我们的愚蠢，已经疏远了圣卡沙里纳省的居民，他们现在确是准备加入帝国派。由于湖的最尽头处的伊米拉伊城的居民已哗然生变，卡纳巴洛将军命令我前去用火和剑惩罚这个倒霉的地方。我迫不得已只得服从。

该城的居民和守备队已经作好了海防的准备。于是我便驶往该处三英里以上的地方登陆，从山那边向他们发起出其不意的袭击。惊惶失措和被动挨打的守备队一触即溃，我们便成了伊米拉伊城的主人。

我为我本人恳求，同样也为了其他尚未丧失人性的人恳求，永远不要接受象我所接受的这样一种命令，一种无法规避的毫不含糊的命令。虽然关于这类事件有连篇累牍的而且是琐碎的叙述，但是我相信，把那些可怕的情节一一如实予以描述，这是不可能

的。也许上帝会对我垂怜！但是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一天象这次那样给我灵魂留下如此痛苦的回忆。军纪不严，士兵有掠夺民财现象，我只得听之任之，但我试图做到不得对人侵犯，并把破坏活动限制在对无生命的物品上面。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对我有多难，但我相信，我的成功仍然超出我所敢于期望的。然而，财物方面避免乱抢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制止，军令既制止不了，处分也制止不了，即使是饱以拳头也制止不了。我甚至吓唬说敌人打回来了。我到处去说，敌人获得援兵，正准备反扑过来，但这也完全没有效果。假如敌人真的打回来，发现我们的军纪是这样松弛，会把我们打得人仰马翻，尸横遍地的。糟糕的是，这个镇虽然小，却有许多卖酒的店铺。于是，除了我自己——我从不饮酒，只喝水——和我所控制得住的少数军官外，全部官兵喝得酩酊大醉。加之，我的士兵大多94 数是新兵，因此没有受到很好训练。只要五十名真正敢决一死战的敌军突然降临到我们面前，一定会非常快地打败我们。最后，靠着威吓和做工作，我总算把这群挣脱了锁链的野兽重新弄上船。

我们把这次未遭到抢劫的粮食和货物放在船舱里。这些东西将要进行分配。然后我们返回咸水湖。

没有多久，由特塞伊拉上校所指挥的先头部队正从敌人前方退下，敌人推进迅速，并且数量又多。我们抵达咸水湖的时候，他们刚开始把辎重运上右岸。接着，敌军部队也很快地随之登岸了。

第二十七章　继续战斗

95　海军分队向北岸运动的那天，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即使军队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各式各样的行李和辎重几乎多得不得了。正对湖的出口最狭的地方，水流倍加汹涌。我们从日出至晌午，用

所能征调的全部小船运送军队。

将近中午时，由二十二艘船只组成的敌军舰队开始出现。它与敌人陆军配合行动，而船本身除了水手外，还运载相当数量的士兵。我登上最近的山头，观察敌人的部署。我很快就看出，他们的计划是把兵力集结于湖口。我立即把这一情况通知卡纳巴罗将军，结果，他向他的部队及时下达了命令。但是，尽管有了这道命令，我们的士兵还是没有按时到达保卫湖口。我们在防波堤的尖端修了一个炮台，由勇敢的卡波托指挥，但炮台抗击的力量微弱，因为炮的口径不大——而这些炮又是由技术不熟练的炮手施放，命中率很低。这样，那里留下给我们的，只有三艘共和国的小军舰，船上的水兵有一半减员，而船上剩下的人又已上岸去协助运输部队。这些人中，有一些因为无法分身，另一些人则宁愿尽可能远离那行将爆发的可怕的战斗，都不顾我所发出的命令，没有与我们会合。他们让我们肩挑战斗的全部重担。

这时，敌船扯满风篷，趁着风力与潮势向我扑来。于是，我赶快走上里奥·帕德号的战斗岗位。我的勇敢的阿妮塔已在那里射击了。她亲自瞄准、发射那支她早拿来归她使用的火枪，并且嘴里还对有些胆怯的人打气。

战斗是可怕的，而且比想像的还要残忍得多。我们没有损失多少士兵，因为我们的水兵多半在岸上，但分别在三艘船上指挥的六个军官当中，只有我还活着。

我们所有的大炮都卸下了炮架，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仍继续用我们的骑枪作战，而且只要我们面前有一个敌人，就绝不停止射击。在整个战斗期间，阿妮塔都留在我身边危险的位置上，既不跑到岸上去，也不利用任何掩体。当她看见她是与敌人的大炮互相较量时，甚至都不弯腰，而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会这样做的。末了，我认为自己已找着一个办法要她脱离险境。我命令她——我得 96

发出一道她可能服从的命令，因为我告诉她说，假如我派一个男子去，他无疑会找些借口不回来——我命令她去向将军请求增援，并向将军保证，如果给我派来援兵，我将重新进入湖中追击帝国派，并打得敌人别想登陆，甚至只要我手中有一个火把，就要纵火烧毁敌人的舰队。此外，阿妮塔也答应我，她将留在岸上，而由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来给我回信。然而，她竟亲自跑回来给我答复，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将军派不出人给我。他命令我不要烧敌舰——他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拚命和无益的冒险——他命令我撤退到他那里去，小心保存所有这些少量的武器弹药。

我遵命照办。然后，就在敌人火力无片刻减弱的情况下，我们用残存兵员的双手，成功地把武器弹药运到岸上。这是由阿妮塔指挥的，因为当时已没有任何其他军官，而我则从一条船跑到另一条船去，在每只船容易着火的地方点火，使这些船肯定要焚毁。这是一次可怕的任务，它使我三番五次地去看阵亡和受重伤的战士。那是一个真正的杀人的屠场。你要在一个个只有上半身的尸体上走过——在每一步中，你的双脚都会触及到断手残肢。伊塔帕里卡号指挥官胡安·恩里格斯·德·拉古纳躺在那里，四周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水兵。他的胸膛炸开了一个洞，可以放进一只手。可怜的约翰·格利斯，正如我前面已说过，他的躯体被一颗命中他的葡萄弹打成两截。看着周围这一切如此凄惨的景象，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比别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危，却没有伤及一根毫毛。

过了一会儿，一股浓烟笼罩了我们的船只。我们勇敢的死难者，他们的遗体已随焚烧着的三桅船船板化为灰烬，他们至少有了一个他们应该享有的火葬堆。

当我刚刚完成我的焚船工作时，阿妮塔已经抢运完了武器弹药。但是，仁慈的上帝啊！那是用什么方法抢运完的呢？这种方

法使我不寒而栗。在海岸与船只之间往返运输武器的时候，她也许曾二十次通过敌人的火力线。她带着两名水兵划着一条小船，97 这两个可怜虫把腰弯得十分低，以躲避枪炮子弹。但是她，却站在船尾，在枪林弹雨中间巍然挺立，镇定自若，看上去有如希腊的智慧女神帕拉斯的一尊塑像；而曾向我伸出过保护之手的上帝，也把她予以庇护。

等到把残存部队集合在一起以后，时间已近深夜，这时，我们沿着几个月前我们以满怀希望的心情抱着行将获胜的幻想所走过的同一路线，朝着里奥格兰德方向撤退，我就随着部队的后卫殿后。

第二十八章　戎马倥偬

在我的冒险生涯的不同际遇当中，我总是有愉快的日子，美好 98 的时刻。虽然我将要说到的事情，乍看起来似乎不属于这种情况，但我回忆的时候，它们至少使我很感动。

我骑着马走在人数不多的战士前面，这些战士是在许多堪称勇敢的英雄牺牲之后剩下来的。我为活着的人，为死者，几乎也为我自己而感到自豪。我心目中的女王，再怎样称誉也不会过分的我的妻子与我并辔而行。我已开始一种比海军生活更吸引我的生涯。我就像希腊哲人一样，除了背上的行囊，一无所有，我正在为一个穷困的共和国效劳，她不给任何人发饷，而即使她很富有，我也不会领取报酬。可这一些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没有一把马刀，挂在我身旁叮当作响，一支骑枪搁在我的马鞍上吗？难道阿妮塔（我的无上珍宝，她怀着一颗像我一样的对人民事业的赤诚的心），她没有紧紧靠在我的身旁吗？难道她不是把一场战斗视同一

种乐趣，把戎马生涯视同一种欢乐吗？未来在对我意态从容地微笑，许我交上好运。那美洲的原野在我眼前越是显得空旷和荒凉，这原野就越显出它的美丽和讨人喜爱。

我们继续退却直至拉斯托雷斯，那里是两省交界之处，我们就在此扎营。敌人已满足于收复湖区，停止追赶我们。来自圣保罗省的敌军阿昆阿师在与敌军安得雷阿师组成联军后，正朝里奥格兰德省的山区的一个县，即塞拉峰进犯。

我们的朋友——山间的居民，由于受到数量占优势的敌军的进攻，派人向卡纳巴罗将军求援。这位将军为了支援他们，便把由特塞伊拉上校指挥的一支远征部队拨归他们指挥。我们是这支远征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受到由阿兰阿上校指挥的塞拉峰地方部队的欢迎。我们在圣维托利亚重创敌军。阿昆阿在拉普拉塔河投水自尽，他的部队大部分被俘。这一胜利使瓦卡里亚和拉热斯两个县复归共和国之手，我们耀武扬威地开进拉热斯县的县城。

帝国派入寇的消息使巴西政党有所醒悟。这一政党的主要敌人梅洛已在该省集结大约有五百名骑兵的部队。负责攻击梅洛的本托·曼诺埃尔将军，发现自己对此已无能为力，因为他的对手退却，只好派遣博廷科上校去追击。梅洛这时正在朝圣保罗方向运动。

99

我们的地位和力量均使我们不仅足以抗击梅洛，而且甚至可以吃掉他。可是，运气却不让我们那样做，特塞伊拉上校不能确定敌人究竟从瓦卡里亚来，还是从科里蒂巴尼来，便把他的部队分成两半，他派阿兰阿上校带领最精锐的骑兵前往瓦卡里亚，而我们却只有步兵和少量骑兵——他们大多数人是在战俘中挑选出来的——向科里蒂巴尼进发。敌人来时走的正是这条路线。

这样分散我们的兵力是致命的一着棋。我们最近获得的胜利，我们指挥员的急躁性格，我们获悉的有关敌人的情报——所有

这些，使得我们过于低估了敌人。经过三天的行军之后，我们到达科里蒂巴尼，就在距马拉姆巴不远，在估计帝国派将会通过的地方扎营。河岸上设了哨所，在每个认为必需警戒的地方都放了哨，然后，我们觉得万无一失，其他的人就都去睡觉了。

至于我本人，由于摸熟了这类战争，因此我就是在睡觉时也很警惕。快到午夜时，河岸上的岗哨受到非常猛烈的袭击，结果只为时短暂地交了一下火，哨兵都来不及逃跑了。

我当时听到第一声枪响，便一跃而起，大喝一声："拿枪！"这一声喊惊醒了每一个人，大家都做好战斗准备。天刚亮了一会儿，敌人露面了。他们渡河之后，就在离我们不远处停下来，摆好阵势。当看到自己的对手在数量上大占优势的情况下，任何别的指挥官，除了特塞伊拉以外，都会派出传令兵去召来第二线的兵力来支援，而且在能与阿兰阿部会师之前，都只是与敌人略事周旋；但是，这个勇敢的共和派唯恐敌人可能退却，而使自己失去战机，便冲向前去，投入战斗，脑子里很少想到他的敌人的有利地位。

敌人利用崎岖的地形，把战线设在很高的山头上。山前是一道深谷，谷内堆满了砍倒的杂树以为屏障。此外，敌人又派了一些步兵小队在左右两翼埋伏。特塞伊拉下令进攻，部队士气很旺地执行了命令。敌人那时佯装退却，我们的队伍紧追不舍，并持续不断地射击。但是，突然间，他们遭到敌人伏兵的袭击，这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由于这支伏兵从两翼进攻，迫使他们向山谷溃退。在这次大为失策的冒险中，我们损失一名最优秀的军官，一个叫曼纽尔的人，他受到我们上级的十分敬重。但是，我们的队伍很快又组织起来，士气重新大振，并向前冲锋。敌人掉头退却。双方伤亡不大，因为都只是以小股部队作战。 100

敌军仓皇后撤，我军穷追不舍。但是，他们的两队骑兵一气就逃跑了九英里，我们赶不上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骑兵。在接近马

拉姆巴海峡的时候，我方先头部队的指挥希亚辛托少校向上校报告说：敌人正在惊恐万状地把他们的马群和牛群赶过河去。据他看来，这是敌人企图继续退却的一个证据。特塞伊拉没有片刻迟疑，下令我们那小队骑兵猛追，并命令我带领我的步兵尽可能地紧随其后。但是，这次撤退乃是我们的狡猾的敌人一个更大的诡计，而这诡计居然施展得十分巧妙而且得以成功。由于地面的不平坦以及敌人急急催军跨越这一地段，他们很快就跑出我们视线之外。敌人到达河边时，确实曾驱赶他们的马匹和牛群过河，正如希亚辛托少校向我们报告的那样。但是，敌人的部队却隐藏在树林茂密的山后，隐蔽得很好，我们根本没有觉察。

帝国派由于先采取了这些部署，由于先留下了一队士兵支援他们的散兵线，他们一获知我们犯了脱离步兵后继部队而轻率冒进的错误，便转身进行反冲锋。同时，他们的骑兵营很快便从小谷爬上坡度不大的山坡，出现于我军左翼。我方正在追赶佯装溃逃之敌的那支小部队，首先识破敌人这个诡计，可是已来不及躲避了。我军这支小部队侧翼受到袭击，全军遭到覆灭。我们另外三个骑兵营也遭到了同一命运，这是特塞伊拉和我们里奥格兰德的军官们的勇气和决心所挽救不了的。转瞬之间，我们的骑兵土崩瓦解，向四面溃逃。

我已经说过，这些人几乎完全是从圣维托利亚俘获的战俘，我们也许有点太轻信他们了。事实上，他们的心并不能十分向着我们的事业。此外，他们是刚从各省召来的新兵，不惯于骑马。于是，101 一击即溃，大多数人——少数阵亡者除外——不作抵抗，甘心被俘。这次大灾难的详情细节我看得十分清楚。我骑在一匹好马上，催动我的步兵以尽快速度前进。我一马当先冲上一座山头，看到了这次战斗的悲惨结局。

我的步兵竭尽全力，为了及时赶到两军交锋的战场，但一切已

属徒然。我从山顶上的制高点一望，便得出结论，我们来得太迟，已经无法扭转战局，但还来得及使我们这支军队不致全军复灭。我让十二位老战友（这是一些最机敏、最勇敢的战士）跟着我。他们集合在我的周围。我留下佩乔托少校指挥其余的士兵。我带领这一批人数极少的勇士，在山顶树木掩护处找到一个立足点。我们从那里对敌人进行了一些抵抗，敌人现已看出他们没有获得全胜，同时，我们的阵地充当了还有斗志的我方士兵的一个重新集结的地点。特塞伊拉上校在创造他那匹夫之勇的奇迹之后，带着他的一小队骑兵向我们靠拢。其余的步兵现在也在这里同我们会合，然后，这次防御战成了一场恐怖的血腥的搏斗。

由于我们的阵地坚固，七十三人同心协力，我们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敌人因没有步兵，不惯于对步兵作战，突击我方阵地毫无效果。应该指出，这五百名精良的敌军骑兵，因他们的成功而踌躇满志，因他们的胜利而趾高气扬，可是却被这么一点作殊死战斗的兵力拖得疲惫不堪，没有一次能冲垮我们。而且，尽管这是一种暂时的有利条件，可是却很重要。它使敌人得不到时间去集结他们的部队。当时，他们有一半人仍在追逐我们的被打散的溃兵。同时，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比我们当时仍一直据守的阵地还要更好的安全阵地。离我们约莫有一英里远，一个树木茂密的林带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开始朝那个方向撤退。敌人徒然地企图把我们队伍冲散，他们每次都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向我们袭击，自然他们的每次袭击都未能得逞。

然而，对我们大为有利的是，军官们都携带了骑枪；同时，由于我们全部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队伍密集不乱，可以迎战无论那一个方面可能出现的敌人，我们就这样在敌军可怕而又准确的火力下面，秩序井然地后撤，并终于能够撤至安全的阵地，这个阵地是没有敌人敢于穿插进来的。当我们来到这个丛林之中，我们找到

一块林中的空旷地方，然后，我们仍然保持密集队形，手握来复枪，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喊话："投降吧！"但我们是概不答理。

102

第二十九章 退却

入夜，我们准备好撤离，意图是重新打通通往拉热斯的道路。这次部队撤离当中最大的困难是运送伤员。尤其是佩乔托少校，他因为被一颗子弹击中脚部，不能照料自己。大约到晚上十时左右，我们尽量使伤员感到舒适之后，便放弃我们那块丛林，顺着林中小路行进。这片森林——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从拉普拉塔河畔延伸到亚马逊河旁(那是两条美丽的河)。这片森林还覆盖了伊斯宾纳索山顶，覆盖的距离远至纬度三十四度，至于在经度方面覆盖到那里，我却不知道，但是，这片林海必然是辽阔的。

塞拉峰、瓦卡里亚、拉热斯这三个地区，正如我相信我已说过，都是位于这片森林的空旷地带。科里蒂巴尼，一个由科里蒂巴城人民建立的移民区，位于圣卡沙里纳省的拉热斯县，它正是我所说的这次事件的出事地点。于是，我们沿着与外界隔绝的森林边缘走，以便尽可能靠近森林，并努力与在拉热斯方向的阿兰阿部会合。就是这一阿兰阿部首先摔开了我们，使我们碰上这样不幸的时刻。

在离开树林的时候，那里碰巧发生一件事，它证明在多大程度上人是受环境摆布的童稚小儿，同时也证明，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会受到过度恐怖的影响。正如我们的处境所要求的那样，我们正在默默行军。但是，却准备着迎击任何可能阻挡我们撤退的敌人。有一匹马碰巧刚刚就在森林的边缘上，它因我们行军发出的那一点点声音大受惊恐而飞逃。那时听到一声喊叫："敌人来了！"顿

时，七十三个人，他们曾经以如此巨大的勇气抗击过五百个敌人，并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曾击溃过敌军，现在却大为惊恐，仓皇逃走，队伍顿时溃散，而这种溃散真是格外出奇：一些散兵游勇根本没有和敌人打过照面，居然大喊敌人已经到来。

最后，我颇为顺利地召集起一小队人，其余的人也渐渐到我们这里归队。于是，天刚亮时，我们走出丛林，踏上通往拉热斯的道路。敌人丝毫不知道我们离去，次日搜索我们毫无效果。

战斗那天，危险是很大的，疲惫不堪，腹饥难忍，口渴得嘴里冒烟，但是我们必须战斗，要为生存而战斗。战斗的必要性是高于一切的。然而，当我们在森林里的时候，情况却不一样了。我们什么东西都缺，由于危险的威胁不再存在，我们的苦恼情绪看起来是严重的、悲惨的、难以忍受的。粮食缺乏，所有的人全都虚弱，有些人挂彩，也没有任何条件来替他们包扎，所有这些，简直快把我们置于一种非常沮丧的境地。有四天时间，我们找不到食物，只吃草根。我克制自己不去描写在通往森林中所经受的劳苦，那里甚至没有一条人行的小路，那里造物主在物产丰富方面也不发点慈悲，在那参天的古松下面，却只长着大片的芦苇，有些地方，芦苇之密，形成了令人无法逾越的障碍。

103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绝望中当了逃兵。当时的任务是召集他们归队，并纯粹以人格的力量去重新教育他们。也许只有一种办法消除这种丧失勇气的现象。想到这种办法的是我。我把大伙集合起来，告诉他们，我将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他们高兴到哪里就去哪里，不然就继续行军，要团结得如同一个人，要保护伤员，要互相保卫。这个药方很有效。从这时起，每一个人都有离队的自由，但没有一个人想到开小差，大家都恢复了安全的信念。在这次战斗之后的第五天，我们发现在森林中蜿蜒的一条小路——其宽度足够使一个人通过，但很难走两个人。这条小路通到一户人

家。在那里，我们宰杀了两条牛，得以大饱饥腹。

我们从那里继续向拉热斯挺进，在一个令人害怕的大雨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104

第三十章　驻兵拉热斯及其近郊

拉热斯这个惯于看风使舵的地方，当我们打了胜仗的时候，曾那样地为我们摆宴庆功。现在一知道我们败阵而归，早就换了旗帜，有些更加铁了心的顽固派也早就恢复了帝国的政治制度。这些人在我们来到时逃走了，同时，他们是商人，尽管他们的店铺存有各色商品，他们大多数还是丢下店铺不管。这是上天保佑，因为我们心安理得，认为自己有权去动用敌人的货物。同时，由于敌人经营的行业多种多样，我们的处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没有多久，特塞伊拉通知阿兰阿，命令他与我们会合。大约是同一时间，他获悉波廷科上校到达。波廷科早先被本托·曼诺埃尔派去穷追梅洛指挥的敌军，就是梅洛这股敌军，我们便这样倒霉在卡里蒂巴尼碰上了。

在美洲，我为人民的事业服务，并且我全心全意为它服务。因此，我是那里专制制度的大敌，如同我在欧洲一样。对于与我的政治观点完全吻合的政治制度而言，我则是一个拥戴者。因此，对与这一制度为敌的制度而言，我自然成了后者的敌人。我有时赞美人们，我常常怜悯人们，我永远不憎恨人们。当我发觉他们自私和不道德时，我把他们的自私和不道德归之于我们人性的不够完美。由于现在我远离所描绘的事件的现场，而且我确实在这描写时刻，离开它们有两千里格之遥，我的公允持平之论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那么，我为朋友和敌人两个方面都说几句话：那些我与之

作战的人们，是美洲大陆勇猛的孩子，但是，我曾与之为伍的那些人，其勇猛善战并不下于他们。

那时，防守拉热斯，阻击一股数量上多于我军十倍而且由于最近获得胜利因而信心倍增的敌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壮举。我们与来犯之敌有一河之隔，这条河叫卡诺阿斯河。对这条河我们不能处处设防，牢牢守住，我们等了许多天，只等阿兰阿和波廷科两部会师。在这期间敌人都被我们一支小队伍拖住，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援兵一到，我们就坚决进击敌人。然而这一次，敌人无意交战，并且向圣保罗退却。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强有力的增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以去仔细弄清楚通常受到抨击的共和派军队的弱点和弊病。这些军队一般都由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和勇敢的志士组成。但是，除非敌人大军压境，他们并不想长期服兵役。因此，敌人的威胁一旦消除，他们就离开军队，掉头不顾。这种弊病几乎使我们陷于绝境，这种弱点几乎使我们全军土崩瓦解，如果敌人获得较为准确的情报，就可能利用我们这一弱点把我们吃掉。

105

塞拉人带头离开了军队。波廷科的士兵跟着学样。还请注意一点，开小差的不仅带走了他们自己的马，而且把那些属于部队的马匹也带走。结果是我们的部队一天天在逐渐瓦解，而且瓦解速度很快，不久我们便被迫放弃拉热斯，向里奥格兰德省方向撤退。这是因为担心曾被我们击溃逃走的敌人会来一个反击的缘故。然而，还是士兵的开小差弄得我们一败涂地！

但愿这一点对于渴望自由的人是一种前车之鉴！要让他们知道，并不是用鲜花、宴会和张灯结彩之类的东西，他们就能与专制主义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士兵打仗，而只能用那些训练更好、纪律更加严明的士兵去与敌人对阵。因此，我说在唤醒了人民以后，不要让那些不能用战争的艺术去训练人民，并使人民习惯于纪律

的人去插手这一艰巨的工作。有些人根本不值得去动员他们，因为道德败坏的人是不可救药的。

我们残存的部队就这样减员了，并且缺乏大量必需物品，特别是军服，这是高山地区随着天气阴霾的隆冬的来临而引起的严重的困难。我们残存的部队的士气也开始低落，士兵坚决要求，让他们返回家园。特塞伊拉因为大势所趋被迫让步。他命令我撤下山来和大队人马会合。他这方面也作同样会合的准备。这一撤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道路既崎岖难走，林区居民也暗存敌意，他们是共和国最凶恶的敌人。

于是，我们一共大约七十个战友，便从皮洛福林间小路下山。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林间小路”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迎战数不清的、预料不到的伏击。但是，我们的运气好得出奇，我们顺利地一一收拾了这些伏兵，这是由于我所率领的战士斗志坚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激起了他们无限的胜利的信心。我们所选择的山路非常狭窄，几乎不能容两个人并排走，而且到处都有丛林阻挡。敌人土生土长，熟悉地形，他们在最有利的地方设置了伏兵。他们就在埋伏的地方把我们包围。他们先是把一团火射将过来，在我们周围噼啪直响，我们根本看不清那些人射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同时他们突然疯狂呐喊，跳将出来（幸好，只是叫得凶，本事没啥）。但是，我们的士兵坚忍不拔，他们面临危险又是那样团结一致，结果只有少数人受了轻伤，只有一匹马被打死。

106

这些事情的发生使我们回想起塔索① 的魔林，那里的每一颗树都会走动，会说话，树身上还有血液循环。

我们与设在马拉卡萨的总部会合，当时本托·贡萨莱斯在那里担任总统和总司令的双重职务。

---

① 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为意大利诗人。——译者

第三十一章 塔夸里战役

共和派的军队正在为进军做准备。至于敌人方面，自从与我们的里奥·帕德号作战失利以来①，他们曾在阿莱格雷港招募了兵员，在老将希奥尔希奥指挥之下，从该地出发，到卡埃河河畔扎营，以等候敌卡尔德龙将军所部并与之会师。后者则带领一队庞大的骑兵先由里奥格兰德出发，准备穿越乡村与希奥尔希奥部会合。

对我们事业的重大挫折是，共和派的部队一看不再与敌军迎面对峙，就把兵力分散，这使得帝国派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的一切军事意图。其结果是：指挥我们野战部队的内托将军集中足够的兵力去攻打敌卡尔德龙的部队时，后者早已在卡埃河畔与帝国派的主力会合。

如果我们的本托·贡萨莱斯总统要处于与敌人周旋的有力地位，他就必须与内托的部队会合；这就是他放弃围城的打法的理由。这一部署和其后我方部队的会合，结果都很好，并且确实是本托·贡萨莱斯总统部队的极大光荣。我们与马拉卡萨总部的军队一起，向圣里奥波尔多方面出发，在离敌人的军队只有两英里以内的地方通过。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行军，其间，我们没有吃的和喝的（或者几乎是如此），我们抵达塔夸里附近，在那里，我们遇见内托将军，他早就出发来同我们会师。

我说"没有吃的和喝的"，只不过是说明这次行军的真实情况。敌人一知道我军的行动，他们就坚决向我军迫近。并且，当我们正在抓紧时间休息，或者在烤肉吃时（那是我们唯一的食物），敌人常常赶上我们，攻击我们。我敢说，有十次我们都把肉烤好了，哨

① 见本书第二十五章：《海上巡逻》。——译者

兵突然一声喊道："准备战斗！"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以战斗来代替早餐和午餐。最后，我在距离塔夸里六英里的平乌林奥停下来，并做好了必要的战斗准备。

由一千步兵和五千骑兵组成的共和派军队，占领了平乌林奥高地。该地一如其地名所示：是一座松林覆盖的山，山并不高。但是，这座山可控制四周的群山。我军的步兵驻扎在中路，由老上校克雷松西奥指挥。内托将军负责右翼，卡纳巴罗负责左翼。现在两翼完全由骑兵组成。这些骑兵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步兵也是出色的。士兵都是摩拳擦掌，恨不得狠揍一下敌人。而在胡安·安东尼奥上校率领下的一个骑兵军团就作为预备队。

另一方面，敌人有四千步兵，据说还有三千骑兵和一些大炮。他们在一条小河的另一边扎营，我们与他们隔河相望，而我必须指出，他们的军容很盛，远远不能加以轻视。他们的军队由帝国最精锐的部队组成，并由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将军指挥。

敌军的指挥员曾一股劲地追逐我们，一直追到这个地方，并做好了进行战略进攻的一切准备。部署在小河对岸的两门大炮的炮火一路横扫我们的骑兵。我们第一旅的勇敢士兵，在内托的指挥下，已经拔出他们的马刀，等待冲锋号吹响，就向已经渡过小河的两营敌人冲去。这支勇敢的骑兵队伍满怀必胜的信心，因为他们和内托从未败北。步兵在山顶排成分队，凭借高地做掩护，在那里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厮杀。卡纳巴罗持着长矛的威风凛凛的枪骑兵早已向前推进，并已包抄敌军右翼，迫使敌人重新部署第一线兵力（这是敌人一种毫无秩序的军事调动）。

那支盖世无双的骑兵队伍是真正的长矛之林，它其实差不多完全由共和国解放的奴隶所组成，同时这些骑兵还是从这个省最优秀的驯马师中挑选出来的。除了上级军官以外，他们全部都是黑人。敌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获得自由的战士手持长矛的雄姿。他

们的长矛比常用的长矛要长。他们黑黝黝的面孔，他们那经过严格而艰苦的训练而更加有力的强壮的四肢，以及他们的严守纪律，——真的，他们的每一点都会使敌人见了毛骨悚然。

指挥官说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早已深深打动了每个人的心："今天要让每个人能顶四个人去保卫祖国，要让每一个人具有四颗赤诚的心，加倍地热爱祖国！"这个刚强的汉子大声喊着，他除了不走运以外，具备着一个伟大指挥官的全部优良品质。

至于我，可以说我的心已与战争的节奏相一致。我是满怀必胜的信心，再没有比这一天更美好，再没有比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更壮观的了。因为我位于步兵的中心，在我们山上的最高点，我能鸟瞰一切，战场和双方的军队尽收眼底。原野上正进行一场互相屠杀的战争。这个地方只生长一些矮小而稀疏的草木，既谈不上对战略行动有所妨碍，也不能遮挡密切注视战况的视线。我清楚地看到，几分钟之内，就在我的脚下，那里将会决定美洲大陆相当大的地区——也许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命运。 109

这里将没有人得以生还？是我们将目睹如此密集而各部联络又如此熟练的部队被打败和落荒而逃吗？这些部队不是在很短的一瞬间，会变成血肉模糊之躯而断手残肢将会在血海之中飘浮的吗？不是所有这些漂亮的青年，尽管正在生命的鼎盛时期，他们要用自己的遗体使这庄严的战场的土壤变得肥沃吗？那么，来吧！击起战鼓，吹响号角来吧！让大炮轰鸣，杀声振天吧！让一切冲突像在札马①、法尔萨里亚②和阿克蒂乌姆③等古代战场一样获得

① 札马(Zama)北非古城市，位于迦太基西南，公元前202年西皮奥在这里打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从而结束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译者

② 法尔萨里亚(Pharsalia)，古希腊塞萨利南部地区，公元前四十八年凯撒大败庞贝于此。——译者

③ 阿克蒂乌姆(Actium)，古希腊阿卡尔纳尼亚西北岸的海角，公元前31年屋大维的海军大败安东尼于此。——译者

解决!

但是，事出意外。情况并非这样：这片原野并没有成为大屠杀的场地。敌人的将军被我们强固的阵地和我们志在必胜的、士气正盛的军容所吓倒，他迟疑不决起来，把已经越过小河的两个营后撤，由进攻转为防守。敌方卡尔德龙将军从进攻一开始便被打死，也许这一件事使希奥尔希奥举棋不定。如果我们不进攻他，他会立即放弃进攻我们的主意吗？看来这一着棋博得了我们多数人的赞成。我们那样做，对不对呢？战斗序幕的揭开只不过是小有冲突，且不论我们有利的阵地，所有的战机都对我们有利。但是若要放弃这优越的阵地，去追逐一支比我们强大四倍的步兵，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战场移往小河的另一边去。这样做是危险的，但具有诱惑性。最后，我们没有交战，或者说，只打了小仗。我们整天与敌军对峙，满足于小有冲突而已。

军队里口粮供应不足，我们的步兵忍饥挨饿，但更难以忍受的是口渴，除了那条小河流，别处都没有水，而小河又在敌人的掌握之中。但是，我们的士兵对各种匮乏早已习惯了。这些饿得、渴得要死的人的唯一抱怨是没有仗打。啊，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当你们团结一致、严肃认真，准备忍受疲劳与穷困，就象美洲大陆的这些人一样的时候，你们要确信：外国佬再也不能把你们的民族踩在脚下，再也破坏不了你们的家庭。意大利人呵！那时，只有那时，意大利将再次恢复它的地位，它不仅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而

110 且要走在这些民族的前头!

夜晚，老将军希奥尔希奥逃跑了。翌日破晓，我们搜索敌人，一无所获。只有在上午十时，雾霭消散净尽，我们才看见他们回到塔夸里的有利阵地上面去了。其后不久，我们获悉他们的骑兵渡河。很明显，帝国派是在全线退却。我们的将军当机立断，必须发起进攻。

敌人的骑兵借助于河上几条敌船当时已渡过小河。可是全体步兵尚滞留左岸，也是凭借这些敌船和森林掩护。这样，他们占领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地形。我们的第二步兵旅，由第三和第二十营所组成，被调去进攻敌军。他们非常勇敢地执行这个任务。可是，敌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他们，结果，尽管进攻非常勇猛，他们仍被迫退却。他们退却时是由第一旅、第一炮兵营（这个炮兵营没有大炮）以及水兵掩护的。战斗激烈，尤其是在森林里，步枪的射击声，树木的折裂声交织一起，浓烟翻腾，看来活象地狱中的一场暴乱。

双方的伤亡都不少于五百人，我们在小河之滨可以找到我们的勇敢的共和派壮士的遗体；他们在那里驱逐敌人，几乎把敌人都赶到河里去了。不幸的是，这些兵力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里战斗停止，这时第二旅也撤退了。这就是夜幕降临时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于是，敌人便这样毫无阻碍地渡过了小河。

我认为，我已很公平评价本托·贡萨莱斯将军的一切优秀品质，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他的某些缺点，其中最令人扼腕不止的是优柔寡断。这可能是他指挥的那些战役往往结局悲惨的原因。人们本不希望他把五百兵力投入战场（这是多么的寡不敌众），他满可以不仅率领他的步兵，而且看到骑兵由于地形难以施展威力这一情况，也可率领他的骑兵徒步地，即不骑马，与步兵一道去攻击敌军。如果我们迫使敌军后退，那早就把敌人赶下河去；象这样的打法，我们一定会获得辉煌的胜利。然而，不幸的是，将军害怕将全体步兵去冒险，因为这不仅是他所拥有的全部步兵，也是共和派所拥有的全部步兵。

其实，这种结果是我们一种无法补偿的损失，因为我们无法补充我们的勇敢的步兵，而步兵却构成了敌人的主要兵种，他们有

111 无数后备人员可以及时填充其行伍的缺额。总之，敌人盘踞着塔夸里的右岸，其结果，就控制了这片地区。至于我们，则取道返回马拉卡萨。

所有这些错误的军事行动使共和派的处境变得更糟了。我们回师圣里奥波尔多和塞特姆布林纳，最后到达我们的马拉卡萨总部。又过了一些日子，我们离开那里前往贝拉·维斯塔的兵营。

恰巧这一次，由指挥员想出的一个战略行动，将可以把形势扭转而对我们极为有利，假如命运之神肯支持（她是应当支持的）这个很聪明而又很不幸的人所作出的努力的话。

112

第三十二章　袭击北圣若泽

敌人为了加强自己的兵力以扫荡乡村，就不得不从他们的据点里撤出他们的步兵，因此北圣若泽尤其显得防守薄弱。

北圣若泽位于洛斯巴托斯湖口的北岸，是该省的要地之一。它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重镇。同时，当共和派的前景如此暗淡之时，对它的占领可以使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因此，占领该处不只是军事上有用的一着棋，而且是势所必行的一步棋。事实上，该城存有我们士兵做军服的各种必需品，而我们的士兵当时又是衣不蔽体，非常狼狈。可是并不单纯为了这个理由，不单纯是因为她作为该省的唯一港口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因为你只是在湖的北岸这一边才找到了一根“阿塔拉克”——即在湖口发现了一根为船舶指示水深的信号杆，从而，对北圣若泽的占领值得承担任何牺牲。

在这次行军中，不幸正好发生了在塔夸里已经发生过的同类事件。虽然袭击进行得巧妙非常，并且严守秘密，可是由于忽视了

那最后的一击，前功尽弃。通过每天走二十五英里的八天持续行军，我们来到了要塞的城墙下面。这是一个寒冬之夜，寒夜中不致露宿面有火烤，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们可怜的自由战士是饥肠辘辘，衣衫不整，而且由于行军途中大部分时间是狂风暴雨，结果弄得四肢冻僵，身上是又寒又冷。当我们的战士朝着布满岗哨的要塞和壍壕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处境就是这样困苦。

指挥员们的战马留在城墙不远处，交给阿马拉尔中校指挥的骑兵中队照料。然后，每个人都余勇可嘉，准备进攻。敌方哨兵一盘问口令，这就是开始进攻的信号。敌人只是在城墙上作短时间的微弱的抵抗。要塞里的大炮几乎没有开火。我们于清晨一点半发起进攻。到两点时，我们已拿下壍壕，还有三四座护卫城市的要塞也在我们的刺刀进逼下攻克了。

当时，既然已控制了所有壍壕、要塞，并且攻进了这座城市，看来我们是不可能丢掉它的。可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再次为我们碰上了。一旦进城并走上大街时，我们的战士就以为他们的任务业已完成。大多数人都散开了，他们被一种掠夺的念头所诱惑。与此同时，帝国派惊魂乍定，再次集结到该城的一个兵营。我们向他们的据点发动进攻，但他们击退了我们。指挥官到处寻找自己的士兵，以便重新发动进攻。但是，这种寻找毫无结果。即使找到了一些士兵，他们也已背满掠夺品，或者酩酊大醉，或者他们的枪因用来敲开民家的大门早已折断或者损坏。 113

至于敌人，他们却没有错过时机。在港口游弋的几艘敌舰进入了战斗位置，扫射我军所在的街道。当一座由于我们疏忽而未去占领的要塞成为敌军的庇护地时，敌人便向南里奥格兰德——位于洛斯巴托斯湖口对岸的一座城市求援。主要的一座要塞——一座取名为皇帝的要塞——是经过光荣而又喋血苦战才占领的，这座要塞由于火药库的爆炸而变得毫无用处，并且使我们相当多

的士兵付出了生命。最后，到中午时，这次最辉煌的胜利变成了最可耻的撤退。最勇敢的人因愤怒和失望而恸哭。只要想到我们的境况和我们所作的巨大努力，就知道我们的损失是严重的。

从这时起，我们的步兵只剩下徒有建制的虚名。至于随这次远征的那支小队骑兵，则掩护我们后撤。队伍撤退到贝拉·维斯塔营地，我留在圣西门海军那里，我部的军官和士兵，减少到只有四十名。

第三十三章　阿妮塔

114　我之所以去圣西门，是去监造一些独木舟，但不一定能搞成。这种独木舟是用树干制成的。我希望利用这些独木舟沟通我们与湖的另一部分的联系。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预定的木头没有到手。于是，我的计划哪一方面也没能得到实现。结果我由于害怕闲懒了身子，从专心致志去监造独木舟转到一心去侍弄马去了。圣西门这地方有许多刚长成的马驹，这些马可供我把我的水兵训练成骑手。

圣西门是一个异常美丽和广阔的农场。当时，这座农场被撩荒，部分还遭到毁坏。我听说这农场一向属于圣西门伯爵。他从前是一个流亡者。他的继承人因为与共和国为敌也流亡在外。我不知道，他与著名的创立了一种“宗教”的圣西门伯爵有无瓜葛。这“宗教”热心布道的“高僧”曾引导我信奉世界主义和世界兄弟会。但是，暂时由于这些叫圣西门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便把他们的农场视为合法的战利品，换言之，我们占了房子供我们住宿，牲口则拿来供我们食用。至于娱乐，我们满足于训练我们的小马驹，或者我应该说，是圣西门先生的小马驹。

就在那里，我亲爱的阿妮塔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没有为孩子起圣徒的名字，而用一个烈士的名字命名，孩子就叫做梅诺蒂。他生于1840年9月16日，完全可能就出生于圣维托利亚之战的那一天。由于他的妈妈历经艰险备，受苦难，他的安然出生真是个奇迹。这些艰险和苦难——我至今没有谈起过，为的是免得叙述夹杂不清。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说到，就必须谈谈。让大家知道，即使不是让全世界，那么至少也是让将会读这本日记①的一些朋友知道我所失去的那个可钦可敬的人物。这就是表示我的虔诚的一种举动。

在我们刚刚结束的战役中，以及我刚刚告诉过你们的故事中，阿妮塔一如既往，都坚持伴随着我。你们会记得，我们与阿兰阿上校指挥下的塞拉人的部队联军，在圣维托利亚决定性地打击了阿昆阿旅长，敌人的部队全部被歼。战斗中，阿妮塔冒着密集的炮火，一直骑着马。她是我军获胜和帝国派失败的目击者。那天，她是我们伤员的"上帝"，由于我们既无外科医生，又无野战医院，这些伤员都由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自己去治疗，这次胜利至少暂时为共和派收复了三个省：拉热斯、瓦卡里亚和塞拉峰②。我已经说过：在这以后不久我军怎样凯旋地开进拉热斯。

但在卡里蒂巴尼的战斗却是另一回事。我已告诉过你们，尽管特塞伊拉英勇非凡，我们的骑兵还是被打败了。我还说过，我和六十三名步兵发现自己被五百名以上的敌人骑兵包围。那一天，阿妮塔是看见我们在战争中倒足了霉的目击者。她感到遗憾的是当了一名非战斗人员，但她催促着人们向前方供应弹药，生怕士兵们可能发觉自己弹药不够。由于我们总得不停地射击，这一点使得

① 我重复提一下，这本日记是加里波迪仅仅为一些朋友写的。加里波迪把日记托付给我，是经过他的一位好友恳求的。——仲马

② 此处与本书第二十八章所述略有出入。——译者

她相信，如果弹药补充不上，将很快打光。因此，她向我们的基地走去，这时候，正追赶我逃亡士兵的二十名敌军骑兵忽然遇上我们辎重队的人马。阿妮塔是个杰出的女骑手，又骑上一匹好马。她满可以逃去，而且就可躲过敌人。但是，她那女性的胸膛里包藏着一颗英雄的心。她不是溜之大吉，而是激励辎重队的士兵进行自卫。突然间，她被帝国派所包围。一个男子汉都可能会投降的，但她却用踢马刺一催马，马猛然一跃，正对着敌群中间冲了过去，她只挨了一枪，子弹射穿了她的帽子，虽然也打落她一绺头发，但是她甚至连头皮都未曾擦破。假如不是另一颗子弹使她的战马倒地而毙的话，也许她会逃脱的。她被迫缴械，并被带到敌军上校面前。

阿妮塔平日临危不惧，非凡勇敢，陷于逆境时(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她变得尤其伟大。她就是这样出现在敌军军官面前。敌军军官虽然对她的勇气感到惊讶，可是在一个妇女跟前，他们用不上温文尔雅地去遮掩打胜仗的那股骄态。对于敌人轻蔑被打败的共和派的神气，阿妮塔是干脆以不加掩饰的、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对待，并且用她的唇枪舌剑奋力作战，一如她曾以战士的武器作战一样。

116

阿妮塔相信，我也是战死在沙场上的。基于这一点，她提出请求，并获准去战场阵亡的将士当中寻觅我的遗体。她像一个幽灵似的在那血沃的原野里长久地独自徘徊，一边寻觅着她害怕发现的东西，一边把那些她以为衣服或身形多少有些像我的、脸又朝着地面的死者翻转身来。

她的寻觅是徒然的。相反地，正是我，命中注定要受到这样的痛苦：即要我把泪水洒满到她那冰冷的脸颊上，而且当我无限悲痛的时候，我又未能在孩子妈妈的墓前撒一把泥土，撒一些鲜花！

当阿妮塔几乎完全相信我仍然活着时，她唯一的想法就是如

何逃走。机会不久便来了。她乘敌人打了胜仗，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走到关押她那所房子隔壁的一户人家。这家有个妇人，不知阿妮塔是什么人，就留下了她，保护了她。我曾把我的斗篷抛掉，以便作战更加方便。现在它落到一个敌人手里，阿妮塔便把自己那块更加好看和更加值钱的披肩将它换了回来。夜幕降临时，阿妮塔很快闯入森林，一下子便不见人影了。这个崇高的女人必定具有狮子般的雄心与羚羊般的敏捷，才能亲身冒这样的危险。她走的路线横贯覆盖着埃斯皮纳索山顶的广阔森林，森林中有许多千年古松构成这光辉的自然神殿的支柱，而且支撑力量之大足以支撑苍穹本身。那巨大的芦苇就在树木之间的空地上丛生着，芦苇丛里尽是各种野兽，还有那长着致人死命的毒刺的许多爬虫，只有那些知道这些森林的人，才能理解她所遇到的危险，以及她必须去克服的困难。幸而，这个美洲大草原上的女儿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从科里蒂巴尼到拉热斯有二十里格之遥，她必须孑然一身，又无干粮，穿过这难以通行的林带。她怎样过得去呢？这只有上帝知道。

她可能遇到的那部分地区的少数居民，对共和派是怀有敌意的，一听说我们败退，他们就拿起武器在许多地方设下埋伏，尤其是在山林中间的小道上，我们的败兵总得经过这些小道从科里蒂巴尼到拉热斯去。在“加巴库斯”，也就是说，在这些几乎最难走的那部分路途，曾发生过把我们不幸的同志残忍地予以杀害的事情。阿妮塔夜间通过这些危险区域，不是由于她有了指路明星，而是由于她抱着那令人崇敬的决心通过了森林。她的出现往往吓走了这些杀人凶手。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之所以逃跑，是因为被一个神秘的精灵所追赶。 117

而说实在的，看见这个勇敢的妇女，跨着一匹烈马（这匹马也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她请求殷勤款待她的那户人家给她的），

一直猛冲，飞跑，她驰过岩石，头顶电闪雷鸣，这真是一幅奇特的景象，因为在那不幸的夜晚情况确实如此，埋伏在卡纳瓦斯河渡口的四名敌骑，一望见这个"魔影"走近，便逃走了。他们连忙躲进岸上的灌木丛中。一会儿功夫，阿妮塔已来到这条湍急的溪流岸边。这条溪流，因连日霪雨而加宽，更因山洪的汇聚而增大了一倍，它已经变成一条河了。可是她，仍然渡过了这水势汹涌的洪流，但并不是如她早些日子那样，驾一条好船，而是用手紧紧抓住马的鬃毛，吆喝着马，连同马一道游过去。这条急流不是在狭窄的水面，而是在宽达五百码的河面咆哮着。可是她游到了对岸，安然无恙。一杯咖啡，还是在拉热斯启程时急忙地喝下的，这便是这个无畏的旅行者一连四天的旅程所吃的唯一的东西。这四天，是到瓦卡里亚所必需的时间。在这里，她再次与阿兰阿上校的部队会合。面阿妮塔和我在分手八天之后，又在瓦卡里亚会面了。这段时间，我们各自都以为对方死了。你们可以想像得到，我们当时是多么的快乐。

再说，以后还有一件更快乐的事等待着我们，我的阿妮塔在扼守洛斯巴托斯湖通向大西洋的门户的一座半岛上，生下了我们那可爱的梅诺蒂。她分娩时是在一个牧场里，而且受到了极其慷慨大度的照应。这小孩一生下来，头上就带着一块疤，那是她妈妈从马背上跌下来摔破的。

在这里，我能不能再次对热情照顾我们的好心肠的人表示谢意呢？我愿意向他们保证，我将永远感激他们。在营房里，我们甚至缺乏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我真的甚至找不出一条手帕给我那可怜孩子的妈妈，她也就很可能没法度过分娩这一难关，而分娩，那是需要一个妇女的全部力量，需要得到她所能得到的一切关怀的时候。

然而，我为了帮助我那可怜的妻子和孩子，决定跑一趟，到不远的塞蒂布林纳去买衣服，因为她们许多必需的衣物都没有。我

在这里有许多好朋友，他们当中有一个好小伙子名叫布林吉尼。于是，我穿过被水淹没的田野出发，田野里的积水已高达马腹。我 118 走过一座从前开垦过的农场。庄名叫罗莎·维尔哈。在这里，我遇见马西莫，他是手执长矛的骑兵队的一个上尉，他接待我非常热情。他占领了这些非常好的冬季营房，以照管那些马匹。

我到这里时正值黄昏，而且是冒着如注的暴雨。由于第二天天气也不见好转，这个好心肠的上尉尽其所有，招待了我。但是，我牢牢记住此行的目的，它使我不敢在路上耽搁，这样，尽管我的好朋友一再规劝，我还是继续上路，穿越这些酷似一座大湖的草原。我走了几英里的路程，就听到我刚刚离开的那个方向响起了一阵排枪声。一些难以打破的疑团浮现在我的脑际，但我不能再转回去。

于是，我来到塞蒂布林纳，在那里买了一些我所需要的东西。其后，脑子里仍在苦苦寻思着那一阵排枪的事，我取道返回圣西门。当我抵达罗莎·维尔哈的时候，我找出了我所听到的那阵枪声的缘由，并且知道一个悲惨的事件就发生在我离开那里的那一天。“摩林克”就是那个在卡马金河袭击过我的同一个人，这个人，我和我的十四名战士曾迫使他拖着一条断臂撤退。这个“摩林克”对马西莫上尉、他的全体士兵以及牲口——大部分是马，进行突然袭击。所有良马都装上船运走了，其余的则被杀死。“摩林克”动用兵舰和步兵成功地进行了这次突袭。这次突袭过后，他让步兵上船，自己却带着骑兵向北里奥格兰德方向进发，一路杀气腾腾，对所有的共和派的小部队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小部队分散在这一地区之内，原以为自己是十分安全的。我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水兵也在其中，他们被迫躲进森林。我一回来，我的第一声的惊叫，你们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那就是：“阿妮塔，阿妮塔，她怎么啦？”

阿妮塔分娩后十二天，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她衣服才穿上

一半，就跨上马背，把孩子放上马鞍，跑到她过去被迫逃进去的那座森林里去躲藏起来。因此，我在牧场既没有见到阿妮塔，也没有碰到曾照顾过她的那些好心肠的人，但我在树林的边缘遇见他们。他们就停留在那里，因为他们不能确切知道敌人的去向，或者是否还有什么让人担心受惊的事。

当时我们转回圣西门，在该地又驻扎了一些时候。从那时起，我们转移了营地，就在卡皮瓦里河左岸扎营——那就是说，这条河就是一年以前，为了远征圣卡沙里纳，我们曾经在那里如此全力以[119]赴，用车子搬运我们船只的那同一条河。可是，那次远征的结果却是那么悲惨。天哪！我的心当时曾在那里深深感动而且充满了希望，可是这希望却是如此悲惨地成为了泡影！卡皮瓦里河是由许多小河汇集而成的，这些小河的发源地，是濒临海岸的里奥格兰德省北部以及伊斯宾纳索山脉东面坡地的星罗棋布的湖泊。它的名字来源于“卡皮纳拉”一词。“卡皮纳拉”是南美很普遍的一种芦苇丛。在侨民居住的地方，这种芦苇被称为“卡皮尼科斯”。

我们只能够规模很小地在卡皮瓦里河和从圣格拉多·杜·阿布鲁运河恢复军事行动。圣格拉多·杜·阿布鲁是供作沼泽地和湖泊之间往来的水上通道的，在那里，我们吃了数不清的苦头，才调集了一些独木舟。我们用这些独木舟多次划到湖的西岸去，建立了两岸之间的联系——而且运送过往的“德拉吉特”①。

第三十四章　撤围与罗塞提

不久，共和派军队的处境日益恶劣。军队的需求愈来愈大，而[120]军队补给的来源愈来愈枯竭。塔夸里和北圣若泽这两次战斗使我

① 可以允许我使用这一个在法语中无完全相同的意义的意语中的措辞吗？德

军的步兵伤亡惨重，但是这支步兵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包围城镇这种打法的中坚力量。部队生活极度的困难，导致了开小差，就像在长期战争中所常有的现象那样，人民感到厌倦，他们对战争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从各方面都可使人感到，这是该收拾残局的时刻了。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派提出了许多签订和约的建议。虽然相对而言，这些建议对共和派有利，却被后者所拒绝。这一拒绝引起那些较为倒霉，从而也较为厌战的部队与人民的不满情绪。最后决定不再围攻敌城并且退兵。

卡纳巴洛师（该师有一部分是水兵）被调去执行这一军事行动和打开塞拉的通道（拉法图将军是一个帝国派军中的法国人，塞拉当时为其占领）。木托·贡萨莱斯则带领其余部队断后，担任大队人马的后卫。塞特姆布林纳的共和派警备队则将紧跟在后，并在最后开拔。但是，塞特姆布林纳警备队的军事行动未能完成。他们的城市遭受臭名远扬的"摩林克"的突然袭击，并被占领。

我亲爱的罗塞蒂就是在塞特姆布林纳阵亡的。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敢。他受了重伤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敌人要他投降，可是，他宁死，也不肯交出手中的马刀。

这是我心灵中的一次沉痛的创伤！你们都知道我曾多次说到罗塞蒂，你们也知道我是多么地喜欢他。因此，请允许我——即使我的文笔多么拙劣——再次向意大利倾诉我常向它说过的一些话：

"意大利呵！我的母亲！我失去了一个最亲爱的兄弟，你就失去了一个最崇高的儿子！"

拉吉特（Della gente）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含义是：男人、妇女、孩子、旅行者、商人、寻欢作乐的人等等。——仲马

罗塞蒂出生于热那亚，他的父母曾要他去做基督教的牧师，他们对他的气质知道的甚少。他是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最热情的意大利爱国者之一。他由于喜爱冒险生活，觉得在意大利生活不下去，便前往里约热内卢，在那里，他有时自己经商，有时充当经纪121 人。但是罗塞蒂生来就不是做商人的料子，他这颗从别处移植来的幼苗，很难在追逐钱财、锱铢必较的土壤中生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罗塞蒂没有敏捷的头脑，也不意味着他的头脑装不进各种知识——因为无疑地他可以立志在各个行当中成为第一流的好手——但是，罗塞蒂是所有的意大利人当中最地道的意大利人，——那就是说，他是最大方、最慷慨的人。一个原来有这样不会做生意的缺陷的人，那是不会致富的，他只会瞬即宣告破产。罗塞蒂也就是这样。

他待人和蔼，他的家就是众人的家，特别欢迎不幸的意大利的弟兄们。他不等流放者来找上门，而是出去寻找他们，这么一来，他很快便散尽了家财。在他本人不幸的时候，他的天使般的心肠也不忍看到一个意大利人在受苦。如果他的钱袋掏不出钱帮助这个人，他就要这个不幸者在他的贫穷的寓所等着他，他则走遍全城看能想点什么办法弄点钱，直到他能帮助等着他的人的时候，他才回家。真的，他的善良、坦白、忠诚使每个人都成了他的朋友，而当他诚心帮助别人的时候，每个人都乐意帮助他。

我们当时已到了进行塔里法战役的时候，这一役共和派被帝国派所击败。本托·贡萨莱斯和主要的军官均当了俘虏，被押解至里约热内卢。赞别卡里上尉也在其中。我已告诉过你们，我们是在圣克鲁斯监狱中认识的。那时，有一个巡逻计划，我们并且还拿到海上拘捕许可证。从那时起，我本人和罗塞蒂都没有闲过一天，直到那艘挂着共和派旗帜的巡逻船驶进广阔无边的大洋为止。罗塞蒂照管着每一件事，并且顺利地达到我们预定的目的。

其余的事情读者都知道，因为从那时起，这些事情读者都曾一一寓目。天哪！整个地球竟没有一处没有埋葬崇高的意大利人的忠骨。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不应欢乐，而应穿上丧服。噢，可怜的意大利：当你力图振兴，想起所有这些被食肉鸟所吞噬了的烈士的遗体时，你会真正了解这些逝去的人们的。

第三十五章　安塔丛林的小路

这次撤退，是在冬天，通过多山地区，又遇到连绵不断的大雨，因此，非常可怕，非常凄惨。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次撤退。我们随身用皮条牵着一些牛，作为我们唯一的军粮，因为我们预先知道，在我们将要走的那条路上，找不到可供食用的动物。 122

当我们撤退时，我们追击拉法图将军的部队，但没有追上。森林中的居民（他们被称为谢尔法人）希望表示一下同情我们共和派，并且唯有他们在袭击拉法图的先头部队方面有所行动。我们与这些自然之子紧密联系，他们并没有对我们流露敌意。

阿妮塔在撤退中，遭受着人类所能忍受的一切痛苦而没有死去。是的，她用难以形容的坚韧和勇气忍受着这一切。

有必要知道一点关于巴西这部分林区的情况，以便对一支没有任何运输工具的部队的困乏有个了解。这支部队获得补给的唯一来源是套索，在到处是野牛成群或其它的野生动物出没的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武器，但在茂密的森林，狮子、老虎所栖居的地方，它却毫无用处。

这些原始森林中许多河流彼此都相距很近，河水总是漫无止境地激涨，这尤其增加了我们的不幸。无情的暴雨跟踪着我们，一直下个不停。结果我们的一部分军队受困于两条水道中间，只能

呆在那里，什么吃的都没有。饥饿开始凶狠地折磨着大家，尤其严重地折磨着妇女和儿童，因饥饿而死亡的饿殍比比皆是，这是比炮弹和枪弹所造成的死亡更加凄惨得多的。

我们可怜的步兵就成为难以描述的苦难和匮乏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连骑兵那样杀马来吃也做不到。只有极少数的妇女和为数更少的儿童走出了那片森林。这少数儿童得以逃脱倒毙的厄运，还是由骑兵救出来的，他们有幸握有马匹，这些骑兵可怜离去了母亲的孩子们。孩子的母亲呢，已死于饥饿、寒冷与极度的衰竭，或者不死，也是危在旦夕。

阿妮塔一想到我们的梅诺蒂会失去，便浑身战慄，并且说实话，只有奇迹才能使我们保全他的生命。在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或 123 者过河时，我带着这个当时出生刚三个月的可怜的孩子，用一条布帕裹着，挂在我的脖子上，吊在我的胸前，这样便能用我的呼吸使他保持温暖。我带着十几匹马和骡子进入森林，这些动物或供我使用，或供我的那些同伴使用。现在我只剩下两头骡子和两匹马了。其余的或是饿死，或是累死。更使我们不幸的是向导迷了路，而这恰好是我们在这个可怕的安塔① 森林中遭难的主要原因。

我们越往前走，我们更接近于走出这可恶的林间小路的尽头。我带着两头疲惫不堪的骡子留在队伍后面，我希望救活它们，让它们慢慢走，给他们喂“塔夸里”叶子。“塔夸里”是一种芦苇。塔夸里城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同时，我打发阿妮塔带一名勤务和孩子走，好让他们寻找这个无穷无尽的丛林的出口，以及找点食物吃。

这个勇敢的女人轮流骑着我交给她的那两匹马。这两匹马救了我们一家。她终于走到森林的尽头，在那里碰上我们队伍的一

---

① 安塔是身高如驴的一种十分驯善的动物。它的肉味很美，它的皮能制成各种各样的玩意，可是，我从来未看见过一只安塔。——作者

个哨兵。哨兵还点燃了一堆篝火，——在瓢泼大雨中，这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我们这些同志中，有些人幸运地保存了几件羊毛外套。正当孩子的妈妈开始感到无法挽救孩子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用这些毛衣来包裹孩子，使孩子身体暖和起来，并且有了活力。这还不算，那些好心的人们以亲切的关注心情，着手去寻觅可以充饥的东西。他们可不是为自己找吃的，这是因为他们爱戴我才去承担这种使命。结果，他们多多少少总算使母子俩得以活了下来。首先帮了大忙的那个人名字叫曼齐奥，但愿他的名字永远得到祝福！

我徒费了心血去挽救那两头骡子。末了，我被迫放弃了那两头可怜的动物。它们当时气喘不已，摔倒在地，而我却必须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徒步穿过森林，走完这段路程。同一天，我再次见到妻子和小孩，并随即获知我的战友为她们所做的一切好事。

我们进入森林的九天之后，我们部队的后卫还没走完这段旅程。极少数军官保全了他们的马匹。敌人已在我们之前到了这个地方。他们逃跑时留下了两门大炮在丛林里。但是，当我们走过 124 时，几乎没有理会它们。我们无法移动它们，我相信今天那两门大炮总还在原地吧。

暴风雨似乎仅限于森林里有，因为当我们刚刚走出森林，在塞拉峰和瓦卡里亚附近，我们就碰上了好天气。一些牲口落入我们之手，这些猎物是我们很长时间挨饿的补偿，有助于我们忘记过度的疲劳、饥饿和雨淋。

我们在瓦卡里亚省逗留了些日子，等待本托·贡萨莱斯部队，该部和我们会合时，兵力已损失了三分之一。这些损失要归咎于那个蛮劲十足的"摩林克"。他听说该部退却，就开始咬住它的后卫，尾随不舍，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袭击，还与山民结成同盟进行骚扰，而这些山民通常总是共和派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拉法

图有时间退却，后来还得以和帝国派军队会合。但是，当这会合实现时，他的部队只有区区的几百人。他与我们一样必须面临同样的困难。此外，他必须克服一个预料不到的障碍，因为这事来得蹊跷，我准备在此谈谈。

拉法图将军在他的行军途中，必须经过两个名叫迪马托斯的森林，碰上一些名为布格里斯的当地的部落——这是巴西境内最野蛮的部落之一。这些部落的人知道帝国派部队将要过境，便在沿途设置埋伏，袭击了他们三、四次，极力杀伤他们。至于我们的队伍，他们却一点也不骚扰。虽然路上有许多印第安人所设置的用来抓住敌人的脚的捕机，但我们这一次碰上的捕机，都显而易见，并没有象通常那样蒙上树枝和草皮，因而，没有一个捕机造成了危害。

我们在一个大森林的边沿作了短暂的停留。在这期间，我们看见从森林里走出来一个妇女。她在年轻时被这些野蛮人抢去，她利用我们靠近的机会逃了出来。这个可怜的人情况非常可悲。

由于这些高地上不再有敌人在逃窜或来追赶我们，我们便继续行军——当然是一站路一站路的走，因为我们没有马匹，我们只好一路行军，一路捕捉一些小马驹，并把小马驹驯好来用。共和派的持长矛的骑兵部队，由于坐骑丧失殆尽，也只得用没有比这些马驹更好的马匹来重新装备。然而，这些年轻而灵活的黑人干得真是漂亮（尽管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但还是非常新鲜）。他们每个人都配得上“驯马大王”的称号，这种称号是维吉尔①授予皮洛普斯②的。 125 如果你们见过他们纵身一跃就跨上这些草原野马的背上（这些野马从不知道马嚼子、踢马刺、马鞍为何物），并紧紧揪

① 维吉尔，罗马诗人，约公元前70—19年。

② 皮罗普斯，据希腊神话，皮罗普斯为坦塔罗斯之子，皮罗普斯被其父所杀，并作为盛馔大宴众神，以后为农业女神得墨特耳(Demeter)救活。——译者

住马的鬃毛，骑着马在原野上狂奔，直至这四条腿的走兽肯服从人的操纵，承认被征服为止，你们就会同意这一称号的。然而，驯马不是一下子就完事的。这畜牲直到竭尽全力而无法挣脱骑手的控制之后，才肯屈服，而在骑手方面，则要有令人钦佩的驯马技术、力量和勇气，要使自己适应那动物的每一个动作，用两腿象钳子似的夹住它，随它一起跃入空中，随它一起在地上打滚，又随它一起跳起，决不从它身上摔下来，直到这畜牲汗流浃背，口喷白沫，四肢发抖，才算是驯服。一个好的驯马师要使一匹最顽劣的烈马就范，三天就够了。但是，小马驹被士兵驯得服服贴贴是很罕见的。特别是在行军期间，有这么多的其他工作要驯马师去分心，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去驯马。

经过马托斯之后，我们越过密西昂奈斯省，踏上通往这个小省的省城克卢茨·阿尔塔的道路。然后我们从克卢茨·阿尔塔前往圣加利尔，司令部就建立在这里，并且修建了许多临时性的茅屋作为营房，供军队住宿。

只要我还是单身汉，六年之久的危险生涯并没有使我厌倦。但是，既然我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与亲朋故旧又久无往来，再加上多年不知道我的双亲近况如何，因此，所有这一些使我想栖居到一个可以获悉我的双亲的音讯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我能抑制住这一类思亲的儿女柔情，但是，经过长期的压抑之后，这种感情又再一次强烈地表露出来。此外，关于意大利（这是我的另一个母亲）我也听不到一点消息！思念父母是强烈的，但思念祖国则更不可抗拒。

于是，我决定回到蒙得维的亚——至少是暂时这样——并向总统请了假。我也请求允许我带着一小群牛，在我的旅途中每次卖掉一只作为盘缠。

第三十六章　牛贩子

126　现在，我已是一个“特鲁皮尔”——就是说一个牛贩子。我就这样凭着财政部的一纸命令，在一座名为“彼特拉斯畜栏”的庄园里，在二十天之内顺利地凑齐了九百多头牲口，但这并非没有尝够一言难尽的苦头，因为所有这些牲口全是野生的。但是，更加艰苦的磨难还在旅途中等待着我。在旅途中我必须面临一些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渡过尼格罗河。在那里我险些把我的全部老本眼巴巴地看着丢光。因为要渡河，而我对这个新的行当又缺乏经验，特别是由于我雇来充当指导的那些贪婪的管理人员的趁火打劫，我想，能保住五百头牲口都很困难，而即使是这五百头牲口，由于饲料短缺，长途跋涉以及渡河的疲乏，要把牛群赶到目的地，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决定宰牛卖皮。在扣除各种开销之后，我还净剩一百个克朗①。这笔钱就用来打发必不可少的开支。

这里，我必须提到一次会晤，那次会晤使我结识了我最亲密、最要好、感情最深的朋友之一。天哪！这又是另一个上了天堂的人，他只有在天堂期待着意大利的获救！

在我们上次退却期间，当部队走近圣加利尔时，我就听说有一个意大利军官，这个人抱负不凡，心肠极好，人又绝顶聪明。他是个烧炭党员，经过流放后，曾参加1832年6月5日的法国战斗。其后他在波尔图长期被围期间，参加了保卫城市的战斗，使这座城市赢得了不可摧毁的声誉。他象我一样被迫离开欧洲，并把他的

① 克朗——旧币制的五先令硬币名。——译者

勇敢和本领用来为那些年青的南美共和国报效。有人曾告诉过我有关他的勇敢、沉着和膂力的故事。这使得我一再申言："当我和这个人会见时，他一定要成为我的朋友！"他名叫安扎尼。有关他的勇力传闻很多，有一次尤其是一鸣惊人，并引起很大的轰动。

安扎尼到美洲时，手持一封介绍信去拜访某某两个意大利同胞，他们是圣加利尔的商人。这两位先生让他当主要助手。安扎尼一身兼任出纳、记账，深得老板宠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有经商天才。

就象所有坚强勇敢的人一样，安扎尼温文尔雅，性格又颇为迷 127 人。他在商店里实际上担任经理，这是一家只有在南美才找得到的那种商店。这种商店经营你所想得到的各种货物。这样的一家商号，几乎是样样商品都有。

那时，这两个商人居住的这座城市，不幸邻近属于印第安部落的布特里斯人据以藏身的森林。关于这些部落我已在前章略为述及。印第安人中的一个头人，对这座小城而言，就是一种恐怖。他带领部落居民，一年中有两次袭击这个小城，他高兴勒索什么，就得给他，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他有点反抗。他头一次带两三百人进行袭击，后来带的人数逐步减为一百，然后，按照他所看到的他在那座小城所树立的日益增长的权力（因为只要一提他的名字，人们便惊恐万状）又减为五十，最后他感到自己已完全是这座城市毫无争议的主人，便单枪匹马而来。于是，尽管他不带随从，他仍然发号施令，敲诈勒索，好象当真他的整个部落都紧跟在后，准备让这座城市领略一下火与剑的洗礼。

安扎尼早先就听说过许多关于这个恶棍的谈论，而对谈到这个人的一切传闻，他只是听听，同时，对这个野蛮的酋长的无礼或者对这个人的残忍所造成的恐怖，他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时，对这个人的恐怖达到了这么一种地步：只要一听到"马托斯酋长"

的贼叫声，所有人家的窗户便一一紧闭，大门便纷纷上闩，好象贼的是"疯狗来了"一般。

这个印第安人已习惯于人们对他感到恐怖。这种景象使得他感到自己真是了不得。他高兴要哪所房屋打开门，就去敲它的大门，当大门一打开（恐怖心理使人们迅速开门），他就把屋子掠夺一空。主人也好，邻居也好，其他居民也好，没有哪一个想到斗他一下，不让他走。

安扎尼管理这家商店已有两个月，事无巨细，他是无不躬亲，使得店主人对他十分满意。就在这时，又一次听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贼叫"马托斯酋长来了！"。就象一贯那样，家家户户赶快关闭门窗。安扎尼一个人在商店，忙于结算一周的账目。他并不认为他刚刚听到的吵吵嚷嚷值得他去分心。结果呢，他仍坐在柜台后面，窗户不关，店门也是敞开着的。印第安人惊讶地停在这家店铺门前。他的出现引起人们普遍的慌乱。可是，这家店铺似乎对他的来临却视若不见。他走进店去，看见就在柜台那边，一个人从容地静心地在算账。他站在这个人面前，双手在胸前交叉，惊愕地凝视着他。

安扎尼的样子很有礼貌。

"朋友，也许您高兴买点什么？"他抬起头说。

"问我想买什么吗？"印第安人诘问道。

"当然，"安扎尼答道："大凡人走进商店，总是为了想买点什么东西。"

印第安人突然一阵哈哈大笑。

"那么，你不认识我了？"他问安扎尼。

"你干吗想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认识你呢？"

"我是马托斯酋长。"印第安人答道，一边放下手臂，露出腰带上四支手枪和一柄匕首。

128

"哦！那么，马托斯酋长，你想来点什么？"安扎尼问。

"我想来点喝的"。

"你喝点什么？"

"一杯烧酒。"

"那好办，请先付钱，我再倒酒给你。"

印第安人第二次发出笑声。

安扎尼稍稍皱起眉头说："这是第二次了，跟你说话，你不答理，而当着我的面发笑。我认为这很无礼，我警告你，如果你再笑，我就把你赶出大门。"

安扎尼说这些话时语气很坚定。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他不是印第安人的话，这种语气都会说明安扎尼是个必须认真对付的那一类人。

也许这个恶棍明白，但他的样子却象装蒜。

"我对你说过给我一杯白兰地"，印第安人坚持说，并用拳头把柜台捶得打雷一样响。

"但我也对你说过先给我付钱。"安扎尼又再说一遍："如果你不付钱，那就什么也别想。"

印第安人怒气冲冲地狠狠盯了安扎尼一眼，竟没想到会遭到对方的怒目而视。真是闪电遇上电闪，各不相让。

安扎尼常常爱说："除了道义的力量，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人家用眼睛盯着你，你就无所畏惧地、狠命地、顽强地用眼睛盯着他。如果他垂下眼帘，你就是他的主人，但你可不要垂下，因为那样他就成了你的主人。"

安扎尼的目光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是那个印第安人垂下了眼帘。

印第安人意识到自己已处于下风就暴躁起来。他想借酒壮胆。 129

“好吧，”那恶棍说：“这是半个比塞塔①，给爷们侍候。”

“干我这一行，谁付钱就侍候谁。”安扎尼平心静气地答道，并倒了一杯白兰地。

那印第安人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他说。

安扎尼又递上一杯。

那印第安人又把酒喝光了。

“再来一杯。”

只要印第安人所付的现款还够他那喝酒的钱，安扎尼就什么也不说。但当喝酒的人所喝的白兰地已和他所付的钱刚好相抵时，安扎尼便不再给酒了。

“怎么啦？”那印第安人问。

安扎尼把账单给他。

“你还想怎么样？”那印第安人蛮横地说。

“怎么样？……不付钱，就不给白兰地”。安扎尼解释道。

那印第安人的估计不错。五、六杯白兰地一下肚，已经使他恢复了在安扎尼狮子般凝视下所失去的勇气。

“拿白兰地来！”他喊道，同时伸手握住一支手枪，“拿白兰地来！否则我毙了你。”

但是，安扎尼是一个身高有五英尺九英寸的堂堂男子汉，膂力惊人，武功到家，他已猜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并充分准备好了对付他的敌手。只见他用右手一撑柜台跳出柜台外边，用全身的重量扑向印第安人，在他的对手还来不及扣动扳机之前，就用左手抓住其右腕。印第安人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向后倒了下去。安扎尼压在他身上，并用一个膝头顶住他的胸膛，然后再用左手把印

---

① 比塞塔(Piastre)，西班牙银元。——译者

第安人的右手掐到一边，防止他手中的武器打伤自己。接着，安扎尼用另一只手拔去敌人腰带上的手枪和匕首（同时把这些缴获的东西朝屋内四处扔），拧下对手右手上的手枪，握住枪筒，用枪托狠敲印第安人的头部。最后，安扎尼认为印第安人已尝够了滋味——我想这是一种典雅的说法——便站起身，用力踢了印第安人几脚，把他推向门口，再用力掀，把印第安人从大门口一下就掀到了沟边，最后就让他在那里。

说实话，印第安人真被揍的够呛，没命地逃跑，此后再也不敢在圣加利尔露面。

安扎尼曾用过另一个名字“费拉里”参加过葡萄牙的战争。在他用费拉里这个名字时，他干得很出色，获得了上尉军衔。他两次身负重伤——一次在头部，另一次在胸部。这些伤势的确非常严重，以致时隔十六年以后，他由于其中一处老伤的发作而病亡。 130

他头部的伤是被马刀劈的，这一刀劈在他的头盖骨上。胸部的伤是一颗子弹击中的，这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肺部，使他后来得了肺结核病。有人对安扎尼谈及费拉里这个人所创建的英雄业绩时，他常是微笑着说：费拉里和他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不幸的是，可怜的安扎尼，当他把自己的功绩归之于他所想象出来的那个人物的时候，却不能用同样的办法把他的重伤也推给那个人。

这就是人们向我谈及的这个人，这就是我想认识的这个人，也是我想结识做朋友的这个人。

在圣加利尔，我获悉他已出外做买卖去了，离城约莫有十几英里远的路程。我打听了一下，便跨上我的马去寻找他。途中，我在一条小溪旁遇见一个汉子，上身打着赤膊正在洗衬衫。我立即猜出这就是我所要找的人。

我走上前去，伸出手来，把我的姓名告诉他。从那时起，我们便成了兄弟。他不再为商店做事，而是象我一样参加了里奥格兰

德共和国的军队。他通常在胡安·安东尼奥师指挥步兵，胡安·安东尼奥是最有名望的共和派领袖之一。他也象我一样，离职赶路到萨尔托去。

我们一起度过一天之后，彼此交换了地址，并且说好，未经相互通气，绝不采取重要行动。

让我在此记下一个细节，使你们了解我们之间的尴尬处境，以及我们的兄弟情谊。

安扎尼有一件衬衫和两条裤子。我和他一样只有一件衬衫，但他比我富些，多一条裤。

当夜，我们同在一间房里安歇，但安扎尼在天亮之前就走了，没有打搅我。我醒来时，发现他那两条裤子中质地较好的一条留在我的床上。

我只和安扎尼见了短短的一面。但他是个第一次见面就会使你看准是个信守不渝、靠得住的人。这样，当我在蒙得维的亚工作，并担负了组织意大利军团的任务时，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安扎尼写信，请他来同我一起肩负重任。他来了，此后，我们从未分开，直到他重新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我的怀抱里死去为止。①

第三十七章　数学教师和商业代销人

131

我到达蒙得维的亚后，住在我的一个朋友拿破仑·卡斯特拉兰尼的家里，我受到他的太太非常善意的关照，这种恩惠我除了表示衷心感谢之外，是永远报答不了的。我对其他可敬的人物，G·B·丘尼奥（我的终身朋友）以及安东尼兄弟和吉万尼利索兄弟也

① 这里叙述的安扎尼之死，与第49章由梅迪奇提供的情况有出入。在第49章中梅迪奇说，安扎尼是在他的怀抱中离开人间的。——译者

表示同样的谢意。

我卖去牛皮所得的那一笔为数不大的款子当时已花完了。为了使我的家小的开支不致拖累我的朋友，我干过两个行当的工作。但我得承认，即使两个行当加起来，也远不够打发我们的开销。

我干的头一行是当商业代销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要带着许多货样：从意大利牙膏到鲁昂的纺织品。第二个行当是在可敬的保罗·塞米德先生家里当一名数学教师。我参加东方军团之前，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里奥格兰德问题开始平息下来并获得解决。我在这方面便不再有什么事好做了。东方共和国——这是蒙得维的亚共和国给自己起的名字——知道我闲着无事，不久便授予我军职以为酬谢。这种酬谢比起我去当一名数学教师与商业代销员来，那与我的能力，首先是与我的性格更为相称的。

我被任命为海防舰"宪法号"的司令官。当时，东方共和国的那支小小的海军由科塞上校指挥，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则由布朗将军率领。这两只小小的海军曾几次遭遇，几度交锋，可是没有一方曾赢得到左右战局的胜利。

大约在同一时间，有一个已经亡故的名叫维德尔的人负责共和国总部工作。这个人首先做的一件最令人惋惜的事，就是解散海军，其理由是国家的负担太重。这支海军曾耗费了共和国的巨款，如果有效率的维持下去，——这在当时是一件易事——就可以使我们威震拉普拉塔河一带。然而，尽管如此，军舰还是当做废船拆装，材料被卖。

然而，我又被指派进行另一次远征，而由于这次远征的结果引出了许多事件。我被派去指挥一艘装备十八门炮的双桅帆船佩雷拉号前往科连特斯。除了这十八门大炮之外，船上还有两门旋转炮。纵帆船普罗西达号则作为它的僚舰一同出航。科连特斯那 132

时正在进行反对罗萨斯的战争，我的使命就是支援该地反对这个独裁者的斗争。也许这次远征还有其他目的，如果有的话，那也是部长——将军的机密。

* * *

请允许这本回忆录的编者向他的读者就有关蒙得维的亚共和国1841年的情况，即加里波迪将军并不认为有必要在逐日记的日记中写的事情，略加阐释。

这些阐释跟1849年编者的笔录原稿是毫无二致的，这些笔录编者现在公诸于世。当时口授我笔录的那个人在创建东方共和国这件大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说的是帕奇科·伊·奥贝斯将军，我们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然而，我恳求我的读者不要着急。作过这些阐释之后，我们将立即把这支笔交还给另一位好朋友——朱泽培·加里波迪。因为我请你们注意，意大利的最初的解放者，像凯撒一样，都是文武全材的。

蒙得维的亚

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大约在1516年初，首先发现这个海岸和拉普拉塔河。而最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是值班水兵塞洛，他充满欢乐地用拉丁话喊道：蒙得维的亚！

这一声喊叫就是该城得名的由来。我们将非常简略地谈谈它的历史。

索利斯仅仅在一年以前就为发现里约热内卢而感到自豪，但他没有活多久去享受这一新发现的欢乐。他派了两艘船进入港湾以后，自己则乘坐第三艘船，上溯拉普拉塔河。由于轻信了印第安人所发出的友好信号，他上岸了，但随即落入伏击圈，他就在河岸上被杀害，被烤熟吃掉。为了纪念这次惨案，直到今天这条河还叫

索利斯河。

这个吃人的印第安人部落——应该承认他们是非常慓悍的——属于查卢亚斯的原始部落。他们是这部分地区的主人，就像休伦族人和苏人①是大陆的另一端的主人一样。

133

这样，蒙得维的亚对西班牙人是怀着敌意的。西班牙人不得不在天天作战和受到有组织的夜袭中间建立新的移民区。这种反抗确实是很有效的，正如我们说过蒙得维的亚发现于1516年，但是真正巩固基础却距今天不过一个世纪。

直到上世纪末，有一个人发动一次扑灭沿海地区土人的战争。通过这次战争，土人被消灭了。最后的三次战斗当中，土著部落就像古代条顿人一样，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置于队伍中间，苦战到死，但是寸步不退。于是，这三次战斗使得这些勇士的最后残存者丧亡殆尽，靡有孑遗。今天的旅行者可以看见弃置于阿塞瓜山脚下的最后一批查卢亚斯人的一堆堆白骨，这就是这次可歌可泣的惨败所留给后人凭吊的遗迹。

这个新的马留将军②是这些晚时的“条顿”族的征服者，即指挥官和总督乔治·帕奇科，他就是帕奇科·伊·奥贝斯的父亲。我们已经说过，正是后者亲口告诉我们现在提供给读者的一切详情。

但是，被剿灭的野蛮人为帕奇科指挥官留下了一些敌人。这些敌人顽强得很，危险得多，首先他们比印第安人更难以剿灭，因为这些新的敌人的为人处世不受宗教信仰的支配，他们身上的宗教信仰日渐薄弱，他们的心目中只有物质利益，而且与宗教信仰相

---

① 休伦族人：北美易洛魁人的一种。苏人：说印第安语群苏语的印第安人。——译者

② 马留（Marius,公元前155？—86年）：罗马将军。条顿人是公元前四世纪时出现于欧洲中部的民族，即现在的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等。——译者

反，这种物质利益是日益增长。这些新的敌人就是巴西的走私者。

关税体制是西班牙贸易的基础，于是，这成了指挥官和走私贩之间的生死搏斗。走私贩在有些情况下用诡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就用武力，不择手段地把他们的私货和烟草偷运进蒙得维的亚领土。这是长期的、流血的和你死我活的斗争。

唐·乔治·帕奇科，其人力大如神，身材魁伟，无比精明，他最后下决心，尽力解决走私问题。他确实对彻底消灭走私贩，没有象已消灭查卢亚斯人那样有过指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能做到使走私者远离城市。然而，突然之间，他们重新出现，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大胆，更活跃，更有组织。他们专门与缉私行动作对，而且很有力量，很有勇气，同时，首先他们完全像帕奇科指挥官一样精明。

指挥官派出许多侦讯人员到各地搜集情报，查明这种与缉私行动重新对抗的原因。所有侦讯人员返回后都说的是同一个人的名字："阿提加斯！"

那么，阿提加斯是谁呢？

他是一个约莫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像旧日西班牙人那样勇猛，像查卢亚斯人那样狡猾，像高卓人那样灵活。他一身兼有这三种气质，如果不是由于血缘，那么，至少是在他的才智上是如此。于是，接踵而来的便是以指挥官为一方，以年轻的走私贩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既斗智、也斗力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斗争。后者年轻，血气方刚，但前者也并非那么老朽无能。

帕奇科缉拿阿提加斯有四五年之久，他在哪里露面，就在哪里给予打击。但是，阿提加斯虽然受到打击，却从未被捕或者被杀。他第二天又出现了。城里这个人首先厌倦这场斗争，并像一个古罗马人在共和国时代那样，为了公众的利益，乐于牺牲一己的尊荣，他向政府提议说，如果他们任命阿提加斯代他继任指挥官，他将

辞职。据他的意见，只有阿提加斯能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就是扑灭走私贩。

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就象罗马的匪徒在归顺教皇以后那样，他们在城内散步时，也受到人们的敬重，而他们曾经是使这个城市恐怖的人。阿提加斯进入蒙得维的亚，担负起其前任所遗留下的扑灭走私的工作。一年以后，走私如果不是被扑灭，那么至少也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搞了。

这一切都发生于你们将要看到的与加里波迪有关的那些事件之前，即五十八到六十年以前。但是，首先我们是剧作者，我们没有养成删节我们剧作的序幕的习惯。无论如何，这个序幕并非索然无味，而且还将会使你们熟悉欧洲人很少知道的人物和地点。

阿提加斯当时的年龄是 27 岁或 28 岁。因此，当我从帕奇科将军那里获知这些细节的时候，想必他已有九十三岁了，并且那时他被人遗忘，仍然住在一座属于巴拉圭总统的小小的别墅里。无疑，从那以后他就死了。

他是一个年轻、漂亮、勇敢和健壮的人，并且是那时轮流统治蒙得维的亚的三种力量之一的代表。唐·乔治·帕奇科是旧世界骑士的勇猛精神的象征。这种骑士的勇猛精神曾伴随哥伦布、皮萨罗和费南多·科迪茨等人横渡海洋。阿提加斯本人却是本地区生长的一个人物。这样他可以被说成是代表那里的所谓民族派，而这一派是处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也就是说，处在仍旧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侨民的中间，这些侨民由于居住在城市，而城市中的一切都会使他们想起葡萄牙或西班牙的生活。

此外，那里还存在第三种类型，甚至可说是第三种力量。我们应该说，它对城里人与草原居民都同样是一大祸害。这就是高卓人①，加里波迪曾用颇有特色的、生动的语言称之为“新大陆的半 135

① 高卓人(Gaucho)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 —译者

人半马的怪物。”

那些生活在广阔平原、大草甸以及从海边一直伸延到安第斯山脉东麓的无边的莽原的人们，在法国我们管他们叫高卓人。但是我们搞错了。英国海军的里德上尉是第一个把高卓人与草原居民加以混淆而使这种说法风行的人。草原居民在他们鼎盛时代，不仅拒绝把他们看作是高卓人，而且还不屑比作高卓人。

高卓人是新大陆的流浪汉。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庭。他们的全部家当只是斗篷、马匹、砍刀、套索以及波拉①。砍刀是武器，套索和波拉则是猎取食物的家什。

于是，阿提加斯便在这个地区担任指挥官，而且干得出色。除了走私贩以外，大伙都拍手称快。到1810年革命爆发为止，他一直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这次革命无论就其目标或确实地就其结果来说，都是摧毁西班牙在新大陆的统治。1810年这次革命开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824年结束于玻利维亚的阿亚库乔战斗。独立武装力量的指挥官那时是安东尼奥·约塞·德·苏克利将军，他率领有五千人马。

西班牙部队总司令是唐·胡安·德·拉·谢尔纳，是秘鲁的最后一位总督，他统率的部队有一万一千人。

爱国者只有一门大炮，在数量上他们是一对二。真的，看来甚至还不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数字。他们缺少部队的给养，缺少粮秣、火药和面包。如果他们只等着挨打，那只有投降。他们是进攻，并且获得了胜利。

打响这场进攻的战斗的是爱国将领阿莱霍·科多瓦。他所指挥的士兵大约有一千五百名。他把军旗插在指挥刀的刀尖上，并且大声喊道：

① 波拉(bola)是一种原始的投掷野兽的武器。它有两根或更多的绳子，各根绳子的一端缚在一起，而另一端则散开，分别系上一个石弹或铁弹。——译者

“前进！”

“急步走，还是常步走？”一个军官问道。

“用胜利的步子走！”这是将军的回答。

当晚，西班牙军队全军投降，并发现自己竟成了早先以为十拿九稳是自己的俘虏的俘虏。

阿提加斯最先欢呼革命，把革命当作他们的解放的道路。他使自己成为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的首领，然后跑到帕奇科那里辞 136 职，把指挥权交给他，就像帕奇科从前请求辞职，把指挥权交给阿提加斯一样。

交接仪式将要进行的时候，帕奇科在他的寓所，即乌拉圭的一所白人庄园里，突然遭到一些西班牙海员的袭击，并被他们俘虏。

虽然如此，阿提加斯仍继续从事他的解放人民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内，他从整个大草原赶走了西班牙人——同时，他使自己成为草原的国王——并迫使西班牙人偏处蒙得维的亚一地。但是蒙得维的亚守备抗御的力量很强，因为它是美洲第二个防御最坚固的城市，第一个是圣·胡安·德·乌洛。

西班牙人的所有的支持者都到蒙得维的亚避难，该地由一支四千人的军队支撑着。阿提加斯由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结盟而加强了力量，对该城进行围攻，但一支葡萄牙人军队前来支援西班牙人，解了蒙得维的亚之围。

1812年，蒙得维的亚再度被围。龙德将军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方，而阿提加斯则代表蒙得维的亚的爱国者，为另一方。双方联合他们的兵力，再次包围该城。围攻持续二十三个月之久，最后，达成投降条款：把这座未来的东方共和国的首府移交给围攻者——当时围攻部队是由阿尔维尔将军统率。

为何是阿尔维尔而不是阿提加斯担任总司令呢？我们现在来告诉你们。

围攻持续二十个月时，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方的将士与蒙得维的亚为一方的将士已经接触三年之久，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我敢说几乎在种族上也是不同的），最初只是意见上的一些分歧，后来便逐渐相互仇视。阿提加斯像阿喀琉斯一样，那时退隐到他的帐篷里去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连人带帐篷一起拔走了。他蛰居于草原深处。在他的青年时代，当他干着走私贩这一个行当的时候，他对这个草原是非常熟悉的。

阿尔维尔将军在他之后继任，并在蒙得维的亚投降时担任波顿诺斯的总司令。波顿诺斯是这个地方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所取的名字，当时蒙得维的亚人被称为东方人。

这里，就让我们尝试一下去剖析波顿诺斯和东方人之间所存在的许多不同点吧。

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祖先三百年以前就定居于这个国家。他们自从迁到美洲的头一个世纪结束以来，便丧失了祖国的传统，即西班牙的传统。他们的利益就只是占领土地，并把土地视作安身立命的所在。今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几乎可说是美洲人，就象以前被他们征服的和土地被他们所占领的印第安人一样。相反，蒙得维的亚人建国仅有一个世纪，从被称为祖先的人算起，他们度过的时间并不长，还忘不了他们是西班牙人的儿子、孙子和曾孙。他们有一种新的民族感，而又未能忘却自己的文化所依附的旧欧洲的传统，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却一天天变得愈来愈背离那些传统，并转为野蛮了。

这个地区也并非对革命运动不发生影响，一方是倒退，另一方则是进步。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散居于非常广大的一片领土上，而居住的地方彼此又距离很远，境内缺水，没有森林，完全是一派阴郁的景象。居住在简陋的房屋内的居民，由于与世隔绝，日子过得艰难，彼此又相距甚远，养成了一种忧郁、卑劣而暴燥的性格。其

趋势是回复到边界附近的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生活。他们与印第安人做驼鸟羽毛、马被、长矛的木柄等生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小贩从文明尚未渗透到的地区带来的，是从欧洲人尚不知道的内陆地区带来的，印第安人用这些东西来交换白酒和烟草，他们把白酒和烟草带回大平原，大草原去，就用这些东西原来的名字来称呼，或给这些东西另外命名。

蒙得维的亚人却完全相反，他们居住在风景优美的地区，灌溉便利，灌溉用水来自谷地那纵横交错的溪流。诚然，它不象北美那样有大森林，有那样广阔无垠的林海，但是，各个深谷都有溪流，溪流两岸，是浓荫遮天。这里有象铁一样的树皮的奎布洛树，有金色的果实的乌巴杰树，以及树枝特别粗大的椰树。加之，人们住得好，吃得好。楼房、别墅、农庄与庄屋，都彼此邻近。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性格都是开朗和好客的。他们仰慕那种从欧洲飞快输入的文明。因此，滨临大海的一带地方他们让文明的风气自由散播。

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来说，理想的人是雄姿英发、骑在马背上的印第安人，而对于蒙得维的亚人来说，理想的人是欧洲人。欧洲人穿着紧扣的上衣，打领带，欧洲人用背带穿起的裤子上面还有松紧带。

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曾自命为第一流优雅高尚的人。他们很容 138 易认为自己受到奚落，但同样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他有着比蒙得维的亚人丰富得多的想像力。美洲第一批知名诗人就是出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瓦雷塔和洛弗努、多明戈斯和曼纳尔便是波顿诺斯诗人。

蒙得维的亚人的诗人气质较次，但在下决心和制订计划当中则比较沉着和坚定。如果他们的对手妄图在高雅方面居第一位，他们便要求在勇气方面得分。在他们的诗人队伍中，我们会找到

海达尔哥、贝洛、菲格罗阿和胡安·卡洛斯·戈梅斯。

就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妇女自称是南美洲从勒美尔海峡到亚马逊河这一带最漂亮的美人。

也许必须承认，蒙得维的亚的妇女的容貌，不如她们的近邻那样迷人，但她们的体态饶有丰姿。从她们的脚、手和整个曲线来看，她们是直接来自塞维利亚或格拉纳达①。

这样，在这两个地区，男子比风雅，比勇气，女子就比漂亮，比魅力，比体态。那些具有男女两重性格的诗人（他们像男子那样暴躁，又像女子那样任性，有时又像孩子那样单纯）就在才华方面争个高低。

于是，从我刚刚所说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阿提加斯和阿尔维尔之间，有充分理由产生恶感。彼此不仅存在嫌隙，而且互相仇恨。不仅仇恨，而且动刀动枪。所有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憎恶都是以前那个走私贩头头所挑动起来的。对他来说，只要能达到他的目标，采用什么手段都在所不惜，而其目标就是把波顿诺斯赶出这个地区。于是，这个阿提加斯就把这个地区所提供给他的一切资源集中起来，使他本人成为那些被称为高卓人的美洲的流浪者的头头。

阿提加斯正在发动多少算是一场圣战。因此，他是不可抗拒的，无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还是西班牙的军队都抗拒不了。西班牙人非常了解，阿提加斯回到蒙得维的亚，就意味着野蛮代替理智。

那些预言蒙得维的亚将恢复到野蛮统治的人们，他们没有弄错，我们从一开头便看到无组织、无文化的流浪汉组成一个武装集团并由一位将军统率。他们以阿提加斯为独裁者，那里便开始

---

① 塞维利亚（Seville）与格拉纳达（Granada）两地均在西班牙。——译者

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1793年法国无套裤党① 统治相类似的时期。蒙得维的亚受到赤脚汉的统治，这种人穿着没有系紧的一种名叫"卡森西洛斯"的东西，还穿着苏格兰的"奇里帕"和一件破烂的斗篷，就算是蔽体。这种人歪带着的帽子盖住一只耳朵，并用一个名叫"巴比爵"的东西固定帽子的位置。蒙得维的亚于是变成一种空前未有的、奇特的、有时是非常可怕的情景的见证人。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阶级往往一蹶不振。阿提加斯的所作所为很象其后的罗萨斯，虽然残暴方面不及后者，但勇气则过之。 139

阿提加斯的独裁体制尽管是一种灾难，但是，它却具有民族色彩的灿烂的外观。这就是蒙得维的亚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斗争，阿提加斯一再对后者进行打击，最终完全廓清了后者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不要忘记他还坚决抵抗过1815年入侵的葡萄牙军队。

葡萄牙人的这一入侵的借口是阿提加斯政权不稳，以及必须使紧邻的人民摆脱这类动乱，这些动乱有传染性。这些动乱甚至在阿提加斯统治的心脏地方，使文明的拥护者更加对立。特别是上层阶级，发誓衷心支持葡萄牙人打赢，以便以葡萄牙人的统治取代民族政权，因为民族政权带来的只是它的良民证以及凭恃武力的暴政。尽管国内出现了这一秘密阴谋，尽管受到葡萄牙人和波顿诺斯的进攻，阿提加斯仍然坚持了四年的抵抗，同敌人进行过三次鏖战，虽然最后他战败了，或者我不如说，队伍被切割成许多小股，他退隐到恩特雷·里奥斯，那就是说，退隐到乌拉圭的僻远地方。阿提加斯虽然在那个地方流亡，但是，即使不是他的军队，单单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一种难以忽视的力量。但他的副官拉米雷茨叛变了，领着阿提加斯剩下的四分之三的人马起来反对他，打得

① 无套裤党(Sansculotte)，这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贵族们挖苦共和派的话。——译者

他不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而这个地区的土地，他每接触一次，就象安泰一样，似乎就吸取了新的力量。①

于是，阿提加斯象一股龙卷风所卷起的水柱，在离开它所造成的废墟之后便在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是那样隐居在巴拉圭。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在1848年，正好是加里波迪保卫蒙得维的亚的时候，他仍然隐居在那里，而且依然健在，年纪大约有九十三或九十四岁，同时，耳聪目明，健旺如昔，膂力也差不多不减当年。

既然阿提加斯被击败了，那就没有什么妨碍葡萄牙的统治了。它的统治就在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而在法国出生的拉古纳斯男爵便是1823年这种统治的代表。1825年，蒙得维的亚和所有葡萄牙的领地一样，都让与巴西。于是，该城便被一支八千人的军队所占领，而这好象是为了保证巴西皇帝领地的太平。

140

这以后，一个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放逐的蒙得维的亚人，把同被流放的三十二个弟兄集合起来。他们志同道合要使自己的祖国获得自由，否则便以身殉难。这个小小的爱国集团分乘两条皮舟，于大阿雷纳尔登陆。领导人名叫胡安·安东尼奥·拉瓦莱哈。

拉瓦莱哈事先曾和本国一个地主制定计划，准备当他一上岸，地主就要把备好的马交给他。于是，他一踏上岸，便向这个地主报信，但后者回答说，一切已被发觉，马匹已被夺走。又说，如果允许他向他和他的同伴提出忠告的话，那么，他们应当尽快坐上船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但是，拉瓦莱哈回答说，他此举的目的是向前冲锋，而不是向后退却。因此，他自己留下，命令船夫驾驶空船返回布宜诺斯艾利

---

① 安泰，见本书《致读者》注。——译者

斯。四月十九日，他和三十名伙伴以解放的名义占领蒙得维的亚领土。次日，这支小部队征集马匹——姑且这样说吧，这次征集是得到了大多数地主的赞同的。于是，这支小队伍得到马匹装备之后，就向首都进发。但在路上他们遇到一支两百名骑兵的队伍。这两百人当中，四十名是巴西人，一百六十名是蒙得维的亚人。这支队伍是由拉瓦莱哈的战友胡里奥·拉古纳上校指挥的。拉瓦莱哈本来可以避免与之交锋。但是，恰恰相反，他径直向这两百名骑兵冲过去。不过，不是进攻，而是要求会见拉古纳。

"你想干什么，你在这里追求什么？"拉古纳走上前来与他相会并问道。

"我是来解救蒙得维的亚，使它免受外国的奴役的。"拉瓦莱哈答道。"倘若你支持我的话，就来和我们一起干吧！如果你反对我，要么你投降，否则就准备战斗。"

"我不懂什么叫投降。"拉古纳答道，"同时我希望永远没有人来教我。"

"那么，来吧！带领你的队伍，让我们看看，上帝将站在哪一边。

"我正准备这样做。"拉古纳说。他策马飞跑，去带领他的士兵。

但就在那时，拉瓦莱哈把蓝白红三色的国旗一扬开，这旗帜与法国旗一样，一百六十名蒙得维的亚人立即倒戈。四十名巴西人成了俘虏。 141

此后，拉瓦莱哈向蒙得维的亚的进军便成为一次胜利的进军，结果是由全体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热情所宣布成立的东方共和国，便进入世界各国的行列。

第三十八章　罗萨斯

142　在这个时期，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人的赫赫大名。这个名字有一天将会使阿根廷联邦一听见就害怕。

一八一〇年革命后不久，一个十五、六岁的年青人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是离开城市到广阔的乡村去的。由于他行色匆匆，急不择路，不难看出，他是心乱如麻的。

这个年青人的名字叫胡安·马努伊尔·罗萨斯。

为什么尽管是一个孩子，就逃出家庭，把诞生自己的安乐窝置之不顾呢？为什么他这样一个城里人竟跑到山民中间去避难呢？这是因为他曾殴打了自己的母亲，所以，他走到哪里，他父亲就骂到哪里，他简直受不了，他立意要侵扰自己的家乡。

这件并非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很快就在许多将要发生的、更为严重的事件的喧嚣声中被人们忘却了。当他先前的同伴立志从戎，在独立的旗帜下，为反对西班牙的统治而战斗时，他隐居在南美洲的滂沛草原，决心过高卓人的生活，衣着打扮，一举一动跟高卓人是一个样子。他成为一个最好的骑手，一个掌握套索和"波拉"的行家，以至任何人见到他在文化尚欠发达的人群所习以为常的谋生的本领方面是如此过硬，同时又不知道他是城里人出身，谁都会把他当作一个土著——不是当作一个从城里逃出的"城里人"，而是当作一个真正的高卓人。

罗萨斯开头到一座庄园打短工。后来，他成为监工——加里波迪已告诉我们监工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又成为一个总管。这个职称是无须解释的。在最后这个职务中，他管理的是有权有势的安科纳家族的一切事务。这是他作为一个地主发迹的基础。由

于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你们了解罗萨斯的所有方面，让我们告诉你们，他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件抱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反对西班牙的革命所诞生的奇迹的年代里，罗萨斯一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候，有勇气的人们可以在战场上寻求功名，有才能的、受过教育的、精明练达的人们则可以在议会里安享盛誉。诚然，罗萨斯是求名心切的，不过，他能得到什么样的声誉呢？他这样一个既没有勇气上战场，又没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他能干出个什么名堂来呢？但是，在他的耳旁不停地响着一些光荣的名字：在阁员中间有象里瓦德维、佩索斯、阿格罗的大名；在武将当中则有圣马丁、巴尔卡斯、罗德里格斯和拉斯赫拉斯这些人。

143

所有这些从城市传出的赫赫大名，终究唤起了荒原的共鸣。同时，所有这些大名勾起了他对城市的全部憎恨，城市给别人带来胜利的狂喜，但却是给他带来放逐。

但罗萨斯即使在那个时期还是梦想着未来，并为之作准备。他流浪在滂沛草原，被当作一个高卓人，他自己与穷人患难相交。他迎合草原居民的偏见，唆使他们反对城市居民，告诉他们正是他们自己有力量，而且在数量上占优势，并千方百计使他们了解，只要乡村愿意，乡村就会占有城市，而城市统治乡村则已经有好久了。

岁月流逝，到了一八二〇年。

正是这时，罗萨斯得到他早先在草原居民中所拥有的势力的支持，开始出现在滂沛草原遥远的地平线上。

我们已经看到在蒙得维的亚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让我们看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兵发动了反对总督罗德里格斯的起义。突然，一团乡村民兵——红衫军——在1820年10月6日开进这个城市。为首的是一个上校，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非常熟悉，而这个

城市对他也是久闻其名的。

这个上校就是罗萨斯。

第二天，乡村民兵和城市民兵发生摩擦，唯独在那天，上校不再是那个团的首领。剧烈的牙痛，一直痛到战斗结束，使他只得置身事外。无疑这使他感到极大的遗憾。那又为什么不会感到遗憾呢？难道屋大维不是在阿克蒂乌姆之战那天发高烧吗？罗萨斯颇有点像屋大维；只是屋大维后来成为奥古斯都，而罗萨斯则大多决不会成为这样的角色。

这次进军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罗萨斯全部政治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战功。这个城市的起义者遭到了失败。

当时，里瓦达维既然有一段时期颇孚众望，而且担任了内政部长一职，他就自己出任总督。里瓦达维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动乱的年代里，他在革命中崭露头角。他多次游历欧洲，是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他似乎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最热烈的，而首先是最纯正的爱国精神，只是他把在巴黎和伦敦所研究的关于欧洲文明的见解，应用于一个并无上千年的社会斗争的历史背景，而且以不同于我们的步伐向前发展的这样的民族的时候，这种关于欧洲文明的见解，就使他的思想方式出现了问题。他要求把进步的速度加快一倍，为美洲做出彼得大帝当年为俄国所做的一切。但是，由于他并没有彼得大帝所拥有的同样的手腕而失败了。

144

如果里瓦达维把他的天才再结合上一点老练，或许他就成功了。但他在风俗习惯上面伤害了人。可是，有些风俗习惯往往形成民族性。面其余的习俗则是民族引以自豪的基础。他嘲笑美洲人的衣著，他讨厌“卡塞奥塔，”他看不起“奇里帕”，而前者是乡下人的短上衣，后者则是乡下妇女的裙子。同时，他并不隐瞒他喜欢西式男上衣和女上衣。他逐渐地失去了名望，他的权力也就紧接着逐渐消失。

然而，为了替换他想禁止的那两种服装，他给国家是不是没有添上多少麻烦呢？他的政府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未有过的、财力最富庶的政府，他建立了许多所大学和中等学校，并且把相互教育体制引进了学校。在他任职期间，从欧洲召聘学者，艺术受到保护，而且有所发展——总之，在哥伦布发现的这块大陆上，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誉为南美洲的雅典。

我们已经说过在一八二六年爆发的巴西战争。为了把这次战争进行下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耗尽了它的财力。这种资源的消耗又削弱了政府机构的能力，结果这两方面又导致了革命的再次爆发。

我们已经说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像在蒙得维的亚一样，因为利益不一致，城市和乡村几乎没有相同的意见，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了革命，乡村派立即总动员，冲向布宜诺斯艾利斯，侵入这个城市，并且使他们的指挥官成为政府首脑。

那个指挥官便是罗萨斯。

〔我们前面几页所开始的插叙就到这里结束。〕

1830年，罗萨斯尽管有来自城市方面的反对，但在乡村势力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督。他发现里瓦达维的政府已使城市文明得多。然后，罗萨斯，这个滂沛草原上的高卓人，设法让自己与文明重新和好。他似乎忘记了他直到那时还矫揉造作的那种粗野的生活方式。这条毒蛇想摇身一变蜕去他的外皮。

然而，城市拒绝了他做出的进步姿态，文明不肯原谅这个转到 145 野蛮人阵营方面去的背叛者。如果罗萨斯穿上军服，士兵们就彼此低声地问道，他在哪个战场上赢得他的肩章；如果他在会上讲话，爱挑剔的人就问罗萨斯在哪个庄园学到这样的风度；如果他在一个集会上出现，妇女们就指着他说："你看见哪个冒牌的高卓人

吗?”那些旁敲侧击与背后中伤居然愈演愈烈，达到了当他的面高声朗诵辛辣的讽刺匿名诗的地步。波顿诺斯对这些匿名短诗是赞不绝口的。

他那届政府执政的三年时间就在狠命压抑他的自尊心当中度过。可能，这样的压抑达到了精神上极大折磨的程度，而他在我们可以认定的这段时间里，是被迫的。即使不是让他的残忍的本性，那么至少也是让这种本性的大发作去承受这种折磨。结果是他辞职从宫殿的楼梯走下时，他的灵魂沉浸在憎恨中，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他意识到他和城市的任何联盟都再也不可能了。他回到忠诚的高卓人那里去，回到他的庄园去，在那里他是主宰；他回到空旷的乡村，在那里他被公认是国王。然而，这些都带有将来某一天能以独裁者的身份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图，象苏拉进入罗马一样（他根本不知道苏拉，可能也从未听说过），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纵火的火把。

这就是罗萨斯为了达到目的而做的事情。他请求政府给予他在讨伐野蛮的印第安人的军队里的某种指挥权。政府怕他，而且认为如果答应了他所要求的荣誉，就可能摆脱他。政府把所有能拨归他麾下的军队都交给他，完全忘记了这么一来，政府削弱了自己，壮大了罗萨斯。

罗萨斯一旦当上了军队首领，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煽动了一场革命，使他恢复了权力，但是，为确保他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首领，他只接受了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的职务。然后他以闻所未闻的极端独裁体制再次入主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就是说，在处理国事时他具有无限的权力。

他促使倒台的总督，或者毋宁说是他推翻的总督叫胡安·拉蒙·巴尔卡斯将军，他是那些在独立战争中功劳最大的人物之一，也是联邦派的领导人之一。对这个党派，罗萨斯当时声称他支持。

巴尔卡斯是个胸襟开阔的人。他对祖国的忠诚是出自一种信仰。146
他信任罗萨斯，做了许多有利他爬上权力宝座的事。然而，巴尔卡斯却是被罗萨斯所抛弃的第一个牺牲者，他死于放逐。当他的遗体进入国境时，罗萨斯拒绝死者的亲属所提出的给一个当过总督的人应享受的公葬，而只准采用平民的简单殡葬仪式。

于是，我们必须认定罗萨斯的真正掌权开始于1833年。他最初的政府充满了伪饰，没有暴露出他残暴的本性。这个本性随后给了他一个嗜血的名声。那个时期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只是枪毙蒙特罗市的市长和圣尼古拉斯的犯人。然而，我们可不能忘记在这段时期内有一些神秘的意外的死亡事件——历史不顾一切把这些死亡事件的日期用鲜血记录在国家的档案里。

乡村派的两位领导人也是这样失踪了，这两个人的影响力可能使罗萨斯疑忌。阿波里托和摩里纳的死也是在这段时期。这就像落在当年罗马帝国两个执政官身上的事情一样，这两个执政官当时是跟着屋大维参加反对安东尼的第一次战役的。

现在我们给您描绘一下罗萨斯的画像。他到目前为止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他却是一个一直在想他有权对一个国家滥施最高威权的人，而且他当时居然已把这种威权攫取到手。

大约1833年——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段时间——罗萨斯39岁。他有欧洲人的长相，浅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蓝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留到跟嘴巴一样平，但从来不在下巴或嘴唇上留胡子。如果人们只从这点上判断的话，他的外表讨人喜欢。但罗萨斯有从不正视人脸的习惯——不论是对朋友还是对敌人，因为他懂得朋友差不多总是伪装的敌人。他的声音是悦耳的，当他想讨好别人时，他的谈话绝不缺乏吸引力。他那懦夫的坏名声是众所周知的，他那狡猾的名气也无人不晓。他爱捣鬼。在他做正经的

事情之前，那是他的主要工作。但一旦掌权后，捣鬼对于他只不过是一种消遣。他的乐趣和他的本质一样残酷，他的狡猾和残酷加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让我们举出一两个例子。

一天晚上，当他要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时，他把为晚餐准备的酒都藏了起来，橱里只留下一瓶名叫“莱罗伊”的名酒。这瓶酒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增加它的名贵，单凭它是在莫里哀时代① 酿制的这一点就够了。这个朋友在找酒时拿到了这瓶酒，发现里面的东西并不令人生厌，吃饭时就把它喝光了。罗萨斯假装他要节制饮食，除喝些水外不喝别的。晚饭后，他立即到庄园去了。这个朋友在死神门前徘徊了一夜。罗萨斯对自己的捣鬼放声大笑。如果他的朋友果真死了，毫无疑问他会笑得更加厉害。

当任何市民到他的庄园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喜欢让人家骑上他的最烈性的马，骑马者从马上摔下伤得越重，他就越高兴。

在政府大厦，他总是被一些小丑和走江湖的人包围着，甚至在处理非常严肃的事情时，他也让这些人单独留在他周围。1829年，他围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带着这些可怜的家伙当中的四个人。他封他们为修道士，依靠他个人的权威，他自封为他们的修道院长。他叫他们比格拉教友、查加教友、莱兵扎教友和比斯卡加教友。除了这些江湖骗子和小丑外，罗萨斯也非常喜欢吃甜食。因此他的住处总有各种甜点心。这些修道士也并不讨厌甜食，他的住处常常会有几盒点心失踪。罗萨斯总是叫他们坦白，修道士们知道说谎的后果，因此偷吃的人总是供认不讳。而那偷吃的人马上便被剥光衣服，由他们三个同伴用鞭子抽打。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人都知道罗萨斯有一个名叫尤塞维奥的亲信，此人是混血儿。罗萨斯有一天在接见下属官吏时，心血来

① 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法国演员及剧作家。——译者

潮，竟像杜·巴雷夫人有一次要她的黑奴扎摩雷所干的那样，要尤塞维奥身着总督服在他主子的位置上接受下属官吏的晋谒。

尽管罗萨斯对这个混血人格外垂青，这个可怕的主子有一天竟拿他开玩笑——像罗萨斯所想出的所有玩笑一样，是一个残酷的玩笑。他借口说一个阴谋集团已被揭露，而尤塞比奥是其首领。他断言这个阴谋集团的目的就是要谋杀他——罗萨斯。尽管尤塞比奥申辩说，他是忠诚于主人的，还是被捕了。罗萨斯有一些完全听命于他的特别法官，他们不管被告有罪与否，罗萨斯提出控告，他们就给以审理，判决犯人死刑。

尤塞维奥经历了判决前的一切审讯手续：他认了罪，然后被押送刑场，在那儿他发现刽子手及其助手都在场。突然，就象古代悲 148 剧中的上帝一样，罗萨斯出现了，宣布他女儿曼纽利塔爱上了尤塞维奥，希望和他结婚，因此原谅他了。不用说，虽然尤塞维奥没有在刽子手上丧命，但是他已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我们提到了曼纽利塔，说过她是罗萨斯的女儿。我们的欧洲读者可能并不知道曼纽利塔这个女人。我们要告诉读者，上帝把她放在她父亲身旁就是要她使她的父亲变得好一些。在罗萨斯的极盛年代，她的主要任务是几乎每天重复"赦免"这个词，她的请求有时候会获得允准。

曼纽利塔现在是个四十岁的妇女。由于热爱她的父亲，也可能部分因为忠诚上帝的使命，她至今没有结婚，或者我应更确切地说，直到1850年我们再也看不见她时，她一直没有结婚。

说曼纽利塔艳若天仙，这倒未必，但她颇有几分姿色：她富有女性的魅力，容貌不俗，谈吐手腕都堪称八面玲珑，同时卖弄风骚又象个欧洲妇女。她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给陌生人留下的印象。曼纽利塔一直受人诽谤，但这很自然：她是罗萨斯的女儿，就是说受到所有人憎恨的人的女儿，人们责骂她继承了她父亲残酷的本

性，同时责骂他象教皇博吉的女儿一样，在追求另一种更加亲昵的、但不合乎人之常情的爱的当中已忘记了女儿对父亲的爱。

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曼纽利塔保持独身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罗萨斯有时感到需要一个人来爱他，而且他知道那可以信赖的唯一无限真诚、忠实的爱，就是他女儿的爱。其次曼纽利塔没有结婚，也许是因为在我们所提及的那个时候，罗萨斯不过是侨居英国某个偏僻地方的一名门庭冷落的寓公，他认为曼纽利塔那非同小可的婚事的阔绰排场（我想那是遥远的未来的事），太过于贵族气派，而这是她当时无权去觊觎的。

不，历史对待罗萨斯尽管严厉，但如果历史是公正的话，历史也将是宽容的；而历史是宽容的，它就将是公正的，所以历史对曼纽利塔也将是不偏不倚的。我们在这时说的这部分世界的事，在世界另一面的人也理解。所有的人在他们的心底深处都承认这是真的，曼纽利塔是抗拒她的父亲的愤怒（这种愤怒就象随时要泛滥）的一道永恒的堤坝，虽然有时是无力堵住潮水的堤坝。还是孩提时代，她就能想出奇怪的方法让罗萨斯答应她的请求。她命令混血人尤塞维奥脱光衣服或几乎光着身子。她给他配上辔头和马鞍，打扮成一匹马的样子；她给自己那双安达鲁西亚人[1]的纤足配上高卓人的踢马刺，然后她跨上尤塞维奥背上强迫他爬着前进。这个奇怪的亚马逊人变成她那匹由人扮的、名叫布西弗路斯[2]的马，而且腾跃前进，跑过他父亲的面前。她父亲望着这种奇妙的游戏发笑，因为这使他高兴，所以他赏给女儿祈求得到的礼物。

在后来的岁月里，她懂得她不能再用这种曾行之有效的方法达到她的目的了，于是，她为她的父亲专心去做米西奈斯对奥古斯

① 安达鲁西亚（Andalusian），西班牙南部一地区。——译者

② 布西弗路斯（Bucephalus）亚历山大一世的爱马。——译者

都[①]所承担的那种工作。米西奈斯常常递给奥古斯都一块书板，书板上面刻着"刀下留人"。但是，曼纽利塔用另一种方法着手工作。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她父亲，她知道他内心的空虚，她能利用这一点。她看风使舵，她恳求，而有时作为我们的上帝所保佑的慈善团的这位可爱的女教士，她得到了自己请求的东西。

曼纽利塔一身而二任，既是家里的女王，又是奴仆：她管理家务，照料父亲。并且，因为她负责对外关系，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真正的外交部长。

总之，因为罗萨斯落落寡合，是一个不受任何东西影响，而且与社会上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人，因此，曼纽利塔——她后来改名曼纽拉——不仅在世人当中毫无声望，而且对世人来说，甚至是个陌生人，一个人间孤独的过客，得不到男人的爱情，引不起女性的怜悯。

罗萨斯也有个叫胡安的儿子。但他从不卷入他父亲的政治事务。此外，还有个小女儿，那时年纪尚幼，但现在从她的丈夫看来，确是当得起那受尊敬的、而且也是十分光荣的贤妻良母的称呼的。

罗萨斯刚一掌握政权，就把摧毁联邦政府作为他的首要任务。联邦政府的创立者洛佩斯生病了。罗萨斯把他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并在自己家中照应他。

洛佩斯当时死于中毒。

联邦政府首脑魁诺加，身经二十次战斗，每一次战斗都比前一次战斗激烈。他的勇敢已被奉为榜样，他的忠诚也众所周知。

魁加诺则遭到了暗杀。

联邦的顾问库伦当上了圣菲地方的总督。罗萨斯煽动了一场反对他的革命。库伦被圣地亚哥总督移交给了罗萨斯。 150

① 米西奈斯（Maecenas）公元前70年至公元前8年罗马政治家。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年至公元14年罗马第一位皇帝。——译者

库伦被枪杀了。

联邦派所有略为知名的人物与在教皇博吉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所有略有名气的爱国志士，遭受的是同样的命运。就这样，罗萨斯使用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儿子凯撒所用的同样的方法，渐渐地使他成为阿根廷共和国的主宰。虽然这个共和国已完全统一，却依旧保持着虚有其名的联邦称号，而且很奇怪，这个共和国还与中央集权主义者即极权派为敌。

让我们稍微谈点有关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的情况。让我们再次把这些要控告、要伸冤的鬼魂带到地球上来。这有点象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战斗前的场面。加之，这些人身上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原始野蛮的味道。

我们先谈谈洛佩斯将军。有一件事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这个首领的思想，而且也说明了他曾与之共事的人们的思想。洛佩斯是圣菲地方的总督。在恩特雷·里奥斯，他有一个私敌，即奥万多上校。由于暴动，这个人被扣押，带到洛佩斯面前。

那时将军在午餐，和颜悦色地接见了奥万多，招呼他坐在桌旁。接着，他们之间的谈话就象要求的一样，平等相待，相互之间十分融洽。在进餐过程中，洛佩斯突然打断了谈话，他说：“上校，如果我象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一样落在你的手里，此时，你正在桌旁，那么你将会干些什么呢？”

“我会象你一样请你吃饭。”

“哦，那么饭后呢？”

“那就把你枪决。”

“弄清了这就是你的想法，我很高兴，因为这也是我的想法。你一离开这桌子，就要被处死。”

“我马上离开呢，还是吃完饭？”

“喔，无论如何要吃完饭。上校，别着急！”

他们继续用餐，喝着咖啡和酒。酒饭完毕，奥万多就叫道：

“我看是时候了。”

“我要感谢你没等我去提醒你这件事。”洛佩斯答道。接着叫来了他的勤务兵，问道：

151

“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好了，将军。”勤务兵答道。

然后，洛佩斯转向奥万多说：“永别了，上校！”

“不，不是永别，而是再会！人们在这类战争中是活不长的。”

上校向洛佩斯行了个军礼，走出去了。五分钟后一排枪声响彻空中，它传到了将军的房间，告诉他奥万多上校已离开人世。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谈谈魁诺加。我们已对他比较熟悉。他的威名远扬海外，在巴黎也有反响，甚至时装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从1820年到1823年，风行魁诺加斗篷与波利瓦尔帽子，虽然魁诺加也好，波利瓦尔也好，都可能没用过由远在二千里格之遥的他们的崇拜者所作兴的斗篷或者帽子。

魁诺加和罗萨斯一样也是个乡下人。年轻时，他曾任步兵军曹与西班牙作过战。他回到家乡拉里奥哈，参与了党派政治活动，成了自己家乡的头头。当他一旦掌管最高权力时，即投身于共和国各种派别之间的斗争。就在这次斗争中，他第一次才为美洲所知。在一年的时间里，魁诺加是联邦派的一把锋利宝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纯凭个人的英勇获得同样的结果。最后，魁诺加威望之大，只要一提他的名字，就抵得上一支军队。他的拿手的策略是在战斗中使他成为战斗的中心，让每个可能的危险都聚集在他周围，而在战斗正酣之际，他陡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杀声，手中一使劲，长枪——他心爱的武器——便在他手里抖动，甚至是最果敢的勇士也会吓破胆的。

魁诺加残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残酷。但他的残酷中总有一

些光明正大和宽洪大度。他的残忍和狮子一样，而不象老虎。当帕雷来斯上校、他的一个最大的敌人被俘，以后又被暗杀时，暗杀他的人来到魁诺加面前（这个人是魁诺加的部下）期望得到优厚的报酬。魁诺加就让他详细地叙述事情经过，然后立即把搞暗杀的人枪毙。

又有一次，两个敌军官被他的部下所俘，他的部下没有忘记他们以前的伙伴所受的惩罚，就决定把这两个俘虏带到魁诺加那里去。魁诺加建议他们投降为他服务，一个俘虏同意投降，而另一个却拒绝了。

“那好，”魁诺加对这位投降的军官说：“现在让我们骑上马去看看枪毙你的同伙。”

此人没说什么，连忙服从，并且和魁诺加高兴地边谈边走，好象已经把他自己看作是魁诺加的副官。那另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俘虏则由荷枪实弹的哨兵押送，并迈开坚定的步伐去准备受刑。当来到刑场时，魁诺加命令这位拒绝投降的军官跪下来，但发出“瞄准”的命令之后，他便停了下来。“行了。”他对这位认为自己已经死了的军官说道：“你是个勇敢的人，骑上这位先生的马，走吧！”接着他用手指着那位叛徒的马。

“那我怎么办？”这个叛徒问道。“你？”魁诺加答道：“你不再需要马了，你马上就要死了。”

不管那位已被免于死刑的军官怎样在旁对他说情，他最终还是杀了这个叛徒。

魁诺加仅被一个人打败过，那就是帕斯将军——美洲的费毕阿斯大将①。如果真有高尚而善良的人的话，那么，帕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非常激烈的拉塔波拉德和翁卡泰沃的战役中，两次打

① 费毕阿斯（Fabius）——罗马帝国大将，死于公元前203年。他曾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以避开正面交锋的战术，挫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译者

垮了魁诺加的军队。能看到那种指挥艺术、计谋韬略与魁诺加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和钢铁意志相抗衡，对那些刚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来说，真是蔚为壮观的图景。但是，帕斯一被俘获，魁诺加就赢得了胜利。帕斯的被俘地点离他自己的大队人马还不到一百步，其所以被俘是由于神机莫测的一击，致使帕斯的坐骑无法驰骋。

中央集权主义者，即“极端派”与联邦派之间的战争一结束，魁诺加就到内地各省旅行去了。但归途中，在巴兰卡·扬科，他遭到了一帮暗杀者的袭击，凶手有三十人。他们击中了他的马车。此时，魁诺加正害着病，躺在床上，一颗子弹穿过车的挡板，击中了他的胸口。尽管受了致命伤，脸色苍白，伤口还流着血，但他还是站了起来，并打开了车门。这个英雄已奄奄一息，但当凶手们看见他站在他们的面前，除了他们的头头圣托斯·佩雷斯之外都逃走了。这个头头径直走向魁诺加把他杀害（那时，魁诺加一只脚已经跪倒）。然后其他的人又转回来，把他们开始干的勾当收场。

这次暗杀是以前在科尔多瓦担任过指挥官的雷纳夫兄弟和罗萨斯合作进行的。然而，罗萨斯非常小心使自己远远避开这一暗杀事件，免得被人怀疑自己牵连在内。这样，他以后就能够处理这个因他指使而遭暗杀的人的案件，也能够下令去追捕杀人犯。这些杀人犯后来果然遭到了逮捕和枪决。

153

但是，库伦仍然活着。

库伦，生于西班牙，定居在圣菲省。在那里，他与洛佩斯关系密切，成了他的部长和他的政策顾问。洛佩斯从1820年到1833年去世为止，对阿根廷共和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使得库伦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罗萨斯这个歹徒，在他倒运的那段时间里，曾逃往圣菲，在那里他受到了库伦各种无微不至的礼遇。但这一切都不能使这个未来的独裁者忘记库伦是会粉碎他在阿根廷专政的那些人物之一的。然而，他懂得如何表面上用他对库伦最诚挚的友

谊来掩盖他的险恶用心。

洛佩斯临终时，库伦被任命为圣菲的总督，他全力以赴地改进省内的行政工作。但同时，他对法国的封锁并不仇视，他一点也不隐瞒他的亲法倾向。他认为法国当局将支持他的进步的文明计划。后来罗萨斯煽动了一场反对库伦的革命，罗萨斯不仅公开表示支持这场革命，而且还集结了他的军队。库伦被推翻了，后来就在他的朋友伊巴拉总督统治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避难。尽管罗萨斯极力破坏联邦派，但他还是把库伦描绘成为一个极权派野人，并且已开始与伊巴拉举行谈判，以便把库伦引渡给他。

这种谈判长期毫无成效。库伦以为自己已平安无事，相信他的朋友伊巴拉发誓决不把他交出去的保证。然而库伦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被伊巴拉的士兵抓起来押送到罗萨斯那里去。但是罗萨斯听说库伦已被抓住，就急忙命令把他在路上处死。他在给圣菲新总督的一封信中说："库伦的罪行尽人皆知，而这就是充分的审判。"

库伦是一个平易近人和心地善良的人。他具有左右洛佩斯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用来使洛佩斯不致失于苛严。正因为这种影响，1831年的那次战役期间，洛佩斯将军不顾罗萨斯的恳求，不准枪决任何一个俘虏——这次战役使许多极端派的最重要的首领落入他的手中。在其他方面，库伦外表上很文雅，但他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的才能也很平庸。

就这样，罗萨斯——也许，在联邦派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没有军功的人——诛除了该派的优胜者，从此以后，他成了阿根廷共和国的唯一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绝对主宰。

当罗萨斯生杀予夺的大权一旦在握，他便开始了向长期瞧不起他的上层社会进行报复的活动。在那些贵族和高雅人士中，他经常是穿着一件"卡克塔"，或者不打领带。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一

起主持的舞会，邀请赶车工人、屠夫、甚至城里那些解放了的奴隶参加，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界知名人士除外。有一次舞会，就是他亲自和一个女奴跳舞开始的，而当时领头跳的是曼纽利塔和另一个高卓人。

但是，罗萨斯不单是用这种方法惩罚了上层人士的傲慢，他还宣布了一个可怕的原则：

“谁不和我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

后来，每一个惹他不高兴的人都被称为“极端派蛮人”。无论是谁，只要被罗萨斯扣上这顶帽子后，就再不会有自由、财产、生命和荣誉。

以后为了贯彻实行罗萨斯的理论，在他本人的赞助下，成立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马斯·荷尔卡”协会。这一协会的名称的含意就是“更多的绞架。”协会由城市内所有的坏分子、破产者和警察特务组成。因为建立了这个协会，举凡警察总监、治安官和所有那些监督维护公共秩序的人都通过上峰命令被接纳进了组织。于是，当协会成员闯入民家掠夺财产或杀害房主时，那些生命和财产受到威协的人的呼救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人挺身出来反抗对他本身施加的这种暴行。这样的逞凶肆虐无论白天和夜晚都有，而且无法逃避。

你们想知道若干事例吗？那样也好。应当注意，在我们的国家里，被指控，立即会开庭审讯。

155

大约在这个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时髦的人留着络腮胡子，名为项链胡，但“马斯·荷尔卡协会”借口这种络腮胡子的形状正好是个U字，而 U 字的含意就是“极端派”的缩写，于是，便抓住这些不幸的人，用钝刀子把他们的胡子刮掉。刮的胡子便和一条条的肉同时刮下。他们这样干了之后，就把这些受害者交给被这新奇的场面吸引来的暴民去任意摆布。有时，这些暴民继续干着这种流血的恶作剧，直到这些遭罪者被折磨死去为止。

那时，劳动妇女盛行在头上戴一种称为“摩诺”的红带子。一天，马斯·荷尔卡协会的那些人到城市中那些主要的教堂的门口去。于是，每一个进出教堂大门没有带“摩诺”的妇女便被用滚烫的沥青涂到身上。倘若看到一个妇女被脱光衣服在街上被鞭笞，那实在不算稀奇的事。这是因为她带了围巾或穿了一种衣服和其它什么漂亮的装饰，而这些东西的上面又能让人看得出有绿的或蓝的颜色。这种情况即使对最有地位的男人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敢穿有这两种颜色的外套或结上这两种颜色的领带在公共场合露面，那就要招来最大的危险。

毫无疑问，这些暴行的受害者是事先选定好的，他们普遍属于社会上层阶级。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但是一种确定的报复跟踪着。同时，公民们数以百计地被抓进监狱，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我们不是说与独裁者的观点相一致，而是说与独裁者迄至当时尚未明朗的那一套政策相左。谁也不知道他是犯什么罪而被抓的——这是不消问的，反正罗萨斯知道。正因为罪名不知道，审判也用不着。每天为了给下一天的囚犯腾出监牢中的号子，那些已拥挤到人满为患的监狱，便把一些关押不下的犯人一家伙全部交给行刑队去枪决了事。这类枪决都是在夜幕的遮盖下进行的。夜间一听到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刑的枪声，整个城市便会惊醒得跳起来，因为这是在大批大批地屠杀市民。

早上，在法国从来没有看到，即使是1793年最可怕的日子里也从未有过的事情，在这里都可能看见。警方的马车夫沉着地装走那些在街上惨遭暗杀者的尸体。做完这件事以后，他们又到监狱里把被枪决的犯人尸体收集拢来。然后，所有这些遭难者都乱七八糟地被送进一个大坟墓，还不允许任何死者亲属到场来辨认死者或为死者举行任何葬仪。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运走这些惨不忍睹的尸体的警方

马车夫还恶毒地一边开玩笑，一边大叫大喊，招摇过市。这样使得家家关门闭户，老百姓都对他们畏而远之，四散逃走。他们还当众砍下死者的头颅，把它们放在篮子里，然后送到胆战心惊的过路人面前，学着水果商贩的叫卖声喊叫： 156

"极端派桃子！谁要买新鲜的极端派桃子！"

蓄意算计很快就添上了暴虐，查抄则很快地伴随着死亡而来。罗萨斯完全懂得：能够使他继续掌权的最好手段，就是在自己的周围搞一些紧紧与他自己那派相依为命的帮派。因此，他便把其他人的财产指给协会的一部份人说："这是属于你们的。"从那时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旧地主便完全破产了，罗萨斯的朋友很快就因巧取豪夺成为暴发户。

任何暴君想像不到的事，就连尼罗或多米丹[①]都想不出的事，罗萨斯都能干得出来：他杀死别人的父亲以后，禁止其儿子戴孝，并宣布和张贴了有关这种禁令的法律。这是一种对他非常必要的措施，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法律，那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除了看到居丧打扮的人之外，就几乎看不到别的什么了。

这种过份的专制的暴行打击了外国人，尤其是打击了一些法国人。罗萨斯认为他在打击外国人这方面爱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这样他使路易·菲力蒲国王的容忍超过了极限——顺便说一下，路易·菲力蒲是个很出名的能容忍的人——从而导致了法国的第一次封锁。

上层阶级的人们受到了这样恶劣的待遇，便开始逃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在寻求一个避难所的时候，把他们目光投向了东方共和国。那个毫无法治可言的城市中的大部分人，都跑到这个东方共和国来寻求安宁了。

---

① 多米丹（Domitian，全名为 Titus Flavius Domitianus Augustus）（公元51年—96年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共十六年，即公元81年—96年）。——译者。

罗萨斯的警察加倍警戒也没有用；法律规定对移居国外者处以死刑也没有用；死刑再加上一些残忍的酷刑（因为罗萨斯很快就看出仅仅处死是不够的），仍旧是徒劳。被罗萨斯激起的恐怖和仇恨要比罗萨斯发明的酷刑更有力量。出境者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增加。一家人逃走，只需找到一艘能装得下全家的小船就行了。当弄到了船，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便一齐将就挤进去，把他们的房屋、财产和一切家当都扔掉不管。每天你都能看到一些挤满了人的船到达东方共和国——也就是蒙得维的亚。这些人除了身上穿157 的衣服以外是一无所有。

这些逃出的难民对东方共和国的人民的殷勤接待寄予厚望，没有哪一个对这样做会后悔的。这个年轻国家的人民的好客，就象一个古老的国家那样慷慨大度。然而，那种好客，就象阿根廷人民所能期待于朋友或确切地说兄弟一样，他们经常联合起来去抗击英国人、西班牙人或巴西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是共同的大敌，是外侮。但是，这些敌人比诸他们中间出现的敌人的危害性要小得多。

阿根廷人成群的到达、上岸。在港口的前面，居民正等候着他们。这些难民刚一登陆，居民就按照他们自己的财力和住房的大小选择他们将要接待的移民。接着把粮食、钱、衣服等一切东西交给这些不幸的人自己支配使用，直到他们自己赚到了钱，能自谋生路为止——这种事每个居民都极其愿意资助。在移民这方面，为了减轻加在他们东道主身上的负担，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他们立即着手工作，这样让东道主又可接待其他的移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些已经习惯奢侈生活享受的人却从事最低贱的职业。这样就格外抬高了那种职业，因为这种职业原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相称的。

这样，阿根廷共和国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便出现在移民中间。

拉瓦莱，军队里最卓越的士兵；弗洛伦希·瓦雷拉，阿根廷最有才能的人；阿格罗，第一流的政治家；埃查维里亚，拉普拉塔的拉马丁[1]；拉·维加，安第斯山军队的侠士；葛提列斯，我们民族之光的才华四溢的歌手；阿尔西纳，大律师和素享盛誉的名人——所有这些人物都象那些大地主萨伊恩·瓦里泰、摩里罗·托利斯、拉莫斯·梅赫亚一样出现在移民当中。或者还可以提到其他一些人：罗德里格斯，独立军和极端派军队的经验丰富的老将军；奥罗查巴尔，安第斯山军队的最勇敢的人之一；我们刚才说过的拉·维加就是那支军队的侠士。即使这点被人看出来也好，罗萨斯对极端派和联邦派是绝不厚此薄彼一样打击的，他全力以赴的一件事就是把可能成为他实行独裁的障碍者一概消灭。就因为东方共和国对罗萨斯正在追害的人们进行了殷勤接待，所以罗萨斯对它恨之入骨，并且毫不掩饰。

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期，阿根廷共和国的总统是由弗鲁克杜索·里维拉将军担任。象罗萨斯和魁诺加一样，里维拉属于乡村派，只是他的所有天性倾向于进步和文明。这就使他成了罗萨斯的对头。作为一个战士，里维拉的勇敢还从未被人超越过；作为一个政党人士，他的豁达大度从未受过责难。三十五年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他大显了身手；三十五年来，每当“抵御外侮”的呼声席卷全国，总看到他早做好准备负弩前驱。当以反对西班牙为宗旨的革命开始时，他不惜牺牲他的财产，因为在他心目中，慷慨捐助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事情。他不是什么大方，而是无止尽的仗义疏财。同时，里维拉为别人能做到挥金如土，上帝也同样对他从不亏待。他是一个真正崇高的骑士，即西班牙语所谓的“卡巴莱洛”。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士兵和绅士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他皮肤黝

158

[1] 拉马丁(Lamartine, 1790—1869)，法国诗人。——译者

黑，身材高大，眼光敏锐，谈吐文雅，并借助他特有的风度和手势很能引人入胜。因此，他轻而易举地成了东方之国最有名望的人。但同时，必须补充的是，从来没有一个无能的行政官员比他更彻底地破坏了一个民族的财政来源。里维拉毁了他的个人财产，也毁了这个国家的财产——但后者不是为了贪污中饱，重建他私人的产业，而是因为在他的行政职务的身份上，继续保持他私人的全部王侯般挥金似土的习惯。

然而，在国家历史上这一时期，这种财政破产，还没有使全国有所感觉。里维拉任总统的初期，在政府里，他的周围是一些全国最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是：奥贝斯、赫尔雷拉、瓦斯格斯、阿尔瓦雷斯、埃劳里、路易斯·埃杜尔多·佩雷斯。这些人如果不是他的部长，那么事实上无论如何总是他的政府的指导者。由于有了这些人，这个伟大国家在进步、自由、繁荣等方面的每件事情就得到了保证。

奥贝斯是里维拉最主要的朋友，性格守旧古板，他的爱国心、他的崇高精神、他的卓越才能和他的渊博学识使他成为美洲的第一流人物。尽管他的人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他还是在一次放逐之中死去——他是东方之国的罗萨斯政权制度的第一批遭难者之一。

路易斯·艾杜尔多·佩雷斯是蒙得维的亚的阿里斯台底斯①。作为一个严明的共和派和高贵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类的美德、自由和他的国家。

瓦斯格斯是一个有才干和有学识的人，他是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当蒙得维的亚被围时开始为国效劳的，并在抵御罗萨斯的围攻中殉职。

① 阿里斯台底斯（Aristides，公元前530—468年）雅典政治家，被称为正直的人。——译者

赫尔雷拉、阿尔瓦雷斯和奥贝斯的姐夫埃劳里并不比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人逊色，他们不仅是东方共和国忠实的保卫者，而且他们的一生与整个美洲的事业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 159

这样，从霍恩角到白令海峡，哥伦布所发现的这一广阔的新大陆，将永远把这些人的名字视同神圣。

第三十九章　曼努埃尔·奥里维 160

1834年里维拉总统任期届满。曼努埃尔·奥里维将军，由于里维拉本人的影响继承了他的职位。里维拉指望他是个朋友，会继续推行他的政治体制。事实上，曼努埃尔·奥里维的将军衔是里维拉早先授与的，并且作为军政部长参加过里维拉的政府。

奥里维和国内的大家族非亲即故。他为保卫国家而战斗，并且总是因本人的勇敢而享盛名。但他的意志不坚强，才智有限，这正是他和罗萨斯之所以结成联盟的原因。他对罗萨斯是完全忠实，从来也没有想到他和罗萨斯的联盟会招致他长期为之战斗的独立会丧失殆尽。

作为将军，他是完全不称职的。他脾气暴躁，极端神经质，这就导致他走向残忍。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他是个高尚的人。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他比里维拉更为节俭。决不能责备他扩大了国库的赤字。然而，东方共和国的毁灭，他要负全部责任。他忘记了要作一个党的领袖，不能满足于仅仅有这种愿望。他拒绝继续对一个一贯把里维拉当作领袖的全国大党承担义务。他要组成自己的政党，结果引起了全国的不信任，他终于由于看到自己势孤力单而感到恐惧，便一下投入了罗萨斯的怀抱。虽然他们的条约是秘密的，但全国都知道这一联盟与政府暗中敌视阿根廷的移民有关，

因为没有什么事比罗萨斯政体更引起全国舆论的反对。所以，当1836年里维拉将军自己领头反对奥里维时，人民都紧密相随。

奥里维不顾联合起来威胁他的敌对力量，一直抵抗到1838年。然后，他才在议院提出正式辞呈，辞去总统职位，并征得议院许可立即出国。但是在出国以后，罗萨斯逼迫他申明他的辞呈无效，而且承认他是一个流亡海外的国家政府的首脑，这件事在美洲是前所未闻的。这正如路易·菲力浦在克莱尔蒙特任命波尔多公爵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督一样。

蒙得维的亚人民开始嘲笑这个独裁者的古怪，而他却一直准161 备把他们的嘲笑变为眼泪。罗萨斯这种行为的自然结果就是两国发生战争。这一战争是恐怖的。那时奥里维充当了将军和刽子手两重职务（可是一些为罗萨斯收买的法国刊物却把奥里维描写成为杰出的、道德高尚的人）。

让我们翻开几页南美所提供的血腥记载。在那里，历史现在就象一位哀痛的母亲，将来则象一位复仇的女神，它记载了一万个暗杀事件。让我们从罗萨斯手下的军官和特务向他所作的报告中随便举几个例子。

唐·马里阿诺·阿查将军在反对罗萨斯的军队中服役。在保卫圣胡安的战役中，他于1841年8月22日经过48小时的抵抗后投降了。于是，罗萨斯的一个军官，唐·何塞·桑托斯·拉米雷里斯由圣胡安向政府送呈了有关这件事的公报。在这个公报中，有下面的话：

“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只是赦免所有的战俘和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无法掌握。在这些战俘中有拉·马德里的一个儿子”。

让我们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日晚报》第2067期为例。在1841年10月22日这一期晚报上你可以看到载有何塞·桑托斯·

拉米雷里斯的一段公报，尽管它重申保证所有战俘的生命安全：

“极权派野人代表，马里阿诺·阿查昨日于此处问斩，并枭首示众。

安尔·帕奇科签字

1841年9月22日于德萨爪德罗”

请不要把安尔·帕奇科（罗萨斯的一个部下）和他的表兄帕奇科·伊·奥贝斯误认为是一个人，后者是罗萨斯的死对头。

请等一下！你还记得在桑托斯·拉米雷里斯的同一公报中可以发现这么一句话：

“在这些战俘之中，有拉·马德里的一个儿子”。

翻开1842年8月21日第5703期《商业报》，你可以找到纳萨里奥·贝纳维德斯写给唐·胡安·曼纽尔·罗萨斯的信。

“前信我已告诉你，我为什么饶了西里亚科·拉·马德里的性命。但是当我知道此人曾和本省几个领导人谈话，企图诱使他们不忠，便在我到达拉里奥哈之时，命令把他即刻斩首，一同问斩的还有一个圣地亚哥的本地人，即极权派野人曼努埃尔·胡利奥·弗里阿斯。 162

纳萨里奥·贝纳维德斯签字

1842年7月7日于米拉夫洛雷斯军次”

罗萨斯部队的首领曼努埃尔·奥里维被责成征服阿根廷各省，他于1842年4月15日在圣菲这个地方击败了胡安·帕普洛·洛佩斯将军统帅的军队。在战俘中有唐·胡安·阿波斯托尔·马尔蒂内斯将军。奥里维所写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

“击毙三十多人，抓了些俘虏，俘虏当中有那个野人胡安·阿波斯托尔·马尔蒂内斯，此人昨天已斩决。

曼努埃尔·奥里维签字

1842年4月17日于科龙达巴兰卡斯司令部”

如果手头有《商业报》，再翻到1842年9月20日第5903期，你将发现奥里维军中一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曼努埃尔·安东尼奥·

萨拉维阿所写的一份公报。在这份公报中，有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一名营长，一名上尉，他们是在努马扬被俘的，同时受到了通常的死刑。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每日晚报》第3007期上刊载的那个“杰出的、道德高尚的”奥里维的情况。关于蒙特·格兰德战役，他写了一个报告，其中说：

“在战俘中有一个叛徒，即极权派野人前上校法昆多·波尔达，他和其他所谓的骑兵和步兵的军官一起立即被处以死刑。

曼努埃尔·奥里维

1841年9月14日于塞瓦司令部”

奥里维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一个叛徒把图库曼的总督与军官出卖给他，他就匆忙地把这个消息呈报罗萨斯：

“桑多瓦尔要塞司令官已将一批极权派野人引渡与我。这些野人是自封的图库曼总督马里翁，所谓的赫·姆·维德拉上校阿维拉尼达，上尉何塞·埃斯佩霍和陆军中尉莱奥纳多·索萨斯。所有这些人都按惯例就地正法，只有阿维拉尼达例外，我命令把他斩首，并于图库曼闹市悬首示众。

曼努埃尔·奥里维

1841年10月3日于梅陶司令部”

现在我们不说此人，说说罗萨斯的另一些刽子手。

163

“德·克尔·阿·阿雷东多总督阁下：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开火，全歼敌人步兵以后，敌人所有骑兵也被击溃，只有敌军司令偕同约三十人经由达姆巴斯特山岗在逃。正在追捕，他的首级很快将在本城广场示众，在广场您可能早已见到贡萨莱斯、杜尔塞这两个所谓部长和埃斯佩塞等人的人头。

联邦万岁

姆·马萨”

1841年罗萨斯月29日于卡塔马卡”

再者：29日战斗后被处死的极权派野人、所谓的司令和军官的名单如下：

上校：温森特·梅尔科

要塞司令官：莫德斯托·维拉瓦埃，胡安·佩德罗·邦塞，达马锡奥·阿里亚斯，曼努埃尔·洛佩斯，佩德罗·德里格斯。

营长：曼努埃尔·里索，圣地亚哥·德·拉·克鲁斯，何塞。

上尉：胡安·德·迪奥斯·邦塞，何塞·萨拉斯，佩德罗·阿兰霍，伊西多罗·邦塞，佩德罗·巴罗斯。

副官：达马西奥·萨尔米恩托，埃乌赫尼奥·诺维洛，弗兰西斯科·金特罗斯，丹尼埃莱·罗德里格斯。

中尉：多明戈·迪阿斯。

姆·马萨签字”

因为我们在谈马萨，我们就继续谈谈他，然后再回过头来谈罗萨斯：

“我早已告知您，我们完全击溃了极权派野人库巴斯，并正对他进行追剿，很快即将获得该匪的首级。现在他已在阿姆巴斯特斯山岗就擒，事实上他是在床上被抓到的。因此上述库巴斯匪徒的首级正在该城广场示众。

“战斗结束后，追随库巴斯的十九名军官被捕。我对他们无一宽恕。胜利是彻底的，他们无一人漏网。

姆·马萨签字

1841年11月4日于卡塔马卡”

让我们顺便从第十二期门多萨公报找一下唐·赫罗尼莫·科斯塔上校从格兰德战场写给阿尔道总督的那封信：

“我们俘虏了一百五十多个指挥官及其它军官，立即将他们处死。”

每次烟火表演都会有其“捧场的喝采声”，现在就让我们用捧

场的喝采声结束这场血腥的烟火表演吧。

我答应再谈罗萨斯，现在就来谈他。

塞拉尔拉兰上校被杀，他的首级被送给罗萨斯。罗萨斯足足踢了这个人头三个小时并在上面吐唾沫。后来罗萨斯得悉有另一个上校，是塞拉尔拉兰的战友，也被俘。他开始想枪毙这个上校，但他改变了主意。他不是处死他，而是折磨他，这个上校连续三天每天要十二个小时望着桌上他的战友的那颗被砍下的头。

罗萨斯命令在圣尼科拉斯广场枪决帕斯将军的一部份战俘。

164 在这些战俘中有前圣路易斯的总督贝德拉上校。正要执行枪决时，这个被判死刑的人的儿子投到他父亲的怀中。

"把两个人都枪毙，"罗萨斯说。

因而父亲和儿子两个互相拥抱着，一同遇难。

1832 年有一次，罗萨斯命令把八十个印第安战俘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广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众人的面用刺刀把他们屠杀了。

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名门出身的十八岁的女孩，名叫卡米拉·奥戈尔曼，被一个二十四岁的教士引诱拐骗了。他们一起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躲在科连特斯的一个小村子里，在那里他们说是结了婚，办了一所学校。科连特斯落入了罗萨斯之手。他们被另一个教士认出来了，这个教士向征服者告发了。他们便被带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罗萨斯不经任何审判，就命令把他们枪毙。

"但是卡米拉·奥戈尔曼已有八个月的身孕了，"有人对罗萨斯说。

"那末，为她的胎儿施行洗礼，"罗萨斯说，就像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似的，竟想拯救婴儿的灵魂。

施了洗礼之后，卡米拉·奥戈尔曼被枪决了。三颗子弹穿透

这不幸母亲的手臂，她本能地把手伸向前面保护她的婴儿。

法兰西怎么会和罗萨斯这样的人交朋友，而把加里波迪这样的人当作仇敌呢？事实是由海军上将马科签字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846 年的马科条约，已使东方共和国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从而壮大了罗萨斯的力量。

就在那时，加里波迪从格朗德河回来了。

敌对双方，一方是罗萨斯和奥里维，他们有的是兵力、财力和势力，代表专制主义而战。另一方则是个贫穷的小共和国，城市没有防御，财库空虚，人民匮乏，付不出军队的薪饷，但却是为他们的自由而战。

加里波迪一刻也没有犹豫，他马上去援助人民和自由。

我们现在就把笔交还给加里波迪，让他去写那段坐困孤城历时九年，就象特洛伊的围困那样的战斗故事。

第四十章　虽败犹荣

165

发起这次远征的真正动机不是去救援科连特斯的居民，不是去补充他们的粮食供应，而是借刀杀人，把我除掉。

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仍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已成了如此可怕的敌人？这是我永远不能揭开的秘密。

在我驶入格朗德河的时候，东方共和国的军队在乌拉圭圣何塞，而奥里维的军队则在恩特雷·里奥斯省会巴哈达。两军正准备战斗。科连特斯的军队则准备和东方共和国军队会师。

我必需沿巴拉那河上溯到科连特斯，即在河流两岸全是敌军占领下，上驶六百英里，而且后面有比我们强四倍的敌人舰队在追赶。在整个航程中，我只能在一些岛屿或人迹罕见的沿岸登陆。

我离开蒙得维的亚以后，再回到那里的机会是极小的。

在我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就经历了与敌人的第一次交锋，那时马蒂加奇亚炮台向我开火。马蒂加奇亚是位于乌拉圭河和巴拉那河汇合处的一个岛屿。你必需紧挨着这个岛通过，因为只有一条能通过一定吨位船只的河道，而且是在岛上大炮半个射程的距离之内。

我的一些战士被打死，其中有一人是位勇敢的意大利军官，叫波卡罗巴，他的头被炮弹轰掉了。此外，还有八至十人受伤。

再往前行驶了三英里，宪政号就搁了浅。这事不幸发生在退潮的时候。我们费了很大的劲使它重新浮起。由于我们战士的英勇，我们的小舰队终于在这种情况下摆脱了困境。

当我们把笨重的大件搬到纵帆船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敌人的舰队接近了。它们在岛屿的另一边出现，队形整齐地向我们冲过来。我当时是进退维谷。为了减轻宪政号的重量，我已经把宪政号上所有的大炮都搬到纵帆船普罗西达号上面去了，大炮是乱七八糟的堆放着，因此这些炮对我们是毫无用处。我们当时唯一应战的力量只是双桅船贝列拉号，贝列拉号的勇敢的指挥员和大部分水兵在我身边帮助卸运。

就在这时，敌人向我们逼进。他们摆出唬人的架势，驶来七条战船，在岛上敌军的助威声中，他们感到必然获胜。

166

我尽管发现自己处于极端的危险中，但我决不绝望。决不。上帝赐给了我在每一个严重的危机时刻，从不对上帝失去信心的美德。但是我让别人——特别是让水兵——对我的处境做出决断。这种处境不仅对我生死攸关，而且我必须保持荣誉，在这样一种时刻，我宁愿牺牲我的生命。把我置于目前这种绝境的人越是认为我要身败名裂，我越下定决心要脱离险境，即使可能流血，但是绝不玷污荣誉。

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不得不接受必然要发生的事，不得不充分利用我方的优势。我的船只比敌人的船只轻，吃水浅，我尽量靠近河岸，用这种打法，如果在水上损失了一切，我还有一个登陆的安全措施。我把纵帆船的甲板尽可能的清理出来，以便能利用一些大炮。作好这些部署之后，我恭候着敌舰。

即将进攻我的舰队是由海军上将布朗指挥的。我当时了解我要对付一支世上最勇敢的水兵。战斗持续了三天，没有让敌人摸清怎样靠拢我们冲上我们的船只。第三天早晨，我还剩了一些火药，但却没有作炮弹的弹丸。我把船上的锚链砸断，收集所有的铁钉、锤子——事实上收集一切能代替子弹和葡萄弹的铜器和铁器。我把这些弹药向敌人倾注。就是这些措施帮助我们渡过了这一天。

最后，接近第三天的末尾，船上再没有什么弹丸了，而且我们的战士损失了一半还多，我放火烧了三只船，我们的战士在敌人的炮火下冲向岸上。每人带着他的长枪和剩下的弹药。

我们把所有能带走的伤员都带走。至于其他伤员……哎，我以前曾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离蒙得维的亚有 150 或 200 英里，是在敌境的岸上。首先是马蒂加奇亚岛上的敌方驻军企图攻击我们。由于我们刚和布朗海军上将激战，余怒未息，我们迎击了进攻的敌军，打得他们乖乖地听话，只得让我们高兴怎样就怎样。

然后，我们开始进军，穿过沙漠，靠我们随身携带的和沿途能找到的食物活命。东方共和国军队刚刚在格朗德河战役中败北，我们收集了所能聚集的败兵，经过五、六天难以形容的斗争、作战、匮乏和痛苦，我们重新进入了蒙得维的亚，完整地带回来人家深信我一定会在路上丧失的荣誉。 167

荣誉啊！荣誉！

这次战斗，以及其它几次和布朗海军上将的战斗，使他对我有着良好的印象。当他辞去罗萨斯那边的职务，战争仍在进行时，他决定在回家以前，到蒙得维的亚来看望我。因此，他仓促地到波尔托内我的家里来访问。一见到我，就一再地拥抱我，好象我是他的儿子似的。这位杰出的人拥抱我，对我表示钦佩似乎永远没有个够。在对我这样表达了礼仪后，他转向阿妮塔说：

"夫人，我曾长期和你的丈夫打仗，但没有取胜。我曾下决心征服他，使他成为我的战俘，但他总是成功地进行了抵御，从我的手中逃脱。如果我有幸能把他俘虏，他一定能从我对他的礼遇中看出我对他的敬仰。"

我叙述这段轶事，是因为它给布朗海军上将带来的荣誉比带给我本人的荣誉更大。

第四十一章 组成军团

168 奥里维在格朗德河一役获胜以后，便向蒙得维的亚进军，他宣称他要斩尽杀绝，甚至外国人也不能赦免；为了把这一恫吓付诸实行，他把进军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拿去斩首或枪毙。

在蒙得维的亚有很多意大利人，他们到那里，有的是为了做买卖，有的是被放逐，因此我发表文告，号召我的同胞拿起武器，组织军团，为曾经给予我们盛情款待的人民而誓死战斗。

与这同时，里维拉正在集结他残余的部队。

在法国人这方面组成了一个法国的巴斯克人的军团。西班牙人则组成了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军团。但是西班牙军团主要是由西班牙正统派党员组成，在组成三或四个月后，却倒向了敌人，并且成了进攻蒙得维的亚的主力，正如意大利军团是防御的主力一样。

意大利军团没有薪饷，只有面包、酒、油、盐等物的配给，但是议好在战争以后把土地和牲畜分给幸存者和阵亡将士的孤儿寡妇。军团开始由四百至五百人组成，随后达到八百人，因为欧洲船只带来了被放逐的或想来这里发财的意大利人，他们发现自己的希望被这个国家的悲惨情况所破灭，这种人愈来愈多，就有愈多的人参加军团。

军团起初分成三个营，一个营由达努齐奥指挥，另一个营由拉梅拉指挥，第三个营由曼奇尼指挥。

奥里维知道我方对防御所作的一切准备，他只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正象我早已说过的一样，他向蒙得维的亚进军，但他在塞里托扎营。如果他把当时城里的混乱状态放在心里，他很可能立即进了城，但是他认为城里他有无数支持者，他等待这些人的示威活动。然而，示威不见实行，奥里维是白等了。因此，他反而给予了蒙得维的亚机会得以进入防御状态。奥里维率领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人马停留在离城只有一小时行军的距离。蒙得维的亚很快就能够集结九千军队进行抵抗。这九千军队当中有五千是获得了自由的黑人。他们是优秀的士兵。

当奥里维对友好地进入蒙得维的亚失去一切希望时，他就在塞里托扎营设防，并开始了一些小战斗。

蒙得维的亚人这方面，他们是竭尽全力加固城池。我们的城防工程师是埃凯瓦里奥上校。帕斯将军被委托做全部防御的组织工作。霍阿金·索阿雷斯是蒙得维的亚的总统，帕奇科·伊·奥贝斯是军政部长。帕斯很快离开了蒙得维的亚去组织科连特斯和恩特雷里奥斯的起义。

军团第一次从它的防线出击——不知道是军官的还是战士的过错——整个部队都惊慌失措，不发一枪就退了回来。

我迫使一个指挥官交了辞呈。我向意大利士兵作了一次长篇 169

有力的演说，我第二次写信给在乌拉圭商店的安扎尼，请他再和我一起战斗。这位杰出的朋友七月以前到达。这以后，军团的一切都显得气象一新，生气勃勃。军团原先的管理是糟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因此他就用全付精力来改变这种局面。

这时还想方设法再集结了一支小舰队。我自己指挥这支舰队，曼西尼代替我为军团首领。这支舰队通过一道河维持了与塞罗要塞的交通。塞罗虽然位于奥里维所占据的塞里托的上游三至四里格的地方，但该地仍在蒙得维的亚人控制之下。塞罗对我们很重要，它是一个基地；既征集供应，又派遣我们的小部队进入平原，同时接收我方的溃散人员。

在防御的组织工作完成之前，海军上将布朗的舰队曾进攻塞罗和洛斯拉托斯岛。我保卫这个岛屿和塞罗的要塞有三天之久。岛上的大炮是发射十八磅和三十六磅重炮弹，我迫使布朗海军上将在遭受巨大损失后退却。

我曾说过，由于安扎尼的来到，挪用公款的现象停止了。他忠心耿耿地、细心地管理着每一笔支出，这就不会使那些挪用公款者感到高兴。因此，有人酝酿了一个阴谋，其目的是谋杀我们两人，把意大利军团出卖给敌人。

安扎尼获悉了这一阴谋。

170 阴谋者发现他们不能期望在这一计划中得到什么，有一天早晨，军团进驻前哨阵地的时候，二十个军官和五十个士兵反水，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但是还要让我对这些人说句公道话：他们逐渐地又回到我们这边来了，一次回来一个。

清洗了这些叛徒以后，军团的情况更好了。安扎尼恢复了信心。“如果我曾经希望区别好人和坏人，”他说，“我肯定做得不如坏分子替我做的那样出色”。

我也对部队训了话，帕奇科将军对部队做了演讲。

第一次出击，意大利人表现很差，几天以后，我决心重振军团的声威，所以我建议出征。建议被接受了。这个建议是去进攻在塞罗前面的奥里维的部队。我让意大利军团登上我们的小舰队，在塞罗登陆。帕奇科和我身先士卒。进攻于下午二时开始，敌人于五时前逃跑。军团由四百人组成，向敌军的一个有六百兵员的营进攻。帕奇科整个战斗中都骑着马，我则根据情况的需要，或骑马、或步行。我们击毙敌人一百五十人，俘虏二百人。我们有五、六人阵亡，大约十人受伤，其中有一军官名叫费鲁奇，他受伤的那只腿必需截肢。

我们凯旋返回蒙得维的亚。第二天，帕奇科召集军团，向军团表示感谢，并予以表扬，还发给军曹洛雷托一支长枪作礼物，这件事是发生于1843年3月28日。从那以后，我感到放心了。军团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

我们的军旗是五月祭旗的。军旗是用黑色绸料制成的，上面绘有维苏威火山。这是象征意大利和意大利领土上孕育的革命。军旗交给一位二十岁的年青人名叫萨基的护卫，他在塞罗战斗中表现得令人敬佩。他也是以后和我在罗马并肩战斗的同一个人，他现在是上校。

第四十二章 纳伊拉上校

同年11月17日，意大利军团碰巧在前沿阵地值勤，我当时和他们在一起。早餐以后，蒙得维的亚上校纳伊拉跨上战马，率领少数战士越过防线出击。敌人向他开火，他受了致命的重伤从马上摔下，于是敌人冲上来夺走了纳伊拉的尸体。 171

我一听到所发生的事，便立即率领身边的一百人反冲锋，我夺

回了上校的遗体，但奥里维的部队却激怒了，立即增援，帮助他们的人把我包围了。我们的战士看见我陷于困境，赶紧调遣生力军支援我，结果，整个军团都逐渐卷入了战斗。

我的战士在我的催促下猛冲向前，摧垮了一切抵抗，夺取了一个炮台，把敌人赶出了阵地。然而，敌人又全力打了回来。敌方全部或几乎全部的驻军都倾巢出动。这次交战变成了一场大战，持续了八个小时，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第一次冲锋所夺得的阵地，但是我们给奥里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事实上我们是作为征服者回到蒙得维的亚的，从那以后，我们深信我们是优于敌人的。我们的战士大约有六十人阵亡或受伤。

我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卷入了这次冲锋，因此除了看到周围发生的情况以外，就几乎看不见什么。但是战斗进行中，我注意到安扎尼象惯常那样沉着应战，象往常那样沉着地控制着战斗，他能洞察一切战斗细节。晚上我请他向我报告这次战斗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第二天我检阅了军团，表扬了他们的战功，以意大利的名义感谢他们，并提升一批军官和军士。

这两次战斗以后，意大利军团给敌人造成一个印象：当敌人看见这支军队手里拿着刺刀向他们进攻时，敌人是望而生畏，不敢交锋，如果他们等候较量，那他们肯定是会覆灭的。

172

与此同时，里维拉征集到一支五千或六千人的部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守住了阵地。里维拉发现他与现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乌尔吉萨对抗。但他不时成功地由塞罗向蒙得维的亚输送供应。奥里维对里维拉能够运用这种方式活动感到厌烦，他分拨了一部分军队，命令该部和乌尔吉萨的军队会合，要乌尔吉萨指挥援军去攻击并摧垮里维拉部。

第四十三章　渡过博亚达河

在蒙得维的亚，我们得悉奥里维部进犯的消息。帕斯将军决 173
定从敌军主力由于分兵而削弱这一点捞取好处。

塞里托城外有一支近 1,800 人的敌军监视着塞罗。我们于1844 年 4 月 23 日晚 10 时出发。我们的计划是袭击这支监视塞罗的敌军。那时奥里维看见我们朝那里进攻，必然会派援军到塞罗，从而使他的兵力更为削弱，同时塞罗的我方驻军可以出击攻打敌军营寨。

我们沿着海岸线，越过塞科河，尽管河名的意思是一道浅河，但是水深过肩。从那里我们进入平原，绕过敌军营地。我们行军极其静寂，竟没有惊醒一人。

最后我们到达了可以望见监视塞罗的敌军的地方。塞罗驻军要按计划出击，支持我们的攻势。然而，在指挥塞罗驻军的两个军官当中，就谁在出击中当总指挥这点引起了一场争论。我们的原计划是将这 1,800 名敌军的监视部队击溃后，即回师进攻奥里维，这样他将受到两路兵力夹击——我们的和塞罗驻军的。现在那两位指挥官的争论招致我军部署的全盘失败。驻军的确进行了出击。但是，奥里维掌握了战场的制动权，击退了他们。现在是轮到他向我们进击，轮到他把我们对他的作战计划用来攻击我们。

因此，我们同时受到奥里维部和监视部队的进攻。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退回塞罗，而在退却时要尽可能使敌人受到损失。我指挥后卫，以便尽可能使士气饱满。

在我们和塞罗之间有一条泥泞的河流，名叫博亚达河，我们必须渡过这条泥深齐腰的河。敌人为了想把我军在渡河时打得七零

八落不成队伍，在一个小丘上架了四尊大炮，在我们开始渡河时立即向我们开火。然而，意大利军团差不多每天在战争中变得越来越适应了。他们不在乎一阵阵的炮弹，就像不注意天空下的冰雹一样。就在那时，我发觉了我们的黑人士兵是多么勇敢啊。他们面临着死亡，却一只膝盖着地，跪射迎击敌人。我在他们当中，因此能很好地看到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

174

在那些为蒙得维的亚服役的人中，有一位英国人，他好多方面都使我忆起了上次战役中我那一位“英国人”。他得到帕奇科的全权委托，可以做任何他认为对蒙得维的亚有利的事情——帕奇科很了解他。他征集了四十至五十个人。我们叫他塞缪尔，我不知道他的其他名字。我从没有见过一个比他更勇敢的人。在我们渡过了博亚达河后，我看见他和他的卫兵走来。

“哦，塞缪尔，你的部队呢？”我说，

“全团！立正！”他喊道。

没有人出现，没有人回答。他的全团士兵除剩下一个人外全部牺牲。

帕斯将军这天发出的嘉奖令高度地赞扬了意大利军团。我们有七十人阵亡或受伤。我们经塞罗重新回到蒙得维的亚。塞缪尔立即着手召募另一支部队。

175

第四十四章　意大利军团拒绝接受赠给战士土地

里维拉将军对于意大利军团在塞罗和渡博亚达河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勇敢感到惊异，于是在 1845 年 1 月 30 日给我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先生，我去年赠送了一份土地给光荣的法国军团，毫无疑问你已从报上看到，这份礼物已被接收。我曾希望在司令部欣遇一些意大利军团的军官，他们能提供我机会，满足我心中最珍贵的夙愿，即向那些在反对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武装侵略者的战争中为共和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们，表明我对他们的高度崇敬。

"我不能再把我认为是履行一项神圣的职责的事情推迟，因此我这里极其愉快地附寄上一份赠给杰出的英勇的意大利军团的地契礼单，这份礼单是作为我个人感激意大利军团对我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一种真诚的表示。

这份礼物的确与军团的功绩和我所希望表达的太不相称，然而我希望您不会拒绝以我的名义把这份礼物献给您的战友们，不会拒绝把我的良好意愿和感激心情告诉他们。先生，我也要向您表达我的这种意愿和感激，您是如此杰出地指挥他们，您在以前几次因靠您为共和国的贡献早已赢得了我们无可置疑的感激。

"上校，值此机会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挚的崇敬。

弗鲁克图奥索·里维拉"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出色的爱国者捐献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是从他个人的财产中拨出来的。他献给我们的土地不是共和国的财产，而是他自已祖传财产的一部份。

因此，于5月23日我写了下面的回信：

"阁下：

帕罗迪上校当着意大利军团所有军官的面，按照您的愿望交给了我您1月30日的友好来信以及附在信中的一张地契，这一张地契是您从私人财产中自愿给意大利军团的一份地产，面积由阿维纳斯河和格朗德河之间伸展到里奥纳格罗以北，而且还有一批牲口和地产上的附属财产。

"您说赠送这份礼物是表彰我们为共和国立下的汗马功劳。

"意大利军官们在得知您已来信和信的内容后，以军团的名义，一致宣称，当要求他们拿起武器为共和国效劳的时候，他们除了与殷勤招待他们的国家的子弟同生死、共患难以外，绝对没有想到接受任何其它的报酬。他们这样做，是服从良心的召唤，而现在他们完成的，他们认为只不过是尽到职责 176

而已。只要是形势需要，他们将继续与高尚的蒙得维的亚人同甘苦，共患难。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辛劳不想要其它的奖赏和酬谢。

因此，我荣幸地向阁下转达军团的答复，这个答复也完全符合我自己的观点和原则。

兹奉还您地契礼单的原件。

上帝保佑您长寿

朱泽培·加里波迪”

意大利人没有要任何报酬，继续服役。当有绝对需要更新某部分服装时，他们唯一得到一点钱的方法是代一些法国商人或巴斯克商人出军差，他们付给代替者大约两个法朗。我不用多说，如果有什么仗要打的话，代替出军差的人要去参加战斗，并代替他的雇主牺牲性命。

第四十五章　里维拉遭放逐

177

我早已向你叙述了帕斯将军关于从蒙得维的亚夜间出击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就会改变整个局势，而且完全有可能迫使奥里维撤除对蒙得维的亚的围困，但当这个计划失败时，我们就仍回到前沿阵地去执行每日的例行防卫。我们从各方面继续加强工事，一直到我方的炮台实际上与敌方的不相上下为止。

这时，帕斯将军离开我们去领导科连特斯的起义，借此分散乌尔吉萨的兵力，从而有利于全国的战局。当时乌尔吉萨正和里维拉将军对峙着。但是事与愿违，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这是由于里维拉将军的急躁所致，他对政府禁止他接受主力决战的命令置若罔闻，他接受了决战，结果在因迪阿·穆埃塔平原一战失利，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被打败了。两千名被俘的士兵或者有更多的人被勒死、

绞死或砍头，这是违反一切人道法则和战争法规的。许多人留在战场，另外一些人被驱散到大平原各处。里维拉将军和他的一些亲信到达了巴西边界。政府由于他是造成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宣判将他放逐。

由于因迪阿·穆埃塔一战失败，蒙得维的亚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了。科雷阿上校担任城市驻军的指挥，但主要的防卫责任则集中在帕奇科和我自己手里。我们一些领导人，在这次不幸的战役以后，重新集结了各个分散的小队士兵，依靠这点兵力，在适合游击战的地点展开了游击战争。李亚罗斯将军集结了两百多名被打散的战士，但是他宁愿和保卫蒙得维的亚的战士会合，他们冲向监视塞罗的敌人，杀出一条血路，胜利地到达了城堡，与我们的驻军会合。

帕奇科在得到了这支小小的援军以后，想出一个奇袭的主意。1845 年 5 月 27 日夜里，我们在蒙得维的亚派出了意大利军团和其它一些来自塞罗的部队，我们就用这支部队埋伏在一个弃置不用的旧火药厂里。28 日早晨，李亚罗斯将军的骑兵出动，由步兵 178 掩护，把敌人吸引到火药厂。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我们的部队便立即冲出，意大利军团冲在前头，端起刺刀冲杀，只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所以，敌人监视塞罗的一个整师也就冲向战场，随即展开了残酷的战斗。战斗以我方胜利而告结束。敌人在我们战士的刺刀的紧逼下，彻底被击溃了。为了结束这场战斗，需要那种暴风骤雨、风驰电掣的威力，而那种横扫千军的磅礴气势只有亲眼得见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敌人的损失惨重，他们伤亡很大，在被击毙的敌人当中有一个是将军。他是敌军中最杰出的、最勇敢的努斯将军，他是被我们军团的一个战士一发子弹打死的。而且我们获得了大批牲口作为战利品，因此，我们高兴地并满怀希望地回到了蒙得维的亚。

这次奇袭的成功，促使我向政府提出另一个建议。我的主意是把意大利军团装上小舰队，把战士尽量隐蔽好，溯流而上，直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到那里以后，我们的战士便在夜里登陆，径奔罗萨斯的家中，把他劫持出来带回蒙得维的亚。如果这一远征能顺利取胜，战争就能一举结束。然而，政府拒绝同意。

即使如此，在我们陆军休整期间，我登上小舰队，不顾敌人封锁，设法避开敌人的警戒，进入公海，把铁钩伸向商船，就在布朗上将的鼻子底下把商船作为战利品拖进港口。另外，有时我还用计划得很周密的策略把敌方封锁的兵力全部吸引到我身上，千方百计为商船打开港口，好将各种给养送到这个被围困的城市。

而且我还常在夜里带上一百名军团中最坚决的战士登上舰艇，伺机袭击敌船。敌人害怕被偷袭，夜里总是小心翼翼，不下锚，开到我找不到他们的地点去。

179 最后，有一天我下决心一定要攻占敌舰，我以三只小船——不是我们小舰队里最坏的船只——出击，决心在大白天，就在敌船在蒙得维的亚停泊处下锚时进攻。

罗萨斯的舰队由三只船组成：马尔托 25 号，埃查格将军号和迈普号。这三艘船配备有四十四门炮，我只有八门小口径的炮，但我了解我的战士。如果我们能成功地登上敌船，那就意味着敌人彻底完蛋。我摆开战斗队形向他们的船只前进。我们差不多早已到了大炮的射程之内，再前进一英里，战斗就不可避免了。蒙得维的亚斜坡上挤满了观战的人群；停泊在港内的各国船只的桅杆上也都爬满了人群。所有这些观众都急切地想亲自见到每一分钟越来越接近的战斗的胜负。但是，阿根廷舰队司令不愿在这次战斗中冒险。他向大海逃去，我们也就回到港内，辜负了向我们致敬的普遍的喝彩声。

第四十六章　英法出面干涉

就在蒙得维的亚的情况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英国与法国出面干涉，解除了封锁。这两个大国达成协议，夺取并瓜分了敌人的舰队。 180

我们下一步决定远征乌拉圭，夺取马蒂加奇亚岛、科洛尼亚城和一些其它的据点，但主要是夺取萨尔托。因为据有该地，便可以打开与巴西的交通，而同时还可在战地组成一支新军的骨干，以代替早已被摧垮的骨干力量。

我用小舰队装载了二百名志愿军，直驶马蒂加奇亚要塞。我们发现敌人已经放弃该地，要塞便由我们占领了。当我们的小舰队和英法的舰队出现在科洛尼亚城时，该城也为敌人所放弃。意大利军团登陆，与据守城市僻远一端的、兵力大于我们的蒙特罗将军的部队遭遇，并击退了蒙特罗将军。这时，英法舰队向这座被敌人放弃了的城市猛烈开火——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目的。他们的部队登陆，这些部队便成为我们进攻蒙特罗将军的后援部队。

下午近二时许，我们进入城市。意大利军团驻扎在一个教堂里面。我严令，不准动离乡背井的居民一针一线，不用说，军团战士认真地服从我的命令。当时该城由我们的战士占领和设防，我们在那里留下了驻防部队。英法军队跟着进入巴拉那河，在连续三天的战斗中，这支部队摧毁了扼守该河航道的一些敌军炮台。敌人曾进行勇悍的抵抗。然后，我的小舰队溯流而上，这支小舰队包括一艘双桅船，一艘纵帆船和几只小船。

在我们这三支舰队联合航行的整个期间，法国海军上将和英国海军准将给予我们最大的同情。特别是海军上将莱纳一再对我

们表示关心。他们两人常莅临我们的宿营地，并一同品尝作为我们主食的熏牛肉。

安扎尼这次远征是和我们在一起，他也一同亲身感受到那种 181 我们当之无愧的同情。他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爱和崇敬的人。

当我们的舰队向乌拉圭河上游行驶时，我们可以看到配合我们行动的一支小骑兵队，这支骑兵是由一位真正的英雄，一位品行极好，极其勇敢的人，德拉克鲁斯上尉所指挥。这支骑兵沿着乌拉圭河岸，跟着小舰队，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他们首先是作为开路者，后来在补充粮食供应上帮助很大。他们攻占了拉斯巴卡斯、梅塞德斯等不同的地区，他们无论在那里遇到敌人就在那里打败敌人。乌拉圭河岸有一个派桑杜要塞，曾一心想用大炮轰垮我们，但最后对我们并没有造成多大损失。

在派桑杜上游，我们迅速占领了埃维德罗庄园的一个阵地，并在那里停留了几天。拉瓦莱哈将军企图用步兵、骑兵、炮兵对我们进行夜袭，但是他被我们无敌的军团战士击退了，而且损失巨大。

从埃维德罗，我通过蒙塔尔迪上尉送出一个急件给政府，他是乘坐一艘商船回蒙得维的亚的。这条商船经过派桑杜时被袭击，而且被敌船包围。蒙塔尔迪上尉曾作过一番有力的抵抗，他是最后唯一留在甲板上抵抗的人。他终于被俘。

每天有许多打着敌人旗帜航行的三桅船落入我们手里。我让船上的大部分人回他们的家。我们奇袭并拿下了爪莱爪伊丘。这是一座位于乌拉圭河右岸的城市，属恩特雷奥省爪莱夸尹地区。就是在那里，我抓到了莱奥纳尔多·米兰，这个人在我以前作他的俘虏时，曾判处过我吊刑。不用说，我把他放了，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只留给他一种恐惧，当作对他唯一的处罚，这种恐惧是当他认出我时产生的。

爪莱爪伊丘以后作为一个难以防守的地区而放弃，但是这座城市在金钱、衣着用品、武器方面作了许多贡献。最后，经过了无数次战斗和冒险，我们随舰队到达了名叫萨尔托的地方，这个地方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乌拉圭河在那个地点形成了一道急湍的水流，除了小船外，上游不可能再通航。

拉瓦莱哈将军据有该地，在我军到达时，他弃地而逃，并强迫居民跟随他。这个地方证明完全适合于远征，因为它离前线不太远。我决定在那里设立阵地。

因此，我第一个行动是朝拉瓦莱哈将军进军。他屯兵于乌拉圭河的支流萨佩维河。夜里我与步兵和德·拉·克鲁斯指挥的、为数不多的骑兵出发。黎明时，我们接近营寨，发现这座营寨是由车辆防护，另一面凭借乌拉圭河天险，而后面则背枕萨佩维河。因此我把战士分成两个小队，骑兵保持在两翼，我指挥他们冲锋，只经过几分钟的战斗，便占领了营寨。敌人全面撤退，渡过萨佩维河。 182

这次进军的第一个战绩是使被胁迫离乡背井的各家回到萨尔托。我们俘虏了一百个战俘，缴获了许多马匹，许多牲口，大批弹药和一尊大炮——就是在埃维德罗向我们开火的同一尊大炮。大炮是意大利铸造的，炮身刻有铸造者科西莫·塞尼的名字，刻有铸造日期：1492年。出征给军团带来很大的荣誉，而且很重要。三千居民回到了他们的家园。

在安扎尼的指挥下，军团立即着手在城市广场建立了一个炮台，作为控制四周地区的一个阵地。然后，我们派遣信使到巴西和逃往该地的难民联系，依靠他们组建一支生力军。

在很短的时间内，炮台建成，安上了两尊大炮。1845年12月5日晚，这座炮台已做好一切准备，参加击退乌尔吉萨将军的战斗，乌尔吉萨将军是在六日早晨率领三千五百名骑兵、八百名步兵和一个野战炮队在该地出现的。

我的兵力部署是按照人们希望以士气鼓励士兵，即以一当百的方式来安排的。我命令小舰队后撤，没有一只船留在可以找到的地方。我把战士分散到胡同小巷，命令他们筑起路障，并让主要街道畅通无阻。当天我发布了措辞有力的命令，等候乌尔吉萨的来到。他也深信他雄厚的兵力，并告诉他的士兵，他们要对付的只是一群胆小的水兵。

早晨大约九时，我们遭到全面进攻。我们在小巷里的狙击手和广场的两门大炮回击了敌人。我看到攻击者对我们所作的抵抗感到震惊。当有利的战机一到，我立即命令两个预备连冲锋。敌人可耻地退却了，留下大量的死尸和伤兵在他们原先占领的房子内。这次进攻，他们除了设法赶走一些牲口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所以能赶走一些牲口是由于一艘英国战舰所派出的哨所的过错。这艘英国战舰和一艘法国战舰一直随我们到萨尔托。

这两艘战舰对我们防守这个地区提供了援助。后来英国船上的战士把人畜栏大门口的房屋改为碉堡，那时畜栏里大约有六百头牲口。敌人派了一支步兵分队到这个地点。英国士兵惊惶失措，有些人跳窗户逃跑，另一些人夺门而走。结果是乌尔吉萨的士兵很容易的赶走了全部牲口。

在二十三天之内，敌人一再发动进攻，但没得到任何明显的战果。天黑时，却轮到我们进攻了，我们使敌人一刻也得不到休息。的确，我们失去了通常的肉食，但我们靠马肉维持生活。最后，乌尔吉萨深信他是徒劳无益，决定撤退，并宣布他在各次进攻中所损失的兵力，总共比在因迪阿·穆埃阿塔战役中所损失的还多。

敌人在后撤的时候，企图夺取我的船只渡过乌拉圭河，由于我的警惕，他们的计划失败了，他们只得在下游十二里格的地点渡河。因此，他们又回到乌拉圭河的另一边，在对着萨尔托的卡马尔迪亚平原上搭起营帐。

当乌尔吉萨在这里扎营的时候，我就设法在白天使一些骑兵在步兵和船只的掩护下渡河。这支骑兵向那些在南美大草原放牧马群的人进攻，并拦截夺取了一百匹马以代替我们吃掉的马匹，在敌人从惊慌失措中清醒过来以前或在敌人采取任何阻止措施以前，这些马匹已经被带过了河，带到了我的面前。

第四十七章　萨尔托·圣安东尼奥事件

与此同时，巴埃斯上校带有约二百名骑兵从巴西来与我们会介。梅迪纳将军也在集结新的部队，我们天天盼望他的来到。1846年2月7日，我收到梅迪纳将军的信，他告诉我第二天他将率领约五百骑兵到萨佩维高地。他问及敌人的情况，并希望如果遇到袭击时，会得到我的相助。 184

信使带去了回信，大意是八日我将以足够的兵力在萨佩维高地掩护他入境。因此约在九点钟我率领军团约一百五十名战士和二百名骑兵沿着乌拉圭河岸出发。我们朝着离萨尔托有三里格的拉斯·拉佩拉斯方向出发。我们的侧翼有敌军四百名，属于塞尔班多·戈梅斯将军的兵团，他们是当时监视萨尔托的唯一部队。

我们的步兵在一个“扎帕雷”下设立阵地。“扎帕雷”就是有四个立柱支撑的一个茅草屋顶，它只能遮挡炽热的太阳光线，不能作其它的防卫用途。巴埃斯上校和卡拉巴洛少校指挥的骑兵以散开的队形到达了萨佩维。安扎尼由于腿上受了伤，留下负责守卫萨尔托，和他在一起的，有三四十人跟他一样是病号。此外，有十人守卫炮台。

约在早晨十一点，我看见有许多敌人的骑兵，正在越过萨佩维平原向我所在的高地前进。就在这以后，我立即又看到每个骑兵

后面，在马上带了一个步兵。当他们靠近高地时，骑兵散开队形，步兵下马后编队向我们逼近。

我们的骑兵立即向敌人开火，但是敌人仗着数量上的优势，向我们的骑兵冲来，打得我方骑兵迅速逃窜。他们直接逃向我们的“扎帕雷”，那儿已开始落下敌人的子弹。我看得很清楚，有效的抵抗只有靠勇敢的军团战士，而且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将开始战斗。185 我冲出去会合他们。但刚接近他们的前线时，在敌人的火力中间，我突然感到我骑的马在下面塌下。马在倒下时，也把我带下。在我脑海里第一个闪念是我的战士看见我倒下，会认为我死了，这种想法会使他们混乱。刚一跌下，我就沉着地从枪套里拔出手枪，立即跃起，并向空中鸣枪，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刻看到我安然无恙。的确，在我站起来，并立于他们中间以前，他们几乎没有看见我曾倒下。

与此同时，敌人仍在继续前进。敌人有一千二百骑兵、三百步兵。因为我们已被我们的骑兵抛下了，我们只剩下一百九十人，我没有时间作长篇演说，而且那不是我的工作方法，我提高嗓音，只说了下面几句：

“敌人是多数，我们是少数。来的越多越好！我们人越少，战斗就越光荣。要沉住气！等他们靠近了才放枪，然后我们上刺刀向他们冲锋”。

这些话每句都像电的火花落在战士的身上。此外，作任何其它的决策都会完蛋。在我们右边，约有一英里的距离，横着乌拉圭河和一些密集的森林，但是在这种处境下撤退无异于发出我们被全歼的信号。我完全理解这点，因此我那时一点撤退的念头也没有。

敌人的纵队在离我们约六十码的距离开了火，给我们很大的伤害，我们的战士也用杀伤力很大的排枪回击，所不同的是，我们

的步枪不但装的是铅弹，而且装的是大号铅弹。我们的步兵指挥员被击毙；我们的战线开始紧缩，因此我手里拿着枪走在我的勇敢的战士前头，带着他们向敌人中间冲锋。

时机正好，因为他们的骑兵已在我们的侧翼，近在咫尺，随即进行了一场混战，敌人不少步兵由于仓皇逃跑而保全了性命。这给了我时间更好地部署兵力去对付他们的骑兵。我们的战士从一边飞驰到另一边，好像每人都接到进攻敌人骑兵的命令。所有的军官和战士都一样，象一个巨人似的战斗。

与此同时，一位勇敢的军官名叫拉·维加的，他指挥二十来个骑兵，他为巴埃斯和他的战士扔下我们只顾自己逃跑而感到可耻，勒转马头，宁愿与我们共命运，而不愿参与巴埃斯可耻的退 186 却。突然，我们看到他们穿过敌人中间，来到我们旁边占领阵地。我敢向你们断言，这样做是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他们为了与我们会师，发起冲锋，在这危急的关头，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这次冲锋，分割，削弱了敌人。敌军的一部分人是在追逐我们的逃兵。我们打出了第二次排枪，敌人骑兵看到他们的步兵已被摧垮，而他们自己也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在我们的火力下倒下，便后退了几步，然后下马，总数约有六百人，手中端着骑枪，把我们团团包围住。

我们四周的地面上遍布了我们自己的战士的以及敌人的尸体，还有倒毙的战马。我可以告诉你无数的英勇战斗事迹。所有的人都象古代骑士塔索和阿里奥斯托[1]那样战斗，许多人是遍体伤痕：有子弹伤的，刀砍伤的，矛刺伤的。有一个年轻的号手，只有十五岁，我们习惯叫他鲁富斯，他用嘹亮的号声一直鼓舞我们的战斗，他突然被长矛刺伤。他立即扔掉铜号，抽出砍刀，直扑那个把他刺伤了的骑兵，一直到把敌人杀死，他才停止呼吸。战斗结束以

---

① 塔索和阿里奥斯托为意大利史诗中的英雄。——译者

后，这两个人的尸体被发现死缠在一起。这个年轻人遍体是伤，敌人骑兵的大腿上则有一块被他的对手咬得很深的伤痕。

在我们的敌手这方面，也有很惊人的勇敢行为。他们当中有一人，看见我们集结在那茅草屋周围，即使它不能防护枪弹，但还可以遮蔽烈日，他便拿了一块烧着的木头，踢马飞跑，在我们当中冲开了一条路。当他驰马飞奔经过草棚时，急如闪电地把烧着的木头扔向茅草屋顶，然而这块烧着的木头掉下来了，没有完成骑者的目的。但这毕竟是一种很勇敢的壮举。我们的战士正要向他射击时，我大声阻止了："我们应该饶恕勇敢的人，勇敢的人是我们同一类的人。"因此没有人开枪。

为何所有这些勇敢的战士这么听我的话，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我一句话就给予受伤者以力量，给懦怯者以勇气，同时使勇敢的人加倍勇敢。

当我看见敌人被我们的火力消灭十分之一或更多时，看到敌人由于我们的抵抗而人困马乏时，那时，只有那时我才说撤退。然而，我不说："现在让我们撤退，"而是说："当我们撤退的时候，我们不要留下一个我们的伤员在战场上"。

187 "对！对！对！"我的同志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至于说到受伤，我可以说几乎我们全都受了伤。

当我看到全体战士十分镇定地集合起来，我平静地下达了一边打、一边退却的命令。幸运的是我自己受的伤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这样我得以在各处指挥，因此当敌人胆敢太逼近我们时，我们立即使他们为他们的轻率而后悔。

我们当中少数几个未受伤的唱着爱国颂歌，伤员也跟着齐唱。敌人对此没有办法，我们最大的苦头是缺水喝。有些人拔起了地上的草根来嚼，另外一些人则吸吮铅弹，还有些人甚至于喝自己的小便。

最后，黑夜来临了，随着夜晚的到来，空气凉爽些，我把战士组成紧密的纵队，把伤员放在中间。只有两个伤员，我们不能搬动。这两人我们不得不留在战场。我极力告诫我的小部队紧密靠拢，向小树林方向撤退。敌人在我们之前，已经占领了这片树林，但是我们坚决把他们赶了出去。

然后，我派出了侦察员，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几乎全体下了马，让他们的马匹吃草。无疑的，他们判断我们是由于饥饿和弹药缺乏而停下来休息的。说到饥饿，我们没有觉得，至于弹药，我们可以从敌人尸体上找到，事实上我们要多少可以找到多少。

我们的任务最困难的一部分仍有待于完成。敌人在我们和萨尔托之间安营扎寨了。在休息了一小时后——这次休息，使敌人认为我们会在停下休息的地方过夜——我命令战士重新组成纵队，然后我们用快步，端起刺刀，就像山洪似的冲进敌人中间。敌人的号兵急吹"上马号！"但在他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战马、马鞍、马笼头的时候，我们已在敌人中间杀开了一条道路。我们再一次向着灌木丛林的方向前进。我们一到密密的矮树丛里，我就命令每人都俯卧着。敌人向我们逼进，发出大声呐喊、冲杀的声音，但没有看见我们。我让敌人走进树林离我们有五十步远的时候，我才下令"开火！"并且带头开枪。有二十五至三十个敌军和同样多的马匹应声倒下。敌人于是调转马头，回到他们的营地。

当我看见敌人后撤，我觉得可以对我的战士们说："孩子们，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去找些喝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沿着小树林边沿，抬着伤员，离开那死死缠住我们的顽敌有一段安全的距离，就这样我们到达了河岸。 188

当我们最后回到萨尔托时，在村子入口处，一件感人肺腑的事在迎候我们。安扎尼在那里高兴得哭泣起来。他先拥抱我，并高兴得要拥抱所有的人。

安扎尼也被迫进行过战斗。他和他的小队人马遭到敌人攻击。敌人在开始攻击以前，曾对他们喊话，告诉他们，如果不投降，全部都要处死或坐牢。

安扎尼唯一的答复是："意大利人是不投降的！你们全都滚开，不管你有多少人，我将用我的骑兵队消灭你们。只要我还有一个同伴留下，我们就要联合战斗。如果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在火药上放火，炸死我自己，也把你们炸个粉碎。"

敌人不再追降而撤退了，我们的战士再一次发现萨尔托的一切东西依然充盈时，就对我说："你首先救了我们，其次是安扎尼救了我们。"

次日，我写了下面的信给在蒙得维的亚的军团委员会。

"兄弟们，

前天，在圣安东尼奥战场上，离城有一里格半的路程，我们经历了一次最可怕的，然而最光荣的战役。我们军团的四个连和二十名骑兵，以及我们护卫下的难民，不但在与塞尔班多·戈梅斯的一千二百敌军的战斗中保卫了自己，而且全歼围攻的敌人步兵三百名。战斗在中午开始，午夜结束。

"无论是敌人的优势兵力，或是他们的一再冲锋，或是大量的骑兵，或是他们火枪手的进攻，都不能战胜我们。虽然，除了一个有四只柱子的烂草棚外，没有别的掩体，但我们的军团战士每次都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每个军官都变成了普通的士兵。安扎尼先是留下守卫萨尔托，敌人曾要他们投降，威胁他们不投降就要全部将他们消灭或下狱，他手里拿着火柴，一只脚踩在大炮的火药桶上，轻蔑地拒绝了敌人。

"我们有三十人阵亡，五十人受伤。所有的军官全都挂了彩，只有斯卡罗纳、大萨卡雷洛和特拉维希除外，但是所有的伤势都是轻伤。

"今天，即便给予我世上所有的金钱，我也不愿改变我的意大利军团战士的称号。

"在半夜，我们退向萨尔托。约有一百军团战士安然无恙。受了轻伤的

伤员走在前头，当敌人来纠缠时，就教训他们，使之得到克制。

“啊！这一桩大事值得载入史册，使之名垂千古！ 189

“再见！下次我再详细地给你们写信。

朱泽培·加里波迪

再者：受伤军官的名字是：卡萨纳、马罗凯蒂、贝鲁利、雷蒙里尼、小萨卡雷洛、萨基、格拉菲尼亚和罗迪。”

这是我们在蒙得维的亚有重要意义的最后一次战斗。

第四十八章　上书教皇

190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蒙得维的亚得知庇护九世已晋升为教皇。

人所共知这个教皇统治的初期是个什么样的局势。我也像许多人一样，相信我们将能看到意大利自由世纪的曙光。我立即决定支持教皇一切生气勃勃的、宽宏大量的决策，向教皇提供我自己和战友们的有力的帮助。那些认为我是一贯反对教皇制度的人，从下面他们即将看到的信件中，将看出我完全不是这种人。总的说来地球上任何地方出现自由，我就是献身于这个自由事业的。当然，我优先献身于我自己的国家，而且准备在一位似乎注定是意大利政治救星的人的手下服务，这是可以理解的。

安扎尼和我认为这一崇高的任务有待于庇护九世来完成，因此我们给罗马教皇的使节写了下面的信，请他向教皇陛下转达我们和军团战士的忠诚的保证。

最杰出的、尊敬的先生：

自从我们首次得到庇护九世荣升教皇的职位和他对可怜的流放犯所颁布的特赦消息以来，我们越来越注意，越来越有兴趣关注教皇在光荣自由的

道路上所留下的脚迹。从大洋彼岸传到我们耳里的、对教皇的普遍赞扬的回响，意大利欢迎召开国民议会的激情，以及在国民议会中对于出版自由所作的英明让步而博得的掌声，国民警卫队的成立，对于普及教育和工业发展的推动，更不用说许多旨在改善穷人的福利的计划，组成新的政府的计划，总之上述这一切使我们深信，到底我们的祖国产生了一位伟人，他了解时代的要求，懂得适应时代的迫切需要，而又丝毫无损于万世不朽的尊严的宗教权威，也不会触犯宗教的诫条。虽然，这种进步并不涉及到我们个人，我们仍然在很远的地方注视着这种进步，并且对意大利和整个基督教信仰协调的一致，我们不但表示口头赞同，也保证我们将为之献身。几天前，我们得悉了一个亵渎神灵的企图，它正在谋划推翻一切现存的秩序，这个企图是由外国人所鼓动和支持的，并长时期处心积虑分裂我们可怜的国家的一个党派所策划的。当我们听到这些以后，感到对教皇的赞美和热情是太软弱无力了，我们感到有一种更迫切的义务加在我们身上。

杰出的、尊敬的先生：正在写这封信给您的我们，是一些受到爱国热忱所鼓舞而被放逐国外的人，我们在蒙得维的亚支持一种我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并拿起了武器。我们聚集了几百位同胞，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比在国内少一些苦难的日子。现在，五年已经消逝了，在这五年期间，围城的部队把这座城市团团围住，我们每个人必须以行动表明有勇气，感谢上帝和感谢仍然激励我们意大利种族的古代精神，我们的军团有机会证明它是杰出的。每当这种机会出现时，我们的军团不仅没有让它溜过，而是满载着荣誉，在这方面——我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超过所有其他与我们兵团的业绩展开竞争和比赛的军团。

"如果现在教皇接受我们这些出入枪林弹雨的战士的援助，无需说，我们是很愿意奉献我们的劳动为一位正在为祖国和教会做了许多成绩的人服务的。因此，我们如果能来协助庇护九世的救赎世人的工作，我们将认为是幸福的，即便是我们大家用鲜血来换取，我们也不会认为这种荣幸的代价太高，因为我们不但是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而且也是以我们同志的名义写这封信的。

"杰出的、尊敬的先生，如果您认为我们的提议对教皇是可以接受的，那

就请把这封信呈献于他的宝座前。

“如果我们说教促我们作出这种提议，是出于我们对我们的正义武装力量的强大的信念，那它就决不是什么幼稚的设想了。我们深知圣彼得的皇位是奠基于尘世凡人所不可动摇或加固的基础上的，我深知在新的政权队伍中有许多有魄力的，能够击退敌人野蛮的侵略的保卫者。既然战斗行动是分配给优秀的人们的，较困难的任务是分配给强有力的人们的，那就让我们接受较困难的任务的荣誉吧。

“与此同时，我感谢上帝保护了教皇免遭可耻的“特里斯蒂”的阴谋，我们衷心地祈求上帝为了基督教和意大利的利益，保佑教皇幸福长寿。

“杰出的、尊敬的先生，请原谅我们对您的打扰，并请接受我们对您的最崇高的关切和最诚挚的敬意。我们请求做您爵爷帐下最忠顺的仆人。

朱·加里波迪　费·安扎尼

1847 年 10 月 12 日于蒙得维的亚”

我们白等了。无论是教皇使节或是教皇都没有回音。于是，我们决定偕同一部分军团回到意大利。我的意愿是帮助已经拿起武器的地方的革命，并唤起仍然沉寂的地方的革命，例如在阿布鲁齐唤起革命。只是我们当中谁都没有一文钱可用作航海的费用。

第四十九章　返回欧洲。安扎尼之死　192

我所用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慷慨的人，而这个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我在同胞中募捐。事情开始很顺利，这时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在军团中组织了一个反对我的派别，威胁那些愿跟随我的人，他们对这些可怜的人暗示，我正在把他们引向必然死亡的道路，并说我梦想的事业是不可能的，说与朋狄拉同盟① 类似的命运在等着他

① 威尼西亚朋狄拉同盟，为马志尼所领导的远征军，很快为那不勒斯军队俘虏并被杀害。——译者

们。这次阴谋造成的全部后果是那些较为胆小的人后退了，我只剩下八十五人，而且这八十五人当中，有二十九人得到了川资以后抛弃我们他去。但幸运的是对我们忠心的那些人都是最勇敢的人，差不多全是圣安东尼奥战役的幸存者。此外，还有几个把他们的信念寄托在我的运气上的东方共和国人，在他们中间包括我那可怜的黑人阿吉亚尔，后来他在罗马围困战中阵亡。

我曾说过，我在意大利人中间募捐，来资助我们离去。大部分款项是由斯泰法诺·安托尼尼捐献的，他是在蒙得维的亚定居的热那亚人。至于蒙得维的亚政府，它是尽力援助我们的，但是我知道它太穷，除了两尊炮和八百支枪以外，我不愿接受它任何东西，我把这些枪放在双桅船上。

在我们启程的时候，我们与比蓬泰·卡罗洛号船长德·纳尔维发生的事情，正如法国人在讨伐波多乌因的时候，与答应载运他们到圣地的威尼斯人所发生事情完全一样。这就是这个船长勒索很多，我们不得不卖掉一切，甚至于卖掉衬衣来满足他。结果是我们有些人由于没有衣穿，整个航海期间不得不留在床上。

我们已航离海岸三百里格，驶近奥里诺科河口一带时，我和奥里戈尼正在牙樯用鱼叉叉海豚寻乐，忽听得一声“救火”。我立即从牙樯跳到船头，再从船头跳到甲板，只花了一两秒钟。

193 似乎是负责分配膳食的人，在分配供应时很不谨慎，他一只手拿着蜡烛，从酒桶中放白兰地。白兰地着了火。取酒的人失去了理智，不是把龙头关上，反而让白兰地哗哗地流。供应舱和火药库是用不到一英寸厚的木板隔开的，那时供应舱内真是熊熊大火。

此时我看见这些最勇敢的人，当危险不是以他们习惯了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别种形式出现时，他们是多么害怕。所有这些人，在战场都是英雄，这时却不知所措，互相碰撞，东跑西奔，就像一群孩子害怕得发抖。我在安扎尼的帮助下，十分钟就扑灭了火。安

扎尼是听到第一声火警时就跳下了床的。

可怜的安扎尼躺在床上，的确不是由于没有衣穿，而是因为疾病的严重折磨，那种病使他在到达热那亚时注定要死亡，就是说他患的是肺结核。这个可钦佩的人如果他可能有仇敌的话，就是他最大的敌人也难在他身上发现一个缺点。这个人把他的生命奉献给自由事业，在他临死前夕，他热切希望对他的战友有用。每天战友们帮助他走上甲板，当他不能再上楼梯的时候，便把他抬上甲板。在甲板之上，他躺在垫子里，常靠着我，并给在船尾围在他四周的军团战士们讲兵法。可怜的安扎尼！他的确是一部科学词典。要一一列举他所知道的事情，就像去找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一样困难。

在帕洛，约离阿里坎特五英里，我们派人上岸买一只山羊并给安扎尼买一些桔子。我们在那里从撒丁副领事那儿得悉一些意大利新近发生的事情。我们被告知皮埃蒙特宪法已颁布，米兰已经历了五个光荣的日子，这些事情，在1848年3月22日我们离开蒙得维的亚的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知道的。

副领事告诉我们，他曾看见意大利船只扬着三色旗经过。为了决定升起独立的旗帜，我不需要再听什么了。我降下航行时用的蒙得维的亚国旗，立即升起撒丁旗，它是由半个床单，一件红上衣和我们制服上残留的绿色镶边临时凑成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们的制服是有绿色镶边与白色带子的红色上衣吧。 194

六月二十四日，圣约翰日，我们可以看见尼斯了。许多人的意见是在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以前，我们不应该登陆。我比其他人更冒险，因为我那时仍被判处死刑。然而，我没有犹豫——或者与其说是不能犹豫。因为我被一只船上的一名水手认出来了。我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城，一旦传了开来，尼斯的全体居民都跑到港口来，在欢呼声中，我们只好接受四面八方的欢迎。人们一知道我在尼斯，知道我已经渡洋来支援意大利的自由，志愿人员就从各方面向

我聚集。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我认为是较好的看法。正如我相信教皇庇护九世一样，我也相信查理·阿尔伯特国王。我不必再关心梅迪奇，我早已说过，我曾派他到维亚雷焦去组织当地的起义，因为有人通知我起义已组织好，皮埃蒙特国王为起义的首领，我认为再没有比去那里为他服务更好的了。

我与亲爱的安扎尼告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见面，这种告别就更为痛苦。然后我坐船再去热那亚，从那儿去查理·阿尔伯特国王的总部。

然而，事实证明是我错了。国王和我分手了，互不满意，我回到都灵，在那里得悉安扎尼的噩耗。他的死，使我如失股肱，如失智囊，而意大利则损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儿子。

意大利啊！意大利！我不幸的母亲，当这位勇敢中最勇敢，忠诚中最忠诚的人永远闭上了眼睛，看不见您的美丽的太阳光芒的时候，对您来说是多么悲哀的一天啊！

啊！意大利呀！我告诉您，当像安扎尼这样一位人物逝世的时候，生育他的民族，应该从内心深处发出哀悼的哭泣，如果她不哭泣，如果她不像拉凯尔在拉马那样悲哀，我说那个民族就不值得人们去同情或怜悯，那个民族将是一个对她最高尚的烈士也不会有同情或怜惜的民族。

我们深深崇敬的安扎尼是一位烈士，是当之无愧的烈士！这位英雄忍受了最残酷的折磨，希望能够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但是死神之手抓住了他，使他不能在他活着时完成为祖国，为祖国的荣誉，为她的振兴而战斗的任务。啊！安扎尼，如果有象您这样一位天才在伦巴第战斗，诺瓦诺战役，罗马围困之战中运筹帷幄，那么外国人的铁蹄就再也不会玷污我们祖国的土地，就再也不会肆意践踏我们英勇子弟的骨骸。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意大利军团在安扎尼到来之前，是无所作为的。但是当他到来之后，军团在他的主持之下，经历了一段光荣的历程，的确可以使最夸耀自己的国家都为之羡慕。

在我所认识的所有军人之间，无论是指挥员或是战斗员，在所有持剑和持枪的战士中，在天赋上，在激励人心的勇气上以及科学的应用上，我记不起有人能比得上安扎尼。他具有马西马的彪悍，达维里奥的沉着和马纳拉的从容、英勇和尚武的性格①。

就我所知，安扎尼的军事知识，抓住问题的细节的能力，是没有人能比拟的。他天赋有无与伦比的好记忆力，能以惊人的准确说出往事，即使是古代的事。

在他生命快结束的几年中，可以觉察得到他的性格是改变了。他变得尖刻、暴躁和心胸狭窄。可怜的安扎尼有如此的改变，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差不多一直受着痛苦的折磨，这种痛苦是多次负伤和多年暴风雨式的生活所造成的结果，他是在过着一种人所不能忍受的生活，过着一种真正的殉道者的生活。

我把描写安扎尼军事生涯的任务，留给比我更熟练的作家去完成。他的军事生涯是值得杰出的作家去长期研究的。这样的作家只要往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美洲等地，跟着安扎尼的足迹，就能获得这位英雄生平业绩的材料。

安扎尼所记的蒙得维的亚意大利军团日志只是他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他是那个军团的灵魂。军团是由他缔造、指挥和管理的，他和军团是不可分的。

啊！意大利，当上帝将乐于结束您的不幸的时候，他就将赐给您许多安扎尼来领导您的儿子们去消灭那些玷污您，对您横行霸

① 还没有给读者介绍这三位为争取意大利自由而殉难的烈士；但读者很快就会熟悉他们。加里波迪并不是为出版而写此书，他多少是对自己说话，而不是对读者说话。——仲马

道的人。

第五十章 再谈蒙得维的亚

196 现在，在开始讲述1848年加里波迪的伦巴第战役之前，让编者就蒙得维的亚的情况告诉你们所有加里波迪由于谦逊而不好说的事——让我们来给你们讲一个他不可能讲的故事。

你们总还记得1844年4月24日的战斗，以及危险地渡过博亚达淤泥河，你们也知道意大利军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那里完成他们的军事行动的。

起草紧急公文给佩斯将军的军官，在谈到兵团战士的时候满意地说，"他们就象老虎一样地战斗"。"那并不奇怪"，佩斯将军说，"因为他们是由一头雄师所指挥的。"

在圣安东尼奥战役之后，莱纳海军上将那时负责拉普拉塔河卫戍区的指挥，对这一显著的战绩感到惊奇，他给加里波迪写了下面的信，原件在加里波迪的一个朋友季·布库纳奥的手里。莱纳海军上将的旗舰是非洲号护航舰。

"亲爱的将军，我祝贺你用你的智慧和无畏的战斗对一项战绩做出了如此有力的贡献，这项战功一定会增添曾一度统治过欧洲的大军的战士的骄傲。

我同样祝贺你在报告这次战斗时的直率和谦逊——这种谦逊和直率，对于报告①的读者来说是更为有价值的美德。在报告中，你详细地说到这一光荣战绩的最详细的细节，我不怕任何反驳，这一切光荣都要归诸于你。

而且，你这种谦逊，已经赢得了能够真正赏识你在过去六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的人们的赞同。在这些人们中间，首先是我们的全权公使德福迪斯男

① 给蒙得维的亚意大利军团委员的信，见原文188—189页。

爵，他对你的品格有高度的评价，他是你的一位热情辩护人，特别是当他写信给巴黎，旨在消除某些报纸的文章所引起的对你的不良印象的时候。这些报纸是由一些不习惯说实话的人所编辑的，这些人即使是叙述在他眼前发生的事件时，也不会说真话。

"将军，请接受我对你最崇高的敬意。

莱纳"

但是莱纳海军上将并不满足于只写信给加里波迪。他要亲自向加里波迪将军表达他的赞扬，因此他在蒙得维的亚上岸，径自到加里波迪的住地波尔托街。这所房子，和那些最寒伧的兵团战士的住宅一样简陋，而且从不关门。事实上它日夜对每个人都敞开大门，特别是刮风下雨的天气，就象加里波迪告诉我下面的那个故事一样。 197

这一次是夜里，莱纳海军上将把门推开，因为屋内没有点灯，他撞到一个椅子上。

"喂！"海军上将感叹地说，"当一个人要见加里波迪时，难道有必要把颈脖子弄断吗？"

加里波迪没有听出是海军上将的声音，大声地接着说："我说老婆呀，你听到有人在门厅里吗？点上灯！"

"我用什么点灯呀？"阿妮塔回答说，"你不知道家里买蜡烛的半分钱都没有吗？"

"的确，"加里波迪达观地答道。

他随即起来，去开房门。

"从这里走，"他说，"从这里走。"因此，虽没有灯光，来客可以由他的声音引路。

莱纳海军上将进了屋。屋内很暗，直到来访者通报了名字，加里波迪才知道他是谁。

"上将，"他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当我和蒙得维的亚共和

国签订协定，规定所供应的给养时，我忘了说蜡烛。你已经听到阿妮塔说屋内没有一分买蜡烛的钱，因此屋子里只好很暗了，好在你是来和我谈话，我猜想不是为了看我。”

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海军上将和加里波迪交谈起来，而没有看到加里波迪的容颜。

莱纳将军一离开加里波迪，就去军政部长帕奇科·奥贝斯的家里，告诉军政部长刚才在加里波迪家中所遇到的情况。军政部长刚发出一道你将在下面看到的命令，又立即拿出一百个帕塔康（五百个法郎），派人送给加里波迪。将军不能拒绝，否则有伤他的朋友帕奇科的感情。但是，在第二天黎明时分，他开始在萨尔托圣安东尼奥一役阵亡将士的孤寡中分发这一百个帕塔康，他自己只留下买一磅蜡烛的钱，并叮嘱他的妻子小心保存，以备莱纳上将再来访问时用。

198 下面就是莱纳海军上将拜访帕奇科·伊·奥贝斯将军时，奥贝斯起草的命令全文：

通　令

“我们的英勇的战友在圣安尼奥战场的功绩将流芳百世。为了表达我军对他们的崇高敬意，表彰他们在这次难忘的战争中为我军争光而作出的贡献，

军政部长兹命令：

1. 本月十五日为正式指定移交本命令抄件给意大利军团的日子。是日，将对驻军作盛大的检阅。驻军将在梅尔卡多街集合，部队的队形是以右翼对着梅尔卡小广场。参谋军官按这个顺序指挥。

2. 意大利军团必须在宪政大广场检阅，背朝大教堂。在那里将接受一份下述命令的抄件，命令由弗兰塞斯科·塔赫斯上校为首的代表团递交，代表团由各军团的司令、一名军官、一名军曹和一名战士组成。

3. 代表团成员回到自己的兵团以后，全军开赴到一个指定的场所，在那里整顿好队伍，正步开过意大利军团，这时司令官向意大利军团致敬，高喊：'祖国万岁！加里波迪及其勇敢的同志们万岁！'

4. 各兵团必须在早晨十点整队。

5. 命令的有效文本将送交意大利军团和加里波迪将军。

帕奇科·伊·奥贝斯"

兹命令：

1. 将下面的字句用金字题写在意大利军团的军旗上：

"纪念加里波迪指挥下的意大利军团1846年2月8日的战斗。"

2. 意大利军团在所有的检阅中，走在行列的前面。

3. 那次战斗中牺牲者的名字应铭刻于政府大厅的石碑上。

4. 意大利军团全体战士于左臂佩带饰有王冠的盾牌为标志，盾牌上刻写：

"1846年2月8日无敌的战士"。

此外，加里波迪希望对2月8日与他一道战斗而阵亡的军团战士表示他的悼念和感激，他叫人在战场上竖立一个巍峨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一面刻有：

"1846年2月8日36名意大利阵亡将士永垂不朽！"

十字架的另一面刻着：

"在圣安东尼奥战场上184名意大利人万古留芳！" 199

尽管加里波迪很穷，然而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军团战士比他更穷。这个人没有衬衣。加里波迪带他到街道的一个角落里，脱下他自己的衬衣给他。

加里波迪回家后，向阿妮塔再要一件衬衣，但她摇摇头说，"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只有一件衬衣，如果你把它让给人家，你就没得穿的了。"因此加里波迪出外没有衬衣穿，直到安扎尼给了他一件。

但是，对这样的事情，加里波迪总是不改旧习。有一天，俘获了一艘敌船，他和战友们分了战利品，每人的份额都分配了以后，他把他的战士一个个叫到他的跟前，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他把自己的那部份给了最需要的人，说，“拿去吧，这是给你的孩子们的。”

俘获的那艘船上还有大宗金钱，但加里波迪把钱都送到蒙得维的亚国库，他一分钱也不动用。

很快他所分到的份额就这样给战士用光了，家里只剩下三个苏，这三个苏构成加里波迪亲自对我讲的一则轶事。

有一天，他听到他的小女儿特蕾西塔大哭。他最爱这个孩子，立即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孩子从楼上滚到楼下，满脸是血，加里波迪不知怎样去安慰这个孩子才好，他想起了留作急用的全部家产三个苏，他把三个苏拿出来去买玩具，心想这可能会使孩子不哭。

在门口，加里波迪遇见霍阿金·索阿雷斯总统的使者，代表主人来找他，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加里波迪立即去总统的住宅，完全忘了他是为什么出来的，而且手上机械地捏着三个苏。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事实上都是重要的大事。两个小时后，加里波迪回家。小孩子已不哭了，倒是阿妮塔发愁了。

“有人偷了我的钱包，”她一看见他就说。

加里波迪这才想到仍然捏在他手里的三个苏。

他就是这个偷钱的家贼呀！

第五十一章　伦巴第战役

200　现在，由于加里波迪的一个朋友，勇敢的梅迪奇上校的帮助，我们得以恢复加里波迪中断了的记述。由于梅迪奇表达的简洁，

你将会承认他的作品的。如果不是梅迪奇自告奋勇继续写下去，加里波迪去西西里岛就很可能迫使我们在这里结束他的回忆录。我们必须承认，梅迪奇写加里波迪，比加里波迪写自己更能使我们感到津津有味。事实上，加里波迪为了赞扬他的同伴所起的作用，他总是在叙述他的战斗故事中忘了他自己的作用。我们现在主要涉及的是加里波迪，因此，为了如实地描写他，最好是让别人，而不是让他自己来执笔。

因此，我们就让梅迪奇上校来告诉你1848年伦巴第战役的情况。

1846年快到年中，我离开伦敦去蒙得维的亚。我去南美没有政治的或商业的动机。我纯粹是为了健康原因。大夫说我正在患结核病。我政治上的自由观点使我从故乡被驱逐出来。因此，我决定渡洋旅行。我在萨尔托圣安东尼奥战争以后七、八个月到达蒙得维的亚。意大利军团的名声达到了它光荣的高峰。加里波迪是当时的英雄。我认识了他，请求他允许我加入军团。他同意了。第二天我穿上一件新服装——一件有绿色镶边的红军装，我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是加里波迪的一个战士了！”

然而，不久我和他的交往更亲密起来，他把我当作朋友，以后又认作知己。当他的离开已决定了行期的时候，我在他离开蒙得维的亚一个月以前，坐上班轮去法国的勒阿弗尔。我得到他的指示，这些指示和他所有的指示一样清楚而明确。我被派遣去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并拜访了几个名人，其中有凡蒂、圭拉齐和将军之子贝卢奥米尼。我有圭拉齐的地址，他那时正隐藏在皮斯托亚附近。在这些强有力的支持者的援助下，我预定组织一次起义，以便加里波迪在维亚雷焦登陆时，将发现一切都准备妥当。我们预定将夺取卢卡，然后向希望之神引导我们去的地方进军。 201

我于五月十五日起义的那个时候经过巴黎，前往意大利，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有了三百个愿意跟着我赴汤蹈火，前往任何地方都在所不辞，即使是向地狱进军的人了。那时我听到加里波迪已经在尼斯登陆。

起初，想起他竟然忘记了我们之间商定好的事情，我就感到很难过。然而，很快我就得悉加里波迪已经离开了尼斯，他把安扎尼留在尼斯等死。我甚为惦念安扎尼，人人都热爱安扎尼。我赶忙奔向尼斯。安扎尼当时还活着。我把他送到热那亚，在这里他可以在加沃托侯爵的官邸，在画家加利诺一向占用的那间房子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我守护在他的床边，从未离开他。比起全部值得关心的事情，他更关心我对加里波迪的怨恨。他常对我谈到这件事。有一天他握着我的手，用一种似乎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先知的语调对我说：

"梅迪奇，你不应对加里波迪太苛刻，他是上天祝福的有运气的人，完全可以信赖他，追随他。意大利的未来有赖于他，这是苍天注定了的。我自己和他争吵过多次，由于深信他的使命，我总是第一个与他言归于好。"

这些话给我的印象之深，正如所有行将死亡的人的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样，自那以后有许多次我都听见这些话语在我耳中萦回。

安扎尼是一位与宗教礼仪没有多大关系的哲学家，可是在他临终前，问他是否要一位牧师时，他回答说"好，请一位来吧。"

我似乎认为这是一种软弱行为，我表示惊异，但他对我说：

"我的朋友，现在意大利依靠两个人，庇护九世和加里波迪。唉，我们不应让人家说，和加里波迪一块来的人都是一些异教徒。"

因此，他接受了圣礼。

大约在凌晨三时，他死在我的怀抱里，没有一刻丧失知觉，没

有一会儿神志昏迷，他最后的话是："不要忘记我对你的关于加里波迪的劝告。"然后他停止了呼吸。

安扎尼的遗体和他的遗稿一起，被送到他的兄弟那儿，他的兄弟是完全忠于奥地利事业的人。他的遗骸又被带回到安扎尼的故乡阿尔扎泰。安扎尼六个月以前在意大利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而他的遗体却作了一次胜利的长途进军。 201

当他的死讯传到蒙得维的亚时，意大利军团大为悲恸。为了纪念他，作了安魂弥撒，军团的医生巴尔托洛梅奥·乌迪奇纳大夫宣读了悼词。至于加里波迪，为了使安扎尼永远活在同胞的心中，他在组织伦巴第志愿军时，把第一营命名为"安扎尼营"。

安扎尼逝世以后，我就去都灵。有一天我偶然在有拱廊的街道散步，突然面对面地碰到了加里波迪，一看到他，就使我想起安扎尼的劝告，但我必须承认，所以想起这些劝告是由于我对加里波迪深深的关切和敬重。我们互相拥抱，在亲切地拥抱之后，我们同时想起了国家大事。

"我们要打算干些什么呢？"我们互相问着。

"你不是刚从罗韦尔贝拉来吗？"我问他，"你没有投到查理·阿尔伯特的帐下？"

他轻蔑地撇了一下嘴唇。

"这些人是不值得我们去报效的，我亲爱的梅迪奇，不谈别人吧，我们的国家毕竟永远是我们的国家。"

由于他似乎不愿细讲他会见查理·阿尔伯特的情况，我就没有追问。以后我得知查理·阿尔伯特对他极为冷淡，而且派他先回都灵，在那里等候阿尔伯特的军政部长的命令。过了一些时候，里奇先生居然屈尊地记起了加里波迪在待命，因此召见了加里波迪，说：

"我奉劝你去威尼斯。在那里你可以指挥一些小舰只。作为

一个海盗，无疑你将对威尼斯人很有用。我认为那才是你的归宿，而不是其他的地方。”

加里波迪没有回答里奇，没有去威尼斯，依旧留在都灵。就是这样我们才在有拱廊的街道上相遇了。

“哦，我们将打算干什么呢？”我们又一次互相问着。

跟加里波迪这种气质的人在一起，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我们 203 决定去米兰，当晚就动身。时机选择得正好，因为刚收到消息说皮埃蒙特的军队第一次受到挫败。临时政府授予加里波迪将军衔，授权他组织伦巴第志愿军部队。

加里波迪和我——我是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立即着手工作。立即有一营来自维琴察的志愿军加入我们一起，这一营是从帕维亚投向我们的，组织良好。这是部队的核心。加里波迪开始组建安扎尼营，很快就完成了组建工作。

至于我自己，那时是被责成训练那些路障里的年青人，他们在五天期间，以四五百人，长枪三百支，就把拉捷茨基和他的二万军队赶出了米兰。不过我们也尝到了加里波迪于1859年再一次经受的同样困难。这些志愿军团的确代表革命精神，一直是政府不安定的根源。下面举个例子说明我们的态度。

马志尼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有一个连队叫梅迪奇连。因此，政府开始拒绝发给我们武器。一个在军政部里身居要职的戴眼镜的人非常公开地说：“这只是浪费武器”，并说，“加里波迪只不过是一个骑兵而已。”

我们的回答是，武器，那是无所谓的，我们可以自己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军服。他们的回答是没有军服。然而，他们把仓库给我们打开，里面却有的是奥地利、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军服。

这些人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和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作战，供给这样的军服，毫无疑问会被当作莫大的玩笑。

所有这些年轻战士都出身于米兰的名门上层，有一些人出身于富贵之家，他们愤怒地拒绝了这些军服。穿着夜礼服或穿着大礼服打仗是不可能的，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因此，我们把奥地利士兵的亚麻布外套（他们叫骑士服）修改成一种军上装。这样一改的结果，足以使看到的人笑死。我们看来像一团队的炊事员。你如果能识别穿着这种粗麻布军装的人是米兰的纨袴子弟，眼光一定锐利极了。

正当每个战士量身剪裁这些衣服的时候，我们用各种办法去获得枪支弹药。最后，当我们武装好了和配齐了服装的时候，我们 204 就动身出发去贝加莫，一路上唱着爱国歌曲。我自己统率着一百八十个年轻战士，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他们差不多都是出身于米兰的名门。我们到达了贝加莫，在那儿马志尼又和我们会合，他来到我们的队伍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那里还有一团贝加莫人与我们会合，他们是皮埃蒙特军队征募的正规军，还拖了两尊国民警卫队的大炮一起来。

我们刚一到达，米兰委员会就下令召回我们。该委员会由凡蒂、马埃斯特里、雷斯泰利组成。命令要求我们急行军回去，我们服从命令，开始往回走，但是到达蒙扎的时候，得悉米兰已陷落，一支奥地利骑兵部队被派来追击我们。加里波迪立即命令向科莫撤退，我们的计划是尽可能靠近瑞士边界。我被置于后卫，以防战斗打响时可以维持退却。

由于刚才的急行军，我们非常疲惫。在蒙扎我们没有时间弄点吃的，随时都可能由于疲劳和饥饿而倒下。我们的战士撤退时很混乱，士气完全丧失。当我们到达科莫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开小差的情况。加里波迪率领的五千士兵，有四千二百人越界进入了瑞士，我们只剩下了八百人。

加里波迪象是仍然率领五千人一样，以他惯有的镇静，在科莫

前面许多道路的交叉点，即名叫拉卡梅尔拉塔的地方据有一个阵地，并在那里把两尊大炮放上了炮台，同时又派人送信到马纳拉、里菲尼、杜兰多、阿皮切，事实上送信到上伦巴第志愿军团所有的领袖那里，劝这些人驻在强固阵地上与加里波迪合作。他们的阵地因为是在瑞士边境上，就更可靠，更能防守到最后一刻。但是这些劝说没有产生作用。

加里波迪后来从卡梅尔拉塔退到圣菲尔莫，于1859年在这里使奥地利军队遭到彻底的失败。在进入圣菲尔莫广场以前，他召集我们训话。加里波迪演讲生动、形象、有说服力，具有一种军人205 的真正雄辩的才能。他告诉我们进行游击战是很重要的，这种战争形式最有效，危险最小，一切有赖于对领导的信任和对同志们的依靠。

尽管他的讲话鼓舞人心，夜里，新开小差的又开始了。次日，我们部队减员到四五百人。那时加里波迪深为后悔，决定再进入皮埃蒙特。但当他正要过境时，采取这种躲避的办法所感到的羞耻心征服了他，使他止住。不发一枪一弹就退却，这和他的英勇是格格不入的。他在毗邻提契诺的卡斯泰莱托停下来，命令我在附近搜索，带回我所能找到的所有逃兵。我一直走到卢加诺，带回三百人，我们数了数，发现有七百五十名战士。加里波迪认为他的兵力足够向奥地利人进攻。

3月12日加里波迪发布了著名的宣言，他宣布查理·阿尔伯特国王是叛徒，意大利人不能也不应该再信任他，每个爱国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义务讨伐阿尔伯特。

这个宣言是在总的退却时宣布的。独有我们一直在进军。加里波迪带领七百五十名战士向奥地利军队发起进攻。我们向阿罗纳进发，夺取了两只汽轮和一些较小的船只。我们的部队开始上船，直到夜幕降临，部队全部登上了船，第二天黎明我们到达卢

伊诺。

加里波迪这时病了。他身患间歇热，极力和病魔作斗争，但毫无用处。在一次热病发作时，他住进一家叫拉贝卡奇阿的客栈，它是卢伊诺外面的一座孤独的建筑，与村子有一溪之隔。小溪上有一座桥。他派人把我找到客栈。

“梅迪奇，”他对我说，“我的确需要两小时的休息。你代我行使职权，警惕一切吧。”

这个客栈对于一个需要安静睡觉的发烧病人，是选择得很糟的一个地方。它事实上是卢伊诺的一个前哨阵地，如果附近有敌人，它是首当其冲的。我们没有奥地利军队运动的情报，我们不知道敌军离我们有十里格或是一公里。但不管怎样，我告诉加里波迪安静地睡觉，并向他保证，我会警惕一切，使他的睡眠不受干扰。我许下了这个诺言之后就出去了。战士的步枪架在桥的那一头， 206 而战士却在卢伊诺和桥之间扎营。我在客栈前面布置了哨兵，还派出了一些农民在周围的乡村侦察。

半个小时以后，有一个侦察很害怕地跑了回来，大喊道：

“奥地利人来了！奥地利人来了！”

我跑进加里波迪的房间，同样的大喊：

“奥地利人来了！”

加里波迪那时在发高烧，他跳下床，命令我抢先拿好武器，使战士们排成队形，他说他从窗口视察一下农村，在适当的时机与我们会合。

的确，在十分钟后，他出现在我们中间。他把我们的小分队分成两个队。一队阻挡道路，打算正面与奥地利遭遇。另一队占领我们的侧翼阵地，防止侧翼被敌人包抄，而同时使我们得以主动进攻。

奥地利人立即在大路上出现。我们估计，敌军总数有一千至

一千二百人。他们立即占领了拉贝卡奇阿客栈。加里波迪立即命令阻挡大路的部队进攻客栈。我们这部份部队只有四百人，坚决向一千二百名敌军出击。不管敌人或自己战士的人数多少，这是加里波迪不变的习惯。如果和敌人面对面的遭遇，那就必须向那股敌人进攻。我们必须承认，他这种策略差不多总是没有使他失误过。

由于奥地利人坚固地守着阵地，加里波迪考虑必须把他的全部兵力投入战斗。他召集了侧翼的纵队，重新发起一场进攻。在我前面有一堵墙，我和我的连队翻越了这堵墙，我们来到一座花园里，奥地利人从客栈墙上每个墙洞里向我们射击。然而，我们在枪林弹雨中挺进，用刺刀冲锋。通过一分钟以前还在倾泻大量火药的开阔地带，我们冲进了客栈，奥地利人急忙逃走。

加里波迪骑着马，从桥的那边，离客栈约有五十码的地方，冒着浓烈的硝烟弹雨，指挥了这次进攻。他虽然作为一个靶子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却没有一粒子弹击中他，这确是个奇迹。

当他看到敌人全面溃退，便要求我率领我的连队追击敌人。开小差使我的连队减员到大约只有一百人，但是就是靠那一百名战士，我出发追击一千一百名敌军，然而这次战争并没有很大的战207 功。奥地利人似乎惊恐万分。他们扔掉枪枝，扔掉干粮袋，扔掉子弹盒逃命，一直逃到瓦雷泽才停下来。在客栈里，他们扔下一百个伤亡人员。我们俘虏了八十名敌军。

我得到情报：敌人已在杰尔米尼阿达停下驻扎，因此我的连队直奔该地。当我们追到那里时，他们早已撤走。我又立即追赶，但不管我们如何加快速度，我们始终未能和他们接上火。

夜里，有消息说，另一支奥地利兵团，比原先那支大多了，正向我们逼进。加里波迪命令我守住杰尔米尼阿达。我立刻命令筑起路障，每栋屋子做好防御工事。我们很熟悉这种工事，只要我

们花一个多小时就能使任何一座微不足道的城市固若金汤。我们所听到的消息证实是无稽的。

加里波迪派出两三个连到不同的方向侦察，然后，在他们回转的时候，他集结了整个部队，命令先向古埃尔拉进发，然后向瓦雷泽挺进。在瓦雷泽，他受到盛大的欢迎。我们当时直接向拉捷茨进军。在瓦雷泽，我们占领了布伊莫迪索普拉高地。这一高地控制着瓦雷泽，并确保我们的退路。在瓦雷泽，加里波迪枪毙了一个奥地利间谍。这个间谍把我军的情报供给正在向我们压来的三支奥地利大纵队。其中一个纵队向科摩进攻，另一个纵队向瓦雷泽进攻，第三个纵队则与其他两个隔开，正向卢伊诺运动。

很明显，奥地利人的计划是把他们介在加里波迪和卢加诺之间，从而切断我军通往皮埃蒙特或通往瑞士的退路。我们因此离开布伊莫去阿尔奇萨泰。在阿尔奇萨泰，加里波迪把我和一直充当前锋的连队派到维季阿去，指令一到达该地，便立即向奥地利人发起进攻。我得到情况，奥军第一纵队是阿斯普雷师团，约有五千人。这个阿斯普雷将军就是以后要对里窝那大屠杀承担罪责的同一个人。

我服从指示，准备战斗。为了使战斗可能在对我们自己最有利的情况下开始，我夺取了三个村子，形成了一个三角阵势。这三个村子是卡特佐纳、利古尔诺和罗德罗。这三个村子护卫着通向科摩的所有道路。在这些村子后面，有一个强固的阵地——圣马费奥，这是一块易守难攻的崖石，可以说，从上面只要一滚，就可以滚到瑞士，也就是说滚到中立国的领土上。 208

我把战士分成三个分队，每一队据守一个村子。我与一队战士进入利古尔诺村。我是夜间进村的，而且尽一切努力构筑防御工事。奥地利人黎明就开始进攻。他们先夺取了罗德罗村，他们发现那个村子的驻军已经跑了。在夜里，那个村子的驻军已经进

入了瑞士领土。因此，我只剩下了六十八名战士。我召集了卡特佐纳村的二十名战士，然后跑步到达圣马费奥。在那儿我可能站住脚。我刚一到，进攻就开始了，奥地利人的大炮从罗德罗村向我们倾注炮弹和康格里夫火箭。① 我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看见高地下面到处是骑兵。然而，我们决定进行顽强的防御。

奥地利人当时开始向上爬、攻击我们的阵地，战斗打响了。不幸的是我们每人只有二十来发子弹，我们的枪支的质量又很差。在枪弹的射击声中，毗邻的瑞士山上来了许多人观战。有五六位特辛人情不自禁地用他们自己的骑枪武装自己，加入我们的队伍，以没有受过训练的战士的身份参加战斗。

我坚守着阵地，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颗子弹。我曾一直盼望加里波迪听到奥地利人的炮声，会来与我们会合。但他有别的事要照料，不能来援助我们。当加里波迪的部队听到奥地利军队正向卢伊诺进犯，便开赴前线去迎敌。

我的子弹全部用尽，我想是撤退的时候了。我们在特辛人的响导下，越过山岩，走了一条只有当地居民才知道的小路，一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瑞士。

我和战士们进入一座小树林。居民借给我们木箱隐藏武器，以便我们再需要时可以找到。我们六十八名战士抵御五千敌军足有四小时之久。

阿斯普雷将军向报界公布战况说，他和加里波迪的军队进行了激战，全歼了加里波迪的军队。只有奥地利人才能编造出这种笑话来。

---

① 康格里夫火箭为英国工程师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ve，1772—1828）于1808年所发明的一种军用火箭。——译者。

第五十二章　伦巴第战役(续)

我早已说过，加里波迪正向卢伊诺进发，但在他到达之前，得 209
到情报说，奥地利人早已占领了该地，那正是阿斯普雷纵队对我们取得“伟大”的胜利之后，正在进据阿尔奇萨泰的时候。于是，加里波迪要退到瑞士就很困难了，因此他决定部队直接开往莫拉佐纳。那是一个很坚固的、也是一个很有利的阵地。此外，他听到隆隆炮声，就跃跃欲试。他刚一安营，就发现他被五千奥地利军队包围。他当时只有五百人。

加里波迪带领这五百战士，整整一天顶住了五千敌军的猛烈攻击。当黑夜来临时，他把战士组成密集的纵队，用刺刀向敌人冲锋。由于黑暗的有利条件，他们杀出一条血路，又一次到达了空旷之地。离莫拉佐纳约有一里格的地方，他解散了部队，指定卢加诺为集合的地点。然后，便与一个向导，扮着农民，步行到瑞士。

一天早晨我在卢加诺获悉：传说在莫拉佐纳阵亡或至少是被俘的加里波迪已经到达了邻村，那时安扎尼先知的语言又一次再现在我的心中。我急忙去看他。我发现他卧在床上，精疲力竭，全身伤痕，仅仅能说话而已。他刚刚步行了十六个小时的路程，只是靠奇迹才逃脱了奥地利人的毒手。他看见我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连队准备好了吗？”

我回答说：“准备好了”。

“很好！今天晚上让我睡一觉，明天我们集合战士重新开始。”

我不禁发笑，很明显，明天他的腿可能僵直得不能走动。但是第二天，使我惊讶的是加里波迪又能行动自如了。这个人的意志和身体都是铁打的。他在那里已没有更多的事要做。加里波迪的

伦巴第战役是过去了。他又进入皮埃蒙特，回到热那亚。在热那亚，他收到一位西西里岛的代表带给他一份建议。

210 这份建议是请他启程去西西里岛，主持该岛的革命事业。开始他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带领三百人去里窝那，但是到达了里窝那，听到罗马所发生的事情，他放弃了远征西西里的主意，动身去罗马了。就是在罗马，我们将很快再次遇到他。

至于我自己，我和连队留在卢加诺。连队那时候收集了一些逃兵，共有八十人，我可以和他们呆在一个兵站。我们的武器仍然隐藏着，但很容易拿到。在这短短的休息期间，为了不失时机，我们在伦巴第组织了一次起义。有人报告了瑞士政府，瑞士政府命令联邦军队进驻特辛州，联邦军队那时决定拘留我。二百名战士，大部分是加里波迪的，其余的则是我的旧部，和我一起被送到贝林佐纳，在那里我们作为可能侵犯边界的危险人物被关在一个兵营里。

我们的计划仍然在继续进行。阿斯奇奥尼和德阿皮切将军准备从卢加诺出发，经过因泰尔维山谷向科莫前进。至于我自己，我打算离开贝林佐纳，越过边界的一个最高、最困难的约里奥隘口，然后下到科莫湖，号召居民拿起武器。这个行动完成以后，我将和我的部队一道与这两位将军会师。

因为我们被严密地监视着，这个计划实行起来是不容易的。在俯瞰着贝林佐纳的高地上有一座以前属于维斯孔蒂的古堡废墟。就是在这座碉堡里，我藏着自那时以来我所能搞到的武器和弹药。我总共有二百五十人，我把他们分成八队或十队，从各个不同的道路，小心地避开监视部队，在废碉堡前集合。与意料相反，计划完全成功。全体战士没有遇到一点阻碍，都到达了集合的地方。我把武器供应给全体战士后，就能动身上山，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越境。

我突然听到武装动员的击鼓声。显然，瑞士部队正在准备追赶我们。但那时居民起来维护我，并宣称，如果鼓声不停下来，他

们就要敲起警钟，设上路障。

既然无后顾之忧，我就下令战士前进。那时正值十月底，北风呼啸，眼看是个暴风雪的黑夜，整个夜晚，我们逆着北风而行。冰雹和雪花迎面扑来。黎明到了，我们继续整天行军。我们必须越过大雪封顶的约里奥隘口。严寒的冬天使得道路无法通行。虽然差不多总是雪深过膝，有时直到腋下，但我们，最后终于到达了山顶。不过还有一个敌人在等着我们。它比我们所征服过的任何敌人更可怕。这个敌人就是旋风！ 211

一会儿，我们完全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四周十步以外的东西。我命令战士尽可能紧密靠拢，排成单行，跟着我尽快地前进。有三个战士落在后面，他们倒下了，再也起不来，被埋在雪底下，他们长眠在或是守卫在约里奥山顶。

我走在前头，没有明显的道路可循，也不知道走向何处，一切凭运气，突然间，我站住了，我脚下的岩山在下陷，再前进一步，我就要掉下悬崖绝壁。我命令战士都站住，叫他们原地不动，一直等到天明。

然后，除了带一个向导，我单独地寻找了一夜的道路。每走一步，地面，其实不如说是积雪，就在我脚下下陷，在脚底下打滑。只是由于奇迹，我们两人才没有被埋在雪底下，或在雪下陷时死于雪中。黎明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些被弃而不用的茅草屋跟前。因为它们可以作为避寒的地方，我要回去叫战士们，然而我的体力不支，由于精疲力竭和冻得发僵，我昏倒了。我的向导把我移进了一个茅屋，点燃了一堆篝火，使我苏醒了过来，侥幸的是，我的战士一直跟着我的脚印，其结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又和我会合了。我们又向前走，下山往科摩湖毗邻的格雷夫多纳走去。

我们到达那里后，休息了半天，然后继续行军，以便与两位将军会师，因为我曾和这两位将军指定了一个会合地点。当我在路

上的时候，他们举行了起义，但是没有打败奥地利人，倒是自己被打败了。那时我轻率地向着沃赫尔格穆特师前进（该师早已占领了因泰维山谷），向着满载奥地利人的汽轮挺进。我走叉路，进入梅纳季奥山谷，占领了波尔泰佐。此地在梅纳季奥山谷的一端，毗邻卢加诺湖，作为退路，又据有通往瑞士边境的凡尼阿山谷。

212 该处地势雄伟。我和卢加诺联络，我可以从那里得到人力和军火，但没有人来入伍。我在那里有八天之久，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奥地利人已经集结了兵力，向波尔泰佐进发。我退到卡瓦尔尼阿谷，在把伦巴第和瑞士分隔开的圣卢奇奥山停了下来。我估计，即使被攻击，至少也可取得象在圣马费奥所取得的战绩。但是，双方只开了几枪。我的两个战士受伤而阵亡。

那时，已没事可做了。所有的道路都被大雪封死。冬天越来越寒冷，因此我又进到瑞士，把武器藏起来，也把自己隐蔽起来。不幸的是，隐藏自己不象隐藏武器那么容易。因为我是严重的嫌疑犯，那就是说如果被抓到，便不是拘留而是监禁了。而且一旦被捕，瑞士当局不把我交给奥地利人那就太幸运了。因此，我决心尽一切所能再回皮埃蒙特。我借了一辆车，得以离开卢加诺。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就可能到马加迪诺，从马加迪诺，我就可能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就可以到天晓得的什么地方了。

我坐在马车里穿过卢加诺的时候，遇到一辆装着木柴的大车挡路，并迫使我停下车，因此我只好等着，直到大车把木柴卸下。我只能安静地坐着咬我的胡须。突然，联邦营的一个营指挥官经过，他认出了我，叫来卫兵把我逮捕了。我被送入监狱，这是我一点也没料到的。然而，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卢加诺的主要居民对我都很友好，他们成功地送我到撒丁边界，而不是把我关进监狱。我唯一的出路是越过皮埃蒙特。托斯卡纳是一个共和国。这样我就可以在热那亚乘船去弗洛伦萨。

在里窝那，有电报通知我们，大公爵用装病的办法，欺骗了蒙塔纳利，刚逃出锡耶纳，在费拉约港躲避。圭拉齐立即命令里窝那的国民警卫军乘船追赶公爵，并逮捕他。圭拉齐在签署这个命令时，有人告诉他，我到达了里窝那。

“让他指挥这次远征，”圭拉齐说，“迫使他接受这个任务”。

象你所能猜到的一样，我不需要很多的强迫，也不需要长时间的说服。我立即听任临时政府的驱使。我们乘上季利奥号，启锚驶向厄尔巴岛。 213

我们刚一出海，就发现一艘蒸汽快速炮舰。它是法国的、英国的或是奥地利的？我们一点不知道。但是，出于谨慎，我们没有太接近它。因此，我命令季利奥号绕道，不直接由里窝那出发。我在卡姆波湾登陆，直接横越该岛，到达了费拉约港。没有人见过大公爵的一点影子。远征结束。

我回到弗罗伦萨，在那里我可以放手把残部予以重新组建。我可以用新的志愿人员加强部队，因为所有到弗罗伦萨来政治避难的人都希望加入我的军队。我在那儿的期间，有过两起反动的复辟运动，但都给我镇压下去了。一天早晨，外面风传奥地利人正经过摩德纳边境进犯。我带领战士赶到那里，但事实证明是一场虚惊。第三次反动的复辟成功了，大公爵的政府重新建立了。曾经被委派去逮捕他的我，自然被迫从那里逃出。

除了我的军团外，在弗罗伦萨还有一个组织精良的波兰军团。我向他们提出了建议，他们就和我联合了。我经过了亚平宁山脉，到达波罗尼亚，但受到了共和国政府令人不快的接待，它把我当作临阵逃脱的人。

然而，梅扎卡波将军正在波罗尼亚组建一个师，打算进军支援罗马。他检阅了我们，承认我们不是临阵逃跑的人。他让我们当先锋。我们的行军路线是经福利尼奥、纳尔尼和契韦塔·卡斯特

拉纳。当我们到达契韦塔·卡斯特拉纳时，为了避免和法国人接触，我们折向萨比纳方向。我们经由圣乔瓦尼门进入罗马。

*　　*　　*

现在让我们中断梅迪奇的叙述，来告诉你们罗马发生的事情。

第五十三章　罗马

214　4月24日晨，一个法国师团的前锋到达契维塔·韦基亚港。乌迪诺特将军的一名侍从武官登陆与罗马共和国的地方行政长官马努奇会谈。这位侍从武官解释说，法国干涉唯一的目的是保护罗马居民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并保证意大利一种明智的自由。他请求立即允许他们登陆，并说，如果遭到拒绝，法国司令就不得不极为遗憾地使用武力。而且他还警告契维塔·韦基亚城，如果该城向他们放一枪，就要罚款一百万法郎。

乌迪诺特将军在送出了这一讯息后，也不等待罗马政府的回答（马努奇希望得到罗马政府的指示），就解除了梅塔拉营的武装，占领了要塞，关闭了城里的印刷厂，并在城门设立岗哨，不让五百名伦巴第部队上岸。

这些伦巴第部队是马纳拉指挥的一营狙击兵，他们被赶出了家园，又不为皮埃蒙特所接纳，因此，到罗马来寻找葬身之处。这个营是由伦巴第的贵族组成的，是来和罗马共和国的保卫者一起团结战斗的。

丹多诺在他的“志愿军与狙击手”一书中承认，他们不是因同情罗马的事业而来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世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作他们的避难所。

这一营狙击手比乌迪诺特将军晚到两天，将军起先是不同意

他们上岸的，最后同意了。

恩里科·丹多诺是威尼斯总督的后裔，总督也是这个名字，他象那位历史学家，杰出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的儿子一样，取了个教名叫亨利。当时丹多诺两次上岸请求法国将军允许他们上岸，他不但遭到拒绝，而且得到十分肯定的要他们离开的命令。他向马纳拉报告交涉的结果，马纳拉也上岸去试一下，看他是否能比他的中尉更顺利些。结果还是一样。

“你是伦巴第人吗？”将军问。

“毫无疑问，”马纳拉回答说。

“那么，”将军反驳说，“你干么要干涉罗马的事？” 215

“你一个法国人，似乎干涉他们的事太多了。”马纳拉说。

然后，他回转身来，走回船上。

当船上的人听到法国将军反对他们登陆，愤怒达到了极点。这些人晕船很利害，而船上又挤，于是狙击手和志愿人员，不管会发生什么，都要游上岸去。

马纳拉看到他的战士决定要走极端了，便再次去拜见法国将军，经过一再的坚持，他最后得到允许，让全营在安齐奥港上岸。法国将军开始要求马纳拉让他的战士同罗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保持中立直到五月四日，他说到了那个日期，一切都将没事了。但马纳拉拒绝这些条件。

“将军，”他说，“我只是罗马共和国军中的一个少校，只服从我的部长和将军的命令，因为我是受他们指挥的，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

马努奇最后以军政部长的名义考虑最好同意乌迪诺特将军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伦巴第志愿军和狙击兵就可以于次日晨，即4月27日于安齐奥港上岸。28日他们去阿尔巴诺，并在罗马平原临时宿营。

就在那天夜里从军政部长朱赛佩·阿韦扎纳那里来了一道急令，命令这一营狙击手立即开赴罗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军政部长不知道马努奇与法国将军达成的协定，也可能是因为对达成的协定决定不予理会。

二十九日晨，在广大群众的欢呼声中，这一营狙击手进入罗马。

罗马议会在得到法国人到达了契维塔·韦基亚港的消息时，宣布长时间的开会。然后，展开了严肃的辩论。

"我们是打开城门来迎接法国人，还是以武力对武力？"

三人执政之一的亚米里尼和许多其他人的意见认为应该把法国人当作朋友来接待。但是，马志尼、切尔努斯基、斯泰尔比尼以及大多数人宣称他们应该作最有力的抵抗，并应该坚持到底。他们主张，在考虑别的事以前，必须保持荣誉。罗马议会毫不犹豫。于4月26日下午2时，在全罗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下述法令。

216

"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

"国民议会，根据三人执政所获得的报告，将共和国的荣誉交给执政小组，并授权三人执政以武力反击武力"。

抵抗的命令一经颁布，切尔努斯基，这位以前在米兰构筑过防御工事的人，便被任命为罗马城防工事的总监。罗马所有的制高点都安上了大炮，人们屏住气息地等待着某种大事的来临。

就在那时，一位命中注定是意大利的希望的人物出现了。突然间，罗马所有的通衢大道上回响着一种极其响亮的呼喊声：

"加里波迪！加里波迪！"

走在他前面的广大群众把他的帽子扔到空中，一边喊着，一边挥动他们的手绢：

"他来了！他来了！"

要去描写人民看见他的时候的那种热情，简直是不可能的。

人民可能把他当作急忙赶来保卫罗马共和国的保护神。从那时起，人民信心倍增，因而勇气也随之倍增。似乎国民议会不仅仅颁布了保卫法令，而且也发布了胜利的喜讯。

从比阿季奥·米拉格利奥所著的《罗马革命史》中摘引数行就能对这种热情有个了解。

"这位神秘的胜利者头上笼罩着如此灿烂的光荣的光环，就在罗马共和国行将遭到侵犯的前夕进入罗马，虽然在国民议会的讨论中他是个陌生人，他对讨论什么也一无所知，可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他却是唯一能执行抵抗法令的人。因此就在这个时刻，广大群众聚集在这个体现时代需要的人的周围，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

因此，公众的需要恢复了加里波迪将军的头衔，这个头衔在前次战争中，还被他现在为之战斗的人们所争议着。

* * *

让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一些详细情况。加里波迪由于紧急需要，得去西西里岛，这些详情不是他亲自对我讲的，而是他的朋友韦基先生讲的。韦基先生是1848年战争的历史家，是罗马制宪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也是4月30日、6月3日、6月30日的战士。加里波迪在热那亚逗留的最后一个月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并且也是直接从他家里到码头去乘船的。我们现在就让韦基先生自己来说，更确切地讲，把他的原始记录公之于世，因为他说法语和说意大利语一样精采，不用翻译。 217

* * *

加里波迪在拉文纳得悉罗西之死和教皇的出逃。他在那里招募了一支强大的志愿军。他决定独自去罗马与临时政府达成谅解。斯泰尔比尼可以说是临时政府的打杂一类的公务员。可是有人告诉加里波迪，他在罗马，就如他军团的临时营房在使馆区中一

样危险。他被要求到马切拉塔的营房驻屯，这是一个平静的城市，但以前曾在这个地方的人却毁谤加里波迪是土匪。他刚扎下营，就接到命令带他的战士到里埃蒂去。他的部队经由托伦蒂诺、福利尼奥以及斯波莱托出发，而自己却已去阿斯科利。因为他得悉教皇和反动保守警察用金钱利诱、威胁和革出教门的办法唆使亚平宁山的居民举行反对罗马临时政府的叛乱。

我那时是皮埃蒙特步兵23团的上尉，正在阿斯科利度假两个月，这个时候，我的家乡的公民们选举我为罗马制宪的国民议会的代表。

1月20日，加里波迪来看我。第二天他要穿山越岭到里埃蒂去，可是山上满是积雪和土匪，我们劝告他要谨慎，爱国人士反对他走这条路线。但这些只能激起他去完成这种事迹的欲望。群众伴我们走了一里格多的路程。他们悲痛哭泣。许多人拥抱了我，以为再不能见到我了。随同将军的有值日军官尼诺·比克西奥，将军在美洲的战友萨基上尉，还有将军的黑人勤务员阿古亚尔。

218 将军的其他随行人员是我，还有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在圣安东尼奥战役那天脚爪上受了伤之后，背离了一直豢养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投到加里波迪的帐下。这只聪明的小动物总是跛着脚在加里波迪的坐骑下面行走，它叫圭里洛。

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宿在阿尔爪塔村长加埃塔诺·里纳尔迪的家里，他是主张扩充天主教反动势力的领袖。我们一路走过去，这种势力便在我们身后日益滋长泛滥。我们在一楼的房间里住下，直到晚上十点才上灯，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而且窃窃私语。我把这些情况对将军说了，他用法语以惯常的镇静回答说："他们在安排晚饭的菜单"。他不相信我把事情想得那样坏。我们半夜才离开餐桌，就象红衣主教一样受到款待。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们四磅调味用的松露在旅途中吃。早上四点我们上

马，里纳尔迪先生的儿子用一面绸制的三色旗伴送我们到山顶。中午，布完哨以后，我们吃了一只小羊，这只羊是将军命令在柴火上烧烤的。晚上我们住宿在一家挤满武装农民的客栈里。或许他们已接到阿尔爪塔的口令。他们确实脸带凶相。我们邀请他们大伙和我们一起喝酒，但是，他们拒绝了。我们去睡觉，把刀放在床边，手指放在手枪的板机上。

当加里波迪起床的时候，他的右膝肿大，左肘由于在美洲所得的关节炎而疼痛。他穿不上鞋子，而且必须用绷带吊起他的手臂。

在骑马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以后，我们的马匹不能再前进了。事实上我们在爬一个陡峭的山坡，夜里的冰冻使它象镜面一样的滑溜。约有一里格的路程，我们的牲口是在我们铺在它们前面的大衣上面行走的。然后，我们又经过一个雪深齐马腹的平原。我为了恢复血液循环，下马去问将军的情况，那时将军正在前面骑着马，一只脚穿着马靴，一只脚只是用棉袜裹着。

“哦，”我说，“将军，好吗？”

他慈祥地微微一笑，这是他那坚强而宁静的性格所习惯的一种微笑，他点头说：

“谢谢你，我好极了。”

我和他并肩走着。他，无疑是要转移他所忍受的剧痛这才向我指点这个旷野的、壮丽的自然景色。事实上，我们是在奇山环抱 219 之中，群山的峥岩险峰，就像是泰坦① 神族所修筑的城堡，到处都是巨大的岩石，岩石由于年深月久的侵蚀，已经与山巅崩离，滚到了狭窄、陡削的山谷之中，滚进了山下飞流湍急的河床中。激流是混浊的，而且可怕地咆哮着。三三两两的房屋，散落各处，它们隐藏在栎树、山毛榉树、栗树和松树林中，但由于炊烟袅袅，仍然依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译者

稀可见。这种景色正如萨尔瓦多尔·罗加所描绘的那样，由于暴风雪而显得阴森森的，由于狂风怒啸而更为吓人，但这种景色也似乎把加里波迪的气魄衬托得更加雄伟。

他说："就在这里，我愿与拉捷茨基的全军会战，我们勇敢的军团战士不会让他有一个兵士生还维也纳。在这里，我们将为瓦鲁斯和在托伊托堡森林里牺牲的弟兄们报仇。"

到了五点钟，我们已走近卡斯奇阿。这是座落在一个林木葱笼的小山顶上的一些房舍。云层已被风吹散了，太阳照耀在雪山顶上，使它们变成一座座银山，与蔚蓝的苍天相映衬，西天也染成了一道通红的玫瑰色的晚霞。

我们在一所草屋附近休息，这时来了四个年青人，问我们是谁。一听到加里波迪的名字，他们就跑去叫人，一刻钟以后，村子的村长、要人、国民警卫队和村民，以乐队开道，急忙地赶来邀请加里波迪进村。他们就象有仙人的魔法似的，很快扎好了一座用树叶装饰的凯旋门。会场灯火通明。虽然村长是个傲慢的天主教派，但仍然在他家里举行了晚宴和舞会。

我记得就在这里他们向将军介绍了一位农民诗人，这个农民没有文化，但却口述了一首完整的田园诗。

快到九点钟，我的邻座悄悄告诉我，有一个十五岁的青年正在乡村监狱中备受折磨，由于他父亲的毒打和虐待，而遍体鳞伤。原来他的父亲在六十岁时再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在她的怂恿之下，这个父亲控告他的儿子不孝，村长受贿得了二十个克郎，便把这个男孩下狱，我调查了这件事，告诉了将军，这位父亲和那位不幸的儿子都被叫了来。这个场面既滑稽又令人厌恶。父亲完全愿意把儿子从狱中释放出来。但他却天真地要求偿还买通关押他儿子的那笔贿金。这个孩子辛酸地抱着加里波迪痛哭。至于那个村长也是脸面无光，无地自容。末了，加里波迪在阳台上对村民作了长篇

演讲，这个孩子则由村里所有的流浪儿胜利地护送回家。

第二天早晨八时，一队国民警卫队在湿透衣衫的细雨濛濛中 220
和我们一道出发。这些人一直陪我们到里埃蒂。他们押送一个在国库工作的人，此人就拘留在我们吃早饭的地方。他们的犯人是法国波旁王室的将军兰迪所收买的间谍。兰迪指挥着靠近罗马共和国边境的机动纵队。

在里埃蒂的兵营中，意大利军团是由三营人组成的，总数为一千五百人。其中有九十名长矛骑兵，这九十名骑兵都是由他们的指挥官波洛尼亚的安杰洛·马西纳伯爵自己出钱装备的。这位伯爵就是用这支部队去援助罗马。法军在契维塔·韦基亚登陆的时候，军团正在阿纳尼，这是博尼费斯八世的诞生地，也是他的坟墓所在地。

奥古斯泰·韦基

*　　　*　　　*

这位加里波迪将军，有整套的随行人员，可是缺少士兵。他临时凑成一个旅，成员都不认识。战士也互不相识，仅仅是受到了加里波迪的热情鼓舞而集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最后合并在一起的。这个旅的组成如下：他自己军团的两个营，在这些人中间有四十人是和他一起从蒙得维的亚回来的，他们身穿饰有绿边的红色军装；三百人是从威尼斯转回来的，四百人是年轻的大学生，三百名原是海关的在职人员，最后还有三百多名移民。总数共为二千五百人。这些人被责成守卫从波尔泰塞城门直至圣潘克拉齐奥门和卡瓦莱杰里门一带的城墙，以及占领从科尔西尼别墅起（该别墅又叫专特罗文蒂），直到帕姆菲利别墅这一带城墙外面的所有制高点。

鉴于法军急于把契维塔·韦基亚当作军事行动的基地，所以完全有可能法军的主攻矛头指向这一带。

4 月 28 日，法军的前锋抵达帕洛。头一天晚上在那里就有一

营法国轻骑作行军侦察。29日，法军前锋抵达卡多城堡，就是说，离罗马只有五里格路程。然后，法军总司令派遣他的兄弟乌迪诺221特上尉和一个值日军官以及十五名轻骑进行侦察。他们前进到奥雷利安两条路的分界点。这两条路一条是老路，一条是新路。然后，再前进到离罗马只有一里格的地方，他们与罗马前哨相遇。

指挥罗马军队的军官上前对法国人说：

"你们要干什么？"

"去罗马，"法军回答。

"那是不行的"，意大利人回答。

"我们是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说话的。"

"我们是以罗马共和国的名义说话的，因此，先生们，退回去的好。"

"如果我们不退走，便怎么样呢？"

"不管你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将努力强迫你们退走。"

"请教如何强迫？"

"用武力。"

"那末，"法国军官对他的战士说，"如果是这样，那就开枪！"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枪套中拔出手枪放了枪。

罗马前哨军官也命令："开枪！"

法军侦察部队兵力太弱，不堪一击，便逃窜了，留下一个缠在死马下的轻骑兵，他被当作战俘送到了罗马。

法国电讯说是我们逃跑，我们被追赶。如果真是那种情况，我们是徒步，法军骑马，那我们怎么能抓到一个俘虏并送到罗马去呢？我们可以补充说，有许多这类是非颠倒的报导要纠正。

法军侦察部队向他们的将军报告，罗马准备保卫自己，他不可能象他盼望的那样不发一枪，在居民的欢呼声中进入罗马。然而，法国司令继续进军。

次日，4 月 30 日，他把部队的辎重都留在马利阿尼拉，趱程前进。正如我们纠正 4 月 29 日的错误报导那样，这里让我们来纠正一个关于 4 月 30 日的错误报导。某些法国记者曾说，他们的部队是卑鄙阴谋的受害者，因为在稍作侦察后，他们被诱进了城，落入了陷阱。4 月 30 日的战事根本不是侦察行动，不是法国人被诱入陷阱，而是法国将军做了充分准备的战斗。为了证明这点，让我引 222 证一下他的进攻计划，该计划是从战斗中被打死的一个法国军官身上搜获的，这份计划是由马西上校转呈给身任军政部长的将军的①。

“必需对天使门和卡瓦莱杰里门发动两路进攻，以分散敌军注意力。第一路要猛攻驻扎在马里奥山的敌军，从而可以占领天使门。我军占领这两处后，要乘胜追击，全面驱散敌军。全军会师的地点为圣彼得广场。

“特别要责成避免不必要的兵力损失”。

法国将军的设想不仅很糟，而且很糟糕地执行了。我们就来力图证明这点。由契维塔·韦基亚港到罗马的道路在离城墙一千五百米处分叉。右边那条路通向圣潘克拉奇奥门，左边的则通向靠近梵蒂冈突出角的卡瓦莱杰里门。现在要想执行预定的计划，即从我军背后攻占马利奥山，然后包围天使门，法军在到达叉路时，就要以一旅向左，向保罗水渠桥的方向进发，另一旅向右，向圣皮奥方向进发，目标是力图夺取卡瓦莱杰里门。

就是在那里，法军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把正规第二十轻步兵团投入右路，这支轻步兵发现他们来到了一片崎岖不平的地方，那儿有一座小树林横在中间，难于接近。他们派出万桑纳斯轻骑兵部队向左方高地运动。当敌军这种勇敢的，然而是无望的进军

① 我在这里是出版回忆录，不是写传奇，因此要求逐字逐句翻译。我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我只把情况摆在伟大的和最后的裁判者，即我们称做真理的面前。——大仲马

大约接近城墙一百五十米时，他们遭到圣马利奥山炮台吐出的密集的弹雨的毁灭性的轰击。

由于万桑纳斯轻骑兵以前对阿拉伯人作过战，他们获得了利用不平坦的地形作为掩护的技能，所以损失惨重的程度比本来要受到的轻些。而他们准确的射击却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方阵亡的人中有：马尔杜奇中尉，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他的母亲在庇护九世复辟后，由于在她儿子坟上献花而被关了八天），223 恩里科·帕利尼少校副官；韦尔多瓦陆军准将；皮费里上尉；贝利中尉以及其他一些不为世人所知，却是我们很亲近的人，这些人如德·斯泰芬尼斯，卢多维克和莱杜克上尉。莱多克上尉是一个勇敢的比利时人，他在独立战争时曾为我们而战斗。

然而，我们有的是生力军，他们自愿来顶替阵亡的将士。凌晨，鼓声隆隆，这是罗马人告警；法军已经来到。一刻儿工夫，城墙上和堡垒中就挤满了人。当法军正规军第二十轻步兵团和万桑纳斯轻骑兵与我交火时，法军纵队的主力继续向前推进。一看到法军主力的先头部队，架在碉堡中的四尊大炮，便用葡萄弹射击。法国将军迅速地在水渠桥上配置一个炮队向我们回击，又命令在小山上架上另外两门大炮对着梵蒂冈花园。其实，在花园里没有几个兵，只是大群武装了的民众。

由于万桑纳斯轻骑兵瞄准的准确，我方的火力短时间疲软下来，于是法国将军命令莫里埃勒旅进行突击，该旅勇敢地到达了城墙脚下。但是我早已说过，我们有的是生力军来顶替阵亡的将士，而且顶替是那样的迅速，因此我们的火力立即变得更猛烈，更具有杀伤力，敌军马鲁拉兹和博乌阿特纵队的前锋被粉碎了，被迫退却，并在土堆后面寻找隐蔽。

加里波迪在帕姆菲利别墅花园中注视着这些行动的发展。他认为他出兵进击的时机到了。因此，他悄悄派出几个小分队穿过

葡萄藤架。然而，他的行动被发现了。敌人正规军第二十团抽出了一支增援部队，以防万桑纳斯的轻骑兵遭到袭击，并掩护他们。因此，加里波迪传出口信，说如果给他增援一千人他一定能取得当天的胜利。

加莱蒂上校的营和莫雷利上校指挥的罗马军团的第一营立刻被派遣给加里波迪。他派了几个连队去守卫几处险要的通道，派另外几个连队保卫出击部队的两翼和后卫。然后，他率领其余大部分战士，身先士卒地猛攻法军。

不幸的是，我方在防御工事上面的战士把加里波迪率领的战士当作乌迪诺特的兵士，向他们开火。加里波迪不得不停了下来，直到误会消除，然后他率领战士以刺刀冲锋，杀向法军中军。 224

结果，这场战役被称为蒙得维的亚猛虎和非洲雄狮之间进行的一场酣战。法军和罗马军队短兵相接，相互冲刺，鏖战不休，摔倒对方，爬起来又再战斗。加里波迪最后发现，敌人堪称是棋逢对手。这次战斗我方阵亡的有：蒙塔尔迪上尉、里利中尉、扎姆博尼中尉，而受伤的则有罗凯蒂少校、外科医师斯基恩达、一名叫吉利奥尼的军官以及随军牧师乌戈·巴西。这位牧师虽然没有武装，但在战斗进行之中，却冒着死伤的危险去救助伤员和安慰垂死的人这是一个受到那些教士们折磨，具有虔诚的心灵和慈悲的灵魂的人。最后受伤的还有塔尔奥罗、特莱索迪、罗拉等几个中尉以及那不勒斯将军的儿子年轻的斯达德拉。

战斗持续一个小时，法军被迫退却，法军一部分被驱散到旷野，另一部分则向其主力靠拢，我们抓了他们两百六十名俘虏。

当时担任法军总司令的值日官的炮兵上尉法比，看到他的将军所制定的进攻计划太差，是个必然失败的计划，认为他可以向他的主帅建议一个办法补救，由一条他所认识的道路进行一次新的进攻，走这条路可以使部队不被发现，直抵罗马城下和梵蒂冈的花

园前面。这条路的两边有四五幢房子，在这些房子内可以安全地安排一些小部队，因为这些建筑物隐藏在葡萄藤丛中。将军同意了，从莱瓦伊兰特军团抽调了一个旅给他。法比开始了他的冒险。

敌军纵队开始很顺利，它的行进确没有被罗马的保卫者注意，纵队一直走到天使城门的领事路，就在那里，当守城者看见法国士兵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时，他们从教皇花园射出了一片可怕的火力网，来欢迎敌军。一颗弹丸击倒了它的指挥官法比上尉。

敌军虽然失去了指挥官，却英勇地保卫着自己，而且对城墙射来的炮火抵抗了一阵。但由于我方从马利奥山来的部队包抄他们的后方，他们正面又遭到我方来自圣天使炮台的火力，并被切断了通往天使城门的道路，因而他们受到了大量杀伤，溃不成军，同 225 时又由于他们毫无隐蔽地暴露在来自梵蒂冈花园的枪弹和葡萄弹的阵雨之下——这种情况已使敌军不能再恢复回到原先的阵地去——这样他们便不得不逃到散处在许多葡萄架中的农舍中去躲避。这种葡萄架沿路到处都是。但即使在那里，我们的大炮也没有停止轰击。

就这样，法军左翼的整整一个旅，发现已与主力分开，并有被俘的危险。可是莱瓦伊兰特将军真有运气。我们在马里奥山的部队没有从阵地上冲下来，我们在天使城门后面集结的可以攻击他们的二千战士也没有动静。敌军总司令在右翼，即在加里波迪一直战斗的地点也没有成功。由于法军的退却，枪击和战斗停止了一个短暂的时刻。但乌迪诺特将军看到他的战士被打败，又害怕他与契维塔韦基亚的交通线被切断，便把莫里埃勒旅的另一部分投入战斗，从而使曾片刻暂停的战斗又加倍激烈起来了。尽管法军懂得战争的科学、纪律严明、有勇气，而且进攻猛烈，但当他们碰上我们的战士时，就要吃败仗，虽然我们的战士年轻，作战无经验。

为什么呢？因为加里波迪在那里，笔直地坐在马上，头发在微

风中飘动，就象战争之神的铜像一样。一看见这位战无不胜的英雄，就使每个人想起我们不朽的祖先的业绩，想起那些坟墓在我们脚下的世界征服者的丰功伟绩。的确，可以说加里波迪的战士都以为卡米卢斯、钦钦纳斯、凯撒的神灵正从神殿之顶俯瞰着他们。这些战士以罗马人的镇静和从绝望中产生的最大力量对抗着法国人的残暴和疯狂。

经过四个小时的顽强战斗以后，敌军正规军第二十团的一个营长皮卡尔德，他现在是个将军，以一种不可置信的努力和惊人的勇气，在三百名战士的援助下，夺取了一个好的阵地，把我们年轻的学生团从那里赶走了。但是，加里波迪几乎是立即得到了由阿尔奇奥尼指挥的流放者所组成的一个营，罗马军团的一个分队，以及罗马军团的两个连的增援。他立即挥军冲向前去。这些战士低着头，装上刺刀开始反攻。他们以一种不可抵御的勇猛，扫清了各种障碍，最后把皮卡尔德包围在当作防御工事的房子里。敌军这个旅长现在受着我们战士的四面攻打。尼诺·比克西奥的正面攻击变成了可怕的肉搏战，最后三百敌军被迫投降。 226

这一场大战，决定了当天的命运，完全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不再是乌迪诺特是否进入罗马，而是他是否能回到契维塔·韦基亚的问题了。事实上，由于加里波迪已经成了帕姆菲利别墅和水渠桥阵地的主人，他已控制了奥雷利安大道，而且迅速运动就能赶在法军前面，到达圭多城，从而关闭敌军的退路，这样运动的结果是肯定的，因为法军的左翼在梵蒂冈花园墙附近被粉碎了，正如前面所说，这支敌军正在分散的农舍中躲避，他们不暴露在我军从城墙发射的毁灭性的炮火和弹雨下，就不可能撤退。敌军右翼则被加里波迪击溃并逃散在旷野，正处在遭受了意外的失败的极低的士气之中，因此不能进行微弱的抵抗。而且法军经过十个多小时的战斗已筋疲力竭，又没有骑兵掩护他们退却。

然而，我们却有两个正规团作预备队，有两个骑兵团、两个骑枪连以及由马纳拉指挥的伦巴第营（后者的手足的确被马努奇答应保持中立的诺言给缚住了），并且这些部队后面还有全体人民。

加里波迪正确估计了形势，因为他从战场上写了信给军政部长阿韦扎纳将军，内容如下：

"派给我生力军，正如我答应击败法军并遵守诺言一样，现在我答应你，我要切断敌军回到船上的退路。"

据说三人执政官之一的马志尼，强烈地反对加里波迪这一倡议。

"我们不要使法军全军覆灭，从而使法国变成我们的死对头；不要使我们的年轻后备队的部队在与虽被击败但仍英勇的敌军在旷野作战。"

马志尼这一严重的错误剥夺了加里波迪拿破仑式的胜利的光荣，也使我们4月30日的战果化为乌有。的确，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个人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以莱德鲁·罗林为领袖的法国民主派身上，而对意大利则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如果加里波迪的计划被采纳，有可能已经改变了意大利的命运。

227 说实话，当时情形很简单，现在仇恨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曙光也正在莅临意大利，我愿我们的敌人诚实一点，去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乌迪诺特用了两个旅：一个旅由莱瓦伊兰特将军指挥，另一个旅由莫利埃勒将军指挥；一营轻步兵，十二门野战炮和五十名骑兵组成一个整师进攻罗马。我们知道，到了4月30日晚上，这个师团减员到了多么悲惨的境地。它的左翼笨拙地展开着，它的右翼被加里波迪赶回了中军，加里波迪当时已成为帕姆菲利别墅、水渠桥和老奥雷利安路的主人。因此，他应该不失时机地把手头现有的

兵力投入战斗，迫使法军或是迅速逃跑（如果敌军要回到契维塔韦基亚，他们必须逃跑），或是接受新的战斗。这次新的战斗，由于敌军处境不利，有可能全军溃败。他们的军队可能被全歼或被迫放下武器。

有一件奇怪的事，罗马军队的军乐队整日演奏着马赛曲，而他们的意大利同胞就是同当年在马赛曲的旋律声中征服了欧洲的法国人战斗的。而更奇怪的是，法军那时真的不唱它了。

除了伤亡的名单外，敌军的炮弹和枪弹对我们的古迹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坏。当我们看到法国报纸说，因为他们的工程兵对伟大艺术的文物古迹，一概采取保护态度，围攻可能要迁延时日，我们不禁惨然失笑。

事实上，炮弹和枪弹就象冰雹似地打在圣彼得和梵蒂冈的圆屋顶上。以收藏米切尔·安杰洛、祖卡里和洛伦佐·萨巴蒂等画家的壁画丰富著称的保利纳教堂，有一幅壁画被流弹斜着击毁了。在西斯蒂纳教堂另一颗炮弹则把布乌奥纳罗蒂绘制的天花板藻井毁坏了。

法军那天兵力损失总数达一千三百人，包括阵亡、受伤或被俘的。我方兵力损失为一百人，或是阵亡，或是伤残，一人被俘。这个被俘的是我方的随军牧师乌戈·巴西。有一次我们的战士后退时，他刚好把一位垂死的战士的头安放在他的膝盖上，巴西坐在那位垂死战士的旁边安慰他的灵魂，这个战士没有咽气，巴西是不会离开的。

人们可以想象到胜利的头一天和第二天晚上笼罩罗马的喜悦是一种多么热烈的场面。无论事情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据信，历史至少不会否认我们对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的进攻防御了一整天，而且我们还迫使敌军撤退。全城灯火通明，就象充满国庆节的气氛一样。到处都可以听到歌声和奏乐声。我们这种欢乐的情

暴，在已成战俘的军官和战士离开司令部时，大大激越了。

法比上尉对一位罗马军官，即历史学家韦基说道：

“这些歌曲和这种欢乐的用意旨在侮辱我们吗？”

“不，”韦基回答说，“别那么认为。我们的人民是宽宏大度的，不会去侮辱不幸者。他们只是庆祝战火和血的洗礼。今天我们战胜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士兵。你难道要阻止我们悼念阵亡的人和庆祝我们古罗马的复活吗？”

法比上尉为这一回答深深感动，这一回答是用漂亮的法语说的，他的确感动得眼含泪水大声喊道：

“啊，好吧，从这一点来说，‘罗马万岁’‘意大利万岁！’”

所有的战俘在分配了供应和其它必需品之后，才被送到指定的住所。对于丢失了佩剑的军官，立即给他配备了另外一把。

次日黎明，即5月1日，不知疲倦的加里波迪，得到了军政部长的同意，以他自己的军团，就是说以一千二百名战士去进击法军。他把军团分成两个纵队，一个纵队由马西纳带领，出卡瓦莱杰里城门，另一纵队由他自己率领，出圣潘克拉奇奥城门。他原有的少量骑兵由于一队重骑兵的加入而扩充了。

加里波迪的目的是奇袭敌军营寨，即使敌军兵力比意大利的高出六倍多。然而他希望整个居民听到炮声和枪声就会来援助他。但当他到达敌军营寨时，他得悉，法军夜里已经走了，向着卡斯泰尔、圭多城方向撤退了；而抄近路的马西纳带领的队伍则赶上法军的后卫，正与他们交战。于是，加里波迪紧急行军，在马拉格罗达一家客栈附近与马西纳会师。法军也正在马拉格罗达集结，看来正准备战斗。加里波迪立即占领了一个高地上的有利阵地，扼制法军的侧翼。但是，正当我军战士要进攻的时候，一个法国军官离开了他的军团，沿着大路走来，请求和加里波迪谈判。

229

加里波迪命令把那人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军官说他奉总司令

的差遣请求停战谈判。法国人只是想得到罗马人真正愿意接受共和国政府，并且认真捍卫人民的权利的保证。作为表明法国将军的诚意，他提出放回在头天战争中俘虏的乌戈·巴西牧师。

这一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从军政部长处来了一道加急命令，命令加里波迪返回罗马。军团于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再次进入罗马，法国军官也一道到了罗马。乌迪诺特将军请求的休战被我方允许了。

第五十四章　对那不勒斯军队的远征

当我们一直在记述的事件趋于结束的时候，那不勒斯王国军 230 队约有二万多，由国王率领，拖着三十六门大炮，以精良的骑兵为侧翼向前挺进。就是这支部队为其晚近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的胜利而洋洋自得，正进而觊觎台伯河左岸的城市。那不勒斯军先用武力占领了韦莱特里，然后占领了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这支军队右面以亚平宁山脉为屏障，左面则凭恃大海，其前哨已伸向离罗马城只有几里格的地方。

加里波迪由于与法军休战使他没有什么积极的事可做，便请求允许他利用休战这一闲暇的时间向那不勒斯国王开战。这一请求得到了允许。5 月 4 日晚，加里波迪率领他的军团二千五百人离开罗马。在这些战士中有马纳拉的狙击兵营，这个营现在有充分的权力自由行动（然而这一个营过去从没有与那不勒斯国王疏远过）；有海关营、大学生兵团、两连国民警卫队，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志愿军小部队。

指定的集合地点是波波洛广场。加里波迪于六点钟到达。一

位来自瑞士的日尔曼年轻人，名叫古兹塔费·德·霍弗斯特特尔的，曾写过一部杰出的罗马围困史，他给我们描写了加里波迪出现时给他的印象。

“钟敲六点，将军与他的幕僚出现了，他受到雷鸣般的欢呼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中等身材，脸被太阳晒黑，但他脸部的轮廓却具有古典式的纯洁，他安祥而屹然地坐在马上，就象是天生如此。他有一头随风飘动的头发，散乱在宽边帽子底下；帽子有一根系在须下的窄窄的带子，并饰有一根黑色的鸵鸟的羽毛。他的脸下部布满了略带红色的胡子。在他的红色衬衣上，披了一件白色的美洲斗篷，里子衬着红色，与他的衬衣正好相配。他的幕僚也穿着红色衬衣。以后整个意大利军团的衬衣都采用这一颜色。

“在他后面骑马奔驰着的是他的侍从，这是从美洲跟他来的一个强有力的黑人。他穿着一件黑斗篷，手持一根饰有红缨的长矛。

231

“跟他从美洲来的全体人员皮带上，都挎有手枪和精致的匕首，每人都拿有一条皮鞭。”

让我们继续来描述吧。然而，这次是出自埃米利奥·丹多诺的手笔，他是一位可怜的年轻小伙子，在罗马被围时受了伤——他的兄弟在那里阵亡，他本人以后在米兰死于肺结核。下面就是丹多诺所说到的事。

“所有来自美洲的军官在他们的随从跟随下，分散、又集合到一起，向四周随意地驰骋着，从这里走到那里，总是生气勃勃，十分警惕，而且不知疲倦。当部队到达宿营地，停下来休息时，看到这支部队里的战士跳下马，架好枪，给牲口喂料，这真是个令人惊异的景象。每个骑兵，包括将军都去照料自己的坐骑。照料了马匹后，骑马的人就不再管那些马了。如果部队在附近得不到供应，三四个上校或少校就跳上马，拿上套索，在乡间巡行，去寻找羊或牛。

当他们把牛羊搞到手并且集中在一起时，就把这些牲口赶回来。然后，每个连队都分配有一定数量的牛羊，每个连队的成员，军官和战士一齐动手把牲口宰杀、扒皮、剁开，最后就在大火前烧烤大块的羊肉、牛肉、猪肉，更不用说那些如火鸡、山鹰、鸭子等等的小动物。

"当部下正在干这些事的时候，要是附近没有危险，加里波迪就躺在帐幕内休息。要是一有危险威胁，他就骑在马上下命令或是巡视哨所。加里波迪常常脱去他那简单的军服，穿上农民装，致力于最危险的事上。大多数时候，他坐在可以看清四周的高山顶上，借助他的望远镜，一连几个小时刺探地平线的奥秘。当将军命令吹号通知部队开发时，套索就用来捕捉、带回那些散在草原上吃草的马匹。行军的命令与头一天的一样，军团在行进，但没有一个人知道部队的去向，也没有一个人去费心了解部队的去向。

"加里波迪的军团是由大约一千人组成的。它是你所能见到的最不调和的各色人等都有的军队。军队的成员在身分上、年龄上各不相同。在这个军团里，你可以找到从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孩子，232 他们或是由于高尚的热情，或是由于生性好动而被吸引到这独立的生涯中来。你也可以找到老兵，他们是由于美洲那位杰出的'雇佣军头目'① 的名声聚集到一起的。与这些老兵混杂在一块的，还有许多只能以半句巴亚尔德格言引为自豪的人，即把无畏② 引为自豪的人，以及许多想在战争的混乱中胆大妄为而又不受惩罚的人。

"军官均从最勇敢的人当中挑选，不论资排辈，也不管公认的提升规定，可以提到较高的级别。今天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佩着长

---

① 这里是指加里波迪。"雇佣军头目"为敌人对加里波迪的恶意中伤。丹多诺在文中引用它，是出于诙谐，丹多诺没有恶意。

② 巴亚尔德(Chevalier de Bayard,1473?—1524)法国骑士。被称为无畏而又无可指摘的骑士。这里指有些参加加里波迪军队的人是勇敢的，但行为不一定无可指摘，故说只能以半句巴亚尔德格言的自豪。——译者

剑，他是个上尉。次日，由于各种原因，他将又手执长枪，站在连队，成为普通一兵了。薪饷一直是现成的，那就是三人执政委员会发行的纸币。它的币值不会高于印刷的费用。军团中从比例上，军官多于战士。辎重管理人是上尉，将军的炊事员是中尉，他的勤务员也是同一官阶——中尉。他的幕僚由上校和少校组成。

"加里波迪，由于他家长式的纯朴，这种纯朴达到使人可能会认为是装作出来的，所以他更象印第安部落里的头人，而不象个将军，但当危险临近或出现时，他的勇气和先见之明就惊人地表现出来。按照军事艺术的规范，尽管加里波迪可能缺乏科学的兵法知识，可是在这方面，由于他惊人的机敏而得到了补偿。"

从而，你可以看出，这位非凡的人给予每个人的印象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人的才智与气质怎样。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那不勒斯人的远征上来。

加里波迪的部队在晚上近八时出发。谁也不知道他们开向哪里去。在行进中，他们先是向右挺进，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才上了去帕莱斯特里拉的大路。夜色晴朗，空气清新，他们寂静而步伐迅速地行进。参谋军官负责确保这次远征的安全。这些军官由一些骑兵伴随，对行军的地区作广泛的迂回侦察。当地势变得更加崎岖不平的时候，纵队停止前进；这些军官侦察了前面一带的情况后便回来报告。他们就是按照这种办法进行远征。

这样停停走走，除了确保行军安全以外，还有让部队得到休息的好处。这使部队继续行军一直到次日早晨八点钟都不会疲劳。他们在离蒂沃利有一里格的地方停了下来，并在雷纳斯蒂离开了通往帕莱斯特里纳的道路，走上了一条通向蒂沃利的古罗马旧道。

233

将军通过夜晚急行军，得到了三种好处：

第一、将军遮掩过了间谍的耳目。间谍看到他出波波洛门，一定会得出结论，这是出兵远征法军。这时，法军正在帕洛和三人执

政委员会进行谈判。

第二、在蒂沃利，加里波迪发现自己的部队位于那不勒斯人战线的右方。那不勒斯人在韦莱特里安营，正派人朝罗马方向，甚至远至蒂沃利高地侦察。

第三、晚上行军，由于气候凉爽，通过没有树荫、没有水源的荒凉地区，对部队大有好处。

晚上五点，战士又集合起来向哈德里安行宫的废墟前进，该地离他们停留的地方约莫有一里格远，位于蒂沃利所踞的山脚下。将军原打算在那里安营，但他改变了主意，首先对周围的地形作了彻底的调查。他没有在蒂沃利部署兵力，因为只有在最糟的情况下，他才想到进城。哈德里安行宫的废墟形成了一个要塞，战士和马匹都住下了。这个行宫的地下室足以容纳住在那里的全体人员。行宫是哈德里阿纳斯①亲自建筑的，它有两英里长，一英里宽。在这古宫殿的遗址上长着一小片桔树和无花果树。

5月6日早上8时，远征部队出发，以狙击兵营为先锋。为了要走到去帕莱斯特里纳的大道，他们必须经过圣韦泰里诺峡谷。部队花了一个小时才走完这条隘道。中午，部队在一个清溪流水、浓荫蔽日的山谷中扎营。这里看不见一幢房子，但部队可以说是在苍翠碧绿的林海中浮游。

5点半钟，部队继续前进，爬上了山，牲口在兵士的前面驮着军火。战士自己每人带着口粮，没人去找麻烦带肉，肉可以在每次休息时找到。狙击兵单独有些炊事用具。当远征到达山顶的时候，发现了一条罗马古道，路面保持良好无损，可以直达帕莱斯特里 234 纳。沿着这条古道，部队在凌晨一点到达帕莱斯特里纳。找到了那条古道，的确是好运气，道路保存如此好，没有一匹牲口失足摔

① 哈德里阿纳斯(Hadrianus 117—138)，罗马皇帝。——译者

倒，风也没有扬起一粒沙土。

为了让士兵休息，常常中止行军。鉴于摆在部队面前的任务，有必要使部队在到达目的地时不致太疲劳。将军向各个方向派出巡逻队。其中一个巡逻队由六十人组成，由布龙泽利中尉指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个布龙泽利十年后在特雷蓬蒂战场上阵亡）。这个巡逻队向那不勒斯人占领的一个村子进攻，他们击溃了那不勒斯人，抓了一些俘虏。我方有两个战士，因拒绝投降而遇害，并被敌人碎尸。

9日，有情报说，那不勒斯大股部队正向帕莱斯特里纳挺进。事实上，下午接近两点，从我们二连占领的，能够俯瞰城市的圣皮埃特罗山山顶，可以看到敌军纵队以良好的队形，分两路前进。敌军走的两条路是在索莱城门汇合的。敌军由王室卫队的两团步兵和一师骑兵组成。

加里波迪派出他军团中两个连以搜索队形去狙击。一个是机动警卫连，另一个是狙击营第四连。这两个连占领了群山绵延的左面山麓。这左面山麓最后斜向深谷当中隐没了。马纳拉骑在马上，从他占有的城门阵地看，两军对垒的胜景，可以尽收眼底。同时，通过他给号兵所下的指令，他可以把他意欲采取的军事行动传达给部下。这可能就是一次军事检阅：按着他的号音的指挥，每件事情进行得如此有条不紊，每个动作，又如此准确迅速。当我们逼近那不勒斯人时，我们开始密集射击，远征军的其它兄弟部队也以密集的队形涌出了城门。

敌人的将军那时想把他的第一小队散开成散兵队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胆怯的士兵拒绝散开。我们这边则继续向前射击，直到我们的极右翼，罗扎特上尉指挥的军队绕过一堵阻碍他们前进的墙为止。于是，我们的战士急急忙忙猛扑过去，攻击敌人的侧翼。那不勒斯军队犹豫了一会儿，继而队伍突然大乱起来，他们

差不多没发一枪就逃跑了。马纳拉有些战士，深入到溃敌中间，抓回来五、六个战俘。

在右翼，虽然进展较慢，但战情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发展。狙击营第一连让那不勒斯人走近到手枪的射程之内，然后精神抖擞，出敌不意用刺刀冲锋，把前面的敌人全都撩倒，他们轻而易举地迫使敌人逃窜，成功地把敌人从他们所占领的三座房子里赶了出来，并极其镇静地抵御了敌军骑兵的冲锋，这一下使得那不勒斯军队的马匹被击毙了不少。

这是加里波迪一直在等候的时刻。他派出一个营增援马纳拉，命令他率领战士以刺刀全线冲锋。王室警卫队的侧翼为伦巴第狙击营所粉碎，正面又被军团和由放逐者所组建的那一个营所击退，于是敌军很快就被全部击溃，在战场上扔下了三门大炮。

这次战斗历时三小时，困难不大就胜利结束。敌人的抵抗甚为微弱，我们都感到吃惊。如果我们有骑兵去追赶逃敌，他们就要损失大量的兵员。当加里波迪看到敌人急忙撤退，我们的部队紊乱地追击敌军时，他害怕遭到埋伏，便传令收兵。我们阵亡十二名，二十人受伤，在他们当中有勇敢的费拉里上尉。他被刺刀扎伤了脚。那不勒斯人的损失共一百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成绩是小事，对士气的影响却是大事。加里波迪的兵力只有二千五百人，却彻底打垮了六千那不勒斯军队。

大约二十个可怜的战俘，差不多都是敌军预备队的，他们被迫离家，打了一场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战争，现在他们被带到加里波迪前面。他们吓得发抖，合掌哀求，请求饶命。他们是良民，穿着很好，但可恶地带着老式笨重的燧发枪。他们带着整袋的圣像，圣母像，圣物和护身符。他们颈上挂着、口袋里藏着，到处都有这些玩意儿。这些俘虏说国王在阿尔巴诺，有两团瑞士人，三个骑兵队和四个

炮队。还在盼望那不勒斯进一步增援。这些战俘本来是由祖基将
236 军指挥，派来占领帕莱斯特里纳和捉拿加里波迪的，可是现在却对加里波迪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

晚上，我们在帕莱斯特里纳城外安营，次日我们又推进了十英里去占领前哨阵地。我们的侦察队甚至于冒险到了敌人的防线，和敌军布的警戒相距四英里。

为了使战士不致怠惰，我们让战士进行军事演习。因为自从在索拉罗演习以后，他们没有经过一次训练。对于我们罗马共和国的革命事业来说，看见这些战士，只离敌人四分之一里格的地方，学习使用即将用来与敌人作战的武器，以及随着号声或鼓声的指挥，练习小队的队形和小规模战斗队形，这的确是个很好和激动人心的场面。晚上我们回到了城里，这只是为了发动一次新的突然袭击。

5 月 7 日半夜，我们于瓢泼大雨中到达目的地。马纳拉营指定驻在奥古斯汀寺院，但是该寺的僧侣不让他们入内。共和国的战士，疲惫不堪，全身湿透，站在凛烈的北风里白费劲地捶门有一个小时之久。虽然，狙击兵耐心很大，最后还是不耐烦把工兵找来，由工兵破门而入。

那天夜晚，士兵们疲惫不堪，虽然对于如此的欢迎感到特别愤怒，虽然将军说得很清楚，并告知了战士们他既是对那不勒斯人作战，也是对与共和国为敌的僧侣作战，然而马纳拉和他的军官们的尽力劝阻，还是成功地使他们平息下来，防止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爆发的混乱。他们安静地躺在走廊的地板上，以便睡一会儿恢复体力去经受更大的考验。然而，幸好，那不勒斯人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并不大。

那时，在战斗的当天夜晚，狙击手们回到他的寺院住地，又发现大门紧闭。再一次需要求助于工兵的斧子来打开大门。这一

次，僧侣都跑了。他们不能相信共和派对他们没有恶意。僧侣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宽宏大量是一个圈套，以掩盖我们回来时会做的坏事。他们离开时把他们卧室的钥匙也带走了。为了一个晚上的睡眠，必须弄点铺盖和别的东西，哪怕是极其简单的铺盖也好；因此我们不得不打开一些卧室的门。幸好，我们的工兵就在身边。237 当这些门被打开，这个例子传开了。有一些士兵不满足于象第一次那样睡在走廊的地板上，他们坚持要有被褥，而另一些人则要床铺睡。而军官们也倦于扮演道学家的角色，跟着学起大家的坏样子，占据了卧室。不到半个小时，寺院就翻腾开了。没有时间在教堂、卧室和书房等处布岗哨。毕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僧侣们除了大家具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没有可以装进军粮袋的东西。但是许多农民，煽动我们的士兵进行这种骚乱，并利用大混乱的机会，象蚂蚁似的联合起来，三三两两地把一个人拿不动的物件给搬走了。

我们许多不怎么相信宗教的战士，肆意蹂躏这所寺院，他们得到了机会报复这些僧侣。一个战士戴着大多米尼加帽子从卧室里走出来，另一个则在军服上罩上长长的白袍在走廊上大摇大摆地散步。在部队点名时，每个战士手中都拿了一支大蜡烛。9日和10日两个通宵，整个寺院灯火辉煌，庆祝我们对那不勒斯人的胜利。可怜的僧侣们的信件也和他们其它财产一样未受到尊重。不止一封信件被洋洋得意地拿出来，而且由战士大声地朗读。这些信札一定会使修道会的纯洁的创始者羞得脸红耳赤①。

10日我们在帕莱斯特里纳驻屯，在草地上安营。那不勒斯人似乎失去进攻我们的兴趣，而只是占领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的山头，从而步步为营，逐渐逼近罗马。加里波迪害怕受到法军和那

① 因为梅迪奇没有随远征军去帕莱斯特里纳，大部分细节引自埃米莱·丹多诺。

不勒斯人的联合进攻，便于同天晚上开始回师罗马。我们在离敌人营地只有两英里的地方，静悄悄地、秩序井然地通过，走的差不多是不能通行的道路，而且没有遇到任何天外飞来的横祸去搅乱这种庄严行军的寂静。

我们终于在12日早晨到达了罗马，由于夜里行走了二十八英里，没有停止片刻，我们非常需要休息。我们许多人认为我们只是远征几小时，为了轻装，既没有带炊事用具，也没有带干粮袋或衣服。然而，当夜晚来到时，我们却不是休息，而是不得不再拿起枪。城里得到警报。纷纷传说，法军正在进攻马利奥山。我们急促冲出天使门，与法军稍微交了一下火，就把武器放在身旁，沿着壕沟睡觉。

G·梅迪奇

第五十五章　韦莱特里之战

从这里起，当加里波迪动身去西西里岛的时候，他留给我们的笔记，允许我们再让他来叙述，并把笔交还给他。

5月12日，在获悉英勇保卫波洛尼亚的消息后，罗马制宪国民议会发出下面的命令：

“制宪国民议会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公布：

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

兹宣布英雄的波洛尼亚人民有功于祖国以及共和国，他们是罗马人民名副其实的兄弟。

1859年5月12日，罗马。”

在波洛尼亚陷落的那天，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费迪南

德·德·莱塞普斯和罗马共和国驻巴黎全权公使米凯尔·阿库尔布西一道进了罗马。依靠法国大使的斡旋，已经谈判了两个星期，我于5月1日表示过强烈反对的和谈，终于达成协议。

罗马共和国决定利用停战期间除掉那不勒斯军队。虽然那不勒斯军队不太可怕，然而要承担二万敌军和三十六门大炮的压力，这总是烦人的事情。不，我错了，我应该说三十三门大炮，因为在帕莱斯特里纳我们已经夺到了三门。

这一次政府认为最好一个师派两名将军：一位是前上校，另一位是准将。第一位是罗塞利，第二位是我自己。罗塞利被任命为远征军总司令官。

我的一些朋友劝我不要在前些日子还是我的下级的人手下去担任副职。我应该承认，我是听不进去这些自尊感的考虑的。只要给我机会杀敌报国，哪怕是当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愿意干。因此，我感激地接受了将军的职务。

5月16日晚，共和国全部军队，即兵力一万人和十二门大炮从季奥万尼城门开出罗马。这支部队有一千名骑兵。在行军中，大家发现：应该是远征军一部分的马纳拉兵团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派了一名参谋去了解马纳拉这次怎么留在后方，因为通常一有命令攻击敌人，马纳拉就在前面打先锋。原来是忘记了这件事，没有通知他远征！军官发现他确实在火冒三丈。他以为这次行军，只有他单独被留下来。 240

我们途经泰韦罗纳向蒂沃利进发。从那里向右，在早上十一点，经过一段使人极度疲劳的行军后到达了扎加罗洛。虽然行军的路程不多，却已经走了十六小时。这是由于队伍拖得很长，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忍受，以及某些地方道路过窄，必须单列行进的原故。

到达扎加罗洛，我们发现既没有面包，又没有肉。那不勒斯人

很注意这件事。那不勒斯军队把所有能吃的都吃光，把所有能喝的也差不多都喝光了。对于这么一次远征，参谋部竟忘了准备供应。幸好，我带了几头牲口，战士用套索又捉了几头。我们把这些牲口宰了，切好烤着吃。

当我埋怨这么没有预见性，几乎要使整个远征军饿死的时候，有人向我指出，如果他们出去收集供应，就可能给敌人发出警告。这个理由倒满好，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小镇几乎停了三十个小时，离开时和来时一样，竟没有带走一粒粮食。

5 月 18 日下午一时命令重新前进，而实际上，拖到晚上六时才动身。这种滞留比急行军更使人疲劳。我利用这个时机组成前锋，率领部队在前头向瓦尔蒙托纳进发，其它的旅则跟在后面。我命令部队在行进中最严格地保持寂静，对部队的前面和侧翼保持最高的警惕。

我得到情报说那不勒斯军队在韦莱特里下寨，敌军由一万九 241 千至二万人和三十门大炮组成，其中有两团瑞士军。据说那不勒斯国王亲自统率这支军队。事实上，那不勒斯王国军队正占领韦莱特里、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他们的前哨一直伸展到弗拉托基。他们的左翼凭恃大海天险，右翼则倚靠亚平宁山脉。在我放弃帕莱斯特里以后，他们占领该城，从而控制了从罗马来进攻他们只有一条通路的山谷。因此，他们所处的地形可以对我们进行顽强的抵抗。那不勒斯比我们有利的地方是：地形、兵力、大炮、骑兵等方面都占有优势。

但是，我们上一次打那不勒斯人的圆满战果对第二次的命运是个好的预兆，此外，那不勒斯国王的军队毫无士气。我们知道，在战争中部队的士气是决定一切的。

为了迫使敌人或者撤退，或者接受挑战，必须迅速夺取山谷并占领威胁敌军与那不勒斯联系的侧翼阵地。福尔蒂诺山被选为这

一战略要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一旦成为这个阵地的主人，我们就可以冲向奇泰尔纳，切断王国军队通向他们自己前线的去路。如果事出意外，他们为了攻击我们而放弃韦莱特里，我们就可以据韦莱特里为己有，最后，如果他们犯了分兵的错误，我们就可以用全部兵力猛扑敌军最薄弱的环节。

暮色苍茫中我们来到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通向瓦尔蒙托纳附近。我们费了两小时才通过这条小道。由一队重骑兵和两门大炮加强了的马纳拉兵团，被责成支援前锋。我们在十时到达目的地。天色漆黑，扎营的地点很糟，我们必须要走一英里多的距离去汲水。

18日我们以同样前进的速度行军。就象以前我们发现帕莱斯特里纳和瓦尔蒙托纳被敌人放弃一样，我们又发现他们也放弃了福尔蒂诺山，虽然他们可能容易地与我们争夺它。全部保守反动军队撤退到韦莱特里城。

19日晨，我离开了福尔蒂诺山阵地，率领意大利军团步兵第三团第三营以及一些由勇敢的马里纳指挥的骑兵进军韦莱特里，兵力总数大约一千五百人。我身边有乌戈·巴西，他虽然没有武装，却是一位出色的骑兵，并执行值日官的任务。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他不断对我说："将军，请你派我到危险的火线上去，而不要派比我更有用的人到危险的地方去。" 242

当韦莱特里已经遥遥在望，我便派出一个分队直抵城下去侦察地形，并且吸引敌军的注意，如果可能，便诱引敌军出战。我确实没有奢望以我的一千五百名战士去击败那不勒斯国王的二万军队。但我确曾希望，如果敌军接受战斗，就把他们引向我部，从而在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边的时候，使我军主力部队有时间靠拢，以便投入战斗。

我在通向韦莱特里道路的路旁高地上部署了军团的一半兵力

——二百至三百人在中间，半个营在右方，马里纳指挥的少数骑兵在路上。我把其余的战士留作第二线预备队。

敌人看见我们人数少，很快就向我们进攻。首先一营轻步兵离开了城墙附近，然后任意散开，向我们的前哨射击。这些前哨，按照所接到的指示向后撤退。那不勒斯的轻步兵后面，有一些正规营和大量的骑兵跟了上来。敌军的进攻是猛烈的，但很快就疲软下来，在到达一半射程之内，我们战士的沉着应战和准确的火力迫使进攻者突然停住。当敌人向大路投入两队轻骑兵猛攻时，交战已经持续了半个小时。他们以为这些兵力进攻猛烈，一定可以决定胜利。

因此，我带领五十至六十名骑兵，率领他们冲向五百敌人。那不勒斯军队，来势凶猛，直闯我军，我被摔下马来，被抛出几码以外。我一跃而起，留在战斗的漩涡中，左冲右杀，免受敌害。我的坐骑也和我一样，一跃而起。我飞跃上马，唯恐我的战士误以为我已经阵亡，便把帽子顶在刀尖上摇晃，让他们知道我仍安然无恙，我是容易被认出来的，因为我是唯一披着有红里子的白色斗篷的人。我重新上马引得战士们大声向我欢呼致意。

那不勒斯骑兵在猛烈冲锋时，曾一直深入到我们的后备军，而他们的正规营则以密集队形，紧紧跟随在后。就是敌军冲锋的热243情成了敌军覆没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两翼不再受到轻步兵团的掩护，左右两边山上全有我军埋伏，而我们的预备队对他们来说又是劲敌，他们就象是给我们的战士送上门来的枪靶子。

在这个时候，我请求总司令增援，并告诉他，我认为这一仗是一场大战。可是他回答说那时不能派援兵给我，因为“战士还没有喝汤”。

因此，我决定用我现有的兵力。不幸的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兵力总是不足。我们是一千五百对五千，但是我命令全线出

击。与此同时，我们的两门大炮进入阵地开始轰击。我军中的一些神枪手的火力加强了，我军四五十名手执长矛的骑兵，由马里纳率领，冲向三、四千敌步兵。

与此同时，驻扎在离我们约两里的马纳拉所部，一听见枪声后就请求总司令允许前去支援我们。一小时以后，这一请求得到允许。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以急行军的速度沿着大路，并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下到达了。当他们到达我们后卫的时候，后者闪开了一条路让他们通过，他们随着军号声，在极其热情的气氛中，排成单行前进。一看见这些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们的军帽上迎风飘着一根黑色羽毛，每个人都不禁发出“狙击兵万岁!”的喊声。当他们排成战斗队时，他们的回答是：“加里波迪万岁!”

就在那时，敌人正逐个地从阵地上被赶走。敌人在炮台的炮火掩护下撤退。敌军大部分大炮在一个寺院的掩护下，架在城门的右边。敌军有两门大炮向公路纵射；其余的大炮则把火力射向我们纵队的左翼。那儿散开着我们的一些狙击手。由于地势好，在我们战士前面有许多地方地面是隆起的，可以当作掩体，所以敌军火力造成的杀伤力不大。

马纳拉一到战场就四下寻找我。由于我身披的白色斗篷，他立即认出了我，便策马向我急驰而来。但他在路上，由于我在这里提到的一件事而停了下来了。这件事是如此出色地说明我军战士的精神士气。他的二十名骑兵，经过正在演奏一首欢快的曲子的军乐队时，禁不起音乐的感染，就在那不勒斯人枪弹和炮弹的射击下跳起舞来。正当马纳拉在一阵弹雨下一边观看他们、一边笑 244 着的时候，一颗炮弹击毙了两个跳舞的人。这个意外事故使音乐和跳舞停了下来，可是马纳拉却大声喊道：“哦，音乐怎么啦?”乐队立即恢复演奏，跳舞又重新开始，而且比以前更加欢乐。

我一看见狙击兵到达，就派乌戈·巴西去叫马纳拉来见我。他问巴西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否受了伤。

巴西回答说："看来将军被两颗子弹击中，一是手上，一是脚上，因为他没有说疼，伤势大概没有什么危险"。我的确有两处被子弹擦伤，直到晚上没事可做的时候，才感到不合适。

马纳拉向我描述了他刚才亲眼看到的那个插曲，然后问我：

"用这样的战士，你是否认为我们可用奇袭的方法去夺取韦莱特里？"

我回答的时候笑了："什么！用两千人，还有两门炮，用奇袭的办法去夺取一座就象老鹰的巢那样雄踞在山顶上的城市，而且还有两万敌军和三十门大炮守护着！"

这就是这位勇敢的青年人的精神状态：他认为没有不能完成的战斗任务。

我一再派出许多信使去总部。如果我有五千兵力，我就会试试这个提议，因为我们的战士的士气是多么的高昂，而那不勒斯人的士气又是多么的低。用肉眼我们也能看到城墙右边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用许多柳条捆绑而堵住的，但是，一两发炮弹就能把这一缺口打开。我进攻的纵队凭借山边到处星散的树木的掩护，可以成功地挺进到城墙缺口。而从各部抽调来的工兵，在清除一切障碍的同时，还可以执行其它任务。发起两次佯攻就可以用来掩护主攻。

我们未能执行这一计划，而是不得不满足于让我们的狙击兵以射击城垛后面的敌军来取乐，而同时听任敌人两个瑞士团从卡普钦寺院向我军倾注杀伤很大的炮火。

最后总司令决定全军来支援我，但当他到达的时候，有利的战机已经过去。我毫不怀疑，夜里敌人会撤出城市，因为我已经得到情很，国王已经率领六千敌军撤离。我提议派出一个加强分队到那

不勒斯门的方向，以便在敌军慌乱撤退时，缠住敌人的侧翼不放。由于不必要的害怕削弱我军，这个计划未能执行。

接近午夜，我想知道确实的敌情，命令马纳拉派遣一名可靠的军官和四十名战士直抵韦莱特里城下，如果可能，即进入韦莱特里。马纳拉把我的命令转告埃米利奥·丹多诺少尉。少尉便带领了这四十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城里进发。他遇见两个农民，这两个农民向他保证，城市已为敌军放弃。于是，丹多诺和他的战士接近城门。城门没有布哨。由于受到我军炮火的摧毁，这座城市已经设上路障。狙击兵越过路障，进入城内。

除了有一些掉队的敌兵，敌人确实撤空了这座城市。丹多诺俘虏了这些掉队的敌兵。从这些人那里，以及从丹多诺叫醒的一些城里人那里得到了我所要知道的全部情况。差不多在夜晚到来之前，那不勒斯人便开始撤退，但撤退得如此仓促和混乱，以致把大部分伤员都留下了。黎明，我出发追击他们，但发现追不上了。而且，在我去泰拉奇纳的大路上，我得到命令与纵队会合。纵队的一半人马正在班师回罗马，另一半人马则去弗诺齐诺纳以解除祖基的志愿军对它的骚扰。

就这样敌人从我们面前逃跑了，这一天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

在那一天有四件事未能做到：

当我需要增援时，未能派出援军。

当主力与我会合时，已不能发起攻击。

未能防止那不勒斯人的撤退。

未能追击在逃的敌军。

第五十六章　6月3日

246　5月24日，在广大群众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我又回到了罗马。

其时，奥地利人正在威胁安科纳。第一个四千人的兵团已经离开罗马去保卫使馆区和边境。派出第二个兵团的问题正在讨论。但是，在决定派遣第二支部队离开罗马以前，罗塞利将军认为写如下的一封信给勒佐公爵（即乌迪诺特将军）是他的责任，而且也是为罗马的安全所采取的一个步骤。

"将军，

"我深信会有一天罗马共和国军队将和法兰西共和国军队肩并肩地为维护各民族的最神圣的权利而斗争。这一信念使我提出如下的建议，并望您能采纳。就我所知，罗马共和国政府与法国全权大使已签订了一个条约，而该条约还未得到您的同意。

"我不打算去搞什么扑朔迷离的政治，我只是以罗马军总司令的身分给您写信。奥地利正在进军，并企图在福利尼奥集结兵力。然后从那里奥军的右翼将从这里转向托斯卡纳地区，并打算沿台伯河谷进军，企图在阿布鲁齐地区与那不勒斯军队会师。我想您总不会对这一计划的实现漠然置之吧。

"我认为我有责任通知您关于我对于奥军运动的推测，特别是当您犹豫不决的态度使我们的努力陷入瘫痪，而且最终可能导致敌人获得胜利的时候。这些理由在我看来是如此充足，因此我有权请您承担无限期停战；如要恢复战斗，请于两星期前通知。

"将军，我认为这种停战对我国的安全是必要的，我以令人钦仰的法军和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向您请求这种停战。

"如果奥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在契维塔·卡斯特雷纳出现，在一个对我们如此宝贵的时刻迫使我们分兵，而分兵这种作法又会导致法国的敌人的前进，

那么历史将作出裁判，这个责任将落在法军的身上。

"将军，请立即赐复，顺致兄弟般的敬意。

罗塞利"

法国将军以下面的措词回答：

"将军，

"我国政府的命令是明确的。我国政府责成我尽快地进入罗马。我已向罗马当局宣告废除了我应德·勒瑟普斯先生之请而暂时同意的口头停战协议。我已书面通知我的前哨，两军都有权恢复敌对行动。

"为了让你们那些愿意离开罗马的国民有机会容易离开，我把攻击该地时间推迟到星期一清晨，这一让步是应法国使馆大使的紧急请求才作出的。 247

"将军，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地中海军团总司令

勒佐公爵乌迪诺特"

按照这一保证，6 月 4 日以前，攻击不会开始。

法国作家福拉尔德在评波利比于斯① 的一篇评论中说得多么真实啊，他说"一位将军依赖一纸条约的可靠性去睡大觉，但醒来时发现已经受骗上当了。"

6 月 3 日凌晨三时，我被大炮声惊醒。我和两个朋友住在卡罗泽路 59 号，一个是奥里戈尼，以前提到过的。另一个是达维里奥，也是以前说到过的。他就是在韦莱特里指挥过一连士官生的达维里奥。

听到这意外的炮声，我和他们两人都从床上一跃而起。达维里奥那时生着脓疮，极端痛苦，因此我嘱咐他留在家里。而奥里戈尼却没有理由不和我一道走。我跳上马，让他自己在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跟我会合，于是我策马朝圣潘克拉奇奥城门方向急驰而去。

---

① 波利比于斯（Polybius，公元前 204—122）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我发现一切都在燃烧。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帕姆菲利别墅的前哨由波洛尼亚狙击兵两个连和第六团的两百名战士组成。在午夜钟声响时，当然是6月3日开始的时候，一连法军，在黑夜的掩护下，偷偷地溜了出来，向帕姆菲利别墅前进。

“谁在那里走动?”哨兵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喝问道。

“意大利万岁!”一个声音回答说。

这个哨兵以为是自己的同胞，就让那些人继续走近来，因此，哨兵立即被解除了武装。敌人纵队冲向帕姆菲利。敌军把遇到的每个人都杀掉或者俘虏。我军有些人跳窗进入花园。到了花园，他们再爬过外墙。被追得最紧的那些人退到寺院后面高喊“拿起武器!拿起武器!”另外一些人向瓦伦蒂尼别墅和科尔西尼别墅方向跑去，但是，和帕姆菲利别墅一样，法军也偷袭并拿下了这些别墅。然而，这两座别墅并不是不战即克的。

248

躲在圣潘克拉奇奥后面避难的人的呼喊声以及科尔西尼和瓦伦蒂尼别墅保卫者的枪声，惊醒了我军炮兵。当他们看到瓦伦蒂尼和科尔西尼已被法军占领，便立即把炮口指向这两个乡间别墅，于是炮声震得钟鼓一齐响动起来。

让我来谈谈决定这可怕的一天命运的战场上的情况吧。从圣潘克拉奇奥门有一条路，约有二百五十米长，直接通向瓦斯塞洛。在那里，道路一分为三。主要的那条路向右下坡，沿着科尔西尼别墅花园园墙，最后与去契维塔·韦基亚的大路相连。第二条分出的路已不是公用道路，而成为一条花园小径，它向右通往科尔西尼别墅，约有三百米的距离。这条小径两边都长有高而厚密的长春花篱笆。第三条分出的路向左，如第一条一样，沿着科尔西尼花园高园墙的边缘，只是与第一条路的方向相反。

瓦斯塞洛别墅是一座高大厚实的三层楼大厦，四周有花园和

围墙绕着。离这座大厦五十步，有一幢小屋子，从那里可以射击科尔西尼别墅的窗户。

在第三条向左叉出的小路上，大约在它与主道分叉处有一百步远的地方，有两幢房子，一幢就在科尔西尼的别墅的后面，另一幢在稍前二十步远的地方。

科尔西尼别墅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四郊。它的阵地很坚固。如果你发动一次简单的进攻，没有一个接近的计划，那你在到达别墅之前，就将被迫通过花园尽头的铁门，而陷入于敌人的密集的火力之下，这些火力有的来自篱笆后面，有的来自土墙、胸墙、塑像等后面，有的甚至于来自屋里。这样敌人就会把你围困在一点上，因为那儿花园的围墙正好交成一个锐角，唯一的入口就是那一扇铁门。

这个地形到处都不平坦，而且在科尔西尼别墅外面，给予敌人许多很有利的地方，敌人可以蹲在田塍的背后或以树丛为掩护，即使他们被迫离开房屋，也能使后备队不致为进攻者的火力所伤及。

当我到达圣潘克拉奇奥门的时候，帕姆菲利、科尔西尼、瓦伦蒂尼三个别墅都已经被敌军占领。唯有瓦斯塞洛在我们手中。科尔西尼别墅的陷落对我们是严重的损失。只要它在我们手中，对法军的战略就是个障碍。因此，要不惜代价重新夺回来，它对罗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时我方罗马城墙上的炮火和瓦斯塞罗战士的射击与敌方在科尔西尼别墅和瓦伦蒂尼别墅的战士互相对射着。但是，依靠枪击和炮轰是不能收复科尔西尼别墅的。不可缺少的就是强攻——它是可怕的，但是稳操胜券的。 249

我冲到路的中间，一点也不管我的白斗篷和饰有羽毛的帽子是否会使我变成法国狙击手的靶子，我用手势和声音召唤那些准备跟随我一道冲锋陷阵的人。军官和战士就象从地底里蹦出来似的。我立即发现我的值日官尼诺·比克西奥就在我旁边；达维里

奥也来了，我以为他会按着我的指示留在卡罗泽街。通常指挥骑兵长枪手的马里纳，最后还有我在蒙得维的亚的老同志萨基和马罗凯蒂都来了。他们把留下不多的波洛尼亚狙击兵集合起来，在意大利军团的前面，率领其他的人打冲锋。

他们的勇猛是没有什么能阻止的。科尔西尼别墅是夺回来了。但是，在他们到达之前，在他们经过的路上倒下了许多人，以致进入别墅的人不能有效的抵御向他们进攻的数量众多的敌兵。他们不得不撤退。

在这次冲锋期间，其他人也上来了，另外一些人与他们会合。他们的领导人，因我军进攻受阻而狂怒了，他们坚持再次进攻。马里纳，手臂上中了一弹，把流血的手举得高高地喊道："冲啊！"为了支援这些勇敢的战士，我尽量抽调守卫瓦斯塞洛别墅的人。冲锋号吹响了，科尔西尼别墅又再次夺回来了。

一刻钟以后，科尔西尼得而复失。这座别墅使我们付出了宝贵了鲜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里纳手臂受伤，尼诺·比克西奥胁部中了枪弹，达维里奥阵亡。

正当我迫使马里纳离开去包扎伤口，照顾比克西奥撤离的时候，我发现马纳拉早在我身边了；尽管有命令叫他不要来，他还是从瓦奇诺营地赶到。

"教育你的战士，"我对他说，"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是一定要再夺回来的。"

他的第一连由前杜朗多将军的副官费拉里上尉指挥，早已从圣潘克拉奇奥门部署了小形战斗队形。费拉里是一位勇敢的人，他早在帕莱斯特里纳和韦莱特里两次战役中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帕莱斯特里纳战役中，他腿上受到刺刀扎伤，但已经治愈。

马纳拉命令号手吹起战斗号令，费拉里集合战士来听马纳拉上校的指示。费拉里命令战士上好刺刀，吹起冲锋号，直冲向前。

当他一到铁门，也就是说离科尔西尼别墅三百米的地方，一阵照例不误的弹雨向他和他的战士射来。然而，他继续前进，低着头向别墅冲去，这时别墅就如火山口似的轰鸣和喷射出火焰，直到曼贾利中尉扯着他的紧身上衣的袖子喊道：

"上尉！上尉！你没看到只剩下我们两人了吗？"

费拉里第一次往后瞧。他们八十人中有二十八人躺在他周围阵亡或受伤了，其他的人被击退。他和他的中尉这时也同样撤了下来。

马纳拉狂怒了，因为就在他的将军眼前，连队的大部分战士舍弃了它的两个军官。他召集由恩里科·丹多诺指挥的第二连；丹多诺是祖籍威尼斯的一位门第高贵和富有的米兰人，这正如他那公爵似的名字所表明的一样。马纳拉召集了第一连的残部，大声喊道：

"伦巴第人前进！你们必须拿下别墅，否则，就战斗至死！记住，加里波迪的眼睛正在看着你们！"

费拉里表示有话要说。

"哦，要说什么？"马纳拉说。

"将军，"费拉里对我说，"我要说的不是希望减少点危险，而是成功的前景可能性更大。我熟悉地形。我从那里来，你无疑已注意到，我回来比去那里时更犹豫。"

我点头同意。

"那末，这就是我所要提议的：我建议不走花园小径，不正面攻击，我建议丹多诺率领他的连队向左，我率领我的连队向右，我们两个连队都在长春花篱笆后溜过去。我扔一块石头，告诉丹多诺我的战士已准备好了，他扔一块石头表示回答他的人也准备好了。我们八个号手一齐响起冲锋号，于是我们就可以从阳台下强攻。

"就按你所说的做，"我说，"只是要重新拿回那个鬼地方。"

251　费拉里率领他的连队向前，丹多诺也率领他的连队向前。我命令霍夫斯泰泰尔上尉和学生兵团的五十人紧跟着他们去占领我早已提到过的左边那幢房子。那幢房子以后被称为“燃烧之屋”。十分钟之后，我听到号音，随之听到交火的枪声，下面就是当时发生的情景：

这两个连在篱笆和藤架的隐蔽下，的确如费拉里所希望的那样人不知，鬼不觉，成功地深入到离地坛只有四十步以内的地方。一到那里，两个连队交换信号，吹起军号，于是我勇敢的狙击手便一下冲出猛攻。但是，这时敌方那势不可挡的水力从地坛，从二楼的大厅，从进入大厅的圆形楼梯上，从每个窗口向他们倾泻过来，丹多诺被一颗子弹穿透身躯而倒下。西尔瓦中尉在接近费拉里时受伤，曼奇尼少尉则差不多同时被两颗子弹击中，一颗击中大腿，一弹击中手臂。可是，虽然丹多诺已阵亡，狙击手在费拉里的领导下，仍竭尽全力，继续挺进。他们越过地坛，把法军击退到别墅的圆形楼梯那里。但是，至此他们的努力便无效了。他们不但正面有法军，面且两侧受敌。敌人可以对他们平射，而且弹无虚发，一枪撩倒一个。我眼见我的战士在前仆后继的倒下，但是徒劳无益。我明白他们宁愿牺牲到最后一个人，因此我下令撤退。

我有两千人，法军有两万人，我以一连人夺取了科尔西尼别墅，而法军却以一个团又夺回去了。法军象我一样完全懂得这个阵地的重要性。

狙击手回到我身边，在别墅花园留下了他们四十名阵亡的战士，其余回来的人差不多都受了伤。本来我应该去等待新的增援部队的。我派出奥里戈尼和乌戈·巴西到城里搜索，指示他们集合所有遇到的战士。为了使我自己的心境得到平静，我希望作最后一次最大的努力。在瓦斯塞洛别墅的隐蔽下，我聚集了我的战士。

大约有一小时的时间，战士一窝蜂似的涌了过来。有正规军

儿个连队，学生营和海关营，伦巴第狙击兵的残部，以及各兵团的残部。马里纳骑着马在他们中间走着，给我带来二十来名骑兵。他已经包扎好伤口，回来参加战斗。

尔后，我率领一小队骑兵离开瓦斯塞罗。只要一看见我，到处都高呼："意大利万岁！""罗马共和国万岁！"大炮从城墙上轰击，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这些说明对法军开始新的攻击了。那时，大家一块，没有明确的秩序，一窝蜂似的拥上。马里纳率领他的骑兵，马纳拉率领他的狙击兵，我则率领他们全体向着那个我虽然不能说是不可攻克的，但是难于防守的别墅猛攻。

当我们到达别墅时，我们大家都发现进门是不可能的。这股人的洪流再分成左右两路。他们散开在别墅两边成了狙击手，另外的一些人则翻越围墙，跃入花园，另一些人则挺进到瓦伦蒂尼别墅，拿下了它，并抓了些俘虏。

我看见了一些若不是我亲眼得见，真难以置信的英雄事迹。马里纳后面跟着他的骑兵，他走在纵队的前头。这位无畏的骑士简直是飞过战场，越过露出，到达了楼梯脚下。尔后，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那匹马便四蹄腾空，跃上了楼梯，结果，虽然只有一会儿，他象骑士神像一样出现在通往大厅的楼梯平台上。但这位尊神只有一瞬息的时间。近距离射击的一阵弹雨把他打下马来，他的马被九颗子弹穿透，倒在他的身上。

马纳拉紧跟着他上来，带领着战士用刺刀冲锋，而且所向披靡。有一会儿，别墅为我们攻占。攻占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极其壮烈。法军搜罗了所有的后备军，对我们集中进攻。在我有机会整顿因胜利而松劲混乱的状态以前，又开始了战斗，开始了更无情、更残酷、更殊死的战斗。我看见以前不久刚刚经过我身旁走上火线的战士，如今都经过我身旁返回后方，他们是被战争两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即火与剑所驱回的。伤员被抬走了，在伤员中间有勇敢

的罗扎特上尉。

“这一次我是报销了。”当他经过我时，指着流血的胸部对我说。

我曾见过很可怖的战斗——里奥格兰德的战斗、波亚达河的战斗、萨尔托圣奥东尼奥的战斗、但是我从未见过任何一次比得上科尔西尼别墅一战的残杀更残酷。

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我的斗篷尽是子弹窟窿，然而我没有一处受伤。十分钟以内我们又回到瓦斯塞洛别墅，回到了我们据有的那些房子的阵地，又开始从所有的窗户向科尔西尼射击。不能干别的事了。但是晚上，埃米利奥·丹多诺，即那个已阵亡了的丹多诺的兄弟，还有戈福雷多·马梅利，即那一位年轻的、有前途的热那亚诗人，带了一百人来请求我允许他们作最后的一次尝试。

“干吧，”我说，“也许上帝会鼓舞你们”。

他们去了；损失了一半人回来。埃米利奥·丹多诺被打穿了大腿，而马梅利则被打伤了小腿。

我们蒙受了可怕的损失。意大利军团阵亡或者受伤达五百人。狙击兵参战的不超过六百人，却有一百五十人阵亡。我们其他部队的伤亡比例相同。我指挥的兵力共四千人的整个师，全部损失是一千人，其中有一百名军官。

晚上贝尔坦尼给我送来报告，开列了在科尔西尼别墅或在波波洛城门受伤的一百八十名军官。单单狙击兵营就有两名军官阵亡，十一位受伤。

阵亡的军官有：达维里奥、马里纳和波波尼三位上校，拉莫里诺少校，佩拉尔塔少校副官，博纳特、卡瓦莱里和埃马努埃尔三位中尉，格拉尼少尉，丹多诺和达维里奥二位上尉，斯卡拉尼、萨雷泰和卡扎尼加三位中尉。

在这一天，出现了惊人的勇敢和献身的壮举。在我们最后一

次进攻中，费拉里和曼贾利由于不能和我们一起去，便带了少数几个人猛攻瓦伦蒂尼别墅。在那儿，他们必须摧垮最可怕的抵抗。他们从一个楼梯战到另一楼梯，从一个房间战到另一个房间，他们不再用步枪了，步枪已变得没有用处，而是用剑刺杀了。曼贾利的剑断成两截，于是他就用断剑继续战斗，而且战斗得很出色。费拉里也毫不逊色。最后他们成为别墅的主人，从而结束了战斗。军需军士蒙弗里尼只有十八岁，右手被刺刀扎伤。他包扎好伤口立即回来，一两分钟内又回到了行列中。

“你在这里干什么？”马纳拉喊道，“你已经受了伤，对我们没有用。”

“我请您原谅，上校，”蒙弗里尼回答说，“我能充个人数”。

这位勇敢的年轻人也阵亡了。

254

布龙泽利中尉知道他的勤务员，一个他挺关心的战士在科尔西尼别墅牺牲了，夜里带了四名坚决的战士摸入别墅，把他朋友的尸体搬了出来，并用宗教仪式安葬。一个叫瓦拉·隆加的米兰战士，在被赶回来时，看见菲奥拉尼下士受了致命的伤倒下了。他不希望这个下士的躯体落在敌人手中，把这个垂死的人搭在肩上，但只往前走了二十步，便自己身中一弹，因此他也就死在这个垂死的人的身边。

埃米利奥·丹多诺中尉失去了亲人一事，全军都为之黯然神伤。我刚才说了，他和马梅利一块来请我允许他们作最后一次进攻，我同意了。丹多诺深入到科尔西尼别墅，但他思想上只有一件事，他的兄弟。那时，他以为他的兄弟只是受伤或被俘。在枪林弹雨中，他对同志喊道：“你看见我的兄弟吗？”他奋不顾身，走到死者和伤者的跟前，细察死者，询问伤者。就在这样作的时候，他的大腿挨了一枪，倒下了。他周围的人把他抬走，送到野战医院，治了伤，但伤口一包扎好，他手里就拿了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重又去寻

找他的兄弟。他进入到费拉里所在的房子。恩里科·丹多诺的遗体就放在这个房子里。费拉里不忍触景生悲，便把一个斗篷盖在尸体上。埃米利奥进来问了许多问题，坚持要求得到回答。所有的人的回答大致都是恩里科受了伤，也很有可能被俘，但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兄弟已经死了。

可是，迟早埃米利奥要知道真情的，在经过很多的说服工作以后，马纳拉决心把这个悲惨的消息透露给他。就在这位年轻的中尉走过一幢从法军那里夺回的小屋子的时候，马纳拉示意他进屋。屋内所有的人都走开了。

"我可怜的朋友，别再找你的兄弟了，"马纳拉轻轻地拉着他的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哥哥。"

埃米利奥立即感到体力不支。这主要是被这个灾难性的消息所压垮，而不是由于失血和伤痛所引起的衰弱。

有两个女孩子突然发现有人把她俩的父亲抬回家，其中的一[255]个晕倒在父亲的尸体上；当她苏醒时，便发了疯。

有一位母亲看到她儿子死了，流不出一滴眼泪。三天以后她自己也死了。

让我从另一方面向你介绍一个催人泪下的情况吧。一位父亲，我不说他的名字，免得引起教士们对他的仇恨。他看见他的长子被击倒了，而且临近死亡，便带了他那约十三岁的二儿子到我跟前，说：

"教给他怎样为他的兄长报仇吧！"

这位父亲，恐怕连他的祖先老霍拉蒂乌斯①也未必比他更高贵一些。

---

① 霍拉蒂乌斯(Horatius cocles)，在罗马传说中，他是抗击埃特鲁里阿(Etruria)军队时，守住了台伯河大桥的一位英雄。——译者

第五十七章　罗马的围困

我担心第二天遭到敌军猛攻，便委托贺科莫·梅迪奇负责我 256 们整个前线的防御，它包括瓦斯塞洛别墅以及从法军手中夺回的三、四幢小房子。然后，我花了整个晚上去组织防御。

已经不是拯救罗马的问题了。敌军是四万部队，另外还拥有三十六门大炮。从他围城的那个时候算起，拿下这个城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总有一天，它是一定要陷落的。唯一的希望是光荣的陷落。

那一晚上，我把司令部设在萨沃雷利娱乐场上，因为这个地方比城墙还要高，它控制着圣潘克拉奇奥门，而且可以看到瓦斯塞洛、科尔西尼和瓦伦蒂尼别墅所发生的一切。的确，我是身临法军狙击手骑枪的半个射程之内，但是，不冒风险就不能成功。

我委托一位勇敢的马车夫给我找一些工兵，并告诉他别忘了弄些小小的酬劳来：诸如一杯甜酒、一点点白兰地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劳动的时候，工兵们可能是需要的。他是个勇敢的爱国者，后来他为了爱国主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们叫他做西切鲁阿基奥。但他的真名是安杰洛·布鲁内蒂。对于他的工作或者他自己提供的东西，他半分钱都不要。

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些人，上帝使他们的灵魂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们为使人类得到慰藉和教益而工作，或者努力为进步的车辆的前进而扫平道路。这些人的名字包括：古藤堡、文森特·德·保罗、伽利略、维科、卢梭、伏特、菲兰杰里、富兰克林。①

---

① 古藤堡(Gufenberg，1400?—1468)，德国的印刷家，以欧洲第一个用活动字模

在灾难的日子里，人们会突然看见他们奋臂而起，引导人民，用禁欲主义精神，巍然屹立，承受厄运的打击。世界感谢他们，并经常提起他们的名字，这些人有：阿尔诺尔多·迪·贝雷斯奇奥、萨沃纳罗拉①、科拉·迪·利恩齐②、马萨尼埃洛、朱泽培·迪·里西和西切鲁阿基奥。

这些人都是出身贫寒，都是处于群众之中，他们都是来自那个灾难的时代里只能去受苦的阶级。但这个阶级即使当它在呻吟的时候，也在冥想，当它在梦想的时候，也在希望，当它在受苦的时候，也在艰苦地劳动。正如我所说过的一样，安杰洛·布鲁纳蒂就算在这些人之中。对于他所接受的使命，他是从不缺乏勇于献身的高尚品质的，即使是要他以身殉职也行。

整个罗马围困期间，他是体现人民化身的一面旗帜。他在同伴中被作为一个权威受到称赞、仰慕与欢迎。他在同事中的确是资格最老的一个。尽管他这样得人心，他仍然保持着谦逊，就象他一贯那样——坦白、忠实和诚恳地生活。他把他生活的安逸归功于他自己的勤奋劳动，把公民对于他的爱戴归功于他的正直和厚道，把教皇对他的尊敬——在起义时期他曾为教皇大为效劳——归功于他对有权力的人的博爱，当弱者被号召去填补强者的地位时，这种博爱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美德。

安杰诺·布鲁纳蒂于1802年生于罗马里佩塔区。因为儿童

印刷而闻名。文森特·德·保罗(Vincent de Paul，1576—1660)，法国祭士，创立慈善团体。加利略(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意大利法理学家、哲学家。卢梭(Rousseau 1712—1778)，法国哲学家及作家。伏特(Volta 1745—1827)，意大利物理学家。富兰克林(Franklin 1706—1790)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和发明家。——译者

① 萨沃纳罗拉 (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僧侣、宗教和政治改革者，作为异教者被烧死。——译者

② 科拉·迪·利恩齐(Cola di Rienzi)罗马演说家和民众领袖。——译者

时期他长得肥大健壮，他的母亲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西切鲁阿基奥，罗马人的方言就是说健旺与健康的意思。随着他长大成人，儿童时期那充沛的精力也日益旺盛起来。贝鲁纳蒂在精力旺盛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持久。当我1849年认得他的时候，他有一脸开始变灰的淡黄色的胡须，有着长长的卷发、粗短的颈脖、宽胸、体形高大、举止充满自信。任何不幸的人去他的家，向他伸手，从来没有人空着手出来的。同时，他的名字从来不在捐献者名单上出现，这种名单的目的是使捐赠者得到光采，而不是安慰受害人。

在台伯河泛滥(这在罗马是经常发生的期间)为了把供应和慰问的信息送给被水困住的公民们，他总是第一个当摆渡的船工。这个好心人崇拜我。当缺乏工兵的时候，我只不过提了提，他就带着两三百或者四百人来了。我命令他，要他向军政部长对他所提供的劳役索取报酬，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提出。在我离开罗马时，他带着两个孩子跟随我，同乌戈·巴西一起在梅索拉登岸。尔后，他与他的儿子和我分手，各自东西。我们到了适当的时候，我将告诉你他既作为父亲，又作为一个公民是怎样殉难的。

我曾两三次提到过随军牧师乌戈·巴西，因此让我们专门用几页纸来谈谈他。对他这样一位文雅虔敬的人，战争是一种多么严峻的考验，专门用几页纸描述这些战争故事，也是应该的。对于我们的伤员来说，年轻、英俊、善于辞令的乌戈·巴西是一位对人临终时能真正给人慰藉的天使。他同时具有孩子样的纯朴、殉道者的忠贞、学者的渊博以及英雄的临危不惧。 258

乌戈·巴西出生在琴托，父亲是波洛尼亚人，母亲则象安德烈·谢尼埃① 一样，是希腊人。他的教名是朱泽培，但在成为一名巴尔纳伯会修士以后，他就给自己取名为乌戈，无疑这是为了纪

① 安德烈·谢尼埃(Andre Chenier,1762—1794)法国诗人，被处死于断头台上。——译者

念我们的爱国诗人乌戈·福斯科洛。因此，他既是拉丁族人，又是希腊族人，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优秀的、最聪明的民族。他的头发呈棕色，自然卷曲。他的眼睛象太阳似的闪耀，有时平静，有时闪光。他嘴上微露笑容；颈子细长白皙，手足敏捷健壮。他的心底充满对荣耀和冒险的向往。他的秉性温和、善良，他的思想高尚，又热情又机智，既有隐士那样的冥想，也有使徒不可抗拒的、火一般的热情。对于他来说，学习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征服。他以惊人的速度获得文学和艺术知识。作为各种知识的宝鉴，他能背下全部但丁的伟大诗篇。六个月他就学会了希腊文，他说拉丁语就象讲祖国的语言一样流利，而且会写贺拉斯体的诗。他能以英文和法文流利地写作。就在战争时，他身边经常带着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作品。因此，英国的悲剧大师和死于梅索朗吉昂的伟大诗人很可能都听到过这位爱国者的心脏的跳动。此外，他还是画家和音乐家。

就在我崇信庇护九世的时候，乌戈·巴西也信任他。庇护九世继格莱戈里十六世为教皇。庇护九世颁布了大赦，答应进行改革。庇护九世为所有的意大利人颂扬备至，为外国人所称道，并为意大利的其他亲王所效法。

1848 年 3 月 25 日，十字军从罗马出发，一切都似乎预示着意大利的统一。统一的进展顺利。坚强的拉丁族人从意大利最僻远的平原汇集拢来。他们曾去寻求而且终于带回了喜讯。这就是意大利复活的日子已经曙光在望，眉睫流着血汗的意大利人民终将得到自由。

乌戈·巴西那时在安科纳，他正在四旬斋期间布道。第一个志愿军团来到那里。乌戈在广场对他们作了长篇的讲话，他看到志愿军的武器和衣着很差，就是根据他所见，热情地谈到摆脱那种悲惨境况的问题。当时志愿军武器和衣着的可怜情况，是敌人用

以嘲笑的话题。两天以后，他参加了十字军，并作为罗马志愿军的第二位牧师随军出发了。

巴西和他的朋友加瓦齐在一起似乎就象是上帝随军一样。巴西的口才不仅唤起了意大利人对祖国的热爱和许身报国的精神，而且更进一步，这种口才还从一毛不拔的守财奴那里募到无数的捐款。在波洛尼亚，他作出了奇迹。富人成千成万的捐献，妇女拿出她们的耳环、戒指和各式各样的珠宝。一位年轻的女郎无物可以捐献，但有一头美发，她把一头美丽的头发剪下来捐献。在科尔努塔、在特雷维索、在威尼斯，他参加了我们所有的战斗和为阵亡将士的祭奠。他是一身三任，既是慈善团体的教士，又是使徒和无畏的战士，但是最突出的，是他在特雷维索的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心灵。在那次战役中，他的朋友和同乡古伊多蒂将军阵亡了。一颗子弹使巴西的一只手和左臂残废，使他胸部严重受伤。然而，当他仍在严重伤势中，我们发现他参加了梅斯特雷的战斗。他手里举着旗帜，虽然手中没有刀枪，但是在猛攻中第一个登上比安基尼宫的。

259

巴西在所有的征程中都跟着意大利军团。他的雄辩的口才吸引着群众，如果上帝规定意大利的不幸有个止境的话，那么巴西的声音，将象圣·伯纳①的一样，会把全国人民吸引到战场上来。如果意大利终于得以统一，愿上帝把乌戈·巴西的声音还给意大利！当罗马已经陷落，除了亡命他乡、饥饿和悲惨以外，没有别的给我留下的时候，乌戈一刻也不犹豫地前来陪着我。我在切泽纳蒂科的一艘小船上接见了他。他和我一起领受了命运之神的临别微笑，也是送别的微笑。

在那艘我自己驾驶的帆船中有安妮塔、乌戈·巴西、西切鲁阿

① 圣·伯纳(Saint Bernard, 1090——1153)，法国西部修道会的宗教改革者。——译者

基奥和他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已离开人间，可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姿态死亡的呢！啊，光荣的死者！请允许我把他们殉难的经过公诸于世吧！

乌戈·巴西的名字，将会是意大利复仇的日子的战斗口号。

但是，我暂时不打算去叙述我那些战友的英雄故事。让我们回到罗马的围困上来吧。

第五十八章　罗马的围困（续）

260　6月4日夜晚，我们的敌手在佯攻潘克拉齐奥城门的同时，又在离罗马城堡三百米处开了一条壕沟，安放了两个攻城炮队。一个炮队距离后方一百米，是用以控制平行堑壕并压制六号碉堡的火力的。另一个炮队则在平行堑壕的右边，是用来压制泰斯塔奇奥和圣阿莱西奥的罗马炮兵的。捍卫平行堑壕的，右边有几个无法对它进攻的制高点，左边则有帕姆菲利别墅。

拂晓时，我召来马纳拉，请他辞去狙击兵营上校的职务，以便担任总参谋长。我知道这要他作出巨大的牺牲，但是马纳拉比别人更适合于这个职位。他十分勇敢，临危不惧，在战斗中能果断地掌握形势。他使他的狙击兵在军中成为纪律最好的部队。他能说四种语言，更使人高兴的是，他有着与那种高级官阶完全相一致的威严举止。他接受了我的提议。

我的参谋部的其他成员是：琴尼和布埃诺两名少校，卡罗尼和达韦奥两名上尉，两位杰出的、名叫皮尔厄斯和拉维勒的法国军官，切卡蒂上尉（此人在西班牙和在非洲服役，曾荣获西班牙十字勋章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西尔科和斯塔涅蒂（后者在帕莱斯特里纳指挥过移民部队），季利（一名骑兵中尉），信使贾努齐，最后是

一位议员——切西上尉。

马纳拉首先开始组织司令部的参谋部。人人都愿和我一起留在萨沃雷里别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四周的乡村，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逃出我们的观察。当然，这种有利条件不是没有危险的。这点也是真的。因为当人家知道萨沃雷里别墅是我的司令部时，那么枪弹、炮弹就都冲着我来了。特别是我为了看得清楚而登上屋子上的小小观景楼时，情况就更是如此。观看弹雨是很奇妙的。在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之多的子弹的嗖嗖声夹杂着轰隆的大炮声。被炮弹震撼的房子，就象地震似的摇摆。我常常给法军的炮手和狙击兵提供一点实习的机会。我就在这个观景楼上吃早饭，这个小楼除了一点木头护墙当防护外，就没有别的了。在这种场合，我向你保证，我对这种音乐是颇为欣赏的，因为这种音乐 261 在我吃饭时可以省去军乐队演奏。当参谋长出于某种开玩笑的怪念头，在平台的避雷针上升挂一面旗帜，旗帜上面写着以下几个大字时，事情就更糟了，那几个字是：

“日安，乌迪诺特主教！”

在第四次或第五次我给法军狙击手提供娱乐的时候，阿韦扎纳将军来看我，他发现客厅的窗口不够高，他问有没有什么更高点的地方，以便他可以观察下面的战场。我带他到观景小楼，无疑法军以同样的荣誉接待他。我们一登上楼，战场音乐就开始了。将军很平静地观察了敌军的前哨阵地，然后下来，什么话也没有说。第二天当我上楼去时，我发现观景楼的口子上已被沙袋堵住。我问是谁下的命令。有人告诉我说是军政部长阿韦扎纳将军下的命令。当然，你不能违抗军政部长的命令。

法军炮兵热衷于用枪弹、炮弹把我的寒伧的司令部打得到处是洞，这有时不免形成有趣的场面。有一天，我想是6月6日或7日，我的朋友韦基在吃晚饭时来看我，他不但参加了正在你面前

演出的历史剧，而且是这段历史的史学家。因为那天夜里有几个同伴，我从罗马订了一桌酒席，放在锡盒子里送了来，准备上菜。我看到我的并不丰盛的菜单对韦基很有诱惑力，因此我请他留下与我们一块共进晚餐。阿韦扎纳将军和康士坦蒂诺·里达也在那里。我们坐在花园的地上。敌人的炮火把屋子震动得如此厉害，如果我打算在桌上吃饭，为了保持平衡，就必须采用船只在恶劣气候中航海时用以固定桌子的那种装置。筵席进行之中，一颗炮弹落在离我们只有一米远的地方。所有的人都逃开了。韦基也准备逃开。我抓住他的手腕，制止了他。他是议院的一位议员。“元老议员”，我笑着说，“留在贵人的座位上。”这颗炮弹，不出我所料，在我们座位的对面开花了。我们躲过了炮弹，但我们全身上下以及酒菜全都复盖着泥土。

262 韦基开怀享用了一顿我请他吃的晚餐。我们不是每天都有宴会。有时候酒馆的厨房帮手害怕法军迫击炮的吼叫声，害怕万森轻骑兵打过来的排枪，特别是害怕路上遇到众多的尸体，他们便在路上停下来，不敢再往前走。那时第一个碰到他们的人就把我们的酒菜拿过去，犒劳他自己。有一次，我的一个战士叫卡萨·诺瓦的，在凌晨三时给我做了些通心粉，因为我连续四十八小时除了喝一杯咖啡和两三瓶啤酒以外，什么也没有吃。

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这种冒险的事命定发生在韦基身上。另外有一次，当他把报告送来给我时，碰上我在吃饭。他前两天是在科斯塔比利葡萄园与前哨部队在一起的，这就是科尔西尼别墅外面一幢小屋子的称呼。这一次，那些仁慈的炮手先生对我甚为体贴，给予我一个短暂的间歇。我面前放着一盘香气扑鼻的洋葱煨饭。我给韦基搬了把椅子，请他坐下。当他正要坐下时，马纳拉阻止他说：

“韦基，别干这种事，一连三天，凡接受将军邀请吃饭的军官，

吃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就被敌人打死了。”

这的确是真的。达韦奥、罗扎特和帕尼齐就是如马纳拉所说的那样被打死的。但是，炒鸡的香味比马纳拉的预言有更大的吸引力。

“那很好”，韦基说，“你所说的话奇妙地应验了对我的一个预言。”

“那是个什么样的预言？”马纳拉说。

“在我的童年，一个吉卜赛妇女给我算命。她预言我将死于罗马，终年三十六岁，死时很富有。在1838那一年，我从那不勒斯徒步走向萨莱诺，当到达萨尔诺附近的时候，我在棉田里看见一位十八岁的季塔纳姑娘[1]。我追逐着她。因为她有一双可爱的眼睛，我抵御不了想和她接吻的欲望。她用刀来保护她自己。但是我用一项防御性武器来平息她的愤怒，就是用一个崭新的美丽的克朗。她接受了这个克朗，拿着我的手，她告诉我，我将死于罗马，终年三十六岁，死时很有钱。我现在是三十六岁，但并不很有钱，我只是对于一个即将死的人来说是太富有了。然而，我既是个宿命论者，又是个穆斯林。经文归经文。将军，请给我来一些炒鸡吧。”

263

我们取笑韦基的这段经历，但是马纳拉仍很严肃，他说：

“好是好，韦基，不过在今天没有过完以前，我都会感到不安的，”然后，他转向我说：“将军，看在上帝的面上，今天那里也别派他去。”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韦基因前两个晚上守夜而累坏了，他请求我允许他在晚餐后休息一会儿。

“如果你喜欢，去睡在我的床上，”马纳拉说，我说不上他是认真说或是仍然在继续说笑话，——“以上帝的名义，今天我不愿让你出去”。

[1] 季塔纳即西班牙吉卜赛姑娘。——译者

韦基倒在马纳拉的床上，一小时以后，我看见法军军官把蔑筐盛的土下在堑壕里，这堑壕在我们碉堡对过。我四下找一个军官去带领十二名狙击手向这些法军射击。我不知道我把每个人都派到那里去了，我发现我只是独自一人。我想起了可怜的韦基，他睡得很熟。我不忍心叫醒他，但是敌人的炮弹破坏性很大。因此，我拉拉他的腿。他睁开了眼。

“来，”我说，“你已睡了二十四小时了，因此现在不要怕马纳拉的预言，你带上我们十二个最好的射手去搔搔那里的家伙的脊梁骨”。

韦基是很勇敢的，用不着多说。他和十二名挑选出来的枪手以蔑筐盛土的工事当掩护，占据了一个阵地。这个防寨是由一位名叫叶波齐奥的炮兵中尉，在一些工兵的帮助下修建的。韦基从那个阵地，向法军进行了致命的射击，以致法军用大炮来回敬他的子弹，或者毋宁说是回敬狙击手的子弹。

半个小时以后，有人进来说“将军，您知道吗？可怜的韦基被打死了？”

消息传来，就如刀刺我的心脏。我是他致死的原因。我为他的死亡谴责我自己。但是一小时后，我极其高兴地看到他又出现了。

“为了上帝之爱，让我拥抱你吧，”我说，“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只是被埋起来了”，他回答。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尔后，他告诉我一颗炮弹轰开了一袋土，袋里面的土撒在他身上，这一袋土倾斜了，其它的土袋，总有十个至十二个都错了位垮了下来，压在他的身上，因此说他是被埋了。

然而，在这同一时候，发生了另外的一些事，一些比韦基可能死亡更具有传奇性质的事。引起韦基被埋起来的那颗铅弹打到墙上，在弹回来时，击中了一位年轻战士的背。这位年轻战士在放到

担架上以后，把手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望着天空，最后咽了气。担架刚要抬走时，一位军官扑向担架上的遗体，遍体吻着。这位军官的名字叫波齐奥，那位年轻的战士就是他的妻子科洛姆巴·安托尼埃蒂，她曾跟随他到韦莱特里，而且6月3日一直在他身边战斗。

这使我想起可怜的阿妮塔，她在炮火下也是如此镇定。我把她留在里埃蒂，不管她自己对这件事的愿望如何。她怀了孕，为了即将分娩的婴儿，我劝她与我暂时分开。

7日那天是基督圣体节，双方停战一天。9日，我命令大规模出击，以阻止法军前哨工事的进展，这种工事正延伸到左边第二个碉堡。为了这一战役，我把海关营和五团的一个营调了来。在那个时候，狙击兵营正在那些构成韦泰利阿大路左边防卫据点的屋子里值勤，同时这个狙击兵营也负责守卫第二个碉堡。

我可以告诉你，罗扎特上尉只是在肋部被一颗疲软无劲的子弹击中。他就是在科尔西尼别墅受伤抬走时经过我身边并对我说："将军，我被报销了"的那个人。他虽然的确伤势不轻，需要卧床，但第三天他就起床了，并坚持指挥预定要开往第二个碉堡的第四连。

他在第二个碉堡的时候，看到敌人战壕里的哨兵一直朝我方射击，使我们碉堡里的战士十分烦恼。于是罗扎特拿起一支骑枪，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射手，连射了十五发子弹，其中有一半命中目标，他的战士给他装子弹，他放枪。他的射击技术引起敌军中一些曾称雄非洲的轻步兵的比赛热情，于是他们开始以枪弹还击枪弹。第一发子弹就把他的帽子给打掉了。罗扎特把帽子捡了起来，在空中摇晃，大喊："意大利万岁！"就在那时，又一颗子弹，使他停止了叫喊。子弹在他叫喊时从他的口中进去，从后颈穿出。痛苦了两天之后，他离开了人间了。

6月10日，我收到罗塞利将军的通知，要我指挥一半罗马军队大规模从城中出击。这次出击从卡瓦莱杰里门出发，其目的是夺回帕姆菲利别墅或夺回瓦伦蒂尼别墅。军政部长阿韦扎纳将军因此解除了我指挥潘克拉奇奥防线的职务。我率领意大利军团和狙击兵一个团出发到梵蒂冈广场。在广场会合帕西的一个团、马里的一个团以及波兰军团，即所有准备参加这次重要战斗的兵团都在这个广场集合。我骑马经过每个团的前面，尔后召集指挥员开会，我向他们转达我们的打法，并给他们画出进攻的路线图。然后，规定口令，发给军火，规定时间做好一切准备。战士们把眼睛盯住月亮，对月亮在天空中缓慢而行开玩笑或谩骂。

为了避免这种夜间出征常发生的错误，即把友军当作敌人，彼此互相射击，我命令战士把衬衣穿在制服上。因为战士的内衣奇形怪状，一露在白天的阳光下，就在战士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乐趣。

夜间十时，城门打开了，波兰军团在霍夫斯泰泰尔的率领下，作为前锋出了城。顺便提一下，霍夫斯泰泰尔给我们留下了一本杰出的罗马围困日记。然后，是马纳拉上校为首的意大利军团，接着是以帕西和马西为首的狙击兵团，马西指挥后卫。

我们刚一到开阔地带，我就发现我命令战士把衬衣穿在制服上是个愚蠢的行为。我们的部队就象在白昼一样被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走不到百步，法军就会认为是一群幽灵在向他们进攻。我命令战士把衬衣脱下，不用说，没有一个战士会去自找麻烦把衬衣再穿到制服下面去。

我在意大利军团侧翼骑马走着，当时有一些拿着梯子的战士经过一个别墅。他们希望弄清楚别墅里面是否真象外表那样完全空着。于是把梯子靠着二楼的窗口。他们这个团停下来看侦察的结果，而让前锋继续前进。五六个人上了梯子。突然梯子的横档在

一个登得最高的人的脚下，裂断了，于是那人便掉在下面一个人的身上，下面的一个人又跌在再下面的一个人的身上，结果他们都砰地一声摔在地上。他们掉下时，有两支枪走了火。霍弗斯泰泰尔和萨基是我两名最勇敢的军官，他们所指挥的前锋部队以为我们正在被我们要袭击的法军所袭击。这支部队惊恐万分，便在霍弗斯泰泰尔和萨基身后混乱地溃散。他们俩身边只剩下十几名战士，其他的人则疯狂地往回跑。他们在后退当中，撞倒妨碍他们退路的一切东西。马纳拉试图阻止他们，但是毫无效果。我置身于他们中间，一边骂，一边用高卓人的皮鞭左右鞭打，也完全没有用。如果不是由于两个营的指挥官和费拉里上尉率领的狙击兵上起刺刀阻止他们，我确信这些流氓会一直跑回罗马的。 266

这次骚乱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喧嚣，难以想象敌人不会提防。进攻这件事不得不放弃。至于我，由于鞭打这些乌合之众而弄得精疲力竭。在回家的路上我对马纳拉说："亲爱的朋友，你看，没有把勇敢的狙击兵放在前锋，我们犯了个多大的错误"。

事实上，狙击兵团都是些了不起的人。马纳拉应该，而且的确引他们为骄傲。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我要他派出一支小分队时，马纳拉习惯地说：

"现在我要四十名真心实意的战士去执行一项任务，在这项任务的执行中，四分之一的人将阵亡，四分之一的人将受伤。"

尽管事前宣布任务的艰巨，战士都纷纷报名，结果，为了避免妒嫉，只好用抽签的办法选拔战士。

12日中午，联邦团的一个营在韦泰利阿大路左边葡萄园修建守城的防御工事，法军当然试图阻止我军继续修建。兰齐和帕尼齐少校立即命令修建工事的战士和其他执行警戒的部队拿起武器。他们以一种不可置信的勇气，冲向法军平行堑壕的胸墙。他们遇到了毁灭性的火力。帕尼齐受了致命的伤，倒下了。皮耶特

罗、兰齐于是冲在他的波洛尼亚战士的前头。但是不多一会儿，他遇到了他的同伴一样的命运，手臂和胸部都受了伤。剩下的人在他们的军官梅洛尼的率领下，虽然已经无力继续进攻，但仍坚持不退却，并提高嗓门高喊"意大利万岁！"以激励同伴的勇气。联邦团那次是以令人称羡的英勇参加战斗的。为了避免重装枪弹而损失时间，他们时而用刺刀进攻，时而又用枪托进攻。这时另外的一些战士，则学习《伊利亚特》史诗中的阿贾克斯和代奥米迪斯[1]，从石砌的路上，掀起石头，向敌人猛掷过去。

267

我军愤怒已极。波兰上尉韦尔恩（他胸前佩有许多勋章，其中有在非洲荣获的荣誉军团勋章）巍然挺立在防寨上，用巴掌拍着他的胸脯喊道：

"这里！这里！向这里开火，向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上开火吧！"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脸部。

"低一点！低一点！你这笨手笨脚的家伙！低一点！"

第二颗又击中了他，他被抬走，离开了战场。然而，他的伤还是好了，他以后是在希腊牺牲的。

我从我的观景小楼看到这件事。虽然我不是个喜欢歌功颂德的人，但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政府报告这件事。真正了解我的人，对于我不喜欢颂扬是会说句公道话的。

5月14日早晨——至少我认为是那个日期，因为我现在写起来没有任何参考文献可资证实——我们在斯巴达别墅四楼吃早饭，有萨基、布伊诺和科尔塞利作陪。我们都穿着带袖的衬衣，但是我的心情很严肃，因为我刚把一个军官判了死刑——他是那不勒斯人，夜里惊恐万状，放弃了职守。突然，我们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上走来。门开了，我惊叫了一声，是阿妮塔又来和我在

① 阿贾克斯和代奥米迪斯均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人物。——译者

一起了。她是由奥里戈尼护送来的。陪我一起吃饭的人认出是我妻子，便一个个穿上制服走开了。

“将军，您知道她沿着卡罗扎大道来这里时，一路上是如何消遣的吧？”奥里戈尼问。

“不知道。”

“在沿蒙托里奥的圣耶特罗这一路上，她都停下来察看法军的炮台。只要看看我们两人满身灰尘就知道了，这全身灰都是敌人的子弹击在墙上，然后把灰尘撒到我们身上来的。当我说，‘走吧！走吧！站在这里被打死是无谓的牺牲，’她回答说：‘亲爱的！你知道作为天主教徒的法国人是怎样装饰他们的教堂的吗？’”

亲爱的阿妮塔！我把她抱在胸前。对我来说，似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的守护神又回到了我身边。我后悔不能应允阿妮塔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请求，即宽恕那个那不勒斯军官。我不得不把他拿来杀一儆百。对于梅迪奇在瓦斯塞洛所表现的令人钦佩的英勇事迹，我不能给予什么报酬，然而，我却不得不为一个懦夫的行为而惩处这个懦夫。 268

这个军官被枪毙了。

第五十九章　奇袭

6月13日法军开始了可怕的炮击。七个炮队不停的喷射炮火，旨在摧毁左边的第三碉堡的右面，以及第二碉堡的幕墙和左面。另外一些炮队把火力对准斯巴达别墅和萨沃雷利别墅，这些炮火每时每刻都有落在我们头上的威胁。结果是，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遗憾，我被迫于二十日把司令部迁到科尔西尼宫。虽然的确我想过我可能在科尔西尼宫里享受一点安静，然而它离城墙太 269

远，我不可能留在那里。

我们每天都受到进攻，而梅迪奇，即我们称之为不知疲倦的那个人，把这些进攻都打退了，并坚持守住了瓦斯塞洛和那些小屋里的加固据点。我怎样表扬他也不过份，也不过多。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设法做到的。

6月20日，尽管马纳拉和我尽力使炮弹所造成的损害小一些，实际上已有三个缺口了。在另外一方面，我对这种进攻倒是很高兴的。我们的对手确是劲敌。不管拉莫里西埃勒将军可能说过什么，但我们早已向敌人显示意大利人是知道如何战斗的。我还希望向他们显示用大刀和匕首进行的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21日夜晚，联邦团二营和即将换防的第一团两个连在左边碉堡值勤，守护缺口。为了较好地保卫左边第三碉堡，他们要延长值勤的时间到天明。狙击兵第一、第五连在瓦斯塞洛值勤，第六、第七连在圣潘克拉齐奥门外保卫左边的防御工事，从那个地方，我们的哨所在右边一直伸展到娱乐场城墙，伸展到离法军的平行堑壕只有很短距离的地方。这种值勤是非常危险的。只能在黑夜执行。天亮前不久，所有岗哨都得撤走，夜班警卫战士都得回到城里。卡尔万多罗少校负责这条防线的外线视察，罗西上校则是内线的巡逻官。

这位少校在部署了所有的前哨后，就给斯塔比奥和莫兰多利上尉作指示。这时，接近深夜十一时，在二号和三号碉堡地区听到一阵类似什么东西破裂的响声，接着这个响声，又有几发步枪响声。尔后，黑夜和寂静又笼罩了一切。

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是这样。法军突然出现在缺口前，他们并不是作为发起攻城的敌人，而是象来换岗的士兵。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采取的是什么办法？他们走的那条道？这些事情永远都不知道。有许多人怀疑有人通敌。当询问哨兵时，哨兵答道，法军似乎是从

地里冒出来并命令他撤走的。就在同一天的晚上，七号碉堡和联结七号六号碉堡的幕墙，尽管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在经过一番血腥的战斗以后，还是落入了法军之手了。

我把司令部从萨沃雷利别墅迁到科尔西尼宫刚好一天。这桩灾难一发生，联邦团的少校副官德拉克就告诉了我。我必须坦率地说，我是大为吃惊的，我也认为我们被出卖了，马纳拉和霍斯泰泰尔跟随我到达了随时警惕、常备不懈的狙击兵团刚刚集合的地点，该地是通向圣潘克拉齐奥门的大街。我命令跟上的意大利军团跑步跟随我，在他们后面是萨基的两个步兵队。萨基立即派出一连人进行侦察，但到达第二碉堡时，由于法军人数过多，只好退到加利塞利大院。

但这一恐怖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三人执政官得悉了这一消息后，命令发出警报。每家听到警钟，似乎要全家出动，一分钟后，街上全是人。总司令罗塞利、军政部长、司令部所有的参谋人员以及马志尼都跑到亚尼库卢姆高地了。人民拿了武器，围在我们四周，要求让他们来支援，把法军赶离罗马城墙。罗塞利将军和军政部长同意这样作。我的意见相反。我担心这些群众的混乱将带进我们的部队。我有充足理由担心行动不协调，担心不习惯摆弄武器的人常在夜间发生的惊恐，实际上，即使习惯于战斗的人也会发生，就象我们所看到的 10 日夜里所发生的那种情况那样。我坚持要等到早晨，什么也别干，到了早晨，群众就能看清所要对付的敌人，即使那个敌人是叛徒。 271

天刚破晓，我的师团已经准备好，加上罗塞利将军又调拨给我指挥的几个团来增援。伦巴第学生连，即梅迪奇的部分军团组成前锋。梅迪奇军团本身接到命令来与我们会合。我们炮兵的大炮瞄准被占领的一些碉堡，从蒙托里奥的圣比伊特罗、八号碉堡以及圣阿莱西奥等地开炮。伦巴第学生担任猛攻的先头部队。尽管被

法军火力大量杀伤，他们仍手握刺刀直冲敌人主力和前卫，从而迫使敌军退到巴尔贝里尼娱乐场。

这些年轻人立刻就暴露在娱乐场周围的开阔地带，但是我刚刚才获悉我们所要对付的是什么样的敌人部队。我看出6月3日战事的重演即将夺去我的一半战士。而我对他们就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护。我不能希望把法军从他们的阵地上赶出去。我只不过是命令进行一场无用的屠杀。罗马的确是失去了，但它是在经过了奇迹般的、辉煌的保卫战以后丢失的。经过了一次如此的围困，罗马的陷落是整个欧洲民主的胜利。

我心中盘算我有义务去拯救四五千献身保卫祖国的战士的生命——这些战士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一召唤，他们就会响应①。因此我下令撤退，答应在晚上五时再作一次进攻，但是我已没有愿望去执行另一次进攻，正如不愿意执行刚才放弃的进攻一样。学生是令人钦佩的。我只要举一个例子：米兰的一位青年画家伊乌杜西奥，身负二十七处刀伤，被人抬走撤出战斗。贝特拉尼大夫救活了他，他现在非常健康。

至于我自己，一切都完了——至少是暂时如此，不是从法军成为突破口的主人那一会儿，而是从法国立宪议会内支持罗马共和国的政党被推翻的那个时刻起，我就完了。

假设牺牲一千名英勇的战士，就象6月3日那样，我把敌军从科尔西尼别墅和瓦伦蒂尼别墅赶出，把他们赶出这里的阵地，那法272 军一定会象6月3日那样，以主力军夺回失去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理由主张再那样干了。如果科尔西尼别墅留在我们手中，就能阻止法军修建攻城工事，但一旦他们可以在此自由修建工事，一旦防线被打开了缺口，那又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罗马不被

① 1859年战役和西西里远征证明加里波迪的论断是正确的。——A·仲马注

占领呢？

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

在莱德鲁·罗林和他的朋友们逃往英国的消息传来以前，我能够使罗马城支撑一天都是有希望的一天，但是在他们走了以后，抵抗只不过是自陷绝境的意见，完全是无价值的。而且我们认为，罗马的人民在全世界面前已经做得够多了，不需要陷入绝境。几个强国联盟把罗马共和国围困在奥雷利安的古城之内——我说这件事指的是意大利半岛上的整个民主。除了冲出重围，象斯西皮奥[1]曾做过的那样，把战争带到迦太基去，我们便无事可做了。

当时我们的迦太基就是那不勒斯。我希望总有一天，专制主义和我将在那里面对面地较量。

愿上帝加速那一天的来到。

第六十章　尾声

虽然我们被偷袭，但我们没有被征服。位于城墙后约两百码 273 的地方矗立着奥雷利安古城墙。我命令尽力加固。我已放弃任何出击的打算。但我仍然渴望做到寸土必争。在五号碉堡上我们架设了七门大炮，修建了针对法军炮火的掩体。这一个炮队在23日晨开始轰击，只要圣阿莱西奥和在蒙托里奥的圣比伊特罗的炮队互相配合，我们就可以把火力交叉集中在缺口上，法军就将被迫在那里停止修筑工事。法军的工兵对缺口还未完全占领，他们指望在第六号和七号碉堡之间的幕墙上架设大炮，而我们的目的正是要阻止他们这样做。这就说明法军为什么那样令人不可置信地拼命，

[1] 斯西皮奥（Scipio，公元前184?—129）为罗马将军和政治家，于公元前146年摧毁了迦太基。——译者

我军也对他们那样顽强抵御的原因。

23日夜间，法军千方百计建立了炮台。24日晨，他们被我军的炮火轰击得不得不停止发射。尔后，他们考虑在第六号碉堡和第七号碉堡建立新炮台，从那里他们可以压制我方蒙托里奥的圣比伊特罗炮台，当时这个炮台正好由我的军团保卫。

与此同时，法国乌迪诺特将军，就如在他以前所发的消息中所说的，为了表明他对罗马这座历史古城的崇敬，从6月21日起，就雨点般地炮轰这座古城的各区。他主要是在夜里从事这种恐怖的炮战。许多炮弹落在特拉斯泰韦雷区，许多炮弹落在罗马神殿上，有一些炮弹则落在奎里纳尔山上，落在斯帕尼亚市场中，以及落在大马路上。其中一颗炮弹落在祀奉卡诺瓦① 所雕塑的大力神的庙宇顶上，但是圆屋顶挺结实，竟然抗住了。另一颗炮弹则在斯巴达宫殿爆炸，毁坏了圭多·雷尼所创作的著名的曙光女神壁画。另一个更加卑怯的进攻，是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保护的杰作——一座奇妙的命运之神的神庙的一根柱子炸断了。

三人执政官在科尔西尼宫腾出一个地方，作为那些房屋被炮火损坏的群众的栖身之所。在这些经受战火考验的日子里，罗马人民的行为是无愧于古罗马时代的人民的。虽然炮弹就象雨点似的轰击着屋顶，然而母亲依然紧抱着孩子逃离了自己的家园，虽然哭声和哀号声响彻云霄，然而没有一个声音主张投降。当一颗炮弹或弹片击塌了房子的一角时，哭喊声中人们有时可以听到一种

274 嘲笑的叫喊：

“这是教皇的祝福！”

6月25日，26日和27日，我军炮手以惊人的高度命中率的炮火打哑了法军设在幕墙和被其占据的碉堡上的炮火。然而，有

① 卡诺瓦(Antonio Canova,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译者

两个法军炮队，一个设在六号碉堡上，另一个设在城墙外，向在圣萨比纳和圣阿莱西奥的我军炮队开火。此外，法军还另有两个炮队，一个在幕墙，一个在七号碉堡，将其火力对准我方蒙托里奥的圣皮伊特罗的炮台。法军第五个攻城炮队设在七号碉堡的脚下。因此敌军这个炮队位于我军大炮的射程之外，但它却能轰击我八号碉堡的侧翼。同时法军设在圣潘克拉齐奥教堂前的第六炮队则用炮火猛击我军第八号碉堡和我们刚搬走的萨沃雷利别墅司令部旧址。最后，设置在科尔西尼别墅前的法军第七炮队则猛轰我方三个地点：圣潘克拉齐奥、萨沃雷利别墅和奥雷利安古城墙。我从没有见过这么猛烈的炮火，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弹雨。可以说，我们可怜的大炮被压住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瓦斯塞洛和那些小房里加固据点仍在我们的手中。这得归功于梅迪奇。

困守瓦斯塞洛的事迹本身就值得历史家去大书特书。26号晚上，法军炮队似乎休息了一会，就象为了喘口气一样。27号白天，他们又恢复了更加狂妄的炮轰。罗马全城无处不在炮击下震颤。27日是个可怕的日子，我们的损失相当于6月3日的损失。许多街道，伤员遍地。工兵们刚拿起锹或镐，就被大炮打成两截或打成伤残。我们全体炮手，我真的是在说全体，都阵亡在大炮旁边。于是炮手这一任务只好由正规军士兵顶替。全体国民警卫队都拿起了武器，而且使人不能相信的是它的后备军是由受伤的战士组成的。他们的伤口尽管仍在出血，但他们还是一直在履行他们的职责。然而，与此相反，国民议会在这整个时期，却平静而且毫无干扰地在神殿长时间地举行会议，在枪弹和炮弹中进行它的审议工作。

我军的大炮只要还留在架上，它就蔑视敌人，不停炮击。但在29日夜晚，最后一门大炮终于散架了。我们的炮火现在销声匿迹了。第八号碉堡的缺口被打通了。圣潘克拉齐奥门的城墙和第九号碉堡正在塌陷。29日的夜色就象裸尸布似的笼罩着罗马。法军

275 炮兵为了阻止我们修复缺口，继续炮轰了一整夜，那是个恐怖的夜晚。天空的暴风雨夹杂着地面的暴风雨。雷声隆隆，天空闪电的火花和大炮喷射出的火焰相互辉映。还有两三个地方雷电交加，仿佛在表明这座城市是无比圣洁似的。尽管是圣彼得节，这两支军队仍然在继续殊死的战斗。

当黑夜来临的时候，预料敌军在黑暗的掩护下将会进攻全城，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灯火齐明。然而，罗马在圣彼得节日之夜，全城灯火辉煌乃是一种习惯。在这个晚上，不管是谁，只要把眼光落在这个不朽之城上，他就可能见到许多世纪中一个人只能荣幸地看到一次的那些景象。在他的脚下，他可能看到一个满是教堂和宫殿的巨大河谷地带，台伯河在其中蜿蜒而过，就象流向弗莱耶松① 大河一样。左边是一座小山，小山上是神殿，神殿的塔上，共和国的旗帜在夜风中迎风飘扬；右边是马里奥山，它依稀可辨，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山上面并排地飘着法国和教皇的旗帜。在背后则是米凯尔安杰洛的圆屋顶，它高耸云霄，但全都是一片光亮。最后，就象画框之于画，亚尼库卢姆高地和圣潘克拉齐奥的轮廓也被照得清晰可见，但这一次却是由枪炮喷射出来的火光所照射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比以兵戎相见还更大的事情，这就是善和恶、上帝和撒旦、恶神和善神等等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战斗，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的冲突，自由与专制主义的抗衡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鸿沟等等。

午夜，天宇澄清，雷声和大炮声都停下来了。静寂接替了恐怖的怒吼。就在这静寂的期间，法军越来越靠近城墙，而后袭取了在八号碉堡刚刚打开的缺口。

---

① 希腊神话中赫德的火河。——译者

凌晨两时，听到了三声大炮，每声大炮的时间间隔都是一样的。哨兵报警，军号吹响。常备不懈，永不疲惫的狙击兵团开出了斯巴达别墅，急急赶到潘克拉齐奥门，留下两个后备连守卫别墅。当他们前进的时候，烂泥没过他们的膝盖。我抽出宝剑，走在他们的前头，而且唱着人民的“意大利颂歌”。就在那时，我必须承认，[276] 前途是渺无希望的，我只有一个念头：阵亡。我身先士卒，冲向法军。跟着发生了什么呢？我说不上来了①。两个来小时，我不停地进击，进击。天破晓时，我看到自己满身是血，但没有一点儿伤痕。这是个奇迹。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莫罗西尼中尉因拒绝投降而被杀。可怜的孩子，他那时还不到二十岁，作战非常英勇。

在这一场血腥的混战之中，国民议会有口信给我，叫我去神殿。我的生命要归功于这一口信，没有它，我一定可能战死。在我和国民议会的议员韦基一块向隆加拉走去时，他告诉我可怜的黑人阿古亚尔刚刚被打死。这个黑人当时牵着一匹骏马准备给我骑，他头部被一颗枪弹穿透，这对我来说真是当头一棒，因为我失掉的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朋友。

马志尼早就向议会宣布了事情已到了什么地步，并且告诉了

---

① 下面是历史学家、罗马最勇敢的保卫者之一的韦基所描述的这一次战斗的情景：

“我们被困在斯巴达别墅，从那里我们一直用长枪与骑枪发射出强大的火力。火药快用尽了，这时加里波迪将军出现了，带了军团的一个纵队，以及由帕西指挥的正规六团的一些战士。他决定孤注一掷，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罗马的荣誉。我们与同志一道，冲向缺口，用剑、长矛和刺刀冲杀，因为我们既没有火药，也没有子弹。法军被我军的可怕进攻吓住了，起先开始后撤，但后来敌方援军赶来，对我瞄准的大炮整行地消灭我们的战士。奥雷利安古城墙一再地被占领。我们除了踩在死者或伤者的身上，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那天晚上，加里波迪比我曾见过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伟大，比任何其他人曾见过他的时候都更伟大。他的剑如电掣，击中就死。新来的敌人的鲜血冲走了刚倒下的另一个敌人的鲜血。加里波迪使我想起了斯巴达王利奥尼达斯在塞莫皮莱的战斗，想起了费鲁西奥在加韦萨纳城堡的战斗。我每刻都害怕他倒下，但他没有倒下，他在那里就象命运之神一样屹立不动。”——加里波迪

议员们只有三条路可走：与法军谈判签订和约；进行巷战，保卫城市；或与议会、三人执政官以及军队一道，带着罗马自由的守护神撤离罗马。

当我出现在议会厅大门时，议员全体起立，向我欢呼，我看看四周，看看自己，想找一找是什么东西引起他们那种热烈的情绪的。我全身是血，我的衣服被枪弹和刺刀撕裂。我的剑由于砍杀太多而弯曲，以致插不进剑鞘，一半都插不进。这时有一个喊声：

"到讲坛前面来！到讲坛前面来！"

我走上讲坛。从各个角度向我提出了问题。

277 我回答说："一切进一步的防卫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决心使罗马变成另一个萨拉戈萨①。2月29日我建议过军事专政，唯有军事专政才能动员十万武装人员。那个时候元气还存在。的确，必须去寻求元气，元气可以从一位有勇气的人身上找到。可是那时勇气被压制，小人当道。我不能进一步去辩解。我不再提这件事了。谦逊约束着我，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种有勇气的人，这里，我放弃了我心目中所崇奉的神圣原则。如果那些胸无大志的人听了我的话，罗马神鹰就能再一次巢居神殿之塔，而且我的勇敢的同志们知道怎样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与我的勇敢的同志们一道，我就能改变意大利的面貌。大错已经铸成，现在是无可救药的了。抬起头来，让我们看看这场我们已无力驾驭的这一场大的战火吧。让我们和愿意与我们一道走的志愿军离开罗马吧，因为我们在哪里，那里就是罗马。我不作什么保证，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能做到的，我就能做到。只要我们在保卫共和国，我们的国家就决不会灭亡。"

这个马志尼也早已提过的建议被否决了。恩里科·塞尔努斯

① 萨拉戈萨（Saragassa）西班牙的一个城市。——译者

基也反对我的建议，他就是那位勇敢的塞尔努斯基，米兰五日的英雄之一，现任罗马城防委员会的主席。我说完后，他在讲坛上接着说，眼中含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祖国和人民的热情保卫者，那末好吧，我有责任告诉你们，你们已没有一点反抗法军的武器了，罗马和他善良的人民只好听任……"这时悲伤使他说不出话来，"只好听任敌军占领"。

在进一步的简短审议后，议会发布了下述法令：

"罗马共和国

"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宣布，

"罗马制宪议会将结束战争，再作抵抗已经是不可能的。议会留任。

"兹责成三人执政官执行本项法令。

"再见！"

第六十一章　谁爱戴我，就跟我前进

7月2日，我在梵蒂冈广场集合了部队。我走向集合起来的部队中央，并向他们宣布我要离开罗马，以便把反抗奥地利人，那不勒斯国王和庇护九世的起义带到各个省去。我用下面的话结束我这次讲话：278

"无论是谁，愿意跟我走的，将在我的人民当中受到欢迎。我对他们，除了要求有颗热爱祖国的红心，别的什么也不要求。他们将没有薪饷和休假。在可能找到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得到面包和水。谁对这种生活不满意，最好是留下。一旦你们出了罗马的城门，再往后退，每一步都是通向死亡。"

四千步兵和五百骑兵围着我排列着，这些人是三分之二的幸存的罗马保卫者，第一批和我一起走的有阿妮塔，她穿戴得象个男人，还有西切鲁阿基奥，他不愿留下来看着他的国家沉沦，以及乌戈·巴西，这位要求为国殉难的圣人。

傍晚，我们经蒂沃利门离开罗马。我的心就象死一样凄惨。我最后得到的消息是马纳拉已经阵亡。

朱泽培·加里波迪

加里波迪的回忆录在这里中断了，总有一天我会从他那里得到他生平事迹的第二部分的，就象我得到第一部分一样。这第二部分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流亡”与“胜利”。

仲 马

下面一章我要给您讲一些烈士的事迹，这是贝尔坦尼大夫好心地为我起草的。

第六十二章 死难者

卢西奥·马纳拉

279 1849年6月30日凌晨两点，正如我们在将军的回忆录中所见到的，敌军开始了对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即奥雷利安古城墙的进攻。凌晨约三时，马纳拉部署了狙击兵以后，回到了斯巴达别墅。头一天晚上，一颗流弹击中墙壁，然后落在他的床上。他逃脱了，就好象给子弹腾出地方似的，他笑着说：

“你瞧，我运气不好，没能让它搔搔痒。”

当他走进屋内时，发现伊米利奥·丹多诺很为莫洛西尼发愁。据说，莫洛西尼已经被俘。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莫洛西尼的消息。就在那时，一颗子弹飞掠而过，击中了丹多诺的手臂。“我可怜的孩

子，我相信这些子弹专门是为你准备的。”然后，他解下他的皮带和佩剑，拿起他的望远镜走近窗口，去观察正在进入大炮射程的法军。就在那时，一支骑枪开了火，子弹穿过两个沙包的缝隙，击中了他的胃部，恰好就在系皮带的地方，如果他束上皮带就可得到保护了。

丹多诺看见他身体摇晃，便不顾自己的伤势，跑去扶他。

“我被击中了，照顾我的孩子们吧，”马纳拉倒下时说。

一位大夫急忙赶到现场，但是当他看见大夫脸色苍白，便知道一切都完了。马纳拉被放在一个担架上，由他的同伴在枪林弹雨中一直抬到斯卡拉的圣马利教堂。我从我所在的佩莱利尼的特里尼塔急救站被召去见他。我立即赶去。这是他自己表示希望找我去的，因为我们彼此敬爱。

这地方到处落着法军的炮弹。一位年轻妇女愚蠢地看着窗外，当场被击中胸部而身死。瓦雷纳先生是一位伦巴第军官，他在挨着我上教堂的台阶时，被炮弹打断了两腿。他和我一样是来看马纳拉的。一位匆忙赶往教堂的大夫被一颗手榴弹掀下了马，马被炸弹炸伤了，倒在大夫身上。我却平安地到了教堂里边。上帝引导和保护着我。

在教堂的后面，在右边靠近栏杆的地方，马纳拉军团的许多军官围着一张床，受伤的人一看到我，就把手伸过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要紧吗？”尽管伤势很重，由于青春的活力，使他不愿想到死。军事生活的忙碌和吸引，也不能使马纳拉克制对家庭幸福的向往。他看到我不回答，又重复问：“我问你，我的伤是否要紧？告诉我？”然后，不等我回答，他讲了许多后悔的话。我尽了一个伤心人所能作到的一切来安慰他。他显然看出，我对他已不抱希望了。几位大夫走近他，他示意他们走开，说：“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那时他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四肢发冷，面容改色，血从他的伤口流出，他极度痛苦。他的同伴问我马纳拉的伤势如何？

我低声对丹多诺说："他大约只能活一个小时"。

于是，这位年轻人弯着腰，在他朋友的枕旁说：

"把你的思想转向你的救主吧"。

"啊，我在想着他，而且想得很多"，马纳拉回答说。

尔后，他示意一位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到他床前来。这个修道士过来了，听着垂死的人的忏悔。并给他念了赦罪文，尔后，我们可怜的朋友要求领圣粮。

丹多诺尽最大的努力跟他谈上帝来安慰他。但马纳拉把他的话打断，谈起他的儿子。

"为了上帝之爱和孩子们的祖国，把他们抚养成人吧。"

然后他又说：

"把我的遗体和你兄弟的遗体一块带回米兰。我亲爱的朋友，看到我死，这会使你悲伤的，哎呀！我也遗憾生命就要结束了。"

他接着叫过一个战士，此人过去是他的勤务兵，他有多次向此人发过脾气。

"你原谅我，好吧？"他微笑地对这个战士说。

他接着问丹多诺是否有莫罗西尼的消息。人们给了他一个含糊的回答，大意是，据信，莫洛西尼当了俘虏。

在马纳拉死前一会儿，他从手指上脱下一枚戒指戴在丹多诺的手指上，说：

"我将代你吻你的兄弟"。

281 他然后转向我，说道：

"贝尔坦尼，加快这个结局吧，我太难受了。"

这是他嘴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他进入了死亡的痛苦挣扎之中，痉挛地抓住他周围的一切，叹了最后一声气，头靠回枕头，然后一动不动，四肢冰冷。

我把手放在他的心脏上，它还在跳动，但是跳得缓慢。逐渐他

的心跳停止了。他的灵魂早已进入了天国。

我请站在我身旁的修道士为我准备一份砷溶液，以便注入遗体。但是没有砷，因此只好用升汞。他的遗体移入高高的圣坛右边的室内，靠近圣器室，并在那里庄重地安放着。他穿着军服，头枕在枕上。

他的年轻朋友埃莱乌泰里奥·帕利阿诺为他画像。他这个朋友在整个围困期间都英勇战斗着，今天是伦巴第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紧挨着马纳拉，躺在一块木板上的是加里波迪的黑人仆人阿古亚尔。我凝视着两位死者，两人都很英俊，各有其特色。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我后面抽泣，这是乌戈·巴西正在哀哭。当我们待在这儿的整个期间，似乎法军的炮火专门一个劲儿集中往这儿打来。

第二天，马纳拉的遗体移到一座房子里，再从那里移到圣罗伦佐教堂。以后又运到"百人祭士教堂"，在那里，很快又有莫罗西尼的遗体与之会合。

就在马纳拉牺牲的那一天，他的妻子来了一封信。信内有这么几句话：

"不要想念我；不要想念你的孩子们；只去想着你的祖国吧。"

可怜的妇女！死神就是那给她带去回信的信使。

埃米利奥·莫罗西尼

当我们围在马纳拉临终的床前时，我们都想知道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们的情况如何，其中有埃米利奥·莫罗西尼。然而，那一天是不可能有关于他的确实消息的。7月1日早晨有位战士，此人碰巧同时和莫罗西尼在那个缺口，告诉丹多诺说，莫罗西尼受了重伤，被法军俘虏。丹多诺虽然由于负伤很痛苦，仍急忙赶到三人执政官处，然后又到军政部，请求允许他离开罗马。经过三小时的请求后，他才得到允许，出发到法军的驻营地，未带任何通行许可 282

证。当他在法军岗哨被阻止时，他告诉盘问者他来的使命。一个法国军官同情他的极度痛苦，让他进入营地，他被带到一个医院急救站。有人告诉他说莫罗西尼已死了。

于是丹多诺要求把遗体交给他，以便运回家。但是一位大夫告诉他，两小时以前，尸体被送到离那里有一段路的公墓去了。于是他请求给予他掘墓的命令。就在等候回答的期间，一位少校副官进来，对一个意大利军官没有许可证进入到法军营地表示很大惊异。他命令立即逮捕让他进来的军官，并拒绝听任何话，便把丹多诺送回前哨防线。丹多诺只好回来把这一噩耗告诉他的朋友，但他还是写了信给法军参谋长请求允许他掘墓。2日早晨他得到了允许。

当马纳拉遗体的送殡哀礼举行过后，丹多诺走过来对我说：

"贝尔塔尼，几小时后，莫洛西尼的遗体就将抬到圣维耶托的百人祭士教堂，你可以在那里见到。"

我恰好在傍晚之前去教堂。毗邻教堂的一栋房屋，或者毋宁说是一座寺院，已被法军占领，因此教堂关着门。我向一位上尉请求允许我入内，他看见我极为悲哀，很和蔼地问我是否是一个战士，问我的国籍，问我是否死了亲戚或朋友。我告诉他我死了许多朋友，其中有马纳拉。他知道这个名字，于是问我马纳拉死时的详细情况。并告诉我他知道的一些事。他指给我看站在门附近一群人中的一个战士，并告诉我，这个战士当马纳拉拿着望远镜走近窗户时，碰巧在他附近，并对他说："仔细地瞧着那个军官，他注定要死了，"这个法军战士边说边开枪，子弹命中了。他看见马纳拉倒下去。上尉继续谈下去，但我太悲痛了。我不能更多地说话，只是请求他让我进入教堂。

"你要在那里干什么？"他诘问道。

283 "我要找今天掘墓取出的另一位朋友的尸体，而且由你们的人

给送到他悲痛的母亲那儿去。”

他派人去上校那里请示是否可以。只等许可的指示一到，便把我交给教堂守卫，并下令让我进去。教堂很黑，守卫打开一个从寺院进入教堂唱诗班的小门，然后交给我一盏灯，指向一个黑暗的角落，说：“瞧，就在那儿。”然而，他不愿伴我再往前走了。我悲惨而又肃穆地走向那个地方，我的每根神经都在颤栗。

寂静，阴暗，我的灯所发出的惨淡的灯光，我所要寻找的那位密友，我在此时此刻再度见到我所熟悉的这位生前风度潇洒的青年人所引起的悲痛——这一切使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跳动。我小心地走着，因为我不知道地点，不清楚遗体的准确位置。我为了避免万一绊着遗体，把灯举得高高的。最后，我走近阶梯，看见一个长长的黑东西，我走近前去，仍把灯举得很高。我看见那是一个尸体。由于悲痛和一种我不能控制的恐怖，我差不多要发疯了，伏身在尸体上面。真是惨绝人寰啊！我用空着的手解开那绕在脖子、腰间和脚上的裸尸布的绳子，我扶起尸体的头。虽然头早已变形，我认得这就是我正要寻找的可怜的孩子的头。我把孩子的头放回去，它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响声。我出了一头冷汗。我停下来，全身发抖。

哦，上帝，您是多么伟大啊！而死亡又是多么可怖啊！

我努力控制自己。我，一个医生，对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一定不能让这种情景所压倒。我把灯放在祭坛上的一个阶梯上，我悲伤地凝视着死者的脸，脸比盖着他的裸尸布还苍白。我找他的伤口，摸他的伤口。我愿意收集他心脏最后流出的血液，以便送给他的母亲，以便用那些血液为有朝一日为了祖国的解放而奋然拿起武器的意大利青年的额前画上十字。我然后剪了他一绺头发。可能他有一个他所爱的妇女。无论如何他总有一位母亲。最后我握了他的手，在他面前的最后那一刻，脱了帽，低声说：

"再见吧！"

我全身发颤地离开了教堂，死亡的景象如此难忘地印在我的脑际，直到今天，十一年以后，我写这件事时，我仍然看到那面孔苍白的遗体，看到那全被泥土和血液弄脏的裸尸布。

284

我离开的时候，去见了教堂守护人，然后去见那位军官，我握着那位军官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次日，莫罗西尼的尸体被放进一付铅制的棺材里，准时地开始了他返回故土安葬地的最后一次旅行，就如他的其他牺牲了生命的朋友也将送回故土一样。我们大家都想知道莫罗西尼死时的详细情况，但是所有到场的人，除了死者和照料垂死的人以外，必须离开。我是照料垂死的人的。

下面就是我得知的有关莫罗西尼之死的情况。我能给你讲这些详细情况，应该感激桑蒂先生，他是一个科西嘉岛人，受雇于法军医院，在6月29日至30日的夜晚，他正是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我感激这位善良、可敬的医生同行所作的一些治疗。他告诉我说，在30日破晓，我们有一个军官被送到包扎站。他是如此年轻，如此英俊，开始时人们把他当作妇人。他头部、左手和胸部负轻伤，但是腹部重伤。桑蒂细心而轻轻地给他治疗。莫罗西尼那时还能说话，问了医生对伤势的看法。

"相信上帝和你的青春吧，"桑蒂回答说。

"好吧，我懂得，我是完了，"莫罗西尼说。

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可怜的妈妈！"

他把他的笔记本放在那位医生手里，就转过头来，拒绝再说一句话。几分钟以后，法军三十二团一位老军曹进入包扎站，焦急地仔细地察看了床上的年轻军官，对医生说：

"肯定是他。"

"你说什么？"桑蒂先生问。

"我愿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全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我尽了一切

力量，但是到头来，他却糟得很。”

然后，这个军曹告诉桑蒂，莫罗西尼身边只有四个战士跟着。他们被包围了。要他投降，他回答说："决不！"

莫罗西尼继续用剑劈刺，并对他的战士喊道："以意大利的名义，我禁止你们投降！"

这个老军曹把刺刀对着对手的胸部，指望这样吓唬吓唬他，但莫罗西尼用左手去夺刺刀，并对准军曹的脸用剑一击。但后者仍禁止他的战士开枪，因为他希望生擒这位年轻的军官，从而保全他的性命。当时在莫罗西尼后面的一个法军士兵看见他仍要搏斗，便用来福枪平射。铅弹透过内脏，造成重伤。莫罗西尼倒下了，但是一个膝盖着地，一只手支撑着。他处在这种姿势，仍设法用剑去刺击他的对手。而且不断对他的同伴喊道：

"让我们战死，但不要投降！"

军曹发了火，对着他的士兵喊道：

"你这恶棍，你做了什么好事？你没有看到他只不过是个孩子吗？"

莫罗西尼在送到野战医院几小时后牺牲了，用一条在百人祭士教堂我包他的那块布单子埋葬了。莫罗西尼皮带上有两把手枪，枪柄上刻有科斯西乌斯科的名字。此人是他家的一位朋友，这两支手枪是赠给他祖父做礼物的。我尽了一切努力去找这两支手枪和莫罗西尼的剑，但徒劳无益。似乎它们全落入了老军曹之手，即使出任何价钱，他也不会让这些刀枪脱手的。

1849年9月4日，恩里科·丹多诺、卢西阿诺·马纳拉、埃米利奥·莫罗西尼三人的棺材在热那亚的莫洛诺登岸。

戈福雷多·马梅利

加里波迪在他的回忆录和他起草的戈福雷多·马梅利简短的

传记中告诉我们，这位年轻诗人于6月3日晚来见加里波迪，要求允许他对夺取科尔西尼别墅作一次新的努力，加里波迪同意了他这个要求。

马梅利左腿负伤。伤势本身不算什么，但由于他的血液不好，感染了坏疽病，到了6月18日，需要截肢。马梅利所在的拉特里尼塔·德·佩莱格里尼医院的房间的窗户很容易飞进敌人的枪弹与炮弹，但马梅利总是对这种死的危险（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根本无动于衷。只是由于他的伤口化脓，身体虚弱，有一二天他开始为流弹而苦恼，就象小孩为苍蝇所苦恼那样。

“在开阔的战场上阵亡，当然是没得说的。但是象一个瘫痪的老人那样被杀死在床上，啊，不行！”

286

6月28日，他神志昏迷了，这是一种令人难忘的神志昏迷。在神志不清当中，他低声唱着歌，几乎逐日地回忆他文人时期的的生活——呜呼，多么短暂的诗人生活！在唱歌的间歇，他预言着祖国的未来，为祖国祈祷。他牺牲时才二十一岁。我为他的尸体涂了香料防腐。他的遗体埋在罗马。

他曾谱写了一支加里波迪常常唱、而且经常哼的战歌，歌名是“意大利同胞”，这支歌在意大利甚为流行。

梅 拉 拉

梅拉拉上校于6月3日作战时负伤。7月4日牺牲。这时法军早已进城。因为已不再允许罗马人手持武器反抗，他们聚集在教堂，围在牺牲的勇士的棺材旁。但当聚集的人在遗体前静默致哀的时候（这是意大利陷落的一种象征），一个警官，带着几个士兵进入教堂从死者的帽上摘去了意大利帽徽。死者这顶帽子是按照风俗放在死者的棺木上的。尔后，他熄灭了火，以此来结束这一庄严的仪式，并命令人们撤出教堂。

人们撤出了教堂。可怜的梅拉拉连死后的最后安慰也得不到，即得不到那些热爱他的人所流出的眼泪。

至于其他的人，反动的罗马人和反动的法国人也同样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感情。首先是祭士和僧侣对于留在他们照顾下的可怜伤员尤其表现得可耻。他们对于一位腿上受伤的克雷蒙纳的季奥瓦尼先生，在他作忏悔之前，拒绝给他水喝。只有医生才了解这种折磨所引起的痛苦，才了解受枪伤的病人会有那种喝水的迫切要求。所有照顾爱国伤员的罗马医生都被吊销了行医执照。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入一段哲学分析，或者我应该说毋宁是伦理分析。被追征集入伍的战士的死和自愿为祖国献身的战士的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志愿兵满腔热情，为负伤而感到骄傲，为他自己的牺牲而感到光荣。即使是极端的痛苦，他也能从颂扬和热爱祖国的感情中得到欣慰，从自己的誓言中，从他祈祷上帝保佑祖国的事业获得胜利的祷告中得到安慰。而另一种士兵则是说不出理想的哑吧或者除了会说要对打伤他的敌人报仇以外，就再不会说别的了。

一位从波洛尼亚来的小孩只有十岁，他是加里波迪军团的一员，手上受伤，在齐腕处截肢，他没有哭一声。尔后，虽然是苍白和衰弱，他仍坚持要参加打最后一仗。

关于我们的医务工作，我要再说一句话。为了拼凑我们的临时医院，人们在罗马街上游行，大声喊“为了爱国的伤员!”于是所有的窗户立即打开了，人们从窗户里扔出来裸尸布、床单、褥子和枕头。医院就是在全市市民的特别慈善下而创立的。

贝尔塔尼

第二部分

乔治·桑的导言

几天前，我沿着小径步行，通过一处景色非凡的乡间。这些小径多处已被近日下的几场暴雨冲刷得看不出痕迹，有的地方还埋在新从山坡坍落的泥土底下。那些在死火山几个侧面的大斜坡上展开的辽阔牧场，再度披上了点缀着金盏花和水仙花的翠绿春装。山巅上不化的积雪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但离这严冬永驻的地方不远，却有一群群花斑牛悠然自得地在鲜花丛中吃草。一只巨大的苍鹰在空中缓缓盘旋，往辽阔的牧场上投下了自己的身影。

在巍峨山峰的荫蔽之下，有几个人栖身于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这些高山牧场的小木房中。你或许会以为这几个人大概很有福气，居然不晓得：就在那阿尔卑斯山隐约可辨的遥远天际，世界正在熊熊燃烧，炮声隆隆，赛过雷鸣；沙场上方，鹰鹫翱翔。

可是，这几位牧场和蓝天的子民——长年与世隔绝，整个夏季连自己家人也见不到面的牧人——事实上知道正在打仗，还熟悉那些在战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名字。我们的向导谈到非洲，讲述他们在君士坦丁的经历，还向我们打听：今天的士兵是否和他们当年一样备受劳顿艰辛？即使是在如此恬静、安宁的大自然怀抱之中，人们的心脏仍然满怀关切和期待之情在跳动。他们问道："我

们是不是占了上风?""我们打得顺利不顺利? 我们能不能打赢?"

那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不论在普通农舍或深宅大院,不论在村落还是城镇,不论是在通衢大道还是田间阡陌,每个人的生活都越出了狭隘的"小我",每个人的胸中都激荡着勇士的豪情。在乡村路旁为过基督圣体节而设置的神龛上,妇孺们用雏菊、矢车菊和罂粟花砌出的字样,竟是这样一句令人惊讶的箴言:"光荣归于战神!"

也许,远在信仰朴直的时代,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初,情况即已如此。当时去打仗,同样为的是拯救他人。人们当时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远方受苦受难的基督徒正在呼救求援。派出头几批远征军正是应召前往救援的义举。

我们如今又目睹另一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圣战,但这次作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些信奉同一宗教者的具体自由,而且是为了受到崇高的复兴意愿所激励的整个民族的精神自由和人格自由。文明再度为了挣脱野蛮的桎梏而斗争。这次斗争虽然与崇拜何种神明的争论无关,但由于是为了独立的原则而战,所以具有更加深刻的宗教信仰性质。如果丧失了民族独立,一个人便不可能 289 相信任何事物,也不可能真正热爱天上的神明和世间的凡人,因为他在各民族当中如果被视同草芥,他实际上就不成其为有生命的人。

人人对这个客观的必然性了如指掌,所以在战争之初伦巴第人的气质曾引起人们的担忧。比较开明的阶级可以依靠,但农民如何? 不论是哪个国家的农民都知足不辱、谨小慎微,对变革抱怀疑态度。他们是否能够依靠? 农民的人生哲学是"干一天活,吃一天饭;过一天,算一天",只要没有人践踏他刚播下种子的垄沟,他就什么都能够忍受。连年失望挫折、受苦受难、逆来顺受的处境已经使他们视现存秩序为神圣不可侵犯。

不过这一回的情况迥然不同。人们已经起来了，觉醒了，并且向皮埃蒙特、法兰西和自由发出欢呼了。要把他们日耳曼化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曾真正忘却“爱国主义”这个名词及其涵义。即或在岁熟年丰之际，他们对“爱国主义”产生过误解，曾经自言自语地说过：“意大利和全世界毁了也没有关系，只是别毁了我的收成。”但是到了另外一天，他们仍然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地里的青苗割了下来喂自由战士的战马。而自由战士是吃苦耐劳，英勇豪爽，忠心耿耿的。在这场生死搏斗之中，从将军到普通士兵，人人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英勇精神。要单独举出一位这次进军最勇敢的英雄实在困难，因为对这份光荣好几个人都同样受之无愧。

但是，围绕着几个名字的传奇故事特别容易激起质朴农民的好感。最近，在韦拉伊和塞文山脉两地山民当中的加里波迪的崇拜者家里，当我见到加里波迪的肖像时，我并不觉得惊讶。这位不久以前还被胆小怕事之徒称作“土匪”的著名冒险家的肖像，在这些崇拜者家中是挂在众守护神神像之间的。

确实，他为什么不该在人民的守护神之间占有理所当然的一席呢?！因为从他的意大利同胞的表现来看，他的确是一种新信仰的始祖。请听，他说的话与早期基督徒所讲的话何其相似！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既不是政治纲领，也不是有关个人得失的功利主义理论。他说：“我召唤你们去经历危难，受苦受累，迎接死亡。我要给你们的是健康的灵魂，并不是舒适的生活。起来跟我走吧！”这就是他对意大利农民的号召。响应他的号召而离开了家门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自热忱。可是，现在人们竟说，出现奇迹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290 不对！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类存在，奇迹就会出现，而且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也不会对奇迹的出现有任何阻碍。一个永恒的奇迹正在人类内心世界出现：比较高尚的生活需要与即使是最合理的

自然本能的要求这两者在人类的内心进行较量，前者制服后者，从而在那些不信除了维持肉体生存的面包之外还有其它大事和需要的愚人身上，也激发起殉道者的热情。企图以无情推理预言人类事件可能的发展进程的人，在其哲学中是不承认这个奇迹的。然而，恰恰是这个奇迹能够推翻哪怕是最有根据的推理结论，因而能够把所有明明无法解决的问题加以解决。

有真知灼见的人总是知道定会出现奇迹的，他在憧憬未来的时候也总是想到这一点。在一个人的事业中，看来有一个最可靠地得到神助的简单方法，这就是要做到使这个事业值得受到神助。如果事业正当，上帝便会表态同意自己被人视为战神而加以崇奉。被上帝感召的那些人，上帝在他们心田灌注不可抗拒的圣洁热情，以及一种无愧于过去黄金时代的自我牺牲精神。过去的自我牺牲精神固然为我们大家齐声称道，但是今天的自我牺牲精神，即使是在受人冷遇，遭到冷嘲热讽的时刻，也仍然一直比过去的自我牺牲精神光辉灿烂得多。

相信人类生来就是上述那个样子的信念，幸而不是无稽的梦想。当一个人与外界隔绝，你随时随地都会见到他的生活充满着与别人相同的不幸，又由于与别人犯同样的谬误而变得庸庸碌碌。没有别人帮助，他独自无能获得才智、幸福和安宁，就连本行职业的技能也没有本事学会。不过，你肯定也会发现他能够响应崇高的号召。有赖于这一点，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崇高伟大。

一个人实际上比他自己对本身的估计和了解更加伟大，更加完美。他的全部烦恼皆因他在世间的物质生活条件过于艰苦而引起。谋生的重担把他压得无暇他顾，从而忘却了：他与同类的利益相去愈远，他本人愈无能为力，离自己的毁灭就愈近。必须发生一场灾难才能使他认识到，他与别人是相依为命的，正如别人与他相依为命一样。

但是，当这股把他撼醒的力量一旦来临，他会受到多大的推动啊！精神生活充溢着他的全身，使他变得高大，把他提升到越出了狭隘的“小我”的范围，从而看到自己昨日追求物质的功利主义和谨小慎微之猥琐可鄙。发生一个奇迹必然会使人们的想像能力得到丰富，不过人们连作梦也从来不曾想象到：这个最伟大，最难以置信，最神妙的奇迹正是由他们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是他们在扬弃习以为常的迟钝与胆怯，并以整个身心追求一个理想之日亲手创造出来的。虽然人们由于思想麻木，必须与其他比较具有胆识和意志的人受到同样多的磨难，但是他们却需要有一批领袖。上帝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上帝提供了这样一批领袖。为了完成实现这项奇迹的使命，上帝自有其选民。古代圣经把这批上帝的选民称为天使，查理大帝则称之为他的钦差。当代世界对执行这项崇高使命的人物没有适当的称呼，因此便给予加里波迪一个含意不明的头衔，把他叫做“冒险家”。

291

“冒险家”这个称号如果指的是有惊人进取精神的人物，指的是讲究行动的史诗式英雄，那么妙极了，就让加里波迪接受这个加在他身上的过奖名望吧。当时他赢得的只是传奇将军的头衔，这是因为肆意诽谤和怀疑好人的舆论只恭维富人，特别是巨富。但是，如果“冒险家”指的是盲目凶残，谁出高价就替谁卖命的雇佣兵，那么这个称号就是对当今最勇敢，最纯洁的人物之一的侮辱。他现在所赢得的赞颂已足以使他名垂青史，所以，针对那些无聊的流言蜚语和无中生有的揣测怀疑而去为他进行辩护，并不见得就是高格调的做法。最低限度我们认为：为了要全面了解他一生的私事而去窥探他的私生活、爱情和内心的隐秘，这是有失礼貌的行为。他个人一生的私事只应由他本人来透露，其中的曲直是非也只应由他本人去加以评说，我们坚决反对仅仅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而把这些东西擅自张扬和加以利用。我们知道他爱过一位

女英雄，也知道他是在何处以及如何失去这位爱侣的。

无论如何，我们对他的了解已经充分得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他的一生，是可以作为忠诚楷模的一生，是深刻、痛苦的一生，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强者的一生。现在让我们浏览一下能找到的最可靠的资料，这样，我们大家便会同意，这些材料之丰富已使我们有了评价这位人物的依据，或是使我们有了激起我们对这位英雄的钦敬之情的依据。

朱泽培·加里波迪 1807 年 7 月 4 日出生于尼斯。父亲是一位忠厚诚实的水手，或是一名普通的海员，但绝不是穷苦的渔民，因为加里波迪受过教育，曾认真研究数学而且很有成绩。他的家庭备受尊敬，他本人在童年即已在游戏及学习两方面受到游伴和同学的爱戴。他生来就是一个保护弱者的义侠。

他大胆无畏，富有冒险精神，青年时代即已当上海员，很早便表现得冷静沉着，这种性格品质日后使他成了一名十全十美的战士。1834 年他因持有自由派观点而在热那亚处境不利，所以化妆成农民徒步逃亡到法国。他在马赛住了两年，专心研究数学，因为他虽然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却也兼有大学生的沉静气质。 292

可是，他得谋生餬口，同时也需要找个场所来实现做出一番事业的抱负，而在祖国时，他的精力却不曾有过用武之地。他曾尝试过在突尼斯总督帐下当一名海军军官，但几个月后便认定这是虚掷光阴。当时正值南美有一个共和国正在建立，于是他便远渡重洋，成了反对罗萨斯的部队领导人。据说，罗萨斯还从来不曾遇到过一个如此难以击败的对手。

加里波迪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制服的劲敌，所以对方便许以大宗财富，以期引诱他倒戈，但使用这一着也是徒劳。这位冒险家根本不追求发财致富，只要求战斗和恪守本人立下的誓言。他打仗打得这样出色，部下如此训练有素，不久便闻名于世。在加里波迪

那目前仍不断增添荣光的军事生涯当中，这次战役只是初试锋芒。在南美时，有一次他率领十二人乘上一艘小渔船，在浓雾掩护下出海侦察敌舰情况。浓雾突然消散，他发现退路已被切断，而且已被敌方装备了六门大炮的一艘纵桅帆船逼入了一个小港湾。夜幕降临，敌人胸有成竹地在离这艘小小的渔船仅有步枪射程两倍之遥的地方下锚，打算翌晨再去收拾这艘可以手到擒来的猎物。

但是，敌舰指挥官忘了对手的传奇事迹和创造奇迹的本领，也忽视了对手的胆略。加里波迪和他手下的十二个人把小船拖上了岸，抬过地峡重新下水，从另一方面靠拢敌船。他率领这区区十二人登船俘虏了敌舰满船官兵，拖着这个战利品胜利返航。另一次也是在南美。他率领的三百人被三千敌军包围，全军在敌方炮火轰击之下岿然不动，上好刺刀以待出击，接着他们击溃了敌军，并且乘胜追击。他就是在南美招募兵员建立了他那著名的意大利军团的。当地盛传意大利军团的全体官兵不是凡人，都是魔鬼；军团的领袖一人有百夫之力，身体刀枪不入，因此永不会阵亡或被俘。

加里波迪英勇善战，因而名扬四海。1848年他率领军团部分人员回到尼斯，把整个身心投入抗奥战争。他原以为他的声望已留在南美内陆，可如今这个声望又给他添上了一圈光环。这是一些宛如荷马史诗所描写的战斗日子。他的宝剑一劈一刺是如此狠准，所向披靡，以至敌军认为他是恶魔，我军则以为是上帝一方面假手于他大砍大杀，一方面佑护着他的生命。

加里波迪兼程赶到罗马去援救受条顿族的凯撒所威胁的祖国。但是，在罗马却发生了可怕的误会，引起了国家政策与民族感情之间、法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冲突。对于法、意两国来说，这都是荣誉攸关的大事。加里波迪捍卫本人的旗帜，法军也知道他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这样一位敌人的名字在法军中依旧受

293

到尊敬。①

我们大家熟知辉煌的帕莱斯特里纳战役，那是我们这位英雄在休战期间进行的。他只率领着有限几个勇敢的部下便袭击了那不勒斯军队。我们知道他如何击溃了那不勒斯军队之后返回罗马。虽然打了胜仗，但这位“刀枪不入”的人物却负了伤，不过重振了以往的声威。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他大胆抗命，不辞其咎，才使韦莱特里得以攻克。

不过，他业绩辉煌的一生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痛苦的线索，从而使他的一生丰富多采，而不至平谈无奇。正是由于有了这条线索，这位英雄既激起了我们对他的爱慕，也唤起了我们对他的怜悯。这种情况合乎常情，因为伟大人物正是处于不幸之际才激发起人们的同情，正是由于他们流出眼泪才受到人类的爱宠。精力非凡者因其悲伤而唤起人们无限恻隐的柔情，伟大人物的心碎总是令大家随之而心酸。

“7 月 2 日晚，他率领着四千步兵和八千骑兵离开罗马。他的妻子阿妮塔（他所热爱的一位巴西年青妇人）与他同行。她已给他生了三个子女，这时正怀着第四个孩子，但仍然勇敢地随侍在他身旁。奇切鲁阿基奥则充任他们的向导。②

“由于带着沉重的辎重和武器弹药，后面有三千法军纵队追击，南面被那不勒斯军队包围，在公使馆区和托斯卡纳又被奥地利人围困，加里波迪依靠分兵隐蔽，以及出敌不意兼程行军的方法，才设法得以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这两支军队中间的间隙悄悄转移

① 见韦朗特将军的报告。——原注。

② 这个被称为奇切鲁阿基奥的安杰洛·布鲁纳蒂，读者大概还会记起。他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名气。他是平民出身，健壮如运动员，心地善良，为人敏感，但很自负，而且嗜酒成癖。他曾有几天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中起过领导作用。当时教皇庇护九世似乎有意批准他本人认为有必要进行的改革，奇切鲁阿基奥便扑上教皇的马车，在教皇头顶上挥舞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圣彼得，信赖人民吧！”几个大字。——原注

出去。敌人的包围圈日渐缩小，最后，除了小小的圣马利诺共和国以外，加里波迪再无其它藏身之所。他取道人迹罕到和绝壁悬崖上的羊肠小道，穿越密林，淌过急流，好容易才到达了圣马利诺，并且于7月30日在此将随行人员当中因这次师出徒劳而气馁不振的人全部遣散。圣马利诺的长官急于避免奥地利人迁怒于这个可怜的小国，愿意就残余部队的投降问题从中斡旋。'投降吗？不！宁死不降！向威尼斯继续前进！向威尼斯继续前进！'英勇的余部这样喊道。对于这一层，加里波迪让大家自行考虑决定。他昂首高呼：'对于跟随我的人，我给的将是新的艰苦，莫大的危险，或者干脆就是死亡，但绝对不同外国人谈判，永远不！'说罢他便腾身上马出发，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妻子，还有决心与他生死与共的二百人。

294

"奥地利人一直忙于接收放下武器投降的人，凡是伦巴第人都被投入曼图亚监狱，凡是罗马人则各鞭笞三十之后予以释放。这种情况使加里波迪有机会脱逃，继续其冒险生涯。8月2日他在切泽纳蒂科征用了十三艘渔船，启碇开赴仍在坚持中的威尼斯。当奥地利舰队发现了他的船队并开始追击的时候，礁湖已经在望。但风势突然改变成不利于他的方向，妨碍了他的脱逃。他尽力把船只靠拢在一起，想要突破敌舰的包围圈，但奥地利人冲散了他的船队，俘虏了其中八艘。他依靠惊人的勇敢以及剩下的人员，得以逃脱，8月3日再度在罗马国家的海岸登陆，身边只有他的妻子儿女、奇切鲁阿基奥及其一家、两三个同伴、伦巴第军官利夫拉吉和天主教巴尔纳伯会修士乌戈·巴西。

"他取道旱路走了两天。尽管奥地利人威胁要处死胆敢收留他的人，他仍然到处受到接待，并被人隐蔽起来。他的妻子已筋疲力尽，再也支持不住，劳顿而死去。他满怀悲恸撇下可怜妻子的遗体，把悼亡的痛苦埋在心底，继续踏上征途。他途经拉文那、托斯卡纳、热那亚、突尼斯，转赴美洲。奇切鲁阿基奥及其子女被

俘，据传他们虽未带武器，但仍遭枪杀。另外有人坚持说他们是逃亡时淹死在河中的。利夫拉吉和乌戈·巴西不经审判即被处决。乌戈·巴西连提出做临终圣礼的要求都被拒绝。权威历史见证人说，他在被害前头皮和十指的皮肤都被剥下。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很少有几次死刑比这一次给共和国留下的印象更深。今天，乌戈·巴西被尊为烈士。”

我引用其著作的这位历史学家①的叙述明确流畅，简洁有力，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还谈到："由于恢复了表面的和平，加里波迪为了靠近他所热爱的意大利，也为了准备自己日后进行斗争，再度离开了美洲。”(F·T·佩朗斯先生写于1857年)“同时重操航海旧业以餬口养家。对于他的将领才干，毁誉尽管不同，但作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他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就在不久以前，奥地利将军阿斯普雷对一个身居要职的皮埃蒙特人说：‘有一个人本来能对你们的独立战争非常有用，你们却未能赏识，此人就是加里波迪。’”不管这位历史学家在这里指的是哪一个皮埃蒙特人，反正加富尔先生是记住了奥地利人说的这一番话的。后来，在1852年担任秘鲁军队司令官的加里波迪回到尼斯居住，等待着发生今天他在其中起着如此显要作用的壮丽事业。 295

“加里波迪和他的几个儿子在撒丁岛与马德莱纳岛之间的卡普雷拉岛隐居了五年，大规模经营农业，开垦荒地，并为庞大的农业大兴土木。人们不时见到他乘着用以运载必需品的单桅帆船来到尼斯。”(M·阿纳托莱·德·拉·福尔杰。)

他那热血心肠和活跃的思想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他把战争间歇的有暇时间全部用于有益的工作。他让人看到他有一个由高度智能与冲动天性结合起来的、想象力惊人丰富

① F·T·佩朗斯：《1848至1849年的意大利革命》。——原注

的头脑。我很愿意再引用一段阿纳托莱·德·拉·福尔杰的话："在这个法国殖民地城镇中，以阿尔丰斯·卡尔为首的最有势力和备受尊敬的人们都懂得加里波迪在当地受到多么大的尊崇。这位个人声誉无懈可击的英勇士兵赢得了一切人的好感和敬意，连他的政敌们也承认他是一位品格极高尚的人物。"（《时代报》1859年5月26日。）

阿尔韦斯·卡尔于1859年5月在《胡蜂报》上写道："我在一个为洗礼而举行的工人宴会上初次见到他，并且有幸和他握了手。我的坐位就在他旁边，我看到他是何等平易近人，安详沉着，不多言语。他的全部举止都透露着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后来，我经常在拉扎雷特僻静街区的海边遇到他。星期日，他总是和海员们在一起玩滚木球戏。"

撒丁国王和加富尔先生无疑看到：加里波迪身上的气质与他们所招募来同国家大敌作斗争的那批英雄身上的气质相比，即使不是更加伟大，也是迥然不同。和普通人早就对加里波迪的看法一样，撒丁国王和加富尔也认为他是骑士时代的骑士，是自由的倡导者，是一名领袖人物。加里波迪对人有吸引力，有意料不到的影响。他的讲话很有魔力，非常鼓舞人心。他的容颜高贵，他的爱国信念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所以撒丁国王和加富尔放手让他发挥所长，去起适合他上述特点的作用。

他的任务是唤起民众反抗奥地利，甚至在不断袭扰敌军之际，296 也在传播自由的福音。对于历史舞台来说，他扮演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角色：他是为了君主制度的利益进行一次革命，而且干得非常巧妙、十分坚决、忠心耿耿，既无欺诈，也不受骗。

我们主要对他所持见解之精辟和道德力量所达到的成就感到震惊。他的业绩今天有口皆碑。他诗人般的仪表，再加上由于有一种无以名之的气质而得到倍增的魅力，使法国人民大为倾倒，也激

起了他们的种种想像。这一点不足为怪，要知道，加里波迪是一位绝无仅有的人物，身上有一些奥秘发人深思。思想浅薄的人会以为他之所以获得威望是由于年少英俊，有人说是由于他膂力过人或是嗓音非凡；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因为他身材魁梧，或是装束惹眼。幸而，在这些人所列举的上述种种因素都已荡然无存的今天，他的影响却依然如故。加里波迪如今穿的是与他行伍出身相当的服装，他已不复青春年少，他的容貌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俊美，毋宁说是精神上的高贵安详。他既非凶残怪物，也非绿林好汉。他是一个由心灵支配肉体并给肉体以力量的优秀风雅人物。他的嗓音柔和，态度谦逊，举止脱俗。不过，他虽然非常慷慨大度，和蔼仁慈，但对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判断能力可靠健全。他本来就是一位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但采用的指挥办法却是说服。他只愿意通过人家的自愿同意而予以统辖；他并不要求有统治人家的权利，只要求他们履行本身曾经立下并已被他所接受的誓言。这个方法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和虚无缥缈的性质，因此在常备军中找不出类似的情况来。在一场依靠老谋深算和严格纪律去指挥的战争中，这个方法诚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惊讶的奇迹之一。

这支由热心家们组成的小小军队尽管一心一意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但连一次也不曾因此导致与盟军的战斗计划发生矛盾。相反，身边有一批勇猛似狮，机敏如狐的无敌勇士，加里波迪按自己的方法追求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当他走向远征军的此翼或彼翼的时候，几乎有如一颗曳着光芒的子弹，或者宛似一艘令人惊愕到目瞪口呆的纵火船。他好像一位令人信服的传教士那样进行工作，他激起人们的义愤，提高低落的士气；他高呼“你们如果自助，上帝便会帮助你们！”。他就是以这种方法来砸碎束缚着人民的锁链。

然而，法国有些人由于回想起使法国难堪的往事，所以不懂得

这位热情如火的铁汉的生平行事及其赤胆忠心之伟大所在，对他不予信任。他们说，他是罗马的捍卫者，因此是法国的敌人。我们还是不要使用“罗马的捍卫者”和“法国的敌人”这类名词吧，因为加里波迪是共和派，是社会主义者。

297 此时此刻，这类名词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不管他是否共和派，不管他是立宪党还是激进派，也不管他是马宁的信徒还是马志尼的追随者，他为了事业（这一事业已被帝王们变成了王室的事业）的胜利而每日与死神周旋，无疑有权坚持自己的见解。帝王们信任他，不曾在民众的思想中挑起对他的怀疑，也没有在他本人的内心挑起对旧友忠诚与待新期不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意大利没有一个人谴责他昨日为共和主义做了那么多事，或者非难他今日为君主政体如此大力效劳。

他属于种种攻击都无法伤害的那一类特殊人物，诽谤也好，怀疑也好，总之任何非难都穿不透他们护胸甲的纯金。“一切为了祖国”是他们的箴言。他们首创出这样一种感情：什么考虑私人交情啦，前怕狼后怕虎啦，畏惧公共舆论啦，放在他们的天平上统统都压不住责任的重量。他们知道，昨日曾经为之服务过的人以及今日正在为之服务的人都没有任何确有其事的根据去怀疑他们。万一受到怀疑，他们也会一面高声说道：“这有什么了不起？”一面毫不畏缩地走自己的路，不惜牺牲一切，甚至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这是因为他们信赖历史的公允，也信赖在善意的人们心中上帝的裁决。

这类人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人们普遍的舆论。他们体现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只要你们愿意，你们便会看到加里波迪是新意大利的化身，这个新意大利自身就包含着意大利往昔痛苦的悲剧、她隐忍的耐性、善于欢欣鼓舞行动的天赋特征，更主要的是包含着意大利对外来奴役的憎恨。既然

决定意大利究竟是复兴还是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么，上述那几点是会使种种虚荣的傲气以及灾难性的不和得到抑制的。

乔治·桑

1859年7月4日于诺安特。

今天，米兰自由了，意大利中部已经宣布赞成全国统一。西西里正在反抗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而此时此刻加里波迪正在西西里。他打胜仗的传闻，总是比他本人先行到达。今天是5月26日，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巴勒莫是否已经被他的部队所攻克。现在，关于他冒险事迹的传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风传得要多，但就他的情况而言，传说往往都得到证明是确有其事。加里波迪似乎是无所不能的。那不勒斯发表公告说，他已一败涂地，但这份公告无济于事，并没有一个人相信。因为早在事件发生之前，历史即已宣告加里波迪是胜利者。他会被敌人击败吗？不！他又一次无所畏惧，蔑视一切。他又再次去冒种种风险。他率领着有限几名和他这位领袖一样勇敢的追随者，登上了前往与强敌交手的路程。他有采取神奇莫测行动的声誉，显然是依靠着一个奇迹登陆的。敌人在深山大岭当中搜索他率领的这一小队人马，说明敌人内心十分恐惧。接着敌营一片慌乱，敌军很可能是在还未见到他的影踪之前，即已溃散逃遁。那不勒斯宫廷则惊恐万状。 298

虽然后无增援，几乎是孤军作战，加里波迪仍然成为一个奇迹般的人物。新纪元的王旗和各个帝国的皇座都在他面前发抖。全欧洲的目光都集注于他一身。每天早晨，全欧洲的人都要问："他现在打到什么地方了？他昨天干了什么？"他手创业绩的记录有如一首史诗。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英雄时代的信仰，也看到了骑士时代

的奇迹又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重新恢复起来。只不过在昨天，我们那些聪明的自由派思想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世界已经衰老，或者已经死亡；还说什么在当今这个昌明与理性的时代不再可能出现奇迹，再没有什么伟大事物能够再次震撼我们这样先进、如此优越的文明。但是，今天他们是不是还这样说呢？他们说的话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这帮头脑聪明的人物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在要驱逐外国人和夺回自由的关键时刻，这帮人究竟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既贫穷，又没有权贵撑腰，而且他在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像任何人一样为重重障碍所困；但是，只要他一只眼睛眨一下，就有亲密的朋友、忠诚的支持者、勇敢的伙伴和热心的平民大众群集到他的周围。所以说，这个人由于有信仰，他也就具有力量！只要他说一声耳语，或是暗中打个手势，勇敢的人们便蜂拥前来参加他的事业；人民起来了，种种危险和重重障碍在他们面前步步后撤；全世界从南到北，由东至西都在颤抖，甚至在护卫国王宝座的军队尚未被粉碎之前，这个世界便宣告那岌岌可危的王位已被推翻。人们感觉到：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如果不发生在今日，就会发生在明天。人们也感觉到：这是人类的意向，并且已经由上帝给以指出；加里波迪万一在战斗中阵亡，大家仍然会见到他的灵魂骑马走在他那战无不胜的军团前面；单是他的名字就会为他生前创造的奇迹写出续篇。

意大利今天有三位支撑危局的伟人。我不把那些踌躇退缩的人计算在内；略去不计的，还有那些为民众发自心灵深处的情绪所感动，一直在满腔热情地、滔滔不绝地为彻底挫败外国入侵者，为争取意大利统一而大声疾呼的人。这决不是一次有关原则的讨论，而是心灵向意大利和自由发出的呼吁。因此，我们只提出三位为首的，并且是最重要的人物。当前，这三位人物代表着我们突然

面临的危局所包含的三个因素：昨天、今天与明天。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彼此非常相似。维克托·伊曼纽尔如果不是不幸而当上了国王，原本是会同加里波迪一起转战疆场的。但他被社稷和其它种种军政要务所羁身，只好暂时停步不前，必须静候时机，等待人民的声音和上天的意旨召唤他去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的时刻的到来。因为当全民热烈呼吁把建立一个伟大独立国的重任交给一个 299 人时，去建立一个伟大的独立国就是所有职责中最光荣的职责，而且也是所有政治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于是，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便为了意大利的权利挺身而出，而且这个任务又有幸落到了一位以忠诚著称的志士身上。顺便提一句，在意大利语中，加兰图莫君王这一流行称呼的意思是不可能用“正直的君王”这几个字来充分表达的。这一称呼的意思更接近于“品格高尚的人”。这一点反映了更意大利化的，因而是更准确的词义色彩。这个意大利词远不仅指普通的、不可侵犯的正直品质，而且还更多地表达出高度勇敢和骑士自豪感的概念。

第三个人物置身于这两个光彩夺目的人物之间。他深沉冷静，百折不挠，一直注视着意大利的命运。这辆由贵族、教士、平民和军队合拉的四套马车非常难以驾驭，它的缰绳如果一旦不再掌握在加富尔坚定不移的手中，那就要像意大利人所说的“瓜伊！”了，其意思就是说：意大利就要遭殃了！“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方面必须为了“未来”而通力合作。

加富尔无疑对“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因素都了如指掌，但是命运却安排他去特殊照顾“过去”的需要。加里波迪性格易于冲动，勇往直前要去抓住“未来”，所以代表着另一个极端。他的气质以及他对自己所负的惊险的使命所怀有的感情，无疑会使得他对政治家有时认为似乎有必要把行动拖延的作法怒不可遏。维克托国王则肩负着“现在”的全部重担，他不仅精忠爱国，而且性

格沉着镇静，身心健全，因而具有在他所处危险地位所非常必需的力量。

有一个疑问产生了：他们三者之间的不和会不会严重危害共同的事业？人民群众虽然隔着一段距离旁观，但对整个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强烈地感觉到：拯救国家要靠这三者的和衷共济。

我们出于本能，全心全意赞成加里波迪的大胆作风。我们也相信，在斗争最激烈之际，思想必须给行动让路，审慎应该让冲动先行。尽管如此，有种一般的感情，不，应该说是有种普遍的民意使我们不得不记录下这样的评价：伊曼纽尔国王和加里波迪是意大利的一支臂膀和一把利剑，但加富尔却是意大利的一面盾牌，没有这面盾牌，前面这两位大勇者必定会在敌人的暗箭底下丧生。

这面理性的盾牌在武装起来的意大利与满怀敌意、怀疑，或者是无动于衷的欧洲之间举起。加富尔举着盾牌，保护了荷马史诗

300 式的战斗，往法国人的心田灌注解放的热情，还把信心赋予冷漠胆怯的人们（这类人身上的惰性已经成了事业的大害）。在各个阶级尚未万众一心团结起来奋起斗争之前，加富尔一直都在解除有产阶级的顾虑，从面使得回避斗争的行为成了千夫所指的奇耻大辱。反之，如果提出了太新太奇的主张，那么，回避斗争的行为便会以恐惧这种新主张的口实作掩护，就可能被人认为名正言顺。

我们还不至于主张除了君主立宪制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其它驱逐外国人的办法了，甚至竟认为连光荣的法军援助也大可不必。意大利虽然已证明本身能够独力完成统一大业，不过当时如果没有大多数列强的首肯，意大利一方而要抵御野蛮的侵袭，另一方面又要制止因胆怯而把事业半途而废，这样一来，完成统一的任务就要花上五十年的时间。尽管过去的传统非常顽固，但列强的多数仍然给了意大利以支持，这正是加富尔的审慎为意大利所赢得的成果。加富尔坚持了一个对意大利来说是唯一的、适时的、却又是切

实可行的政策，所以他在意大利的解放事业中起了作用，否认这一点就是不顾事实，忘恩负义。

我们大家心里很明白，当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正在为国如此增添光荣之际，我们要求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的愿望可能会遭到那些正在执行意大利政策的很多人的反对。这种愿望也可能有损于为人们坦率而又热烈地坚持的信念。其实，我们自己不仅尊重这些信念，而且也同样对这些信念抱着坚定不移，全心全意和至死不渝的态度。我们只是不同意把这些信念用于当前的情况，因为我们深信，任何人，只要他热爱意大利，就必定希望意大利的生存是不折不扣的生存，是整个意大利的生存，其中既包括她机体内的每一根纤维，也包括她所具有的全部力量、伟大和光荣。

因此，当欧洲保持缄默和奥地利佯装沉睡的形势对意大利来说是隐伏着一场可怕的新冲突之际，意大利三杰之一必须勇敢无畏地面对一切，而三杰中的另一位应当去完成伟大的任务，至于其中第三位则应当负责时刻守望警戒。

要使三杰分工合作看来似乎无法做到。“过去”总是阻碍着“将来”，“将来”却又一直在造“过去”的反，“现在”在这二者致命的对抗中则只能通过灾难性的斗争来完成本身肩负的使命。这就是历史的安排，这固然是一种铁而无情的规律，但是幸而历史也记载下这个规律可喜的例外情况以及这个规律种种惊人的不同表现形式。

历史宣布：如果其中没有意志、良心和人类智慧的最大努力，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壮丽的或是恒久的事业都不可能彻底完成。只要意志、良心或人类智慧三者缺一，那就宛似一场猛烈的飓风过后，国家如果没有被彻底摧毁，也只能缓慢而又痛苦地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起来。

上天不会使我们的希望落空，上天同时也应允：摧毁了那种令 301

人憎恨的统治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之后，在其废墟上将会出现牢靠地奠基于正义与理智基础上的意大利的统一！

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在紧急关头人人都应当为之而牺牲。但愿爱国主义能够保证，作为意大利之魂中一位不可缺少的豪杰不至去危及另外两位豪杰的生命！万一发生这种悲剧，人们就不得不为过去一直付出的最崇高的努力以及所怀有的最美好的希望一掬痛苦之泪！

我们只能切望已经善始的奇迹将会得到善终，切望意大利的爱国革命不会像其它革命那样，由于太快把革命队伍的人耗得筋疲力竭而中途夭折；我们也切望这一次革命能够作出一个伟大崭新的范例，因为由意大利来给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范例是上帝的意志。

乔治·桑

1860 年 5 月 26 日于诺安特。

302

维克多·雨果的演说辞①

女士们，先生们：

我应诸位要求来到了这里。以自由名义设立的讲坛，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对我发出召唤，我都一定出席，因为我的生性如此；而且我认为把一个真理告诉诸位是我的责任。

这个真理就是：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伟大事件，任何人都不可以漠不关心；争取世界自由的庄严任务正在开始，它要求大家共同

① 在“西西里之友”1860 年 6 月 14 日于泽西岛组织的一次大会上的演说。——仲马

努力，协同一致，并且全心全意地给予帮助；对于这个要求，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不闻不问，任何一颗心都不应该不为所动；不论什么地方有发自全民的呼吁，在所有人的胸膛都应当得到回响；只有一文钱的人应该把这一文钱献给解放战士，只能找到一块石头的人应该将这块石头投向暴君。

动手的人动手，动口的人动口，让大家都行动起来吧！是的，大家都各就各位准备好行动！有利的形势就要来到。让公众的鼓励成为英雄们的精神欢乐！让群众的热情燃烧得如火如荼，就像一个熊熊的熔炉！不是手执宝剑战斗的人，就以口和笔来宣传主张，加入战斗！这其间不容有人保持中立和无所事事。要使那些正在战斗的人感觉到他们受到尊敬，被人爱戴和得到支持！让西西里群山的烽火和欧洲每个山头的烽火围绕着那位坚守巴勒莫的大勇者周围熊熊燃烧吧！

我刚才使用了暴君这个词。是我夸张吗？是我诽谤了那不勒斯政府吗？我们不要再考虑字眼了，还是来看看事实吧。请看：这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甚至还可以说是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 。

我们现在要提到的那不勒斯王国只有一个机构：警察局。每个区都各有其"笞蹠刑委员会"。阿约萨和马尼斯卡尔科这两名警官的权力仅次于国王，他们挥动大棒，前者敲击着那不勒斯，后者捶打着西西里。现在大棒是土耳其式的统治工具，但是这些统治者走得更远，他们采用了中世纪罗马宗教法庭的办法——严刑拷问。

是的，他们采用了严刑拷问。请听听这类情况吧。一个名叫布鲁诺的警官把犯人的脑袋捆在双腿中间，直到招供为止。另一个叫做蓬蒂洛的警官把犯人放上烤架，在下面烧火，把这称之为"坐火椅"。更有甚者，一个名叫卢伊季·马尼斯卡尔科的还发明了一种刑具，把受刑者的双手双脚塞进去，然后逐渐拧紧螺丝，把犯人 303

的四肢慢慢压断，这种刑具被称为“天使机器”。还有一种行刑方法是把犯人的双腕吊到墙上的两个环内，再把犯人的双脚如法泡制，吊到对面一堵墙的两个环中，然后行刑者跳到受难者身上，使他全身脱臼。还有折断犯人十指的拶指器，也有一种绞压挤头器：这是一个铁环，上面的螺丝越拧越紧，人的眼珠便向外鼓出，最后跳了出来。

有时也会有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无辜犯人逃脱虎口。例如一个名叫卡西米罗·阿尔西马诺的人就逃跑了，于是他的妻子儿女便被抓来顶替他坐火椅。扎法拉诺岬位于荒凉的海滨，警官们把装着犯人的麻袋拖到海边沉入水中，一直等到麻袋里的人毫无声息才拉出水面对他们说：“招供！”如果犯人拒不回答，他们又把麻袋放回水中。墨西拿的基奥万尼·维安纳就是这样被折磨死的。

在蒙雷阿莱，一位老人和他的女儿有爱国嫌疑，老人被鞭笞致死，女儿虽然身怀六甲，但仍被剥光衣服鞭打身亡。先生们，这些事都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干出来的。他的名字是弗朗西斯二世。这些就是蒂贝里乌斯[1]的国土上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吗？是真的吗？是哪一天发生的呢？就是今年——1860年发生的。还有昨天的所作所为：巴勒莫被炮火轰成一片瓦砾，血流成河，居民被大批屠杀；还加之以骇人听闻的、有如疯病遗传那样一脉相承的破坏城镇的欲望；这几页历史将满怀厌恶之情把波旁王朝的朝号一笔抹掉，并另外为之取名为“炸弹”王朝。

是的，这些暴行都出自一个二十岁青年之手。先生们，我坦率地对你们说，当我想到这个卑劣的小王时，我感到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他是一个多么愚昧的人！在应该满怀仁爱、信仰和希望的

① 蒂贝里乌斯(Tiberius,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罗马皇帝，在位期间是公元14年至公元37年。——译者

年龄，这个可悲的家伙竟在打人、杀人。这就是“神授君权”会把一个可悲的生物变成什么样子。“神授君权”用未老先衰和对行将入木的恐惧取代了青少年时期所具有的宽厚感情。它那血迹斑斑的传统像锁链一般套住了王子和人民。“神授君权”还把王族的全部影响——都是些可怕的东西——堆在新登基的国王周围。如果使阿格里披娜[1]脱离尼禄，让喀德琳·德·梅迪西斯[2]和查理九世分开，也许就不会再产生尼禄和查理九世那类暴君。神授君权的储君一拿起王笏，就见到阿约萨和马尼斯卡尔科这两个历史罪人和食尸鬼向他走来。在别的地方，这类人则自称为纳西苏埃和帕拉斯，或者自称为维勒奥伊和巴切利厄[3]。这两个食尸鬼牢牢地控制住这个头戴王冠的卑劣少年：动用酷刑者居然大言不惭地声称：“我乃政府。”“笞蹠刑者”说：“我乃当局。”警察制度则自称：“我乃替天行道。”于是他们便对少年国王追溯他的历代祖先。他们提起他的曾祖斐迪南一世，此人曾说过：“世界靠节日、面粉、绞架[4]三者统治。”他们也提起他的祖父——专设圈套害人的能手弗朗西斯一世，还有他的父亲——最爱用葡萄弹杀人的斐迪南二世。他们问这个少年是否会数典忘祖，放弃祖先的信仰。他们向他证明：仅出于孝道，他也应该变得凶狠残暴。这个少年开始时勉强默默听从，不久之后便沉醉于极权所能任意施展的兽行之中，因而这个世界便被这些少年恶魔所害，而且必然会有这类继续执行过去暴政的年轻国王。

304

① 阿格里披娜为罗马暴君尼禄之母，公元49年改嫁罗马皇帝克罗狄乌斯。她在达到使克罗狄乌斯将其与前夫所生之子尼禄立为继承人后，于公元54年将克罗狄乌斯毒死，随即亲自伴送尼禄至近卫兵营，宣布尼禄为皇帝。尼禄在位初期，阿格里披娜权势极大，后因支持克罗狄乌斯亲生儿子对王位的要求而被尼禄杀死。——译者

② 喀德琳·德·梅迪西斯(1519—1615)法国皇后，法兰西斯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之母，查理九世未成年期间(1560—1563)由其摄政。——译者

③ 可参见任何一部关于路易十五的历史。——原编者

④ 原文为 Festa, Farina, Forca 。——译者

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得到解放，我差一点也要说：这个国王也必须得到解放！这就是加里波迪的任务。

加里波迪！加里波迪是谁？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但是，这里所说的"人"是指这个词最崇高的意义。他是一个捍卫自由和人性的人，他的同胞维吉尔肯定会称他为真正的人。

他有一支军队吗？没有，他手下只有少数志愿者。他有粮食给养吗？毫无。他有弹药吗？最多只有几桶。他有大炮吗？只有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些。

那么，他有力量的秘密何在？他是怎样设法取胜的？他身上有什么特异气质？我现在就把答案告诉大家，那就是人民的精神。不论他冲向什么地方，进展都像火舌蔓延一般神速。他率领的少数人就能使对方整个团吓呆，以致无还手之力。虽然他在武器方面处于劣势，但他所拥有的那一点武器就足以震慑敌人，他的步枪射出的子弹连炮弹也无法与之匹敌。他到达哪里，革命就随之面发展到哪里。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之中，你不时会瞥见他身后有一个女神的身影，宛如他真的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位英雄。

虽然敌军抵抗非常顽强，这场战争却轻易取胜，令人感到惊奇。一个普通人只领着一支小小的军队便围攻起整个王国。妇女们向他投掷鲜花，男人们唱着歌作战，保皇军四散溃逃。整个军事冒险是一首史诗。这次战争像蜂战一样辉煌夺目、规模庞大、热闹非凡。

305 你不能不赞叹他在军事进展中各个取得辉煌战果的阶段。我可以非常肯定地预言，到时候（这个时候定会来临）这盘赢棋一步也不会缺少：夺取马尔萨拉之后是巴勒莫，巴勒莫之后是墨西拿，墨西拿之后是那不勒斯，那不勒斯之后是罗马，罗马之后是威尼斯，威尼斯之后便全国解放。

先生们，我们现在亲眼看着的这场西西里地震是上帝的杰作，

你们可以看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信仰和自由在地震现场上空发出冲天的火光，这是一次使埃特纳火山爆发也为之黯然失色的喷发。

是的，必须如此。这片火山爆发的土地要给全世界作出一个榜样，这是多么不同凡响呵！

呵！当轮到自己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刻一到，人民是多么了不起！他们发出怒吼，他们举行起义，他们忘却了低级趣味和人类卑下的一面——这一切又是多么令人赞叹！鼓励丈夫向前冲，甚至自己也亲身参加斗争的妇人们，还有向儿子们高呼“冲啊！”的母亲们，她们是多么了不起！呵，冲去拿起武器，自由地呼吸，过着真正的生活，齐声呐喊，看到光明正展现在地平线上，这都是一些多么巨大的欢乐！

一个人不再考虑自己发财致富，不再想到金钱，不再想到口腹之欲，不再想到享受欢乐和醉乡滋味了。耻辱与自豪都是具体的。人民已经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他们昂首的姿态使暴君们狂怒。野蛮的暴行销声匿迹；专制的暴政分崩离析；良知反抗奴役；希腊人挣脱土耳其人的羁绊；弥涅耳瓦①女神朴素无华的身影手握长矛在阳光下冉冉升起。坟墓打开了，“起来！”的召唤从这个墓穴传到那个墓穴，一个个地传下去。起来吧！因为这比生命更重要；这是对自由理想的礼赞。

呵！心脏如今跳得多么神妙。当那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们感到愤怒的火焰又重新燃烧，当已沉沦下去的一切又再度崛起，当长期被消失的光芒又恢复原有的欢乐与活力，当斯坦布尔又变回拜占廷，塞蒂尼阿又变回雅典，罗马又变回原来的罗马的时候，往昔被击败的英雄们感到了安慰，被放逐的先贤们眼中含满了泪

①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学问、战争等等之神。——译者

水。

我们大家不论是什么人，都对意大利欢呼喝采。让我们来赞美意大利这个产生奇迹的国土。意大利这仁慈的母亲。就是在她这样的国家里，抽象的教义都变得具体可见，因为就其荣誉来说，这些国家仍是贞洁的处女，但就其所产生的进步而言，她们又是成熟的母亲。

你们现在听我讲话的诸君是否把意大利的情况想象得非常美好呢？意大利自由了！自由了！从塔兰托海湾到圣马克礁湖都自由了；马宁啊，因为我在你的墓前对你发誓：威尼斯将成为欢乐的城市之一。请告诉我，你们是否想像得出今日的梦想将会成为明日的现实？以往的一切谎言和无稽之谈，灰烬瓦砾和漫漫长夜都已经完结，成为过去。意大利如今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意大利如今又是真正的意大利了！一度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称的地方现在又是一个国家了；过去毫无生命的躯壳如今又有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以往的幽灵此时变成了一位天使长——一位强有力的、展开双翼佑护世界人民的名为自由的天使长。光芒四射的意大利死而复苏了。看啊！她站起来对全人类微笑了。她对希腊说：“我是你的女儿。”对法国说：“我是你的母亲。”诗人、演说家、艺术家、哲学家、全人类的顾问、人间智慧的耆宿以及历代盛世元老院的元老全都群集在她的周围，而且还有但丁和迈克尔·安吉洛这两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天才分立在她左右两旁。

306

“你在意大利会亲眼看到完美伟业中之最庄严者”——这是政治家们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多么伟大的胜利！自由意大利的诞生是何等了不起！“统一”有如一道闪电划过米兰、都灵、热那亚、佛罗伦萨、波洛尼亚、比萨、锡耶纳、维罗纳、帕尔马、巴勒莫、墨西拿、那不勒斯、威尼斯、罗马这一群姊妹城市无垠的太空，这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呀！

意大利站起来了！意大利向前迈进了！女神现身啦！她突然崛起于世界，把自己天才所特有的伟大而令人愉悦的动力传导给世界的进步事业。欧洲将要被她惊人的荣耀所感动。即使各国人民见到一颗新星出现于天空，他们的目光也不会比见到意大利的崛起而显露出更加欣喜的神气，他们的脸上也不会浮现出更加崇高的感情，他们的心里也不会体验到更加强烈的赞佩和欢乐，全世界也不会被照耀得更加令人眼花缭乱。

先生们，如果我们不仅要去解释正在准备的事情，而且还要去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便不要忘记这一点：加里波迪是一位既属于今天和明天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属于昨天的人。在他成为一个为统一意大利而战的士兵之前，他曾经是罗马共和国的一名战士。在我们看来，在所有懂得为了沿着曲折途径去达到目标必须缓缓蜿蜒前进的人看来，一开始已公开表明了的主张之所以改换形式，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最后再现而已。1860 年无非是 1849 年的继续。

解放者是伟大的，让人民无论在解放者成败起落的时候都一直感激他们吧。昨天是流泪，今天是赞美。天意自有一个恢复均衡的办法：约翰·布朗在美洲被打败，但是加里波迪在欧洲获得全胜；在查理斯敦臭名昭著的绞架前备受折磨的人性，在卡拉塔菲米闪闪发光的宝剑的保护下，又有了安全的保证。

我的兄弟们，现在是欢庆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彼此拥抱的时刻。让我们抛开排除异己感情的暗影，捐弃政见的种种不和，因为 307 它们在当前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圣洁时刻，让我们把目光只集中于一个神圣的任务，集中于一个庄严的目的，集中于长天破晓——也就是把目光集中于世界各民族的解放。让我们大家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共同呼出适于人类并无愧于上苍的振奋人心的口号："自由万岁！"是的，即使现在可悲地耽迷

于奴隶制度的美洲已被变成了沉沉黑夜，那么就让霞光再次把欧洲照耀得一片红灿灿吧！是的，让我们向古老大陆的文明表示敬意，因为这片古老的大陆已经由巴斯噶消灭了迷信，由维尔柏福斯消灭了奴隶制，由巴卡里阿消灭了绞架；但愿那古老的文明如今再次重现，光芒四射，永不熄灭，并且在人类头上高高举起它那由法、英、意三个巨大火把联合起来的古代烽火！

先生们，最后让我再说说有关西西里的问题。

这首壮丽的史诗结局将会如何？它的特点又是什么？那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道义性质的法律，那就是这样一条庄严的法律：暴力不复存在。是的，先生们，暴力被消灭了，只有正义存在。

仅存的强力只能是具有道义性质的法律，它就是正义和真理，它就是地球上的人民，它就是作为理想之源的人的心灵。人间只有良知，上苍则有天意！

暴力是什么？宝剑又是何物？请问，有思想的人当中谁会畏惧刀剑呢？害怕刀剑的不是我们法国的自由人，也不是你们英国的自由人。意识到自己是正确的人总是把头高高抬起。暴力和宝剑是消极的东西，宝剑只不过是划过黑暗的一道可憎的微光，而且它迅速而可悲地转瞬即逝。正义却是永恒的光辉。正义是人类灵魂中真理的内涵；正义是存在于一个人本身之内的活生生的上帝。

因此，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有胜利。一个单独的人只要手中有正义，就会有很多军团前来相助。匹马单刀，只要是为正义而战，就会燃点起熊熊的天火。谁宣告正义，谁就宣告胜利！障碍吗？什么障碍也不会有，一个也不会有。“未来”的意志谁也不能逆转。我们只要看看欧洲那些抵抗“未来”意志的国家所得到的下场就清楚这一点了：奥地利正在瘫痪；对于俄国，皇帝退位的命运已经临头。你们再来看看那不勒斯：那里的挣扎也是徒劳。垂死的“过去”的痛苦正告终结，刀剑正成为过眼烟云。那些名叫兰札、兰迪、

阿奎拉之流只不过是些幽灵。此刻弗朗西斯二世也许还以为自己依然是个国王，但他想错了。我现在明白地告诉他，他不过是一个鬼魂而已。他想要拒绝投降条件，想要像他曾经在巴勒莫进行过的大屠杀那样在墨西拿再来一次大屠杀，想要死死抓住暴行这个法宝不放，但这一切挣扎手段统统都是徒劳。因为一切都已结束，他的王朝已经寿终正寝，驮他去流放的黑马正在用四蹄踢打着他皇宫的大门。先生们，我对诸位再说一遍：现实只有一个，这就是正义。如果你们想把正义和暴力作个比较，那么就用数字比较的方法来试一试。5月11日八百人在马尔萨拉登陆。6月7日，也就是二十七天以后，他们就使得一万八千人不得不登船逃离巴勒莫。这八百人所代表的就是正义，这一万八千人所代表的就是暴力。 308

让所有受苦的人得到安慰，让一切奴性十足的人鼓起勇气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铁面无私和合乎逻辑的。

我要向四面八方传出的口信是这样一句话：抱着希望！让俄国的农奴、埃及的农夫，让无产者、贱民、被买卖的黑奴和被压迫的白人全都抱着希望吧！锁链有如一张大网，网在完整无缺的时候是有力量的，但是只要有一个环、一个网眼断裂，整个网就会散脱。专制主义的团结也就不过如此。教皇比他本人想像的更类同于苏丹。但是我再重复一次：结局即将到来。呵！形势的力量多么美妙！解放是一种非凡的事情。自由是一个要求我们跳越过去的神圣深渊；革命在本质上是不可抗拒的。进步如同万有引力规律一样必然；那么谁又能用镣铐把它束缚住呢？推动力既然已经施加，不可控制的物体就运动起来了。暴君们，我要激激你们：只要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来挡住落下的石头，使滚滚的河水倒流，将雪崩抗住，不准意大利再向前进，把时代倒退到1789年，把上帝一手投入光明的世界拖住，叫它停滞不前吧！

309

第六十三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军团的创建

加里波迪将军没有写到他1859年进军的情况。我们现在就依据一些可靠的文献记载来对阿尔卑斯山猎兵的卓越成就作一次简略的回顾，把这一段空白补上。

在诺瓦拉战役和法国人占领罗马之后，意大利似乎被征服了很长时期。奥地利作为威尼斯和米兰的统治者，在佛罗伦萨、帕尔马和摩德纳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她便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皮埃蒙特。教皇庇护九世重返罗马。那些红衣主教和主教的专制统治比1847年以前更加利害；他们由于有外国刺刀作后盾而加强了的统治遍及整个教皇国。在欧洲处处获胜的反动派认为革命已被摧毁，认为意大利问题业已彻底解决。但是，反动派想错了。

革命者作过最大努力之后失败了，他们被驱散、追捕，不得不再度流亡。但是，要求独立的愿望在意大利依然继续存在，其生命力丝毫未被窒息。意大利半岛上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很快又聚集在皮埃蒙特政府周围，于是皮埃蒙特政府便打算恢复对民族运动的领导。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与英、法缔结的同盟以及撒丁军队在特拉克特桥和切纳伊河两岸的辉煌战功使维克托·伊曼纽尔有权利派出一名代表出席巴黎会议。这个情况使得意大利终于能够明确而公开地进行申诉。奥地利对此的唯一答复却是一味反过来指责皮埃蒙特，宣称奥地利不打算把对意大利的政策作丝毫修改。

此后，蒂伊勒丽埃①内阁摆出一副演调停人角色的脸孔。它与维也纳宫廷开始谈判，设法说明必须作出若干让步——不是对自由思想让步（对自由思想绝无让步可言），而是对民族感情作出若干让步。它声称，除非付出这个代价，否则无法维持和平。但蒂伊勒丽埃内阁的努力毫无成效。无数冗长的公文往往来来，可是并无任何结果。维也纳宫廷非常顽固，只谈对方采取背信弃义的手腕，只说对方迁就令人万分憎恶的感情，一味指责对方在伦巴第、威尼斯、托斯卡纳，以及在帕尔马和摩德纳两个公国煽动叛乱，而且维也纳宫廷对皮埃蒙特日益流露出有增无已的敌意，对法国则越来越不信任。 310

1859 年 1 月 1 日拿破仑三世当着各国使团对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胡布纳尔男爵说："我很遗憾我与贵国政府的关系不如过去融洽，但我请您代我向贵国皇帝保证：我对他的感情一如既往。"

这番话的含意相当暧昧，但每个人从其语气都听得出开战已成定局。如今尽管《箴言报》无数次加以否认，但几个月前事实上已开始了的备战工作正在加倍积极地继续进行。

英国比任何一国都更加害怕一场冲突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为了急于阻止这场冲突，便派遣考利勋爵到维也纳，希望使出一切调解手段，设法在皮埃蒙特、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建立起亲善关系。英国还伙同俄国一起提议召开一个会议，并且明确说明以下述条款作为拟议中的会议讨论的基础：

定出能够使奥地利与撒丁维持和平的条件。

决定法、奥从教皇国撤军的最好方式。

考虑在教皇国和意大利其它各个邦国采取内部行政机构改革是否适宜，因为旧有的行政机构已经表现出来的缺点必然要导致产生经久而危险的不稳形势与不满情绪，同时也要考虑所进行的

① 蒂伊勒丽埃（（Tuileries））：巴黎皇宫中的著名花园。——译者

改革应该属于什么性质。

意大利各邦国之间成立联盟以互相保障内部及外部安全，以此代替奥地利与各公国之间缔结的条约。

法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谈判的基本原则。奥地利政府也表示同意，但在表示同意之际却又有一些保留，而且总是回避，不提出任何正式的或明确的条款。首先它要求撒丁裁军以保证谈判所必需的和平气氛作为必要的措施，其次要求把奥地利参加会议作为绝对必要的条件。这个要求遭到一致反对，于是维也纳的内阁便代之以提出立即普遍裁军的建议。

311 在这些外交预备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意大利国内群情日益激愤。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很多志愿者从全国各地，从伦巴第、威尼斯、托斯卡纳和教皇国群集到都灵，来到维克托·伊曼纽尔的麾下从军。这是一股令人敬佩的爱国主义激情。大家都捐弃了党派之间的仇恨，忘却了城市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嫉妒；再也不分谁是米兰人，谁是佛罗伦萨人或是波洛尼亚人，因为大家都是意大利人。人民不再为抽象的思想、政治上的诡辩和国家政体的形式而操心，他们唯一操心的神圣事业就是祖国。

没有一件事情不受到密切的注意。最微小的细节，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不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只要是与国家大业有关，都变得重大无比。每一条消息，每一个事件，每一种形势都使他们精神奋发，使他们内心激动，使他们勇气倍增。报刊不断宣传在撒丁国王领导下的独立统一，不断告诉我们米兰的惨状已经达到顶点；由于执行不可胜数的野蛮刑罚的刽子手不足，米兰的奥国当局只好利用克罗地亚人用大棒去捶打男人，用鞭子去鞭笞妇女。读了这些报刊的读者立即把他们对奥地利的憎恨转化为狂怒。人们到处可以听到以下的呼声："人民群众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响应'意大利万岁！伊曼纽尔万岁！把奥地利人赶出去！'这个口号！"

议会在都灵开幕的当天，国王向出席会议的全国代表发表演说时提到皮埃蒙特与奥地利之间的对抗，他说：

“在新的一年所莅临的地平线上丝毫也不宁静。然而，你们定会把你们一贯的热忱用于你们所担负的议员的职责上。我们因有过去的阅历而更强有力，就让我们坚决向前迈进，去迎接未来为我们准备的任何前景。如果我们的政策基于正义，基于热爱自由和热爱祖国，前途就会非常灿烂光明。我们的国家按幅员来说，尽管是个小国，但是按其捍卫的事业和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同情来说又是一个大国，它的信誉在欧洲各国议会已经得到提高。不过，这种形势也并非没有其危险之处，因为在一方面，我们尊重我们曾签订过的条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对意大利各地传来的痛苦呼号麻木不仁。我们团结一致就会有力量，我们的权利正当就会充满信心，让我们坚定而审慎地等待神意裁决吧！”

这番庄严的话语把志愿者的热忱提高到了极点，因为这样一番话使这批志愿者推测到，他们很快就会看见好管闲事之徒或官员们的那些文牍——备忘录、议定书等等——将会被实际行动所代替，他们终于能够去营救被压迫的弟兄。对于能否成功，没有一个人抱丝毫怀疑态度。对此他们难道没有得到凭凡蒂、杜兰多、库基阿里、季阿尔迪尼和其他很多人所作出的保证吗？他们这几个人 1848 年和 1849 年在罗马以及伦巴第战场上已无数次证明自己勇敢无畏和忠于祖国。现在这几个人难道不打算在争取意大利独立的英勇战士加里波迪率领之下作战吗？ 312

这位罗马共和国的杰出捍卫者 1849 年年底被迫离开意大利，登船前往美国，暂时在纽约受雇制造蜡烛，其后又曾到南美，但在那里找不到施展身手的可能，于是又重返欧洲，当了一艘商船的船长，从事一些贸易活动，获利很多，足以使他能够买下靠近撒丁海岸的小岛——卡普雷拉岛。他和几个儿子以及几个忠实于他的朋

友在小岛上安顿下来，过着简朴的隐居生活，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从事农业，等待着他可以再为意大利拔剑而起的日子的到来。

参加捐助百门大炮给亚历山大里亚市，是加里波迪在卡普雷拉岛居留期间仅有的一次公开政治活动。他是最先把名字签在这份计划后面的人之一。这份计划的发起人是威尼斯共和国前任总统马宁。这件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加里波迪已和马志尼分道扬镳，并且站到了以维克托·伊曼纽尔为公认领袖的那一边。

很可能就是由于加里波迪的这个行动，所以当奥地利的备战活动很可能导致战争的时候，国王和加富尔伯爵立即请求加里波迪帮助。加里波迪一得到去都灵的召唤，便赶忙起程。他多次晋见维克托·伊曼纽尔，而且在他和这位国王之间很快便建立了友谊。他们两人的友谊比通常君主与臣属之间的友谊亲密得多，也诚挚得多。加里波迪被任命为陆军少将，由他来统率一个志愿兵团。这两项决定虽然并未在官方报刊发表，但立刻从阿尔卑斯山巅传到西西里的最南端，并且家喻户晓。对崇拜加里波迪达到狂热程度的青年，这两项决定发生了惊人的影响。

313 加里波迪从来不曾像这时那样高兴。对于这位正直豁达的人来说，所谓光荣事业只不过等于确信这个事业能胜利进行到底。他最真心实意祈祷的事即将实现，他毕生的希望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他不再记得往事曾经令他失望，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已经看到被不可抗拒的激情所推动的市民大军在浩浩荡荡前进，去攻击和摧毁专制暴政的一个个碉堡。他坚信灾难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独立自主的意大利定会与世界上最自豪的一些国家平起平坐。

贝尔坦尼医生曾经告诉我们，在 1859 年 1 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看见加里波迪走进他的书房。这位将军容光焕发，向他

伸出一只手，用充满感情的声音说道：

“这次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工作了。今天我去拜访了上头，结果使我完全满意。我得到批准去请我所有的朋友作好准备。如果想要使意大利在事实上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就必须有绝对的统一。因此我要依靠你和你的积极合作。”

“可是法国怎么办？”贝尔坦尼医生紧握着他的手问道。

加里波迪回答说：“我们的人越多，我们越没有必要去为外国人伤脑筋。让我们统一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样我们便能够自己靠自己了。”他又加了一句：“只要全民皆兵，有朝一日我们便会为我们的自由而战；但是当前还是先让我们把自己变成士兵吧。”

加里波迪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往日的战友召集到自己周围。他旧日的战友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大勇者，他们的勇敢与他们的爱国心无分轩轾。在那不勒斯军校受过训练的恩里科·科森兹曾经光荣地参加过1848年的威尼斯保卫战。加埃塔诺·萨基曾在加里波迪麾下为蒙得维的亚和罗马共和国服务，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无畏的明证。贾科莫·梅迪奇由于在1849年法国长期围攻罗马期间英勇保卫瓦斯塞洛而声名大振。热那亚的尼科莱·阿多伊诺是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曾经在皮埃蒙特军队当过上校，经历过意大利两次战役（1848—1849年）。尼诺·比克西奥就是1847年在热那亚的杜卡尔宫广场斗胆拉住查理·阿尔伯特亲王的马笼头的那个人，当时他对亲王说：“先生，渡过提契诺河吧！那么我们大伙都支持你。”他是一位近乎发狂似地热爱祖国的不屈不挠的造反者，在伦巴第当过志愿兵，然后又在曼图亚军团当过中尉，而后和扎姆贝卡里前去威尼斯；在巴勒斯特里纳战场被提升为上尉之后，在罗马成为少校，也就在罗马负了重伤。后来，他再度入伍进了海军，指挥过戈弗雷多·马梅利号战舰，是第一批在澳大利亚登陆的热那亚水兵之一。精力充沛的老人马罗切蒂以前是罗 314

马共和国的一位将军；利帕里是出色的工程兵和罗马军队的前炮兵军官；季奥万尼·费拉里曾经当过杜兰多将军的副官，是马纳拉的密友；纳奇斯科·布朗泽蒂，戈里尼，因德里诺，塔多利尼，萨托里奥和一大批这时响应加里波迪号召的人们，在以前都曾多次为意大利的光荣和独立冒过生命危险。

一开始发生了很多不受信任和令人寒心的事情。军政部长德·拉·马莫拉将军虽然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名勇敢的军官，但是他太过于墨守军事成规，所以不相信革命者的那一套办法，也不相信非正规军团会有任何用处。他过分刻板地坚持纪律，因而不能赏识游击队领袖们那种即使是有点古怪但令人钦佩的优良品质。他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得这支未来的军队在出发远征之前无法有一个本来可能有的，而且是必须有的坚强经久的组织。把什么军队交给加里波迪指挥的问题也没有定准；最初说把国民机动部队交给他，然后又说由他指挥从这支警卫队抽调出来的特别团，其中包括招募来的旧日流亡者和一些新兵。接着他们又说给他的是志愿兵团，一会儿又说是营，以后却说是连，直到加里波迪微笑着再三大呼："就是连吧！就是连吧！"为止。

志愿者多得数不胜数。绝大多数人都要求到加里波迪麾下服务，但被人用各种借口打发走。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编入了正规军——规定有的人服全期兵役，有的人服役三年，有的一年，有的在战争时期服役，外加休战后的六个月。由于泼冷水的结果，军队到头来只招募到开头拒绝加入正规军的那些人。

令人最不安的传闻在这些志愿者当中越来越风行。据说部长们意见分歧，法国政府已经正式要求遣散各种非正规军队。人们315 还断言，军政部长对追随加里波迪的志愿者没有好感，所以直到开始进军以前都把他们拨归内政部管辖。之所以决定录用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先把他们笼络住，然后再把他们去掉。

为了这些流言，梅迪奇上校曾与加富尔伯爵几次会晤，后者想使加里波迪的人放心，声明他非常尊重他们的观点，并不要求他们作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而且高度评价他们的坦率态度和诚挚的支持。同时加富尔也告诉他们，只要奥地利还有一个士兵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就要誓死把抗奥战争进行到底。首相的答复使革命的爱国者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十分急于非常明确地陈述本身对撒丁政府采取的行动和意图，以至有一天尼诺·比克西奥曾对加富尔伯爵这样说过：

"在此以前我们不断造你们的反，现在我们支持你们，将要与你们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的共同努力能最终得到胜利，我们会非常高兴。但是，如果经过这场战争意大利并没有诞生，这时要是有人企图解除我们的武装，以阻止我们单独战斗下去，那么我们就要重新造反，对一切企图压制我们或欺骗我们的人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他们依靠本身的耐性、精力和实际行动终于改变了军政部长对他们的恶感。梅迪奇被派往热那亚招募新兵，而且这次募兵得到意大利全国协会的协助。加里波迪也是这个协会的会员，他在1856年7月就入了会。在入会的当日他曾给盖奥吉奥·帕拉维奇诺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亲爱的帕拉维奇诺：

你是我们神圣事业的烈士——不幸的德·福雷斯特的朋友和战友，因此无疑有权受到我的信赖与爱戴。我拥护你，拥护马宁，以及你将把名字告诉我的那些意大利人。恳请你接纳我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有工作要我去干。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乐于接受你的命令。

忠实于你的

加里波迪。"

这个协会成立后不久，便得到内阁首相加富尔伯爵赞助。协

会通过在意大利半岛各地成立活跃的组织，也通过建立起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络，使这个运动建立了组织系统和得到统一，从而为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热那亚的爱国者提供了一支规模相当大的分遣队，其中有的人加入了正规军，另一些人则到库纳奥新兵训练站。这个训练站是专为投效到加里波迪麾下的新兵而设置的。最有本领的神枪手们的武器都是自费筹备的，他们成了骑枪连的核心，并且被伙伴们冠以“热那亚轻步兵”的称号。为了纪念他们慷慨的创举，甚至在有一些并非出生于热那亚的青年加入骑枪连后，这个称号依然保持不变。

志愿者不断从各省到达，他们的人数不久便足以编成两个营，每个营下辖四个连，由恩里科·科森兹任总指挥。

3月17日公布了发自帕伦扎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决定将集结在库纳奥的志愿军称为“阿尔卑斯猎兵”，录用期为一年。其军官、军士及士兵的薪饷待遇与正规步兵部队相同；在军法、军纪、军训方面亦与正规军队无异。各军官都将得到一纸由内阁首相签署的委任状。第二道命令授予加里波迪陆军少将军衔，并委任其为阿尔卑斯猎兵团司令官，但以其必须举行正式宣誓仪式为条件。首相曾致函加里波迪，把这项任命通知他本人，信内写道：

“政府所任命的阿尔卑斯猎兵团司令官，经验丰富，将才超群，治军有方，其部队之纪律一向严明，因而定能使新编部队所难免之缺陷得以补救，即把缺乏训练及涣散无主的现象加以改变。”

加里波迪复信表示感激这封证明了对他信任的来信，几天之后，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宣誓效忠于一位君主。

由于志愿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在萨维利阿诺又增设了一个由梅迪奇主持的新兵训练站，第三个新兵训练站则由尼科莱·阿多伊诺主持，他和梅迪奇、科森兹两人一样，临时获得了陆军中校的

军衔。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加里波迪开始直接与志愿兵接触。他对他们发表了这样一番勇敢无畏的、鼓舞士气的演说：

“我能给你们的只是白天忍渴受热，夜间挨饿受冻，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但是这些痛苦的尽头就是意大利的独立。小偷要被无情地枪决，如拒不服从命令，我也要严厉处分。现在你们大家努力吧，不要当敌人的俘虏，因为敌人不会饶恕你们的。究竟是像一条狗似的被一排克罗地亚士兵枪决，还是手握宝剑高呼“意大利万岁！”，扑到敌人尸体上牺牲，这就要由你们自己来选择了！”

317

这种简朴而坚定的语言使加里波迪部队的士气激昂到极点。他们从此对自己的司令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组织大军的最后几步工作立即进行。负责部队医务工作的是军医处长贝尔坦尼大夫，还有米兰来的皮埃特罗·马埃斯特里医生，帕维亚来的马罗齐大夫，克雷莫纳来的里帕里大夫以及曼图亚来的萨基大夫。这几位大夫起初拒绝批准他们认为身体经不起行军之苦的人入伍，但是后来他们大大地放宽了标准，因为他们经不住这些身体不好的人苦苦哀求，同时也看到这些人今后将会努力使自己达到所要求的标准。这些人大声喊道：“你们将会看到我们能干出奇迹来的！”他们当时讲的是真话，日后人们看到了甚至是最孱弱和最多病的人都在攀登瓦尔泰利纳山陡峭的斜坡，都在寒冷的冰川内英勇奋战。

一道新的命令改善了志愿军的地位，他们将要成为正规军的一个部分，并且由军政部长主管。但是，军方当局对待阿尔卑斯猎兵团并不比以前更好。库纳奥兵营的营房设备一塌糊涂，萨维利阿诺的兵营拥挤不堪。为各有六百人编制的六个营所准备的住地过了几天就有人满之患，但是没有人为此而操心，后来的志愿兵不得不自行觅地栖身。武器发放得非常迟缓，以致马上要出阵了，最后来的新兵可能还没有打过两次靶。如果不是奇阿尔迪尼将军热

诚帮助并施加影响才从正规军调来了一些熟练的教官，那么志愿兵很可能不得不自己互相传授战术和学习射击。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大衣，有的士兵没有弹药盒，有的没有军帽，有的没有营帐或军毯。加里波迪一次又一次地申诉和申请也无济于事。等到猎兵团由军政部长主管时，由内阁首相签发给军官们的委任状全部收回。加里波迪要求全部军官都要得到与他同样的委任状，亦即有国王签署的委任状，但他永远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至于有关他的士兵福利、编制或装备方面的东西他也是同样没有争取到手。

318

何况时机已很紧迫，刻不容缓，因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奥地利政府被外交官们弄得不胜其烦，已无计可施，陷入了绝境，因此它很快就不得不明确地宣布本身的政策，而政策的宗旨显然不会以和平为重。果然，不久便得悉维也纳宫廷正式拒绝英、俄、普、法等国一致提出的建议。

米兰内务委员会副主任德·克莱尔斯贝格男爵4月23日到达都灵，带来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要求皮埃蒙特政府声明**同意**抑**不同意**，即是否同意立即把本国军队取消备战体制转入平时状态并解散意大利志愿军。德·克莱尔斯贝格男爵等待答复，为期三日，M·德·布乌奥尔先生在最后通牒之末说："如逾期不答复或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因拒绝提出的条件而引起之严重后果全部由撒丁国王陛下的政府承担。"

对这样一份通牒会有什么样的答复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天议院全体一致通过：战争期间全部行政管理大权集中于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手中；加里波迪受命率部开赴布鲁萨斯科。意大利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拉·法里纳先生在都灵该委员会主席帕拉维奇诺侯爵官邸召开的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用以下一番话来结束他的报告：

"我们希望通过意大利起义同皮埃蒙特军队结合的方法把意

大利的有生力量统一起来，这个结合已经彻底完成，我们提出的独裁已得到全国代表批准。因此我们的工作结束了。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宣布本省的意大利全国协会解散，也代表中央委员会把意大利的命运托付给国王的政府（托付给加兰图奥莫国王）。国王是有信义的君子，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当前我们不必呐喊，只要行动；但我们的行动要明智、有力、毫不动摇。让我们——国王和人民——团结起来。如果我们团结，我们便强大有力；如果强大有力，我们就会获得自由，这样我们就会成为独立的意大利人！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万岁！意大利万岁！”

加里波迪出发之前对士兵发表了演说。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我们期望的目标。你们的希望不会落空。你们即将去和祖国的敌人肉搏。可能明天你们就要拿着武器向奥地利人讨还他们所欠下的烧杀掳掠的血债。只有勇气还不够，严格的纪律也绝不可缺。年轻的士兵不要忘记这一点，要毫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长官，因为他们都是过去战争的老兵。掌握着意大利命运的杰出国王已发出号召，而你们响应号召时所怀着的崇高热忱对我来说就是你们今后行动最可靠的保证。我希望，不久以后你们的同胞将会怀着骄傲的心情提起你们的名字，并且断定你们无愧是我们勇敢军队中的一员。” 319

第六十四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320

皮埃蒙特和伦巴第战役

阿尔卑斯猎兵兴高采烈地出发了。看到这些士兵步履轻快真是令人惊叹，他们当中有四分之一出身于上层阶级，受过高等教育。很多人出身于意大利最著名的门第。米兰的贝尔吉奥约索家

族、桑塞韦里诺斯家族、科克罗利斯家族和其他一些高贵门第都各自有三、四名子弟在志愿军中。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工程师、演员、大学生、律师和商人，个个家道都是小康。伦巴第人和托斯卡纳人在军中占多数，但各省都派来了自己一些子弟。就连卡拉布里亚人也越过连绵的亚平宁山脉前来，其人数足够编成一个卡拉布里亚独立连。这些士兵大部分是二十岁到三十岁，他们身穿最简朴的制服：上身穿一件灰外衣，下身穿一条深蓝色裤子，头戴深蓝色贝雷帽，腰间的黑皮带上挂着一个弹药盒。军官们穿的是绿领蓝军衣，蓝色裤子上镶着一道绿条子，官阶就由上衣袖口镶着的几道银线加以区别，就像法国军队祖阿弗① 部队的军官制服一样。五十名骑兵几乎全部都是自备马匹于 4 月 27 日加入猎兵团的，他们由勇敢的西莫纳塔指挥。这些骑兵上身穿着灰外套，下身是镶一道黑条的灰裤子，头上戴着灰色贝雷帽。

加里波迪离开都灵之前曾经要求组织一个工兵连，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和军政部长会晤时坚持要求给他配备一个山地炮兵中队（阿拉·波乌佐尼侯爵已主动提出给这个中队提供大炮），但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军政部长答复说，他们没有炮兵，而且也没有骡子给他拉炮，所以直至有新的命令发出之前，他必须耐心等待。

加里波迪和阿尔卑斯猎兵于 4 月 26 日到达布鲁萨斯科。他们负责警戒波河的克雷森蒂诺、加比阿诺和斯图拉桥等三处渡口。如果敌军以优势兵力渡河，在从卡萨列通往都灵的军事要道布下阵地，并且越过多伊雷波尔特埃防线，那么阿尔卑斯猎兵团即经由卡321 瓦尼约洛或布罗佐洛撤退，以便得到已宣布近期到达的法军先头

① 祖阿弗(Zouave)是从阿尔及利亚征募来的一名法国轻步兵，他穿的是一种漂亮的东方式的制服。其后，在法国内战期中，志愿兵团队有一名战士亦名祖阿弗。——译者。

部队的支援。

兵营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有条不紊。每日清晨三点钟将军的传令号手吹响起床号，各营号手闻声响应，全体官兵立即拿起武器，哨兵换岗，前哨调班，斥候出动。不论是官是兵，一律必须尊重居民的人格及财产。每日由各营及各前哨的指挥员向将军提供有关兵营内外情况的详细报告。此外，加里波迪一日数次亲自视察各个不同的军事部门。他的活动极多，似乎从来不需要有任何休息。

5月1日奇阿尔迪尼将军致函加里波迪，请求他集合他的四营人马火速赶到斯图拉桥。奥地利人已渡过提契诺河侵入撒丁领土，已占领诺瓦拉和莫尔诺拉，并且正在向塞西阿河挺进。意军总司令已下令全部军队在卡萨莱与亚历山大里亚之间的几个强固阵地集结。

加里波迪在斯图拉桥接到奇阿尔迪尼将军发来如下措词的一份函件：

“奥地利军已在卡雷萨纳渡过波河，正沿左岸向我方前进。敌军随时可能出现在卡萨莱我方桥头阵地之前。我并非向你下令，但我将乐于见到你率领你的猎兵到达。我劝你从速行动。敌军正不断努力在弗拉西纳托架桥渡河，如他们得逞，你便几乎没有可能到达卡萨莱。”

加里波迪对奇阿尔迪尼将军特别尊重，也非常同情。他立即命令号手吹起“进军号”，率领部队向卡萨莱进发。那一天他没有再穿在此以前一直穿着的普通老百姓的便服，而是穿着皮埃蒙特将军的制服。装饰着银色花边箍带的军帽把他的太阳穴勒得很不舒服，在行军之初他把这顶讨厌的帽子移动了许多次，最后再也没有耐性忍下去了，干脆把它脱下来塞到马鞍的一个枪袋里，重新戴上在意大利被人称之为加里波迪帽的宽边黑毡帽。他戴着这顶帽子继续行军，显然感到轻松得多。

322 他在离卡萨莱一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从清早就下着的倾盆大雨已经停止，天边已经放晴。敌军和友军都没有踪影，斥候把这个地区从左到右侦察了一遍，一切都十分平静。加里波迪又走在猎兵部队的前头，进入卡萨莱。

次日，明盖蒂中尉指挥的九名轻骑兵和由因西萨上尉指挥的亚历山大里亚骑兵一个分队沿着塞西阿河一直搜索到维兰诺瓦。敌军越过塞西阿河继续前进，正在进逼缺乏干草和燕麦的卡萨莱地区。

第二天，第四师和阿尔卑斯猎兵团于清晨四点钟从卡萨莱出发去执行双重任务：一个任务是监视奥军的行动，另一个任务是在这个地区尽量收集更多的干草和燕麦。部队分成三路前进，右面一路取道特拉诺瓦，中间一路取道维兰诺瓦，左面一路取道巴尔佐拉。加里波迪指挥的左路，由阿尔卑斯猎兵的十一个连、正规第十七军的一个营、第一野战炮兵中队的一个分队和十五、六名轻骑兵组成。

在卡一安吉奥利诺，第十七军的那个营和野战炮兵分队取道最左边的一条路直接奔赴马拉诺。加里波迪率领猎兵的十一个连到达了巴尔佐拉，他在城门入口的一道桥上停下，登上钟楼眺望，勘察四周的地形，然后再下来发出命令：一个连去占领杜埃斯图拉，四个连继续向位于巴尔佐拉前方的里维河前进，其余六连和那些热那亚骑枪手留在巴尔佐拉。这一天傍晚，他们发现敌军在韦尔切利人多势众，于是便押着三十辆满载干草和燕麦的大车返回卡萨莱。

在纵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帕波洛前不久，与后卫随行的乘骑向导之一梅诺蒂·加里波迪一路策马飞奔前来向父亲报告：从科斯坦萨纳方向来的敌军骑兵斥候正在紧紧地尾随着他们。

将军欢呼道：“我们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就把他们俘虏过来。”

当部队进入了村子，他便下令停止前进，在敌人跟踪前来的方向安排了二十个热那亚骑枪手埋伏在路边的灌木丛以后，他告诉他们在敌人骑兵距离二十步之前不要开枪，最好等到敌人完全陷入埋伏之后才开火。然后，加里波迪本人藏在邻近一所小农舍里。两个奥地利骠骑兵不久便出现了，他们小心翼翼地缓缓前进，走进了二十步以内的埋伏圈中。从窗户后监视着的加里波迪认为他们已经中了埋伏，这时一名骑枪手开枪了，他的战友们随着开了火。这两个奥地利骠骑兵猛地调转头，闪电一般地逃之夭夭。加里波迪眼看着自己的猎物脱逃，耸了耸肩，恼火地嚷道："怕成这个样子，真该死！怕成这个样子，真该死！"

323

由于出了这件事，第二道命令便有了这样一段话：

"昨天阿尔卑斯山猎兵已经头一次与敌人直接遭遇。一切迹象表明即将与敌人进行一次遭遇战。我们士兵的坚决行动证明了他们要与奥地利人搏斗的强烈愿望。不过只有这一点还不够。一天之中刚有点风吹草动的情况，他们就缺乏冷静。我们意大利人的勇敢毋庸置疑，但缺少先辈所特有的冷静的大丈夫气概。阿尔卑斯山猎兵的军官们要尽量讲清楚这些道理。对战斗熟悉之后，当然就会克服这些缺点，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多一点冷静的考虑和听听身经百战的老兵们的意见，对于弥补经验不足大有好处。我希望下一次阿尔卑斯山猎兵会表现得无愧于他们正在捍卫的事业。"

这番慈父般的训诫起了很好的效果。8号早晨敌军进抵卡萨莱桥头阵地。这次处在前哨的阿尔卑斯山猎兵一直等到敌人靠近到能有效发挥火力的距离才开枪。他们与一连提罗耳轻步兵进行了白刃战，直扑一门敌军的大炮，从前面的运输辎重车中缴获了部分弹药。克利斯托福利斯队长在战报中对他们的赞扬，他们确实受之无愧：

"我们猎兵团的官兵表现出他们不仅是优秀的士兵，而且还是

经验丰富的战士。此外，狙击兵对他们也大加赞扬，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无愧当狙击兵的战友。"

由于进行了这次交战，阿尔卑斯山猎兵被派遣前往兰宗和托切洛。前锋部队的任务是护卫大部队的行军路线，他们占领了波河右岸。在斯图拉桥，加里波迪又回到他的队伍，还从大本营带回来国王给他的以下一道指令：

324

"加里波迪将军目前负责阻止敌方进军都灵，此后将取道伊夫雷亚前往比埃拉，并将从马乔列湖一侧向奥军右方按其认为最妥的方式展开军事行动。因此，我命令各地军政当局及自治机构大力协助其部队解决食宿事宜。

"有鉴于此，已批准加里波迪将军负责指挥目前在萨维利阿诺、阿克维以及此后在其它地方的志愿兵，并有权录用任何前来应募的志愿人员，如其认为必要，即可进行招募，次数不限。

维克托·伊曼纽尔

1859年5月8日于圣萨尔瓦多。"

阿尔卑斯山猎兵开赴布拉佐洛。由于道路难行，掩护都灵的军事行动进行得非常缓慢。辎重车的轮子经常陷入泥泞，加里波迪将军多次不辞劳苦，用肩膀把车轮顶出泥坑。部队走了一整天才到达布拉佐洛。

第二天早晨，加里波迪将军因为被部长召往都灵，所以命令科森兹中校把部队从布拉佐洛带到基瓦索。加里波迪被告知：军队已疲惫不堪，无法在一日之内作这样的长途行军。

加里波迪将军对此镇静地回答说："叫军官们作出榜样，士兵就会跟着干了。"

猎兵自从离开卡萨莱之后，亦即五天以来，几乎不曾有过片刻休息，确实已经困顿不堪。但是，他们所敬爱的将军说的这句话使他们又变得生气勃勃。他们被科森兹和其他长官们的鼓舞人心的词句和非常有力的命令所激励，比预计的时间还要早就到达了基

瓦索。

加里波迪从都灵一回来，便在一间小客店的一个小房间内住下。就在这家小客店，他头一次领到了现役少将的薪俸。他的生活一直非常俭朴，堪作节约的楷模，因此他觉得这笔钱太多了。一天早上，正当他把这笔钱摊在面前的桌子上出神地看着的时候，一个军官走了进来。看见他正在沉思，这个军官便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加里波迪抬起头来，微笑着对这个军官说：

"你要一点吗？这是我的薪水。这么多钱！我都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实在太多了，简直是个累赘。"

加富尔伯爵当时把军政部长撤了职，11 号给加里波迪写了一封信：

"将军：我请你率领你的部队开赴圣日耳曼诺，听候德·桑纳兹将军调遣。该将军现已在圣日耳曼诺，并已接到把奥军驱逐出韦尔切利的命令。韦尔切利市解放后，你即可按国王陛下给你的指示行事。" 325

翌日，部队全体（包括乘骑向导及医疗救护队）都乘火车到达圣日耳曼诺。来迎接他们的德·桑纳兹将军，在圣日耳曼诺只指挥一个由四个正规骑兵团、两个轻炮兵中队、一个步兵分队所组成的小军团。这位在皮埃蒙特将领当中的宿将之所以接受任命进行指挥（这一任命与他历年担任的职务相比是较低的），其目的是要稳住都灵的民心，因为都灵人非常害怕奥军入侵。

原拟在十三号向韦尔切利发动的进攻，由于季阿尔迪尼将军的请求而变成了一次普通的侦察。阿尔卑斯山猎兵与敌军刚刚接火，打了几枪之后，便回圣日耳曼诺。指挥后卫的加里波迪曾经多次停下来，希望能够与奥军斥候部队小规模的打一打。但是他十分遗憾，在撤回的途中敌人竟不曾让他有哪怕是只开一枪的借口。

从海、陆两路到达的大批法军部队增援了集结在波河右岸的

意军，因此都灵再也没有遭到攻击的危险。现在加里波迪终于可以不受拘束地致力于他本人所担负的使命的第二部份，同时也是更重要的部份，这就是：骚扰奥军右翼，以迫使它不得不从主力部队分散出兵力，并且以此唤起敌后城市的人民。率领着这样一支军队的这样一位将军自然是不会按照正规军那种缓慢刻板的方式去进军的。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对这一点完全理解，所以便准许加里波迪在选择行动计划方面享有绝对自由。

加里波迪在比埃拉受到人民的盛大欢迎。当地的主教是曾在东方传教的一名老教士，他坚持要加里波迪将军到他那里作客。当宴席结束的时候，这位主教、他的牧师和他的秘书差一点也决定扛起枪来促使意大利早日独立。

翌日，加里波迪骑上马，在两三个幕僚的伴随之下离开比埃拉，起程前往安多诺卡西奥诺。当他走到离安多诺卡西奥诺城还有大约一英里的地方，便看到以当地地方长官为首的居民奔跑前来欢迎，每个人都尽力要比自己身旁的人喊得更响："加里波迪万岁！意大利万岁！"

326

这些勇敢的人震耳欲聋的"万岁"呼声直到他们一行抵达安多诺广场才平息下来。在广场上，地方长官请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对市民宣布：加里波迪将军专程前来访问曾于1706年8月29日拯救了都灵的皮埃特罗·米卡的故里。

大家都陪伴加里波迪前去皮埃特罗·米卡的故居。皮埃特罗·米卡的故居位于安多诺卡西奥诺城外一个名叫萨维利阿诺的小村子里。这一行人就在从窗户和阳台掷下的花雨中通过。他们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加里波迪下马走向一块小小的大理石匾，匾上刻着无畏的皮埃蒙特炮手、英勇的意大利战士皮埃特罗·米卡的名字。他在纪念匾前伫立默哀片刻，然后请一位据说是皮埃特罗·米卡后代的工人搬来一把凳子。他踏上凳子，把一个花环挂在

那个简朴的纪念匾上方。

"一位英雄向另一位英雄致敬哪!"地方长官高声说道，他的语气是这样深信不疑，使在场的人(也包括加里波迪本人在内)深受感动。

在归途中也是人群簇拥，花雨阵阵。加里波迪向左右两面还礼，对人群表示由衷的感谢，不断与人握手，对每个人微笑，向男人、女人、老人说几句关心亲切的话。出城时加里波迪策马前奔，然而一群热心者还想跟随着他，并且不断高呼："意大利万岁！加里波迪万岁!"

加里波迪对他们亲切地说："诸位请回家吧！很快我就会把保卫意大利的武器放到你们手中。"他转过头来又对他的军官说："1849年在罗马，我那一连小青年作战是那样勇敢、坚决，象这样的士兵，我还从来不曾见过。他们大多数虽然都只有用石头作为武器，可是他们一刻也不犹豫就向法国人冲去，而且一直冲入法国人的火力圈内。"

19日傍晚，泰基奥·德·维琴斯来到比拉塞巴斯蒂因。他是意大利议会的议员，也是伊夫雷亚、韦尔切利、诺瓦拉三省的王室特派专员。他对加里波迪及其猎兵部队极为尊敬，很希望有朝一日在遥远的阿迪杰河①彼岸能与他们在一起。他也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坚信加里波迪和他的猎兵不到达威尼斯绝不会停下来。他很高兴，因为敌军慑于国民警备军、军事学院学员和市民的气势，不敢进入伊夫雷亚城，伊夫雷亚城于是得以守住。他总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这次他带来了消息，说奥军当日早晨炸毁大桥的两个桥拱之后便撤离了韦尔切利，还说奥军已退到塞西阿河左岸，利用炮兵固守。 327

① 阿迪杰河距威尼斯不远，流入威尼斯湾。——译者注

第二天傍晚，加里波迪和他的部队驻扎在加蒂纳拉。翌日白天，他们经由一道浮桥渡过塞西阿河，继续向罗马尼亚诺进发，不久之后部队便进驻马纳拉关。

在马纳拉关停留的几小时当中，阿尔卑斯山猎兵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作准备。他们把枪擦干净，把弹药盒装满子弹。全体官兵得到命令把行李留在马纳拉村，每人随身只带最必需的东西：一件衬衣，一双靴子。加里波迪从来就没有什么需求，吃得很少，只喝白水，席地就能熟睡，现在他头一个用一块旧帆布包起一件小小的贴身内衣，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下午三点钟全队出发前往圣克利斯蒂纳塔的时候，他已经制订好作战计划，但是对任何人也没有透露。他走在队伍的前面，不时地卷上一支烟安详地抽起来，一边和军官们闲聊，好象他们正在作一次通常的行军。不过，他不时地派出侦察骑兵去探察周围的情况。他们就这样走到了奥莱焦卡斯泰洛，这个地方离开马纳拉关四英里，道路从此一直通到阿罗纳。

当他们要往下走的时候，加里波迪身旁的一个军官向他指出：从树枝丛中可以看到湖上有一艘汽轮的烟囱在冒烟，而且在船上的人只要用一个望远镜就能够看到我方的队伍正在向阿罗纳前进。

加里波迪立即派人到指挥先头部队的科森兹那里，命令他停止前进，或者暂时往后撤，以避免被湖上的敌人发现。汽船很快就远远驶去，再也不见踪影，于是，队伍又继续沿着通向诺瓦拉的道路前进。

加里波迪和他几个乘马的向导到火车站去。西莫纳塔为了迷惑敌人的探子，下令准备安排三千五百人和一百五十匹马的食宿和粮草。但是半夜里加里波迪将军和他的猎兵便起程前往卡斯泰洛，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了目的地。

在苍茫的暮色中，加里波迪由梅迪奇和萨基陪同到提契诺河边考虑渡河的问题。两营人占领了维斯孔蒂庄园，令人看来似乎除了打算固守右岸坚强的阵地以外，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其他考虑一般。后来，士兵们进入了一个大门已关闭的公园以后，接着便分成小股悄悄地靠近河边。河上有两排连结在一起的小船，两排船之间隔开一段很短的距离。士兵们登上这种浮桥，自然而然地排成了两列攻击纵队，靠着船桨和水流的力量登上了伦巴第一侧的河岸。余下的部队则留在右岸作为后援。 328

猎兵部队在左岸没有遇到抵抗。敌军正在闷头熟睡，所以我方的士兵很顺利地集结起来，并分兵三路继续向塞斯托--卡伦德前进。在离城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他们袭击并俘虏了几个税卡人员，很快便在塞斯托四周布满了步哨。西莫纳塔带领二十名士兵冲开了敌军兵营的大门，在那里发现了四十名宪兵或是正规军士兵，猎兵未放一枪一弹便把他们全部俘虏。税卡长官和几名奥地利帝国的官吏则是在家里被生擒的。然后猎兵又再次利用浮桥渡河，到 23 日拂晓，阿尔卑斯山猎兵全部渡过了提契诺河。

塞斯托一卡伦德的居民也和大家一样，知道加里波迪孤军深入，与主力部队没有联系，所以对他们这样大胆进军不仅有点惊异，而且也相当困惑。被一起关押在一个小教堂内的奥地利俘虏惊奇得目瞪口呆。正规军士兵露出一脸傻相，宪兵们摆出一副毫不在意或是满腔敌意的态度，但是税卡长官和那几个小警官却甚至不掩饰自己的恐惧心情。

加里波迪选了靠近河边的一所小客店作为指挥部。他宣布了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统治权，也宣布了为意大利的独立而战。他查封了邮局的全部信件，没收了有关公务的文件；下令把能够找到的一切武器集中在一起，把这个地区有代表性的居民找来成立一支国民警卫军；给加富尔伯爵送出一份汇报战役经过的简短报

告；审问了奥地利俘虏，并且下令将俘虏解往皮埃蒙特。

做完这几件事之后，加里波迪打算作一次短暂的休整。但是329时时刻刻都有爱国者从拉维洛、瓦雷泽、加拉腊特和邻近的其他地方前来。他们因为急于揭竿而起反对外国统治者，所以都想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加里波迪将军只穿一件衬衣坐在小房间的床上接见每一个爱国者，好象这些人是他的老朋友一般。对每个表示愿意献身于意大利解放事业的人，他总有一番亲切鼓励的话。他交给这批勇敢的人一个任务，叫他们到处张贴和散发以下文告：

"伦巴第人：

现在你们被号召去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们必须象你们的父兄当年在潘蒂达和莱尼亚诺一样起来响应这个号召。敌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同样野蛮凶残、掳掠成性。你们在各省的弟兄们已经宣誓与你们同胜利或共牺牲。我们的任务是要为以往二十代人所受的耻辱、蹂躏和奴役复仇，还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不被任何外国兵玷污的遗产。

由全民意愿选出作为我们最高统帅的维克托·伊曼纽尔派我来到你们当中领导这一场爱国斗争。委托给我这一项神圣使命使我极为高兴，我也因为能够当你们的指挥官而感到自豪。

拿起武器来吧！彻底摆脱奴役的枷锁！

能够拿得动武器却不拿起武器的人就是卖国贼！

如果意大利的儿女团结起来摆脱外国的压迫，意大利就会重新恢复上苍分派给她在各国当中所应占有的地位！

加里波迪。"

瓦雷泽是个小城，位于科摩湖与马乔列湖之间，离这两个湖几乎一样远而且在群山环抱之中。在加里波迪抵达塞斯托—卡伦德的当天，这消息便传遍这个小城。公众的兴奋心情非常明显，而且当居民们看到市长卡尔卡诺先生颁布以下一份公告时，更是高兴异常：

"高贵的维克托·伊曼纽尔的一名将军朱泽培·加里波迪所指挥的意大利军纵队午夜时分即将来到你们中间。市府当局很高兴能够向市民报告这个消息。见到国家复兴，市府当局与市民同样高兴激动。外国侵略者的标志已被扯下。我们看见了标志着即将莅临的秩序、统一、自由和美好未来的神圣的三色旗重新飘扬。愿上帝保佑那些为我们带回三色旗的人们。市民们！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让我们按照我们心灵的指示行动。让我们高呼着"意大利万岁"的口号来欢迎他们。"

听到塞斯托—卡伦德和瓦雷泽所发生的情况，奥地利的古乌莱将军认为应当发出一份针锋相对的告伦巴第市民书：

"敌人的意图看来是要把我所指挥的军队后方各城市的居民煽动起来，从而迫使我放弃他们所不敢从正面进攻的阵地。他们这些战术不会得逞。从我们威严君主世袭领地派来的浩荡大军即将到达，他们定将剿灭任何叛乱活动。我发誓：如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协助革命，阻碍援军前来增援我军，切断交通联络或破坏桥梁，该地必然要受到火与剑的严惩。我即将把上述内容的命令下达给我属下的全体军官。我相信我不致于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我可以肯定，在对外国人作战已给这一地区带来严重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人民不会愿意再经历一次内战的恐怖。"

330

如果这个显贵面冷酷的奥地利人把伦巴第人反对克罗地亚人的斗争冠之以内战的美名是大错而特错的话，那末，他谈到这一地区正面临着一场革命的威胁的话却并非完全错误。在开战之前皮埃蒙特政府反对在伦巴第各省举行任何起义的行动，这是实情。因为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人民的鲜血只会白流。但是，加富尔伯爵一得悉加里波迪的阿尔卑斯山猎兵已进入瓦雷泽，便立即给加里波迪将军下了一道只有几个字的命令："立即全面起义。"

加里波迪事实上从一开始便忙于进行这项工作。诸位读者都

知道，加里波迪是完全孤立无援的。他不能指望法军前来增援，因为法军从来就不曾对加里波迪和他的部队怀有丝毫兴趣或好感。加里波迪发现他要对付的是由陆军元帅乌尔班指挥的一个庞大兵团，这个兵团包括有步兵、骑兵和炮兵。陆军元帅乌尔班1848年与匈牙利军作战时曾任师长，在进行非常规战争方面被认为是奥地利全体将领当中最有本事抵敌加里波迪的人。当时加里波迪在塞斯托—卡伦德留下二百五十人，由卡路·迪·克里斯托福利斯指挥。这一着预防措施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在他离开塞斯托—卡伦德的当日，这支军队就遭到八百奥军的进攻。奥军尽力要占领这条通路，但是遇到激烈的反击，还被俘虏了二十人。后来加里波迪又认为在其它地方也有必要留下几个人数不多的军 331 事哨所。这样一来，他的大部队的人数就不到三千五百人了。因此他必须以作战行动的神速与果敢来弥补兵力不足的缺陷，此外他还必须得到居民帮助来设置种种障碍，使敌军寸步难行。

26日加里波迪得到消息，说乌尔班元帅率领着六千步兵和一个骑兵营，配备了四门大炮，正在向瓦雷泽逼进。于是他下令在所有街道设置街垒障碍，同时给市民发放了武器，还留下猎兵部队的一个班协助市民，然后他便在半夜率领余下的队伍出城。瓦雷泽的市民奋勇守城，在历时两个钟头的战斗过程中，加里波迪向敌军侧翼发起攻击，把敌人全军击溃。贝尔焦约索伯爵和一位年仅二十的非凡大学生罗莱洛牺牲了；一位年轻商人布尔兰多头部受伤。热那亚猎人协会的创始人和协会最优秀的神枪手卡米洛·斯塔洛看到他的同志向敌军炮队的炮手瞄准射击，但是很少命中，他便把其中的五个人招呼到自己身边，吩咐他们尽快把他们的枪装上子弹，然后对他们说由他一个人来收拾敌军的炮手。他开了头五枪，便有五个敌方炮手应声倒下。其余的敌军炮手惊惶失措，把炮门堵死后便上马落荒而逃。阿尔卑斯山猎兵团立即端起刺刀追击，奥地

利人溃不成军，仓惶退却。卡米洛·斯塔洛在战场上被委任为军官。热那亚神枪手们也表现得勇敢非凡，所以加里波迪将军命令他们在广场上列队，对他们进行公开表扬。

翌日，加里波迪在科摩的路上追击敌人，把他们赶出了比纳戈，然后又越野前进，再次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敌军。奥地利人刚刚得到增援，占领了圣费莫与卡梅拉塔（蒙扎至米兰铁路线的一站）之间的科摩附近的几个高地，而且还有二十门大炮供他们调遣。

首先到达圣费莫的阿尔卑斯山猎兵立即开始攀登由两营奥军把守的一个高地。

一位热那亚青年学生卡尔洛·莫斯托对我们讲述了这次战斗的经历，我们现在就把他所讲的写下来：

"我们组织了先头部队。我离大队很远，和八名狙击兵在一起。战斗的枪炮轰鸣和火药气味令我们陶醉。毫无疑问，我们的左方和右方都有我们连的狙击兵，但是山岗上密林丛丛，所以我们也就不想打听他们的情况，也不费神去为他们考虑了，而且我们觉得自己独力也能够击败奥地利人。我们把奥地利人从一个灌木丛赶到另一个灌木丛，就象猎取兔子那样互相指出兔子躲在什么地方。 332

"'瞧！他们躲在那个篱笆后面哪！'

"'注意那边的两个，在右边！'

"'喂！你瞄准那高个儿的，我来对付另一个。'

"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前进，最后到达了山顶，把奥地利人从山上赶到了下面的平原，圣费莫城就座落在这个平原上。"

一营敌军在普拉帕斯奎平原散开，截断了通向圣费莫市的道路。阿尔卑斯山猎兵部队的战士连发一枪一弹都嫌麻烦，端起刺刀便向驻守之敌猛攻，一直把他们追逼到维科。奥地利人原来企图在维科重整旗鼓，但不久之后又继续溃逃到卡梅拉塔。从各自的

阵地被驱逐出来的敌军部队都集中在卡梅拉塔，目的是要全部撤到米兰。但是可怕的白刃战迫使他们退得更远。乌尔班将军见到已经毫无可能继续抵抗下去，便下令往马拉诺方向撤退。

阿尔卑斯山猎兵自17日以来不间断地行军，自26日以来则不仅一直行军，而且还无休止地作战。到现在终于可以在科摩稍事休整了。

有二万居民的科摩城1848年曾经起来造反，坚决地战斗了四天，占领了三个军事哨所和俘虏了一千五百敌人。但是这一回，甚至战斗在城门进行之际，他们也毫无起义的动静，阿尔卑斯山猎兵发出意大利告急的呼吁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一个奥地利士兵消失之前，科摩依然死气沉沉。只有到了这时，科摩的市民才一展愁眉，开始欢呼雀跃，投撒鲜花。

加里波迪以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名义宣布成立国民警备军，撤换市政当局，派出了汽船到湖对岸执行招募新兵的任务，并且对市民发出了一份公告：

“市民们！

我号召全体拿得动武器的青年集合到三色旗下。

你们不会有人愿意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袖手旁观、无所事事、不拿武器。你们不会有人愿意由于不得不羞愧地红着脸承认自己不曾参加过这场神圣的战争而感到遗憾。

333 证明你们所说的仇恨奥地利人不是一句假话的时刻已来到了。

那么你们就拿起武器来吧！

对你们来说，无论多大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争取意大利的独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加里波迪。”

与帕兰托和博罗梅奥诸岛相对峙的拉维诺要塞是由五百名奥地利士兵把守的，它是一个大面积流域的屏障。两艘各装备有四

门大炮的汽船就在这里得到掩护，其中一艘名叫拉德茨号，另一艘叫作贝纳德号。它们的任务是监视马乔列湖的湖滨，同时也用以运输敌军部队。加里波迪希望确保自己部队的交通和清除湖上的敌人，决心拿下拉维诺要塞。为此，加里波迪在临近午夜时分突然出现在要塞跟前。他带领着事先未作任何准备的一个连发动袭击，而另外一个连则应当在约定时间从要塞的另一面发动攻击，从而确保这次冒险行动的成功。

阿尔卑斯山猎兵攀着峭壁，很快便到达了枪垛口。年轻的莫斯托见到有一杆枪筒从枪眼伸出，一把便抓了过来作为爬墙的支撑。敌人的炮哑巴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开始了。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通过枪眼互相水平射击。意大利人几次冲入要塞，但第二连却迷了路，未能按时前来攻击，以牵制敌人，而加里波迪正是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结果，人数方面占绝对优势的奥军在天亮时分击退了猎兵部队，后者被迫撤退，伤亡甚大。

在加里波迪这次出击的同时，乌尔班占领了瓦雷泽，强征了各商店的全部卷烟、雪茄，并勒索了五百头牛和三百万奥镑(2,750,000法郎)的罚款，以此来惩戒这个城市，所征敛的财物及牲口必须分三期缴清，三期的极限为：两小时、六小时、二十四小时。市政府几经周折才被获准延至最后一期一次缴清，但是在期满之前加里波迪已从拉维诺返回，乌尔班只好扔下拘押的人质逃跑了。

从5月29日到6月2日敌我双方互有进退，因此每日都有交战。在交战中，阿尔卑斯山猎兵部队丧失了很多最优秀、最勇敢的军官，巴塔列奥、卡伊罗利、佩尔多蒂和费里尼四位中尉阵亡；卡洛·克利斯托福里斯上尉的头部被砍了一刀，受了致命的重伤。 334

但是，加里波迪部队的士气压倒了奥地利人，从而补偿了受到的损失。结果，奥地利人尽管兵力占优势，但每次出战几乎都认为

自己必败无疑。

不过，加里波迪和他的猎兵部队有时处境非常危险，于是欧洲的反动报刊便抓紧时机散布谣言，说他们已被赶入深山，并且已被乌尔班的军队团团围住，正处于乌尔班和克拉姆·格拉斯伯爵的两支军队夹击之中，后者是专程从米兰或从布雷西亚前来对付加里波迪的。这些谣言还说，目前加里波迪只余下斯泰尔维奥这条唯一的退路了。

这些谣言无疑是过分夸大其词。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显的：有几次，加里波迪看到自己已被包围和被迫退入山区，不得不下令他的猎兵部队化整为零，指定一个几里外的新的集合点。在指定的钟点，每个人都到了，整个军团（其团结程度及组织性、纪律性的严格程度绝不亚于没有经过化整为零以前）突然下山出现在奥地利军队的后方，而奥地利人正在得意洋洋，还自以为已经永远摆脱了这个令人头疼的敌手。

只要问题与抗击祖国的敌人有关，那么，对猎兵们来说任何困难也微不足道。他们不加思索地信任自己的领袖，一听见领袖的嗓音便忘掉一切，甚至连疲劳和痛苦也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

有一次人家问布尔兰多："你为什么不住医院？"（他的头裹着绷带，看样子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可是当阿尔卑斯山猎兵团正准备离开科摩开赴莱科时，他又归队了。）对此他回答说："我觉得和同志们在一起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加安全。医生要把我留在瓦雷泽住院治疗，我现在认为，我当时没听他的话算是做对了。"

此外，敌人对待俘虏采取立即处决的办法，这一点在那些不如布尔兰多和他的同志那样忠心耿耿，那样精力充沛和大胆勇敢的人身上，也会激发起积蓄的力量。奥地利人把意大利人都简单地看作造反的臣民，认为他们既不应得到赦免，也不配受到怜悯。在奥地利人的眼里，每个拿着武器的意大利人都只不过是土匪，并非

士兵，所以他们坚持有权用对待土匪的手段来对待每个拿枪的意大利人。

科摩战役一结束，乌尔班将军立即下令枪毙仅有的一个阿尔卑斯山猎兵俘虏。加里波迪得悉这个行动之后，下令把二十四名 335 奥地利俘虏中的两人枪决。这个命令执行后，他把一个年纪最大的俘虏叫来，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你回去告诉乌尔班将军：他枪毙了我的一个人，我处死了他的两个人作为报复。而且我发誓，今后如果我再听到他处死从我军俘虏去的人，那么我就要把落入我手里的任何奥地利人如法炮制，哪怕他是个元帅还是奥地利皇帝本人也不例外。叫他别把我逼得象自己有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子惨遭奥地利士兵杀害的父亲那样愤怒。"

当奥地利人在鞭笞妇女，用大棒槌打或严刑拷问男人，任意抄没他人财物的时候，某些德国报纸从来不置一词，也不加谴责。可是现在却利用加里波迪这个绝对正义的行动作为借口大做文章，谴责加里波迪和他的士兵无日不在公然违反文明战争的起码准则。这些报纸宣称不能到科摩去，据说外国人受到粗暴的干涉，而且还必须办理百般刁难的手续。最后，他们还断言附近地区的和平居民由于担心自己的中立态度会招致嫌疑，又由于终日害怕这帮怙恶不悛、穷凶极恶的革命党，不得不放弃日常的劳动而拿起武器来保卫他们的边境。这些报纸随心所欲地杜撰，因为大陆上各个政府或多或少都是专制政府，每当有些消息如实地、比较详尽地报道了争取意大利独立的英勇战士的业绩时，这些政府便立即将报道加以窜改，甚至扣发。只有英国这个自由国土的报纸才能对这类造谣中伤予以驳斥揭穿。对报纸只会根据在专制君主国或行政君主国控制下发布的新闻发表评论的做法，英国一向都加以严词谴责，不仅如此，英国的新闻还报道可靠的事实。

一位目击者(大伦敦报的记者)一方面证实瑞士进行了如临大敌的防范措施，一方面把那些对加里波迪及其士兵的中伤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在此引用几段他所报道的情况：

“我的一位朋友(奥地利移民)和两位女士，还有我本人，都决定去看看加里波迪和他的阿尔卑斯山猎兵的情况之后才离开瑞士。我们在他目前控制的地区度过了三天，我的笔记大概会令你们的读者感到兴趣，因此现在给你们寄上。

“我们到达卢加诺已是夜里，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们把车停在“花园”饭店门前，希望能在那里好好地吃上一顿晚饭和找到一个舒舒服服的床铺。

336 但是，饭店已住满了人，有二百人几乎全是从伦巴第逃出来，住在这里避难的贵族。他们把仆役的房间都占了，连一个空床位都没有剩下。我们在“湖上”饭店和“皇冠”饭店碰到的运气并不更好。我们的处境非常可悲。有一小群人围拢在我们的马车周围，似乎要对我们说明不管到哪一家旅馆也不会找到住处。雨还在下着，我们当然不愿在大街上过夜，所以决定折回“花园”饭店。我们尽了最后的努力来恳求饭店老板发发慈悲。大概我们的困境使他心软了，他终于答应把两个留给瑞士总司令参谋部的起居室改成卧房。

“我们被告知说肯定去不了科摩，起码我们在那匪巢里面一刻也不会安全，还说有一位绅士和两位女士(全是英国人，就住在“花园”饭店)曾经被扣留了两天两夜，在他们的门口还设了哨兵。奥地利大军离科摩已不到二十里，就在那一天的白天已听到了他们隆隆的炮击声。我们的向导约瑟夫·费蒂厄向他的一位瑞士兵朋友打听，得到的回答相同。只有一个人建议我们继续前进，这是一位年老的法国绅士，他在结束谈话时说：英国人，还有疯子是什么地方也可以去的。从这些人的谈话中，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卢加诺的人对战事的了解比我们还差，因此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亲自去看看实际情况的决心。

“卢加诺与卡索两城之间的地区驻扎着瑞士军队，他们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到处都是岗哨，在梅伦达有一座教堂也被改作哨所。我们一路上遇到无数斥候兵，可是老百姓依旧干着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们见到一个骑兵策马从边境疾驰而来，从在路边采桑叶的几个女孩子身旁奔驰而过，但她们甚至

没有回头看他一眼。在离边境十里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加里波迪已被击败，损失惨重。我们的车夫受到好心的警告，说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会无偿征用我们的马匹。不过我们自己倒觉得十分安全：如果奥地利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么可能发生的最糟情况也不过是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而已；反过来说，如果加里波迪仍在科摩，那么他的士兵（即使他们如人们所断言的是世上最坏的无赖）也不至于在卡索和他们司令部之间的方圆才两里的地区行劫。费蒂厄和马车夫看来同意我们的观点，无论如何，只要继续前进确属可行，他们就非常好意地去办。

“我们沿着一条可与英国道路媲美的道路疾行。我们穿过卡索，但在出城的地方不得不停了下来。雨已经住了，天气极好。一群绅士和妇女一边走一边聊天。据我们判断，他们大部分是从战场逃出来的。我们右边有三个奥地利税关官员站在路旁，用安详威严的态度看着我们。我们左边是一个哨所，门前有几堆锃光发亮，保存得很好的武器，还有一群身穿简朴军服的士兵，其中的两人走上前来要我们出示护照。我们现在已到达加里波迪的前哨了。

“这两名加里波迪的士兵当中，一个约有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面目和善，性格温良。他身穿棕色外套，深灰色裤子和背心，头戴宽边软毡帽。他这套制服已身经百战，但仍干净利落。另一个士兵大概是五十岁左右，相貌举止象是一个老实鞋匠，亦即很象一个开一间小铺子和供养一个大家庭的鞋匠，二十年来因议论意大利的统一和奥地利的暴虐而在四邻很有威信，有一天为了把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而扛起了枪杆。费蒂厄拿出他的向导执照，说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则把饭店老板写的信给他们看，信上说明我们打算当晚便回卢加诺。加里波迪的士兵对我们说要给我们一个护照的收条，等我们回来时再归还护照。他们把收条交给我们时，有礼貌地对我们行了个军礼。我们继续前进，再也没有办别的手续。 337

“这里的居民和瑞士的居民一样安详地干着自己的事，有几个从科莫来的人对我们说，加里波迪一进城便接管了地方行政机构。

“科摩的街道满是武装人员，但是百姓可以自由来来往往。我们下榻的‘天使’饭店和我们一年前见到的光景完全相同，只不过大门口多了一个哨

兵，此外我们得通过一间有几个军官在里面埋头写东西的房间，加里波迪就把司令部设在这里。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个罗马的保卫者表示敬意，也不会太有损于我们英国所保持的中立，因为这个人在1848年的错误和不幸当中已经证明：直到那时以前，意大利人只不过没有得到时机，以无愧于古罗马的英勇坚定精神来行动而已。进过早餐，我们向他递交名片。一位副官通知我们，将军正在睡觉，不过等他一醒来就会把我们的名片交给他。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得到通知说，将军同意诸位女士的请求。很快我们便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游击领袖走进我们的房间。

"加里波迪的身材中等，身高仅有五英尺七、八英寸①。他的肩膀很宽，胸部厚实，头形很美，气色健康得象个英国人；胡子和头发为栗色近乎金红，剪得很短，有一点花白。他不矫揉做作，大有真正绅士的风度。他的面容虽然非常和蔼（浅薄的观察者会觉得毫无出众之处，同时也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能够运筹帷幄和实际指挥诸如罗马保卫战和攻克科摩战役的人物），但是当他谈到祖国所受的压迫和苦难时，两眼和双唇便流露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隐藏着的感情，展示出他非凡勇猛的性格和不可动摇的意志。一个儿童可以在街上拦住他问钟点，但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只要看一眼他那坚定得无法打动的、板着的脸孔，就明白请求宽大是无济于事的。他谈当前的政治事件谈了很长时间，但对自己的事却未置一词。他讲话时几乎不象南方人那样常打手势，只有当我们讲到英国人民同情意大利的时候，他那种几乎是英国派头的持重态度才一扫而光。

"直到此刻之前，我总是以为他行军打仗只听由自己那种冲动的性支配，并非深明韬略。至此我才确信情况恰恰相反。加里波迪无疑是大胆勇敢，极有闯劲，甚至相当爱蛮干的，但他在考虑一切问题时却又是冷静理智的。我注意到，他对女士们讲述他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旅行经历时，神态非常得意与亲切，就宛如身在一个伦敦的客厅一般。然而在这里他却时时刻刻都可以听见奥地利援军向他设在铁路线旁边的前沿哨所轰击的炮声。我一刻也不怀疑，他事前不仅已经准备好要采取的措施，而且他本人也会亲自去

① 按当时法国度量标准则为五尺一、二寸。——英译者

实行这些措施的。

“对于他满腹经纶这一点，我感到特别震惊。当我刚接近他的时候，我想他不过是一名起义人民的领袖而已，但是经过对他进行观察和听他讲话之后，我便百分之百地相信：军事生涯只是他一生中的一个片段，而当他异日致力于祖国的政治革新和国家管理时，他还会被公认为更加伟大的人物。

“他一离开我们，便带着两名副官和两名轻骑兵上马走了。当他从他的猎兵部队走过，这些看来对他十分尊崇和忠诚的战士便用无数“万岁！”的欢呼声来欢迎他。

“我们接着到城里到处走走，阿尔卑斯山猎兵部队的军风纪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曾听到过的那些说他们毫无纪律、抢掠成性的谣言不仅是撒谎，而且绝顶荒唐。在他们当中或许有几个小淘气鬼，以前是经常受父母严厉惩戒的，因为他们在伺机参加祖国独立战争时，也曾经企图争取本身的独立。但是，我毫不犹豫地否认这支军队或是这支军队中任何一个人数很少的部分包藏有真正的坏人。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绅士、小土地所有者或是他们的子弟，也有农民和商人。此外，还有很多来自城乡，属于社会底层的工人，也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个个穿着得体。而且，对早已习惯不脱衣服睡觉的人来说，他们身上的衣服可以算得上是异常干净整齐的了。没有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或是喝得醉意醺醺。每个人都好象随时准备好立即拿起武器，所有人的行为都非常正派规矩。我们参观大教堂时发现他们当中的两三个人正在旁边一个小礼拜堂做礼拜。挤在咖啡馆的人大多是在写信，看样子还写得非常专心。

338

“猎兵也是想上街买东西的，但是店铺老板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强到肯把货物降价优待这些士兵。我见到一个年青人想买一个旅行皮背包，正在讲价钱。不管他好说歹说，店铺老板就是分文不让，而青年自己腰包里的钱又少得这样可怜，只好打消购买这件心爱物品的打算。我对两个青年特别感兴趣。他们可能是弟兄俩。为了给年长的那一个（大约十九岁到二十岁）买到必需的行装，他们两人一间间店铺地走下去。年幼的那一个看样子身体很健康，这是经过一连几周作战，经过夜间天当被盖、地当床的生活之后，仍未被折腾死去或生病住院的士兵所具有的那种健康相貌。那个年长的，风华

正茂，（在接触到残酷的世间现实之后，这类精神面貌罕有能够保持下来的），双目闪耀着希望与热情，对他来说，战争充满诗意。而他身旁的伙伴虽然也满怀热情，但已象任何一个老兵那样深谋远虑，严肃认真了。他知道战争是可怕的现实，所以把年长的那一个正穿着的大衣仔细查看，但年长的那个穿上这件大衣时却宛如自己穿上一个胜利者的披风。

"根据他们的外表和行为举止可以判断出，阿尔卑斯山猎兵与那帮早先组成西班牙游击队的半匪半兵的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不过是为祖国独立而战的可敬公民，因此，在这些战争的日子里，他们也和在和平岁月一样，对不怀敌意的个人的生命财产并无威胁。自从他们驻在科摩以来，不曾做过任何引起居民抱怨控诉的事情，这一点居民都可以作证。他们生气勃勃，满腔爱国热忱，不容许自己的言行越轨，不做丢脸的丑事，从不威吓或侮辱任何人。除了他们的加里波迪将军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也不大声喧哗。"

根据这一切情况考虑，与这些革命者打交道，比与诸如古乌莱将军及乌尔班将军这类法律与秩序的卫道士们打交道要好得多了。

联军在帕勒斯特罗及马杰塔这两次战役取胜，因而不久便使得加里波迪和他的猎兵能够东进。6月5日他们乘着在科摩缴获的两艘汽船渡湖，在莱科登陆，他们出征的方向是贝加莫，所以便离开了已彻底肃清奥军的地区。这个地区对撒丁派来的长官维斯孔蒂·韦诺斯塔已竭诚归顺，市政府当局还赶忙向他致敬，承认他是合法的国王代表。加里波迪和他的猎兵知道有一个敌军军团占

339 据着大路，于是穿山越岭前进以避免与敌相遇。当他们走到离古时即已设防的贝加莫城才几里的地方，有一个代表团来向他们报告：吓破胆的奥地利人听到他们迫近的消息后，赶忙把大炮堵死，扔下火药库，半夜便撤离了这座古城。

加里波迪进入贝加莫市是一次连皇帝也会引为自豪的凯旋。人民向自己的解放者欢呼，仿佛他是天神下凡。不过无论是致敬

还是欢呼都不能使加里波迪忘记自己的任务。他还来不及下马便得到消息，说从布雷西亚开来的一个奥军纵队已经逼近，于是他又忙着前去迎敌。阿尔卑斯猎兵团的一名军官事后曾扼要地写信给朋友说道：

"我们扛着枪离开了贝加莫，在离城不远的一个小丘后面占了一个阵地。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奥地利人接上火，枪炮声越来越激烈，看样子敌军越来越近了。我们急不可待地等着参加战斗。后来我们的队长终于接到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几个字，他立刻下令我们在玉米地散开找好射击位置。玉米地的玉米长得很高，我们几乎用不着俯下身子来掩蔽自己。我们马上开火了，敌人以为遇到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便设下一个炮队阵地，把大炮瞄准玉米地开火，但是初时并未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失。不过，他们很快就使用葡萄弹杀伤了我们的几个人。我们离敌人的炮队大约有四百米。我们又组成了几个排迅速扑向敌人，希望偷袭敌人的炮兵。但走到半路被他们发现了，于是我们又挨了一阵葡萄弹。接着我们便向敌军的大炮发起猛烈冲锋，吓得慌了手脚的敌炮兵赶忙飞奔而逃。他们的一门大炮双轮朝天翻了过来，另一门炮撞在这门炮上，把炮架也撞碎了。我们冲上去抢炮，但是半营黑骠骑兵挥着马刀直向我们冲来。时间非常紧迫，我们拚着命向十五个用骑枪瞄准我们开火的炮兵扑过去，他们有一人被俘，其余的被打得全都失去了战斗力。然而，骠骑兵却已把我们团团围住。如果不是有一名身材魁梧、力大无穷的班长抄起一根大炮通条，左右开弓向人马乱打，造成敌人大乱的话，我们全部都要完蛋了的。这时我们的队长又领着三十人来同我们会合。我们又拚起刺刀来，敌骠骑兵在战场扔下三十三具尸体和两门大炮便逃遁了。我的军曹和两名班长就在我身旁遇害。一个骠骑兵开了一枪，我左边的肩章被打飞了，但我却没有受伤。敌军一个分队以密集队形向我们逼进，我们不得不向后退却。

"我发现自己不知怎么的竟是和第二营在一起。我已找不到自己的队伍，而且又接到命令叫我不再去找原部队。在我们右方一支有十二门大炮的炮队正向我们猛烈开火，好在炮击没有延续很久。然而，当大炮一门接着一门地停止了轰击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并不太妙，因为我们必须留在原地。我不知

是从哪里打来的葡萄弹每次都轰得烟尘蔽日，乱石横飞，石子直往我们的脸上打将过来。所以，当我们听到'前进!'的命令时，我们真是开心已极。

340 "我们开始跑步前进。硝烟被我们头顶上吹着的风刮散了一会儿，这时我们瞥见有一条白线在我军炮队的炮火轰击下一动不动。这是一大群人，他们不时靠拢队伍以填补被我军炮火打开的队形缺口。我们正是要去和这帮人拚刺刀的。我们受到三次很猛烈的炮击，但仍然跃过了遍地的死尸和伤员继续前进。敌军的横队动起来了，象一阵人浪似的一会儿向后退，一会儿向前涌，又再往后退。我们终于冲到他们面前，奥军队伍登时大乱，但又立刻重整队伍，回过头来冲锋。我们往后退了十步左右，这时有一个声音高呼：'士兵们！怎么啦？团队打算逃走吗？'这几句话使我们顿时振作起来，全身又充满勇气，我们向敌人猛扑了两次，优势又掌握在我们这边。奥地利人转过来再向我们开火，但已无济于事。我们没有用火力回击，直接端起刺刀上阵，甚么也不用，只用刺刀。这种武器总是使我们的敌人胆寒，虽然他们本身也是勇敢的士兵。

"大炮在我们的前后左右轰鸣，敌我双方都同样因为受到这些炮击而有伤亡。结果是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怎么能够当俘虏呢？没有人求饶，也不会饶过对方。这一仗究竟打了多长时间？是十分钟还是两小时？这个问题无法说清楚。我只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便成了战场的主人，打赢了这一仗。"

第六十五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341

伦巴第战役(续)

立了这次辉煌战功之后，阿尔卑斯猎兵回到贝加莫休整了一两天。他们的加里波迪将军前去米兰谒见国王，受到国王的热烈祝贺。国王还声称宁愿放弃王位和治理国政的重任，象加里波迪那样当一名独立军团的司令去指挥意大利军的先锋部队。

维克托·伊曼纽尔是加里波迪真诚的朋友，对加里波迪确有深刻了解，极为赏识，并且一直对加里波迪和他的部队深为悬念。他希望公众知道他非常尊重加里波迪为意大利独立事业所作出的忠诚的和重要的贡献。因此，当加里波迪到达米兰的当天，国王便签署了一份公告，加里波迪一回到贝加莫便对士兵们作了传达：

"撒丁军队总司令部。

第16号通令。

当联军尚处于守势之际，加里波迪将军率阿尔卑斯山猎兵军团英勇攻击多伊拉河两岸，并神速前进，逼近奥军右翼。几日之内，加里波迪将军抵达塞斯托—卡伦德，于该地驱逐敌军后进入伦巴第地区，最后且驻军于瓦雷泽。乌尔班元帅率步兵三千，骑兵二百，配以大炮四门攻打该城，加里波迪将军虽无炮兵，然能连番血战，最终取胜。该将军继而参加战役多次，每战皆捷，终于打通至科摩的道路，进而于科摩再挫奥军，既夺得敌军火库，又缴获其大批辎重。青年志愿军作战勇猛，不啻百战沙场的老兵，彼等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本身诚乃对彼等的最高嘉奖。彼等有功于国，陛下为此慰勉有嘉，特命将猎兵部队官兵中战功卓著者的姓名通报全军，并授奖如下：

金质大勇勋章授予：

阿尔卑斯山猎兵军团总司令朱泽培·加里波迪。

萨伏依军官十字勋章授予：

陆军中校梅迪奇。

萨伏依军官骑士十字勋章授予：

陆军少校萨基。

银质勇敢勋章授予：

陆军上尉：琴尼、普季、克里斯托福里斯。

陆军中尉普雷布斯蒂尼。

陆军少尉：佩多蒂、韦尔佐尼。

军士维杰瓦诺。

奖状授予：

陆军中校科森兹及其余二十名陆军上尉、中尉、少尉、军曹与士兵。

钦命参谋总长、陆军上将

德拉·罗尔

1859年6月8日于米兰总司令部。"

奥军撤出贝加莫后不久，阿尔卑斯山猎兵在路上截获一名给敌军司令部传送命令的农民。这份命令要求奥军如尚未投降，即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贝加莫，幸好未能及时送达收件人手中，否则加里波迪不会大胆到想去攻打一支人数众多，并固守在壁垒高筑的城内的敌方驻军。另一方面，如今人民既然已经成为贝加莫的主人，万一奥军企图反扑入城，国民警备军就能够构筑工事来保卫城池；所以加里波迪也就能够追击正在往布雷西亚方面退却的乌尔班元帅。

从贝加莫到布雷西亚走直路是四十五英里。联军尚未到达阿达河，奥军已设下强固的阵地，并且控制了这条道路。但是这类困难永远也不能使加里波迪停步不前。

布雷西亚的名字与维琴察以及其他有很多烈士为民族事业捐躯的英雄城市的名字一起，是深深铭刻在每个真正意大利人的心中的。加里波迪对阿尔卑斯山猎兵有一种几乎象魔力般的影响。虽然由于零星的小战斗不断，再加上持续十八小时到二十小时在烈日下行军，从而使阿尔卑斯山猎兵部队有所减员，但他们从贝加莫出发以来一直兴高采烈，而且不断高呼："到布雷西亚去！""到布雷西亚去！"

加里波迪为了迷惑敌人，一开始便向位于米兰通往布雷西亚大道附近的罗马诺市进发。奥地利人尾随着他，目的是要阻止他走上通往布雷西亚的大道。但他又折向北行，不到二十四小时便走了四十五英里，出现在奥地利人完全没有防守的布雷西亚前面，而奥军是绝对没有料想到对方竟会这样来包抄他们的后方的。

布雷西亚对1849年抵抗海瑙的情况记忆犹新，仍然因为那个

时期受到的摧残而战栗。布雷西亚市对解放者给予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一点使加里波迪将军和他的士兵忘掉了疲劳，并且认为自己的努力已得到了最高的酬报。以下是加里波迪的告布雷西亚市民书：

313

“布雷西亚的市民们！

“你们给予阿尔卑斯山猎兵的欢迎又一次证实了你们的爱国热忱。

“你们这个城市在听到第一声信号时所展示出的宏伟场面说明了你们无愧于你们的古老声誉。

“你们是警惕的卫士，保卫着重新获得的独立，并且决心为保卫独立而不惜洒尽满腔热血。你们在听到第一声信号时就立即和阿尔卑斯山猎兵团团结战斗在一起了。

“布雷西亚万岁！

“仍然蹂躏这些土地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威胁你们城市的一支军队，他们现在不过是一伙抱头鼠窜的匪帮，只不过是在逃窜时沿途留下一些残酷行径和可恨暴政的痕迹而已。他们已经永远被推翻啦！

“布雷西亚的市民和郊区的居民们！战斗的时刻到来了，为你们牺牲在战场上或是屈死于曼图亚地牢里的弟兄们报仇雪恨的时刻到来了。记住你们伟大光荣的传统吧！

“用不屈不挠的勇气来对抗敌人的狂暴吧！他们现在被迫永远离开你们美丽的土地了。赶快来壮大志愿军的队伍吧！为了重新获得的独立，付出任何代价也不会太高。

“我们心目中的理想——三色旗——正在我们头上飘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要求你们为祖国效忠。

“愿光荣的法意联军认为你们无愧于你们的解放者！

加里波迪

1859年6月13日于布雷西亚。”

翌日，图尔上校、坎穆齐少校和十八名猎兵起程前往伊德罗。

军官们乘坐一辆弹簧马车，士兵们坐的是一辆公共马车。他们受托完成的使命从某种程度来说其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更大：他们的目的是要唤起这个地区的人民，号召他们拿起武器。这既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不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他们一到达伊罗德，当地便钟声齐鸣，一面三色旗高高升起，市政当局赶忙宣布接受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统治，伊德罗湖面上的一艘奥地利汽船也立即被俘获。两名急于归队的军官几个小时后便动身往回走，他们虽然把带去的士兵们留下充当该市的城防军，但却领回来了二百五十名新兵。

加里波迪不愿意让敌人有一刻喘息的机会，所以很快就离开了布雷西亚。根据他直至当时都一直是分毫不差地执行着的原订计划，他把部队调去截断敌军通过提罗尔撤退的退路，但这个按计划的调动使他们与敌军发生了好几次小接触。在雷扎托的那次接触，即使不看参加的人数，只看其战斗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接触。雷扎托是离布雷西亚几英里的一个小村，位于通往拉纳托和佩斯基埃拉的路上。

派出去侦察的两个连与敌军整整一个营遭遇了。这些猎兵根344本不考虑他们的人数比敌军人数少得多，他们一部分人开始埋伏到靠近他们的一所房子里，余下的人则隐蔽在附近的小树林中。当敌军走近时，他们便对敌军的正面和侧翼同时发起猛烈攻击，敌军几乎立即就后退了。这个胜利使猎兵们勇气倍增，他们直向前冲，进了村子，但在几条路的汇合点——一道横过河沟的桥上却被迫停止前进，因为一阵弹雨在他们的前后左右落了下来。奥地利人已得到增援，他们从后边大部队调上来的大批士兵封锁了所有道路。尽管如此，猎兵们寸土不让。他们为命令所激励，为军官作出的榜样所鼓舞，坚守阵地，一步不移，一直坚持到加里波迪亲自率领的两个多团到达为止。于是奥地利人命令刚来增援的部队向前

冲，用两个炮兵中队的火力支援。阿尔卑斯山猎兵除了几门口径可怜的山炮以外，别无大炮可与之对抗，无法把敌军赶出阵地，但他们并不为自身的安危担心。等到基阿尔连尼将军率领的部队前来支援之后，整个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猎兵死伤了一百多人，指挥猎兵两个连首先开始行动的军官中了三发子弹，图尔上校的手臂中了一枪。

乌尔班元帅尽管一方面受到那鼓动周围地区起义的加里波迪步步进逼，另一方面又被正在向基埃萨河挺进的意法联军紧紧咬住，但仍相信能以强行军的方法使自己侥幸逃脱。阿尔卑斯山猎兵这时因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而得意忘形，结果差一点全连覆没。他们已经惯于不考虑敌方的人数，所以在卡斯泰纳多洛向一支人数大大超过他们的敌军部队发起了进攻。这次他们不可能指望加里波迪前来增援了，因为他正领着大部队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奥地利人离自己的后备部队很近，虽然开始时被打败，但可迅速重新取得优势。然而，这些加里波迪的士兵尽管损失惨重，仍回过头来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刺刀冲锋，使得敌人停了下来，不敢再继续扩大战果。

在巴尼诺，阿尔卑斯山猎兵的运气好一些。在季阿尔迪尼师团一个纵队协助下，他们把一支威胁着拉瓦尔泰利纳，人数达三千或三千五百人的敌军赶了回去，使之受到重创，接着又把敌人赶 345 到斯泰尔维奥隘口的尽头。

几天之后，加里波迪在位于加尔达湖滨的索洛扎营。到这时，他离开皮埃蒙特已不止一个月。大家觉得，为了慎重起见，应该给他的部队补充人员，因此便从凡蒂的师团抽调出两个营，配以一个炮兵中队派去给他。

这些部队刚刚到达，便有一艘名叫法兰兹·约瑟夫号的奥地利汽船从加尔达湖东岸出发前来侦察加里波迪的阵地。这艘汽船

一开到索洛港的入口，皮埃蒙特的大炮便开了火，两发炮弹打坏了船尾。这艘汽船认为赶快逃走才是上策。但它刚要调头返航之际，一发炮弹落到甲板上，炸开了甲板通往弹药库的过道，引起了一阵骇人的爆炸。过了不到五分钟，整条船便烈炎熊熊。一面遇难呼救的旗子升了起来，但是还没等到德·佩斯奇埃拉派出贝内德号来营救船上的人员，法兰兹·约瑟夫号就沉到了湖底。船上二百人无一生还，全部被烧死或溺毙在加尔达湖中。

这次倒霉的尝试无疑使奥地利人感到胆寒，因为从此以后加里波迪再也没有机会让这支奥地利海军尝尝他的利害了。

当撒丁与法国的联军越过基埃萨河，加里波里便被派到拉瓦尔太利纳，他的任务是保卫斯泰尔维奥隘口，以防联军渡过明奇奥河之后，奥地利人从这个隘口侵袭米兰。季阿尔迪尼将军和他的师团被派到托纳莱隘口，这是从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进入意大利的提罗耳的另一条通道。

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是一个行省，居民都是意大利人，但是维也纳会议出于要长期奴役意大利的目的，无视自然条件及地理条件，决定将该省划入德意志邦联。这个行省位于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脉与另一个较低矮的山脉之间，有五条道路或峡谷可通伦巴第或威尼托，所以对奥地利人来说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非常有用的巨大天然要塞。另一方面，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不能在此追击奥军，否则就是侵犯了德意志邦联的领土。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奥军很可能会撤离威尼托的开阔平原，避入特兰提诺，然后再从这里出击，切断联军与作战根据地的联系。

346

当加里波迪已经身在斯泰尔维奥隘口脚下，并且已经在几次激烈交战中获得了大捷的时候，他先后收到了休战的消息和签订维拉弗朗卡和约的消息。所以说，他的部队既是最先冲出卡萨莱城去与敌人交锋的部队，也是最后与敌人停止交火的部队。

用电报发来的这则不仅是简短残酷，而且是态度暧昧的通知很快便传遍整个意大利半岛，在意大利半岛发生了深刻的，同时也是奇怪的影响。各个城市宛如被魔杖点了一下，顿时全部改观。只不过几小时以前的那一片兴高彩烈、热情洋溢的气氛，出人意外地突然让位于沉痛的哀伤情绪。仿佛有一块守丧的黑纱突然在米兰、都灵和佛罗伦萨的上空展开，把社会的各个阶级全都裹在它阴沉沉的皱褶之中。

威尼斯的情况怎样呢？威尼斯人民曾经在圣马克教堂顶上留神观察法国舰队的每个行动；维罗纳的市民曾经在城墙高处眺望天边，相信即将见到解放者的三色旗出现。可是如今只用干巴巴的几个字就通知他们说希望已彻底破灭！有的人自杀了，另外有些人则因为受不住长期精神的折磨而发疯了。在意大利全国，由东到西，从南至北，"威尼斯在奥地利统治下"这句话在爱国者的心灵深处回响着，有如为自由、秩序以及意大利本身所敲响的丧钟。

意大利人受着最矛盾的感情的折磨，他们狂怒，他们凄凉，他们恐惧来日的灾难会比目前的更加可怕，但他们此时此刻所产生的一种最强烈的感情却是不信任感。他们被人家卑鄙地欺骗了。"使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德里亚海都获得自由"这个著名的口号原来只不过是个诱饵，她那强大的盟国可能从来就根本不曾有过把这个口号付诸实现的打算。

维拉弗朗卡和约签订之后，意大利人终于完全相信欧洲真正的自由党人对法国皇帝的指责毫无夸大之处，所以他们万分悔恨当初为何不理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即已对他们说过以下一番话的人们：

"公布奥尔西尼①临终的谈话可以说是法国皇帝在道义上允

---

① 奥尔西尼曾企图谋杀路易·拿破仑。——作者

诺为意大利独立出点力气。对那些可怕炸弹的回忆自1858年1月14日以来一直使得住在蒂伊勒丽埃花园内的人睡不安枕；在看到仍会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而令人苦恼的情况下，法国政府是会被迫遵守这个道义上的诺言的。他们自已也曾说过：'我们必须在进347 行战争与被人谋杀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此外，一个人如果统率着一支由五十万冷酷急躁兵士组成的军队，他不急于去使用这支军队也是不行的。不过对这支军队也必须小心加以管辖。就其本质而言，这支军队是和平的敌人。当这支军队一致表示要求行动的时候，太长时间不让它在战场上发泄发泄和捞点油水是一桩危险的事。就国家这方面而论，对养兵千日而长期不用的情况也并非抱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对于商业活动和贸易安全来说，这种不战不和的形势只会产生真正进行战争时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却不会有将来得胜时所带来的好处（真正的或想像的好处）。当舆论已经对这种因为不能激励民气而使好战本能瘫痪的犹疑不决状态感到厌烦的时候，政府要末解除武装，要末向前进军，除此别无其它办法。但解除武装不是拿破仑的传统，而新国王是遵循拿破仑传统的。与这个传统一致的根本做法就是由皇帝亲自率军在意大利进行一次战役。即使进行战争的做法如今在法国不如其他时代那样得人心，但很快也会赢得人心。只要第一发炮打响，全国就会团结一致为法军胜利而祈祷。法国人一旦置身于战场就会喜欢打仗——为打仗而打仗。在任何政府领导下，甚至在专制政府领导下都有反对政府的乱源。要消灭这些乱源，再没有比战争更好的办法了。战争作为转移公众视线的一种措施，有必要定期加以采用。如果战败，国家生存即受到威胁，人民就会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如果战胜，人民陶醉在胜利的荣耀之中，就会忘掉一切。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都会得到绝对自由，可以随意行动。战争是拿破仑三世的需要，他要战争，也将会发动战争。至于意大利的独立问

题，他实际上毫不在意。"

近来的事态已经证明这个见解非常正确。意大利人现在才懂得自己应该依靠什么。他们已经上了大当，答应给他们的解放一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如此慷慨地自诩为被压迫民族卫士的这个国家，一贯奉行其惯用的骑墙政策，直到此刻都用得非常成功。她吓唬欧洲列强，让它们看一眼革命的幽灵，随后当自己觉得已不能控制本身所造成的局势时，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自封为天然的、权威的保卫秩序的卫道士，竟然倨傲地不与盟友皮埃蒙特国王商量，便同奥地利皇帝谈妥了各项议和条件。意大利的钱花了好几亿，人死了成千上万，但奥地利人却依旧留在意大利，像以往一样稳如大山地驻扎在意大利那不曾有人敢于冒险去攻打的庞大方形要塞中。一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也并非正在解决之中。罗马问题没有解决，那不勒斯问题没有解决，连一些公国的问题也不曾解决。不过，对拿破仑三世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暂时已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了，他已经使笨蛋和蠢才相信他曾经是、而且永远是世界的主宰了，他已经把他臣民的注意力从国内政策转移开几个月了，他已经因为象伯父一样，在一个留下辉煌的和悲剧性记忆的真正战场上当过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而得到孩子气的满足了，他正在统帅得胜的大军回自己的首都了。就这样，他已达到了目的——他一向抱着的唯一目的。 348

当这个自私的例子和对意大利的事业无动于衷的态度可能会被人仿效之际，当意大利爱国者担心自己不得不起来反对极端革命派所不幸而言中的情况时，意大利爱国者的思想混乱越来越严重。极端革命派断言撒丁国王是出于个人野心的动机而拿起武器来的，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撒丁国王对本人领土得到加倍扩大非常满意，所以会顺从地接受维拉弗朗卡和约，还会甘心情愿地不再为意大利独立作任何努力。

加富尔伯爵辞职和维克托·伊曼纽尔毫不掩饰自己灰心失望的消息，乍一看来似乎必然会加深不安的情绪与愤怒的感情，但是结果却起了与此相反的作用。这两个消息安定了民心，给人民打了气。全体意大利人都知道了国王依旧坚定不移地与人民站在一起，而首相是在这个可恨的和约得到同意之前就已辞职的。人民不愧享有永恒的光荣，他们懂得不应该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动来经受这个可怕的考验。祖国的彻底解放（为了这个目的曾要求他们消极服从）现在无限期地延迟了，因为他们祖国的彻底解放是与拿破仑三世这个冒险家的阴险政策势不两立的。尽管这样，他们并没有去冒犯如此残酷地使他们陷入失望的人们。对法军的幻想感意大利人也是能够理解和同情的，因为法军看到他们辉煌的战争结束得这样快而感到（并非没有理由的）丧气。意大利人即使对法349 国皇帝的接待很冷淡，不过仍然对他表示了恰如其份的尊敬。虽然他在彻底执行本人诺言之前中途变卦，但毕竟为意大利的独立事业冒过生命危险，也流了他士兵的鲜血。

虽然加里波迪从来不相信拿破仑三世真诚无私，但和同胞所怀的感情完全一样。在得悉签订了预备和约的时候，他也伤心生气得全身发抖。最初他不肯相信这是真事，等得到有关此事的正式通知后，他便到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司令部去递交他本人和全体军官的辞职书。国王被他这个行动深深感动了，公开对他说明：虽然签订了和约，国家仍然需要他的服务，何况他又是皮埃蒙特的一名军官，更不可以随便放弃指挥。最后，国王说服他收回了辞呈。

当然，维克托·伊曼纽尔对这位有威望的领袖有这样大的影响，能够使他改变辞职的决定，这对意大利来说无疑是一桩非常幸运的事。如果此时此刻加里波迪脱离军队，可能会是一桩很糟糕的事情。但加富尔伯爵的辞职却与此相反，十分有利。加富尔伯爵

基本上是一个勇敢而有魄力的首相，他曾经发誓永远与奥地利人势不两立，如果他在任何一个有关和约的文件上签字，就会说明自己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是口是心非。而加里波迪是一个军人，与政治或外交无任何关系，如果他辞了职，全意大利就会立即以为国王和皮埃蒙特政府正在背叛全民族的事业了。

第六十六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伦巴第战役结束

加里波迪回到伊德罗湖滨瓦尔卡诺尼卡的洛韦拉，要求官兵重新宣誓效忠皮埃蒙特国王。他没有离开在拉瓦尔泰利纳占据的阵地，与仍然继续反对和约的同时，他并没有停止加紧募兵。维拉弗朗卡和会一周之后，他发表了如下措词的意见：[350]

“不论当前政治事态如何发展，意大利人都不可放下武器或垂头丧气。与此相反，他们应当壮大队伍，让全欧洲看到他们在英勇的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之下，随时准备好接受再一次战争所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同命运。”

在斯泰尔维奥隘口与托纳勒隘口之间、在拉瓦尔太利纳、瓦尔卡诺尼卡和瓦尔萨利阿，加里波迪的军队进行了调整，并重新部署。当时与阿尔卑斯山猎兵部队合并的亚平宁猎兵部队正驻在桑德里奥以及河谷的下游。从阿达河谷通过阿普里卡隘口到奥利亚河谷的一路上都可以见到不久前战斗的痕迹——在道路上，在峡地底部和深谷里横设着障碍物，这是些临时匆忙设置的防御工事，其作用是要阻挡敌人的猛烈冲锋，同时也为了要使加里波迪的军队既可以用低劣的滑膛步枪抵抗敌方杀伤力很大的提罗耳马枪的火力，又不致处于太不利的地位。

瓦雷泽和科摩的胜利者是到处谈论的唯一话题；到处都能见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军团的士兵。在这个军团里，普通士兵所受教育的程度和社会地位往往比军官的还要高。与罗马尼阿人、热那亚人、伦巴第人、托斯卡纳人、卡拉布里亚人并肩在一起的，还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些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南美人、北美人、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英国人。人们以前把这个英国人称作“加里波迪的英国人”，现在仍然这样称呼他。

这个英国人有特殊的怪癖，他打奥地利人就好像是打公鹿、打野猪、打狼或是打其它野生动物一般，只不过是为了得到打猎的乐趣。他的意大利话讲得很糟，对政治的事情所知无几，对自己为之服务的事业并不深感兴趣。

351

加里波迪正当要出发去打仗时，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英国人向他走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这个人又高又宽的前额底下闪闪发光，由于头发往后梳，前额显得更宽更高。一把美髯垂到胸前，其上部已经开始花白，拖到胸前的那一部份则已经全白了。他可能有五十八岁到六十岁，戴着一顶宽边帽，眼睛上方的帽沿衬了一块绿色的里子遮阳挡光，身上挂着一个装满子弹的子弹盒和一个硕大的双筒望远镜，外加一支双筒的好鸟枪，他全身的作战装备就这样配备齐全了。

“你是加里波迪将军吗？”他问。

“是我！”加里波迪相当粗暴地回答道。“你有什么事？”

“我是约翰·威廉·皮亚特爵士。”

“那又怎么样？”

“我来请你允许我在你麾下服务。”

加里波迪仔细地打量了这个新兵。

“唔！”他说。“在我麾下服务。你知道在我麾下服务的人都得同意什么条件吗？”

“不知道。不过如果你告诉我，我就会知道了。”

“没有薪水。”

“这没关系，我是个有钱人。”

“平均每日行军三十英里。”

“我的腿劲很好。”

“天天打仗。”

“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事。”

“绝对服从我的命令。”

“嗯！”

“你现在明白了吧，这是不太合你的胃口的。”

“我宁愿按我自己的方式去打。”

“你的方式是什么？”

“我是打猎的一把好手。”

“噢！”

“我也是一个神枪手。”

“是吗？”

“我想和你的猎兵一起打。”

“好吧，就这样吧！你就和我的猎兵一起打吧！”

“我愿意保留我这一身装束，因为这身装束对我非常合适。”

“你就这样穿吧！”

“我还想要……” 352

“我的天哪，你想要的事太多了。”加里波迪不耐烦地说。“如果拉·马莫拉部长先生① 觉得我像你这样难侍候的话，我就永远也不能出发去打仗了。”

“那好吧，”约翰爵士说，“我就自己单枪匹马去打好了。”

---

① 拉·马莫拉(La Marmora)是皮埃蒙特政府的军政部长，见本书第63章。——译者

“你自己单枪匹马去打？这太对了。还是你自己打好些。”

约翰爵士给加里波迪行了个军礼，加里波迪也回了个军礼。

第二天，瓦雷泽战役打响了。加里波迪命令他的猎兵向前冲。虽然他们发动攻击神速，但发现约翰爵士已经先于他们在向敌军进攻。

约翰爵士正如他说过的那样已经向奥军宣战，而且自己单枪匹马打，不仅单枪匹马去打，而且还按自己的方式打。

他直挺挺地站着，一点也不蹝下高大的身材，一点也没有防护自己魁梧的躯体。他丝毫不怕枪弹或炮弹，就好像它们是蚊子或是蜜蜂似的。

他仿佛身在掩体后射击那样镇定地瞄准，扣动板机，然后把马枪靠在一条腿上，拿起已经调好焦距的望远镜来检查射击的效果，用点头或摇头来表示对效果是否满意。接着又把马枪装上子弹，再瞄准，再开枪，再拿起望远镜，再表示是否满意。

当敌军开始溃逃，加里波迪像通常一样成为战场主宰的时候，约翰爵士所关心的只是去寻找被他打死或打伤的敌人。正如猎人在一场围猎中能够认出当时被自己打死打伤的野兔一样，约翰爵士也轻而易举地认出被他射杀或射伤的敌人。

检查过被自己打死打伤的敌人，把二者的情况详细登入记事本之后，他便动身追击奥地利人。他多亏有一双长腿，很快又与行军队伍的最前排并驾齐驱了。

加里波迪在两三次交战中听任这个英国人按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狙击，也没有对他加以注意。但由于加里波迪爱勇敢的人胜过一切，因此有一次，在炮火正酣之际，加里波迪停了下来，一直走到这个英国人面前对他说：

“约翰爵士，我称赞你。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个英国人回答道。

"不仅如此，我还把你看作自己的朋友。"

"噢，这一点我以前可不知道。"约翰爵士说。"我非常感激你……对不起，一个奥国鬼子让我看到了。"

约翰爵士用肩膀顶住马枪，于是被他看见了的奥地利人当胸 353 中弹，向前走了三步便脸朝下扑倒了。

约翰爵士拿起望远镜，认真地观察了这个奥地利人，打了一个对结果表示满意的手势，然后转过身来向加里波迪将军伸出一只手来说：

"日安，将军。祝你身体健康。"

从那天以后，大家不再称他约翰·威廉·皮亚特爵士，只称他为加里波迪的英国人。

直到第一次苏黎世会议之前，加里波迪的军团一直保持原有编制。最后，签订和约看来已不可避免，于是加里波迪又一次提出辞呈，国王再度拒绝批准他辞职。但是，与把他留在现役编制名单的同时，却又继续不断地逐步遣散志愿军。这支军队成了使皮埃蒙特政府感到非常为难的问题。皮埃蒙特政府本身虽然对和约并无好感，但又不能不在苏黎世和约上签字。

维克托·伊曼纽尔万分不愿意加里波迪辞职，想出了几种办法来加以挽留。然而，这几种办法不是由于加里波迪反对，就是出于重要的政治考虑，一个个都失败了。8月11日，加里波迪下定决心退隐，向他的队伍、他那支小小军队原有的核心以及仍然留队的众人话别。他给这些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的战友们：

我不得不暂时离开部队。国王陛下将部队交由波马雷托将军指挥。我相信你们会像在战斗中无畏地作战那样严守纪律，努力掌握军事技术，以便你们一旦发现自己再次与祖国的敌人面对面战斗时能够站在最前列。"

被斯特拉德拉市选为代表的加里波迪此时在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地方旅行。他到过热那亚、里窝那、佛罗伦萨、帕尔马、摩德纳，最后到了波洛尼亚。他在波洛尼亚凭吊了为意大利独立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的烈士——1849年在拉文纳省被奥地利人逮捕后枪毙的乌戈·巴西神父的坟墓。他也访问了他们驱逐了奥地利人之后于1848年被波洛尼亚人光复了的拉蒙塔尼约拉。在旅行途中他处处受到最热烈的接待，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不停地向他高呼："加里波迪万岁！我们的将军万岁！"

354

加里波迪在九月被擢升为陆军中将，并被委派接替乌洛阿将军指挥意大利军第十一师团。在接任之前，他想去看看1849年死于饥饿困乏和忧虑哀伤的亡妻阿妮塔的坟墓。因此，在两个儿子陪同下，他到离拉文纳十里的小村圣阿尔伯托作了一次旅行。

一进了村，加里波迪便被教区牧师领到曼德里奥拉教堂，在那里有几个儿童向他献了花环。他和两个儿子在教堂四处寻找阿妮塔的坟墓，这时牧师打手势招呼他们再往前走，他们于是走进了圣器安置所旁边的一个小礼拜堂。墓前已经安放了一张铺着黑纱的凳子，他们三人跪了下来，在牧师为亡灵念祈祷文时，他们泪流满面。当这个悲哀的仪式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极其深刻的痛苦，那些为了要向加里波迪将军致敬欢呼而迅速集拢来的人群也就默默地散开了。

此后不久，身居高位的皮埃蒙特官员们和加里波迪之间在重大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发生了很多分歧，这些情况妨碍了他继续长期指挥意军第十一师团。

他一提出辞呈（这次被批准了），便产生了募捐购买一百万支枪的想法，并且本人带头认捐了五千法朗。接着，他去都灵谒见了国王，然后在回卡普雷拉岛之前发表了一份告同胞书。通过这份

告同胞书，我们可以窥见他因失望而产生的满腔痛苦。

"告意大利人民书。

见不得人的阴谋使我在意大利中央军队的军阶本应享有的行动自由受到不断阻挠，而我一向把这种行动的自由只用于努力去达到全体真正的意大利人心目中的目标。因此，我现在要离开军队了。

有朝一日，如果渴望解放我们祖国领土的维克托·伊曼纽尔再次号召他的士兵拿起武器，我将会拿起武器和我那些勇敢的战友们站在一起。现在阻碍我们把我们的事业庄严地向前推进的卑鄙欺骗政策，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必须集合在争取独立的英勇忠诚战士的周围，亦即集合在完成其崇高使命方面将不会令我们失望的豁达宽仁的君主周围。目前，如果我们要抵抗那些使我们重新陷入过去悲惨境遇的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拥有自己的资金和刀枪。

朱泽培·加里波迪

1859 年 11 月 18 日于尼斯。"

第六十七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西西里战役开始

加里波迪隐退的时间并不长。他已辞去意大利中央军总指挥，其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攻打那不勒斯王国的建议遭到了反对，就是因为他不赞同拉塔齐首相推行的政策与法令；但是他并不如他的政治敌手曾经断言过的那样，他毫不气馁，对国事的关心从未稍减。 355

1859 年，将近 11 月底，他对他的中央军旧部发表了一通文

① 1859 年加里波迪所组成的民兵。——译者

告，这通文告有好几千分在广为传播。文告内容如下：

“别让我的暂时隐退，使你们对我们正在捍卫的事业的热情有所冷却。离开你们(我热爱你们，因为你们是争取意大利独立的崇高理想的象征)，我是不好受的，而且感受至深。但是，我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再回到你们中间来，而且对完成我们曾如此辉煌开拓的事业，我能够助以一臂之力，这使我感到欣慰。

“我们大家认为，我本人也是这样认为，在为意大利而战斗的疆场上，是不会有了不得的灾难的。小伙子们！你们既然已宣誓效忠你们的祖国与国王，国王又将领导你们走向胜利，你们就不要放下你们的武器。坚定地站在你们的岗位上，使你们自己成为训练有素的、纪律严明的战士吧。

“和平只会持续一个短暂的时期。旧式外交似乎不愿看到事物的真相。它不理解一个伟大民族的力量正是在你们身上；不理解在你们憧憬自由、独立的内心深处，一场大革命的种子正在萌芽；它不理解如果我们神圣的权力不得实现、如果有人阻挠我们成为自己祖国的主人，这场大革命就一定会爆发。我们不是在侵略别人的领土，那么就让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地生活吧！不管是谁无视这点，他将会看到一个下定决心宁为自由捐躯而不愿受人奴役的民族，必定会去英勇牺牲而不会被人臣服。

“同时，即使我们全都牺牲，我们将把异族专制所深植于我们内心的愤恨与复仇心理作为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将传给我们的孩子一杆枪，将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固有权利。如果运气好的话，压迫者会永远睡不安枕！我要再次向你们说，意大利同胞们，别放下你们的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团结在你们领导者的周围，遵守最严明的纪律吧。

“公民们！意大利的每一个人都应竭尽绵薄之力，慷慨解囊，为国捐献；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准备好一杆枪，常备不懈，也可能是在明天，把压迫者不讲公道，仍未爽快地答应归还我们的一切用武力去夺回来。”

加里波迪由于不能在意大利独立问题上妥协，便从民族协会中退出，在这个协会里稳健派和支持内阁的人那时是多数。他当时被选为“国民军协会”这个组织的主席，这个组织是打算用以取代自由的“公众议事会”的。但这个新组织几天后便不复存在。加里波

迪在一个文字激昂慷慨的文告中①，把这一事实告诉了意大利人民。 356

当加里波迪深信不疑地获悉：法国皇帝宣称尼斯（这是加里波迪的出生地，也是他心目中为意大利独立而斗争的英雄城市）与萨伏依两地应割让给他作为他对意大利事业支持的代价，这时，加里波迪没有打算隐讳他极端的愤慨。他对议会的新议长加富尔伯爵提出质询，并且宣称：割让尼斯是与维护民族的权益背道而驰的。他承认皮埃蒙特已获得两个大省作为交换条件，但是他断言（这是不无道理的）。这种拿民族来作交易的事情，朝野上下无不感到深恶痛绝。加富尔伯爵只得辩解说：割地条约是政府奉行的总政策的结果，它尚须得到众议院最后批准，而议事日程已经宣布不予更动。

这是把问题搁置起来的一种手法，加里波迪对此是不能默然接受的。他坚持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随后不久，在给基亚瓦里居民的一封信中，他更充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我感谢给予我基亚瓦里市市民权利的光荣。你们市议会是以我们祖先的发祥地的这座城市的名义，如此慷慨地将这一荣誉赐与我的，对这座城市我有很多理由感到非常亲切。然而，我并不希望我不再当尼斯的市民。我认为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有褫夺独立人民的国籍的权利。我抗议由于腐败和暴力所造成的对尼斯的错误处置。为我自己、为我的同胞，我保留在民族权利不再是空话的那天，收复我们在那里出生的故土的权利。"

5月4日，加里波迪向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递上辞去在正规军中官阶的辞呈。当时，意大利南部的政治局势极为严峻，他希望享有行动的完全自由。

西西里起义已经有一个月了。卡里尼、米西尔梅里和巴勒莫

① 这一文告可在《我是怎样认识加里波迪的》一书第七页中找到。——原作者

这几个城市，已为警方的迫害与暴行，逼得无路可走，发出了反抗的信号。那不勒斯王国军队采取极其严厉的惩办措施，全岛都处于革命的状态。然而，那不勒斯政府仍然据守着几处要塞，并拥有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同时能够组织许多机动部队用以讨伐起义者。起义者当时已被驱至山区，武器弹药损失殆尽，又缺少精明强干的领导人物，并且濒临追降的边缘。

一小批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到了卡普雷拉，请加里波迪出任革命领袖以拯救西西里。这些人是移居西西里的，曾任 1848 年陆军部秘书长的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撒丁王国议会议员贝尔坦尼博士，在 1859 年战役中指挥过一个"阿尔卑斯山猎兵"战斗营的尼诺·比克西奥，再就是罗索利诺·皮洛与奥兰多。将军立即看出进行这次革命事业会遇到不可胜数的困难。但这是组成意大利大家庭中的一个地区的人的自由与政治权利的问题，于是他即时同意了这五名爱国志士的请求。

"阿尔卑斯山猎兵"的士兵和军官立即得到了通知，而且全都响应了他们的前领导人的召唤。各个城市都设置了募兵处，志愿从军人员从热那亚、伦巴第、托斯卡纳、罗马尼阿和威尼斯成群结队的应召前来。

加里波迪原来指望皮埃蒙特政府即使不予以实际援助，至少也会容忍他去干。但是他很快就看出皮埃蒙特政府正竭尽全力对他多方掣肘并制造麻烦。然而，由于西西里有许多既是有力人物，又是朋友，由于他们的热情奔走与作出的牺牲，使他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筹集了枪支、弹药、营帐以及足供几个月作战的各种军需物资。这次远征预定在 1860 年 5 月初开始。

这支小部队由一千零八十五人组成，其中伦巴第人占绝大多数。加里波迪当时住在海边离热那亚约五英里远的夸托，他住在一座名叫斯皮诺拉的别墅里。他的战士则在不远的福切驻屯。

在5月5日午夜12点，志愿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在比克西奥上校与一位名叫卡斯蒂利奥的西西里海军军官的指挥下扣押了拉巴蒂诺公司两艘汽船。这两艘汽船是正在热那亚港口停泊的伦巴第号与皮埃蒙特号。这两艘船被扣押后立即驶向载运志愿部队的指定地点。

装载这次远征人员与军需装备的工作进行得十分迅速，东方尚未破晓，两艘满载的船只便已驶出大海。

加里波迪乘坐的是卡斯蒂利奥上尉指挥，并且由热那亚人——斯基阿菲诺上尉担任副手的皮埃蒙特号；比克西奥上校乘坐的则是埃利阿上尉指挥的伦巴第号。贝尔坦尼博士留驻热那亚作为加里波迪的全权代表。加里波迪行前对他作了如下指示：

“募集一切可能募集到的资财以支援我们的事业。 358

“竭力使意大利人民明瞭，如果慷慨大方，出自真心地帮助我们，意大利王国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诞生，所付出的代价也小。但是，如果爱国志士的努力，只限于为数不多而作用不大的捐款，他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第二天，那两艘汽船的船主收到了将军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采取了一桩劫持船只的暴力行动，但是，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促使我采取暴力的神圣动机，将会证明我这次举动是正当的；同时我希望举国上下将会认识到，使任何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获得补偿，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如果我上述的希望不能实现或者万一国家不会插手对你赔偿，我以“百万杆枪基金”的全部资产作担保，这样，对你可能蒙受的损失或损害，你将得到赔偿的确实保证。”

加里波迪在临走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国王：

“陛下：

"从西西里传到我耳际的痛苦呐喊，不仅使我，而且使我往日千百个战友的内心深为凄恻。我没有对西西里的兄弟建议过任何起义的行动。但是，从他们用意大利统一的名义（陛下即为这统一的象征）起来反抗我们这一时代最臭名远扬的暴政时，我感到我有义务毫不犹豫地领导这次远征。我明白我正在从事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是，我信赖上帝，信赖我的同志们的英勇无畏与献身精神。

"我们的战斗口号永远是：'统一的意大利万岁！维克托·伊曼纽尔——意大利第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万岁！'我们如果失败了，我希望意大利与自由欧洲将不会忘记，这次远征的事业毫无自私的企图，完全是受爱国的动机所鼓舞。我们如果成功了，我将骄傲地为陛下的王冠缀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新宝石——可是条件是，陛下一定要斥退那些人，即那些提出把这一个省奉送外邦的人，正如曾经将我的故乡拱手让人一样。

"我没有把我的计划奏闻陛下，因为我担心，出于我对陛下的忠诚，陛下可能会说服我放弃这个计划。

"陛下最忠诚的臣民，

朱·加里波迪。"

除此之外，他还拟就了两份文告。第一份文告是给意大利军队的，因为这支军队的许多战士（因为多数是早先隶属于"亚平宁山猎兵"的）希望退出部队，以便能再次追随他。

"几个世纪以来内讧与缺乏纪律已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可怕的灾难。今天，令人钦羡的团结一致，使得从西西里起到阿尔卑斯的全体人民精神振奋、生机勃勃。但是这个国家仍然需要纪律，而且她今天正是要依靠曾作出如此英勇无畏的光辉榜样的你们，去帮助她重新统一国家，并组成一条团结阵线去对付那妄想征服她的人们。

"所以，在我国历次战争中出生入死的你们这些年青人，留驻在你们现在的岗位上吧！要记住，在北方有我们的敌人，也有我们仍旧被奴役的兄弟。同时，在发生新的军事冲突时，作为战士的你们的英雄事迹，对从教皇与波旁王朝雇佣军中解放出来的我国南方人民，将是很好的教育。

359

"我现在以我们正在再度获得新生的祖国的名义，劝告那些组成我们英

雄部队的年青人别离开这支部队，而是要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部队的勇敢军官和维克托国王的周围。国王的雄图大略，虽然可能暂时地受扼于胆怯如鼠的顾问，但等不了多久，他将领导你们去夺取最后胜利。”

另一份文告是致意大利人民的：

“西西里人民正在为反对意大利的敌人、为着整个意大利而进行战斗。给他们以金钱与武器的支援，并伸出强有力的右臂帮助他们，这是每一个意大利人的责任。意大利之所以灾难深重，其根源在于内讧、不和与各个省区对其紧邻命运的漠不关心。

“同是这块国土上的意大利的儿子们争先捍卫濒临危险的兄弟之日，就是意大利开始得以拯救之时。

“我们如果对西西里英勇的儿女置之不顾，让他们听凭命运摆布，他们就必将被迫与波旁王朝的雇佣兵作战，同时被迫与奥地利的和统治着罗马的教士军队作战。

“让已解放的各省人民大声疾呼，以支持他们正在战斗的兄弟们的事业吧！把你们慨于助人的青年送到为祖国而战的战场上去吧！

“让马尔凯，翁布里亚，萨宾纳、罗曼—肯帕尼阿以及那不勒斯王国各地都举行起义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吧！

“如果各城市对起义没有作出足够支援，你们当中较坚决的人就要把乡村成批的团结起来。

“一个勇敢的人随时都能找到武器！对上帝发誓，别听那些终日大吃大喝的胆小鬼的话！

“让我们武装起来！让我们为我们的兄弟而战斗！明天我们将为我们自己而战斗！

“曾跟着我在我国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一小批勇敢的人，正与我们一道赶去救援。意大利是了解他们的：无论何时一有危急警报，他们就立即挺身而出。高尚而又慷慨的同志们！他们历来以身许国，将为祖国洒尽自己最后一滴热血，他们不寻求任何报酬，只求尽忠职守与问心无愧。

“‘意大利和维克托·伊曼纽尔！’——这是我们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在横越提奇诺河的时候，将会在埃特纳火红的岩石上发出回响。在沿着意大

利巍峨的群山一直传到塔培恩山岩那预示着战斗的呐喊之下，摇摇欲坠的专制宝座即将崩溃。全体人民将团结得象一个人那样奋起反抗！

“拿起武器来吧！让我们一举结束几个世纪来的灾难。让我们向全世界证明，确实是在这块土地上，刚毅不屈的古罗马人曾在这儿生息蕃衍。”

加里波迪这一行的渡海，开始颇为艰苦。海上是惊涛骇浪。那些在船上挤在有限的空间的战士备尝晕船之苦。除了贮存的淡水、航海饼干、乾酪，他们别无所有，但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充满信心，因此，尽管他们将忍受千辛万苦，他们的士气仍非常旺盛。

7日，他们抵达托斯卡纳境内靠近罗马边境的塔拉蒙。

当日的命令，也在同天上午公布在皮埃蒙特号与伦巴第号两艘甲板上，命令如下：

360

“阿尔卑斯山猎兵”军团

“这个一心致力于使我们祖国获得新生的军团，将一如既往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自我牺牲去完成它的使命。‘猎兵’军团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以优秀部队所特有的铁的纪律与献身精神为祖国效劳的，它不冀求任何犒赏，它只求问心无愧。

“这些勇敢的人决不会为军衔、勋章、犒劳而动心。在往昔，当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一旦度过，他们便默默无闻地解甲归里。但是，既然战斗的号角再一次吹响，意大利又看见他们高高兴兴、胸怀坦荡地负弩前驱，而且准备为意大利洒尽自己的热血。

“‘阿尔卑斯山猎兵’军团的战斗口号，仍然是一年前响遍提奇诺河两岸的那一句：‘意大利与维克托·伊曼纽尔！’因为正是我们喊出的这句口号将使意大利各处的敌人丧魂落魄，颤栗不止。

“军团指挥部机构

“总司令官：加里波迪。

“参谋长：西尔托里上校。

“参谋：卡尔文诺，G·马宁、迈奥奇、博尔凯塔、格里齐奥蒂、布鲁齐西。

“将军的副官：图尔上校、图科里上校、森尼少校、梅诺蒂·加里波迪、蒙塔纳里、班迪与斯塔涅蒂。

“将军的私人秘书：G·巴索。

“远征军民政事务官：弗·克里斯皮。

“七个兵力实足的精兵连队指挥官：尼诺·比克西奥、拉·马萨、斯托科、卡里尼、安福西、卡伊罗利、巴西尼。

“炮兵指挥官：奥尔西尼。

“工程兵指挥官：米努泰利。

“供应部：阿切比少校、雷基埃德里、内尔沃、巴泽蒂。

“医务部：里帕里、梅斯特里、巴尔德里尼、季乌利尼。

“注：我军隶属于意大利军队，二者的组织机构相同。这里所列的军衔按过去的战功，而并非恩赐。”

由于他们本应在塔拉蒙找着的护航队不在预定地点，图尔上校便前往奥尔贝特洛的要塞，带回了四门野战炮，一门古式长炮、弹药与粮秣。他们从塔拉蒙出发到圣斯泰法诺装煤，然后重新开始他们的航程。

加里波迪由于担心那不勒斯的巡洋舰，而且不愿驶近控制着法罗海峡的墨西拿，便向非洲海岸方向前进，在靠近突尼斯的邦角的雷根西岬登陆，在当地补充他必需的给养，然后从那里笔直驶向马尔萨拉。

11日中午，西西里海岸开始进入了视线。但不见有那不勒斯王国的船只。一个渔夫，在他的渔船紧挨着皮埃蒙特号驶过的时候，向加里波迪报告：一艘靠帆行驶的快速舰——阿马利阿号，两艘机帆海防舰——斯特罗姆博利号和卡普里号，几天前在马尔萨拉水面停泊，当天上午已启碇向特拉巴尼方向驶去，因此，当时进港毫无阻拦。

将军当即下令全速前进，不到两个小时，皮埃蒙特号与伦巴第

号飞快行驶，竞相争先，驶进了马尔萨拉港。

361 当电报局一发现有几艘可疑的船只驶向马尔萨拉，立即向那不勒斯的巡洋舰报告，但是后者已来不及阻止登陆了。当这艘巡洋舰在近海中的抛锚处出现的时候，加里波迪的战士、大炮、弹药以及辎重全都卸完登岸。那不勒斯人向志愿部队发射炮弹、子母开花弹，但没有造成一人伤亡。志愿部队用密集的炮火回击。后来，那不勒斯人击沉了伦巴第号，同时派了一批船员登上被志愿部队遗弃的皮埃蒙特号，但是，那不勒斯人没有试图登陆。

加里波迪受到马尔萨拉居民的热烈欢迎，并立即开始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是亲自向西西里人民呼吁，同时向他们发表了下述文告：

“西西里人民，

“我为你们带来了一批为数不多的勇敢的人，他们是踊跃响应西西里的吁请而来的。我们是在伦巴第战役得以生还的人，现在已经来到你们中间！我们除了祖国的解放，别无所求。

“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我们的任务便会易于完成，也会很快完成。武装起来吧！谁不拿起武器，就是胆小鬼，或者是卖国贼。

“缺少武器不能成为借口。我们将会有枪的！在目前一个勇敢的人手中的任何武器都是有用的。

“民政当局将会照顾留在后方的妇孺老弱。

“全体人民都武装起来吧！西西里将再一次告诉全世界，由于有团结一致的民族的坚强意志，一个国家就能够驱除她的压迫者。”

与此同时，加里波迪签署了以下一份供密遣人员在那不勒斯军队中散发的公开信。

“妄自尊大的外国佬在意大利人的土地上作威作福，这是因为意大利人中间有了内讧。但是，当桑尼特斯人①的后裔与西西里的兄弟们团结一致，

① 桑尼特斯人，意大利中部的古民族。——译者

并将与北部意大利人携起手来，到了那天，我们的人民（你们是其中的多数）便会如过去一样，再次在欧洲先进民族之林中获得一席。

"意大利的士兵们！我只有一个雄心：这就是看到你们与瓦雷泽以及圣马丁诺的士兵站在一起，在反对意大利的敌人的共同战斗中并肩作战。"

因为加里波迪打算毫不迟缓地进军巴勒莫，他竭力尽速获得马匹、骡子以及为运输炮兵辎重、军队给养，野战医院以及粮秣所需的车辆。12日，即登陆的翌日，这支小部队，得到了大约一百五十名西西里人的增援（枪枝弹药已发给他们），在清晨四时离开马尔萨拉。

由于马尔萨拉在未获得新的命令之前，将作为这支革命军队的基地，将军事先慎密考虑了如何确保他与这座城市的交通线的安全，同时设置一些加固城防的工事，以防范城市遭到任何突然袭击。马尔萨拉起义委员会那一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使这座城市与更重要的省城季尔詹蒂、锡拉库塞、卡塔尼阿以及卡尔塔尼塞塔等地的交通保持畅通，并在这座岛上的西北端集中防卫。 362

在向巴勒莫的进军当中，加里波迪的军队故意避开一般人常走的大路，亦即通过特拉巴尼，绕过圣朱利亚诺山，然后隐没于隘口处的那一条路。他们选择了绕山脚而行的更直的捷径。他们在拉门加多宿营，并在那里与科波拉·蒙泰和圣·安纳男爵指挥的队伍（农民武装军团）会合。黎明时，他们继续行军，中午在途中停驻了几个小时，等候从阿尔卡莫来的两支起义部队；薄暮时抵达萨勒米。

将军应当地民政首脑与社会贤达的请求，发表了如下文告：

"我——朱泽培·加里波迪，西西里人民军总司令官，受各界知名人士的邀请，并遵照西西里岛自由平民的宣言：

"考虑到战时的便利，应由一人总揽一切军政权力，

"兹宣布，我代表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担任西西里的总执政。

"朱·加里波迪。

"萨勒米，1860年5月14日"

363

第六十八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西西里战役；卡拉塔菲米与巴勒莫的攻克

远征军从萨勒米开往维塔，这是座落在通往卡拉塔菲米中途的一个小村庄。卡拉塔菲米这座城镇有四到五千居民，这座城部分建筑在山坡上，部分建筑在峡谷底部。卡拉塔菲米隘口，是由马尔萨拉通往巴勒莫省的唯一通道。

15日，接近上午九时，加里波迪的部队离开维塔，不久便发现那不勒斯人在卡拉塔菲米前面掘壕固守。这是一支由陆军准将兰迪指挥的、兵力为三千五百人的军队。那不勒斯王国军队的大部分占据着有名的罗曼尼的皮阿诺山的峻峭的山岭，他们部署的大炮使他们能居高临下地对进攻的一方俯射可怕的火力。

加里波迪与他的参谋长西尔托里上校研究敌情之后，发出了进攻的命令。他只有七百名战士投入火线。组成先锋部队的是：热那亚骑枪排，帕维阿大学生组成的第七连，再加上贝加莫人所组成的由巴西尼上尉指挥的第八连。这支武装力量，在尼诺·比克西奥连队以及由意大利军队代表——阿切尔比少校指挥的西西里起义军的支援下，攻占了敌人第一线阵地。

负隅顽抗并徐徐后撤的那不勒斯人，这时又在第二道山岭列成战斗队形：他们那里背负着卡拉塔菲米的建筑群为阵，并有事先

修好的防御工事掩护。加里波迪部队再次发起攻击。开始时，他们的攻势被击退，伤亡比较重大，但是他们更加愤怒地再次发起冲锋。全体将士——先锋部队、主力部队、各预备连队——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这次冲锋。司令部的军官，以加里波迪将军带头，拔出宝剑在前面开路。

第二次冲锋当中，那不勒斯人采取过攻势。第二次冲锋过后，加里波迪发觉自己孤立无援地面临敌军，身边只有五十名战士，以及他那些最勇猛的军官——西尔托里、图尔、尼诺·比克西奥、图科里、巴尔迪、埃利阿、斯基阿菲诺、梅诺蒂·加里波迪、迈奥基、格里齐奥蒂、蒙塔纳里、布鲁泽蒂、雷基埃德、尼埃沃以及贝泽蒂。这些人都表现得勇猛非凡。 364

当第七连、第八连赶来解除险情之后，加里波迪将军又重新按计划把战斗扭回到这次战役的重点，但是那时，他察觉那不勒斯人正企图包抄他的右翼，于是他便让热那亚骑枪手以及从他周围每连抽出的四十个战士去迎敌，这就迫使那不勒斯人后撤到最后一座小山头，那不勒斯人在那里部署有大炮和预备队。

这时已是三点钟，该是结束战斗的时候了。将军集结了全部兵力，他自己与司令部人员一马当先，冒着密集的枪弹与开花子母弹的弹雨冲锋。

英雄的斯基阿菲诺手擎大旗，迅猛地闯进敌阵。他被密集的枪弹打中，遍体枪伤。他的战友们眼见他英勇牺牲，愤怒到了极点，这也使得他们战斗的勇气倍增，向那不勒斯人发动了狂怒的攻击。一场触目惊心的肉搏战发生了。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道：

“这是一场时间很长的厮杀。双方都杀得十分凶残，不将对方斩尽杀绝，誓不罢休。起义军方面确实占了上风，而且攻下了对方防守极严的阵地。但是他们伤亡很多，而且已筋疲力尽。这时，人数减至五百名的加里波迪部队开始厌战，人困马乏，已到达体力再也不能支持下去的地步，他们担心自己即

将不能动弹，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指挥官休战几个小时；

“他们吼道：‘到晚上我们再来收拾这伙残敌吧。’

“尼诺·比克西奥认为这件事得与加里波迪商量。

“‘不，这不是休战的时候，’将军这样回答道。然后，将军脸上泛起他特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露出在任何情况下从未丧失的镇静表情，并接着说：‘我们一休战，那不勒斯人就以为我们已被打垮。他们的士气没有完全消沉下去；他们的士兵打得不错。我们如果不抓住战机，我们如果休战，我们今晚就打不垮他们，因为他们会看出：我们现在打不败他们。你们必须吓破他们的胆。意大利的命运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战场上，就在我们与那不勒斯王国军队的第一次交锋中。我们必须征服一切，或者就战死在这个沙场上。这次战斗必须是决定性的一战——不是战死，就是胜利。’

“‘啊！你是这样看问题的，’那最骁勇善战的比克西奥回答说：‘好吧，就这样吧，冲啊！冲啊！’

“那一声‘冲啊’的喊声，气势磅礴，使得身著红色衬衣的勇士们感到身上又平添一股力量，他们又象早先那样勇猛地手执刺刀开始冲杀了。”

那不勒斯人正面受到加里波迪部队的攻击，侧翼又需与科波拉与圣·安纳的队伍接火，在这双重压力下终于后撤了。他们扔下武器，放弃部分大炮，朝卡拉塔菲米方向溃逃。他们把卡拉塔菲米洗劫一空之后，晚上，又从那里撤走了。

这次胜利的代价是人民军阵亡十八人，伤一百二十八人。部队在战场上宿营。斯基阿菲诺、蒙塔纳里和德·阿米奇斯牺牲了。加里波迪肩部撞伤，西尔托里、迈奥基、G·马宁、梅诺蒂·加里波迪、本迪、埃利阿、米索里、蒙蒂尼亚尼、佩尔杜卡、帕莱佐洛、努洛、斯托科、斯普罗维埃里和圣安纳大概都受了重伤。

365

翌日，加里波迪在难以形容的热情欢呼声中进入卡拉塔菲米。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向他的战士祝贺他们辉煌的战绩。

“率领你们这样的战士，我什么样的大仗都敢打。昨天，我已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就敌人兵力与敌阵的火力而论，我率领你们

进行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我依靠的是你们使得敌人闻风丧胆的刺刀。你们明白，这一点我没有估计错。

“我们感到痛心的是，我们不得不与意大利士兵交锋。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所对付的那种抵抗，是不值得为更美好的事业而战斗的人们去花这么大的力气的；这种抵抗还表明，当我们在救亡图存的旗帜周围团结成一个大家庭的时候，我们便能做出了不起的事情。

“明天，意大利半岛将为她已获得自由的兄弟的胜利，以及我们勇敢的西西里人民的胜利而欢欣。为你们而感到骄傲的你们的母亲和你们的爱人，将昂起头来，满面春风地走上街头。

“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我们许多亲爱的兄弟，他们是在战斗的前列中倒下的。这些为意大利的神圣事业而牺牲的烈士，将在意大利的光荣史册上永垂不朽。

“我将让全国知道那些英勇的领导者的名字，他们是如此无畏地率领我们年轻而又缺乏战斗经验的战士走上战场；他们还将在迟早终将到来的胜利中，在更为有利的战场上率领这些战士前进！这些战士注定是要砸碎我们可爱的意大利身上残剩的锁链的。

“意大利和维克托·伊曼纽尔万岁！”

17 日那天，加里波迪和他的部队抵达阿尔卡莫城。这座城市位于不甚高的台地，离巴勒莫有十里格①，在卡斯特拉马雷海湾的那一端。在这里他任命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为政务卿，同时颁布了征兵令，征集 17 岁以上至 50 岁适于服兵役的男子：17 岁至 30 岁的服现役，参加野战团队，30 岁至 40 岁的服现役，参加地区部队，40 岁至 50 岁的参加市镇的部队，维护社会治安，而且宣布建立八个野战团队，番号依次编为陆军第五十三团至陆军第六十

① “里格”——长度单位，在英美为三英里。——译者

团①。

由于这次颁布的征兵与建军的命令，加里波迪在军事上已把366西西里与皮埃蒙特合并在一起了。然而，加富尔伯爵从此在合并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拘泥形式与过于谨慎，在同一天他认为有必要在《都灵机关报》上声明否认加里波迪这一行动，声明原文如下：

"一些外国报纸指控内阁私下纵容加里波迪的远征，它们的看法已为我国报纸随声附和，而我国这些报纸都是撒丁王国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反对派。

"王国政府的尊严不容接受这种指控，并且断然予以驳斥。稍作解释即足以说明问题。

"王国政府未曾同意加里波迪将军这次远征，同时迄今仍采取一切审慎与法律所允许的手段加以阻止。

"但这次远征，尽管地方当局日夜进行警戒，已既成事实，还得到西西里事业的同情者的赞助。

"一获悉志愿军已经出发，撒丁王国舰队立即接到命令尾随志愿军的两艘汽船并阻止其登陆，但是，我们的舰只并没有比已在西西里附近水域巡弋了几天的那不勒斯舰队取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欧洲各国知道，撒丁王国政府虽然并不掩饰对统一祖国表示关注，但同时也懂得而且尊重人民权利的原则，王国政府感到因为它本身肩负着保障国家的安全责任，所以它应使这一权利在我国得到尊重。"

18日，加里波迪的部队离开阿尔卡莫城。他们穿过小城帕泰尼科。在兰迪将军的败兵溃逃时，这座小城曾被肆意掳掠与纵火焚烧。加里波迪的部队在伦纳隘口宿营。滂沱大雨使他们在那里滞留了一晚与翌日上午部分时间。20日傍晚，他们抵达离蒙雷阿莱不远的一个小村庄——皮奥波。

罗索利诺·皮诺与科拉多率领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队伍驻扎在离蒙雷阿莱村庄外面不远的圣马蒂诺。上尉参谋卡尔维诺传令他们攻击在蒙雷阿莱及其附近驻屯的那不勒斯王国军队。这次战斗

① 皮埃蒙特的步兵当时编为五十二个步兵团。——原注

极其激烈，西西里起义部队伤亡严重。他们的指挥官罗索利诺·皮诺(加里波迪最勇敢、最优秀的尉官之一)阵亡。但是战斗结束时，他们占领了圣马蒂诺高地。夺取了这个战略要地，对加里波迪将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同日傍晚，加里波迪部队离开皮奥波。他们暂时沿着圣季乌塞佩大道前进，接着，他们向左急转到一条通向山区的小道上。

夜幕现在已经降临，周围一团漆黑，看不清任何东西，甚至几英尺内都是如此。天又下起滂沱大雨，山路现在已变成了一道激流，马匹寸步难行。于是，战士们只得用手运输弹药与大炮；而随时准备作出表率的将军，跟他的普通战士一样不惜力气。

这次沿着几乎不能通行的道路前进的艰苦的夜行军，把加里波迪的军队引到了帕科。这地方在蒙雷阿莱那一边，位于科莱奥纳的故道上。他们休息了几个小时，然后，在23日，装作一副打算 367
防御那不勒斯人进攻的架势，登上了能俯瞰帕科的高地。

正如将军所早已预料到的，波斯科少校任师长的那支由六千瑞士人和巴伐利亚人所组成的军队，第二天从蒙雷阿莱倾巢而出，妄图驱走加里波迪的部队。

意大利军队对那不勒斯人的炮火，仅虚应故事地回击了一下，十时左右后撤，越过拉皮阿纳德格雷奇，于傍晚六时，按将军计划的要求，把部队分做两部分。奥西尼上校率领炮兵、辎重、加里波迪部队的一个加强师，以及一些西西里队伍取大道向科莱奥纳前进。加里波迪则率领司令部人员以及其余部队，取道往左，向通往卡塔尼亚大道上的米西尔梅里前进。

波斯科少校到达拉皮阿纳德格雷奇时，他发现大部队和炮兵早已向科莱奥纳撤走。他肯定加里波迪不可能离开部队主力，便决心挥师紧紧追击奥西尼。然而，后者继续后撤，以便尽可能地诱使波斯科穷追。

25日，加里波迪抵达米西尔梅里，这是一座可以俯瞰巴勒莫平原的小山村。他在那里会合了马萨上校，以及大部分新成立的西西里队伍。他在相当广袤的一个台地上扎营，一边朝着平原，另一边朝着扎法拉诺海岬、季比尔罗索山峰和梅扎古阿隘口。

加里波迪的词典里是找不着"帐篷"这个词的。但是将军却无法阻止战士在地上竖起四杆长枪，上面蒙一些东西做顶，然后在这简陋的帐篷下面摆上一个马鞍、一张羊皮作为司令部的床垫和枕头。这是为将军准备的。部队战士则在一些橄榄树荫下席地休息。

翌日，加里波迪把他的一些主要的军官、巴勒莫的几个市民（他们是和僧侣、教士一道投靠来的，他们极力促成这次军事行动）、各个游击队的领导人，都召集到身边，将他的作战意图告诉他们。他对他们说，举行军事会议不是他的习惯。但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与他们商量，因为作出的决定关系到西西里的命运，或许也关系到意大利的命运。他进一步讲述，供他们决定的有两种作战方针：一是出其不意地攻占巴勒莫，一是后撤至西西里岛的内陆组建部队。至于他本人，他是赞成奇袭的，因为奇袭将立即决定这次远征的命运。他还说这件事他们必须迅速决定，不能花很长时间去讨论。

368

莅会的多数人为这种战略设想的大胆感到吃惊，但是也指出他们没有弹药。将军回答说，不是用火力去压倒那不勒斯人，而是必须急速猛攻，这样便能节省弹药。反对的意见就这样被否决了。每个人都赞成这个奇袭方案。军官们则被派回去向战士传达这一决定，鼓起战士们的爱国热情。

首先得到一致同意的，是将军统率"阿尔卑斯山猎兵"打头阵，西西里的部队则随后跟进。但是有些领导人请求给与他们打前锋的荣誉。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一些向导与"猎兵"部队，组成了

由图科里上校指挥的先头部队，接着是拉马萨上校指挥的西西里人，其次是热那亚的骑枪手，最后是两营"猎兵"部队。西西里一些部队则组成后卫。

当我们开始进军时，郊野一带，月色如水，而城门附近要塞的大炮已轰隆隆响过一阵。自从加里波迪部队登陆以来，每晚在一些山顶上点燃篝火，如今这些篝火仍与往常一样火光熊熊，目的是使那不勒斯人产生错觉，起义者仍在原阵地按兵不动。

"皮奇奥蒂"(即小青年)——这是给新近起义并应征的青年人取的名字——差不多已养成了良好的军纪，这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夜色苍茫，军官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自己的战士。他们排成长长的纵队前进，每一次只能一个人翻下一条巨石挡道的险峻的羊肠小路，每一刻差不多都得停下来。同时向导的一个差错(他们领错了路)几乎把部队引到那不勒斯人的防区，这一下，时间损失不小，因此，我们看见第一批建筑物时，天已经拂晓了。

西西里部队的战士一到，立即就吵吵嚷嚷，人声大作。这无异给阿米拉利奥桥的守敌报警，那不勒斯人可以作好抵抗的准备。意大利军的先锋部队预定奇袭敌人，这时反而迎头遭到一阵非常猛烈的炮火。

"皮奇奥蒂"那些小青年，听到第一阵枪响，就翻过他们左右两边的墙跑了，这样一来，组成先锋队的三四十名战士孤零零地处在大路上。"猎兵"部队第一营立即上来支援，他们极其漂亮地拿下 369 了阵地；同时，当他们一面击退那不勒斯人，一面还努力使"皮奇奥蒂"那些小青年重新集结。这些小青年被带到桥边。但是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似乎更愿意从桥下过去，而不愿打桥上通过。最后，将军与他的司令部人员说服他们前进。

那时，先头部队面临一条通向海滨的，离特尔米尼港口不远的小路。在城门附近的那不勒斯人的要塞开火了，火力相当猛烈，并

与邻近圣安托尼奥港两门大炮的火力构成交叉火网。“猎兵”部队急速手端刺刀冲上前去，清除了这一危险的交叉火力。但是，他们的指挥官图科里上校的一个膝盖被打碎。

为了使侧翼不让那不勒斯人的攻势得逞，攻克这座城镇是重要的。这样，“皮奇奥蒂”一些小青年接到命令部署在左边与大路交界的花园围墙一线。其余的小青年则跟着“猎兵”部队。那时，在部队的后方已建立起一个防寨。这个防御措施使“皮奇奥蒂”那些小青年觉得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创造，以致他们在前沿阵地也构筑一个防寨，而且谁也干预不了他们。可是，他们的防寨证明只是部队前进的障碍！那些将要参加进攻的战士，对接近那条曾被交叉火力封锁的小路有些勉强。一个热那亚骑枪手看到了这一点，自愿出来打消这些战士的疑虑。他把四五张椅子摆在小路的中央，在一张椅子上树起了一面三色旗，自己坐在旗子旁边。他这种英勇无畏的气概的示范，使“皮奇奥蒂”那些小青年下定决心，走上这条小路。

巴勒莫人曾经许诺，一俟加里波迪兵临城门，便立即起义。他们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六时，这座城市大教堂的全部大钟一齐敲响，人们随着“永远自由！西西里万岁！维克托·伊曼纽尔万岁！”的呼喊声蜂拥走上街头。象这样万众一心，锐不可挡的行动是绝无仅有的。军队朝人群开了枪，于是，一场恐怖的斗争开始了。

当这场搏斗进入高潮时，加里波迪以“意大利独立”旗帜为先导，在“猎兵”部队簇拥之下，骑着马出来了，他立即开始指挥这场起义。

那不勒斯军队总司令兰扎将军手下大约有二万五到二万八千士兵，其中一万八千人集结在诺维齐阿托大营，为其护卫的有两座兵营，一座在王宫旁边，另一座在城门附近的炮台旁边。守卫的工事还包括战壕以及从蒙雷阿莱通向这里的大道上的一些方形碉

370

堡。这条大道左右两旁还有几门大炮防守。有二到三千士兵部署在努奥瓦门内的王宫与大教堂之间。有五百士兵在耶稣堂内的托莱多大道，有二千士兵在卡塞罗附近的马里纳广场，其余的便在海关、卡斯特拉马雷要塞、国库、普雷托里奥宫、总司令的官邸和夸特罗·坎托尼。

加里波迪把兵力分成四路纵队。他亲自指挥沿着大道前进的中路，拉马萨在右路指挥，尼诺·比克西奥则负责左路。加里波迪部队遭到那不勒斯王国军队全部大炮的可怕的炮火袭击，但是，他们仍然一枪不放，跑步挺进。

科洛纳将军率领骑兵走出夸特罗·文蒂兵营。然而，正好那时，中央一路纵队部分地展开了队列，脱下炮队的炮衣，开始朝那不勒斯军队发射子母开花弹。后者在加里波迪部队刺刀的紧紧追逼下，向后溃逃，一场恶斗随即开始，一直斗到十时。

由于那不勒斯王国军队被逐出阵地，并被迫朝努奥瓦大门方向后撤，因此他们沿着托莱多大道溃逃时，被饷以形形色色的狙击：从建筑物的窗口朝他们射来了长枪与手枪的子弹、滚烫的沸水、花盆、家俱、螺旋中心脚支的桌子、甚至钢琴都从阳台、从屋顶上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扔了下来。王国军队有一些士兵躲在了卡斯特拉马雷要塞，另一些士兵则与兰扎将军一起躲进努奥瓦大门的王宫里面。

当加里波迪的部队正步步进逼敌人，并出现在努奥瓦大门时，那不勒斯王国海军几艘战舰把大炮转进到正对努奥瓦城门的费利切城门阵地，同时用雨点也似的子母开花弹扫射托莱多大道。与此同时，卡斯特拉马雷要塞与停泊在海湾里的舰只便开始炮轰市区。由尼诺·比克西奥与拉马萨指挥的两个纵队挥戈北指，很快便出现在与马奎达大门十分邻近的法沃里塔（马奎达大门守卫着海军指挥部，与卡斯特拉马雷要塞近在咫尺）。第三个纵队则在右翼直

扑德泰米尼大门。同时，加里波迪不顾战舰与要塞发射过来的子母开花弹，早将兵力远插至夸特罗·坎托尼，并最后在要塞司令的官邸扎下了他的司令部。图尔上校与他的人员则占领了巴勒莫革命委员会以前经常在其中举行会议的普雷托里奥宫。

那一天傍晚，加里波迪已是这个城市城北，即从马奎达城门至德特米尼城门一带的主人。这座城市布满了路障，这就使得敌军无法返回他们早先放弃的兵营。兰扎将军被围困在王宫里，被一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掐断了与要塞的联系，现在只能进行微弱的抵抗；而且由于各国领事馆与外国战舰司令部对炮击城区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从战舰与要塞对城区的炮击即使没有完全停止，至少也减弱了许多。

28日上午，起义总指挥部已设在皮埃蒙特领事馆附近的韦基亚集市。那不勒斯人早已放弃了各个城门，于是，一队队从卡里尼、法沃雷塔以及其它地方来的起义队伍便进入了城市。这一天当中，从监狱、古式战舰以及夸托罗·文蒂兵营撤出的王国军队，为了苟全性命，到达防波堤的顶端，向那不勒斯战舰大声呼叫，这些战舰便前来搭救他们上船。

傍晚，起义队伍对王宫横扫了一阵激烈的排枪。他们朝着大主教的府邸前进，并从那里向敌人开火，于是敌人被迫放弃了国库和奥斯皮泰拉宫。农民与山村居民组成的许许多多队伍，通宵达旦对王国军队进行骚扰；这些王国军队放弃蒙雷阿莱高地之后，来到卡普奇尼与奥利韦扎村之间的地方扎营，但是他们发现已无能为力去解救被围困在王宫里的兰扎将军。

29日，起义者缴获了四门加农炮和一门能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那不勒斯人放弃的守卫监狱的军营中发现的。那不勒斯人尽管遭到了频繁的攻击，仍在王宫坚守。傍晚，要塞又开始炮击，使圣多梅尼科广场附近顿时变成一片火海。从27日

起，向这座城市倾泻了大约有三千发炮弹，而落在市区的炮弹则超过了一百发，市区店铺已荡然无存。

然而，兰扎将军缺乏粮食。与他一同躲在王宫里的一万名士兵处于饥饿状态。他只能作微弱的抵抗了。关于停战或者军事协议的事已经议论开了，一伙伙的士兵开始开小差。 372

接着，兰扎将军决定派遣一名军官与加里波迪谈判，结果允许停战十小时。

翌日拂晓，停战旗再一次到达，并附有延长停战的请求，同时建议在一艘停泊在海湾里的外国军舰上举行会晤。

停火令下达了，下午二时，一辆马车，顶上插着一面白旗，车上坐着兰扎与莱蒂齐阿将军以及克里斯蒂阿诺准将，正朝着拉夸朗蒂纳廷船驶来。这些人上了英国战舰汉尼拔号。他们在舰上会见了海军少将约翰·芒迪阁下，会见了法国快速舰沃邦号与美国快速舰伊罗伊斯号的司令官。加里波迪由他的儿子梅诺蒂、图尔少校与政务卿弗郎切斯科·克里斯皮陪同，也差不多同时到达。

尽管外国战舰司令官从中积极斡旋，仍不能达成一项协议。兰扎将军声称他有权提出停战条款，而不是屈从加里波迪的条款。他不无傲慢地对加里波迪说，加里波迪他们没有资格向一位与他们在战场较量过多年的对手提出这样的条款。

加里波迪用挖苦的口气回答道："我不否认较量过多年，但我是从来没有象我们的将军对手那样打仗的，我指的是打得那样漂亮。"他的挖苦把英法两国的军官们都逗笑了。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停战延至31日中午，以便有时间撤退妇孺，埋葬死者与把伤员转移至作为临时野战医院的邻近三所别墅。

加里波迪返回普雷托里奥宫时，他向仍然全副武装对会谈结果等待得不耐烦的人民发表了演说，告诉他们，在提出的条件中，有一些是对巴勒莫人民的侮辱，他已经轻蔑地断然加以拒绝。

明天，敌对行动将重新开始。群众异口同声地对他的演说报以欢呼："打吧！打吧！加里波迪万岁！"

随后，加里波迪亲自作出部署，使这座城市处于能持续地、朝气蓬勃地进行战斗的备战态势。他颁布命令成立国民警卫队，命令开始为筹集作战物质而募捐，命令成立十四人组成的卫戍委员会和一个负责征募兵员的临时委员会。此外，加里波迪签署了373 一道命令，命令宣布：凡犯有盗窃、暗杀、抢劫罪行者，应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再一道命令是禁止迫害警察，禁止未经长官许可私自带枪上街闲逛；又一道命令是任命萨尔瓦托雷·卡佩洛与奥诺弗里奥·本纳德托两人为会计官，主持巴勒莫的政务，最后一道命令是查封政府所有的资产。

西西里总执政专署的机关刊物《巴勒莫机关报》还同时刊载了在此之前颁布的两项命令，该两项命令均记有发自阿尔卡莫的年月日。第一道是命令西西里二十四区每区置区长一人，同时在每一市镇恢复市议会，恢复那不勒斯王国占领前的全部公务人员的公职。命令还宣布从市议会、市行政机构或市镇司法机构以及从任何行政机关执行部门，把那些直接或间接赞同波旁王室复辟的人，把那些将要或本来就以那不勒斯国王的名义行使职权的人，以及把那些声名狼藉反对祖国光复的人，全部清除出去。第二道命令规定，市政当局在每一个市镇宣布财政收支情况；市长、市财政和司法负责官吏应该写出工作报告；从1849年5月15日以来那不勒斯占领当局所制定的食物税与其它捐税一概废止；在一切仍为那不勒斯军队占领的市镇，每个公民应拒绝向那不勒斯政府纳税，因为这些税收今后应归诸意大利国库。

31日，甚至在停战协定到期之前，兰扎将军眼见其部属众心离异，日益令人不安，他接受了前些时加里波迪总执政与他在汉尼拔号会晤时所提出的条件。他请求停战三日，以便莱蒂齐阿将军

能赶回那不勒斯，向国王弗朗西斯二世请命，授之以全权去进行关于从巴勒莫撤军的切实谈判。

加里波迪对再一次延长停战表示了同意。

第六十九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西西里战役：巴勒莫的撤退；米拉措的攻克　374

6 月 3 日，莱蒂齐阿将军从那不勒斯返回。那天，停战也正好到期。弗朗西斯二世不承认他的军队已被打败至屈膝投降的地步。他给莱蒂齐阿将军下令：宁愿毁掉这座城市，也不跟加里波迪谈判。

当加里波迪获悉这位年轻国王的答复时，便进行重新战斗的准备。但是兰扎将军深知他比以往更不能指望士卒用命，他请求停战再延长三天。这一请求也立即获允。

莱蒂齐阿将军又返回那不勒斯，他的任务是向国王解释士兵开小差的日见其多，而王国军队又拒不从命出战。

弗朗西斯二世终于明白，他至少目前是失掉了巴勒莫，做出决定与革命领导人谈判已在所不免。

6 日，临时协议签订，因有这一协议，停战将延至下述各项事情完成之日：那不勒斯军队将尽快登船撤出巴勒莫，同时撤走的还有他们的伤病号、军事装备、被服粮秣、大炮、马匹、辎重。把要塞、兵营和军事设施交付给加里波迪总执政，交换战俘。

当关于停战的预备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西西里的正式政府宣告组成，内阁也已任命。内阁的组成如下：陆军、海军部——奥西尼上校；内政部——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财政部——多梅尼科·皮拉尼，司法部——安德雷阿·瓜尔尼埃里，国民教育与宗教

事务部——格雷戈里奥·乌杜莱纳阁下，外交与商务部——卡西米罗·皮萨尼男爵，公共工程部——季奥瓦尼·拉法埃莱。内阁这些部长(这些人都是精力充沛、开明的爱国志士，他们满怀激情而又对祖国的事业具有献身精神)，立即亲自动手忙于组织省、市的行政机构；忙于组织市镇的征兵抽签工作(每一市镇当时要求在每五十名居民中征一名壮丁)；忙于按户口的多寡决定各市镇的税额负担。简言之，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完成早已开始的工作——即彻底解放西西里。

375

机动部队被派遣到那些尚未起义的地方。这些部队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每一个地方，无论在滨海、抑或在内陆地区，各处城乡都效法巴勒莫举行起义。不久，王国军队被西西里人民打得四处流窜，到处碰壁，除了少数他们集结兵力的地点，诸如锡拉库塞、阿戈斯塔这类位于米拉措和墨西拿沿线的据点以外，手中已无一城一池。

那些来自西西里岛各地的志愿人员，汇聚在革命的旗帜下而；在意大利半岛上爱国热忱也愈形高涨。皮埃蒙特政府眼见得成千上万的人们一批批蜂拥前往意大利的心脏——热那亚。少年、青年、已婚男子，全都要求参加加里波迪部队。

这样，缺少的只是运输，而不是战士。于是在马赛租用了一些商船。几天当中，这些商船便改变了国籍，用交叉的船梁加固，改派另外的驾驶人员，任命新的船长，在船上装上枪炮以及军队作战所必需的全部装备。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船只仍旧不敷应用。于是，加里波迪向利物浦的船主帕克先生打听。总执政收到帕克一张待售船只的清单。加里波迪回信说，他将购买两艘船，同时还欲购买另外一批类似英国炮舰那种型号的舰只，现成的或定造的均可。加里波迪在信的结尾写道：

“我谨对你的全部良好祝愿表示感谢。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深

感英国目前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示的全部同情。英国应该记住：除了在自由人民当中，她没有忠实的同盟者，而自由的人民在欧洲大陆是太少了！一个自由的、统一的意大利将填补这个空白，而且她将成为扼制法国政府计划的最强有力的障碍之一。请火速给我们运来武器、舰只与各类作战物资，我向你保证，这种扼制的成效将很快达到。”

6月13日，兰扎将军与其幕僚离开那不勒斯国王王宫，19日，一支数达八千人左右的那不勒斯军队撤离巴勒莫。他们撤离前穷凶极恶地将该城掳掠一空，纵火焚烧，致使该城夷为废墟。就在他们撤离的同一天，颁布了一道命令，炸毁卡斯特拉马雷要塞。翌日，全城居民以神父、修道士领头，全体动员起来亲手把外国统治者为镇守西西里首府而修建的壁垒铲平。 376

每天，都有一支支从热那亚来的增援部队。贾科莫·梅迪奇到达时，领来三千人；随后不久，又抵达一支由科森兹指挥的分遣队。六月底，加里波迪检阅了他的远征军之后，主持了一个军事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他的一些主要军官——图尔、梅迪奇、尼诺·比克西奥、科森兹、西尔托里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向墨西拿进军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时在西西里有一个政党，它满意地看到加里波迪有力地推行了他的军事行动；但是，由于加里波迪总执政有革命倾向，这个政党便力图控制政务。拉法里纳先生是1848年西西里革命时的部长，而且是意大利民族协会有影响的人物，他被加富尔伯爵派来作为撒丁王国政府的特派员。他是这个政党的领袖，这个政党得到多数贵族以及西西里稳健的自由派由衷的支持。

加里波迪对自己说：“我作为总执政，如果把西西里并给皮埃蒙特，如果我通过议会实现这种合并，我将受到都灵方面的约束，我不需要这种约束。我需要的是保持行动的自由，以实现那不勒

斯与其他地方的革命。”加里波迪并不热衷于急忙把西西里最后合并入皮埃蒙特。

拉法里纳遵照都灵内阁的指示（都灵内阁自然希望通过议会实现合并）尽力对加里波迪总执政进行撺掇。拉法里纳试图撤换那些马志尼党员，虽然后者利用维克托·伊曼纽尔，甚至接受他为君主，但是他们打算尽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前进。加里波迪虽然十分真诚地希望与拉法里纳友好相处，但他不同意与加富尔伯爵的政敌断绝联系。

拉法里纳竭尽了全部力量。他新办了一种《联络报》。他的一些朋友在《意大利统一报》（革命者的机关报）撰写文章，并做到了宣称本人拥护合并的图雷阿尔萨王子被提名为副总执政。但是，真正的意大利党，即马志尼—加里波迪那一派，在一些事情上总是自行其是，同时有意把关于立即合并问题搁置一旁，认为这种合并对南部意大利是危险的。最后，拉法里纳先生只好求助于公众舆377论的表态。他与巴勒莫市议会接触频繁，他游说议员们在授与加里波迪以巴勒莫市市民权的荣誉时，起草一个赞成合并的决议。

总执政不能避不作答，他在一次颇有分量、考虑周到、辞意明确的演说中作了答复。这个演说，特别是增添的那一节，对形势作了十分恰当的说明：

“西西里所有各市镇，除一些偏僻小市镇以外，都已声称赞成与战无不胜的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合并。先生们，正是我以“意大利与维克托·伊曼纽尔！”这个政治纲领倡导了1859年的运动。我深知并且敬重这位高贵的国王的天赋睿智。同时我一开始对他就寄予厚望，我相信：他就是上苍授意把意大利大家庭各个宗亲重新团结成一个整体的那个人物。根据西西里各市镇表明的意向，我可以用我拥有的总执政的权力，宣布这种合并。但是，我要让大家更清楚地懂得，我来的目的是为意大利战斗，而

不只是为西西里而战斗，而且，除非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重新统一并获得自由，则意大利各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地方的前途总是无法逆料的。把所有被割离的意大利领土重新合并在一起，并使它们变成一个统一、自由的意大利，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等到我们处于这种局面，而且可以对任何人说一声：'意大利将要统一，无论你对这点是否高兴，它终归只能是那样'，那才是着手解决合并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单单只把西西里合并，那末，别的地方将起而效法，提出合并的要求，我将不得不放弃我的工作并自行引退。"

这番话是用不着加以解释的。身为副总执政的图雷阿尔萨王子公开提出辞职，外交与商务部长卡西米罗·皮萨尼男爵也依样请辞。合并论者这时即使并未缄口不言，也已无能为力了。总执政由于疲于应付合并论者的阴谋与抗议，同时深信已获得巴勒莫广大人民的支持，便采取当机立断的行动来对付拉法里纳。他在夜里把拉法里纳从其寓所迁出，送上了一艘开往大陆的船。这一果断有力的行动，使稳健派大为惊骇，他们尽管已失去了领袖，仍不断给加里波迪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毕竟无法阻止后者实施其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计划。

巴勒莫是一个军事行动的极好根据地。这里兴建了一座铸造大炮的工厂。这个地方为组建与维持步兵、炮兵以及海军提供了数量至巨的资源。各个防寨都仔细地予以维护与加固；巴勒莫人民则分到了好几千只长矛，并确有把握在加里波迪部队兵发墨西拿，而那不勒斯军队一旦妄想回窜巴勒莫时，知道怎样去保守防寨。 378

意大利军队由于得到热那亚送来的征募的兵员与增援，兵力得到显著的加强，这就使加里波迪这位将军，不仅敢于攻打墨西拿，而且敢于兴师摧毁意大利本土各个小邦。意大利军队的组成

如下：

装备齐全、训练有素，准备投入战斗的军团是：常备军三个步兵旅，每旅下辖四个营。第一旅由尼诺·比克西奥指挥，第二旅由贾科莫·梅迪奇指挥，第三旅则由恩里科·科森兹指挥。

由德埃特纳猎人与西西里志愿军组成的四个营，要在墨西拿战役整个期间服役。

阿尔卑斯猎兵两个营，热那亚骑枪手一个连——这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一支精兵。

由《自由男儿》组成的一个营——这是一种外籍志愿兵团，兵力四百多人，由英国人邓恩上校指挥。

一个向导部队，两个炮兵连，一营工兵。

预定近期内组建完毕的军团包括：常备军步兵两个旅，由德埃特纳猎人组成的六个营，一个骑兵团和两个新炮兵连。

此外，将军有两百名警卫部队，一个"战友"中队，再加上一级民兵的各个营——一种游动的国民自卫队。作为第二骑兵团与第五炮兵连的骨干也在筹划之中。

这些不同军团的军服都带有一种革命的异趣，而且颇为别致。常备军穿的是红色军衣，戴的是红色军帽。阿尔卑斯猎兵穿的也是红色军衣，但戴的是卡拉布里亚地方的饰有黑羽毛的软帽。德埃特纳猎人穿的是深褐色的短战衣，戴平顶的有前檐的红色军帽；由梅迪奇率领来的士兵穿的则是灰黑二色并饰有红色滚边及钉上白色纽扣的短呢外衣，戴的是饰有红色绦带的蓝帽；"自由男儿"穿的是白色短上衣，戴的是有白色饰物的红帽，就象希腊苏利奥泰那种款式。骑兵穿的镶有蓝色饰边的红色军衣，红绿两色并带有银缏子的军帽。各个军团下身一律穿白色的或未经漂白的亚麻布裤。皮埃蒙特军服只发给了炮兵和工兵。

379

海军也在组建之中。加里波迪希望很快实现袭击那不勒斯王

国海岸这一计划。他已向都灵的通商产业局申请：向横渡大西洋公司购进三艘轮船。用这三艘轮船，加上两艘原先购自英国的船一齐组成西西里舰队的核心。他也曾向美国造船厂洽购五艘船只，同时皮埃蒙特前舰长萨尔瓦托雷·卡斯蒂利阿奉命前往马尔他岛提取合乎军用而船主愿意出售的所有船只。最后，在西西里岛革命起义者控制区的各个港口，正组成由军官指挥的一连连水兵，军官的特定职责是指挥登陆作战与装船作业。

28日，梅迪奇将军率领自己的那一个旅离开巴勒莫。7月3日，当他获悉波斯科上校连同五千人马、八门大炮朝他逼近时，他正在墨西拿省区的巴塞罗那附近扎营。一获悉这个军情，他立刻派出一名急使火速向加里波迪报告。加里波迪闻讯当即急令科森兹将军率领四千五百人急行军，毫不迟延地前去与梅迪奇将军的远征军团会合。

波斯科上校14日兵至米拉措，15日，梅迪奇将军撤离巴塞罗那，并带领部队来到有河险可守的梅丽村驻扎，并下令在河岸上部署一些大炮。

16日晚至17日凌晨，加里波迪两个连队朝米拉措方向进行侦察，与那不勒斯军队的步哨接了火，17日上午由莫伦基诺上校指挥的四个连与那不勒斯两千人马打了相当激烈的一仗，后者在持续三个小时的战斗之后，收兵返回米拉措。

傍晚五到六时，又发生了一场遭遇战，那不勒斯的三千兵力与加里波迪的五百人对敌。这是一次决一死战性质的战斗，但是，最后，两次猛烈的刺刀冲锋使我方得居优势。王国部队第二次不得不退回米拉措。梅迪奇将军得知波斯科上校正等待增援，他派人向加里波迪报告，加里波迪当即断定有必要亲赴梅丽村。

加里波迪将总执政的全部权力委托给西尔托里将军（后者被任命为作战部长以代替奥西尼将军，奥西尼将军当时则任炮兵总 380

指挥)。然后于18日与一千士兵登上一艘英国船阿伯丁城号。下面这份短短的文告向巴勒莫人民宣布了将军的暂时离职他去：

"意大利本土正在将她众多的儿子给我送来，他们是来响应被压迫者的呼吁的。现在，我正与他们一道向墨西拿进军。

"我要在那里等待着西西里勇敢的年轻人。在那里，我们将要第三次给暴君们的死刑判决盖上官印，而这一切就将砸碎我们身上剩余的锁链，同时在祖国大厦上安置一块无上珍贵的宝石。

"在卡拉塔菲米与巴勒莫，朱泽培·加里波迪对这块土地上的儿子们所作过的呼吁是并非徒劳无功的。"

载运军队的船只和一些奉令取旱道前进的分遣队，已在总执政之前出发。由于热那亚一直不停地输送志愿兵，那时在西西里除了五千到六千在西西里征募的新兵以外，还有从意大利北部来的一万四千士兵。这样，自7月15日以后，就可能调出七千到八千军队挥戈直指米拉措与墨西拿。

加里波迪在离米拉措约十五英里的波蒂登陆。他在巴塞罗那略事耽搁，然后前往梅丽村营地，并从那里前往科里奥洛前哨阵地。

波斯科上校除了拥有米拉措城区与要塞炮台以外，还据有孔苏拉尔大道与大海之间的一片乡村地区。

20日拂晓，加里波迪部队对米拉措城前沿的那不勒斯人的战壕发起攻击。莫伦基诺上校指挥最左边一翼的部队，梅迪奇与科森兹两位将军率领中军，加里波迪本人也在中军，因为他认为这里的战斗将会进行得最激烈。右翼部队则由几个连队组成，其任务仅仅是掩护中军与左翼，并防止这两支部队遭到突袭。

战斗是左翼部队在梅丽村与米拉措市的中途开始打响的。由英国军官指挥的一个营首先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由于敌人能从掩蔽处下面开火，并凭借葡萄园中到处可找到的掩体，加里波迪部队

从一开始，便处于明显的劣势。只是由于非凡的勇敢，他们才得以打成平局。开头，他们能够推进得很快；但是不久便由于敌人几发炮弹把队形轰乱而停止不前。然而，他们没有用多长时间，便重新整理好了战斗队形。加里波迪赶来这里，重新部署了战线，接着，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把那不勒斯王国军队一直驱赶回地峡的入口。

那不勒斯军队失去了三门大炮，这三门大炮为加里波迪部队缴获；那不勒斯军队由于缺乏拖炮的牲口，只好扔掉第四门大炮。他们伤亡遍野，许多人当了俘虏，被送往巴塞罗那。 381

小事休整之后，加里波迪部队又象第一次那样勇猛地向前推进，一直进到联结地峡与城区的大堤，最后打到守卫半岛入口处的城堡前面。

在这里，一场触目惊心的战斗打响了。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王国军队瞬即被驱逐至城门的一角。部署在码头上一个炮兵中队掩护了他们，使他们获得短暂的喘息，但是加里波迪部队又咬住了他们。炮兵朝通往城堡的街道方向逃走。他们想要保全大炮，但他们的努力已成为徒劳，因为这些大炮已被包围，而且就在枪口之下被缴获。王国军队与加里波迪部队一边混战，一边双方都急急奔入城内。城内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屋都在进行着战斗。

2时15分，全城已为加里波迪部队占领。王国军队早先龟缩至城堡，现在城堡的一扇大门立即遭到攻击并被拆除。城堡部分外围防御工事以及城堡原先向该处发出猛烈的枪炮火力的新月形地带，很快也陷入加里波迪部队之手。

四时半，到处寂然，不闻枪炮之声。这并不是由于停火，而是双方都需搞清楚他们正在什么地方。

加里波迪部队虽然大约有一千二百多人伤亡，然而，他们比战斗开始时兵力更为强盛，因为他们已得到相当多的援军，同时也获得一些线膛炮，这些火炮在今后将能保证他们占有相当的优势。

王国军队的兵力损失过半，躲在一个后无退路的城堡内，弹尽粮绝，已支撑不了几天。从高处了望，可见一小股一小股王国军队尽速撤离并向墨西拿方向前进。

加里波迪已构筑起一些防寨，并在城内可进入到城堡的各个据点布置了高度警惕的警卫部队，作为预防王国军队从城堡出击的措施。但是当晚及翌日白天，王国军队竟不曾作过一次出击的尝试。

382 23日，一艘为那不勒斯租用载运食品，并于22日在米拉措海面停泊区抛锚的法国汽船普洛蒂斯号的船长，自愿从中斡旋，试图促成加里波迪与波斯科上校开始谈判。他的斡旋建议被接受，他登陆前往城堡，被蒙上眼睛，用一个号兵携带一面停火的白旗为先导，就这样被带到波斯科上校面前。

开初，波斯科上校讲话一直吞吞吐吐，以后才变得比较直言无隐，他承认城堡的处境虽然危急，但并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不隐瞒，如果条件体面而又得到那不勒斯王国政府批准，他是非常愿意进行谈判的。

普洛蒂斯号船长返回城内，把他这一行的结果告诉加里波迪。当四艘那不勒斯快速舰（其中拉富尔米南泰号在前桅杆上悬挂着停火白旗）驶进米拉措海面停泊区时，为发出波斯科上校请求弗朗西斯二世授权从米拉措城堡撤退的信件所作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那不勒斯国王授权谈判投降条件的上校参谋弗郎切斯科·奥扎尼登陆了，并且与加里波迪会晤，7时，谈判全部结束。

安排的情况如下：王国军队全体携带武器与辎重撤离城堡，但全部大炮、弹药与各种给养必须留下，加里波迪还接收王国军队各个骑兵营的全部战马以及一半骡子。

第七十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墨西拿的投降与西西里战役的结束

米拉措城的投降使得墨西拿城失去屏障，易于受敌，于是加里波迪立即挥师直指这座城市。383

杰佐是米拉措城外通向墨西拿城的大道上的一个位于高处的设防据点，从21日起已为王国军队放弃。于是，加里波迪的一个军官，卡坦尼阿的法布里齐便率领一支加强小分队去把它占领了。

自从米拉措易手，那不勒斯王国政府曾派遣相当多兵力增援克拉里将军，他手下大约有两万兵力。但是，由于他不大相信部下的忠忱，他认为避免诸如在城外交锋较为审慎，他身边只留下足以保卫城防的兵力，其余部队悉数遣往海峡另一边的勒佐。

25日加里波迪兵至墨西拿城外，几乎是兵不血刃便入据该城。傍晚，在那不勒斯军队前哨与游击队一名名叫因泰尔多纳托的首领的手下战士之间发生了零星的接火。这一事件导致有人相信翌日将会有更厉害的对阵。黎明时分，"皮奇奥蒂"这些小青年走下山谷小路待命，但是，集结在城堡内的王国军队始终按兵不动。时近晌午，停火谈判已在进行，28日签署了一项军事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不定期的停止敌对行动；由加里波迪部队占领墨西拿；贡萨加与卡斯特拉乔两地的要塞炮台也归加里波迪占领；由那不勒斯军队占领圣布拉斯科、桑泰尔纳与圣萨尔瓦多雷等三处要塞的城砦；从城砦不得出击，不得炮击城区。往墨西拿、锡拉丘兹，阿戈斯塔三地，可自由进行部队的正常调动；对双方旗帜（那不勒斯的与意大利的）一视同仁；海峡地区航行自由。

加里波迪由精干的幕僚人员簇拥着在29日居先率领科森兹、比克西奥与莫伦基诺等三个旅进入墨西拿城，他受到居民热情洋溢的欢迎。这些居民都是一获悉那不勒斯军队撤离，便先期地、大批地返回城内的。加里波迪在当地知名人士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坐了一小会儿，便继续前往他设置了一些炮台的法罗；该处的炮台将扼守海峡地区，同时截断那不勒斯与王国军队在西西里岛据守的各个据点之间的交通。

384

加里波迪希望尽快地率领一支武器精良，组织完善，兵力为一万五至二万的队伍，横越海峡，在卡拉布里亚地区或者其他地方登陆。随之，他为此发布一道道命令：7月31日，四艘满载“南军”（这是意大利革命军队日后的命名）的轮船在法罗港停泊。这些船只是阿伯丁城号、俄勒冈号、梅迪亚号与佛兰克林号；这四艘轮船从萨基旅载运来一千六百名士兵，运来一个由巴勒莫铸造的第一批大炮所组成的野战炮中队，炮兵所需的弹药，还有对这支部队负责总指挥的奥西尼将军。从那天起，从热那亚或者从巴勒莫，或者从西西里岛内陆来的志愿军队伍都准时定期到达，而且数量足够庞大，以致加里波迪在八月中旬前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时，很有把握地在结尾写下这样的话：“让他们尽力给我们送些现款来；至于人，我已经足够。”

但从政治这一角度来看，总执政却没有理由照样对形势感到满意。他的政府面临严重的困难，因为这个政府易受到怀疑，而对政府的怀疑则阻挠进步，并往往使政府失去人心。西西里人民呈上的请愿书络绎不绝，他们在每封请愿书上都亟力要求立即合并。这一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物却认为：这时候宣布合并，毫无疑义是操之过急，必须在完全统一意大利之后，才能考虑合并。

加里波迪同情于上述这一派的政治倾向。虽然，他对维克托·伊曼纽尔忠贞不贰，而且力主合并，但是正如他已向巴勒莫市

议会说过的那样，不愿受制于都灵内阁。虽然如此，他又不可能无视稳健派与西西里大多数人民的表决结果。置身于两个其理想与目的大相径庭的党派中间，渴望做到绝不引起任何一党的不快，既不知究竟应采纳哪一派的政见才好，又要试图劝告急于摆脱自身所处的无政府状态的西西里人民耐心等待下去，因此，加里波迪当时犹豫不决，不断在摸索，而且发现自己已被迫不停地更换内阁。

一位名叫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以前任过布雷西亚地方长官与国民议会议员的律师，临近 7 月底被任命为副总执政以代替西尔托里陆军少将，后者因战事的需要，已调回总司令部。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勤于政事，着意整顿西西里各级行政机构。由于政务卿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的合作，他得以在西西里全境建立起秩序，然后他发布了一道命令，命令的头两款如下：385

“意大利王国现行有效的 1848 年 3 月 4 日宪法，为西西里法律的根本大法。

“这个法律行将在本地区各个地方发生效力，其生效期至何日为止，将由总执政命令决定。”

这项命令的序言对每一个人，对稳健派与进步派都一样，具有安定人心的性质。这篇序言对一部分人说明：虽然合并已经缓行，但合并肯定将会得到同意。而这篇序言这样说又对另一部分人暗示：总执政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无意放弃特权。民情激愤的程度降低了，游行示威以及抗议行动也日见其少。加里波迪由于能将政治方面与行政方面的事务委诸副总执政之手，现在已能专心致志作好攻打那不勒斯王国滨海地区的种种必需的准备。

他向那不勒斯王国人民发出以下通告：

“从我们的屈辱状态与我们内部的纷争当中渔利的外国人的敌视与反对，一直阻碍着意大利统一成为一个王国。

“对我来说，似乎天意现在认为：我们所经历的全部不幸已经

到了尽头……各省区的统一与胜利（各处有利于“自由儿女武装”的胜利）是这块人才辈出的土地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平待遇临近结束的保证。

“有一个步骤仍须采取，我对这样做毫不畏惧。如果把过去为数不多的被迫从事革命事业的勇士的手中那些少得可怜的财力、物力，与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巨大人力物力加以比较，每个人都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目前要干的事情并非不可能做到。

“然而，我永远渴望避免意大利人民同室操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向那不勒斯土地上的儿子讲几句话的缘故。

“我知道你们是勇敢的，我无意再去考验你们的勇敢。至于我们的鲜血，就让我们在打倒意大利的敌人时去流吧。我们不应该骨肉相残。

386 “勇敢的兄弟们！我向你们伸出了手，这只手从不曾为暴君效过劳，但却为人民劳动而长起了老茧。我恳求你们在建成意大利时，别让她的儿子们成为牺牲品。我将和你们一道为意大利而效劳，并为她而献出生命。”

加里波迪那时曾希望那不勒斯将爆发一场革命，但是他的希望落了空。

各个党派（自由派、桑费迪斯蒂党、极端派、联邦派）的密谋，使每件事都陷于瘫痪状态。拉扎龙尼的人改变了主意：他们已习惯于欢呼："加里波迪万岁"，并以之代替“国王万岁！”每逢他们读到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公告，他们由衷地欢呼。他们在街头和在其他公共场所组织喧嚣的集会。他们时时对一些警察、士兵加以凌辱或者捉弄。但是他们没有揭竿而起，似乎认为自己无能采取什么认真的行动来反对一支士气不振的军队和一个狼狈不堪的政府。

结果，加里波迪决定采取主动。他写信给西尔托里将军，说他不得已要离职一些时候，并把陆海军最高指挥权授与后者。于是，

他登上了华盛顿号并出航朝那不勒斯方向进行侦察。在侦察过程中他曾试图俘获那不勒斯的一艘快速舰，但未达到目的。这以后，他继续航行到卡利亚里，在那里与贝尔塔尼博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命令一些载运志愿军的轮船出航至法罗岬。

米索里少校早已在卡拉布里亚待命。8月8日傍晚时分，他率领五十名热那亚骑枪手，二十名向导，二十名工兵和一百五十到二百名法英两国志愿军乘渔船离开西西里海岸。他们的任务是攻占与法罗据点对峙的卡瓦洛要塞。这些渔船横渡海峡，没有被这狭窄水域中巡弋的无数那不勒斯战舰所发觉。多数战士都登上了岸，但是一个意外事件使这次远征改变了原先的目标。有一艘渔船被一股海流冲往圣季瓦尼别墅的方向。船上的法英两国志愿人员不顾米索里少校的指令，在那不勒斯一个炮台附近上岸。他们已被王国军队发现，并朝他们打了一排枪，有一门大炮也开了火。船上有两人受伤，后来这艘船又再次出海。正在向卡瓦洛要塞挺进的米索里少校，听见这一阵枪炮声，断定已不再可能进行突 387
袭，便钻进了山区。他在山区与那不勒斯的军队相遇，经过一场历时很久的顽强战斗，才迫使敌人让出道路。然后，他继续挺进到远远坐落在群山中间的一个名叫阿斯普罗蒙泰的小村庄。现在，由于有圣季瓦尼别墅和圣斯泰法诺的居民加入，他组织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起义，同时，他用这种方法，迫使弗朗西斯二世的将军们把兵力分散，从而为一些中等规模的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机会。

第七十一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卡拉布里亚的登陆

加里波迪从卡利亚里返回时，8月19日抵达离法罗岬不远的 388

海面。一点钟的时候，他率领幕僚人员与图尔将军登上阿伯丁城号。五点钟，他去到贾尔迪诺，检阅了比克西奥旅，同时告诉比克西奥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的时刻已经到来。

九时，比克西奥旅全体官兵安全地登上弗兰克林号和都灵号。这两艘船只在十时启碇朝卡塔尼阿方向开去。半小时航程过后，已查明海峡无兵扼守；于是，挂着美国国旗的弗兰克林号全速朝座落在勒佐右侧的卡波德阿尔米据点前进。

都灵号则担任警戒。

加里波迪眼见海滨一带寂无一人，首先登陆。有半小时即足以使弗兰克林号载运的全部士兵登陆。这艘船随后注意到有一缕缕煤烟从海面升起——这表明又到了两艘别的轮船，于是立即发出信号，都灵号便驶向海岸。但是由于都灵号船长不熟悉这块水域，船只搁浅了。

被发现的两艘船是属于王国海军的。它们一驶到对方处于他们大炮射程之内的地方便开了火，加里波迪的部队只得在密集的炮火当中登陆。

现在，第三艘轮船在天边出现了。那不勒斯人以为这是一艘加里波迪的舰只，便急忙驶出迎敌，但是却发现这艘船原来是法兰西帝国邮船公司的一艘邮船。

当那不勒斯人进行这次侦察时，加里波迪部队已完成登陆行动。

当那不勒斯舰只驶回，弗兰克林号已费了两个小时把都灵号卸载完毕，然后挂上英国国旗返回墨西拿。王国海军对孤立无援的都灵号报复，用密集的炮弹将它打得百孔千疮。

翌日晚间，由一百三十艘小船，两艘轮船，五艘双桅船，十六艘其它大型船只载运的部队在位于巴尼拉与希拉两地中间一带登陆。加里波迪部队一登上岸，立即开始朝勒佐进军。他们在离

勒佐有一段路程的地方，与米索里少校会合。事先已决定，“南军”中最勇敢无畏的比克西奥将军将对该城正面进攻，与此同时，加里波迪与米索里将迂回城堡阵地，这样就使那不勒斯人腹背受敌。

凌晨三时，比克西奥的先头部队与敌哨遭遇。沿前线一带开始激烈的接火。不久战斗行动遍及各处。王国军队集中射向勒佐的开阔一端的火力接连不断，命中率很高，致使比克西奥的右翼顿呈动摇之势。但是，当这位勇敢的热那亚将军眼见其右翼遭受威胁，立即率领两个后备营赶到那里重新组织起攻势，经过几次猛烈的冲锋之后，把敌军迫回城堡。

加里波迪与米索里大约同时迫近要塞，射程很近。热那亚骑枪手由于配备有射程很远与命中率很高的枪支，击毙了要塞内许多正在施放大炮的敌炮兵，并使这一方向的炮击得以部分停止。接着，他们前去把藏在果园与葡萄园阵地中敌方狙击手驱赶出来。

王国军队现在被驱回至城镇中心，同时处于三面受敌的困境，加里波迪部队顺利地夺取了滨临大海的一个榴弹炮炮台，夺取了部署在大教堂附近的一个野战炮炮台，也夺取了护卫进入城堡通道的几座防寨。经过一场顽强的、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战斗，王国军队后撤，一些撤至城堡，其它一些则撤至皮阿莱高地，这个高地是一个难以拔除的阵地，他们就在这里掘壕固守。

翌日上午，城堡驻军开始炮击市区，但是加里波迪命人擎起一面停火的白旗，给他们送去一个口讯，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炮击市区，当城堡陷入他的手中时，他们都将被判处枪决。于是，敌军的大炮不响了，随后不久他们便询问投降的条件。

败敌得到允许可携带枪械与私人财物撤出。得胜一方在城堡内找到了五百支枪、八门野战炮，其中两门八十毫米派克斯汉炮、六门三十六毫米炮，还有两门榴弹炮，八门臼炮，再加上马匹、骡

子、大量粮秣和煤炭。

加里波迪刚一入据该城堡，便居先率领部队朝圣季万尼前进，而且只遇到轻微的抵抗便占领了这个地方。

同日，盘据在皮阿莱高地，由梅伦德兹和布里甘蒂指挥的两个那不勒斯旅，无条件地向科森兹将军投降，他们交出了枪支、大炮、390 马匹、粮秣、被服和拉蓬塔德皮佐角的要塞炮台。

科森兹将军和部下三、四千人马，21 日实际上未遇到抵抗即行登陆，但是 22 日那天出了一个悲惨的事件。保罗·弗洛特是法国海军的前军官，立法大会的前人民代表，但是在 1851 年被 12 月 2 日的英雄① 逐出了法国。这时他率领了五十名法国人和英国人登陆。当他试图与前一日先行登陆的一支部队会合时，与那不勒斯人的前哨有过一些零星战斗。在索拉诺，他陷入了王国军队一个营的包围，那不勒斯人朝这支小分队倾泻了毁灭性的炮火，总是冲锋在前的弗洛特头部中弹。他的战友不顾一切冲出重围，抬着他们领导人的遗体抵达科森兹将军的驻地。

加里波迪虽然军务繁忙，但仍经常匀出时间关怀自己的战友。24 日，他用法语向部队宣读了下述命令：

“我们已经失去了弗洛特！

“用英勇无畏的、赤胆忠心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战士这几个形容词，都不足以说明这位无与伦比的人物的英雄业绩。

“法国的高贵的儿子弗洛特是一个特殊人物，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宣称他只属于本国。是的，弗洛特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因为在他看来，哪个国家有被压迫的人民为自身的自由而战斗，哪个国家就是他的祖国。弗洛特为意大利牺牲了，他一直是为意大利而战

---

① 指路易·波拿巴派。1851 年 12 月 2 日该派发动政变，目的是为路易·波拿巴改共和国为君主国扫清道路。后来，路易·波拿巴于 1852 年 12 月 2 日自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译者

斗的，就如同他是为法国而战斗那样。这个声誉卓著的人物是各民族之间兄弟情谊的结晶，而这种兄弟情谊正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他是在阿尔卑斯山猎兵的队伍中间牺牲的，他与很多勇敢的同胞一起，是作为一个豁达大度的国家的代表的，这个国家虽然可能暂时停止进步，然而，天意已注定她要走在各民族和世界文明的前列。”

此外，加里波迪命令成立一个“弗洛特连队”，由一名法国人指挥，副职则由一名匈牙利人担任。不久，又命令修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保罗·弗洛特。

加里波迪与其部队于27日抵达蒙泰莱奥纳，这里传说那不勒斯人将为早先的败绩雪耻。然而，雪耻一举，并未见诸行动。那不勒斯人，正象在圣季万尼一样，在作了一阵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便溃不成军，拚命逃窜。大部分兵士是四下逃散，剩下的那部分兵士则参加了加里波迪的行列。负责指挥他们的维阿尔将军，早就称疾不出大门，听任士兵为所欲为。

391

王国军队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分崩离析。萨莱诺兵营正濒临瓦解之势。横亘于斯帕尔蒂文托角与埃博利两地之间的那大片土地，已经再也见不着一个弗朗西斯二世的士兵了。

卡拉布里亚的三个省区，还有萨莱诺、巴里、阿韦利诺、巴西利卡塔和卡皮塔纳塔等省区——实际上那不勒斯王国整个南部都起义了。加里波迪一支三千人的队伍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到处都有很多武装队伍参加进来，这支部队正在向那不勒斯进军，它的指挥官，怀着师出必捷的信念，在报刊与墙头揭示的布告中并非夸大其辞地宣称将于该月八日进驻那不勒斯。

弗朗西斯二世年少没有经验，为一伙打算背叛或者终归要离弃他的军人和侍臣所包围，所以不知道该采取何种对策。一天，他想出国，到西班牙避难。然而，第二天他又决心不离开本国并讨伐

革命。他一时听信应允作积极防御的伊斯基泰拉王子与库特罗菲阿诺将军，一时又听信向他进言拱手让国的利博里奥·罗马诺先生。这样一来，国事一直是愈弄愈糟。9月3日，当他被奏闻：加里波迪正向萨莱诺进军后，他便命令当时大部分在那不勒斯的将军参加御前军事会议。

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抢占位于诺切拉和萨莱诺之间的萨尔维斯，并在那里驻守以迎战加里波迪部队；第二方案是在那不勒斯决战；第三方案是撤出那不勒斯，然后在卡普亚和加埃塔之间集中王国军队。这样，王国军队将可得到两座极其重要的要塞的支撑。最后决定采取的是第三个方案。

6日，弗朗西斯二世在向各国使团递送一份声明之后离开了王宫。他在声明中说道，一个友好的强国已派遣一名雇佣兵头目入境，正是这个雇佣兵头目唆使了各个省区起来造反，现在正兵临他的都城。他，弗朗西斯二世，由于不愿下令使意大利人民再次流血，所以要离开那不勒斯，但也要对如此的行径公开提出抗议云云。弗朗西斯二世是由西班牙与奥地利两国的大使陪同离去的。他的廷臣和俗不可耐、身佩饰带的侍从本来就都是一些胆小鬼，如今都

392 已擅离职守逃命去了。国王通过一道秘密楼梯下到一个浮动码头，登上了一艘西班牙快速战舰。他使出种种手段企图劝诱他的海军护驾同行，但未成功。在他从海上出发向加埃塔前进时，他的八千军队取旱道从那不勒斯前往加埃塔和卡普亚。这位国王尽管最近已众叛亲离，但他仍能在这两处设防地点的中间一带纠集五万人马。

国王留下了四营轻步兵在那不勒斯与国民警卫队一道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此外，还留下两个团扼守圣埃尔莫与乌奥沃两个城堡。

第七十二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加里波迪在萨莱诺

同日上午五时，加里波迪几乎是独自一人抵达萨莱诺。下午 393 三时，王国军队经维埃特里门撤走，这时加里波迪的部队骑着骡子或者坐在他们征集来的各式车辆上，经由埃博利门进入城内。这是在波利卡斯特罗湾与萨莱诺湾登陆的由图尔将军与科森兹将军指挥的两个师，以及从巴西利卡塔与普林奇帕利蒂斯等地来的、由法布里齐指挥的起义者。

翌日，那不勒斯市长、国民警备队司令与其他一些人来到萨莱诺，敦请加里波迪进驻那不勒斯都城。临近下午一点钟，将军进入那不勒斯。他坐在一辆马车上，随员中有他的幕僚的几位军官，但没有一兵一卒护卫。他风尘仆仆，一仍平日的穿著：红色衬衫，一顶宽帽檐的软帽。在这同一辆马车上，坐着画家萨拉扎罗。画家手持一面旗帜，旗帜上绘着的那不勒斯之马正对着圣马克之狮。

加里波迪吻过旗帜与旗手之后，首先走向城堡广场的福雷斯泰里埃宫，并在那里从阳台上向群众发表了如下措辞的演说（或者可以说几乎都是引用他的原话）。

“我是满心喜悦地踏进意大利这座最美丽的城市。一个生来就注定要过自由民族的生活和拥有本身疆域的民族，如今已摆脱了如此之多暴君的枷锁，所以对这样一个民族来说，今天就是一个神圣的日子。由于你们遭到长期的苦难，你们确实有权得到这种酬偿。不过你们也会向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伸出支援的手，以使自己对这种酬偿受之无愧。今天，你们回归于意大利了。你们的自由使得为意大利人民所举起的幸福酒杯满溢，而且使全

人类得到慰藉。我是轻车简从来到你们中间的。我不是来征服你们，而是来援助你们的。今天，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敢作敢为，而且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向别人要任何东西，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意大利，是即将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大利！”

加里波迪是以强劲有力、吐词清晰的嗓音做这次演说的。他深深地为自己的情绪所激动，头上没戴帽子，黄褐色的头发在微风中飘拂，两眼炯炯有光，充满热情，他的脸朝着维苏威火山和外籍兵团的骑兵队。这次演说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与群情激昂的欢呼声。

394

当加里波迪从阳台上走进屋子，里奇阿尔迪先生走上前把临时政府的几个成员介绍给他（这就是说，这五或六个人在当天上午有意进政府供职，并且有意推加里波迪为总执政）。

由于临时政府的提议，从加埃蒂纳来的佩特鲁切利先生宣布：“将军，这里只有一个组成了的正式政府，那个政府是您！”

最近被任命为总执政的秘书长的贝尔坦尼博士笑了起来。加里波迪本人也不禁莞尔，他请临时政府的成员略事等候。他需要小憩片刻与进餐。他没有估计到有各方面的人和各种观点的人来向他请教和求他帮忙，这样就使得他在福雷斯泰里埃宫，在大教堂以及在任何他露过面的地方，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得不落落大方地倾听演说，接受群众的热烈拥抱。他把维护治安的重任交给了卡塔尔多将军，后者向他报告警备队已集合待他下令。这样一来，当他能在安里宫下榻休息时，已经相当晚了。

为了使那不勒斯朝廷无法对海军要弄阴谋，加里波迪很快指示要在城墙上贴出一道命令，即那不勒斯舰队将与皮埃蒙特舰队合并，由海军上将佩尔萨诺指挥。

另外两个告示也已公布。第一个告示是给那不勒斯军队的：

"你们如果不嫌弃加里波迪做你们的战友，他本人愿意与你们并肩战斗反对我国的敌人。

"停止内讧，因为内讧已使我们祖国好几个世纪受到伤害。

"意大利正在挣脱自己身上残余的枷锁，并为我们在北方展现了一条直捣暴君老巢的光荣道路。

"我能向你们作出的唯一允诺，就是使你们起来战斗。"

第二个告示是给巴勒莫人民的：

"巴勒莫人民！我离你们无论远近，都将与你们在一起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感情的联系，一道的工作，共同的患难与共享的荣光，把我和你们牢固地联结在一起。由于我是以发自内心深处的激动之情，同时又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意识来说话的，因此我知道，你们对我说的话不会置疑。

395

"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繁荣兴旺，我必然是要离开你们的，但是我将把我的代表——德普雷蒂斯给你们留下。他是我为西西里善良人民所任命的人。然而，他代表的不仅是我，他代表的是民族的理想、神圣的理想，即'意大利与伊曼纽尔！'。德普雷蒂斯将会对我亲爱的西西里人民宣布这座岛屿与解放了的意大利其它的地方合并的日期。而且只能由忠实于我的任命与意大利利益的德普雷蒂斯来指定这幸福的日期。

"西西里人民！今天对你们高谈什么合并的可怜笨伯，与一个月以前对你们高谈合并的人简直是一丘之貉。善良的人们去问问他们，如果我当时迁就了他们卑鄙自私的要求的话，我还能继续为意大利去战斗吗？我今天还能从意大利本土南部这座美丽的都城给你们送去令人高兴的飞吻吗？

"因此，巴勒莫人民！对那些当你们在防寨中战斗时躲得无影无踪的哓舌者，你们要代表你们的加里波迪说话；关于与意大利加

兰图奥莫国王的王国[1]合并的事情，我们将在以后宣布，但是要等到意大利看到自己所有的儿女都围绕在她身边；等到意大利把挣脱锁链的儿女全都拥抱在自己光荣的怀抱里并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再在奎里纳尔山顶宣布合并”。

这一明确而又坚定的宣言，特别使稳健派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从加里波迪总执政挑选内阁人选时开始，便一直期望他会奉行一项与加富尔伯爵并行不悖的政策。加里波迪却决意不把施政纲领改变分毫。他比以往更不信任外交家与政治家。他一直向往的是一个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利亚海的自由的意大利，而且他相信，他和他周围的人最清楚知道怎样做才能使祖国得到解放与繁荣兴旺。

加里波迪进驻那不勒斯的翌日，努奥沃、乌奥沃与圣埃尔莫等要塞都敞开了大门。这些要塞是由贝尔萨利埃里与皮埃蒙特的炮兵把守的。加里波迪的部队尚未抵达，而国民警卫队则感兵力不敷去执行所有的任务。

加里波迪的部队，比将军迟三、四天到达。加里波迪已几次去卡普亚城的郊区侦察过，现在他向这个敌占城市派出了几个营的兵力。埃贝尔的一个旅和比克西奥的一个师已去卡塞塔和圣马丽亚，不久，集结在离卡普亚不远的“南军”已准备好开始进行攻城战役。

第七十三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沃尔图诺河战役

沃尔图诺河是一条河而狭窄的深水河流，从三面围绕卡普亚

① 即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撒丁王国。——译者

市区，在市区第四面又汇成一道深水沟。从远处可以眺望到卡米利阿诺、维图拉奇、维隆纳、圣安杰洛等山高耸入云，还能看到福尔米斯的圣安杰洛山，这个山的山顶筑有一个小炮台。但是，即使从这些高地上施放现代火炮，也无法攻击卡普亚。要攻占这座城市，必须渡河，迫近城下，实行围城和迫使投降。

19日，加里波迪试图从卡普亚以东十英里的卡亚佐的下游横渡沃尔图诺河。王国军队从要塞的堑壕一直到河岸都布下了梯队。他们不仅占据着卡普亚，而且占据着圣安杰洛、维隆纳以及福尔米斯的圣安杰洛等等地方的小山包。与他们对峙的，是处于手枪射程距离内的加里波迪部队的前哨。

为了强渡沃尔图诺河，加里波迪必须把敌人尽可能远地从他的战略目标引开。为此目的，他命令从三个不同的地点进攻那不勒斯的前哨。斯潘加罗上校是从米兰来的一名出色的军官，他率领五百人攻打左翼。他的目标是把敌人从卡尔迪泰洛驱逐出去，占据森林，同时朝卡普亚的右侧进军，在从圣普里斯科与圣马丽亚通来的道路进行牵制性的攻击，然后以他的部队的进攻，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以为加里波迪正着手从圣马丽亚方向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图尔将军的参谋长——鲁斯托上校则带领一千三百士兵与两门大炮从这个中心地区进军。

鲁斯托上校于凌晨四时从圣马丽亚开拔，这时，斯潘加罗上校正从塔马罗与卡西诺·雷阿莱出发。同时，又有三个营的兵力正取道马达隆尼与福尔米斯的圣安杰洛山，向斯科法·福尔米科拉一带进发。

图尔将军本人在凌晨三时从卡塞塔出兵。他把卡塔本内营调至前军，当埃贝尔将军带领他那一旅的部分兵力去控制一条大路的两厢时，这个营将要去占领卡塞塔与斯科法·福尔米科拉之间的一个名叫圣安杰洛的村庄。而埃贝尔将军所部将要控制的那条

397 大路，如果他们要横渡沃尔图诺河去攻击加里波迪部队侧翼的话，则是王国军队势所必夺的。

全部军事行动都组织得能够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从而保证加里波迪的部队可以在卡亚佐上游渡河，转向卡普亚右方，然后在这座要塞与加埃塔之间建立据点。

主要的战斗任务是交给鲁斯托上校的一千三百名士兵，鲁斯托上校把右翼的指挥权交给季尔季奥旅长，左翼的指挥权则交给波皮上校。这支左翼部队将要在斯潘加罗的部队将敌人从森林驱走之后与之会师，而鲁斯托上校本人则率领拉马萨地方的西西里增援部队留驻中心。

兵力达六千人的王国军队固守在一个堑壕密布的营地，与鲁斯托上校对垒。他们拥有许多大炮与骑兵，此外还有要塞炮火的掩护。他们以为一场猛攻即将开始，所以一看见加里波迪的部队，便向据守在沃尔图诺河上游的部队发出讯号要他们赶来联合作战。

这一来正中加里波迪与图尔等人的下怀。

斯潘加罗上校在清晨七点把战斗打响，到中午，他几乎将王国军队全部逐出森林。但是与鲁斯托部会师未成，却在塔马罗大路边停了下来，这样就暴露了波皮上校指挥的、正好与堑壕密布的阵地对峙的左翼部队。

鲁斯托部沿着通往卡普亚的大路推进，下午五时，到达这条大路折向右拐的地方。此时正面对敌人那堑壕密布的阵地。一看到这支部队出现，王国军队便对他们放了一阵可怕的子母炮。米兰各战斗营虽然遭到狙击兵的射击与敌人骑兵的冲锋，却毫不畏缩，继续挺进直逼要塞的堑壕。

王国军队中的枪手被打得鬼哭狼嚎，叫苦不迭，但是他们的轻骑兵却使西西里营蒙受了巨大损失。西西里营的战士（其中年龄最大的只有二十岁）快步冲向前去，紧跟着米兰各战斗营，不久，他

们发觉自己已陷于一个骇人的火力包围圈中心：敌军要塞与堑壕密布的阵地的大炮同时向他们开火。

经过六个小时的战斗与顽强的抵抗之后，加里波迪这支部队撤退，并已溃不成军，敌人的轻骑兵在后穷追不舍，并且残忍地用马刀劈死所有掉队的战士。原来想去搬运伤员的一些车辆，眼见[398]炮火势若山洪，也立即逃散，使队伍更形混乱。

虽然卡普亚城在当日上午为王国军队所盘据，然而，加里波迪部队仍然控制着卡普亚的战局；加里波迪部队竭尽全力保住了两门大炮。一个出身卑微的热那亚人祖波负责施放其中一门大炮已有半个小时，眼见自己周围的炮兵都已阵亡，军马均被打死，于是便在十个米兰工兵的协助下，背负着这门大炮后撤，使它不致落入敌人手中。

鲁斯托上校的坐骑中弹倒毙了。波皮上校、几个少校和很多尉官都阵亡了，两肩挂着耶稣受难像的西西里教士组成的一个连队，本来是照看伤员的，现在这些教士的人数刚够搬运伤员。

正当鲁斯托上校与弗朗西斯二世的军队相持不下之际，图尔将军已排除了渡过沃尔图诺河的障碍。

卡塔本纳指挥官于七日抵达卡亚佐前沿。王国军队已在街上筑起街垒，并在一些房子里构筑了工事。

加里波迪部队着手工作，一点也不忙乱惊慌。他们是逐条街、逐幢房子地拿下这座城镇，把王国军队紧紧驱赶入沃尔图诺河，而这条河正是加里波迪部队亲自冒着那不勒斯王国炮台的猛烈炮火泅渡过来的。

图尔将军于八时抵达沃尔图诺河岸，立即炮击仍盘据在左岸的王国军队。在四个小时连续的炮击过后，便把敌军从对岸驱走。一千五百敌军撤离往卡亚佐去，其余敌军队伍凌乱地退回卡普亚。但是，卡塔本纳营有力地击退他们，并保住了自己的阵地。

加里波迪与往常一样出没在前线各处。他首先在圣安杰洛高地的顶上露面；在拉迪洛亲自指挥战斗一个小时，然后又前往圣马丽亚。他每走到一处，那里的士气必然倍增，战斗肯定获胜。

卡普亚的警备队在20日和21日两日内均龟缩不动，可是22日，一支八千人的敌军从卡普亚城开出，夺路沿着沃尔图诺河向位于下游的卡亚佐进发。

瓦基埃里上校率领一支由一千人组成的加里波迪部队驻守卡亚佐。他身先士卒带领人马出城迎击敌人。

尽管炮弹、枪弹有如暴风雨似的猛烈，加里波迪部队坚守阵地达一个小时之久，没有后退一步。当子弹打光时，他们便端起刺刀冲锋。王国军队也不退让。这场战斗已变成一场典型的杀戮。瓦基埃里上校眼见寡不敌众，便下令收兵回城。这支加里波迪部队指望梅迪奇将军会从卡塞塔派来援军，便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但是刚开始筑起的工事，便被不久之后蜂拥入城的王国军队摧毁，这次已不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杀戮。两面锋刃的短剑也使用上了。有四十名加里波迪的战士纵身跳入沃尔图诺河意欲游水逃生，但仍被那不勒斯王国军队的手榴弹炸死。这支加里波迪的部队一时星散，每个战士都在尽其所能地自己逃命：或是夺路进山，或是下河蹚过危险的浅滩。在卡亚佐再度易手的血战中，王国军队的兵员损失很大，但尚不逭加里波迪部队的损失，后者总计伤亡有四百人之多。

加里波迪的脑海曾掠过炮击卡普亚的念头，但是他终于放弃了这个主意。他宁愿被动挨打，处于守势。他把已夺取到的阵地加固，派人出去要人，要弹药与大炮，然后固守以待。

马达隆埃是加里波迪的作战基地，其左翼从圣马丽亚延伸至阿韦尔萨，该地有横贯乡间的运河河险可守。在阿韦尔萨驻扎有来自巴西利卡塔的、归科尔蒂少校指挥的志愿军。米尔比特兹将

军率领西西里旅驻在圣马丽亚，由拉马萨指挥来自马伦基尼与扎基埃里的几个托斯卡纳精锐团队，以及来自博尔比的热那亚骑枪手也驻在这个地方。司令部设在卡塞塔。其右翼则据守从尼诺·比克西奥攻占的登蒂切延伸至圣萨尔瓦托雷一带的山区。离这个村庄有半英里之遥，在帕尔科角的外围不远，加里波迪部队在一个小山的山顶扎营以俯控王国军队盘据的卡亚佐。在占领帕尔科角之前，加里波迪部队已占据一个可作卡亚佐与卡普亚两地之间的交通基地的重要据点。在扼守沃尔图诺河航线的圣安杰洛山上，有一些攻守咸宜的三管火炮阵地。在那个据点驻守着热那亚的炮兵以及从埃贝尔旅抽出的斯潘加罗上校的部队。加里波迪对这个阵地特别重视，因此他早在这里部署了二十门大炮。

10月1日清晨六时，一万步兵，五千骑兵和五个炮兵中队窜出卡普亚城来，同时又有五千人马兵发马达隆尼，以攻击加里波迪部队的后方，并掐断其退路。有一部分敌军利用铁路，打算进攻阿基迪圣马丽亚处的加里波迪部队的阵地，并把后者诱至这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敌军则利用与铁路平行的孔苏拉尔大道，企图驱军往右越过原野，突袭加里波迪部队的后方——圣马丽亚。最后，还有一支一千人的王国军队要在卡亚佐下游渡过沃尔图诺河，然后突然出现在靠近圣卢奇奥的地方。 400

六时半枪击开始，不久，便加上炮击。八时，王国军队越过铁路拱门，追赶他们前面的加里波迪部队。于是，加里波迪也采取了一个类似王国军队所作的军事调动。马伦基尼的一个团，从圣塔马罗右侧出发，经过圣马丽亚外围，飞速投入王国军队所要横越的田野。这样一来，王国军队便发现自己已陷于加里波迪两支部队张开的口袋，被堵在铁路与大路之间，而且四面被围。加里波迪的阵地曾陷落三次，但三次都靠拼刺刀夺回。开花的子母炮弹令人胆寒地击毙了大群大群的士兵，但这些士兵沉着应战，一声也不喊

叫，几乎是默默不响地战斗着，他们对于降敌也不饶过，有时把敌方的伤员就地处死。战斗以步枪枪击开始，却往往以手枪、匕首的交锋告终。双方士兵竞相在战斗的坚决和勇猛方面一决雌雄，但是，最后加里波迪的部队占了上风。

圣安杰洛山顶上一些炮台从上午起便遭到很大破坏。敌军炮火不间歇地朝它们轰击；因为我军这些炮台从斜刺里朝着敌军整个左侧开炮，致使敌阵伤亡惨重。

那个三管火炮阵地英勇顶住敌军的炮火，同时对敌人的回击迄未稍弱；但是，中午过后大约半个小时，突然山脚下那个炮台被打哑了。一支两千五百人的王国军队绕过山头，猛向这些大炮扑去，把其中五门大炮的火门钉死，并且杀死大炮周围的很多炮兵。

这时，加里波迪正在邻近圣塔马罗的地方。从米尔比特兹将军那儿来的一个副官向他报告：王国军队已在圣安杰洛得手。两点钟的时候，加里波迪带着梅迪奇将军和司令部人员穿越圣马丽亚，把沿途遇见的人集拢起来，并且以震耳的、令人敬畏与鼓舞的嗓音高呼："让我们向前进为祖国而战死沙场！意大利必须赢得胜利；我们一直是所向无敌的。"

他乘坐一辆小车，后面跟随着一百名战士，以急行军的速度①冲向前去。到靠近圣安杰洛那座修筑了防御工事的房屋时，一些躺在地上的那不勒斯王国的狙击兵站了起来猛向他扑去。驾驭车子的那名战士，把拉车的那几匹马赶进壕沟，把马车变成了一个临时防御工事。加里波迪拔出了他的宝刀，挺身迎敌，并且大声高呼："意大利万岁！"。加里波迪的一些随行人员走上前来，过了几分钟，敌人便丧尽锐气，四散逃命。

加里波迪虽然身负轻伤，仍继续前往约有一百五十人归马季

① 原文为"以两倍的快步速度"。按"快步"的速度，英国陆军规定是一分钟128步。——译者。

奥拉迪指挥的匈牙利营。他指着盘据在炮台的那不勒斯军队说："我的孩子们现在去把那些乌合之众从那里清除掉。"

"那些乌合之众"包括有一个正规团、一个骑兵中队、一连轻步兵、还有一个炮兵连。但是，这些匈牙利人对敌军的数量优势不屑一顾，端起刺刀便发起冲锋。二十分钟过后，他们夺取了炮台，接着这座炮台就用开花子母弹对那些在平原上溃逃四散的那不勒斯人进行轰击。

第七十四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402

卡普亚之围困

那天的大胜从那时起便有了保证，而且这次大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由伊西多雷·潘加姆上尉指挥的弗洛特连队。这个连队有六十五名战士，其中只有十五名不是法国人。米尔比特兹将军把一马平川上紧靠交叉路口的那个最险要的阵地交给他们。当王国军队要迂回加里波迪的阵地和袭击他的后方时，是打算沿着这条叉路前进的。这是一个大农舍，其两侧有两座建筑物，离那座大农舍都只有手枪射程的距离。潘加姆上尉曾请求在这两座建筑物内设防。米尔比特兹将军只派了一支西西里部队占领其中一座建筑物；另一座则是"空城"，因已无兵可派。但后来，西西里部队没放一枪便逃走了。

这些法国人刚一进驻阵地，便构筑好了工事，把花园围墙捅出许多枪孔，挖了壕沟，并在壕沟上修筑了工事，工事上面设置了阻止骑兵进攻的横钉架。

清晨五时半，敌军出现在那所农舍前面。敌军饱尝了一顿激烈的炮火之后，才用炮弹进行回击，因为这支密集的、由三千五百人

组成的敌军，要部分展开战斗队形，才得以把他们携带的两门大炮的伪装卸除。接火两个小时之后，王国军队撤退了。然后，第二支人数大致相当的敌军又出现在通向卡普亚大路上那座被西西里部队放弃的建筑物的周围一带，并且在那里配置了三门大炮。那些法国人，登上大农舍的屋顶又重新开火。敌军的大炮再一次被打哑了，敌军炮手也倒毙在他们大炮的旁边，王国军队于是四下逃命。中午时分，比前两支兵力更为强大的第三支敌军重新发起进攻。当进入五百米射程内时，敌军工兵试图将两门大炮对准那幢大农舍。九名第一流的神枪手进到花园围墙枪孔的射击阵地，开始狙击王国军队，他们的战友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装枪弹。弗洛特连队的另外一些战士，则在壁垒战壕内部展开队形作战。一场恶斗开始了，但是最后王国军队还是撤退了。于是，加里波迪部队跳上防寨，鼓掌欢呼："意大利万岁！加里波迪万岁！"。王国军队惊慌
403 失措，拔腿就逃，在战场上丢下七十五名伤亡人员。三时，第四支敌军出现，但没有多久便跑了。第四支敌军受到与前面三支敌军同样的打击，他们也经原路折返。

光弗洛特连队一个连就打掉了六千发子弹。在战斗中官兵们都骁勇善战，坚忍不拔，的确称得上是英雄。

在马达洛尼山后的瓦莱角，王国军队在阵地几次得而复失之后，现在终于被击退。阿凡蒂的部队在靠近圣卢奇奥的附近阻挡住王国军队不让渡河。科尔蒂上校率领卢卡与卡拉布里亚的部队，则英勇地支援了圣马丽亚的武装力量而且阻挡了敌人，否则敌人可能打通往圣塔马罗的道路。而圣塔马罗当时由于骁勇的莫伦基尼将军在右翼运动已毫无防御。

整整一天，从那不勒斯与卡塞塔来了更多的炮兵与一些新的战斗营，结果，战斗开始时只有一万人的加里波迪部队，到傍晚时，已集结有一万五千人。虽然敌对双方仍是各守前一日本身所

占据的阵地，但是，胜利的左券显然操在加里波迪部队的手中。

围攻卡普亚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攻克这座城市已毫无疑问。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军队应蓬蒂菲卡尔邦人民的请求，占领了现在为意大利王国一部分的马尔凯斯与乌姆布里阿。恰尔迪尼将军的部队刚刚跨越那不勒斯王国的疆界，维克托·伊曼纽尔就率领一支大军紧随在后，这样一来，卡普亚就无法长期抵抗皮埃蒙特与加里波迪这两支联合起来的大军。

使稳健派大为高兴的，是皮埃蒙特今后将成为军政事务中的决定性因素。加里波迪在那不勒斯，就象在巴勒莫一样，不得不反对加富尔派(或称：立即合并派)，也不得不反对马志尼派，因为马志尼派要求首先解放罗马，然后与威尼斯合并，或者合并问题至少也必须经过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进行辩论与表决。尽管加里波迪的个人倾向在本质上是革命的，但在处理上述两派的意见时非常慎重。他避免采取极端措施，所以根据情况更迭内阁人选，一个时期偏向一方，另一个时期偏向另一方，但是他从来未能做到使两派相互让步。

加里波迪确信自己的努力毫无作用，他感到疲倦、厌烦，也感到自己在政务方面已到了才尽技穷的地步，所以便把全部政治权力交给副总执政帕拉维奇诺侯爵。

404

帕拉维奇诺发布了施政纲领，在纲领中他应允做到以下各项：执法公正；改编陆海两军；扩编国民警备队；为群众增办学校；重视铁路建设；同时，最主要的是为意大利至高无上的使命——“统一”而努力。他立即开始按照他的许诺进行工作，他在政务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受到了普遍赞扬。

围攻卡普亚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在靠近已落入加里波迪部队之手的伊·卡普奇尼一号这个重要据点，掘了一千八百公尺左右的平行壕。王国军队在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失利。他们损失

了两门大炮，被迫放弃了一些阵地，而且再也不敢发动进攻了。

在十月最初两个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皮埃蒙特军队（这支军队登陆的人数已达好几千人）占领了正对着从卡尔迪泰洛森林直至圣安杰洛一带的敌军的一条防线，并且截断了从那不勒斯通向阿韦尔萨与卡塞塔·韦基阿的道路，以防弗朗西斯二世的军队离开原定路线走这个方向。

15日，八千王国步兵、骑兵与炮兵，在德雷将军的指挥下，经那不勒斯门出卡普亚城往前运动，似乎意欲进攻圣马丽亚，但是后来却又转向左方，直扑圣安杰洛。

在这里负责指挥皮埃蒙特军队的佩拉乌陆军准将投入战场的兵力是五营正规军，几个加里波迪的连队，以及一个巴西利卡塔营，总计六千人，没有骑兵，也没有机动炮兵。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战斗，德雷将军下令退却。这次退却远不如从城内出击时那样有秩序，而且瞬即变成彻底溃退。王国军队由于背后受皮埃蒙特炮台的轰击而受到重创，前面又被加里波迪部队与皮埃蒙特狙击兵所紧逼，便狼狈逃回卡普亚，而且一直被逐至城下。他们放弃了沃尔图诺河左岸的据点，全部人马龟缩进城砦里面。

皮埃蒙特军队步步紧逼，守备卡普亚的敌军，由于前有皮埃蒙特军队，后有加里波迪部队，腹背受敌，不久被迫走出城砦搦战。

（22日的公民投票是意见一致、秩序井然。社会上各阶级都争先恐后跑到投票处投票。在人群里可以看到上千的法官、主教、405 大教堂的牧师以及修道士。成群结队的人群以旗帜和乐队开路走到投票处，以示庆祝这个使他们从无业游民以及苦力一变而为公民的伟大的节日①。）

① 这段文字是插进去的，原文如此。这可能是英译者所据的原著或有缺页所致。——译者

三天以后，加里波迪在城内贴出了以下一道命令：

“英勇的恰尔迪尼将军已经奏凯。在伊塞尔尼阿附近的波旁王朝军队已被击溃，敌方为我俘获的计有士兵八百、军官五十、大炮与军旗甚多。

“我军北线军队的英勇战士，不久即将满怀兄弟情谊与卡拉塔菲米和沃尔图诺的骁勇战士紧紧握手。”

弗朗西斯二世的将军们明白，他们只余下一个以图自保的机会，即以优势兵力进攻较为孤立无援的恰尔迪尼将军，将其打垮或者至少必须在韦纳夫罗破坏横跨沃尔图诺河的大桥以阻止其前进。他们从卡亚佐撤兵，在卡普亚只留下足以防守城砦的兵力，放弃沃尔图诺战线，把军队的主力在加里利亚诺一线排成梯队。

皮埃蒙特军队已在韦纳夫罗周围集结。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则驻在不远的伊塞尔尼亚。加里波迪施展了其军事天才所特有的大胆韬略行动，使那不勒斯人的军事计划顿成画饼。24 日，当马达隆尼和圣安杰洛两地的皮埃蒙特军队攻克卡亚佐时，加里波迪在沃尔图诺河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架桥的任务是交给不久前抵达的英国志愿部队与比克西奥师去执行的。虽然有敌军炮火的骚扰，英国人与热那亚人都跳入河内，支起桥架，并尽可能地铺上桥板，这是因为事先并未作任何架桥准备工作的缘故。夜晚 9 时半，架桥完毕，王国军队的炮火停止轰击。米索里上校带领他的一个团队向右岸运动；比克西奥师带着炮兵辎重，紧跟在英国志愿部队后面；梅迪奇和拉马萨两个师则在翌日渡河。加里波迪本人是在凌晨两点钟渡河的，渡河后立即率领兵马前进。大约中午时分，他拿下了泰阿诺。王国军队由于看见后方危急，不等恰尔迪尼的大军到来便全军顺原路折返，后撤到加里利亚诺。

傍晚，加里波迪抵达位于泰阿诺和斯佩朗扎诺之间的一个小

客栈之后，派出特雷基伯爵去觐见离此不远的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清晨，他得悉恰尔迪尼将军离他有一个小时的行军路程的地方，而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则离他只有半小时行军路程。他立即和司令部人员出发。三刻钟后，皮埃蒙特的先头部队已遥遥在望。他策马飞奔向前。皮埃蒙特军队排开队伍，列成一排向他举枪致敬。恰尔迪尼跑步上前迎接加里波迪。他们互相拥抱。然后，加里波迪又飞跃上马去会见国王。

406

维克托·伊曼纽尔离得不远，就在他率领的那个师的前头。他一看见那些红色的衬衣，便用靴刺踢马，催马飞奔向前。加里波迪也同样催马飞奔相迎。当他们相距只有十步的时候，国王和加里波迪的军官们都同声高呼："维克托·伊曼纽尔万岁！"。这时，加里波迪退后一步，摘下帽子，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加喊了一句："意大利国王万岁！"。维克托·伊曼纽尔举起一只手答以军礼，另一只手则伸向加里波迪，国王同时用十分感动的声音说道："谢谢您！"他们俩人握着手纵辔并行达十五分钟之久。

维克托·伊曼纽尔在继续前往泰阿诺之前，在这里停留了一下，由加里波迪陪同，检阅了加里波迪部分军队。然后，又催马前去检阅驻守在卡尔维这一边的比克西奥师。他受到了一致的、热烈的欢呼："意大利国王万岁！"

27日，官兵都在等待一场大战，但是，到了中午时分，加里波迪麾下的匈牙利侦察兵回来报告，王国军队已放弃塞萨，正越过加里利亚诺后撤。国王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加里波迪率领本部官兵及德罗卡师，回师渡过沃尔图诺河以炮击卡普亚。傍晚，皮埃蒙特军队越过加里利亚诺，恰尔迪尼将军入据塞萨，加里波迪则兵发圣安杰洛。

翌日，一名手持停火白旗的使者被派往卡普亚晓谕即将炮击该城。萨尔扎诺将军拒绝接见使者。于是，围城部队立即开始攻

城，现在，指挥沃尔图诺一带部队的是德罗卡将军，而不是加里波迪，加里波迪不赞成炮击。他宁愿把敌人围困、逼迫敌人投降。当一尊尊臼炮准备就绪并进入炮位时，加里波迪给维克托·伊曼纽尔写了如下一封信：

"陛下，

"一踏上西西里的土地，我即担任总执政职务，我是以您的名义并代表您去那样做的，您是英明的君主，意大利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陛下您的身上。因此，在意大利各省区人民庄严地拥护统一的意大利，拥护您以及您的皇储作为国王君临这块大地的时候，我将要恪守我庄严的誓约，履行我在各种公开活动中所曾许下的把权力交回给您的诺言（有赖于如此之多的官衔才得以施行的权力，本来就是属于您的）。

"一千多万意大利人民，几个月以前还遭到昏愚暴戾苛政的压迫，而从今以后，又亟需一种将使他们重振家园的盛世大治。我是把这样一千多万意大利人民托付与您的。他们将在您的身上，看到这样贤明的政府。您是上帝选中的使意大利国家得以新生，使国家自由繁荣、强盛而又能扬威于域外的君主。 407

"您在这些土地上将会看到这样的人民：他们既温顺善良而又富有才智；既循规蹈矩而又渴望自由；一旦为了祖国、为了民族政府的利益而要求他们作出最大牺牲，他们随时都会这样去做。在我享有最高的统治权力的六个月当中，对这样的人民，我只能赞扬他们的坚强性格与善良的意愿。我和我的战友们有幸把他们送还给意大利，而他们与意大利是曾经为压迫者所强行拆开的。

"我并不向您汇报我的政绩。因为西西里岛尽管外界插手造成困难，但仍能建立起与'上意大利'相仿的政府机构与民众机构，因之，这个岛屿享有前所未见的太平与宁静。至于在意大利半岛这个地方，尽管还有敌人不断制造麻烦，但全体人民在公众事务中是正向全国统一的目标前进的，而所有这一切，应归功于两位杰出的爱国者的才干。他们是由我授与行政全权的。

"陛下，在把最高权力交回给您的时刻，请俯允我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我请求您把曾与我一道从事解放意大利南部伟大事业中的战友置于您高贵

的庇护之下，并接纳我那些曾为您和为我们祖国出色效劳过的战友参加您的军队。

"忠于陛下的

朱·加里波迪

"于卡森塔，1860 年 10 月 29 日"

几个小时的炮击之后，卡普亚接受提出的条件投降了。王国军队方面是无条件投降。不过，德罗卡将军给了点面子，准许降军在胜利者面前携带武器陆续退出，然后，在不远的地方再缴械。

408

第七十五章　阿尔卑斯山猎兵

维克托·伊曼纽尔进入那不勒斯

皮埃蒙特军队越过加里利亚诺。王国军队溃退到加埃塔。11 月 7 日，维克托·伊曼纽尔在那不勒斯举行入城式。他坐在一辆马车上，身旁坐着加里波迪；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两地的副总执政帕拉维奇诺与莫尔迪尼两位先生则坐在国王的对面。皮埃蒙特军队与西西里国民警备队排列在各条大街上。加里波迪的部队没有露面，看不见一个穿红色衬衫的战士。

加里波迪不愿参加把自己的战士排除在外的庆祝仪式，但是他被告知：他的离去将使国王感到难过，甚至恼怒，于是他便留了下来。一看到他，人人无不满面春风，"加里波迪万岁！"的欢呼声似乎还高于"维克托·伊曼纽尔万岁！"的欢呼声。

国王、加里波迪和两位副总执政进入大教堂，教堂内正唱起庄严肃穆的感恩赞美诗。后来，维克托·伊曼纽尔驱车前往王宫。

加里波迪没有回到他的官邸德安里宫，而是到一家旅社下榻。对寄寓在旅社的加里波迪，国王朝廷或者那不勒斯市政当局未曾

有人屈尊下顾。

翌日，他呈给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份关于公民投票的正式报告。国王发表了两三次讲话之后，便离开满朝文武大臣(其中有副总执政、内阁大臣、将军和其他臣僚)群集的大殿，邀请加里波迪进入他的私室。在私室内，国王亲自赐给他正规军将军的军衔和"天使报喜"勋位的颈饰，还赐他一处王宫供他终生居住；赐给他长子以军官军衔与一笔可观的赏金；对其次子则赐给国王侍从武官职位；同时还赐给他女儿一笔丰裕的妆奁。加里波迪一概谢绝这些赏赐；与国王谈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回到了寄寓的旅社。

由于当时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也不可能立即前去解放威尼斯和罗马，所以加里波迪决意退隐，回到卡普雷拉。

9日，清晨6时，他登上了华盛顿号，离开了那不勒斯海湾。 409

在同一时刻，他的战士读到了当日他给他们所下的一份命令。在命令中他向他们告别，但是更不如说他是和他们订立了一个后会有期的约会。

"致我的战友，

"意大利的复兴已接近获得最后胜利前的阶段，我们应当认真考虑一下这个行将结束的时期，并使自己作好准备去辉煌地完成一项令人肃然起敬的事业。这项事业是赋予从二十代人中遴选出来的好男儿去干的。我们之所以应该这样，是因为上帝把最终实际完成这一事业的任务留给了我们这幸运的一代。

"是的，小伙子们，正是对你们，意大利要表示感激，因为是你们所从事的事业赢得了全世界热烈的赞扬和喝采。

"你们已经战胜了，你们还将会再次战胜，因为今后你们将会精通百战百胜的韬略。

"你们的祖先曾奋勇冲进马其顿千军万马的方阵，曾摧垮过那个不可一

世的亚洲征服者的防线，你们是祖先的好后代。

"在我们那页灿烂的历史中，将添上更加光荣的一页，而且奴隶们最后将会用自己身上的镣铐锻冶成锋利的宝剑，把宝剑亮给他们自由的兄弟们看。

"全体人民都拿起武器来吧！全体人民都把武器拿起来！这样，一切压迫者与所有强敌，就将碎成齑粉。

"妇女们！把所有的胆小鬼都推开得远远的！这些家伙只会让你们生下胆小鬼。而你们姑娘们！你们要一心只为子孙后代着想，一心只为要有一个勇敢而又高贵的种族着想。

"让那些胆小如鼠的空谈家往别处去追寻他们的奴隶性与劣根性吧！

"这个民族是自己当家作主的。这个民族会成为其他民族的一个兄弟，但他蔑视骄傲的民族，而且不屑于以苦苦哀求自由的乞丐身分去跻居高位。这个民族是不会被那些坏人拖着走的，绝不会！绝不会！不会！

"上帝既然把维克托·伊曼纽尔赠与了意大利，每个意大利人都应该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只要有加兰图奥莫国王在，所有明争暗斗应该停止，一切挖苦讥刺都应该销声匿迹。"我再一次向你们重复我的呼吁：'拿起武器来吧！大家都拿起武器来吧！'

"如果到1861年3月，意大利人参加军队的还不足一百万，意大利自由解放的希望就要成为泡影，意大利的生存也就难保了！不行！让这种对前景的不祥想法远远地离开我吧！（我厌恶这不祥的想法，就象厌恶毒品那样。）1861年3月，如果必要，就在2月，我们都要全部走上自己的战斗岗位。

"卡拉塔菲米、巴勒莫、沃尔图诺、安科纳、卡斯特尔菲达尔多和伊塞尔尼亚各地的意大利人，还有在这块土地上与我们在一起的每个既不是胆小鬼，也不是奴隶的人，全都队伍整齐地围绕着这位帕勒斯特罗的光荣战士，定要对那摇摇欲坠的专制暴政大厦，予以最后一次的摇撼，并予以毁灭性的一击。

"光荣的身经十次战役而仍得以生还的年青的志愿战士们！请接受我的告别吧。我是从心灵深处向你们说这番话的。今天我必须隐退，但我只是隐退很短一段时间。战斗的时刻一到，我将再次来与你们这些争取意大利自由的战士并肩作战。

"可以回转家园的只应该是那些家中有急事待办的人，还有那些因光荣

负伤致残应受祖国旌表的战士。他们在故乡仍然可以通过提出宝贵意见，还有通过让旁人目睹那些把他们容光焕发的面貌显得威武的伤疤的方式来为祖国服务二十年。除以上这些人以外，所有其他的人都应留下来守卫光荣的军旗。

“我们很快就会重逢，并肩进军去拯救我们仍受着外国人奴役的兄弟，团结战斗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朱·加里波迪

“那不勒斯，1860 年 11 月 8 日。”

附录一　大仲马致加里波迪的信

我亲爱的总执政：

您邀请我们创办一个刊物，而且还是您在米拉措刚刚奏凯，仆仆征尘的时候，为我们的刊物取了刊名。而为了支持这一刊名，您授权我们，只要您这位人民的儿子、人类的战士有擅离职守的情况就予以抨击。如果您允许我那样说，您这是给我们类似闲职的工作，因为您知道得很清楚，尽管有这样的授权，在上述两个方面，我们什么时候对您都无二话可说。您是位大丈夫，生来的禀性就是光明磊落。我确信，要您毁信弃义，那是比那些迷途知返的人艰难得多。

我亲爱的将军，处于您这种地位是没有权利提出假定说什么："如果我成为叛徒，专发假誓，你们尽管抨击"。不，您这样的人是树大招风的，不是今天或者也不是明天，任何时候您都给人以可乘之机。

现在，您就给了我们这种机会。为了不辱君命，我相信，我仅仅是创办了我的刊物或更确切地说是您的刊物。

塔列兰先生，恕我罗嗦，他是个狡狯奸诈、富于外交手腕的人。他对拿破仑皇帝说起处死翁季盎公爵① 这件事（或者对皇帝左右的人说，因为我不相信，他有胆量对拿破仑一世说起这样的事），说什么：

"这比犯罪还更糟，这是一种大大的失策。"

---

① 翁季盎公爵(Duc d'Enghien, 1772, 8, 2 —1804, 3, 15)：法国贵族，反动军官，被拿破仑所杀。——译者

好，我亲爱的总执政，我，正如尼科利先生所称呼的那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写稗官野史的文人，就来鹦鹉学舌，给您学一下这位大外交家的辞令：

“您给布鲁斯科信上说，您永远不会饶恕加富尔先生把尼斯割让给法国。这封信比失策还更糟。这是一种大大的轻举妄动。”

天哪！我多么清楚您一贯的脾性就是轻举妄动！您的轻举妄动在新旧两个大陆甚至已无人不晓。您在里奥格兰德、巴拉圭、圣安东尼奥、瓦雷泽、科摩、圣费莫以及特尼庞提是轻举妄动的；您在卡拉塔菲米、米拉措、勒佐、索维里亚·曼尼里、那不勒斯是轻举妄动的；可您进入那不勒斯时，城里还有一万五千名那不勒斯王国的保王派。最后，您在卡普亚无一日不是轻举妄动，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人都同意下述说法：您在军事上的轻举妄动没有一项（我亲爱的将军，我现在是要让您知道，如果您还未觉察它）可以比得上您那时在政治上的轻举妄动。当时您以为笔就是剑，您写道：“我将决不饶恕加富尔先生。”

红衣主教黎塞留①（我亲爱的将军，如您所知，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外交家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曾经有一句人所共知的不言而喻的名言：

“把一个人的三条掌纹告诉我，我就将绞死他。”

但是，您给布鲁斯科的信中却包含有你的六条掌纹，我的将军，按照黎塞留的名言，你正好是授人以柄，足够被绞死两遍。

您会对自己说：“噢！那没有什么关系。我居然逃脱了罗萨斯，厄本以及布鲁斯科的炮弹和枪弹，难道我就不能有把握地逃脱那个首相的憎恨吗？”

呵！我亲爱的将军，那您恰恰就错在这个地方。炮弹和枪弹一

---

① 黎塞留（Richeliell 1585.—1642）法国红衣主教，政治家．1624 年以后长期任法国首相。——译者

旦发射出来，是走一条直路的。

一个外交家的憎恨却不是这样。

加之，炮弹和枪弹是不会回忆的。炮弹怒吼，子弹呼啸，人很懂得怎样对付这些东西。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逞凶作恶，如此而已。

但是，一个首相大臣微笑着，露出他洁白的牙齿，而冷不防地就用他的皓齿啮人，并且几乎总是把自己保全得万无一失。

您的情况正是这样：您在枪林弹雨中生活了二十年，而且完好无恙。虽然我知道，在米拉措时，一发炮弹曾把你靴子后跟掀去，在罗马时，一粒子弹又击中您的剑柄，但是无论这一次或那一次都一点也没有伤及您的皮肉。

您同加富尔先生打交道就不那么走运了。您已被咬着了，我亲爱的将军。

让我们来看看，且不管他的本事如何，他是否一点儿都不急于去咬你呢？还有，他是否放开咬住伤口的牙齿？尽管他是那样喜欢自己的牙齿，同时你的声望又使得他的牙齿从咬出的齿痕中（即是说从他的权力中）松开。

宣布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并入意大利王国，其目的并不仅仅是把这些王国联合成意大利王国。我必须指出，它的目的首先是要夺走您的执政权。

412

我亲爱的将军，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认为您会死抱住您的执政权不放，就象他恋恋不舍他的大臣官职一样。

那么，作出这一决定也许是一个杰出的皮埃蒙特人，尽管他同时却是一个很坏的意大利人，而且这一决定也许对于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愿上帝保佑他的统治和关怀着他的生命！——不如对您本人那样生死攸关。

事实上，那条被叫做憎恨的阴暗带子已使加富尔先生看不清

他所颁布的法令的适用界线。他以为发布了一项国家统一的法令，而他现在颁布的却是一项国家分裂的法令。他以为是为一个统一王国而工作，而他现在却在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出力。

这一次，他将不说您是一个共和派，我亲爱的将军，真心的共和派倒是加富尔先生。——可这一点究竟谁才会相信呢？

帕拉弗西尼先生，请快一点写一封信给加富尔先生，嘱他不要来那不勒斯。如果您军务繁忙，没有时间，就把您写给马志尼的求他离去的这封信再抄一份，把信中的名字换上另一个就行了。

但是，我将会听说：您一再预言会垮台的加富尔先生，在皮埃蒙特议会中受到多数人的支持。他将得到或早已有了二百二十一票。不管卡贝拉先生和布罗菲里奥先生能使出多少手腕，发表多少言论，他将会获得或者已经获得给予信任的投票表决。

是的，这是真的，那一切，他都有——但是，这是在皮埃蒙特议会中得到的。

等待吧，那时您就会看到他将在意大利议会中获得什么。

当两百万西西里人，一百万卡拉布里亚人和四百五十万那不勒斯人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团到意大利首都的时候，您会看到他将获得什么。

"但是，什么城市将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呢？加富尔先生。"

"我们将指定一个临时首都，大仲马先生。"

"但是，还有，您将把这个临时首都定在什么地方呢？"

"定在都灵。"

"米兰会表示反对！"

"定在米兰。"

"佛罗伦萨会表示反对！"

"定在佛罗伦萨。"

"巴勒莫会表示反对！"

“定在巴勒莫。”

“那不勒斯会表示反对！”

您明白，加富尔先生，那不勒斯会举出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实。

“为什么一个二十万人的城市的都灵，一定要超出拥有五十万

413 居民的那不勒斯而成为首都呢？”那不勒斯还会说：“为什么让都灵这个离意法边界只有三天行军路程的城市作我的首都，万一与法国打仗，都灵可能会被突然袭击所占领，我今天已不再是皮埃蒙特国王的，而是意大利国王领地中心。同时，我右边有加埃塔和卡普亚，这两地我们正要去占领，左边有卡拉布里亚，背后有阿布鲁齐，前面有大海，真是四面环卫，稳固之极，难道我们没有象都灵具有那样多的权利成为意大利的首都？都灵还是在月牙形领土的尖端，而我本身则在领土的正中心。”

这些论调很明显是合乎逻辑的，并且决不会使人惊讶。况且，那不勒斯是一座源远流长的文化古城，从而也是一座以雄辩术见称的城市。

那不勒斯继续说：“当听说：‘罗马将是意大利的首都’的时候，我甘心臣服。我对自己说，这才是正理。罗马手握统治权有八百年，建立王权有四百年。从罗米拉斯到奥古斯都[①]罗马应验了丘比特神殿十二只兀鹰所预示的气数。罗马毫无疑问配称为一座永恒的城市。罗马沦为异教徒世界的首都之后，它再度崛起，并从废墟中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巍然屹立。两度是世界性的首都的罗马，应该成为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作为首都是有先例的（这里是套用一个被提名参加竞选的人的行话）。但是，都灵的先例呢？它的先例是个什么城市呢？

那末，加富尔先生你考虑一下吧，除了政治问题之外，还有一

---

① 罗米拉斯（Romulus）是罗马的建国者，奥古斯都（Augustus）是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凯撒的尊称。——译者

个您也许未充分注意到的时机是否适宜的问题。政治问题使得您希望西西里合并于意大利统一王国，——而没有威尼斯在内，不能称之为意大利“统一”王国，同时这个王国也不能没有罗马作它的首都。

那不勒斯保王党人仍在卡普亚；那不勒斯国王弗兰西斯二世仍然在加埃塔。

我很清楚地知道，在王室中加冕为王的那些人，他们是彼此从别人手中夺过王位来的，特别是当这些王位是给自已的时候。但是，这些国王当中，那些即将践祚的国王一般都会等到那个失去权柄的国王的自行去国。

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出身于有名的王室。他懂得该怎样行事，并且请相信我，当一个他六个月来一直称为“兄弟”的国王仍有一只脚留在他的王国的时候，他将不会前来那不勒斯。

就算您是加富尔伯爵，但是布鲁斯科先生是萨伏依骑士。您坐上他的马车，但他的祖先曾坐进路易十四的马车。

好了，您是否明白，如果说您遇上一个削除职权的加里波迪，那么您会听到些什么话呢？

加里波迪会对您说：

“嗳！嗳！加富尔先生，您是急于看到我从世界舞台上消失，414 因为在那个舞台上我的声名使得您的名字黯然失色。好吧，加富尔先生，我提出辞呈，同时我遣散我的军队。加富尔先生愿您安好！”

这样第二天，那不勒斯就将落入那不勒斯保王党之手。十五天之后，卡拉布里亚亦复如此，而一个月后则会轮到西西里。

而谁会去重新收复这些地方呢？是您，加富尔先生吧？

噢！我肯定会高兴看到您去收复。

幸而我们没有达到那种地步。

不，加里波迪将不会递上辞呈——至少是今天不会。他将夺取卡普亚；他将收复加埃塔；他将迫使最后一批保王党撤离前线。然后，他将亲自写信给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说："来吧！国王，那不勒斯在等待着您！"

然后，留下您去解决您亲自负责的问题，也就是说，把罗马和威尼斯与意大利统一起来的问题，而他则将让出他的总执政的权力，同时他将怀着微笑，坦然自若地去击节赞赏那拍击着他故乡卡普雷拉海岸的浪涛。

好好听着这个预言，加富尔先生。这个人近来由于勇敢、无私，以及忠诚而名扬意大利，乃至全世界。但用不着三个月，您就能对他的无所作为与无声无息表示蔑视了。

好吧，我亲爱的将军，我刚刚才发觉到，我手中的笔已逐渐掉转了方向，不是写给您，而是写给加富尔先生了。真没有想到，这并非我的本意。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同您交谈。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叫我相信，说什么，您对一切事情，尤其是对人是十分没有好感，因此您很容易在保王党人第一次突然打击下自杀。

哎呀！可不要干出这样的蠢事。那将是意大利巨大的不幸，那时便要冒着永远失去罗马或威尼斯的危险。

您还有一种更大的不幸，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下述这些事的：加富尔先生会为您的死去而哭泣，并为您建造一座雕像，他甚至会自己出钱做这些事情。相反地，如果加富尔先生死了，您是不会对他同样以礼相待的。

加富尔先生很富有，我亲爱的总执政，而您并不富有。此事我敢同任何一个人打赌，我确信，您现时口袋中不会有五百法郎。

要看到这一点，总执政之所以为总执政，而不是首相大臣。

谨致衷心的敬意。

亚历山大·仲马

那不勒斯，10月12日

附录二　利己主义者　加里波迪

415

您，我的朋友，前几天在福雷斯特莱阳台上向民众发表了一篇光辉的演说，演说的每句话都放射出有如上帝赐给使徒们的那种火焰一般的口才的光芒①。您向利己主义——当代的大祸害大张挞伐。

您与民众就这样告别了，而第二天就有谣言散布说您走了。

但是，您是半个救世主。如果谣言是真的，您也同样是利己的。

我责备您，不是因为胜利不够彻底，而是因为您作为人民的儿子所做的工作并未完成，因为您作为人类的战士所担负的任务尚未达到目的。

您说过："如果我什么时候离弃我作为人民的儿子和人类的战士的职守的话，您应该抨击我。"

您已经离弃了您的职守，所以我抨击您。

我以全体人民、全体心向着意大利的人民的名义对您说："您无权抛弃您的南部意大利，您无权退隐到您的卡普雷拉岛。"

而我现在就来告诉您，为什么您没有这个权利。

您最近在公众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布：

---

①《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载：基督受刑后，于第一个五旬节，又降临到他的弟子中间，这就是圣灵降临节。在圣灵降临的那一天，被选来的各个弟子正在聚会时，突然疾风大作，从天而降；俄而，疾风变成无数火焰，停在各个弟子身上，于是他们就获得了精通各种语言的能力。——译者

"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善的势力的世界；另一边是恶的势力的世界。"

我不想说什么是恶势力，但我要说："您是善的势力。"为什么把自己可充分行事的自由交给圣经之所不敢直呼其名的所谓"在黑暗中活动的丑类"呢？

好啦，当您离开时，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丑类"就会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待人以诚，侠义可风，加上他对您的友谊，甚至他胸怀坦荡并不耻言他对您的感激之情。他有恃于这些美德将进行斗争，但是他是一个人，而且就象雅各[1]在同天使的斗争中被打倒一样，也将同样轮到他被打倒。

那时威尼斯和罗马将变得怎样呢？

您的军队将变得怎样呢？

如果您飘然远引，那些忠于您的人将变得怎样呢？

416 作为布道者，您的使命失败了；

作为将军，您抛弃了您的军队；

作为父亲，您摒弃了您的孩子。

"当西西里被蒂莫伦之手所解放之时，"普卢塔克说，"他并不返归故里。他辞去他的权力，隐居于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是锡拉丘兹的居民给与他作为他的功绩的报酬。这所房子经常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那里，他甚至比当权时更有力量，因为他有着公正和廉洁这样一种好名声，地方长官向他请教政务，市民和地方父老则就各自的私事向他移樽就教。由于对他言听计从，朝野上下，公私两方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

是的，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您将会回答我，您会懒洋洋地

---

① 雅各(Jacob)以色列人的祖先。——译者

举起手臂，头呢，则搭拉在胸前，您会说，最强的人都有其弱点，耶稣使尽全身力气，基督曾三次跌倒在多洛罗萨大道上。

是的，但是基督使自己奋然而起，走到了那树起十字架的地方的顶点。

您回答道："您没有带上我的荣誉桂冠，因此您不知道桂冠周围有些什么样的刺。"

啊，是的，我们知道这种称之为忘恩负义的荆棘之冠，那就是他们戴在苏格拉底、亚尔西巴德斯和狄密斯托克利头上的荆冠①。

可怜的阿喀琉斯② 完全沉浸在冥河，他由于脚踵受伤而丧失了勇气。放弃那不勒斯，如果您想这样做的话。但是，您要踏上巴勒莫为您打好的基础。这个基础非常结实，足以防止任何奸诈之徒跑到您这里来。

被称为正直的人的阿里斯台底斯③，需要经过流放；

赫克利斯④ 要列入仙班，需要经过火葬的柴堆。

假如您感到有力量，就请留下来！

假如您感到力量单薄，请前往巴勒莫。

但是，我以所有热爱您的人的名义，请您不要去卡普雷拉。

亚历山大·仲马

---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3—399 年）古希腊大哲学家。亚尔巴斯德（公元前 450—404 年）雅典将领、政治家。狄密斯托克利：大约公元前 527—460 年，雅典政治家。——译者

② 阿喀琉斯（Achill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传说他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请参阅本书第 9 页注。——译者

③ 阿里斯台底斯，约公元前 530—468 年，雅典政治家，被称为正直的人。——译者

④ 赫克利斯，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英雄。——译者

417

附录三　大仲马致加里波迪的信

预言得到应验

1860年11月7日星期六，即加里波迪离开那不勒斯前的四天，我们刊载了题为“利己主义者加里波迪”一文。

我们是对的吗？我们的预言应验了吗？是的——不幸而言中，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应验了。我们预言的准确性并不使我们感到骄傲，而是感到伤心。

“您是半个救世主。”我对您说过。

这是真的吗？罗马解放了吗？威尼斯获救了吗？

不，从您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起，罗马和威尼斯的所有问题都被弃之不顾。罗马和威尼斯曾经从它们的坟墓里站起半个身子，罗马和威尼斯觉得已听到了您的声音，好象拉扎勒斯听到了基督的声音一样，生命又通过脉搏重新跳动。罗马和威尼斯，透过它们裂开的坟墓的那部分洞口，瞥见了上帝的天国，而且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是，罗马和威尼斯现在感到墓门又在他们头上关闭起来了。除了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这些外交家的蠕虫之外，坟内没有令人兴奋的东西。

如果您当时留在那不勒斯，那么问题今天早就会得到解决，同意我们的那种解决或者对我们的那种解决不同意。但是，至少它已得到解决。

我责备您玷辱祖先，并非因为您的征战没有克奏全功，而是因为您作为人民的儿子的工作没有完成，作为全人类的战士的任务没有完成。”

什么是您作为人民的儿子的职责的真正所在呢？那就是使那

不勒斯人民幸福，就是给予他们面包、工作、安全、团结、友爱，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所没有的，只有您向他们指出就在地平线上——这一些您本人可以实际上提供给他们，而其他的人所提供的却只不过是空头支票。乞丐比任何时候都多，没有工作，安定的局面受到破坏，不团结的现象明显，国内居民之间不和，军民关系紧张，——这些都是您在那不勒斯时没有见到的，但是由于您已不在那里，现在就到处可见了。

因为您作为人类战士的任务没有完成。

呵，战士！望您扪心自问，反省吧！您不仅是属于意大利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战士。反省吧！您这个上帝的选民，您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全人类的上帝的选民。（418）您的眼睛不是注视着专制的政府，以及备受奴役与苦难的人民么？难道您没有比起您在卡普雷拉种葡萄、掘土还更好的事情去做么？如果您自己不干，那么至少也可指定别人去干。

“我已经变得更加伟大了。”您会对我说。呵，自私的人！但是，当您变得更加伟大的时候，意大利却变得更加渺小了。

对，您一离开，您的统一的意大利便成为泡影。这个用您的军刀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已经从行动转到议论，已经从实有其事转到令人生疑。亚历山大在他通往亚洲的道路上，在解开戈尔迪乌斯的结子的问题方面都没有半途而废①。

“您最近在公众热烈欢呼的场合下宣布：‘世界一分为二：即善的势力的世界与恶的势力的世界。”

而我回答您说：

“我不希望说什么是恶的势力，但是，我要说：‘您是善的势

① 这个典出自古时小亚细亚地区弗利治亚(Phrygia)的戈尔迪乌斯国王(Gordius)打了一个难解开的结，并预言只有能统治亚洲的人才能解开这个结。后来，亚历山大路过这里，他用军刀斩开了这结。——译者

力'。"

我继续说，"为什么把自己可充分行事的自由，交给圣经之所不敢直呼其名的所谓'在黑暗中活动的丑类'呢"？

"好啦，当您离开时，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丑类就会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难道我撒谎了吗？由于您的离去，"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丑类"不是横行无忌了吗？您忠心耿耿说得如此清楚明白的问题不是又被这些丑类弄得暧昧不明了吗？反动、毁谤、谋杀，所有这些坏事，当您在时都匿影藏形，与这些坏事为伍的同类罪恶只是躲在黑暗当中，现在却一起倾巢而出，招摇过市，同时所有这些卑鄙奸诈之徒，所有这些心腹大患，现在都在血泊中兴风作浪。

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现在已使您本人怀疑自己的使命，因为在您对热那亚的劳动者的演说中，您表示过那些您认为能够为他们担保的人是值得怀疑的。

那时我对您说过："威尼斯和罗马将变得怎样呢？"

"您的军队将变得怎样呢？"

"如果您飘然远离，那些忠于您的人将变得怎样呢？"

罗马和威尼斯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啦？我们说：它们的坟墓上的石头又把它们禁锢起来了。

您的军队变得怎样啦？瑟托里，另一个凯撒[①]的拉边努斯，曾在议会公开告诉我们：军队已被解散和受到毁谤，并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

那些忠于您的人境况又怎样呢？他们被逮捕，如帕加诺；被迫流亡，如韦兰特；提出辞职，如福尔别斯；蒙受耻辱的责难，如我本人。

---

① 此处指加里波迪。——译者

如果您在场，所有这一切会发生吗？不，那些热衷于瓦解统一和反对独立的人将不敢这样做。

419

有您在那不勒斯，穆拉特亲王能算得上一个严重的对手吗？不。

于是，正如我已经对您说过的："作为布道者，您的使命失败了；作为将军，您抛弃了您的军队；作为父亲，您摒弃了您的孩子。"

您的信仰受到伤害，有如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您的军队遭到解散，化为灰烬；您的孩子们向您喊叫："看看我们，父亲！"——但是您，您在哪里呵？

"假如您觉得力量雄厚，请留下别走。"我对您说过："但是，假如您感到力量单薄，请前往巴勒莫。"

在巴勒莫，我的朋友，您的南方军就会重新集合在您的周围，在您的英名之下受到庇护，没有一个人敢于解散它。今天，您就会有三万士兵由您指挥——二十九倍于攻克巴勒莫和那不勒斯所需的兵力。

好吧，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巨人，现时仍有时间。您在勇士的月份里指定一个勇士集合的地点吧！

进军的步伐已经停止。但是，由于有了您，失去的时间会轻而易举地夺取回来。

亚历山大·仲马。

索 引